

易经大全会解 

# 易经的智慧

【清】来木臣 著  
蔡德贵 刘宗贤 点校

三十二卦皆反对也。先儒又有不反对者主变之说。谓乾六爻皆变为坤，坎六爻皆变为离，颐尽变则为大过，中孚尽变则为小过之类。

【附录】《大全》蔡节斋曰：按杂卦例皆反对，协韵为序，今以其例改正之。大过，颠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未济，男之穷也。归妹，女之终也。渐，女归待男行也。姤，遇也，柔遇刚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因指》大过反颐，一颠一正，既济反未济，一定一穷。归妹反渐，一女之终，一女之始。姤，反夬，一阴长，一阳长。

# 目 录

点校说明 / 001
序 / 004
《周易》序 / 006
上下篇义 / 007
筮仪 / 010
《周易本义》目录 / 013
《周易本义》卦歌 / 014
《周易本义》图目 / 016
《周易》五赞 / 025
《易》说纲领 / 028
《易学启蒙》补略 / 031
文王八卦次序说 / 036
文王八卦图说 / 037
卦变图说 / 039
《周易》朱子图说 / 040
伏羲横图说 / 048
伏羲圆图说 / 049
伏羲六十四卦横图说 / 051
伏羲六十四卦圆图说 / 053

## 《周易》卷之一

### 上 经

乾（乾下乾上） / 058	豫（坤下震上） / 155
坤（坤下坤上） / 080	随（震下兑上） / 160
屯（震下坎上） / 091	蛊（巽下艮上） / 165
蒙（坎下艮上） / 096	临（兑下坤上） / 170
需（乾下坎上） / 102	观（坤下巽上） / 174
讼（坎下乾上） / 107	噬嗑（震下离上） / 179
师（坎下坤上） / 112	贲（离下艮上） / 184
比（坤下坎上） / 117	剥（坤下艮上） / 189
小畜（乾下巽上） / 122	复（震下坤上） / 193
履（兑下乾上） / 127	无妄（震下乾上） / 199
泰（乾下坤上） / 132	大畜（乾下艮上） / 203
否（坤下乾上） / 137	颐（震下艮上） / 208
同人（离下乾上） / 141	大过（巽下兑上） / 212
大有（乾下离上） / 146	坎（坎下坎上） / 216
谦（艮下坤上） / 151	离（离下离上） / 220

## 《周易》卷之二

### 下 经

咸（艮下兑上） / 225	家人（离下巽上） / 254
恒（巽下震上） / 231	睽（兑下离上） / 258
遁（艮下乾上） / 236	蹇（艮下坎上） / 263
大壮（乾下震上） / 240	解（坎下震上） / 267
晋（坤下离上） / 245	损（兑下艮上） / 271
明夷（离下坤上） / 249	益（震下巽上） / 276



夬（乾下兑上） / 280	归妹（兑下震上） / 332
姤（巽下乾上） / 285	丰（离下震上） / 337
萃（坤下兑上） / 290	旅（艮下离上） / 341
升（巽下坤上） / 295	巽（巽下巽上） / 345
困（坎下兑上） / 299	兑（兑下兑上） / 350
井（巽下坎上） / 304	涣（坎下巽上） / 354
革（离下兑上） / 309	节（兑下坎上） / 358
鼎（巽下离上） / 314	中孚（兑下巽上） / 362
震（震下震上） / 319	小过（艮下震上） / 366
艮（艮下艮上） / 323	既济（离下坎上） / 371
渐（艮下巽上） / 328	未济（坎下离上） / 375

### 《周易》卷之三

系辞上传 / 380

系辞下传 / 422

### 《周易》卷之四

说卦传 / 452

杂卦传 / 469

序卦传 / 464

## 点校说明

《易经大全会解》又名《易经体注会解合参》、《易经体注大全会解合参》，有多种版本。本书是根据嘉庆二十二年（1817）金闾书业堂刻本，参考了其他版本点校的。该书原是我们1995年承担的山东省教育厅古籍点校项目，完成于1996年10月，因为出版困难，一直未能正式出版。

《易经大全会解》的得来完全是偶然的。1982年我研究生毕业回老家招远时，到我在招远一中读书时的高中老同学刘玉良、范桂英夫妇在栾家河的家拜访。我们闲聊时，桂英的母亲问起我所学的专业，当她得知我学的是中国哲学时，很兴奋，从抽屉里拿出一大摞古书，其中有《易经体注会解合参》和《四书味根录》赠送给我。从那时起，我就利用零星的时间阅读这部《易经体注会解合参》，觉得对易理的理解很有帮助。

本书标明的撰辑者是来木臣，但该书实际上是多人合作的成果。朱熹第十八代孙朱采治（建予）、朱之澄（濬宗）参加了编订。来木臣之子来珏（子苍）、来朋（公野）、来喆（濬若）、来林（南乔）、来兢（戒虞）、来谦（章六），来木臣之侄来炎（南明）、来臻（拟斯），朱采治之侄朱树远（载升）、朱本（大升）、朱树桢（书升）都参加了校对。最后又由朱采治和范紫登参订。

来木臣生卒年月均不详，字尔绳，为明代著名易学家来知德后人，易学家来集之之侄，系浙江萧山人。其著作除本书外，尚有《乐山篇地



理书》，有台北武陵出版社出版的新版。

据《明史·来知德传》：“来知德，字矣鲜，四川梁山人。幼有至行，有司举为孝童。嘉靖三十一年举于乡。二亲相继歿，庐墓六年，不饮酒茹葷。服除，伤不及禄养，终身麻衣蔬食，誓不见有司。其学以致知为本，尽伦为要。所著有《省觉录》、《省事录》、《理学辨疑》、《心学晦明解》诸书，而《周易集注》一篇用功尤笃。自言学莫邃于《易》。初，结庐釜山，学之六年无所得。后远客求溪山中，覃思者数年，始悟《易》象。又数年始悟文王《序卦》、孔子《杂卦》之意。又数年始悟卦变之非。盖二十九年而后书成。万历三十年，总督王象乾、巡抚郭子章合词论荐，特授翰林待诏。知德力辞，诏以所授官致仕，有司月给米三石，终其身。”

来氏何时迁到浙江，无考。但明清以来萧山就有“无楼不科举，无来不出榜”的俗谚，来氏家族甲第不断，智纓不绝。来集之（1604~？），初名伟才，又名镕，字元成，因傍依倘湖，人称倘湖先生，自号倘湖樵人，又号对山堂，萧山长河人。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授安庆府推官，中宪大夫，后改任兵科左给事、太常寺少卿。明亡后，卸职还乡，隐居故里三十余年，潜心著述。著有《倘湖樵书》二卷十册（清初著者手定底稿本）凡五种，见《四库全书存目》。著有《读易偶通》、《易图亲见》、《卦义一得》、《春秋志在》、《四传权衡》、《倘湖文集》、《南行偶笔》、《南行载笔》、《倘湖诗余》、《对山堂续太平广记》、《阮步兵陵麻啼红》、《来集之先生诗话》《倘湖近诗七言绝句》、《南行载笔》、《羽族通谱》一卷等，还有戏曲杂剧《女红纱》、《碧纱笼》。

这部《易经大全会解》的特点是兼顾义理和象数，尽量把以前的各种义理和象数的代表性观点集为一处，很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易经》的全貌。涉及到的易学家多达数十位，其中有胡双峰、董盘洞、胡玉斋、陈隆山、王弼、刘子骏、陈潜室、孔安国、邵雍、朱熹、刘云庄、刘歆、蔡西山、蔡虚斋、董鄱阳、赵于钦、蔡觉轩、翁思斋、徐进斋、董天台、蔡节斋、饶双峰、董铢、张中溪、吴临川、刘习静、杨诚斋、李氏、朱汉上、邱建安、徐氏、司马光、伊继山、吴氏、丘氏、陆氏、潘氏、张南轩、李隆山、刘石芝、王临川、大生李氏、柴中行、项平庵、程沙随、钱融堂等。但由于该书的纸质差，印刷不清楚，有很多模

糊的地方，甚至还有遗漏，这就使校对的难度相当大。我们尽量参校了其他版本，其中山东省图书馆馆藏来木臣的易学书目有：

《易经大全会解》四卷，（清）朱采治、朱之澄编订，清康熙朱采治刻本，4册（1函）；《易经大全会解》四卷，清道光二年（1822）来道添刻本，4册（1函）；《易经大全会解》四卷，清道光十四年（1834）金阊步月楼刻本，4册（1函）；《易经大全会解》四卷，清道光十七年（1837）姑苏老桐石山房刻本，4册（1函）；《易经大全会解》四卷，首一卷，（清）范紫登参订，清同治九年（1870）杜经魁刻本，6册（1函）；《易经大全会解》四卷，（清）范紫登参订，清光绪十年（1884）成文堂刻本，4册（1函）；《易经体注会解合参》四卷，清道光二年（1822）晋祁书业堂刻本，4册（1函）；《易经体注合参》二卷，朱之澄编（善丙本）武英殿刻本，增本1套（2册），封面题“天禄斋易经体注”。

点校者 蔡德贵 刘宗贤

2006年8月26日



## 序

大《易》者，四圣人纯粹以精之书也。其于先天后天之秘，固已大无不包，细无不破矣。后之儒者，或观其象，或玩其辞，或拈其变占，或理其错综，旁见侧出，户裂门张，而总背于四圣人之旨。近世明经取士，而《易》居其一。士之抱经，繁增聒悦，势甚滥觞，皆未免枝叶之枝叶耳。然枝叶者，本根之所发也。凿井必得其原，而后泉水日汲而日新；栽木必培其本，而后枝叶日荣而日茂。予家阿咸木臣，从《尚书》改业大《易》，旦夕揣摩，口诵手披，窥见天根月窟之奥，人工极而天心通，咀之味之，尽游三十六宫之春，著成《会解》一书。而新安朱建予、朱濬宗<sup>[1]</sup>，盖世守徽国文公之传者，读之赏叹再三，遂合订以命剞工，流布四方，亦欲令举业之家，穷探根本，不至将枝叶之枝叶，缭绕笔端，江河不返，大有破道之忧耳。昔朱枫林先生<sup>[2]</sup>，著《易经旁训》，以卦占助鄱湖之

---

[1] 朱采治（生卒年不详），字建予；朱之澄（生卒年不详），字濬宗，为朱熹第十八代孙。

[2] 朱升（1299~1370），字允升，安徽休宁人，学者称枫林先生，于五经皆有旁注，而《易》尤详，别有《前图》二卷，又著有《枫林集》。

战，吾家矣鲜先生<sup>[1]</sup>，兀坐求溪三十年，恍然有得，著《易经来注》，列错综诸图于前，海内传宝，其书称为《瞿塘夫子》。今矣鲜之后，有予侄木臣；枫林之后，有建予、濬宗两人。斯又谈《易》者，源本之源本，悬国门而藏名山，俱称盛事矣。

时

康熙己亥（1719）仲春

进士倘湖樵人来集之<sup>[2]</sup>、元成氏书于对山堂中

---

[1] 来知德（1525~1604），字矣鲜，号瞿塘，四川梁山人。其学以致知为本，尽伦为要，尤邃于《易》。著有《易经杂注》、《瞿塘目录》、《理学辨疑》、《省觉录》、《省事录》等书。

[2] 来集之（1604~？），字元成，浙江萧山人。明清之际学者，崇祯十三年（1604）进士。仕终太常寺少卿，著有《读易偶通》、《卦义一得》、《易图亲见》、《倘湖樵书》、《博学汇书》等书。



## 《周易》序

《易》之为书，卦、爻、彖、象之义备，而天地万物之情见。圣人之忧天下后世，其至矣，先天下而开其物，后天下而成其务。是故极其数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顺性命之理，尽变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则有万殊；统之在道，则无二致。所以《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道也。两仪者，阴阳也。阴阳，一道也。太极，无极也。万物之生，负阴而抱阳，莫不有太极，莫不有两仪，氤氲交感，变化不穷。形一受其生，神一发其智，情伪出焉，万绪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业。故《易》者，阴阳之道也；卦者，阴阳之物也；爻者，阴阳之动也。卦虽不同，所同者奇偶；爻虽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为其体，三百八十四爻互为其用。远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暂于瞬息，微于动静，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义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时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穷，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时而索卦，则拘泥于无变，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则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谓卦、爻、彖、象之义，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于精神之运，心术之动，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然后可以谓之知《易》也。虽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见者也；已形已见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见者，不可以名求，则所谓《易》者，果何如哉？此学者所当知也。

## 上下篇义

《乾》、《坤》，天地之道，阴阳之本，故谓上篇之首。《坎》、《离》，阴阳之成质，故谓上篇之终。《咸》、《恒》，夫妇之道，生育之本，故谓下篇之首。《未济》，《坎》、《离》之合；《既济》，《坎》、《离》之交。合而交则生物，阴阳之成功也，故谓下篇之终。

二篇之卦既分，而后推其义，以为之次，序卦是也。卦之分，则以阴阳，阳盛者居上，阴盛者居下。所谓盛者，或以卦，或以爻。卦与爻，取义有不同。如《剥》，以卦言，则阴长阳剥也；以爻言，则阳极于上，又一阳为众阴主也。如《大壮》，以卦言，则阳长而壮；以爻言，则阴盛于上。用各于其所，不相害也。乾，父也，莫元焉；坤，母也，非乾无与为敌也。故卦有乾者居上篇，有坤者居下篇。而《复》，阳生；《临》，阳长；《观》，阳盛；《剥》，阳极；则虽有坤而居上。《姤》，阴，生《遁》，阴长；《大壮》，阴盛；《夬》，阴极；则虽有乾而居下，其余有乾者，皆在上篇，《泰》、《否》、《需》、《讼》、《小畜》、《履》、《同人》、《大有》、《无妄》、《大畜》也。有坤而在上篇，皆一阳之卦也。卦五阴而一阳，则一阳为之主。故一阳之卦皆在上篇，《师》、《谦》、《豫》、《比》、《复》、《剥》也。其余有坤者皆在下篇，《晋》、《明夷》、《萃》、《升》也。卦一阴五阳者，皆有乾也。又阳众而盛也，虽众阳说于一阴，说之而已，非如一阳为众阴主也。王弼云：一阴为之主，非也，故一阴之卦皆在上篇，《小畜》、《履》、《同人》、《大有》也。卦二阳者，有坤则居下篇，小过虽无坤，阴过之卦也，亦在下篇。其余二阳之卦，





皆一阳生于下而达于上。又二体皆阳，阳之盛也，皆在上篇，《屯》、《蒙》、《颐》、《习》、《坎》也。

阳生于下谓震，坎在下，震生于下也，坎始于中也，达于上，谓一阳至（一作在）上，或得正位也。生于下而上（一作阳）达，阳畅之盛也，阳生于下而不达于上，又阴众而阳寡，复失正位，阳之弱也，《震》也，《解》也。上有阳而下无阳，无本也，《艮》也，《蹇》也。《震》、《坎》、《艮》，以卦言则阳也，以爻言则皆始变微也。

而震之上，艮之下无阳，坎则阳陷，皆非盛也，唯习、坎，则阳上达矣，故为盛。

卦二阴者，有乾则阳，盛可知，《需》、《讼》、《大畜》、《无妄》也。无乾而为盛者，《大过》也，《离》也。大过，阳（一有过字）盛于中，上下之阴弱矣。阳居上下，则纲纪于阴，颐是也。阴居上下，不能主制于阳而反弱也，必上下各二阴，中唯两阳，然后为胜，《小过》是也。大过、小过之名，可见也。离则二体，上下皆阳，阴实丽焉，阳之盛也。其余二阴之卦，二体俱阴，阴盛也，皆在下篇，《家人》、《睽》、《革》、《鼎》、《巽》、《兑》、《中孚》也。

卦三阴三阳者，敌也，则以义为胜。阴阳尊卑之义，男女少长之序，天地之大经也。阳少于阴而居上，则为胜，蛊、少阳居长，阴上賁，少男在中，女上，皆阳盛也。

坎虽阳卦，而阳为阴所陷溺也，又与阴卦重，阴盛也。故阴阳敌而有坎者，皆在下篇，《困》、《井》、《涣》、《节》、《既济》、《未济》也。

或曰：一体有坎，尚为阴陷。二体皆坎，反为阳盛，何也？

曰：一体有坎，阳为阴所陷，又重为阴也。二体皆坎，阳生于下而达于上，又二体皆阳，可谓盛矣。男在女上，乃理之常，未为盛也。若失正位，而阴反居尊，则弱也。故《恒》、《损》、《归妹》、《丰》，皆在下篇。女在男上，阴之胜也。凡女在上者，皆在下篇，《咸》、《益》、《渐》、《旅》、《困》、《涣》、《未济》也。唯随与噬嗑，则男下女非女胜男也。故随之《彖》曰：刚来而下，柔。噬嗑《彖》曰：柔得中而上行，长阳，非少阴可敌。以长男下中少女，故为下之若长少敌，势力侔，则阴在上为陵，阳在下为弱，咸、益之类是也。咸亦有下女之象，非以长下少也。乃二少相咸（一作感说）以相与，所以致陵也。故有利

贞之戒困，虽女少于男，乃阳陷而为阴，并无相下之义也。小过，二阳居四阴之中，则为阴盛。中孚，二阴居四阳之中，而不为阳盛，何也？曰：阳体实。中孚，中虚也。然则，颐中四阴，不为虚乎？曰：颐二体皆阳卦，而本末皆阳盛之至也。中孚，二体皆阴卦，上下各二阳，不咸本末之众，以其中虚，故为中孚，阴盛可知也。



## 筮仪

修文堂藏版

择地洁处为蓍室，南户，置床于室中央。

床大约长五尺，广三尺，毋太近壁。

蓍五十茎，韬以缠帛，贮以皂囊，纳之桮中，置于床北。

桮以竹筒，或坚木，或布漆为之。圆径三寸，如蓍之长，半为底，半为盖，下别为台函之，使不偃仆。

设木格于桮南，居床二分之北。

格以横木板为之，高一尺，长竟床，当中为两大刻，相距一尺。大刻之西，为三小刻，相距各五寸许，下施横足，侧立案上。

置香炉一于格南，香盒一于炉南，日柱香致敬。将筮则洒扫拂拭。涤砚一，注水。及笔一、墨一、黄漆板一，于炉东。东上，筮者齐洁衣冠，北面，盥手焚香，致敬。

筮者北面，见《仪礼》。若使人筮，则主人焚香毕，少退，北面立。筮者进，立于床前少西，南向受命。主人直述所占之事，筮者许诺。主人右还西向立，筮者右还北向立。

两手奉桮盖，置于格南炉北，出蓍于桮，去囊解鞘，置于桮东。合五十策，两手执之，熏于炉上。

此后所用蓍策之数，其说并见《启蒙》。

命之曰：假尔泰筮有常。假尔泰筮有常，某官姓名，今以其事云云，未知可否，爰质所疑于神于灵，吉凶得失，悔吝忧虞，唯尔有神，尚明告之。乃以右手取其一策，反于栊中。而以左右手中分四十九策，置格之左右两大刻。

此第一营，所谓分而为二，以象两者也。

次以左手取左大刻之策，执之，而以右手取右大刻之一策，挂于左手之小指间。

此第二营，所谓挂一以象三者也。

次以右手四揲左手之策。

此第三营之半，所谓揲之以四，以象四时者也。

次归其所余之策，或一或二或三或四，而扚之左手无名指间。

此第四营之半，所谓归奇于扚，以象闰者也。

次以右手反过揲之策于左大刻，遂取右大刻之策执之，而以左手四揲之。

此第三营之半。

次归其所余之策，如前，而扚之左手中指之间。

此第四营之半，所谓再扚以象再闰者也。一变所余之策，左一则右必三，左二则右亦二，左三则右必一，左四则右亦四。通挂之一策，不五则九，五以一其四而为奇，九以两其四而为偶，奇者三而偶者一也。

次以右手反过揲之策于右大刻，而合左手一挂二扚之策，置于格上第一小刻。

以东为上，后仿此。

是为一变，再以两手取左右大刻之蓍合之。

或四十四策，或四十策。



复四营如第一变之仪，而置其挂扚之策于格上第二小刻，是为二变。

二变所余之策，左一则右必二，左二则右必一，左三则右必四，左四则右必三。通挂一之策，不四则八，四以一其四而为奇，八以两其四而为偶，奇偶各得四之二焉。

又再取左右大刻之蓍合之。

或四十策，或三十六策，或三十二策。

复四营如第二变之仪，而置其挂扚之策于格上第三小刻，是为三变。

三变余策，与二变同。

三变既毕，乃视其三变所得挂扚过揲之策，而画其爻于版。

挂扚之数，五四为奇，九八为偶，挂扚三奇合十三策，则过揲三十六策而为老阳，其画为□，所谓重也。挂扚两奇一偶，合十七策，则过揲三十二策而为少阴，其画为“--”，所谓拆也，挂扚两偶一奇，合二十一策，则过揲二十八策而为少阳，其画为“—”，所谓单也。挂扚之偶合二十五策，则过揲二十四策而为老阴，其画为“×”，所谓交也。

如是每三变而成爻。

第一、第四、第七、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凡六变并同。但第三变以下不命而但用四十九蓍耳。第二、第五、第八、第十一、第十四、第十七，凡六变亦同。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八，凡六变亦同。

凡十有八变而成卦，乃考其卦之变，而占其事之吉凶。

卦变别有图说，见《启蒙》。

礼毕，韬蓍袞之以囊，八桠，加盖，敛笔、砚、墨、版，再焚香致敬而退。

如使人筮，则主人焚香，揖筮者而退。

# 《周易本义》目录

## 卷之一

上经

乾	坤	屯	蒙	需	讼	师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谦	豫	随	蛊
临	观	噬嗑	贲	剥	复	无妄	大畜	
颐	大过	坎	离					

## 卷之二

下经

咸	恒	遁	大壮	晋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损	益	夬	姤	萃	升
井	革	鼎	震	艮	渐	归妹	丰
巽	兑	涣	节	中孚	小过	既济	未济

## 卷之三

系辞上传      系辞下传

## 卷之四

说卦传      序卦传      杂卦传



## 《周易本义》卦歌

### 八卦取象歌

☰ 乾三连	☷ 坤六断
☳ 震仰盂	☶ 艮覆碗
☲ 离中虚	☵ 坎中满
☱ 兑上缺	☴ 巽下断

### 分宫卦象次序

（乾、坎、艮、震为阳四宫，巽、离、坤、兑为阴四宫，每宫阴阳八卦。）

乾为天	天风姤	天山遁	天地否
风地观	山地剥	火地晋	火天大有
坎为水	水泽节	水电屯	水火既济
泽火革	雷火丰	地火明夷	地水师
艮为山	山火贲	山天大畜	山泽损
火泽睽	天泽履	风泽中孚	风山渐
震为雷	雷地豫	雷水解	雷风恒
地风升	水风井	泽风大过	泽雷随
巽为风	风天小畜	风火家人	风雷益

天雷无妄	火雷噬嗑	山雷颐	山风蛊
离为火	火山旅	火风鼎	火水未济
山水蒙	风水涣	天水讼	天火同人
坤为地	地雷复	地泽临	地天泰
雷天大壮	泽天夬	水天需	水地比
兑为泽	泽水困	泽地萃	泽山咸
水山蹇	地为谦	雷山小过	雷泽归妹

## 上下经卦名次序歌

乾坤屯蒙需讼师	比小畜兮履泰否
同人大有谦豫随	蛊临观兮噬嗑贲
剥复无妄大畜颐	大过坎离三十备
咸恒遁兮及大壮	晋与明夷家人睽
蹇解损益夬姤萃	升困井革鼎震继
艮渐归妹丰旅巽	兑涣节兮中孚至
小过既济兼未济	是为下经三十四

## 上下经卦变歌

讼自遁变泰归妹	否从渐来随三位
首困噬嗑未济兼	蛊三变贲井既济
噬嗑六五本益生	贲原于损既济会
无妄讼来大畜需	咸旅恒丰皆疑似
晋从观更睽有三	离与中孚家人系
蹇利西南小过来	解升二卦相为贲
鼎由巽变渐涣旅	涣自渐来终于是





## 《周易本义》图目

河图图

洛书图

伏羲八卦次序图

伏羲八卦方位图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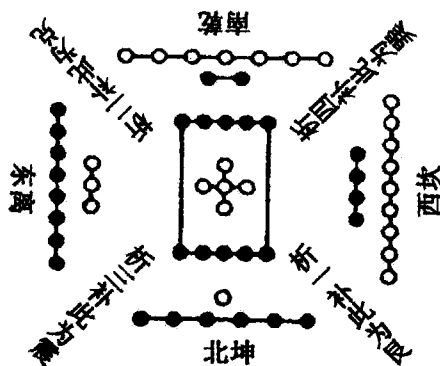
文王八卦次序图

文王八卦方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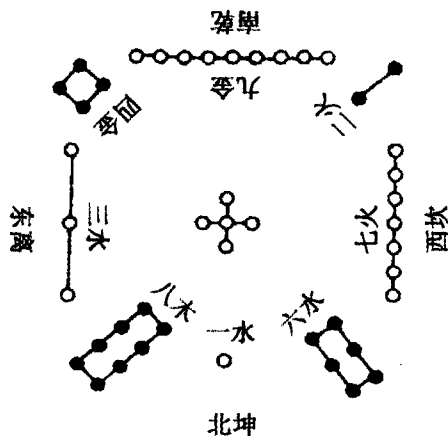
卦变图

### 河图

《系辞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图之数也。



## 洛书



洛书盖取龟象，故其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

蔡元定曰：图书之象，自汉孔安国、刘歆，魏关朗子明有，宋康节先生邵雍尧夫，皆谓如此。至刘牧始两易其名，而诸家因之，故今复之，悉从其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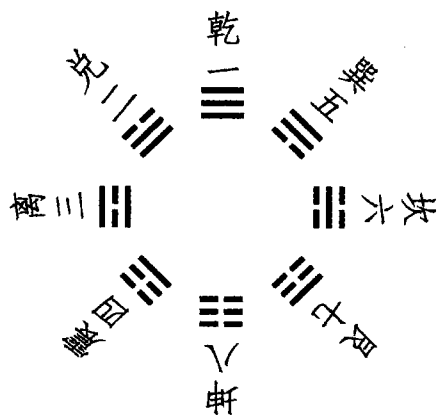
## 伏羲八卦次序



太极

《系辞传》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邵子曰：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也。《说卦传》曰：《易》逆数也。邵子曰：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乾至坤，皆得未生之卦，若逆推，四时之比也。后六十四卦次序仿此。

## 伏羲八卦方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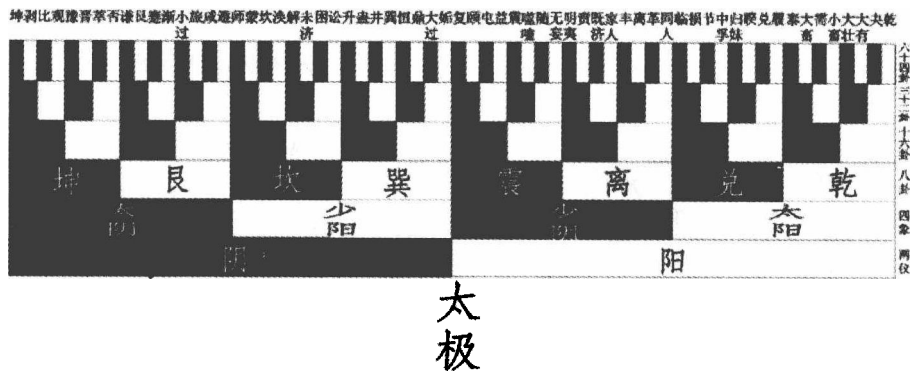


《说卦传》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邵子曰：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北，兑东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为顺，自巽至坤为逆。后六十四卦方位仿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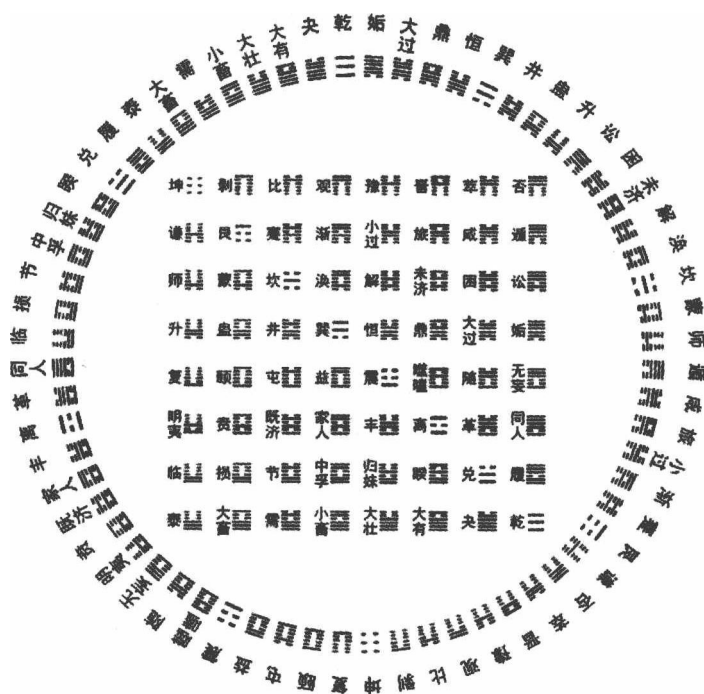
##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

前八卦次序图即《系辞传》所谓八卦成列者，此图即其所谓因而重之者也。故下三画即前图之八卦，上三画则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因亦各衍而为八也。若逐爻渐生，则邵子所谓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者，尤见法象自然之妙也。



##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

伏羲四图，其说皆出邵氏。盖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长，伯长得之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者，所谓先天之学也。此图圆布者，乾尽午中，坤尽子中，离尽卯中，坎尽酉中，阳生于子中，极于午中，阴生于午中，极于子中。其阳在南，其阴在北。方布者，乾始于西北，坤尽于东南，其阳在北，其阴在南，此二者，阴阳对待之数。圆于外者为阳，方于中者为阴。圆者动而为天，方者静而为地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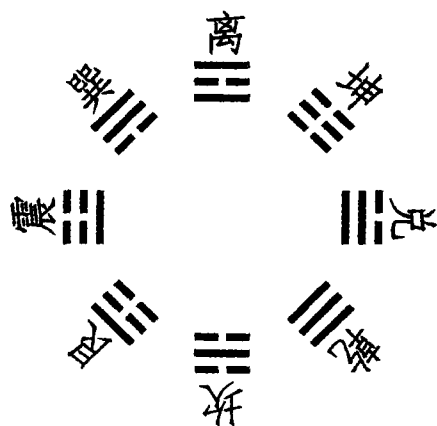


## 文王八卦次序





## 文王八卦方位



右见《说卦》。邵子曰：此文王八卦，乃入用也，位，后天之学也。

## 卦变图

《彖传》或以卦变为说，人作此图以明之，盖易中之一义，非画卦作《易》之本指也。

凡一阴一阳之卦各六，皆自复、姤而来（五阴五阳卦同图异）。

䷖ 剥    ䷇ 比    ䷏ 豫    ䷎ 谦    ䷆ 师    ䷗ 复

䷪ 夬    ䷍ 大有    ䷋ 小畜    ䷉ 履    ䷌ 同人    ䷫ 姤

凡二阴二阳之卦，各十有五，皆自临、遁而来（四阴四阳卦同图异）。

䷒ 颐    ䷂ 屯    ䷲ 震    ䷣ 明夷    ䷒ 临

䷃ 蒙    ䷜ 坎    ䷧ 解    ䷭ 升

䷌ 艮    ䷦ 蹇    ䷽ 小过

䷢ 晋    ䷌ 萃

䷓ 观

䷛ 大过    ䷱ 鼎    ䷥ 巽    ䷅ 讼    ䷌ 遁

䷰ 革    ䷝ 离    ䷤ 家人    ䷘ 无妄

䷹ 兑    ䷫ 睽    ䷉ 中孚

䷄ 需    ䷍ 大畜

䷡ 大壮

凡三阴三阳之卦，各二十，皆自泰、否而来。

䷨ 损    ䷻ 节    ䷵ 归妹    ䷊ 泰

䷶ 贲    ䷾ 既济    ䷶ 丰

䷔ 噬嗑    ䷐ 随

䷩ 益

䷥ 蛊    ䷯ 井    ䷟ 恒

䷿ 未济    ䷮ 困

䷺ 涣

䷷ 旅    ䷞ 咸



䷴ 渐

䷋ 否

䷞ 咸    ䷷ 旅    ䷴ 渐    ䷋ 否

䷮ 困    ䷾ 未济    ䷺ 涣

䷯ 井    ䷥ 蛊

䷟ 恒

䷐ 随    ䷔ 噬嗑    ䷩ 益

䷾ 既济    ䷧ 贲

䷶ 丰

䷻ 节    ䷨ 损

䷵ 归妹

䷊ 泰

凡四阴四阳之卦，各十有五，皆自大壮、观而来（二阴二阳图已见前）。

䷍ 大畜    ䷄ 需    ䷡ 大壮

䷌ 睽    ䷹ 兑

䷄ 中孚

䷝ 离      ䷰ 革

䷤ 家人

䷚ 无妄

䷱ 鼎      ䷛ 大过

䷥ 巽

䷅ 讼

䷌ 遁

䷬ 萃      ䷢ 晋      ䷓ 观

䷦ 蹇      ䷎ 艮

䷽ 小过

䷜ 坎      ䷃ 蒙

䷧ 解

䷭ 升

䷂ 屯      ䷚ 颐

䷲ 震





䷗ 明夷

䷒ 临

凡五阴五阳之卦，各六，皆自夬、剥而来（一阴一阳图已见前）。

䷍ 大有 ䷪ 夬

䷈ 小畜

䷉ 履

䷌ 同人

䷫ 姤

䷇ 比 ䷖ 剥

䷏ 豫

䷎ 谦

䷆ 师

䷗ 复

有《易》之图，乃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图书，最宜深玩。可见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然读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说为文王之说也。

## 《周易》五赞

### 原象

太一肇判，阴降阳升。阳一而施，阴两而承。唯皇昊羲，仰观俯察。奇偶既陈，两仪斯设。既干乃支，一各生两。阴阳交错，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阳之阳。奇而加偶，阳阴以章。偶而加奇，阴内阳外。偶复加偶，阴与阴会。两一既分，一复生两。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曰乾。奇奇而偶，兑次二焉。奇偶而奇，次三曰离。奇偶而偶，四震以随。偶奇而奇，巽居坎五。偶奇而偶，坎六斯睹。偶偶而奇，艮居次七。偶偶而偶，坤八斯毕。初画为仪，中画为象，上画卦成，人文而朗。因而重之，一贞八悔。六十四卦，由内达外。（或问一贞八悔，朱子曰：如乾，夫大有、大壮、小畜、需、大畜、泰，内体皆乾，是一贞。外体八卦，是八悔。余仿此。）交易为体，往此来彼，变易为用，时静时动。降帝而王，历夏传商。有占无文，民用弗章。文王系、彖，周公系爻。视此八卦，二纯六爻。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离兑女。离南坎北，震东兑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维。逢官立师，命曰《周易》。孔圣传之，是为《十翼》。遭秦弗尽，及宋而明，邵传羲画，程演周经。象陈数列，言尽理得。弥亿万年，永著常式。



## 述旨

昔在上古，民质民淳。是非莫别，利害不分。风气既开，乃生圣人。聪明睿智，出类超群。仰观俯察，始画奇偶，教之卜筮，以断可否。作为君师，开凿户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变风移；淳浇质丧，民伪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难，安土乐天，唯世之患。乃本卦义，系此《彖辞》。爻及周公，六爻是资。因事设教，丁宁详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语子唯孝，语臣则忠，钩深阐微，如日之中。爻及末流，淫于术数。倭句成欺，黄裳亦误（倭，音吕，倭句，龟所出地名。臧昭伯如晋，臧会求立为后，窃其龟。倭句以上吉，后果立。会曰：倭句不余欺也）。大哉孔子，晚好是书，韦编既绝，八索以祛。乃作《彖》、《象》、《十翼》之篇。专用义理，发挥经言。居省《象》辞，动察变占。存亡进退，陟降飞潜。曰毫曰厘，匪差匪缪。假我数年，庶无大咎。恭唯三古，四圣一心。垂象炳明，千载是临。唯是学者，不本其初。文辞象数，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既微且陋。钻仰没身，奚测奚究。匪警滋荒，匪识滋漏。维用存疑，敢曰垂后。

## 明筮

倚数之元，参天两地。衍而极之，五十乃备。是曰大衍，虚一无为。其为用者，四十九蓍。信手平分，置右于几。取右一蓍，挂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余，归之于扚。初扚左手，无名指间。右策左揲，将指是安。再扚之奇，通卦之算。不五则九，是谓一变。置此挂扚，再用存策。分挂揲归，复准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变既备，数斯可察。数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为少，八九为多。三少为九，是曰老阳，三多为六，老阴是当。一少两多，少阳之七。孰八少阴，少两多一。既得初爻，复合前蓍。四十有九，如前之为。三变一爻，通十八变。六爻发挥，卦体可见。老极而变，少守其常。六爻皆守，《彖》辞是当。变视其爻，两兼首尾。变及三爻，占两

卦体。或四或五，视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专。皆变而化，新成旧毁，消息盈虚，舍此视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愕匪人，姤喜来复。

## 稽类

八卦之象，说卦详焉。考之于经，其用勿专。《彖》以情言，《象》以象告。唯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顺地从。震动为雷，巽入木风。坎险水泉，亦云亦雨。离丽文明，电日而火。艮止为山，兑悦为泽。以是举之，其要斯得。凡卦六虚，奇偶殊位。奇阳偶阴，各以其类。得位为正，二五为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终。贞悔体分，爻以位应。阴阳相求，乃得其正。凡阳斯淑，君子居之。凡阴斯慝，小人是为。常可类求，变非例测。非常曷变，谨此为则。

## 警学

读《易》之法，先正其心。肃容端席，有翼其临。于卦于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辞，为我仪则。字从其训，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适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见，曰止曰行，如是斯践。毋宽以略，毋密以穷。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从容，自表而里。及其贯之，万事一理。理定既实，事来尚虚。用应始有，体该本无。稽实待虚，存体应用。执古御今，由静制动。洁静精微，是之谓《易》。体之在我，动有常吉。在昔程氏，继周绍孔。奥指宏纲，星陈极拱。唯斯未启，以俟后人。小子狂简，敢述而申。

双湖胡氏曰：按《五赞》大要，皆教人以象占之学。



## 《易》说纲领

朱子曰：圣人作《易》之初，盖是仰观俯察，见得盈乎天地之间，无非一阴一阳之理。有是理，则有是象，有是象，则其数便自在这里。其所谓象者，皆是假此众人其晓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而已。自伏羲、文王，虽自略而详，所谓占筮之用则一。盖即那占筮之中，而所以处置，是事之理，便在那里了。故其法虽若粗浅，而随人贤愚皆得其用。盖文王虽是有定象，有定辞，皆是虚说。此个地头，该是如此处置。初不粘着物上，故一卦一爻，足以包无穷之事。不可只以一事指定说：他里面也有指一事说处。如利建侯，利用祭祀之类，其他皆不是指一事说。此见《易》之为用，用无所不该，无所不偏，但看人如何用之耳。到得夫子，方纯以理言，虽未必是羲文本意。而事上说理，亦是如此，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说为文王之说也。

伏羲画八卦，只此数画，该尽天下万物之理。学者于言上会得者浅，于象上会得者深。王辅嗣、伊川皆不信象，如今却不敢如此说，只可说道不及见这个了。且从象以下说，免得穿凿，某尝作《易象说》，犬率以简治繁，不以繁治简。

说《易》得其理，则象数在其中。固是如此，然沂流以观，却须先见象数的当下落，方说得理不走作。不然，事无实证，则虚理易差也。

圣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虚设之词，盖缘天下之理，若正说出，便只作一件用。唯以象言，则当卜筮时，看是甚事都来应得。

《易》只是与人卜筮，以决疑惑。若道理当为，固是便为；若道理

不当为，自是不可做，何用更占？却是有一样事，或吉或凶，或两岐道理处置不得，所以用占。《易》中利字，多为占者设。

今人读《易》，当分为三等。看伏羲之《易》，如未有许多《彖》、《象》、《文言》说话，方见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如伏羲画卦，那里有许多文字言语，只是某卦有某象。如乾有乾之象，坤有坤之象而已。今人说《易》，未曾明乾坤之象，便先说乾坤之理，所以说得都无情理。及文王周公，分为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早不是伏羲之意，已是文王周公自说出一般道理了。然犹是就人占处说。及孔子《系词》，作《彖》、《象》、《文言》，则以元亨利贞为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

读《易》之法，窃疑卦、爻之词，本为卜筮，断吉凶而具训戒。至《彖》、《象》、《文言》，传之作始，因其吉凶训戒之意，而推说其义理以明之。后人但见孔子所说义理而不复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以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者，遂远于日用之实，类皆牵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无复包含该贯，曲畅旁通之妙。若但如此，是圣人当时自可别作一书，明言义理以昭后世，何用假托卦象为此艰深隐讳之词乎？故今欲凡读一卦一爻，便如卜筮所得，虚心以求其词义之所指，以为吉凶可否之决，然后考其象之所以然者，求其理之所当然者。推之于事，使上自王公，下至庶民，所以修身治国，皆有可用。窃为以此求之，似得三圣遗意。看《易》，须是看他未画卦以前，是怎生模样，却就这里看他卦爻象数，非是杜撰，都是合如此。未画以前，便是寂然不动，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只是个至虚至静而已。忽然在至虚至静之中，有个象，方说出许多象数吉凶道理。《易》之为书，是悬空做出来。如《书》便真个有这政事谋谟，方做出《书》来。《诗》便真个有这人情风俗，方做出《诗》来。《易》却都无这已往的事，只是悬空做的。未有爻画之先，在《易》则浑然一理，在人则湛然一心。既有爻画，方见得这爻是如何，这爻又是如何。然而皆就这至虚至静中，做出这许多象数来，此所以为灵。

此书本是难看底物，不可将小巧去说，又不可将大话去说。

《易》大概欲人恐惧修省，今学《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他所说道理，于自家所处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则观



其象而玩其词，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孔子所谓学《易》，正是平日常常学之。某作《本义》，欲将文王卦词，只大纲依文王卦词略说。至其所以然之故，却于孔子《彖》辞中发之。且如《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为利，正不家食而吉，利于涉大川。至于刚上而尚贤等处，乃孔子发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则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见孔子之意，但而今未暇整顿耳。

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sup>[1]</sup>之书。今人说得来太精了，更入粗不得。如某之说虽粗，却入得精，精义皆在其中。若晓得某说，则晓得羲、文之《易》，本是如此，元未有许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

近得赵于钦书，云《语》、《孟》说极详，《易》说太略，此譬如烛笼，添一条骨子，则障了一路明。若能尽去其障，使之统体光明，乃更好，盖着不得详说也。

看《易》先看某《本义》了，却看《程传》以相参考。如未看他《易》，先看某说，却也易看，盖不为他说所汨故也。

---

[1] 原作十筮。

## 《易学启蒙》补略

大衍之数五十。

《河图》、《洛书》之中，数皆五，衍之而各极其数，以至于十，则合为五十矣。《河图》积数五十五，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后得。独五为五十所因而自无所因，故虚之，则但为五十。又五十五之中，其四十者分为阴阳老少之数，而其五与十者无所为，则又以五乘十，以十乘五，而亦皆为五十矣。《洛书》积数四十五，而其四十者，散布于外，而分阴阳老少之数。唯五居中而无所为，则亦自含五数而并为五十矣。

其用四十有九。

大衍之数五十，而蓍一根百茎可当大衍之数者二。故揲蓍之法，取五十茎为一握，置其一不用，以象太极。而其当用之策，凡四十有九。盖两仪体具而未分之象也。

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

挂者，悬于小指之间；揲者，以大指食指间而别之，奇谓余数。扚者，扚于中三指之两间也。蓍凡四十有九，信手中分，各置一手以策两仪，而挂右手一策，于左手小指之间，以象三才。遂以四揲左手之策，以象四时。而归其余数于左手第四指间，以象闰。又以四揲右手之策，而再归其余数于左手第三指间，以象再闰，是谓一变。其挂扚之数，不五即九。

得五者三，所谓奇也。五除挂一，即四以四约之为一，故为奇，即两仪之阳数也。





得九者一，所谓偶也。九除挂一，即八以四约之为二，故为偶，即两仪之阴数也。

胡玉斋曰：得五者三，以第一变。右手余三，则左手余一。右手余二，则左手余二。右手余一，则左手余三。以右手之三一二，奏左手之一二三，并挂一之数而各成其五，则成五者，凡三矣。凡初揲而可得五者，有此三样也。得九者一，以第一变。右手余四，则左手亦余四，并挂一之数为九。初揲而可得九者，只有此一样也。朱子云：以四约之者，揲之以四之义也。又云：凡四为奇，是一个四也。凡八为偶，是两个四也。一个四为一，故为奇，两个四为二，故为偶。

一变之后，除前余数，复合其见存之策，或四十，或四十四，分挂揲归如前法，是谓再变。其挂扚者，不四则八。

得四者二，所谓奇也。不去挂一，余同前义。

得八者二，所谓偶也。

胡玉斋曰：得四者二，即右一左二，通挂一为四，右二左一，通挂一亦为四。是得四者，凡有二样也。得八者二，则右四左三，通挂一为八。右三左四，通挂一亦为八，是得八者，凡有二样也。

再变之后，除前两次余数，复合其见存之策，或四十，或三十六，或三十二，分挂揲归如前法，是谓三变，其挂扚者，如再变例，视其挂扚之奇偶，以分所遇阴阳之老少，是为一爻。

三奇为老阳，挂扚之数十有三。除初挂之一，为十有二。以四约而三分之，为一者三。一，奇象，圆而围。三，故三。一之中，各复有三，而积三三之数，则为九。过揲之数，三十有六。以四约之，亦得九焉，即四象。太阳居一，含九之数也。

两奇一偶，以偶为主。为少阴挂扚之数，十有七。除初挂之一，为十有六。以四约而三分之，为一者二，为二者一。一，奇象，圆而用其全，故二一之中各复有三。二，偶象，方而用其半，故一二之中复有二焉。而积二三一二之数，则为八。过揲之数，三十有二，以四约之亦得八焉，即四象。少阴居二，含八之数也。两偶一奇，以奇为主，为少阳。挂扚之数，二十有一，除初挂之一为二十，以四约而三分之，为二者二。二，偶象，方而用其半，故二二之中各复有二。一，奇象，圆而用其全，故一三之中复有三焉。而积二二一三之数，则为七，过揲之数，二一有八，以四约之亦得七焉，即四象，少阳居三，含七之数也。

三偶为老阴挂扚之数，二十有五。除初挂为一，为二十有四。以四约而三分之，为二者三。二，偶象，方而用其半，故三二之中各复有二。而积三二之数，则为六。过揲之数，亦二十有四，以四约之，亦得六焉，即四象，太阴居四，含六之数也。

至于阴阳老少，之所以然者，请复得而通论之。盖四十九策，除初挂之一，而为四十八。以四约之为十二，以十二约之为四，故其揲之一变也。挂扚之数一，其四者为奇。两其四者为偶，其三变也。挂扚之数三，其四一，其十二。而过揲之数九，其四三，其十二者，为老阳。挂扚过揲之数皆六，其四两，其十二者，为老阴。自老阳之挂扚而增一四，则是四其四也。一其十二，而又进一四也。自其过揲者而损一四，则是八其四也。三其十二而损一四也，此所谓少阴者也。自老阴之挂扚而损一四，则是五其四也。两其十二而去一四也，自其过揲而增一四，则是七其四也。两其十二而进一四也，此所谓少阳者也。二老者，阴阳之极也。二极之间，相距之数凡十有二，而三分之，自阳之极而进其挂扚，退其过揲，各至于三之一，则为少阴。自阴之极而退其挂扚，进其过揲，各至于三之一，则为少阳。老阳居一而含九，故其挂扚十二为最少，而过揲三十六为最多。少阴居二而含八，故其挂扚十六为次少，而过揲三十二为次多。少阳居三而含七，故其挂扚二十为稍多，而过揲二十八为稍少。老阴居四而含六，故其挂扚二十四为极多，而过揲亦二十四为极少。盖阳奇而阴偶，是以挂扚之数。老阳极少，老阴极多，而二少者，一进一退，而交于中焉，此其以少为贵者也。阳实而阴虚，是以过揲之数。老阳极多，老阴极少，而二少者，亦一进一退，而交于中焉，此其以多为贵者也。凡此不唯阴之与阳，既为二物，而迭为消长。而其一物之中，此二端者又各自为一物，而迭为消长，其相与低昂如权衡，其相与判合如符契，固有非人之私智所能取舍，而有无者矣。

**董鄱阳曰：**又者，偶之欲分中，已实而未纯乎一也，一则为单矣。口者，奇之欲分中，已虚而未离乎二也，一则为折矣。此老阴老阳之所以为变爻也。

凡卦六爻，皆不变则占，本卦《彖》辞，而以内卦为贞，外卦为悔。胡玉斋曰：筮法有变卦，则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无变卦，则以内卦为贞，外卦为悔。

爻变则以本卦变爻辞占。



**胡玉斋曰：**一爻变者凡六卦，如第一图，以乾为本卦，一爻变自姤至夬，以坤为本一卦，爻变自复至剥是也。余仿此。

**蔡虚斋曰：**此亦有贞悔之义，如乾为本卦，得乾之姤，则初爻之变为悔。而本卦之乾为贞，得乾之同人，则一爻之变为悔，本卦之乾为贞。

二爻变，则以本卦二变爻占，仍以上爻为主。

**胡玉斋曰：**二爻变者，凡十五卦。如第一图，以乾为本卦，二爻变，自遁至大壮，以坤为本卦。二爻变，自临至观是也，后仿此。朱子曰：生变须就其变之极处看，所以上爻为主。不变者是其常，只顺其先后，所以以下爻为主。又云：二爻不变者，下便是不变之本，故以之为主。

二爻变则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辞，而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前十卦，主贞，后十卦，主悔。

**胡玉斋曰：**三爻变者凡二十卦，如第一图，以乾为本卦，三爻变自否至泰。以坤为本卦，三爻变自泰至否是也。如乾三爻变自否至恒，为前十卦，自益至泰，为后十卦。若所得变卦在前十卦内，虽占两卦《彖》辞，却以本卦贞为主，重在本卦《彖》辞占也。所得变卦在后十卦内，虽亦占两卦《彖》辞，却以变卦悔为主，重在变卦《彖》辞占也。蔡虚斋曰：总之三爻变而有初爻变者，则占本卦《彖》辞。三爻变而初爻不变者，则占之卦《彖》辞。朱子曰：所以到那三爻变第三十二卦以后，古变卦《彖》辞者，何也？到这里时，离那本卦分数多了，到四画五画，则更多矣。

四爻变则以之卦二不变爻占，仍以下爻为主。

**胡玉斋曰：**四爻变凡十五卦，如第一图。以乾为本卦，四爻变自观至临，以坤为本卦，四爻变自大壮至遁是也，后仿<sup>[1]</sup>此。

五爻变则以之卦不变爻为占。

**胡玉斋曰：**五爻变凡六卦，如第一图。以乾为本卦，五爻变自剥至复，以坤为本卦，五爻变自夬至姤是也<sup>[2]</sup>，后仿此。

六爻变则乾坤占二，用余卦占之卦、彖辞，于是一卦可变六十四卦，而四于九十六卦在其中矣。所谓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

[1] 仿原作放，依前例校改。

[2] 是原作长，依前例校改。

事毕矣。人以六十四卦之变，列为三十二图，得初卦者，自初而<sup>[1]</sup>终，自上而下。得未卦者，自终而初，自下而上，变在第三十二卦以前者，占本卦爻之辞，变在第三十二卦以后者，占变卦爻之辞。

朱子曰：变在三十二卦以前，占本卦辞；变在三十二卦以后，占之卦辞。盖一爻二爻，变在三十二卦之前，四爻五爻六爻，变在三十二卦之后，此甚易见。独三爻变者凡二十卦，十卦在三十二卦之前，十卦在三十二卦之后。然占法三爻变者虽占两卦彖辞，而变在前十卦者，主贞；变在后十卦者，主悔。胡玉斋曰：得初卦者，自初而终，自上而下，如得乾卦者，自变姤初六，至坤上六之类。得未卦者，自终而初，自下而上；如得坤卦者，自变复初九，至乾上九之类。三十二卦前后者，如乾，自姤至恒；坤，自复至益，为三十二卦之前，皆占本卦爻辞者，即所谓一爻二爻，以至三爻之变，前十卦皆以本卦为占也。如乾，自益至坤；坤，自恒至乾，为三十二卦之后，皆占变卦爻辞者，即所谓三爻之变。后十卦以至四五上爻，变皆以之卦为占也。凡言初终上下者，据图而言。言第凡卦前后者，从本卦起。

朱子《周易五赞》其卒章有云：理定既实，事来尚虚，用应始有，体该本无，稽实待虚，存体应用，执古御今，由静制动。注谓：圣人作《易》，只是说一个理，都未曾有许多事，却待他甚么事来凑，所谓事来尚虚而未有，若论其理，则先自定，固已实矣。理之用实，故有理之体，该万物，又初无形迹之可见，故无稽考。实理以待事物之来，存此理之体，以<sup>[2]</sup>应无穷之用，执古《易》书重玄而言，语以御今日之事。理是静的，事是动的，且如即鹿无虞云云，其理谓将即鹿而无虞，人必陷于林中，若不舍而往，是取吝之道。这个道理，若后人做事，始未官爵者，求之不己，亦是取吝之道。求财利者，求之不己，亦是取吝之道。又如潜龙勿用，其理谓当此时只当潜晦，不当用，若占得此爻，凡事便未可做，每见前辈说《易》，止把一事说。某之说《易》，所以真于前辈者，正谓其理人人皆可用之，不问君臣上下，大事小事皆可用。前辈止缘，不把做占说了，故此《易》竟无用处。

[1] 而原作面，依下句校改。

[2] 以原作已，据文意校改。



## 文王八卦次序说

朱子曰：乾索于坤而得女，坤索于乾而得男。初间画卦时，不是恁地，只是画卦后，便见有此象耳。

胡玉斋曰：三，男阳也，乾之似也，乃归之于坤，求而后得。三，女阴也，坤之似也，乃归之于乾，求而后得。何也？盖三男本坤，体各得乾一阳而成，此阳根于阴，故归之坤也。三女本乾，体各得坤一阴而成，此阴根于阳，故归之乾也。邵子曰：母孕长男而为复，父生长女而为姤，阴阳互根之义见矣。

## 文王八卦图说

邵子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为泰，坎离交而为既济也。乾生于子，坤生于午，坎终于寅，离终于申，以应天之时也。置乾于西北，退坤于西南，长子用事，而长女代母，坎离得位，而兑艮为偶，以应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尽于是矣。

朱子曰：此言文王改易伏羲卦图之意也。胡玉斋曰：乾南坤北，离东坎西者，先天卦位，乾坤由南北而交。坤南乾北，则坤上乾下，故交而为泰也。离坎由东西而交，则坎上离下，故交而为既济也。先天卦，乾居午，而云生于子者，以乾阳始生于复。复，子之半也。坤居子，而云生于午者，以坤阴始生于姤。姤，午之半也。午，乾之所已成，今下而交坤于子，是反其所由生也。子，坤之所已成，今上而交乾于午，是反其所由生也。故再变而为后天卦，则乾退西北，坤退西南也。先天离当寅，而云终于申者，申乃坎之位，离交坎而终于申也。坎当申，而云终于寅者，寅乃离之位，坎交离而终于寅也。东者，离之本位，其变则交于坎而向西，是东自上而西也。西者，坎之本位，其变则交于离而向东，是西自下而东也。故再变而为后天卦，乾坤既退，则离上而得乾位，坎下而得坤位也。震代父始事，而发生于东方。巽代母继事，而长养于东南也。先天主乾坤坎离之交，其交也，将变而无定位，天时之不穷也，故曰应天、后天主坎离震兑之交，其交也不变而有定位，地方而有常也，故曰应地。

又曰：《易》者，一阴一阳之谓也。震兑始交者也，故当朝夕之



位。坎离交之极者也，故当子午之位。巽艮不交而阴阳犹杂也，故当用中之偏。乾坤纯阳纯阴，故当不用之位也。

**蔡西山曰：**此论阴阳，以易位为交。阳本在上，阴本在下。艮一阳在上，巽一阴在下，故云不交。震一阳在下，兑一阴在上，故为始交。坎阳在中，离阴在中，故为交之极。春，阳之始，故震居之。秋，阴之始，故兑居之。夏，阳极阴生，故离居之。冬，阴极阳生，故坎居之。艮一阳二阴，巽二阳一阴，犹有用。乾，纯阳，坤，纯阴，不为用。东方为阳，主用，西方为阴，不用。故乾坤居西隅，艮巽居东隅也。乾艮为阳，坤巽为阴，北为地之阳，南为地之阴，故乾艮居北隅，而巽坤居南隅也。

**又曰：**兑、离、巽，得阳之多者也；艮、坎、震，得阴之多者也，是以为天地用也。乾，极阳；坤，极阴；是以不用也。又曰：震兑横，而六卦纵，《易》之用也。

**朱子曰：**常考此图而更为之说，曰震南兑西者，阳主进，故以长为先而位乎左。阴主退，故以少为贵而位乎右。坎，北者，进之中也。离，南者，退之中也。男北而女南者，互藏其宅也。四者皆当，四方之正位，而为用事之卦。然震兑始而坎离终，震兑轻而坎离重也。乾西北，坤西南者，父母既老而退居不用之地也。然母亲而父尊，故坤犹半用，而乾全不用也。艮东北，巽东南者，少男进之后，而长女退之先，故亦皆不用也。然男未就传，女将有行，故巽稍向用，而艮全未用也。四者皆居四隅不正之位，然居东者未用，而居西者不复用也。故下文历举六子而不数乾坤，至其水、火、雷、风、山、泽之相偶，则又用伏羲卦云。陈隆山曰：离为日，大明生于东，故在先天居东，日正照于午，日，中时也，故在后天居南。坎为月，月生于西，故在先天居西，月正照于子，夜，冷时也，故在后天居北。先天则居生之地，后天则居旺之地。不特坎离，后天卦位皆以生旺为序。震木旺于郊，兑金旺于西，土旺中央，故坤位金、火之间，艮位水、木之间。兑阴金，乾阳金，故乾次兑居西北。震阳木，巽阴木，故巽次震居东南，皆以五行生旺为序。此所谓《易》之用也。胡玉斋曰：先天卦，乾以君言，则所主在乾；后天卦，震以帝言，则所主者又在震；此正夫子发明羲、文尊阳之意也。

## 卦变图说

太极、两仪、四象、八卦者，伏羲画卦之法也。说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见伏羲所画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即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义类之辞也。如《卦变图》刚来柔进之类，亦是就卦已成后用意推说，以见此为自彼而来耳，非真先有彼卦而后方有此卦也。故注说，贲卦自泰卦而来，先儒非之，以为乾坤合而为泰，岂有泰复变而为贲之理？殊不知若论伏羲画卦，则六十四卦一时俱了，虽乾坤亦无能生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说，则纵横曲直，反复相生，无所不可，要在看得活，终无所拘泥，则无不通耳。伊川不取卦变之说，至柔来而文刚，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诸处皆牵强说了。王辅嗣卦变又变得不自然。某之说，却觉得有自然气象，只是换了一爻，非是圣人合下作卦如此，自是卦成了，自然有此象。

胡双峰曰：按《彖传》中本义所释卦变，讼泰随否，蛊噬嗑贲，无妄大畜，咸恒晋睽，蹇解升鼎，渐涣只十九卦，且所释自讼晋与图同外，余皆不合。如随自困噬嗑，未济既济来。据图则自泰否来之类是也。盖图虽因象传而作，而卦变则无所不通，不可以一定拘也。尝考此图之变，各生于两卦，凡阳爻变阴则阳自下而上往，居阴位，自上而下来，居阳位，如复变师，复初上为师之二，复二下为师之初之类是也。凡阴爻变阳，则阴自下而上往，居阳位，阳自上而下来，居阴位，如姤变同人，姤初上为同人之二，姤二下为同人之初之类是也。卦图变法，又自是一例。不过阴阳爻移上换下，而与初九变为初爻之八，初六变为初爻之七者，其例又不同。要之，卜筮所用，必八九六七之变，如《启蒙》三十二图变例，乃为备也。





## 《周易》朱子图说

【附录】孔氏子国曰：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洛书者，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列于背，有数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

胡玉斋曰：《周礼·夏官》，马八尺以上为龙，《大戴礼》曰：甲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

刘氏子骏曰：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

陈蕃室曰：大抵经言其正，纬言其变，而二图互为正变。主河图而言，则河图为正，洛书为变，主洛书而言，则洛书为正，河图又为变。天地间不过一阴一阳，以两其五行，而太极常居其中。二图虽纵横变动，要只是参互呈见，所以谓之相为经纬也。表里亦然。盖河图不但可以画卦，亦可以明畴；洛书不特可以明畴，亦可以画卦。

邵子曰：图者，星也，历纪之数，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画州井地之法，其放于此乎？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

朱子曰：圆者，河图之数，言无那四角底，其形便圆。蔡九峰曰：河图体圆而用方，圣人以之画卦；洛书体方而用圆，圣人以之叙畴。卦者，阴阳之象也；畴者，五行之数也。象非偶不立，数非奇不行。又曰：河图非无奇也，而用则存乎偶。洛书非无偶也，而用则存乎奇。偶者，阴阳之对待乎？奇者，五行之迭运乎？

**朱子曰：**天地之间一气而已，分而为二，则为阴阳。而五行造化，万物始终，无不管于是焉。故河图之位，一与六共宗，而居乎北；二与七为朋，而居乎南；三与八同道，而居乎东；四与九为反，而居乎西；五与十相守，而居乎中。盖其所以为数者，不过一阴一阳、一奇一偶，以两其五行而已。

**朱子曰：**天地生数，到五便住。那一二三四，遇着那五，便成六七八九。五却自对五成十。问河图自五之外，便成六七八九十？曰：皆从五过，则一对五而成六，二对五而成七，三对五而成八，四对五而成九，到末五撞着个五便成十。

所谓天者，阳之轻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谓地者，阴之重浊而位乎下者也。阳数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属乎天，所谓天数五也。阴数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属乎地，所谓地数五也。天数地数，各以类而相求，所谓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其所谓各有合焉者也。积五奇而为二十五，积五偶而为三十，合是二者而为五十。有五，此河图之全数，皆夫子之意，而诸儒之说也。

**朱子曰：**相得如兄弟，取其奇偶之相为次第，辨其类而不容紊也。有合如夫妇，取其奇偶之相为生成，合其类而不容间也。黄勉斋曰：自一至十，特言奇偶之多寡耳。初非以次序而言天，得奇而为水，故曰一生水，一之极而为三，故曰三生木。地得偶而为火，故曰二生火，二之极而为四，故曰四生金。何也？一极为三，以一运之，圆而成三，故一而三也。二极为四，以二周之，方而成四，故二而四也。六之成水，犹坎之为卦也。一阳居中，天一生水也，地六包于外，阳少阴多，而水始盛。七之成火，犹离之为卦也。一阴居中，地二生火也。天七包于外，阴少阳多，而火始盛，坎属阳而离属阴，以其内者为主，而在外者成之也。刘云庄曰：水，阴也，生于天一；火，阳也，生于地二。是方生之始，阴阳互根。故其运行水居子位，极阴之方，而阳已生于子，火居午位，极阳之方，而阴已生于午，若木生于天三，專屬阳，故其行于春，亦属阳。金生于地四，專屬阴，故其行于秋，亦属阴，不可以阴阳互言矣。翁思斋曰：水、火、金、木，不得土，不能各成一器。如天一生



水，一得五便为水之成。地二生火，二得五便为火之成。天三生木，三得五便为木之成。地四生金，四得五便为金之成。又曰：河图，阴阳之位，生数为主，而成数配之。东北，阳方，则主之以奇而与合者偶；西南，阴方，则主之以偶而与合者奇也。胡双峰曰：五行，质见于地，气，行于天。以质言，则曰水、火、木、金、土，取天地生成之序也。以气言，则曰木、火、土、金、水，取春夏秋冬运行之序也。

至于洛书，虽夫子之所未言，然其象其说已具于前，有以通之则。刘歆所谓经纬表里者，可见矣。

朱子曰：河图四面：太阳，居一连九；少阴，居二连八；少阳，居三连七；太阴，居四连六；与位合为十也。洛书之位，一对九，二对八，三对七，四对六，亦与河图不异。河图七八连于左，九六连于右，皆为十五生数。一三五连于左为九，二四连于右为六，九六之合亦为十五。五与十相守于中，亦为十五。洛书，纵横数之皆十五，互为七八、九六。胡双峰曰：书之中视河图，唯有五而无十。然一九、二八、三七、四六之合，环而向之，未尝无十焉。合图书之数，悉计之为数者百。

或曰：河图、洛书之位与数，所以不同，何也？曰：河图以五生数，统五成数，而同处其方，盖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数之体也。洛书以五奇数，克四偶数，而各居其所，盖主于阳以克阴，而肇其变数之用也。

胡玉斋曰：河图以生成分阴阳，以五生数之阳克五成数之阴，而同处其方。阳内阴外，生成相合，交泰之义也。洛书以奇偶分阴阳，以五奇数之阳克四偶数之阴，而各居其所。阳正阴偏，奇偶既分，尊卑之位也。河图数十者，对待以立其体，故为常，洛书数九者，流行以致其用，故为变。朱子特各举所重者为言，非谓河图有体而无用，洛书有用而无体也。

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数之始，一阴一阳而已矣。阳之象圆，圆者径一而围三。阴之象方，方者径一而围四。围三者，以一为一，故参其一，阳而为三。围四者，以二为一，故两其一。阴而为二，是所谓参天两地者也。三二之合，则为五矣。此河图、洛书之数，皆以五为中也。然河图以生数为主，故其中之所以为五者，亦具五生数

之象焉。其下一点，天一之象也；其上一点，地二之象也。其左一点，天三之象也，其右一点，地四之象也。其中一点，天五之象也。洛书以奇数为主，故其中之所以为五者，亦具五奇数之象焉。其下一点，亦天一之象也；其左一点，亦天三之象也；其中一点，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点，则天七之象也；其上一点，则天九之象也。其数与位，皆三同而二异。盖阳不可易，而阴可易，成数虽阳，固亦生之阴也。

胡玉斋曰：三同者，图、书之一六皆在外（？），三八皆在东，五皆在中，三者之位数皆同也。二异者，图之二七在南，而书则二七在西；图之四九在西，而书<sup>[1]</sup>则四九在南，二者之位数皆异也。阳不可易，专指一三五，阴可易克，指二七四九。二四以生数言，虽属阳，然以偶数言，则属阴，不得谓之阳矣，故可易。七九以奇数言，虽属阳，然以成数言，只可谓之阴矣，故亦可易。其曰成数虽阳，固亦生之阴，不曰生数虽阴，固亦成之阳也。盖但主阴可易而言也。刘云庄曰：图之一三五七九皆奇数，阳也，而一三五之位不易，七九之位易者，亦以天地之间阳动主变故也。然阳于东北则不动，于西南则互迁者，盖东北，阳始生之方；西南，阳极盛之方。阳主进数，又必进于极而后变也。

胡双峰曰：图、书之数，三同二异，其居中者，不可易矣。独西南二方之数相易者，则金乘火位，火入金乡，有相克制之义焉。此造化所以必易二方之数者，正以成其相克之象也。自二方既易之后，图则左旋相生，书则右旋相克，造化不可无生，亦不可无克。不生，则或几乎熄；不克，则无以为之成就也。

曰：中央之五，固为五数之象矣，然则其为数也，奈何？曰：以数言之，则通乎一图，由内及外，固各有积实可纪之数矣。然河图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数以附于其生数之外。洛书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类以附于奇数之侧。盖中者为主，而外者为客，正者为君，而侧者为臣，亦各有条而不紊也。

董盘涧曰：河图之数不过一奇一偶相错而已，故太阳之位即太阴之

[1] 而书原作西一，依文意校改。



数；太阴之位即太阳之数；少阴之位即少阳之数，少阳之位即少阴之数，见其迭阴迭阳，阴阳相错，所以为生成也，天五地十，居中者地，十亦天五之成数。盖一二三四已含六七八九者，以五乘之故也，盖数不过五也。洛书之数，因一二三四以对九八七六，其数亦不过十。盖太阳占第一位，已含太阳之数；少阴占第二位，已含少阴之数；少阳占第三位，已含少阳之数；太阴占第四位，已含太阴之数。虽其阴阳各自为数，然五数居中。太阳居一，得五而成六；少阴居二，得五而成七；少阳居三，得五而成八；太阴居四，得五而成九；则与河图一阴一阳相错而为生成之数者，亦无以异也。

**蔡觉轩曰：**河图位与数常相错，然五居中，一得五而为六；二得五而为七，三得五而为八，四得五而为九，各居其方，虽相错而未尝不相对也。洛书位与数常相对，然五数居中，一得五而为后右之六，二得五而为右之七，三得五而为后左之八，四得五而为前之九。纵横交综，虽相对而未尝不相错也。

**曰：**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图主全，故极于十，而奇偶之位均，论其积实，然后见其偶赢而奇乏也。洛书主变，故极于九，而其位与实，皆奇赢而偶乏也，必皆虚其中也。然后阴阳之数均于二十，而无偏尔。

**胡玉斋曰：**河图偶赢而奇乏者，地三十天二十五也。洛书奇赢而偶乏者，天二十五地二十也。

**曰：**其序之不同，何也？河图以生出之次言之，则始下次上，次左次右，以复于中而又始于下也。以运行之次言之，则始东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于东也。其生数之在内者，则阳居下左，而阴居上右也。其成数之在外者，则阴居下左而阳居上右也。洛书之次，其阳数则首北次东，次中次西，次南，其阴数则首西南，次东南，次西北，次东北也。合而言之，则首北次西南，次东次东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东北，而究于南也。其运行，则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复克水也。

**翁思斋曰：**河图运行之序，自北而东，左旋相生，固也。然对待之位，则北方一六，水克，南方二七，火，西方四九，金克，东方三八，木，而相克者，已寓于相生之中。洛书运行之序，自北而西右转相克，

固也。然对待之位，则东南方四九，金生；西北方一六，水；东北方三八，木生；西南方二七，火；其相生者，已寓于相克之中。盖造化之运，生而不克，则生者无从而裁制，克而不生则克者有时而间断，此图、书生成之妙，各全备也。

曰：其七八九六之数不同，何也？曰：河图六七八九，既附于生数之外矣，此阴阳老少，进退饶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数一三五之积也。故自北而东，自东而西，以成于四之外，其六者生数，二四之积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以成于一之外。七则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则六之自北而东者也。此又阴阳老少，互藏其宅之变也。

朱子曰：一六共宗，一为老阳之位，六为老阴之数。四九为友，四为老阴之位，九为老阳之数，此固二老之合。然阳居阴位，阴居阳位，亦二老互藏其宅也。二七为朋，二为少阴之位，七为少阳之数。三八同道，三为少阳之位，八为少阴之数，此则二少之合。然亦阳居阴位，阴居阳位，亦二少互藏其宅也。

洛书之纵横，十五而七八九六，迭为消长，虚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则参伍错综，无适而不遇，其合焉。此变化无穷，之所以为妙也。

胡玉斋曰：洛书虽纵横，有十五之数，实皆七八九六之迭为消长。一得五为六，而与南方之九迭为消长。四得五为九，而与西北之六迭为消长。二得五为七，而与东北之八迭为消长。数之进者为长，退者为消，长者退则又消，消者进则又长。六进为九则九长，而六消；九退为六，则九反消，而六又长矣。七八仿此。虚五分十者，虚其中五之外，则纵横皆十，以其十者分之，则九者，十分一之余；八者，十分二之余；七者，十分三之余；六者，十分四之余也。参伍错综，无适而不遇，七八九六之合焉。

然则，圣人之则之也，奈何？曰：则河图者，虚其中；则洛书者，总其实也。河图之虚五与十者，太极也。奇数二十，偶数二十者，两仪也。以一二三四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为乾、坤、离、坎；补四隅之空，以为兑、震、巽、艮者，八卦也。

朱子曰：以四象观之，太阳位居一而数则九，乾得其数，而兑得其位，故乾为九而兑为一。少阴位居二而数则八，离得其数而震得其位，



故离为八而震为二。少阳位居三而数则七，坎得其数而巽得其位，故坎为七而巽为三。太阳位居四而数则六，坤得其数而艮得其位，故坤为六而艮为四。今析六七八九之合，以为乾、坤、离、坎，而在四正之位。依一二三四之次，以为震、兑、巽、艮，而补四隅之空也。

洛书之实，其一为五行，其二为五事，其三为八政，其四为五纪，其五为皇极，其六为三德，其七为稽疑，其八为庶徵，其九为福极，其位与数尤晓然。

胡玉斋曰：初一之五行，包天地自然之数。余八法，是大禹参酌天时、人事而类之，不必尽协于火、木、土、金之位也。

曰：洛书而虚其中五，则亦太极也。奇偶各居二十，则亦两仪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纵横十五，而五为七八、九六，则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为乾、坤、离、坎，四隅之偏，以为兑、震、巽、艮，则亦八卦也。河图之一六为水，二七为火，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五十为土，则固《洪范》之五行，而五十五者，又《九畴》之子目也。是则洛书，固可以为《易》，而河图亦可以为《范》矣。且以河图而虚十，则洛书四十有五之数也。虚五，则大衍五十之数也。积五与十，则洛书纵横十五之数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则又皆大衍之数也。洛书之五，又自含五则得十，而通为大衍之数矣。积五与十，则行十五，而通为河图之数矣。苟明乎此，则横斜曲直，无所不通，而河图、洛书，又岂有先后彼此之间哉？

胡玉斋曰：洛书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者，下一点含天一之象；上一点，含地二之象；左一点，含天三之象；右一点，含地四之象；中一点，含天五之象。所谓五自含五而得十，通在外四十，为大衍之数。积五与十而得十五者，以其所含之五积之，则又含五与十而为十五，通在外四十，而为河图之五十五也。

陈潜室曰：河图以生数克成数，洛书以奇数通偶数，若不相似也。然一必配六，二必配七，三必配八，四必配九，五必居中而配十。图书未尝不相似也。河图之生成同方，洛书之奇偶异位，若不相似也。然同方者，有内外之分。是河图犹洛书也；异位者，有比肩之义，是洛书犹河图也。

蔡节斋曰：河图数偶，偶者静，静以动为用，故河图之位，合皆

奇。一合六，二合七，云云。是故《易》之吉凶，生乎动，盖静者必动而后生也。洛书数奇，奇者动，动以静为用，故洛书之位，合皆偶，一合九，二合八，云云。是故《范》之吉凶见乎静。盖动者必静而后成也。

胡玉斋曰：先天八卦，乾、兑生于老阳之四九，离、震生于少阴之三八，巽、坎生于少阳之二七，艮、坤生于老阴之一六，其卦未尝不与洛书之位数合。后天八卦，坎一六水，离二七火，震、巽三八木，乾、兑四九金，坤、艮五十土，其卦未尝不与河图之位数合。此图所以相为经纬，而先后天亦相为表里之妙也。胡双峰曰：河图、洛书，皆木数居东方。伏羲画卦，自下而上，即木之自根而干，干而枝也。其画三，木之生数也。其卦八，木之成数也。重卦亦两其三，八其八耳。三、八，木数大备而后六十四卦大成。一六水，二七火，四九金，五十土，皆在包罗中矣。此春所以贯四时，仁所以包四端，元所以克四德。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 伏羲横图说

朱子曰：太极者，象数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称，形器已具而其理无朕之目，在河图、洛书一虚中之象也。太极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为一画者立，是为两仪其数则阳一而阴二，在河图、洛书则奇偶是也。两仪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二画者四，是谓四象。其位则太阳一，少阴二，少阳三，太阴四。其数则太阳九，少阴七，少阳七，太阴六。以河图言之，则六者，一而得于五者也；七者，二而得于五者也；八者，三而得于五者也；九者，四而得于五者也。以洛书言之，则九者，十分一之余也；八者，十分二之余也；七者，十分三之余也；六者，十分四之余也。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三画者八，于是三木略具而有八卦之名矣。其位则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在河图则乾坤离坎分居四实，兑震巽艮分居四虚。在洛书，则乾、坤、离、坎分居四方，兑、震、巽、艮分居四隅也。

朱子曰：太极之义，正谓理之极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无先后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极，则是太极乃在阴阳之中，而非在阴阳之外也。若以乾坤未判、大衍未分之时论之，则非也。有是理，即有是气，理一而已，气则无不两者，故曰太极生两仪。董盘涧曰：自两仪生四象，则太阳、太阴不动，而少阴、少阳则交。自四象生八卦，则乾坤震巽不动而兑离坎艮则交。盖二老不动者，阳仪还生阳之象，阴仪还生阴之象。二少则交者，阳仪乃生阴之象，阴仪乃生阳之象也。乾坤震巽不动者，阳象还生阳爻，阴象还生阴爻。兑离艮坎则交者，阳象乃生阴爻，阴象乃生阳爻。

## 伏羲圆图说

邵子曰：乾坤纵而六子横，《易》之本也。又曰：震始交阴而阳生，巽始消阳而阴生。兑，阳长也；艮，阴长也。震、兑，在天之阴也；巽、艮，在地之阳也。故震、兑上阴而下阳，巽、艮上阳而下阴。天以始生言之，故阴上而阳下，交泰之义也。地以既成言之，故阳上而阴下，尊卑之位也。乾坤定上下之位，坎离列左右之门，天地之所阖辟，日月之所出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昼夜长短，行度盈朔，莫不出乎此矣。

徐进斋曰：一气循环，自复至乾，为阳生物之始也。故震兑阴上而阳下，为交泰之义。盖主动而言太极之用，所以行自姤至坤，为阴成物之终也。故巽艮阳上而阴下，为尊卑之位。盖主静而言太极之体所以立也。朱子曰：以横图观之，自乾一而兑二，而离三，而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以次而生，此《易》之所以成也。而圆图之左方，自震之初为冬至，离兑之中为春分，以至于乾之末而交夏至焉，皆进而得其已生之卦，犹自今日而顺数昨日也。故曰：数往者，顺其右方，自巽之初为夏至，坎艮之中为秋分，以至于坤之末而交冬至焉，皆进而得其未生之卦，犹自今日而逆计来日也，故曰：知来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则其先后始终如横图及圆图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数也。

朱子答董铢曰：先天图自乾一横排至坤八，此则全是自然。故《说卦》云逆数也。若如圆图，则须如此，方见阴阳消长次第，虽自稍涉安



排，亦莫非自然之理。

饶双峰曰：观此图以四正卦居四方之正位，乾坤坎离，反复只是一卦；以二反卦居四隅不正之位。震及为艮，巽及为兑，本只震、巽二卦，反而成四卦，合而言之。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日生于东，月生于西，山<sup>[1]</sup>镇西北，泽注东南，风起西南，雷动东北，自然与天地大造化合，先天八卦，对待以立体，如此其位则乾一、坤八、兑二、艮七、离三、坎六、震四、巽五各个相对而合成九数，其画则乾三坤六兑四艮五离四坎五震五巽四，亦各相对而合成九数。九，老阳之数，乾之象而无所不包也。

---

[1] 山原作由，依文意校改。

## 伏羲六十四卦横图说

朱子曰：此一节乃孔子发明伏羲画卦自然之形体，次第最为切要。康节之言曰：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犹根之有干，干之有枝，愈大则愈小，愈细则愈繁。而明道先生以为，加一语法，盖以河图、洛书论之，太极者虚中之象也，两仪者，阴阳奇偶之象也。四象者，河图之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洛书之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也。八卦者，河图四实四虚之数，洛书四正四隅之位也。以卦画言之，太极者，象数未形之全体也，两仪者，一为阳而一为阴，阳数一而阴数二也。四象者，阳之上生一阳则为二，而谓之太阳，生一阴则为二，而谓之少阴。阴之上生一阳则为二，而谓之少阳，生一阴则为二，而谓之太阴。四象既立，则太阳居一而含九，少阴居二而含八，少阳居三而含七，太阴居四而含六，此六七八九之数所由定也。八卦者，太阳之上生一阳则为三而名乾，生一阴则为□而名兑，少阴之上生一阳则为□而名□，生一阴则为□而名震，少阳之上生一阳则为□而名巽，生一阴则为□而名坎，太阴之上生一阳则为□而名艮，生一阴则为□而名坤。康节“行大之说”所谓“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盖谓此也。至于八卦之上，各生一阴一阳则为四画者十有六，经虽无文，而康节所谓八分为十六者，此也。四画之上又各生一阴一阳，则为五画者二十有二，经虽无文，而康节所谓十六分为三十二，此也。五画之上又各生一阴一阳则为六画之卦六十有四，而八卦相重又各得乾一兑二离三



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其在图可见矣。又诗曰：诸儒谈《易》漫纷纷，只见繁枝不见根，观象徒劳推互体，玩辞亦是逞空言。须知一本能双干，始信乏见与翁孙，吃紧包牺为人意，悠悠千古向谁论？

刘云庄曰：《易》画生于太极，故其理为天下之至精，《易》画原于图书，故其数为天下之至变。太极，理也，形而上者也，必有所依而后立，故虽不杂乎图书之数，而亦不离乎图书之数，太极为理之原，图书为数之祖，理之于数，本非二致也。

## 伏羲六十四卦圆图说

邵子曰：太极既分，两仪立矣。

朱子曰：此以第一爻而言，左一奇为阳，右一偶为阴，所谓两仪者也。今此一奇为左三十二卦之初爻，一偶为右三十二卦之初爻。

阳上交于阴，阴下交于阳，而四象生矣。

朱子曰：此以第一爻生第二爻而言，阳下之半，上交于阴上之半，则生阴。中第二爻之一奇一偶而为少阳、太阴矣。阴上之半，下交于阳下之半，则生阳。中第二爻之一奇一偶而为太阳、少阴矣，所谓两仪生四象也。太阳一奇，今分为左上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阴一偶，今分为左下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阳、太阴，其分仿此。而初爻之二，亦分而为四矣。

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

朱子曰：此以第二爻生第三爻而言，阳谓太阳，阴谓太阴，刚谓少阳，柔谓少阴。太阳之下半，交于太阴之上半，则生太阴。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为艮为坤。太阴之上半交于太阳之下半，则生太阳。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为乾为兑。少阳之上半，交于少阴之下半，则生少阴。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sup>[1]</sup>，而为离为震。少阴之下半，交于少阳之上半，则生少阳。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为巽为坎。所谓四象生八卦也。乾

---

[1] 一偶原缺，依上下文意补。



一奇今分为八卦之第三爻，坤一偶今分为八卦之第三爻，余皆仿此。而初爻、二爻之四，今又分为八矣。乾、兑、艮、坤生于二太，故为天之四象，离、震、巽、坎生于二少，故为地之四象。

八卦相错，而后万物生焉。

朱子曰：一卦之上，各加八卦以相间错，则六十四卦成矣。然第三爻之相交，则生第四爻之一奇一偶，于是一奇一偶各为四卦之第四爻，而下三爻亦分为十六矣。第四爻又相交，则生第五爻之一奇一偶，于是一奇一偶各为二卦之第五爻，而下四爻亦分而为三十二矣。第五爻又相交，则生第六爻之一奇一偶，则一奇一偶各为一卦之第六爻，而下五爻亦分而为六十四矣。盖八卦相乘为六十四。而自三画以上，三加一倍以至六画，则三画者亦加一倍。而卦体横分亦为六十四矣。二数殊涂，不约而会，如合符节，不差毫厘，正是《易》之妙处。

是故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长之，巽以消之。长则分，分则消，消则翕也，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兑离坎艮再交也。故震阳少而阴尚多也，巽阴少而阳尚多也。兑离阳浸多也，坎离阴浸多也。又曰：无极之前，阴含阳也，有象之后，阳分阴也。阴为阳之母，阳为阴之父，故母孕长男而为复，父生长女而为姤，是以阳起于复而阴起于姤也。

翁思斋曰：无极之前，阴含阳也，言自巽消而至坤翕，静之妙也。有象之后，阳分阴也，言自震长而至乾分，动之妙也。阴含阳，故曰母孕，阳分阴，故曰父生。

又曰：阳在阴中，阳逆行；阴在阳中，阴逆行。阳在阳中，阴在阴中，则皆顺行，此真至之理，按图可见矣。

朱子曰：图左属阳，右属阴，自震一阳，离兑二阳，乾三阳，为阳在阳中顺行。自巽一阴，坎艮二阴，坤三阴，为阴在阴中顺行。坤无阳，艮坎一阳，巽二阳，为阳在阴中逆行。乾无阴，兑离一阴，震二阴，为阴在阳中逆行。

又曰：复至乾，凡百一十有二阳；姤至坤，凡八十阳；姤至坤，凡百一十有二阴；复至乾，凡八十阴。

胡玉斋曰：左边一画阳，便对右边一画阴，左边一画阴，便对右边一画阳，对待以立体，而阴阳各居其半也。

又曰：坎离者，阴阳之限也，故离当寅，坎当申，而数常逾之者，

阴阳之溢也。然用数，不过乎中也。

胡玉斋曰：以四时言之，春为阳而始于寅是离，当寅而为阳之限。秋为阴而始于申是坎，当申而为阴之限。数常逾之者，离虽当寅而尽于卯中，坎虽当用而尽乎酉中，是逾寅、申之限，而为阴阳之溢矣。用数不过乎中者，于位阳，虽生而未出乎地，至寅，则温厚之气始。用事，于位阴，虽生而未害于阳，至申，则严凝之气始，用事是用数，仍不过寅、申之中也。

又《大易吟》曰：天地定位，否泰反类，山泽通气，损咸见义，风雷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济未济，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荡，为六十四。

董天台曰：以方图分作四层看，第一层四隅，乾坤否泰四卦，周围二十八卦，横直皆乾一坤八之卦，此见天地定位，否泰反类也。第二层四隅，兑艮咸损四卦，周围二十卦，横直皆兑二艮七之卦，此见山泽通气，咸损见义也。第三层四隅，坎离既济未济四卦，周围十二卦，横直皆离三坎六之卦，此见水火相射，既济未济也。最里一层，震巽恒益四卦，所谓风雷相薄，恒益起意也。足以晓然，见先天法象，自然之妙矣。

又诗曰：耳目聪明男子身，洪钧赋予不为贫。须探月窟方知物，未蹶天根岂识人？乾遇巽时观月窟，地逢雷处见天根，天根月窟闲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

朱子曰：先天图自复至乾，阳也；自姤至坤，阴也。阳主人，阴主物。天根月窟，指复姤二卦。乃是说，图之从起处，三十六宫之说。邵子尝曰：八卦之象，不易者四：乾坤坎离，反易者二；震反为艮，巽反为兑。本是四卦，以反易为二卦，以六变而成八也。重卦之象不易者八：乾、坤、坎、离、颐、中孚、大小过，反易者二十八，如屯反为蒙之类，本五十六卦，反易只二十八卦。以三十六变为六十四也。刘氏问“都是春”：盖云天理流行而已。常周流其间之意否？曰：是。

朱子曰：圆图乾在南，坤在北。方图坤在南，乾在北。乾位，阳画之聚为多；坤位，阴画之聚为多。此阴阳之各以类而聚也，亦莫不有自然之法象焉。又曰：圆图<sup>[1]</sup>象天，一顺一逆，流行中有对待，如震八卦

[1] 图原作圆，依文意校改。





对巽八卦之类。方图象地，有道无顺，定位中有对待，曰角相对，如乾八卦对坤八卦之类。此则方、圆图之辨也。圆图像天，天圆而动，包乎地外。方图像地，地方而静，囿乎天中，圆图者，天道之阴阳；方图者，地道之柔刚。震、离、兑、乾，为天之阳，地之刚。巽、坎、艮、坤，为天之阴，地之柔。地道承天而行，以地之柔刚，应天之阴阳，同一理也。特在天者，一逆一顺，卦气所以运在地者，唯主乎逆，卦画所以成耳。

**胡玉斋曰：**四象八卦之位，邵子以阴阳刚柔四字分之，朱子唯以阴阳二字明之。其论四象既殊，则论八卦亦异。邵子以乾、兑、离、震为天四象，以四卦自阳仪中来，以巽、坎、艮、坤为地四象，以四卦自阴仪中来。朱子则以乾、兑、艮、坤生于太阳太阴，故属其象于天；离、震、巽、坎生于少阴少阳，故属其象于地，二者各有不同也。但详玩邵子本意，谓阴阳相交者，指阳仪中之阴阳，刚柔相交者，指阴仪中之刚柔，是以老交少，少交老，而生天地四象，其机浑然而无间。朱子易阳为太阳，阴为太阴，刚为少阳，柔为少阴，二太相交而生天四象，二少相交而生地四象，其分粲然而有别。朱子之说虽非邵子本意，然因是可以见图之分阴阳者，以交易而成象之或老或少，初不易其分也。

**问：**邵子云：先天之学，心法也，图皆从中起，万化万事生于心，何也？曰：其中白处便是太极，三十二阴三十二阳，便是两仪，十六阴十六阳，便是四象，八阴八阳底，便是八卦。又曰：万物皆化，皆从这里流出，是心法皆从中起也。

**新安程氏曰：**天地定位，圆图从中起也。雷以动之，风以散之，方图从中起也。

易训变易，又训交易，是博易之义，观先天图，便可见东边一画阴，便对西边一画阳。盖东一边本皆是阳，西一边本皆是阴。东边阴画，本皆是自西边来，西边阳画都是自东边来。姤在西，是东边五画阳过来；复在东，是西边五画阴过来。

**问：**先天图与太极图不同，如何？曰：中间虚者，便是太极，他图说从中起。今不合方图，在中间塞，却待取出放外。他两边生者，即是阴根阳，阳根阴。这个有对，从中出者无对。问先天图如何移出方图在下？曰：是某挑出。

# 《周易》卷之一

萧山后学朱尔绳（木匠氏） 纂辑

西陵后学朱采治（建子氏）、朱之澄（潜宗氏） 编订

朱木匠之子朱珏（子苍）、朱朋（公野），

朱采治之侄朱树远（载升）、朱本（大升） 校正

## 上 经

周，代名也。易，书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画，有交易、变易之义，故谓之易。其辞则文王、周公所系，故系之周，以其简表重大，故分为上、下两篇。经则伏羲之画，文王、周公之辞也。并孔子所作之传十篇，凡十二篇。中间颇为诸儒所乱。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尽合古文。吕氏又更定著为经二卷、传十卷，乃复孔氏之旧云。

《大全》上经，首乾、坤，终坎、离，造化之始终备矣。下经，首咸、恒，终既济、未济，人物之始终备矣。乾坤者，造化之本体；坎离者，乾坤之大用。交易谓阴交于阳，阳交于阴，如卦图天地定位，八卦相错。变易谓阳变为阴，阴变为阳。如蓍策，老阴变少阳，老阳变少阴。交易主卦言；所谓对待之易也。变易主蓍言；所谓流行之易也。

《蒙引》易更四圣，不必尽合。如坤，以西南为阴，东北为阳，是文王后天卦位，与伏羲不同。如乾卦，元亨贞利，取四德。师卦截取丈人



吉、无咎之类，孔子不与文王同。如需，取乾遇坎至坎，三爻类言，需而不自坎险言。周公又与文王不同，如坤之无成有终，只是寻常说。而象曰：弗敢成也，代有终也。孔子又与周公不同，于彖传解卦词，或多取一义，或别取一义。如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之类，与文王、伏羲本旨不同者尤多，学者只宜虚心求之，其不同处于理各有所当也。

##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贞。

六画者，伏羲所画之卦也。一者，奇也，阳之数也。乾者，健也，阳之性也。本注乾字，三画，卦之名也。下者，内卦也，上者，外卦也。经文乾字，六画，卦之名也，伏羲仰观俯察，见阴阳有奇偶之数，故画一奇以象阳，画一偶，以象阴。（凡物，阳之质，一而实；阴之质，二而虚，指两仪）见一阴一阳，有各生一阴一阳之象（指四象言），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指八卦），以成八卦。见阳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为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拟之于天也。三画已具，八卦已成，则又三倍其画以成六画，而于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也。此卦六画皆奇，上下皆乾，则阳之纯而健之至也。故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焉（以性情言，以形体言）。元亨利贞，文王所系之辞以断一卦之吉凶，所谓彖辞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贞，正而固也（贞有二义：未正必求其正，既正必守其正，此论本然之理）。文王以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于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变者，言其占当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后可以保其终也（此论当然之事）。此圣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开物成务之精意，余卦仿此。

**【乾卦全旨】**乾之六爻，皆得乾道，非他卦可比，取象于龙，龙固纯阳之物，而神灵不测也。初则才德虽备而时位未乘，二则德位兼全而事功可济，三则出群臣之上而心存敬畏，善处危地，四则以能疑之资而从容详审不敢轻进。九五得乾之纯而以圣人在天子之位，上九进极将返，而不能审时以得乎中。至于用九，则刚变为柔，不锐不驰，得中之道也。

【乾象】此首以占教天下也。伏羲所画，内外皆乾之卦，其数纯阳，其性至健，文王统观全体之象而系之词，以为天地间凡柔者，皆不足以有为，唯刚健则有能为之资而物莫之阻，乾道之所为，大通也。刚者必正，柔者必邪，乾则纯阳，至健又正之至者也。占者得之，运其刚健之德，事无不立，功无不成，不唯亨而且大亨也。然所为元亨者，非可恃吾力能为而妄为之，必宜以正道自处，未至于正，必求其正，既至于正，必守其正，乃可以保其终也。是则乾道之元亨利贞，天理之本然也。其占必大通，而利在正，固人事之当然也。

《大全》朱子曰：人只见夫子于乾坤，《文言》解作四德，他卦只云大亨以正，便须要于乾坤四德说教大于他卦，毕竟本皆占词也。

《存疑》：乾有元亨之理，其所为之事，就当以正，则元亨可得，只如咸，本义感有必通之理，然不以贞则失其亨，而所为皆凶。恒，本义，然又必利于贞，乃为得所常久之道而利有所往。《蒙引》乾卦卦词，只是要人如乾样；坤卦卦词，只是要人如坤样。至于蒙、蛊等卦，则又须反其象，此有随时而顺之之义，有随时而制之之义，通解以贞保其终，方是元亨。非既元亨了，又须保其终也。元亨内已包得个贞字，下特出之，以戒占者耳。此贞字，乃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枢纽字。

#### 初九：潜龙勿用。

初九者，卦下阳爻之名，凡画卦者，自下而上，故以下爻为初阳，数九为老，七为少，老变而少不变，故谓阳爻为九。潜龙勿用，周公所系之辞，以断一爻之吉凶，所谓爻，降者也。潜，藏也。龙，阳物也。初阳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为潜龙。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此爻变者，当观此象，而玩其占也。余爻仿此。

【初九】周公析观一节之变而系辞于各爻之下，以为九，以阳居下，备得乾道，故于象为龙。其在下而居初，则像龙之潜藏也。未能有及物之功，占者遇之，不可有为，故曰勿用，言不可出而施用。

《大全》胡云峰曰：《易》之为道，词变象占而已。如此爻，九为变，潜龙为象，勿用为占，统一爻为占之辞。《蒙引》象有二类，如初九，有潜龙之象，九二有见龙之象，是本诸爻体而假物以明之也。如乾之性体，刚健有能，乾乾，惕厉之象。蒙二刚而不过为能有所包容之



象，是以本爻所具者以为象，不复假诸物也。然正象何以亦谓之象，盖只是奇偶二画中仿佛有此道理，无实事故也。

《存疑》龙就爻德上取，潜龙就爻位上取，六爻尽事物之变。圣人特假潜龙以显初九之义，使人以类求之。《蒙引》曰：此爻在士之未仕者，当隐约以待时，仕者亦当隐身而退避。在庶民，则不利有所往，在商贾，宜深藏而不市。以天子之尊而得此爻，亦或时当主静，事当谨密也。又曰：圣人系词，或取爻德，或取爻位，或取本卦之时，与本爻时位，又或兼取，应爻有取所承，所乘之爻有兼取，承、乘应与时位兼全者，又有一爻为众爻之主者。

###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见龙之见，贤遍反，卦内见龙并同。二谓自下而上第二爻也，后仿此。九二刚健中正，出潜离隐，泽及于物，物所利见，故其象为见龙在田，其占为利见大人。九二虽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常人不足以当之。故值此爻之变者，但为利见此人而已。盖亦谓在下之大人也。此以爻与占者，相为主实，自为一例。若有见龙之德，则为利见九五在上之大人矣。

【九二】以刚健中正之德，于象为龙，在初之上则出初之潜而离于隐，于龙为见，故像龙之显见于田，而霖雨足以及物焉。大人出，则泽必及物，物所利见。占得此爻，利见如是之大人。在讼者见之，则获。伸蹇者见之，则获。济困者见之，则获。通升者见之，则获。进随其人之所见，皆足以遂其所图而济其事功。若天子之尊而得此爻，则当见在下之大人，如成汤之于伊尹，文王之于吕尚也。

《大全》朱子曰：六爻不必限定说。如潜龙勿用，若庶人得之，自当不用。人君得之也，当退避。见龙在田，众人得之，亦可用事，利见大人，如今人宜见贵人之类。伊川亦自说一爻当一事，则三百八十四爻，只当得三百八十四事，说得自好。《蒙引》以九居二，亦非正也，但纯乾之德与他卦不同。故朱子独自主张曰刚健中正以体而言，则刚兼用而言，则健居下体之中则中，中则无不正矣。《程传》乾坤纯体，不分刚柔，而以同德相应。九二之大人，亦是得时位者，如伊周之俦，故能德施普天。下文明其曰虽未得位，言未得在上如九五耳。

###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阳爻。三阳位重，刚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体刚健有能。（明其当乾惕之故，明其有乾惕之义，昔从爻位上取。）乾乾，惕厉之象，故其占如此。君子指占者而言，言能忧惧（贴乾惕）如是，则虽处危地（贴厉字）而无咎也。

【九三】以阳爻居阳位，而又不在于二体之中。重刚是其过刚之资，不中，则所以用其刚者，又不当，且居下之上，则有重责在身，真危地也。夫九三之居危地，既当存乾乾惕厉之心，而性体刚健又有能。乾乾，惕厉之象，占得此爻之君子，必也终一日之间健而又健，不少止息，至于日入之时，若可少休，犹惕然敬畏如是，则谋无不审，动罔不臧，所以行之身，施之事者，皆得其道。虽处危地，而不至于倾覆矣，故无咎。此周公本象而著占也。

《大全》王氏曰：凡言无咎者，本皆有咎也。处得其道，故得无咎也。《存疑》乾，健也。乾乾，健而又健也，是不息意。夕惕若，是观贴终日乾乾意。只在终日乾乾内，至夕犹惕乃为终日。何为健？惕然敬畏不为物欲所夺，便是健，故曰：自胜者强。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或者，疑而未定之辞。跃者，无所缘而绝于地，特未飞尔。渊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测之所，龙之在是，若下于田，或跃而起，则向乎天矣。九阳四阴居上之下改革之际，进退未定之时也。故其象如此，其占能随时进退而无咎也。

【九四】爻口九四。九，阳，欲进；四，阴，未必于进，居上欲进，居上之下则又未必于进，且初离下体入上体，而为改革之际，皆进退未定也。象龙之在渊，欲跃而升，而未必遽跃者焉。在人则审进退之时，迟疑慎重而不遽进，占得此爻，既不先时而至于躁进，亦不后时而至于失时，何咎之有？

《存疑》随时进退，重在进一边，其未进便是退。《蒙引》跃，本是起；或跃则未便起也。此爻重在或字上。进退未定之时，或字上都有了。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刚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圣人之德，居圣人之位，故其象如此。而占法与九二同，特所利见者，在上之大人尔。若有其位，则为利见九二，在下之大人也。



【九五】此爻有刚健中正之德，故其象为龙居五尊位，故为飞龙在天。飞龙在天，则乘风云神变化而霖雨足以及物，此其时也。圣人在天子之位，则仪礼制度考文，行三重之道，使人得以寡过，此其时也。故为人所利见。古得此爻，未仕者兴行通济时之心，已仕者举朝觐会同之典，无论君子小人，皆宜睹之也。

《大全》朱子曰：《文言》圣人作而万物睹，分明是以圣人为龙，以作言飞，“以万物睹”解“利见大人”，只是言天下利见大德之君也。

上九：亢龙有悔。

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者，过于上而不能下之意也（是就其所以处时位者说）。阳极于上，动必有悔，故其象占如此。

【上九】阳极于上，像龙之久于在天不返乎渊而亢者焉。古者得此物，极则反，势盛则倾动，必有悔。尧老而舜摄，舜亦以命禹，伊尹复政，厥辟，蔡泽归相印于秦，知此道也。

《蒙引》只据上九现成时位说时，亢而不与俱亢，则虽有悔而复于无悔。《程传》曰：圣人有亢时，无亢心，盖必有持盈守满之道焉。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用九言凡筮得阳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盖诸卦百九十二阳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纯阳而居首，故于此发之（此三句先发明其意，当另托在用“九二”字上）。而圣人因系之辞，使遇此卦而六爻皆变者，即此占之。盖六阳皆变，刚而能柔，吉之道也。故为群龙无首之象，而其占为如是，则吉也。《春秋传》曰乾之坤，曰见群龙无首吉，盖即纯坤卦辞，牝马之贞，先迷后得，东北丧朋之意。

【彖传总旨】《存疑》资始，是生意方动处流形，是生意长进处各正，是生意收敛处保合，是生意充满处乘龙御天，行天道也。元亨也，万国咸宁致太平也，利贞也，当以天道为主释四德，而以圣人互言者，圣人与乾合德也。

象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彖》即文王所系之辞：《传》者，孔子所以释经之辞也。后凡言《传》者，仿此。此（此字包下五节乾之所包者，广天，特其成形之大者，指乾）专以天道明乾义，又析元亨利贞篇四德，以发明之。而此一节，首释元义也，大哉。《欢辞》：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

始，故万物之生，皆资之以始也（见本文，始字是物之始）。又为四德之首，而贯乎天德之始终，故曰统天（天只是一元之气）。

【《彖传》】夫子作《彖传》以释文王卦辞，以乾有天之象，故专以天道言。又以乾有君之象，因及圣人法天之治。乾之义虽无所不包，而成形之大者莫过于天。乾道无形而难知，天道有迹而易见。大哉！其乾之元乎！盖天以生物为心，而元乃其生生之意。当剥落之余，生意初动，万物资取乎元之理，以始其性；资取乎元之气，以始其形，且非徒为物之资始已也。生意流行，初无间断，一元有以贯通之，亨通利遂贞成，莫非此理，理与气之运行而不息焉。是元也者，乃统贯乎亨利贞之天德者也。始万物而统天德，不可以见乾元之大乎？

《大全》邱建安曰：以四德言，虽有元亨利贞之分，而其所以无间断者，亦唯一元之运行，有所统天也。《存疑》万物资始二句，正由乾元所以大处平肩，俱就生物上说，可见万物初有生意，便是资始。生意流行于四德之中，而无间断，便是统天。资始者，偏言之元，无物不有统天者，专言之元，无时不然。《蒙引》非以万物之始处，当元始者，物之始也。物之所资以始者，元也。元自是天德。天之所以为天，四德而已矣。统四德即是统天。

云行雨施，品物流行。

此释乾之亨也。

【云行】以乾之亨言之，乾道未通之时，虽有云雨寸之功，品物亦不能有发生之盛。迨乾道亨通，气机一到，阴阳交通，云行雨施，诸品植物向之，资始于元，有气无形，资生于坤，有形未著者。今则得乾道之亨，而形质呈露，生生不已，此可见乾之亨也。

《存疑》品物流行全自乾之亨上来，云行雨施，乃造物之功用。流字有生生不已之意。

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

始即元也。终谓贞也。不终则无始，不贞则无以为元也。此言圣人大明乾道之终始（是造化的），则见卦之六位，各以时成，而乘此六阳以行天道（是圣人的），是乃圣人之元亨也。

【大明】天以元亨生万物，圣人岂无元亨以生万民乎？天道贞下起元，终而复始，时焉而已。圣人心通造化，默契终始之运，则见《易》





理即是天道，因见卦之六爻。潜见、惕跃、飞亢，亦各以时而成。由是，据此六龙变化之妙，以措诸政治。凡张弛阖辟无不与时偕行，而天道之终始，一自我运用之矣，则圣人之元亨也。

《大全》朱子曰：不曰当天而曰御天，以见迟速进退之在我耳。潜见飞跃，以时而动，便是乘六龙，便是御天。圣人便是天，天便是圣人。《蒙引》此条时字最重，末句正圣人之元亨处，乘此六龙变化不测，运诸一心，当潜而谨密，当见而敷施，当惕而兢业，当跃而应机，当飞而建极，当亢而持盈，随时变易。圣人一身，常驾驭乎六龙，乾之六龙常出没于圣人之一身。《存疑》天道之妙，时焉而已。时即天道所在，时乘六龙即是御天，有随时顺之、随时制之二义。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物所受为性，天所赋为命。太和，阴阳会合冲和之气也（万物必须阴阳二气交合始生，阴阳交合便冲和）。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保合者，全于已生之后。此言乾道变化，无所不利而万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释利贞之义也（此一句就天道本体、默运上说，利即《文言》美利天下之利）。

【乾道】元亨之后，利贞何如哉？万物当元亨时，理方行而未立，气方行而未成。唯乾道由始亨之变，以趋收敛之化，则变脆为坚，敛华就实，各成形质，不相凌夺，不相假借，而性命以是各正矣。且其阴阳会合冲和之气，与性命俱有者，愈敛愈固，生意凝蓄于中，无少欠缺，无少渗漏，而保合浑全焉，乃乾道之利贞也。

《大全》朱子曰：以理属利，气自在其中。以气属贞，理自在其中。胡云峰曰：谓之各正，则命之稟也，乃性之所以一定而不易，谓之保合，则性之存也。又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盖太和者，阴阳会合冲和之气，而乾元资始之理，固在其中矣。《蒙引》元亨时，万物虽已各具生理，犹未可遽谓之正也。正者，所谓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意迨至生意饱足，无少欠缺，方可谓之保合太和也。保合只是保合那各正的，利贞虽曰同宗共事，然与元亨并列为四德，则二者自须有别。《存疑》生意闭固不渗漏，有调养覆获之意，故曰保。生意在内不见于外，有韬藏秘密意，故曰合。

**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圣人在上（以德言）高出于物（以位言，便有造化及物），犹乾道之变化也。万国各得其所而咸宁，犹万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此言圣人之利贞也（事功已做在前）。盖尝统而论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畅茂；利则向于实也，贞则实之成也。实之既成，则其根带脱落，可复种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环而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间，生气流行，初无间断，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统天也（此段皆就万物言，取其易见）。其以圣人而言，则孔子之意，盖以此卦为圣人得天位、行天道（贴乘龙御天），而致太平之占也。虽其文义有非文王之旧者，然读者各以其意求之，则并行而不悖也。坤卦仿此。

**【首出】**天以利贞成万物，圣人岂无利贞以成万民乎？当乘龙御天之时，教养之事已备。至此，唯端拱高出于臣民之上，无所作为以观德化之成，犹如乾道之变化默运无为一般。但见道化覃敷，万国无不名遂其生，各复其性，而咸宁一如万物之各正保合，以收乘龙御天之功。则圣人之利贞也。

《大全》邱建安曰：此圣人体乾之利贞也。《存疑》万国咸宁即本文乘龙御天功效之所成就耳。《演义》御天者，圣人行道之始，所以开咸宁之端。咸宁者，圣人行道之终，所以御天之功。《蒙引》本义圣人在上，首出庶物，则首出句专以位言其德字，只在“圣人”二字内。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象者，卦之上下两象及两象之爻，周公所系之辞也。天，乾卦之象也。凡重卦，皆取重义，此独不然者，天二而已。但言天行，则见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复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天之运行至健），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刚（此在自强不息前一步），则自强而不息矣。

**【象传】**夫子统取全卦之象论之，谓卦之两象皆天，今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循环无间，天行之不息，唯其健也。君子体之，知吾心天理本自流行不息，唯为私欲所胜而不能自强，则天理遂壅塞而不行，不行则止息矣。于是克去己私，挺然自强，使吾心天理运行而无间断，皆君子之不息而本于自强也。是则天行健者，于穆不已，天之所以为天也。自强不息者，纯亦不已，圣人之所以同天也。

《大全》游广平曰：至诚无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之纯是也。



未能无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强也。若颜子三月不违仁是也。（绳<sup>[1]</sup>按：俱以君子言。）《存疑》君子体乾，全在不息，盖天行内有不息意，君子不息，所以法天行也。是何物不息？心之天理流行不息。如何方能不息？自强方能不息。如何是自强？《传》曰：自胜者强，又曰：能胜物之谓刚。《蒙引》凡君子以等，皆以见成者言，言其能用《易》也，不必做方去体《易》说。

潜龙勿用，阳在下也。

阳谓九，下谓潜。

【潜龙】又析各爻之象论之。初何言乎潜龙勿用？盖九为阳刚，初在卦下。阳有龙象在下，有潜象，所以为潜龙而占，则不可轻于施用也。

《大全》胡云峰曰：夫子于乾坤初爻，揭阴阳二字，以明《易》之大义。乾初曰阳，在下；坤初曰阴，始疑扶阳抑阴之意见矣。

见龙在田，德施普也。

【见龙】何言乎见龙在田？为其刚健中正，出潜离隐，则其德既盛，其化自神，所施以及乎物者，无不周遍，宜为人所利用也。

《存疑》德施普，即本义泽及于物之意。

终日乾乾，反复道也。

反复，重复践行之意。

【终日】三曰终日乾乾者，任大责重，只是个反复的道理。重复践行，不敢休逸，所谓乾乾者如此。

《蒙引》道字轻，不可认作反复乎道。

或跃在渊，进无咎也。

可以进而不必进也。

【或跃】四曰或跃在渊者，事势已值可进，而独详审慎重，可以进而不进，则其进以时矣。有何昌进之咎？

飞龙在天，大人造也。

造，犹作也。

【飞龙】五则曰飞龙在天者，盖以圣德之大人，乘时兴起，以统御

[1] 绳即来尔绳。

乎天下，犹龙之飞而在天，斯岂寻常人之造乎？

《大全》徐进斋曰：大人释龙字，造释飞字，龙以飞而在天，犹大人以作而居位。

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

【亢龙】上则曰亢龙有悔者，盖阳处，既盈之地，盈则必消，本不可久。苟无持盈之道消，将立至诎能久乎？所以有悔也。

《大全》徐进斋曰：以盈释亢，以不可久释悔，知其不可久而防之于未亢之先，则有悔者无悔矣。

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言阳刚不可为物（物兼人与事言）先，故六阳皆变而吉。天行以下，先儒谓之大象；潜龙以下，先儒谓之小象，后仿此。

【用九】阳爻何以皆用九哉？盖以刚为天德，固不可无，亦非可主以为物先者，先则纯在乎刚，缺折而不可为也。六爻皆用九言，须用坤德以济之也。

《大全》胡云峰曰：《经》言无首，《传》言不可为首，为人之用《易》者言也。

文言曰：元者，著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

此篇用《彖传》、《象传》之意，以尽乾坤二卦之蕴，而余卦之说，因可以例推云。

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故于时为春，于人则（看则字重在人）为仁，而众善之长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于此莫不嘉美，故于时为夏，于人则为礼，而众美之会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于时为秋，于人则为义，而得其分之和。贞者，生物之成，实理具备，随在各足，故于时为冬，于人则为智，而为众事之干。干，木之身，而枝叶所依以立者也。

【文言总旨】《蒙引》此一节凡三段。首节言人之四德；中一段，言君子之行此四德；末一段，言君子所以能行此四德者，唯健也。元、亨、利、贞，文王只为占辞，至孔子《彖传》仍有四德之说。天之四德，自其生成万物者言也。圣人之四德，自其统治一世者言也。至此，所谓四德就君子一身所行而言也。



【文言《彖传》】以天道明乾义，此以人道申乾。《彖传》之意谓元、亨、利、贞，有天德之自然，有人性之本然，德之在人有所为。元者，乃吾性中慈爱之理，得之最先，统之最宗，根于吾心之中，众善由此而生，而为善之长也。德之在人，有所谓亨者，乃吾性中恭敬之理，经以三百曲，以三于粲然，文物之盛由此而总会其全，而为嘉之会也。德之在人，有所谓利者，乃吾性中裁制之理，心得其制，事得其宜，尊卑上下，分极其严，而实顺乎人心，无所乖戾，而为义之和。德之在人，有所谓贞者，经事知宜，变事知权，乃吾性中明觉之理，万事万物皆有定主，而事依以立，悉坚确端正而为事之干。四德之在人如此。

《大全》陈北溪云：仁是心中个生理，当流行生生不息，彻始终，无间断，苟无这生理，则心便死了。其待人接物，恭敬何自而发，必无所谓礼。处事之际，必不解裁制而无所谓义。其于是非亦顽然，无所知觉而无所谓知。《蒙引》善之长四句，纯以天德之在人者言，此元、亨、利、贞，就当做仁、义、礼、智四字看。《程传》乾之四德在人，则元者，众善之长也；亨者，嘉美之会也；利者，和合于义也；贞者，干事之用也，亦分明本义。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四段其实只是推原，在人之元所以为善之长云云。元者，善之长，元就当仁。乾元用九，天下治也，用九就当刚而能柔。《存疑》义之体严似嫌于不利，故特变例为之说，曰：利者非他，即义之和也。盖自君臣父子，以至万事万物，必合于义，然后各得其分而相安，安斯和矣。和则利，孰大焉。故所谓利者，乃义之和处，而义之和即人之利也。

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

以仁为体，则无物不在所爱之中，故足以长人，嘉其所会，则无不合礼，使物（物以人言）各得其所。利则义无不和，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谓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干事之干。

【君子】四德本人心所同具，唯君子能以仁为体。凡存之心与发之事，无一非天理，则爱由仁出，足以长乎人，而善之长在我矣。嘉其所会，自纲常之大，动作之微，无一非嘉美，则经曲无遗，足以合乎礼，而嘉之会在我矣。使物各得其所利，则亲疏上下皆定分，联情足以和义，而无所违拂，而义之和在我矣。知贞之理而守必固，则是非可否皆

知明守定，足以干其事而无所摇夺，而事之干在我矣。四德之全于君子，如此。

《大全》朱子曰：体仁不是将仁来为我之体，我之体便都是仁，会是齐集的意思。许多嘉美一时间凑到此，便动容周旋无不中礼。嘉会虽有礼后的事，然这意思却在礼之先，嘉其所会时，未说到那礼在。然能如此，则便能合礼。利物时未说到和义在，然能使物各得其利，则便能和义。《蒙引》礼者，天理，节文，人事，仪则，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道理至为织恶具备，故必嘉其所会，乃合礼。讲者须先提掇礼字，在前嘉字，做着力字，务必做到恰好，方是嘉会字说得润。

君尊于上，君之利，臣恭于下，臣之利，义之所安，即利之所在，利之所在即和之所在。《存疑》圣人以利与义，疑于相反也。故曰利者义之和，明利即义也。又以义疑于不和也，故曰利物足以和义，明义本无不和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贞。

此第一节申《彖传》之意，与《春秋传》所载穆姜之言不异，疑古者已有此语，穆姜称之，而夫子亦有取焉，故下文别以“子曰”表孔子之辞，盖传者欲以明此章之为古语也。

【君子】人谁无此四德，而行之必归君子？盖以君子强毅坚忍为能。去人欲之私，是能全天理而行此四德也。彼经文以“乾”冠四者之上，可见乾即至健之君子，而元、亨、利、贞，即君子之四德也。

《大全》胡云峰曰：天行健，天之乾也。君子行此四德，君子之乾也。《存疑》于元、亨、利、贞而系之乾，见四德之行，本于君子之健。《蒙引》云：此节是以君子当乾，以仁、义、礼、智当元、亨、利、贞，末句举经文以实之，非谓以人事而合天德也。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龙德，圣人之德也。在下，故隐，易谓变其所守，大抵乾卦六爻（乾一卦，皆圣人之德，德无浅深，位有高下也），《文言》皆以圣人明之，有隐显而无浅深也。

【初九】于是，取释初九阳在下之意，而用之初九云云。子曰：龙



以言德，潜以言隐，正谓其有神明之德，而隐于下位也。何以见其龙德而隐？凡人有所守，易为世所易，乃守此龙德于已不随世而变易。凡人有一能便欲借以立名。乃藏此龙德于时，不炫耀以求成乎名，唯不易乎世势，必至于遁世，乃以为龙德在我，不以穷居而有损略无所闷焉。不成乎名，人亦不以为是，乃以为龙德在我，不因人之不见是而有损略无所闷焉。是岂以隐忘世哉？盖见行藏之具在我，用舍之权在人，以为道与时行而可乐，乐则未尝不行，以兼善天下，唯道之不行而可忧也。忧则姑且违之，以独善其身，初正忧违之时也。故见得真守得定，确乎非富贵贫贱所能夺者，真时潜而占之勿用也，亦明矣。

《蒙引》不易乎世六句作三节看，皆见得龙德之隐不易，“遁世”举一世言不成不见，是就所长言。“无闷”是无些不平意，不可拔只忧违之噪，不可拔、遁世二句，尤重于不易二句，乐行二句，更重于无闷二句。此三句明其无意必也，一节深一节。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正中不潜，而未跃之时也。常言亦信，常行亦谨，盛德之至也。闲邪存其诚，无敦亦保之意，言君德也者，释大人之为九二也。

【九二】取释“九二，德施普”之意，而申之。九二，盖以刚健中正之龙德，而处不潜未跃之中，是时位之正中者也。何以见龙德而正中？彼寻常不打紧的，言语必信而有实，无空言也。寻常不打紧的，所行必谨而有常，无轻忽也。细微不忽乃至诚，无息处也。信谨诚也，不信不谨邪也。如是则已，无邪可闭，诚不待存而自存矣。犹恐或流于未信未谨，而不忘闭邪以存其诚也。即言皆可，则行皆可法，善足以盖世亦且信谨，自如若不知存诚为已至而不伐焉。此之谓圣德也。而正当潜跃之中，但见德所被者极其广博，而物被其德者，无不革面革心，以底于化，斯皆大人之事，虽非君位君之德也。此所以称大人而为人所利见也。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九三】取释“九三，反复道”之意而申之。君子之乾惕，非徒劳而无咎，非幸致也。道之得于心者，谓之德，欲其进于高明，道之得于心而著于身者，谓之业。欲其修而广大，德何以进。人无真实为善之心，何能有是实理于己必也。内积忠信，实心为善，则善心充长，而德进不已矣。业如何而修？徒有是心而不能实做事，语孝语弟，俱是空言必也。修治言词，身行乎道，凡吐言语皆是实事，则绩业成就而可终身居之矣。然奚以实用其功哉？忠信所以进德，是忠信所以至之也。知得忠信以至之，即便去忠信以至之，则道之壶奥，理之玄妙，为吾所当至者，一时虽未能遽至，固已先得之矣，不可诈其知几乎。知几而德斯进矣。立诚居业是立诚所以终之也。知得修辞立诚所以终之，即便去修辞立诚以终之，则践履笃实，持守坚固，事理之宜，不可许其存之而不失乎存义，而业斯修矣。进修如是，安往不宜，居上临下，自持盈而不骄，以下事上曰胜任，而不忧始也。进修罔问乾乾，四时而惕，既也。骄忧尽释，虽处危而无咎矣。

《大全》朱子曰：忠信、进德、修辞、立诚、居业，工夫之条目也。知至至之可与几，知终终之可与存义，工夫之工程也。知至则知其道之所止，至之乃行矣。而验其所知也，知终则见其道之极致，终之乃力行而期至于所归宿之地也。冯厚斋曰：此言进德修业之实，以明终日乾乾，夕惕若之实也。

忠信修辞，且大纲说所以进修之道，知至知终，则又详其始终工夫之序。忠信求诸心，修辞求诸身，求诚于心则德宗，求诚于身则业广，曰至曰几皆进字意，曰终曰存，皆居字意。《存疑》进是至之渐至，是进之极用，至字贴进字，居是身之止，终是止之久，用终字贴居字，必进了可至至了，可居德业一串。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内卦以德学言，外卦以时位言，进德修业，九三备矣。此则欲其及时而进也。

【九四】取释“进无咎”之意而申之。盖以圣人相时之心，非可泥迹而论。今四不安于下，而亦不遽上，其迹若近于为邪，而其心实非也。四不安于退，而亦不遽进，其迹若近于离群，而其心实非也。其心





以德已进，业已修，欲乘可上可进之时，而不先不后以及之，则进得其当，而非苟且以赴功名者，又何咎。

《蒙引》上下者，进退之已成；进退者，上下之未定。《存疑》重在上进一边，可上而不上，疑于以隐为高，可进而不进，疑于遁世避群，及时之时，上进之时也，欲及时，是应“非为邪”、“离群”句。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作，起也；物，犹人也。睹，释“利见”之意也。本乎天者，谓动物，本乎地者，谓植物，物各从其类，圣人，人类之首也。故兴起于上，则人皆见之。

【九五】取大人造之意而申之。大人之利见，博观物类而可见矣。凡声同，必此唱彼和而相应；气同，必此施彼受而相求。水性润下，湿者先濡；火性炎上，燥者先燃；龙是水畜，云是水气；而龙吟则雾腾。虎是威猛之兽，风是震动之籁，而虎啸则风烈，物理之感应如此，而况圣人乎？九五以圣人之德兴起在位，天下臣民莫不瞻仰其泽，快睹其光，亦自然之理也。所以然者，从其类而已。试观动物，本天得阳气而其首亲上；植物，本地得阴气而其根亲下；圣人亦人类之首，出而臣民各以类应，又何疑于利见成？

《大全》朱子曰数句，只是解“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睹字分明是解“见”字。圣人作便是飞龙在天，万物睹便是人见之。《集解》自同声相应以至万物睹，释圣人为物之利见；自本乎天以至从其类，释圣人所以为物之利见各从乎类。承上二句说来而包圣作物，睹在其中，故《本义》用个“故”字。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贤人在下位（逐爻看则九五为君，就上爻看，则九五以下皆贤人），谓九五以下无辅，以上九过高，志满不来辅助之也。

此第二节申《象传》之意。

【上九】取盈不可久之意而申之。盖值亢之时，必有以善处之，居卦之上，至贵者也。彼以亢处之，何能长守其位，虽贵而无位。居卦

之上，至高者也，彼以亢处之，则将失众之心，虽高而无民。九五以下皆贤人也，彼以亢处之，则傲妄自用，在下位而莫之辅，此唯无动，动必有悔，处贵高者思之。

《存疑》此条是据上九居卦之上说道理，不主进退盛衰。

潜龙勿用，下也。

【下也】初之潜龙勿用，诚以其龙德而隐，然实以其居卦下而无位，未值可为之时，非德之不足也。

见龙在田，时舍也。

言未为时用也。

【时舍】二之见龙在田，诚以其龙德而正中，然其德虽隆，而未得君人之位，暂为时舍而未及大用，故止言在田也。

终日乾乾，行事也。

【行事】三之终日乾乾，因时而惕，以尽其进修，是岂过掺其心，乃行所当行之事也。

或跃在渊，自试也。

未遽有为，姑试其可。

【自试】四之德业已备，欲及时矣。非故为迟疑，正以自试其时之可进与否也。

飞龙在天，上治也。

居上以治下。

【上治】五圣作而物睹，正是言其居上位以出，治随在，皆其政教之施也。

亢龙有悔，穷之灾也。

【穷之】上动而有悔时，值其穷而不知变，灾所以不免也。

《大全》吴临川曰：穷即亢，灾即有悔。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言乾元用九，见与他卦不同。君道（乾元）刚而能柔（用九），天下无不治矣。

此第三节再申前意。

【天下】天德不可为首，故用九焉。九则健中，便是有顺。乾为君象，元为君德，用九斯体刚而运之以柔，盖君人之道一于刚则威过民不



见其可爱，一于柔则恩过民不见其可畏。刚而能柔，则恩是以结，天下不忍离散以背其君上，威足以肃天下，不敢玩弛以犯其君上，天下之民皆遵道遵路，会极归极，而无不治矣。

《大全》胡云峰曰：乾元用九与他卦不同者，盖一百九十二爻，皆用九，各有所指。乾之用九，则独以刚而能柔，人君治天下之道，当如是也。所以与他卦不同。《蒙引》元包四德，故举乾元，就足以尽君道。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

【潜龙】勿用固以在下，自其爻位而言，是阳气之潜藏，所以有潜龙之象也。

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虽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意本时舍也来见，是又申前意）。

【见龙】在田，虽曰时舍，然未得大人之位而过化存神之妙，天下被其化者，莫不不（？）变而成文明之俗也。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而成周。有雍熙泰和之治，是天下文明也，不可以臣位而少之。

终日乾乾，与时偕行。

时，当然也。

【终日】乾乾固行事，正以危疑之时，进德修业不敢少懈，与时偕行而不悖也。

或跃在渊，乾道乃革。

离下而上，变革之时。

【或跃】在渊固自试，又以此爻离下体而入上体，正当乾道改革之时，故或跃而未果也。

《蒙引》道字轻看，乾道即乾爻，此就卦画发其取象之意耳。

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

天德即天位也。盖唯有是德乃宜居是位，故以名之。

【飞龙】在天诚为上治，然天子之位，唯有圣人之德者可居之，九五刚健中正有是德，肯居是位，乃位乎天德也。

《蒙引》乃字似亦有意，盖言九五之位，乃是位乎天德者，明非无德而据尊位者也。

亢龙有悔，与时偕极。

【亢龙】有悔为穷之灾，盖时不能以无极过高志蒲与时俱极，此其

所以有悔也。

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刚而能柔，天之法也（此句安顿在乃见天则之上）。

此第四节又申前意。

【乾元】用九天下既已治矣，然正于此可以见天之则焉。盖天道风雪之余，继以阳春，摧剥之后，继以发育；其刚而能柔，固一定之法也；圣德刚而能柔，则圣德所在，即天德所在矣。

《大全》吴临川曰：刚柔适中，天之则也。则者，理之有限，节而无过无不及者也。《存疑》言圣人之道即天道也，犹云圣人同天耳。《本义》云刚而能柔，天之法也，乃推本天则二字，所由取实，以圣人言。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始则必亨，理势然也。

【始亨】夫子复以物之生长收藏，以释四德。言所谓乾元者何处，见得物之始而亨者是也。凡物受阴阳之气，即露其机缄，是其始也。始不徒始，始则必亨，机缄一露，即畅茂条达，发荣滋长，乾之元不可见，即物可以知之矣。

利贞者，性情也。

收敛归藏，乃见性情之实（是以物言）。

【利贞】所谓利贞者，于何见之？物之得其性情者，是也。物当资始流行之时，虽有性情而未实，迨夫生意收敛，形象各成，生理完具而无亏欠，化机伏藏而不止息，物之性情于是始见，乾之利贞不可见，即物可以见之矣。

《大全》朱子曰：始而亨时，是乾之发作处，共是一个性情。到那利贞处，一个有一个，性情是收敛归本体处。胡云峰曰：夫子于《文言》，既分元、亨、利、贞而四之，此又如释《彖》分而一之者也。释《彖》曰性命，此则曰性情，言性而不言命，非知性之本。言性而不言情，非知性之用也。《蒙引》两节主乾而言，四德属乾，不属物，此是教人于物之始而亨处，认乾元于物之性情，认乾之利贞，然始而亨则亨者同此。乾始之所亨，性情从何处来，亦此乾始之所成就矣，故下文从而质之。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始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贞也。或曰坤利牝马，则言所利矣。

【乾始】分之虽四德之流行，而合之实一元之统贯，吾知乾元启贞始之端，显流行之化，不止于始已也。且能即其所始者，而因物逐全之，理有由立，气有由成，是以嘉美之利，利益天下之物，且即其所利者，结果成就，冥然莫测其成性成形之迹，而不能名言其利乾元之有与成，始终如此。

《大全》胡云峰曰：前犹即四德而二之，此则又合而一之。美利利天下，利字已在元中。不言所利，贞字又在元中。《通典》乾始之气，通贯于四德之中，而无所间断，此元之所以大也。上二节分言四德动静之机，此一节独言一元流行之妙。《存疑》即《彖传》统天之意也。

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

刚以体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无通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纯者，不杂于阴柔，粹者，不杂于邪恶；盖刚健中正之至极而精者，又纯粹之至极也。成疑乾刚无柔不得言中正者，不然也。天地之间，本一气之流行，而有动静尔，以其流行之统体而言，则但谓之乾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动静分之，然后有阴阳刚柔之别也。

【大哉】由上文观之，四德流行，一乾之所为耳。大哉，乾之道乎！今就四德之妙而想象之，专言其体，则元始，亨通、利遂、贞固，专一不挠，何其刚也。兼言其用，则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贞，贞而又元，迭运不息，何其健也。用之所行，一气分为四序，交接顺行，无过不及，抑何中也。体之所立，四时各一其气，专主不混，无少偏倚，抑何正也。且刚健之极纯不杂于阴柔，中正之极粹不杂于邪恶，又纯粹之至有，非名言所能罄。抑何精也。乾之大，为何如！

《蒙引》乾字包四德，刚健中正，纯粹精正，指四德言也。四德之外更无乾。

六爻发挥，旁通情也。

旁通犹言曲尽。

【六爻】语乾之大而至于精，其为也，几无可名言矣。自乾之六爻，布列于卦，而发挥于六爻之辞，则潜见惕跃飞亢，足以曲尽乎天下事物之情矣。

《蒙引》此条，只是起下文“时乘六龙，以御天”意，即《彖传》之“六位时成”也。

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言圣人时乘六龙以御天（正是圣人乘龙御天之功），则如天之云行雨施而天下平也。

此第五节复申首章之意。

【时乘】唯圣人有见于六爻，尽事物之情；而六爻即六龙，六龙即时也。于焉以时而乘此六龙以御天道，当日道化覃敷，德泽广被，与天之云行雨施者同，其化将见被其化者，莫不遂生复性，各得其所而平宁也。此圣人之元、亨、利、贞，不外乎易也。

《大全》胡云峰曰：《彖》言元、亨、利、贞，属之乾，而《文言》以属之君子。乾之德固在君子躬行中也。《彖传》言云行雨施属之乾，而《文言》以属之圣人。乾之功，固在圣人发用内也。《蒙引》云行雨施正是圣人时乘六龙以御天之功。利贞总在天下平内。云行雨施，是申元亨，天下平，是申利贞，与《彖传》“时乘咸宁”一例。

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见尔。

【君子】复寻味于六爻总第二第三第四节之意而申之，谓德业无不相须，君子德已成矣。以措诸行宜不日之间，可见功业之也。幼初九潜龙，非成德乎？而占何以曰勿用？盖以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则欲行而犹未成，是以君子亦当如之而勿用也。

《存疑》成德者，道，德行，功业也。以成德为行，言以道德为功业，首君子，泛言。潜之三句，方说到初九身上，末句指占者说。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盖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再言君德，以深明九二之为大人也。

【君子】二为成德之大人，而成德必有其由，君子以德虽我所固有，未尝不散在事事物物间。苟非务学，何由会而有之已？故多关多见，合以尽其大，聚则混淆。苟非好问，何由详辨而择无不精？故广询博访，析以极其至。问辨矣，岂遽会于心乎？则涵养从容，优游以俟其



化，而宽以居焉。宽居矣，可勿体于身乎？则疵累尽融，无私以践其实，而仁以行焉。乃学问极功，大人之成德也。

《演义》一句接一句说，四者相同，皆成德之由。《存疑》宽居如杜预所谓优而柔之，使自求之，厌而饫之，使自趋之，则此理融会于心，浹洽于中，有居安资深之妙，左右逢源之机，人多居常，见得道理分分晓晓，到得行时又错了。正以私欲夺之也。仁者，当理而无私心之谓，内要无私，外又要当乎理。

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重刚，谓阳爻阳位。

【九三】必乾惕而后无咎者，以九居三，重刚则性质过刚不中，则用刚未当，固可危也。且在上，则道大行于上；在田，则道大行于下；皆为人利见而不用惕。九三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所以惕也。忧所当忧，卒于无忧，故无咎。

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四非重刚，重字疑衍，在人谓三（指进修），或者随时而未定也（此便是疑）。

【九四】或跃在渊而无咎者，以九居四，质虽秉刚强而未免柔，疑之累刚而不中，能疑之人也。五飞王天，则进而安于君位，二见于田，则未进而安于臣位，三是吾人进修之地，则安于人位，皆不用疑，四位无定在，所以可疑也。疑所当疑，卒于无疑，故无咎。

《存疑》随时进退而未定也，此便是疑。疑是九四自疑。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先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大人即释爻辞所利见之大人也。有是德而当其位，乃可以当之，人与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于有我之私，是以梏于形体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为体会何彼此先后之可言哉？先天不违，谓意之所为，默与道契，后天奉天谓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回纥谓郭子仪曰：卜者言此行当见一大人而还，其占盖与此合。若子仪者，虽未及乎夫子之所论，

然其至公无我，亦可谓当时之大人矣。

【大人】五称人人而为天下利见者，非独以位，以其德也。德莫大于天地，无不持载，无不覆帔。大人博厚载物，高明覆物，合其德也。自是而天地之间，日月以道而贞明，大人知周，万物旁烛无强，合其明也。四时以道而迭运，大人德礼政刑，先后缓急，各有次第，合其序也。鬼神以道而贞胜，福善祸淫，大人赏以劝善，罚以惩恶，恩以彰德，威以防奸。合其吉凶，信乎与天地合德也。故先天以开人而创古今所未有，则天本有是理，天何违于大人，后天以立政而顺性命所同，然则天有定理，大人不过奉若天道。夫先天则天自我出而勿违，后天则天自我顺而勿违。天且勿违乎，而况于人乎？远之有望，近之不厌也，况于鬼神乎？朕志先定，鬼神其依也，利见又何疑耶？

《大全》朱子曰：此节只是释大人之德。《蒙引》总是言圣人之德，以道为体，只是无私，如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四时之序无私，鬼神之吉凶无私，皆道也。大人无私，则道在我，而首之天地日月四时鬼神，无往而不合矣。天地之天，以形体言；先天、后天之天，以道言。吴氏曰：先天、后天，只是一件。如尧禅舜受，汤武放伐，制礼作乐，网罟舟车，一切开先创造者，总是天地间未有之事，毕竟是天地间原有之理，以其创乎事所未有，则曰先天；以其本乎理所原有，则曰后天，总是形容圣人纵横与道相合。

天地合德，四句言道，无彼此之间，先天后天，言道无先后之殊。疑问云：先天后天要看得活，见其先之不违，而后之不悖也云耳，皆是形容合一之词。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知退，知存而知亡，知得而知丧。

所以动而有为也。

【亢之】何言乎？亢也，身有进退，位有存亡，物有得丧，不知理势之必然而一于亢，此所以动而有悔也。

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知其理势如是，而处之以道，则不至于有悔矣。固非计私以避害者也，再言其唯圣人乎？始若设问而卒自应之也。

此第六节复申第二、第三、第四节之意。

【其唯】求其善处而不至于悔，其唯圣人乎？知进极有退之理，遂





退而不进；存极有亡之理，遂惧亡以图存。或先时警戒，或随时变通，不失道其之正，其唯无卜筮而知吉凶之圣人乎？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偶也，阴之数也。坤者，顺也，阴之性也。注中者三画，卦之名也。经中者，六画卦之名也。阴之成形，莫大于地，此卦三画皆偶，故名坤而像地，重之又得坤焉。即是阴之纯，顺之至，故其名与象皆不易也。牝马顺而健行者，阳先阴后，阳主义，阴主利，西南阴方，东北阳方，安顺之为也。贞健之守也，遇此卦者，其占为大亨，而利以顺健为正，如有所往，则先迷后得，而主于利，往西南则得朋，往东北则丧朋，大抵能安于正则吉也。

【坤卦全旨】有乾而即有坤者，司覆司载，位固不变。有乾而不可无坤者，下济上行，气本相通。《大全》邱建安曰：初上二爻言坤道之消长，初六履霜忌其长，上六龙战著其穷，中四爻言坤道之显悔，五二居中位，二之直方大，言德之盛，五之黄裳元吉，言业之美，坤道之显也，三四位不中，三阴爻阳位，静中有动，故曰含亨含有时而发。四爻位俱阴，静而无动，故曰括囊无时而可出，坤道之晦也。

【坤卦】内外皆坤之卦，仍名为坤，阴之纯，顺之至，文王系《彖》以为占，得此卦者诚得坤道之至顺以行，虚心而顺应，循物而无违，则温柔巽顺之德，虽强暴难化之人，亦有以化之。横决难处之事，亦有以处之，信乎，元亨也。然以顺而始者，或未能以顺而终，必须常守此顺象，利牝马之贞焉。牝马之贞何如？君子之有行也。须知在己先物，则有昏迷之失，居后从人，则事功可成而有得。且阳有发越断制而主义，阴唯退藏收敛而主利。至于与人，又须审择。西南阴方，则同道共济而得朋；东北阳方，则离心离德而丧朋。夫君后也，上利也，往西南也，固皆顺也。以此而守之，则健也，顺而健则贞也。诚于其贞而安之，乃有以得元亨而吉也。夫是之谓利牝马之贞也，夫是之谓元亨也。

《大全》问：顺而言健，何也？曰：守得这柔顺至坚确，故有健象。《蒙引》利牝马之贞，通含下文要非顺外有健也。其健亦是顺之健，故曰安贞。西南东北，不必太拘。但往得地，即是西南；往非其地，即是东北。《存疑》元亨，利牝马之贞，已尽坤之全体，复有君子攸往云云者，此为条释其事，开示其例，以明牝马贞之意也。既曰先迷后得云云，复曰安贞吉者，此为申言，以结上文而致丁宁之意。贞字兼顺、健二意，所安者只是顺健而已。

**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此以地道明坤之义，而首言元也，至极也，比大义差缓。始者，气之始，生者，形之始，顺承天，施地之道也。

【彖传】夫子举地道以明坤义，谓坤之元始，至极而无以加乎。万物资乾元以始时，特有气耳。一得坤之元气，举几乾所始者，皆隐隐胚胎其中，而资之以生。然坤非自能生也。一顺承乎天之施而生之，天以理始物之性，坤顺其理而承之。天以气始物之形，坤顺其气而承之，坤元之顺如此。

《因指》此只是阳施阴受之义，坤元只是乾元后一截。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言亨也。德合无疆，谓配乾也。

【坤厚】坤之亨物何如？彼天之覆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其亨物之功，至无疆也。坤德之厚，静深不匮，足以持载天下之物。凡物之资生者，悉囿于长养之中，亦无疆焉。何以见之？当资生时，物之生意蕴于中，为含而所蕴，无所不包；为含之弘，物之生意达于外为光；而所达无所不周，为光之大；而品汇之物，咸随坤德之亨而亨矣。所谓坤厚载物，德合无疆者如此，此坤之亨也。

《大全》朱子曰：资乾以始，便资坤以生，不争得霎时间乾的亨时，坤的亦亨。万物资乾以始而有气，资坤以生而有形，气至而生，即坤元也。《蒙引》厚以德言，非以形言。德合无疆，即指其载物之厚德也，含弘光大是也。坤之亨处，正在光大二字。而光大自含弘而出，含弘光大，坤之亨也。品物咸亨，随坤而亨也。

**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

言利贞也。马，乾之象而以为地类者，牝，阴物，而马又行地之物



也。行地无疆，则顺而健矣。柔顺利贞，坤（此坤字只地字）之德也。君子攸行，人之所行，如坤之德也。所行如是，则其占如下文（指下文安贞二句）所云也。

【牝马】利贞而曰牝马，何取哉？盖牝，阴物，而马又行地，是固顺矣。而其行地，任重致远，又无疆焉。又何如其顺而健也？而牝马之顺象之于坤，为柔顺之德，牝马之健象之于坤，为利贞之德，承天之施而生万物，固柔顺矣。其顺承天者，直至于遂物成物。则利贞也。所谓顺而健也，所以利牝马之贞也。体而行之，是在君子抑亦法其顺而健者以为德乎。

《蒙引》以象言则为牝马地类，行地无疆以义言，则为柔顺，利贞生物之有终处，便是顺而健。所谓无疆，只是不息，便是利贞。《存疑》牝马地类，顺也。行地无疆，顺而健也。故承之日柔顺利贞言，此即坤德之顺云耳。承天之施以生物，柔顺也；承天生物直至于有终，利贞也。

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

阳大阴小，阳得兼阴，阴不得兼阳，故坤之德常减于乾之半也。东北虽丧朋，然反之西南，则终有庆矣。

【先迷】君子之所行何如？阴本居后，今居先，是失柔顺之道，故迷也。阴唯居后则顺，而得柔顺之常道。此攸行者，所以宜居后也。至于西南，以阴从阴，乃与类行。东北虽丧朋，然返之西南，则与柔顺者同事，乃终有得朋之庆，此攸行者，所以宜往西南也。

《存疑》先迷失道，是以失道解先迷，后顺得常，是以顺解得常。乃终有庆，乃圣人以义言之，是为占者开迁善之门。

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安而且贞，地之德也。

【安贞】彼柔顺利贞，地道之安，而且贞也。君子诚知居后之为贞，而安之，则有得常之利。知西南之为贞而安之，则有得朋之庆，是安贞之吉也，而不足以应地之无疆乎？盖安与坤之柔顺同其德，贞与坤之利贞同其健，无疆之德，地固上配乎天，君子亦下配乎地，所谓君子之攸行也。

《大全》陈潜室曰：德合无疆，是坤配乾之德，行地无疆，是坤之本德，应地无疆，是人法坤之德。《蒙引》上言柔顺利贞，君子攸行，言地之德而因及君子之德，此言安贞之吉，应地无疆，言君子之德而因验地之德也，安贞主人言。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地，坤之象，亦一而已，故不言重而言其势之顺（顺字正贴坤字，言地势顺），则见其高下相因之无穷，至顺极厚而无所不载也。

**【象传】**卦之上下皆坤地之形势，高下只管层层相因，愈远而愈无穷，何其顺也！亦唯其厚焉耳。厚，故无不持载，君子以厚德承载天下之物，弘其度量，普其利泽，仁以育之，无一物不在吾仁之中；义以正之，无一物不在吾义之内；则与地同德，亦与地同功，而君子亦一坤也。

《大全》李氏曰：天以气运，故曰行，地以形载，故曰势。《存疑》地势坤言地势顺于此，就见其厚。《语类》曰：唯其厚，所以高下只管相因，去若薄的物；高下只管相因，便倾陷了。高下相因都无穷尽，方见其顺，若一望乎夷，不见其顺。《本义》解地势坤，只是顺。若厚，则于顺见之，至顺极厚当如此看。

**初六：履霜，坚冰至。**

六阴爻之名，阴数六老而八少（阴主退，故六老而八少），故谓阴爻为六也。霜，阴气所结，盛则水冻而为冰，此爻阴始生于下，其端甚微，而其势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则知坚冰之将至也。夫阴阳者，造化之本（对待之阴阳），不能相无；而消长有常，亦非人所能损益也（流行之阴阳）。然阳主生，阴主杀，则其类有淑慝之分焉。故圣人作《易》于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顺仁义之属明之（健顺以造化言，仁义以人道言），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长之际，淑慝之分，则未尝不致其扶阳抑阴之意焉。盖所以赞化育而参天地者，其旨深矣。不言其占者，谨微之意已可见于象中矣。

**【初六】**坤六爻皆阴，而一阴始生于下，其端虽甚微，而其势必至于盛大，故其象为履霜而知坚冰之将至也。盖霜，阴气所结，一阴始生之象。冰，冻水而成，一阴积之六阴之象。无微不著，无霜不冰，微之谨，而至于盛，将无及矣。

《大全》胡云峰曰：履霜而知坚冰之将至，羸豕而知踣蹢之有孚，



姤之一阴即坤之初阴也。乾之阳主发见，潜龙则明其未见。坤之阴主隐伏，履霜则彰其已至。《蒙引》乾初九，即闭关之义；坤初六，即女壮之戒。

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按：《魏志》作初六履霜，今当从之，驯，顺习也。

【初象】谓初六一阴始生，犹之阴气始凝而成霜也。然不从此预防驯致阴道之极，至于坚冰，有必然矣。

《大全》胡云峰曰：上六曰其道穷也，由初六顺习其道，以至于穷。《经》曰：坚冰至，要其终。《传》曰：至坚冰，原其始。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柔顺，正固坤之道也（此以地道说起，见二与地合德处），赋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顺而中正（自本爻而言），又得坤道之纯者（对诸爻而言），故其德内直外方（此全以本爻之德言）而又盛大，不待学习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即其占如是也。

【六二】坤之德本直方而至大，六二柔顺中正，比诸爻又得坤道之纯，故其德在内，则心无私曲而坦乎，其直在外，则事皆当理。而截乎其方且其直纯乎直，方纯乎方，直方之德，光辉盛大，至其所为，直方大者，又不假思，为不待学习而无不利，取之左右逢其源，坦然由之而无疑也。六二之德如此。

《大全》胡云峰曰：乾五爻皆取象，唯九三独取其性体刚健者言之，坤五爻各取象，唯六二独指其性体柔顺者言之。六二柔顺中正，得坤道之纯者也。《蒙引》以本爻言，不以坤道言，以德言，不以占言。乾九五一爻，当得乾一卦，以刚健中正之爻与卦合，坤六二一爻，当得坤一卦，以柔顺中正之爻与卦合。

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

【二象】谓二之德固有，所谓直方矣。然当其未与物接，其德无自而见，唯动乎念虑之微，动乎事为之著，而后存之，为无私之直，发之为当理之方，既直且方，而大不外是矣。直方大，地道也。六二具直方大之德，则六二之道即地道也。不习无不利，则不待矫揉勉强之功，而有从容中道之乐，所以为有光也。

《蒙引》直方平说，以字即而字，古文多通用。地道亦以人事言，

六二虽非地，六二之道即地道。《存疑》当以方字属动，把直作推原说，谓六二之动方矣。然由其存于内者直，是以见于外者方，此体立用行之理。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六阴三阳，内含章美可贞以守，然居下之上不终含藏，故或时出而从上之事则始，虽无成而后必有终，爻有此象故成，占者有此德则如此占也。

【六三】三以阴居阳，虽有章美，只是包含之而已，且当藏器以待可贞固以守，然三之位居下之土不终，含藏又不容于守者，而含章之才终不能掩，或委贄王庭而从王之事，则始虽不能自成，而后必因人以终其功，占者亦唯反求其德而已。

《通典》含章可贞本其德而言，或从王事本其位而言，至于有终，亦本其德而言。《蒙引》无成者，六阴故也。有终者，三阳故也。六阴三阳亦有顺而健意，故无成有终，亦先迷后得，东北丧朋乃终有庆之意。

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

【三象】三之含章可贞，岂终晦其章美哉？正欲待其时之可为而为之，其或从王事而无成有终者，真知君尊而臣卑之分，君逸而臣劳之理，故不为始而为终，是其知识之光大也。

《大全》吕东莱曰：大凡人出来做事，多被人疑忌，只为预先多露圭角，不能含章，唯含章，然后可以时发，初不是两件事。《蒙引》或从王事，该无成有终句。《存疑》此就为臣之分上说，不就三之才说。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括囊，言结囊口而不出也。誉者，过实之名，谨密如是，则无咎，而亦无誉矣。六四重阴不中，故其象占如此，盖或事当谨密，或时当隐遁也。

【六四】重阴才弱之甚，既不足以有为，不中则不当时位，又不可以有为，故像囊结其口而不出，然敛身不出可以远害，故无咎。既不出以有为，亦无自而有功，故亦无誉。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四象】所谓括囊无咎，盖慎其事而不为，则不坏事，慎其身而不出，则不辱身，其不害何如？唯慎谓之括囊，唯不害，故谓之无咎。



### 六五：黄裳，元吉。

黄，中色；裳，下饰。六五，以阴居尊，中顺之德充诸内，而见于外，故其象如此，而其占为大善之吉也。占者德必如是，则其占亦如是矣。《春秋传》南蒯将叛，筮得此爻，以为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疆。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且夫《易》不可以占险三者有阙，筮虽当未也，后蒯果败，此可以见占法矣。

【六五】五尊位而以阴居之，阴性顺而五又在上卦之中，是居顺而得中也。中顺之德充诸内，而见诸外，一言一动，温和浑厚，亢厉不形，为黄裳之象，其古理道不拂而大化可成，大善之吉，不但其事之吉，于理直无亏也。

《大全》朱子曰：黄裳之吉，不过是说在上之人，能尽柔顺之道。乾九五自是刚健底道理，坤六五自是柔顺底道理。其为九六不同，所以在那五处亦不同，这个五之柔顺，从那六里来。《蒙引》黄裳中顺之德之象，皆以见于外者言，指其温恭，接下处说，然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皆根心所发，故《象》曰：文在中。朱子本之以释爻词。《存疑》中顺以顺为主，顺而得中也。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文在中而见于外也。

【五象】所谓黄裳元吉者，乃文之在外者也。而岂假饰于外哉？五实有此中顺之德，充积于内而著之于外者也。

《因指》中顺之见于外者，总名曰文。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阴盛之极至，与阳争，两败俱伤，其象如此，占者如是，其凶可知。

【上六】阴盛之极，其势必不肯下。夫阳然阳分，本尊其心不甘下。夫阴其势必然相争，故像龙战于野。夫以阳之至微，固无能胜之理，阴虽极盛不循其分，岂能独利哉？故又像其血玄黄，其占何事不凶也哉？

《因指》阴盛于阳则阳固，龙而阴亦龙，谓之玄黄。则阳固伤而阴亦伤。初六所以著陵阳之渐于其始，上六乃著陵阳之祸于其终。

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六象】阴非阳敌，而敢于战者，由驯致其道，至极盛而不可制者，若当始疑而早制之，安有今日之祸哉？

用六，利永贞。

用六言凡筮得阴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纯阴而居首，故发之。遇此卦而六爻俱变者，其占如此。辞盖阴柔而不能固守，变而为阳则能永贞矣。故戒占者，以利永贞，即乾之利贞矣。自坤而变，故不足于元亨云。

【用六】易占其变，坤六六爻皆用六，则阴皆变为阳矣。夫阴柔不能同，守变而为阳，则刚足以济柔，而能固守矣，占者知所戒哉。

《大全》胡云峰曰：坤安贞变而为乾，则为永贞。安者顺而不动，永者健而不息，乾变坤，刚而能柔；坤变乾，虽柔必强。《因指》高明易亢，戒以无首，沉潜易弛，戒以永贞。

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

初阴后阳，故曰大终。

【用六】象夫子传：坤用六之象，以为永贞，乃乾刚之所能。今用六云然者，易之大分，阳大阴小，唯其用六，则阴变为阳，柔弱者转而刚健，不既以大终乎？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

刚，方释牝马之贞也，方谓生物有常。

【文言】夫子复以地道申彖传之意，彼坤之贞，必曰利牝马之贞者，何也？当归根复命，时其退，然不敢专主者，至柔也。然其动而成物也，因入机之鼓于乾者，而沛然莫御，成物之性，即与俱成。敛物之形，即与俱敛，何如其刚乎？寂然无所区，昼者至静也。然其德之成物也，因物类之赋于乾者，而一定莫移，性殊其性，不相假借，形殊其形，不相凌夺，何如其方乎？夫至柔至静，顺也；动刚德方，顺而健也；此牝马之贞，所以象也。

《大全》朱子曰：坤只是承天，如一气之施，坤则尽能发生承载。坤虽柔顺，亦是决然恁地，顺不是柔弱放倒了，非刚安能如此。《存疑》至柔，坤之德，动刚亦其柔中之刚。至静，坤之德，德方亦其静中之方，故曰顺而健，至柔至静，是坤之本体。这里便有生物在，非至柔至





静是未生物，至动刚德方，是承乾生物，若依此，是释坤之元亨，非牝马之贞。《集解》二句从流行上看，不可以至柔至静为体，动刚德方为用，乃一时事并无两层，与静翕动辟，大不同。

后得主而有常。

程传曰：主下当有利字。

【后得】进溯其利则见，乾以美利利天下，坤则唯居后以为得，而主于利遂万物，乃其常道然也。

含万物而化光。

复明亨义。

【含万】进溯其亨则见，乾以云雨流行品物矣，坤则于万物生意皆包含无漏，而发达于外，化机甚为光显，所谓含弘光大也。

《大全》吴临川曰：彖传言含弘光大，此言静翕时，含万物生意于中，动辟则化生万物而光辉。指坤德之亨说，不指物说。

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

复明顺承天之义。此以上申彖传之意。

【坤道】又以顺承天之义明之，坤元之道，其顺矣乎？乾固资始乎？万物，坤则承天之施，而以时行之，不先时，不后时，而恰以资生行之者也，何顺如之。

《蒙引》二句一直说下，不以下句申上句。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

《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古字顺、慎通用，按此，当作慎，言当辩之于微也。

【积善】取释初六驯致其道之意而申之，谓天下之事皆由积渐而成，试以人家兴衰之常理言之，积善则庆流苗裔，积不善则殃及子孙。又以变故之大者言之，臣弑君，子弑父，岂伊朝夕之故哉？渐积以致此也。由为君父者不能辨之于早，而忽于防微，以驯致于此也。由家道祸福之常，以及人伦弑逆之变，皆由微而大，如此甚矣，微之不可不慎也。《易》曰：履霜坚冰至，君子之于小人，诚当于微慎之也。

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此以学而言之也，正谓本体，义谓裁制，敬则本体之守也，直内方外，《程传》备矣。不孤言大也。疑，故习而后利；不疑，则何假于习？

传曰：直言其正也，方言其义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内，守义以方其外。敬立而内直，义形而外方。义形于外，非在外也，敬义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为疑乎？

【直其】取释六二动直以方之意而申之，谓为二。所称直者，言其心自然之本体，原无邪曲之正也。所称方者，言其心自然之妙用，原自合裁制之意也。是已成之德，亦由圣学工夫，涵养成就，以至此也。君子知敬为心之主宰，一以敬存心，内谨于心术念虑之微，以防其奔驰放逸之患。外谨于威仪动静之著，以禁其放肆怠惰之非，终日乾乾，则此心常存，是非善恶不失其本然之正，而内罔不直矣。知义为事之裁制，一以义制事，因物付物，不使有过不及之差，随事处事，务合于大中至正之矩。此义既精，是非善恶皆中其当然之则，而外罔不方矣。敬立则内直，有以养乎外，而外益方；义形则外方，有以养乎内，而内益直。内外交养，循环不已，由是直纯乎直，方纯乎方。直方之德，光辉盛大，至于穷神知化。而不自知，岂有沦于孤隘者乎？六二直方大之德如此，而又曰不习无不利者，矜持浑化，从心所欲，从容中道，欲直斯直，欲方斯方，无滞碍于所行而利矣，又何假于习乎？

《大全》朱子曰：敬以直内，是无纤毫私意，胸中洞然，彻上彻下，表里如一。义以方外，是见得是处，决定是恁地，不是处决定不恁地，截然方正，敬义工夫，不可偏废，有人专就寂然不动上理会，及其应事，却颠倒又牵动他寂然底。又有人专理会事，却于根本上全无工夫。又曰：敬义只是一事，如两脚立定，是敬，才行，是义，合目是敬，开眼见物便是义。《蒙引》正是无少邪曲，义是无少差谬，不是以本体当正，裁制当义，看本义，两个谓字，盖云正是言其心之本体，义是言其心之裁制云尔，以见成之德言。然直不自直，必由于敬，方不自方，必由于义，直即主忠信，方即从义。直即心无私。方即事当理。

《程子动箴》云：诚之于思，志士励行。守之于为，顺理则俗。

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



【阴虽】取释六三知光大之意而申之，言阴虽有章美之德含藏于中，而以从王事则不敢成者，非才之不足，乃分之不敢也，乃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夫地之为道，至柔至静，不敢自专，以成其功，唯承天施而代之有终。地道如此，妻道可知，况臣道乎？此三所以弗敢成也。

《黄义》专以君臣之义言，不以六三才质言。

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

【天地】取六四慎不害之意而申之，谓出处关乎气运。天地开泰而变化，则和气感召。虽草木亦且蕃盛，况贤人有不出乎？若气运闭塞，则道随时否。贤人可不抱道而隐乎？《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当此之时，当谨慎而隐去也。

君子黄中通理。

（黄）字当中字，中字当内字。黄中言中德在内，释黄字之义也。

【君子】试即五象文在中之意而申之，谓五取象于黄者，君子粹然中德，包涵于内，而统观之，则有感即应时，出不穷合之有。以尽其大分言之，则品节分明条理而不紊，析之有以极其精。君子之德如此，其象之为黄者可识矣。

《蒙引》黄中句是以养成之德言之通理。黄中处通而且理，盖黄中非通则无以应乎外。通而非理则所以应乎外者，不能皆得其当。中者，天下之大本，可见其通处，冲漠无朕之中，万象森然已具，可见其理处，通理亦在内也。

正位居体。

虽在尊位，而居下体，释裳字之义也。（释裳字只在居体二字。）

【正位】又取象于裳者，君子虽正位于南面之上，却能不以尊贵自居，而谦恭以下士，平易以近民。发见于外者，皆顺德之用也。君子之德如此，其象之为裳者可识矣。

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美在其中，复释黄中，畅于四支，复释居体。

【美在】合言之黄中通理，人之美德也。君子有是美德，积在其中，由是以在中者，形诸身，动作谦恭不流于亢，以在中者，形诸政，怡体浑厚不流于刻，夫积而不发，诚而不形，必积诚之未至也。六五美

积中而发于外，非美之至不能也。故赞之曰美之至也。

《蒙引》分而言之则黄为中，裳为顺；合而言之则唯中故顺，存于中为中，形于外为顺。美字即黄字，中字即前《本义》“充诸内”之“内”字。畅于四支，中德之畅而为顺也，发于事业，中德之发而顺也。要说得具体，意在不可泛泛说，要只是顺德也。

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为，于伪反。离，力智反。夫，音扶。疑谓钩敌而无小大之差也，坤虽无阳，然阳未尝无也。血阴属，盖气阳而血阴也。玄黄，天地之正色，言阴阳皆伤也。

此以上申《象传》之意。

【阴疑】试取上六，其道穷之意而申之，夫阳大阴小，本不敢抗，唯势敌于阳，必至相抗而战。阴疑于阳，阳几无以自全，又何以称龙。阴之心虽欲无阳，而阳未尝无，亦不可无。圣人谓阴之嫌于无阳，故称龙以存阳。阴疑于阳，阴已几于变，又何以称血阴之心？虽欲自离其类，圣人以其未离乎阴类也，故称血以别乎阳。又谓其血玄黄者，交争之下，彼此皆伤，是天地之色相间杂也。然一时之变，虽有所杂，而天地定分，终不可易。所谓玄黄者，统同之内，而未始无辨分之严也。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震坎皆三画。卦之名震，一阳动于二阴之下，故其德为动，其象为雷。坎一阳陷于二阴之间，故其德为陷为险，其象为云为雨为水。屯，六画，卦之名也，难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故其为字象中，穿地始出而未申也。其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险陷，故其名为屯。震动在下，坎险在上，是能动乎险中。能动虽可以亨，而在险则宜守正，而未可遽进。故筮得之者，其占为大亨，而利于正，但未可遽有所往耳。又初九：阳居阴下，而为成卦之主，是能以贤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故筮立君者遇之则吉也。



【屯卦全旨】屯难之世，必有刚明之君以开治，尤赖刚明之佐以辅治。震之一阳在初，有建侯之象。在四亦拨乱之臣。初能得民，四能求士。若三则轻为而丧其功。上则柔弱而不能振。五则时势不利，而不足以相济。二亦阴柔，而不足以有为。

【屯象】震下坎上之卦名之为屯。屯难之世，天所以启圣贤。占得此者，能以有为之才，展布于难为之日，未通而终必于通也，当得元亨。然屯难之时，宜固守正道，不可侥幸图功。又当审察机宜，不可恃才轻进而利贞，勿用攸有往焉。又屯难之时，不可以无主，必徇人望而建，立贤侯以为济屯之主而定天下，正名分焉，是利建侯也。盖元亨有可济之机，利贞，勿用攸有往，有善济之道，利建侯，欲其立能济之人，占者所宜知也。

《大全》胡双峰曰：当屯难之世，遽稍元亨，亦犹盍坏之时而有元亨之义。朱子曰：屯是阴阳未通之意，蹇是流行之中，有蹇滞困则穷矣。胡云峰曰：《易》言利建侯者二，豫建侯上震也，屯建侯下震也。震长子，震惊百里皆有侯象。又震一君二民，建侯之象。杨诚斋曰：气始交未畅曰屯，物勾萌未舒曰屯，世多难未泰曰屯。

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

以二体释卦名，义始交谓震，难生谓坎。

动乎险中，大亨贞。

以二体之德释卦辞，动，震之为也，险，坎之地也。自此以下，释元亨利贞，乃用文王本意。

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

以二体之象释卦辞，雷震象，雨坎象，天造犹言天运，草杂乱昧，晦冥也。阴阳交而雷雨作，杂乱晦冥塞乎两间，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统治，而未可遽谓安宁之时也。不取初九爻义者，取义多端姑举其一也。

【彖传】夫子释之谓卦名，屯者下体震，阳初动于阴下，是刚柔始交也。上体坎，阳陷于阴中，是难生也。天地蒙混，生意郁结，故名屯。

【二节】辞何以曰元亨利贞？济屯在乎才，足以动又在乎能善其动。卦德震动坎险，当大难之时，而奋发有为则才优，经济不为束缚，动乎险中，何患不通？而在险自宜，顺时观变不得妄动焉。大亨而必利

于贞也。

《存疑》能动则其才足以有为，故得元亨。在险则其时犹未易为，故又利贞。

【三节】又云利建侯者，卦象雷雨交作，满盈天地之间，其在天运则天下未定，名分未明，杂乱晦冥之时也。宜于众人之中，择才德出众之人，建之为侯，俾任弥纶参赞之责，施迅扫荡定之功，以统治之。然建侯特其大纲耳，而事所宜为者，不止此也。又须忧勤敬畏，天下若何而定，名分若何而明？凡可亨屯者，皆竭力以图之，岂可以侯既建而遂以为安哉？

《蒙引》雷雨满盈有天造草昧之象，非天造草昧即雷雨满盈也。云雷交作有屯之象，非屯难即是云雷也。

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坎不言水而言云者，未通之意。经纶，治丝之事。经引之，纶理之也。屯难之世，君子有为之时也。经纶为亨屯之功。

【象传】夫子传：屯之象，意谓震坎合体，是云雷交作而未成，雨郁塞不通，屯之象也。君子值有为之时，而全亨屯之道，正其动乎险中者也。以之分其大纲，正其体统，以经之于先，然后就其中举其节目，理其度数，以纶之于后。而屯难之时，变为亨通之日矣。

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磐桓难进之貌。屯难之初，以阳在下又居动体，而上应阴柔险陷之爻，故有磐桓之象。然居得其正，故其占利于居贞。又本成卦之主，以阳下阴，为民所归，侯之象也。故其象又如此而占者，如是则利建以为侯也。

【初九】初以阳居动体，其即才能济屯，志亦欲济屯者也。而居下动未可逞，应柔事无与共，而磐旋却顾，有磐桓之象。然此爻居得阳位，正能度其不可而自止者，占者利于居安正道以待时。不行此侥幸以求进，如初之居贞可也。又初九成卦之主，为众所戴，侯之象。占者利建以为侯，以慰天下之望，而成济屯之功也。

《大全》胡云峰曰：文王卦辞，有专王成卦之主而言者。周公首于此爻之辞发之，卦主震，震主初，磐桓即勿用有攸往，利居贞即利贞。卦言利建侯者，其事也，利于建初以为侯也。爻言利建侯者，其人也，



如初之才利建以为侯也。《蒙引》爻之磐桓，即卦所谓屯也。爻之利居贞，即卦所谓利贞，勿用有攸往也。

象曰：虽磐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初象】夫子传：屯，初象言九，虽磐桓不得进。然其志在行正，稍非正道，不肯自失其守，占之所以利居贞也。曰利建侯者，阳贵阴贱，九以阳居二阴之下，是以尊贵之德不自骄逸，而降身屈己，以下恤民，隐加志穷，民孰不望之如父母，而求归乎？所以利建侯也。

《蒙引》贵以德言，贤者自有一段尊贵处，若以位言，已贵为君了，何以说得建侯来？《存疑》贵兼德位说，不是君位，何以见以贵下贱？

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遭，张连反。乘，绳澄反，又音绳。

班，分布不进之貌。字，许嫁也。《礼》曰：女子许嫁，拜而字。六二阴柔中正有应于上而乘初刚，故为所难而遭回不进，然初非为寇也，乃求与已为婚媾耳。但已守正，故不之许，至于十年，数穷理极则妄求者去，正应者合而可许矣。爻有此象，故因以戒占者。

【六二】六二阴柔中正上应九五义，所当从而下乘初阳，阴为阳逼而不得上进以从正应，有屯如遭如，而所乘之马，亦班如之象。然初之难，二非为之害，乃求与已共事耳。其象又为匪寇婚媾，其来意之诚，恒情鲜不为所移者，而二独有定见，固守其正而不字于初，至历时之久，数穷理极终与正应相遇。有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之象，总见始睽终合之意也。

《折衷》始为初难，势逼于近，以所乘之位言，终为五应，理复乎常本中正之德来。屯如为初所难也，遭如因其难而不得进，与五合也。乘马班如，以申屯如遭如之意也。会追匪寇句，言来意之厚，见不字之难。十年句，言久而后字，见不字之坚，妇嫁曰婚，再嫁曰媾。

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二象】六二有屯遭之难者，以下乘初刚，有以间其同心之与耳。然二五正应理之常也，向也为初所难，而守其常十年乃字，则正应既合，有以复其常也。

六三：即鹿无虞，唯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阴柔居下，不中不正，上无正应，妄行取困，为逐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君子见几不如舍，去若往逐而不舍，必致羞吝。戒占者宜如是也。

【六三】君子欲有为于天下，必有其具，有其势，有其辅。六三阴柔则知识暗昧，而不能明理；不中正则轻举妄动，而不能择行。居下位卑，无应无辅，则无可进之势，乃不能审时度势而躁进以济屯，其取困也必矣。故其象为逐鹿无虞，人以指引，唯有陷入于山林之险而已。所以然者，由不能见几故耳。其吉凶之几，在乎未即鹿之先，君子知妄行必至取困，不如舍去。若不能见几而往逐，又何能免陷入林中之困乎？

《蒙引》君子几不如舍，承上文，即鹿无虞而言，是戒占辞六三固不能然也，此是虚象。盖即鹿无虞，非言即鹿事也。

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

【三象】无虞不可以即鹿，而即鹿者，心贪夫禽徒以身徇物也。三之才不足以有为，而心有济屯之功者，不犹是哉？君子当舍之者，盖往则理有难行，徒致羞吝而取困穷也。

《大全》胡云峰曰：经言不如舍，辨之审也。《传》言舍之，去之决也。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阴柔居屯不能上进，故为乘马班如之象。然初九守正居下，以应于己，故其占为下，求婚媾则吉也。

【六四】以阴柔之才居屯难之世，不能上进以济屯，乘马班如之象。才虽不足以自济，然初六守正，以应于己，可为吾辅，有婚媾之象。为四计者，唯下求婚媾，借阳刚之才，以往济时艰，则忠贤陈力而吉，屯难可平而无不利也。

《存疑》往是往济屯，小注作四往求初，不是。《蒙引》有辨。《蒙引》吉与不利相反，《本义》只用吉字，为可该无不利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四象】四求初九之贤，往以济屯，是能知己之才不足以济屯，知初之贤可以为吾辅，可谓明也。

《蒙引》明也，不是推本之词。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九五虽以阳刚中正居尊位，然当屯之时，陷于险中，虽有六二正应，而阴柔才弱不足以济。初九得民于下，众皆归之。九五坎体有膏润，而不得施，为屯其膏之象，占者以处小事则守正，犹可获吉，以处大事则虽正而不免于凶。

【九五】九五以刚中正居尊位，宜若有可为者，然当屯而陷险，正应才弱而济屯无助。初九得民，而外敌方兴，且坎体刚，掩塞其济时之泽，不能下究，有屯其膏之象，大势已去，而不可为。占者若过寻常小事，能守其贞，犹可获吉。如遇国家大事，虽得其正，亦不免于凶，明言其无可为也。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五象】人主泽能远施，道始大光。五之屯其膏是时势有阻，不得以其所施光被于天下也。《蒙引》明不得施也。《存疑》有膏而不得施，故曰施未光。非膏泽得施，但未光大也。六四才无可为得贤自辅，犹足以济屯。九五才堪有为辅相，无才则终于不济。人才有关国家之兴衰也如此。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阴柔无应，处屯之终，进无所之，忧惧而已。故其象如此。

【上六】上六阴柔无才无应无助，处屯之终，否极而泰将来，正可有为之时。而阴柔无应，不能前进，坐失事机，徒然忧惧，有乘马班如血涟如之象，其凶可知。

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

【上象】上处屯终，而无以自振，徒然忧惧，丧无日矣，何可长久也？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告，音谷。三，息晰反，渎音独。

艮亦三画，卦之名。一阳止于二阴之上，故其德为止，其象为山，

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其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险，蒙之地也。内险外止，蒙之意也。故其名为蒙。亨以下占辞也。九二内卦之主，以刚居中，能发人之蒙者，而与六五阴阳相应，故遇此卦者，有亨道也。我，二也，童蒙幼稚而蒙昧，谓五也。筮者明则人当求我，而其亨在人。筮者暗则我当求人，而亨在我。人求我者，当视其可否而应之；我求人者，当致其精一而扣之。而明者之养蒙，与蒙者之自养，又皆利于以正也。

**【蒙卦全旨】**为蒙者，贵有求教之诚；发蒙者，恃有刚中之道。六五之童蒙以顺兴而受益。九二之包蒙以亨行而得中，此蒙之由养而圣功在是矣。若六三之蒙，以徇欲失身而勿取。六四之蒙，以自远师友而终困至。初六之发蒙，当知宽严之并用。上六之击蒙，亦示以御寇之为宜。《大全》屯蒙之卦，继乾坤之后，盖天地既位，君师以立，屯建侯有君道焉。蒙求我有师道焉。杨诚斋曰：蒙犹屯也，屯者物之初，非物之厄；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勾而未舒曰屯，稚而未达曰蒙。

彖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

以卦象卦德释卦名，有两义。

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

以卦体释卦辞也。九二以可亨之道，发人之蒙，而又得其时之中，谓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当其可也。志应者二，刚明五柔暗。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相应也。以刚中者，以刚而中，故能告而有节也。渎筮者二三，则问者固渎，而告者亦渎矣。蒙以养正乃作圣之功，所以释利贞之义也。

**【蒙象】**坎下艮上之卦名之为蒙，盖物生之初稚而未达，蒙昧之意也。蒙固似难得亨，然固有亨道焉。蒙不终于蒙，而心开通领悟也。蒙之所以亨者，由于明者之善教而发蒙之有道也。其发蒙也，待其我求而发之。必匪我求童蒙，乃童蒙来求我，则道不枉而教自尊，而相信之深，一投而即入，待其诚至而发之，又必如初筮之诚。而始告如筮者之再三则渎，慢渎则不告，则道不轻而教易，入而求道之切，一启而即通。然发蒙即所以养蒙，必启其本然之善，捍其外诱之邪，务使所闻皆正言，所见皆正事，则习与智长，化与心成，此蒙所以得亨也。



《存疑》利贞本义就养蒙说，愚意欲就发蒙而兼养蒙说。对前日之蒙言，则曰发；对后日之作圣言，则曰养。利贞之语，实蒙上文，非发蒙之后，又别出养蒙之义也。

【象传】卦名为蒙，卦象山下有险，是上既峻绝，下复沮深，蒙之地也。卦德险而止，是心既暗昧，外复窒碍，蒙之意也。合此两义，故名为蒙。

《大全》胡云峰曰：卦象分上下，艮山下有坎水之险，是一义。卦德分内外，内险已不能安，外止又不能进，是一义。《存疑》山下有险，险字，只是水险；而止险字，只是不安之意。

【二节】辞何以曰蒙亨，非蒙之能自亨，赖乎教者之亨也。今卦体九二有可亨之道，行以发人之蒙，且又得其时之中也。盖非有可亨之道，则无以告蒙，非时中则告之又无其节。亨行时中何如？如辞所云，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者以二，有可亨之道而五。能虚心受教，是其志自应于二也。所云初筮告者以二，有刚中之德，刚实有具，故能告，中则其告有节，故必待其初筮之诚而告之也。再三渎，渎则不告者，如筮至再三而不诚，徒以言渎我，而我犹告之，则彼缓将益滋。夫拟议而反渎乱其蒙，故不告也。至云利贞者，盖学以圣人为期，而圣人之道正焉而已。唯当童昧之时，养其良知良能，以至于无不知无不能，则入圣之域，虽在于后，而作圣之功，实在于今。此皆所谓亨行时中而蒙，由以得亨也。

《大全》吕东莱曰：玩、志、应三字，此无以感之。彼安得而应之？应生于感也。古之教人，虽不先求学者，然就不求之中，自有感发之理，不然，学者之志，何自而应乎？《通典》上释卦名，见象之所以为蒙，此释卦辞见蒙者之所以得亨。《存疑》曰：亨行者以亨而教人也。曰时中者，教人又得其中也。自匪我求童蒙以下，皆是亨行时中之事，蒙以养正，即此就是作圣功夫，非谓他日方为作圣功夫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渐也。

【象传】艮上象山，坎下象泉，山下出泉，其势必行，而其行有渐，未至盛大流行。亦犹生物之初，蒙昧未明也。君子亨蒙之道，内外交养而已。道之体诸身者谓之行，必果决其行不逡巡而畏缩，不因循而怠惰，以圣功为分内之事，而不难于奋迅行道。而有得于心谓之德，必

涵育其德，优游涵泳，待其自得，日就月将俟其自化，以圣功有自致之机，而不为助长，则蒙不终于蒙，而圣域可驯致矣。

《蒙引》云雷为屯，象经纶者亨。屯之功，只承屯字言，初不粘着云雷，山下出泉为蒙象，果育者养蒙之道。只承蒙字言，亦不必再粘着山泉。果育功夫有内外，无先后。《蒙斋铭》以果行法，泉之达；育德法，山之静，恐非本义。或谓果行法泉之必行，育德法泉之有渐，俱不然矣。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以阴居下，蒙之甚也。占者下此，当发其蒙，然发之之道，当痛惩而暂舍之，以观其后。若遂往而不舍，则致羞吝矣。戒占者当如是也。

【初六】凡《易》之例，阳明阴暗，上明下暗。初六以阴居下，蒙昧之甚也。占者遇此，当施启迪之方，以发其蒙。而发之之道不严，则不惩而利用刑人，以收其威，下宽则不入，而用脱桎梏以俟其悟。若因其遇蒙之甚，遂一往而过督，则学者必穷而自废，教者亦愧于时中为可羞吝也。此以知：用刑人者，刚也，用脱桎梏者，中也。发蒙之贵于刚中，如是也。

《蒙引》刑人如今之隶是也。桎，足械；梏，手械也。以往吝对用脱桎梏说。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发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惩戒所以正法也。

【初象】发蒙之始，圣功攸系，不正法，无以治蒙。而不用刑人，无以正法。故夏楚之威，非暴也。使之有所畏惮，以循吾之教，而预立其防限耳。

《袁旨》法即规矩条约。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九二以阳刚为内卦之主，统治群阴，当发蒙之任者。然所治既广物性，不齐不可。一概取必而爻之，德刚而不过，为能有所包容之象。又以阳受阴，为纳妇之象。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为子克家之象。故占者有其德，而当其事，则如是而吉也。

【九二】以阳刚为内卦之主，统治群阴，刚而不过，为能合贤否？而随林造就，像包蒙。然其占异于稟者，齐于教贤愚，金受益而吉。又以阳统治群阴，像纳妇。然其占限于天者，成于人不肖，蒙化而吉。



九二一爻统治群阴，而当发蒙之任，居下能任上事，以臣代君行教化，如以子代父为令，子则其吉更不待言矣。

《大全》朱子曰：大抵蒙卦除了初爻，统说治蒙的道理，其余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唯九二一爻为治蒙之主，刚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过刚而不中，所以为击蒙。《蒙引》就本爻言，只是包蒙吉一句便了，其纳妇吉，子克家，都是就包蒙之象转取出来，故《本义》以阳受阴，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二句毕，竟都是统治群阴之义。

象曰：子克家，刚柔接也。

指二五之应。

【二象】二之任，发蒙之事象，为子克家者，由二有刚中之德。六五与之相应，柔德之君，信之专而任之重，故得伸其刚中之道，成发蒙之功，而展克家之用也。

《蒙引》爻辞曰：子克家，以九二之才言也。象曰：刚柔接，以九二之得伸其才言也。《存疑》虽云刚柔接，然重在五应三边，《彖传》志应亦然。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六三阴柔不中不正女之见金夫，而不能有其身之象也。占者遇之，则其取女，必得如是之人，无所利矣。金夫，盖以金赂已而挑之，若鲁秋胡之为者。

【六三】阴柔，质本暗昧不中正，心又陷溺蒙而有此，发之不可，包之不可，击之不可，计唯有绝之而已。像女子不正而人莫之取者也。所以然者，由其嗜欲日深，犹女子见利忘身者，然，受而教之，无所攸利，所以勿用也。

《大全》胡云峰曰：诸爻皆说蒙，此爻别发一义，昧其所适，见利忘身，蒙不足以尽之。《存疑》程传：正应在上，不能远从，见九二为群蒙所归，得蒙之时，故舍其正应而从之，是女之见金夫也，其说较有着落，不知《本义》为何不取。《蒙引》蒙初六、六二俱以爻为主，以占者为宾，既曰勿用取女，继之曰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是本爻之象以发其所以然也。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顺也。

顺当作慎，盖顺慎古字通用。《荀子》顺墨作慎墨，且行不慎，于

经意尤亲切，今当从之。

【三象】三曰勿用取女者，以此女徇欲丧心素行不慎故也，自暴自弃，圣人无如何矣。

六四：困蒙，吝。

既远于阳，又无正应，为困于蒙之象。占者如是，可羞吝也。能求刚明之德而亲近之，则可免矣。

【六四】蒙者全赖明者以发。六四既远于阳，是左右前后无贤哲之人，无正应，是平日亲交无贤哲之士，故蒙终无启发而致困，则终于下愚之归，其占为可羞吝。

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

【四象】困蒙吝者，卦唯二阳能发人之蒙，故初近二则有发蒙之善，五应二则有童蒙之吉。四独远之，不能亲贤，致困可羞吝也。

《存疑》阳实阴虚，远实指上下皆阴说。

六五：童蒙，吉。

柔中居尊，下应九二，纯一未发，以听于人，故其象为童蒙，而其占为如是，则吉也。

【六五】凡居尊位者，多以势自高而情不下接六五，以柔中居尊位而能下应九二，是内无知识之萌，外无闻见之杂，犹真纯之天未丧，赤子之心尚存，不作聪明，任己见而唯虚心以听仁贤者也，故有童蒙之象，占者如是，则德性以之而成，治功以之而进，养之以正，圣功在是矣，吉。

《蒙引》此童蒙与卦辞，童蒙小不同。卦辞只是说蒙昧而已。此言其有柔中之善，纯一之心，有安己之心，而无自用之失，有初筮之诚而无再三之渎。六五好处，只在童字内。

象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五象】童蒙之吉，盖以纯一未发，五有此顺德用能虚心一志，而唯贤人君子之是巽也。

《大全》胡云峰曰：顺以爻柔言，巽以志应言。《蒙引》柔顺以巽乎人，故其象为童蒙，即《本义》所谓柔中居尊，下应九二者也。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以刚居上治蒙，过刚故为击蒙之象，然取必太过，攻治太深，则必



反为之害。唯捍其外诱以全其真纯，则虽过于严密乃为得宜，故戒占者如此，凡事皆然，不止为诲人也。

【上九】处阳者皆是发蒙之人，九，阳性，刚。又居卦上，其性益刚。盖治蒙过于威严，而少敷教在宽之道也。有击蒙之象，圣人因而开发之，曰击蒙，固是未好，亦顾所以击之何如耳。若不量其资力而督之，以所未能，知未能行，则蒙者有所不堪。虽曰爱之，其实害之，是为寇也。何利之有？然人之一心，众欲攻之，寇不胜其多矣。若用击之之术以禁止之，过于防闲不少宽假，以保护其良知良能之天，则御之实，所以止其害，何不利焉？可见刚不可不善用也。

《大全》张蓍阳曰：诸爻皆蒙其不蒙，道唯二刚，二以刚居中，包蒙以开其善。上以刚过中击蒙，以惩其恶。《蒙引》击蒙是象下二句，是戒占者，两寇字不同，为寇寇在我，御寇寇在彼，捍其外诱以全其真纯，此理正是蒙以养正。

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

御寇以刚，上下皆得其道。

【上象】利用御寇者，上以刚而御蒙之寇，得治人之道，上之顺也。蒙者因上之刚，以克己之寇，得治己之道，下之顺也。上下皆顺，此所以为利也。

##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需，待也。以乾遇坎，乾健坎险，以刚遇险而不遽进，以陷于险，待之义也。孚，信之在中者也。其卦九五，以坎体中实、阳刚中正而居尊位，为有孚得正之象。坎水在前，乾健临之，将涉水而不轻进之象。故占者为有所待而能有信，则光亨矣。若又得正则吉，而利涉大川。正固无所不利，而涉川尤贵于能待，则不欲速而犯难也。

【需卦全旨】《大全》张中溪曰：乾三阳进，迫乎坎，遇险而能需者也。坎，一阳居中，守正处险而能需者也。此不至犯险而自将出险也。《蒙引》六爻吉凶不全系乎去险之远近，其要止在于能需不能需

耳。先儒谓：大抵天下之事，若能委曲停待，终是少错。需之道，不外乎孚，以存诚守正然后能需。统论需之六爻，就阳刚说，需以宁耐，而得孚贞之道。就阴柔说，需以顺德，而尽孚贞之道。总是乾健而知险，坤顺而知且吾。

彖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

此以卦德释卦名义。

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中正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以卦体及两象释卦辞。

【需象】大抵阴柔每躁，幸而妄进，阳刚多沉毅而有守卦，以刚遇险则宁耐而有待，有需之义。故名需。文王《系辞》以为，人之处，需容有迫于事势之未可为而当需者，即安于义命，雍容以待时，会而不切切焉。以厚观望，是其待也，出于真实而非虚假矣。有孚如此，则心逸日休，胸襟洒落而无滞碍，不亦光明亨通乎？然使心安于需，而事或未出于正，将来亦未必可成。必也所需之专皆出于正，而无行险侥幸之为，则功深而效得，时动而事起。向之所需，今必有济，不为吉乎？贞吉如是，虽涉大川巨险，皆必能待，不为利乎？是则有孚得正者，尽处需之道也。光亨吉利者，得所需之效也。占者其知所务哉？

《蒙引》人之所需，固有出于势之不得不然，而非其心之实然者。故贵有孚，世固有心孚而事，或不正者，故贵贞。有孚以心言，光亨亦是心光亨也。贞就其事言，吉亦谓其事吉也。《存疑》利涉大川作实象说，天下之险难，亦在其中。大川多有风波险阻，人多不能宁耐而致覆溺之祸。故圣人特于需，发其义。

【彖传】卦名为需，须待之义也。此卦坎德为险而居上卦，是险在前也。危难之际，正所当需。乾德为健，以临乎险，刚健之性，能宁耐久待而不遽进，以陷于险。此其理自不至于困穷矣，故名需。

《易》解险在前时，当需，刚健而不陷，德又能需。

【二节】辞曰：需有孚则光亨，若又得正则吉，何所取哉？卦体以九居五而在上卦之中，是居乎天位正而且中。盖以阳居阳正也。正则顺乎道理而无行险侥幸之事，此即所谓贞也。上体之中，中而实也。中则安于义命而无计获期望之私。此即所谓不孚也。又谓利涉大川者，由卦





体正而且中，卦象乾健而临坎水。夫正则不行险侥幸，中则无私意期望，刚健则能从容宁耐，故往涉大川，险必可济而有功也。有功所以为利也。

《大全》朱子曰：利涉是乾，大川是坎，往有功是乾有功。

《蒙引》往有功虽若虚说，其实全凭两象说来，非坎水在前，无缘有个川象，非乾能需，其涉之岂能有功？《本义》若只云卦象，则或重在坎，今曰两象，则重在乾矣。往字贴涉，有功贴利。

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云上于天无所复，为待，其阴阳之和而自雨，尔事之当需者，亦不容更有所为，俱饮食宴乐俟其自至而已。一有所为，则非需也。

【象传】坎象为云在乾之上，是云上于天未成雨也。必待阴阳和协而自雨也，有需之象。君子体之，如为学为治，以至凡百事务经营已尽而成效未臻者，无容更张纷扰，唯优游安静，以俟功效之成，此用需之道也。

《存疑》非教人饮食宴乐也，明其无所作为耳。为学者致知力行工夫已做，若夫学业之成，唯当待之。孟子勿忘勿助，即此意也。为治者治道规矩皆已备举，若夫治道之成，唯当待之。夫子必世而后仁，即此意也。饮食即宴乐之具。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郊，旷远之地，未近于险之象也。而初九阳刚又有能恒于其所之象，故戒占者能如是，则无咎也。

【初九】初之去险是远，则时虽危乱，而安处草野，待时之清，为需于郊之象。而初九阳刚又有能恒于其所之象，占者能安常守静，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斯不陷于险而无咎。

《蒙引》需于郊，就初字说。利用恒，兼就九字说。用恒宁耐到尾之意，利用恒，无咎，作一句读，本象以著。占为利用字重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初象】需于郊者，言其去险尚远，需而不进，不犯世难以行也。利用恒，无咎，盖不犯难行，是当日守之道，恒于其所不失其所需之常，故无咎也。

《存疑》常时需于郊，而今尚在其所而未失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沙则近于险矣。言语之伤，亦灾害之小者，渐进近坎，故有此象。刚中能需，故得终吉。戒占者当如是也。

【九二】九二渐进近坎，小有害矣，不免为议论之所及，诽谤之所加，为需于沙而小有言之象。九二刚而得中，刚有宁耐之操，中有善处之术，故能从容制变不陷于险而得吉。

《蒙引》小有言，即需于沙之意。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虽小有言，以吉终也。

衍，宽意，以宽居中，不急进也。

【二象】沙虽近险，然九为刚爻，刚则能宽裕而不急迫，是以宽在中而不急进也。唯以宽居中，故始虽有言语之伤，而终则能出乎险，以吉终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泥将陷于险矣。寇则害之大者。九三去险愈近，而过刚不中，故其象如此。

【九三】去险愈近，泥与水连，将陷于水。身遭亦患地，已可危，需于泥之象。而九三过刚不中，性躁妄动，昌险取祸，乃致寇至，孽自己作，咎将谁归。

《大全》胡云峰曰：需与渐，皆取有所待而进之义。渐之三遇坎而曰御寇者，艮刚而能止。需之三遇坎而曰致寇者，乾刚而不中也。致之一字，亦三急于求进，以自逼于险云。《蒙引》过刚不中，只是不敬慎。

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

外谓外卦，敬慎不败，发明占外之占，圣人示人之意切矣。

【三象】需于泥者，言其灾只在近也。于此而以过刚不中处之，寇自我致，由不敬慎故也。若能敬以居心，慎以处事，犹可出险而不败也。此圣人发明占外之意。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血者，杀伤之地；穴者，险陷之所。四交坎体，入乎险矣。故为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进，故又为出自穴之象。占者如是，则虽在伤地，而终得出也。

【六四】四交坎体，已入于险变，故非常动皆祸机所在者，需于血之象。然六居四，柔得其正，能需不进，是有消灾解难之术，委曲图存



之道。而卒出乎险，有出自穴之象，可谓善处危者矣。

《蒙引》六四是柔亦得出自穴，何也？六四柔而得正，又柔之善者，沛公见羽鸿门，仿佛此爻之义，自其伤言则曰血，自其出言则曰穴。

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

【四象】需于血，虽危，然能柔顺以听时，而不躁进以犯难，故卒能出自穴也。

《蒙引》顺以听，直为出自穴一句说。柔而得正，顺也。需而不进，是听时也。非顺不能听。就阳刚说，需则是能宁耐，就阴柔说，需则是能顺听。需之六爻，如需于交，需于泥，需于血，是就其所居之位言，去险有远近耳。至下面一截，如利用恒之类，方是随其能需与不能需以为吉凶也。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酒食，宴乐之具，言安以待之。九五阳刚中正，需于尊位，故有此象。占者如是而贞固则得吉也。

【九五】有天下者，治道已尽，治效未臻，急于功利之君，处之必妄有作为，变更多事者。九五，阳刚中正，当需之时，而居尊位，是于治功之当为有，皆已为之，无容更有所为。唯雍容以待治功之成，为需于酒食之象。此君道之正也。占者能如九五之正天下，终享和平之福矣，不为吉乎？

《蒙引》安以待之，就是有孚而得正处，故录之以贞吉，非复成之，以正固也。

象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

【五象】五所以能得饮食之真而吉者，正以居上体之中，则心不偏，而所存者不计功谋利，居阳位之正，则行无邪，而所发者不好大喜功，故能安以待之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阴居险极无复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下应九三。九三与下二阳需极并进，为不速客三人之象。柔不能御而能顺之，有敬之之象。占者当陷险中，然于非意之来，敬以待之，则得终吉也。

【上六】阴居险极无济险之才，居至险之地，有入穴之象，幸其下应九三与下二阳，需极并进，无烦我之召致同起而济时艰，有不速客三人来

之象。上六性柔能顺，致敬于非意之来，则可以借其力以济己之险。始焉入于穴者，终得出自穴而吉见无济险之才者，当求济于人而出险也。

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以阴居上，是为当位。言不当位，未详。

【上象】上处无位之地，不当位者也。然于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已不能济而资人以济，虽阴居险，极为不当位，岂大失乎？

## 坎下乾上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讼，争辩也。上乾下坎，乾刚坎险，上刚以制其下，下险以伺其上。又为内险而外健，又为已险而彼健，皆讼之道也。九二中实，上无应与，又为加忧，且于卦变自遁而来，为刚来。居二而当下卦之中，有有孚而见窒能惧而得中之象。上九过刚居讼之极，有终极其讼之象。九五刚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以刚乘险，以实履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故戒占者，必有争辩之事而随其所处为吉凶也。

【讼（卦）全旨】绳按：《存疑》此卦九二中实，有中孚之象，上无应与，有见窒之象。坎为加忧，有惕之象。卦变刚来得中，有得中之象。上九刚居讼，极有终讼之象。九五中正居尊，有大人之象。以刚乘险，以实履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读初、二、三、四爻，而知惕中之吉。读五爻而知见大人之利。读上九而知终凶与涉川之不利。圣人观象，《系辞》示人处讼之道，读《彖辞》思过半矣。

象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

以卦德释卦名义。

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终凶，讼不可成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

以卦变、卦体、卦象释卦辞。

【讼象】乾刚坎险，在上下为相猜，内外为相济，人已为相敌，讼所由成也。占者讼贵有理而处之。又当曲尽其道，其必情真受诬，理直



见枉，有孚而窒，不得不讼也。然讼非得已，必心存忧惧而惕，辨明即止而中，斯窒可通，而吉如恃其孚而终讼不已，便不免于凶。抑讼以辨其曲直，又宜见大人。资其明断，则是非不枉而利，若行险侥幸以取胜，是涉大川也。驾虚求实，必无利矣。夫均一，讼也，惕中则吉，而终极则凶，见大人则利，而涉大川则不利。随所处以为吉凶如此。

《蒙引》只言中吉可矣，必言惕中者，讼之事，唯能惧乃能中，不惧则健于讼矣。有孚窒作一语言人之必有讼，下则详示以处讼之道，吉凶、利不利，只有一曲一直之分。

【象传】卦名讼者，卦德乾刚坎险，以上下言。上刚制下，下必不堪。下险伺上，上为所胁。以一人言，内阴险而刚，而刚又足以害物，分强健而力，足以济好。以二人言，己险能执彼之短，以为辞，彼健能为我之敌，而不屈，皆讼之由成也。故名讼。

《演义》此节是讼，下节是处讼。

【二节】词曰：有孚见窒，而惕中则吉。卦变自遁而来。刚来得中则是，刚而能柔，正直自矢，又以理势自裁，可止而止，不终极其讼者也，有得中之义。唯其能惧，所以得中，而举中可以该惕矣。曰终凶者，以理而言，讼非美事，人己之间，损德构怨，其凶必矣。何可成也？曰利见大人者，卦体九五中正，自尚中则听讼之时，心无伦主，正则听断之时事，无过当而有孚者，得以辨明。曰不利涉大川者，卦象坎为险陷，渊之象也。乾刚乘之，入渊之象。冒险求胜，必至覆败也。

《蒙引》讼有孚窒惕，数字俱带说惕中者，能惧所以得中也。释中字，就该了惕字。意讼不可成，只据理言，见其宜惕中也。《程传》辨之尚乃中正，故利见大人，以所尚者中正也。按此是大人自尚，不是人去尚他。

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天上水下，其行相违，作事谋始，讼端绝矣。

【象传】天运于上，水流于下，相违而行，犹人情彼此两相乘戾，讼之象也。君子以为争讼于已成之后，不若绝讼于未萌之先。故揆天理，度人情，作事谋之于始，则讼端无自而起，是则天水违行者，卦之所以成讼也。作事谋始者，君子所以弭讼也。

王龙溪曰：此即皋陶期无刑，孔子使无讼之意。谋始之道，非但慎

交结，明契券，陈礼以教之，象刑以示之，辨上下，定经界，使各安分而无争，知耻而能让，皆此义也。

**初六：不求所事，小有言，终吉。**

阴柔居下，不能终讼，故其象占如此。

【初六】人之终讼者，必有才有势。初六阴柔居下，才弱力微，不终极以求胜，是不求所事也。即真不求所事，以论其始也。有小伤，以及讼其终也。辨明见窒之情而已，终吉。

《大全》胡云峰曰：需之小有言，近坎也。人不能不小有言也。此之小有言，坎也。我不得已而小有言也。

象曰：不求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

【初象】不求所事者，非特屈于势，彼亦自揆于理，为不可长也。唯其不求，故始虽小有言，语之伤终必辨明而吉也。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九二阳刚，为险之主，本欲讼者也。然以刚居柔得下之中，而上应九五，阳刚居尊，势不可敌。故其象占如此。邑人三百户，邑之小者，言自处卑约，以免灾患，占者如是，则无眚矣。

【二爻】九二阳刚，为险之主，性质既躁，智谋又深，本欲讼者也。然居柔得中，既能裁之于理，上遇九五，复能屈于其势，故其象为不克讼，归而逋逃其邑，只有人三百户，处里约之地，以示屈服收敛退让而无犯分之愆，何眚之有？苟犹据大邑，虽曰退伏，迹尚可疑，如都城百雉，足以偶国，岂能免于祸乎？

《蒙引》九二不克云云，一连读到尾。九四爻词亦然。归而逋为一句，其邑人三百户，言所逋之地，仅如是也。

象曰：不克讼，归逋，窜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

掇，自取也。

【二象】人不肯退让，多由终讼。九二不克讼，随退而逋，窜也。所以然者，自下讼上，二非五敌，祸患之来，乃自取也。唯其有见于此，故安于分而退处也一。

《存疑》归逋窜，直说至患至掇，方是解其意一。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食犹食邑之食，言所享也。六三阴柔非能讼者，故字旧居正，则虽



危而终吉。然或出而从上之事，则亦必无成功。占者守常而不出，则善也。

【六三】六三阴柔才弱，而不克讼，故含忍而不忿争者，常分之所在，即正理之所在也。于焉守常而享分所当得，坚固以守此正理，为食旧德，贞焉。如是而受侮于人，不免可危。然含忍不较，终不罹祸，使或出而从主之事，才既不足，功亦无成。此特即其象以论其人，如此，非抑之也。

《蒙引》守旧便是居正，只是不与人讼。终字应厉字，或从王事无成。此句泛说，与上文不相系。盖争讼利于怯，从事利于才。

象曰：食旧德，从上吉也。

从上吉谓随人则吉，明自主事，则无成功也。

【三象】言六三之食旧德吉者，三之才不足以有为，凡事唯主于上而已，一从其所为，则事可成而吉也。

《存疑》此传不复粘讼说，只举食旧德一句。或从王事无成，俱带了，唯或从王事无成，故只宜食旧德。唯只宜食旧德，故或从王事无成。二句只是一意。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即，就也。命，正理也。渝，变也。九四刚而不中，故有讼象。以其居柔，故又为不克而复就正理，渝变其心，安处于正之象。占者如是则吉也。

【九四】刚而不中，刚则不屈于人，不中则所行失当，故有讼象。以其居柔，则不纯在乎刚，而有退巽者在，故能以义自制于所行之事，反就正理。且心亦改变，安处于正，有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之象。诚如是，其过而能改，则有自新之善，何吉如之。

《大全》龚氏曰：二以下讼上，其不克者，势也，故归而遭窜。四以上讼下，其不克者，理也，故复而即命。皆刚居柔，故能如此。《蒙引》复即命，以事言，渝，安贞，以心言，但一串事，非有先后。

象曰：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四象】九四欲讼，本有失也。今也即命安贞，则不唯无忿争之事，并无忿争之心，内外胥无失矣。岂非过而复于无过乎？

《存疑》不失解吉字，此以理之得失为吉凶，非以事之祸福为吉凶也。

九五：讼，元吉。

阳刚中正，以居尊位，听讼而得其平者也。占者遇之，讼而有理，必获申矣。

【九五】九五以阳刚中正居尊，是听讼而得其平之大人也，或为刚者所制而愬己之冤，或为险者所信而愬人之狡讼，而有理者遇之，情得上达，不至有孚见窒矣，元吉。

《大全》张中溪曰：《彖》曰尚中正，《象》曰以中正，则知人君之听讼，当以中正为主。狱讼之归，舜虞芮之质文，九五有之。毛氏曰：讼者遇此爻，则为利见大人之中正曲直，必定乃所谓元吉也，元吉如民自以不冤之类。

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

中则听，不偏；正则断，合理。

【五象】讼遇九五而元吉者，盖以九五之中正。中则听，无偏主之心，正则断，无过当之事。所以讼者，获元吉也。

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

鞶带，命服之饰。褫，夺也。以刚居讼，极终讼而能胜之，故有锡命受服之象。然以讼得之，岂能安久？故又有终朝三，褫之象。其占为终讼，无理而或取胜。然其所得，终必失之，圣人为戒之意深矣。

【上九】有孚见窒方可成讼，能惧得中方可获吉。上九刚居讼极，以健讼之才济以终讼之志，凶其宜也。设或诬伪为真，饰曲为直，侥幸取胜，自以为荣象，锡之鞶带焉。然暂胜必败象，又为终朝三，褫之终讼之凶，可以鉴矣。

《存疑》或者未必然之词，三者不可得之甚。《蒙引》男鞶革，女鞶丝。革，皮也。鞶带即革带。男革女丝，取刚柔之义。

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

【上象】终讼本无取胜之理，纵幸而胜，有如受服，亦不足敬也，况祸败立至乎？





## 坎下坤上

师：贞，丈人吉，无咎。

师，兵众也。下坎上坤，坎险坤顺，坎水坤地，古者寓兵于农，伏至险于大顺，藏不测于至静之中。又卦唯九二，一阳居下卦之中，为将之象。上下五阴顺而从之，为众之象。九二以刚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为人君命将出师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师。丈人，长老之称，用师之道，利于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戒占者亦必如是也。

**【师卦全旨】**《大全》杨龟山曰：自昔，先王之制民，居则为比间族党，州乡故比，则众在内。一阳在上，为之主君象也。伍两卒旅军师之制，则众在外。一阳在下，为之主将帅象也。绳按：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仁义之师，出之有名；老成之将，任之非易。贞与丈人，《彖词》备矣。此王者之师，可以正天下，亦以顺天下，而非以毒天下也。二五相应，二为大将，以贞而得君，五为大君，以贞而命将。他如初以律，三舆尸，四左次，皆承贞与丈人看。至上功成行赏，而兢兢于小人勿用者，尤见赏功之贵，公择将之贵，慎而所以寓兵于农，以教养为训练者，尤于容民畜众，见古兵法焉。

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

此以卦体释师贞之义，以谓能左右之也。一阳在下之中，而五阴皆为所以也。能以众正，则王者之师矣。

**【师象】**坤坎合体，卦德有寓兵于农之象，卦体有命将出师之象，故名为师。词谓兵凶战危，不得其正，则有黷武殃民之灾，不得其人，则有僭军杀将之祸，必能奉天伐暴而贞，又得老成练达之将，如丈人者，则有战胜攻取之吉，而无逞威灭理之咎矣。

**《蒙引》**主人君用师言，吉无咎，通承贞丈人说。卦词全是据理言。《存疑》吉无咎，分看言其功可成于理，又无咎，有吉而有咎者，嬴秦之灭六国是也。有无咎而不吉者，孔明之伐魏是也。

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又以卦体卦德释丈人吉无咎之义，刚中谓九二，应谓六五，应之行险，谓行危道顺，谓顺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师旅之兴，不无害于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悦而从之也。

【象传】师之贵于贞者，何也？师者，伍两卒旅，众之谓也。贞者，仁义吊伐，正之谓也。用师之事，难得者正，而难正者众，全在以之者何如耳。卦体一阳在下卦之中，上下五阴，顺而从之，可见众皆为所以矣。为将者，能节制众人，伐暴而不为暴，以伍两卒旅之兵众，而行仁义吊伐之正道，是为王者之师。而命将之君，可以成兴王之功矣，此师之所以利贞也。

《大全》西溪李氏曰：王者之师，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故曰能以众正，可以王矣。《蒙引》彖刻贞字，属人君用师言。《彖传》解贞字，又以大将帅师言，可以王归之，命将出师者。

【三节】丈人吉无咎者，卦体二刚中而五应之，是为将者，威而有惠，勇而有谋，而君又阃外寄之事权委之，卦德坎险坤顺，是兵凶战危而行险道。然有节制而不扰害，顺乎民心，非有丈人之德不能也。以此之德而行师，虽劳师动众不无毒害天下，实则除暴救民，适所以安天下。时雨之师，民皆忘劳忘死，悦而从之，宜其有战胜之吉，又何穷黷之咎乎？

《大全》徐进斋曰：将不刚无威，过刚则暴。有刚中之德而信任不专，亦不能成功。所以贵刚中而应也。兵凶战危，不得已而兴师动众，禁暴除乱，所以贵行险而顺也。《蒙引》行险而顺，与世所谓兵行诡道者异，指民悦而从，得人和而三军一心矣。

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水不外于地，兵不外于民，故能养民则可以得众矣。

【象传】坎水在坤地之下，水寓于地，犹兵寓于民也。其象为师，君子知兵不外于民，而所以畜众者，亦不外于民。故于无事之时，务本节用以阜其财，省刑薄敛以恤其力。凡所以容保其民，使之各得其所，民生既厚，则民力可用，卒伍军旅之众，皆藏于比间族党之中。是容保其民，即所以畜养其众，岂必外民求兵哉？

《大全》李隆山曰：于师得古人井田之法，于比得古人封建之法。



《蒙引》不可以水由地中行者，言只地中之湿者皆水也。容民畜众，皆以无事之时言，畜众以今日言，得众以后日言。因指容字，有教养二意：制田里以厚其生，明礼义以作其气，容民即是畜众。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

律，法也。否臧，谓不善也。晁氏曰：否字，先儒多作不是也。在卦之初，为师之始出，师之道当谨其始，以律则吉，不臧则凶。戒占者，当谨始而守法也。

【初六】三军之命，悬于将，一将之权，在于律。律则行师之法，所由成败者也。初，出师之始，必严号令，肃部伍，坐、作、进、退之有节，攻、杀、击、刺之有则，牛、马、臣、妾之勿逐，斯为有制之兵而成功可保，若不能律而不善，则号令不行而士卒骄，部伍不齐而行列乱，无律之兵，未有不败，凶立见矣。

《存疑》此只据在卦之初，为师之始，说个道理，如《蒙》初六一样。《参义》以一卦观之，则九二独为将，以各爻观之，则皆将帅之事。

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初象】师出以律，行师之法。苟或失律，不免丧败而取凶也。

《存疑》：失律凶，明否臧之为失律也。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九二在下，为众阴所归，而有刚中之德，上应于五，而为所宠任，故其象占如此。

【九二】将兵在将，将将在君。九二众阴所归，将之象也。有刚中之德，感恩并著。在师中而为将，自有制胜之吉，无桡败之咎。上应于五，为所宠任，又为王三锡命之象。将虽有才，君又委任，恩礼之渥有加无已。则权无中，制师有成绩。此又吉无咎所由致也。

《蒙引》刚中之德，全在“九二”字内。下在师中吉，就本爻看出，王三锡命，应爻肩出，即彖传刚中而应是也。锡命是宠任之为将，非褒其成功也。

象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

【二象】在师中吉，虽九二刚中之德为之，而实录天之宠任为之也。非君宠任，安得耑征伐之权，而有成功之吉乎？然王之三锡命者，非私厚于一将，由其以万邦之困苦，使诛暴锄乱以安之，此推原将之所

以立功，与君之所以任将也。

**六三：师或舆尸，凶。**

“舆尸”谓师徒，桡败舆尸而归也。以阴居阳，才弱志刚，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其象占如此。

【六三】兵家常胜之道，唯在将帅得人与出师以正而已。六三阴则才弱，阳则志刚。不中则心邪，不正则行颇。不量势力，轻举妄动，理无不败。当有舆尸而归之象，凶可知矣。

《蒙引》舆尸便是凶，谓之或者，其本意亦欲取胜，而乃至于败也，与或击之同肩。

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

【三象】战以克敌为功，不胜已无功矣。而或至舆尸，残民命，伤国体，不唯无功，大无功也。

《存疑》大无功，解凶字。

**六四：师左次，无咎。**

左次谓退舍也。阴柔不中而居阴得正，故其象如此，全师以退贤，于六三远矣。故其占如此。

【六四】善师者，不必战；善战者，不必进。六四阴柔无克敌之才，得正有量敌之智。故知其不可胜而全师，退舍为左次之象。则虽不能有功，亦可以免祸，无咎，宜矣。

《大全》吴氏曰：凡师三宿为次，兵家尚右，右为前，左为后。《程传》云：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论其才之能否。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知难而退，师之常也。

【四象】行师以进战为勇，左次则嫌于退怯。然知难而退，师之常道。左次之得，以无咎者以未失其常，退而得宜，何咎之有？

《大全》胡云峰曰：恐人以退为怯，明其当退而退也。《存疑》以未失常，解无咎。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六五用师之主柔顺而中，不为兵端者也。敌加于己不得已而应之，故为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执而无咎也。言语，辞也。长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又戒占者专于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参



之，则是使之舆尸而归，故虽贞而亦不免于凶也。

【六五】居尊用师之主，柔顺而中，有恭俭玄默之德，无喜功生事之心。或蛮夷寇贼，侵害生灵，然后兴师声讨，其象为田中有禽侵害禾稼，其占利于搏执，何穷兵之咎？然出师固贵有名，而命将无所当慎，必老成练达，如九二之长子以帅师，设若便新进如三四，弟子以参之，则权出多门，不免取败致舆尸而归。虽名义甚正，而殃民辱国，亦功不可成而凶。凡为师主者，所当戒也。

《大全》问长子帅师，乃是本爻有此象，又却说弟子舆尸，何也？朱子曰：此假说之词也。言若弟子舆尸，则凶矣。问此例恐与家人啗啗，而继以妇子嘻嘻同，曰然。胡云峰曰：甚言任将之不可不审且专也，长子即《彖》所谓丈人也。自众尊之，则曰丈人；自君称之，则曰长子。《蒙引》田有禽利执言，是师贞意。长子帅师，是丈人意。禽字兼兽獐鹿之类，害稼尤多。才气老成，便是长子。新进不经事者，便是弟子。

象曰：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

【五象】五用长子帅师，以九二中德而行，恩威兼著，所当专任者也。若以弟子参之而致舆尸，岂弟子之罪哉？咎在君使不当也。来注：中行，推原九二之词，使不当，归咎于五之词，系民命之生死，国家之安危，可不戒哉？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师之终顺之极，论功行赏之时也。坤为土，故有开国承家之象。然小人虽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优以金帛可也。戒行赏之人，于小人则不可用此占。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也。

【上六】师终则武功告成，顺极则天下大定。大君于是有爵赏之命，功大者使之开国，而为侯，为伯；功小者使之承家，而为卿，为大夫。其赏必酬劳，报必偿功，如此然，即此有国有家之功臣，容有小人与于其间，当有以善处之，勿概用以于预朝政可也。一以保治，一以防乱，以坚树国本，保全功臣之要道也。

《程传》师旅之兴，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赏之以金帛禄位可也，不可使有国家而为政也。小人平时易致骄盈，况挟其功乎？汉之英彭，所以亡也。此专言师终之义，不取爻义。

《存疑》小人勿用，是戒行师之初，不可用小人，立功及有功，不得不一

例赏以爵色，然又恐播恶于众，故不若于兴师之初，不用之为愈也。《象传》谓其必乱邦，《彖词》于师贞之下，即言宜用丈人。五爻之词，又戒用弟子，即此意也。李九我曰：开国承家，所以优功臣而广封建，见圣人待天下之公；小人勿用，所以御才将而绝祸端，见圣人虑天下之远。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圣人之戒深矣。

【上象】大君有命，而开国承家，异其典者，所以正武功大小之等也。小人勿用者，非有所惜也。小人而用以谋议经画，必至恃势作威，而生乱邦之祸也，可不戒哉？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比，亲辅也。九五以阳刚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阴，比而得之。以一人而抚万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筮者得之，则当为人所亲辅，然必再筮以自审，有元善长永正固之德，然后可以当众之归而无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将皆来归之，若又迟而后至，则此交已固，彼来已晚，而得凶矣。若欲比人，则亦以是而反观之耳。

【比卦全旨】《存疑》比卦不止是下比上，实兼上比下，盖必在已有，以为人所比，然后人从而比之，故《本义》谓“以一人而抚万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绳按：卦体九五，阳刚为比之主，从上比下说，五阴顺而从之。就下比上说，要以元承贞为此天下之大本，建国亲侯为比天下之大用。读显比一爻而知荡平之极，熙熙皞皞之象，其真比天下而无间者乎？

象曰：比吉也。

此三字，疑衍文。

比：辅也；下：顺从也。

此以卦体释卦名义。

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不宁方来，上下应也。后夫凶，其道穷也。



亦以卦体释卦辞，刚中谓五，上下谓五阴。

【比象】坤坎合体，九五中正在上，五阴顺从。盖取臣民之众，远近亲附一人之意也。须知为人所比固吉，然人之比我，比以德也。必再筮以自审，果有元善之德，足以长人，且是元德，果无少间断而永不流姑息而贞，斯可以当众之归而无咎。夫唯元永贞而无咎，则声名洋溢四海，归心其未比而衷，有不安者方来未已，间有执迷负固后而不来者，徒自取凶人之比焉。孰有外乎？

《存疑》有元而不永者，唐太宗贞观之治而不克终，唐明皇天宝之乱不及开元是也。有元永而不贞者，汉文恭俭二十年如一日，而不免溺于黄老清静，宋神宗锐志更政，终身为王安石所惑而不悟是也。无咎是就为人所比者，言不宁方来，又极其效而言之。

【彖传】卦名比者，远近趋附，取亲辅之义也。此卦何以名比？卦体五阴顺从九五，则是圣人既作，臣民倾心，故多比也。

《蒙引》下顺从，实兼上下众阴，然不曰上下，而只曰下者，以九五为上也。故避之，至不宁方来，则曰上下应也，此只曰下尊上之辞，后兼上下举众之词。

【二节】词曰：元永贞无咎，九五阳刚居上之中，是心具天德之刚，养之，极其纯粹而中，在比道，即为体仁、长人之元，且为深仁，必世之永至仁，无私之贞，故可当众之归而无咎。曰不宁方来者，五阴应五，内外臣民，归心悦服，即不宁方来也。曰后夫凶者，有君如此，而犹执迷不服，以理言之，为圣世不容也。

《大全》胡云峰曰：凡应字，多谓刚柔两爻相应，此则谓上下。五阴应乎五之刚，又一例也。《存疑》、《程传》以阳刚居尊为君德，元也，居中得正能永而贞也。刚中，即是元永贞。但就卦体说，只说得刚中。就比道上说，则须用此三字，方尽此道之善。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地上有水，水比于地，不容有间。建国亲侯，亦先王所以比于天下而无间者也。《彖》意人来比我，此取我往比人。

【彖传】坎水坤地，是为地上有水。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相合无间，比之象也。先王以天下至大，天子一人之身，安得大人而比之？于是建立公、侯、伯、子、男之万国，而有巡狩述职之典，朝聘往

来之礼以亲之，则诸侯各行其政教，而保其民人。天子虽不人人而比之，而惠泽周流，无一人之不比。天子所亲者，诸侯，而诸侯各亲万国之民，亦犹水之比于地而无间也。

《大全》胡云峰曰：师之容民畜众，井田法也，可以使民自相合而无间。比之建国亲侯，封建法也，可以使君与民相合而无间。《蒙引》亲诸侯所以亲天下也，六字一串，意非是两平，意要得天子，以其亲天下者，亲诸侯。诸侯亦以其天子之亲我者亲天下，见注中比天下而无间意。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

比之初，贵乎有信，则可以无咎矣。若其充实，则又有它吉也。

【初六】比人之始，诚信为本。故必无二，无欺以亲，比乎人。有孚比之，如此则外不失人，内不失己，而无欺罔之咎。若能积此初心之孚，自始至终而不渝，诚信之实，如物之盈满于缶中焉。则诚能动物，将来必有意外之吉。岂但无咎已哉？此可见比人不可以不诚，而存诚不可以不至也。

《大全》朱子曰：孚有在阳爻者，有在阴爻者。伊川谓中虚信之本，中实信之质是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初象】比之初六有孚而且盈缶，则不但无咎，诚以格物，亲爱自深有它吉也。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

柔顺中正，上应九五，自内比外，而得其贞，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则正而吉矣。

【六二】臣必择君而仕，六二柔顺中正，而上应九五。阳刚中正，遇可仕之君，知其可比。以中正之道，应上之求，自内出而比之，则所比得人，不降不辱，可谓正矣。正则无失身之嫌，故吉。

《蒙引》柔顺中正，故能比夫正。上应九五，则所比者正。爻词贞字，实从柔顺中正而生，内比之，是方出而仕者；外比之，六四近君之位，已出仕者也。故有内外之分。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得正则不自失矣。

【二象】枉道徇人，徒为失己。比之自内而得其正，则身正不辱





道，行不枉不自失己，所以吉也。

**六三：比之匪人。**

阴柔不中，正承乘应，皆阴所比，皆非其人之象。其占大凶，不言可知。

【六三】六三阴柔则已，心暗昧不中正，则行又邪僻，承乘应皆阴所与，又非正人，以三之阴柔不中正，有不入其流者乎？为比之匪人之象，凡居者之邻，学者之友，仕者之同僚，皆宜深戒也。

《蒙引》不可谓指乘承应皆阴，为比匪人，观兑四介疾，有喜可见。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

【三象】比得其人，斯有益而无害。比之匪人，德业皆为所丧，不论是非而论利害，不亦伤乎？

**六四：外比之，贞吉。**

以柔居柔，外比九五，为得其正，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则正而吉矣。

【六四】四以柔正近刚中之五，不内应初而外比五，是无内顾之私，而委身以比明主，比得其正，古之道也。占者如是则得事人之正，可以赞成德业之隆，不为贞而吉乎？

《存疑》此吉字与二不同。盖二，新进之臣，遭逢有道，而无匪人之伤，二之吉也。四则近君之臣，圣君贤相，其成光明正大之业，四之吉也。“之”字，指九五。

象曰：外比于贤，以从上也。

【四象】九五，阳刚居上之中，而得其正，是诚贤君四，外比于五之贤君，固以其德。然君上者，臣之所。夫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四之从五，岂徒以德，而实以位也。

《蒙引》从上者如二，以正应而比五。四与五，初非正应，特以在上而比之耳。以分言上句，是唤起下句。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一阳居尊，刚健中正，卦之群阴皆来比，已显其比而无私，如天子不合围，开一面之网，来者不拒，去者不追，故为用三驱。失前禽而邑人不诫之象，盖虽私属，亦喻上意不相警备，以求必得也。凡此皆吉之道。占者如是则吉也。

【九五】九五阳刚中正之德，以当天下之比，是显，然以元永贞之

德亲比天下，是大公无我而付失得于勿恤，置功利于两忘。君非煦煦以市恩，而感之无心，民唯皞皞以自得，而应之亦无心。正大光明，何其显也？拟诸其象，殆犹王者解一面之网，用三驱之田，初不求于前禽之必得，至于邑人，亦忘情警备张捕，不求必得也。夫在上者不求必得，固谓之公，然必在下者亦不求必得，始为大公之极而显。比之效，益大矣。占者能如九五之显比，亦王道，得而王化行矣。何吉如之？

《大全》胡云峰曰：比易近于私，王者之比大公至正显，然于天下而无私，失前禽，是比去者不追。然使邑人不喻上意或有唯恐失之心，则犹未广大也。徐进斋曰：王者用猎，合三面之网，而开其一面，其顺而来者，则取之，以喻下四阴之顺乎五也。其逆而去者，则舍之，以喻上一阴之皆乎五也。《存疑》王用三句，即显比之象，邑人不诫，是王者显比，必然之符验。

象曰：显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顺，失前禽也。邑人不诫，上使中也。

申上之德，使不偏也。

【五象】九五显比之吉，取其所居之位正而且中也。正则施为当理，不违道于誉，中则存主不偏，不谋利计功。在爻为正中，在比道为显比，故取其象也。象为失前禽者，王者之畋于禽之逆我前去者，舍之；顺我来入者，取之。不取必于得失之间，而听前禽之失去也。王者于民，德怨不任，无所容心，亦犹是也。曰邑人不诫者，固下之中所以然者，田上之中使之也。盖王用三驱，失前禽者，上之中也。上行下效，实上使之也。

《蒙引》观显比之吉一句，便见邑人不诫，皆在其中矣。故《本义》并以为一象，舍逆取顺，正解出所以失前禽处。且都就禽说，而显比之意自见。即鹿无虞以从禽也二句，亦皆象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阴柔居上，无以比下，凶之道也。故为无首之象，而其占则凶也。

【上六】居上首之象也。上六阴居首位，无德比之，无首也，无可比下，其占凶矣。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终也。

以上下之象言之，则为无首。以终始之象言之，则为无终。无首则



无终矣。

【六象】比之无首，其德不足为人所比，民畔而难作，无以保其终矣，所以凶也。

##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巽亦三画卦之名，一阴伏于二阳之下，故其德为巽，为入，其象为风，为木，小，阴也。畜，止之之义也。上巽下乾，以阴畜阳，又卦唯六四一阴，上下五阳皆为所畜。阳能系而不能固，亦为所畜者小之象，内健外巽，二五皆阳，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有刚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其占当得亨通，然畜未极而施未行，故有密云不雨，自我西郊之象。盖密云阴物，西郊，阴方，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于羑里，视歧周为西方，正小畜之时也。筮者得之，则占亦如其象云。

【小畜全旨】《大全》晁氏曰：以统体言之，固是以一阴畜五阳，然就九五而言，则下与四比，上与上连，为邻之象，谓巽。三爻同力畜乾，意自分明。绳按：《本义》以阴畜阳兼二体六爻，看出《彖传》独提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明白以六四为畜之主，断当以五阳为君子，四一阴为小人。然以六爻言，六四以阴畜五阳，以二体言，则巽三爻皆为小人，并力以畜乾三阳之君子。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

以卦体释卦名义，柔得位，指六居四上，下谓五阳。

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

以卦德卦体而言，阳犹可亨也。

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尚往，言畜之未极，其气犹上进也。

【小畜象】巽阴畜乾阳，一阴畜五阳。盖取小能畜止其大，又能畜而不能固之意，皆为小畜。阳为阴畜，似难得亨，然以阳言之，才既能为势，又可为而得伸其志，其占犹有可亨之理。又以阴言之，其势尚微，犹未能肆其害阳之心，其象犹云，虽密不能成雨。以其起自西郊，

阴方阴，既光偈而阳不和，此又阳之所以亨也。

《大全》朱子曰：易不可尚就人上说，且就阴阳上看，分明配之人事，为小人畜君子也，得为臣畜君也，得为因小事畜比也，得易统密云二句，不是阳所以得亨之故。盖阳所以得亨，全在健巽刚中，此只见阴道未行，君子犹可有为要分晓。朱子曰：凡雨者，皆是阴气盛，凝结得密方湿润下降为雨，且如饭甑，盖得密了。气郁不通，四畔方有湿汗，今乾上进一阴，止他不得，所以云尚往也，是指乾欲上进之象。是阴包住他不得阳气，更散做雨不成，所以尚往也。《存疑》阳先阴唱，则阴和之而雨，阴先阳唱，则阳不和而不雨，阳之唱必在东郊。东，阳方也。阴之唱必在西郊，雨，阴方也。

【象传】卦名小畜者，卦体六四之柔居得其位，而五阳应之。是一阴得时位，而众阳皆为所制。柔即小也，应之即畜也，故为小畜。

【二节】词曰亨者，卦德内健则存心强毅，有能为之资。巽则行事慎密，有善处之术，且以刚德，君子居中用事，权未尽移，而其志可行，夫才既善为势，又可为，故不为所畜而得亨。

《大全》冯厚斋曰：凡卦一阴五阳，则一阴为之主，此孔子论《易》之例，非必庖牺文王命卦之本意也。又曰：健而巽，刚中而志行，《象》多言卦材，亦孔子之例。《蒙引》刚中不纯以德言，刚是德，中是位，故《本义》曰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

【三节】又曰：密云不雨者，以造化言，地气上升，得上而无气下降，畜得他固，则地气进，不得下降为雨，今畜阴不固，地气只管上进，故不能下降而为雨也。唯其气上进，故云虽密自西郊，阴先唱而阳不和，雨泽之施未得行也。此又其所以亨也。

《大全》徐进斋曰：尚往，得也，言阳升而不能固止之也。施未行，阴也，言阴未能畜阳降而成雨也。胡云峰曰：志行施，未行雨，行字相应，阳被畜而志犹可行，阴虽得位而施未可行。《本义》两犹字专为阳言，亦扶阳抑阴之意也。《存疑》天气属阳，地气属阴，今以阴畜阳，反以天气为阴，地气为阳，何也？曰：以两仪之分言，则气自下而上腾者，为阴；气自上而下降者，为阳。自四象之交言，阴之腾上者，又为阳；阳之下降者，又为阴。

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风有气而无质，能畜而不能久，故为小畜之象，懿文德，言未能厚积而远施也。

【象传】与上乾言，是风行天上，大风一过，草木为之屈挠，过后旋复其旧，能畜而不久，小畜之象，君子体之于德，征诸言动之类，而为文德者，君子懿之。而凡威仪文词，各尽其善，亦小畜义也。

《存疑》此是就人事上见，一件配小畜之象，不是说君子之学事，要懿文德也。风行天上，造化之小畜也。君子以懿文德，人事之小畜也。畜以蕴畜言。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

下卦乾体，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进而为阴所畜，然初九体乾居下得正前，远于阴。虽与四为正应，而能自守以正，不为所畜，故有进复自道之象，占者如是，则无咎而吉也。

【初九】初九体乾则志欲上进，居下则初疏未变，得正则不苟合，前远于阴则不近害。故虽与四正应，绝无所借资扳援，重道义，慎名节，以复于上，而不为阴所畜，乃得遂其前进之心，而居其所当居之位，有复其本位，自其故道之象。夫不泥于邪而得遂其平生之志在我，不失其守，何咎之有哉？无咎则吉矣，志行不亏，名节无丧，便是吉也。

《大全》冯厚斋曰：阳本在上之物，故自下升上曰复，此言由其所复之故道也。

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

【初象】进复自道，则不为阴畜，其无咎而得吉，理之宜然者也。

《存疑》此与爻词何其咎，皆快之之词，盖嘉其能守也。

九二：牵复，吉。

三阳志同而九二渐近于阴，以其刚中，故能与初九牵连，而复亦吉道也。占者如是则吉矣。

【九二】二渐近于阴，不若初九之渐远于阴。为九善矣，然以其刚中与初同德，故能与初连类而复不为所畜，去邪归正。不屈折其平生志义，相先在中行而独复，吉之道也。古者如是，则得遂其进而不为阴畜。故吉。

《大全》胡云峰曰：复字，虽与复卦之义不同，然复卦唯初与二言复，言吉，彼则于六阴已极之时，喜阳之复生于下。此则于一阴得位之

时，喜阳之复升于上。卦言畜，取止之义。爻言复取进之义。

象曰：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

亦有承上爻义。

【二象】初，复自道，固无自失之咎，二所以牵复者，以其在下之中，秉刚中之德，以酌从违之宜，故亦以自守而不自失也。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

九三亦欲上进，然刚而不中，迫近于阴而又非正应，但以阴阳相说而为所系，不能自进，故有舆说辐之象。然以志刚，故又不能平而与之争。故又为夫妻反目之象。戒占者如是则不得进而又所争也。

【九三】九三欲上进，与初二同。然刚而不中，既无自守之节，与初之得正，二之刚中，异矣。迫近于阴，又多此昵之情，与初之前远于阳，二之渐近于阴，殊矣。而又非正应，但以阴阳相悦，为所系畜，是结拔匪人以图进，而卒为所制，无由上进，有舆脱辐之象。然三阳志刚，虽一时动于欲而为所畜，终能悟其非而思反于正，又不能平而与之争，有夫妻反目之象。占者戒之。

《蒙引》辐与輹不同。辐，车轮之辘也。輹，车上伏兔也。辐重于輹。脱辐者，为阴所系，久住之计也。脱輹者，自止不进，暂住之意。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程子曰：说辐反目，三自为也。

【三象】曰夫妻反目，由夫刑家无道，不能正其家室，而妻得以制之，阳之不能自守，以与阳悦而为所畜者，不犹是哉？

《蒙引》不能正室，意谓其以相悦而为所系畜也，即与脱辐也。谓夫妻之反目，亦由夫之自脱其辐耳。《存疑》且就夫妻说，正意见于言外。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以一阴畜众阳，本有伤害忧惧，以其柔顺得正，虚中巽体，二阳助之，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也。无咎宜矣。故戒占者亦有其德，则无咎也。

【六四】四以一阴畜众阳，是以寡御众，以弱御强，伤害忧惧，皆不免也。幸其柔正虚中，为有孚信之德，上结二阳而得其助，身可无伤，心可无惧，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姑虽不克有为，终乃因人有济，何咎之有？占者有是德亦无咎也。



《演义》本爻以戒占也，见济事本于得人，而感人又本于诚信，有孚字重。

象曰：有孚惕去，上合志也。

【四象】四之有孚，血去惕出者，盖畜止乾刚，四之志也。四之孚，诚巽于二阳。而二阳与之合志同力，畜乾所以得免于忧惧也。

《存疑》二阳之助，固以四之能巽，然非柔正虚中，二阳未必助之。

《蒙引》云：血去惕出，虽全是二阳之力，而其所以得二阳之力者，则全在有孚上来爻象交相发明。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巽体三爻同力，畜乾邻之象也。而九五居中处尊，势能有为，以兼乎上下，故为有孚。挛固用富，厚之力，而以其邻之象，以犹春秋以某师之以言能左右之也。占者有孚则能如是也。

【九五】巽体三爻，同力畜乾，邻之象也。而九五又实为之首，然无德者，不足以孚。人无力者，不能以使众，其势皆不能有为，以兼乎上下。九五居中心之孚，诚能使上下与之合志，而不忍离。处尊力之富，厚能使上下听其左右而不敢违，为有孚挛如，富以其邻之象，以是畜乾，何盛强之不可畜哉？

《蒙引》此有孚全指同心戮力说，虽在阴类，亦当有一段信义，以相维击。挛如，谓五之孚与上下相挛固也。此爻虽巽休，亦不做小人说。故《本义》云：占者有孚，则能如是，亦岂为小人耶？就人事言，或以下畜上，或以弱畜强，或以偏裨而畜主帅，皆是以阴畜阳也。《存疑》曰：富以其邻，则有孚。挛如亦挛其邻也。一气读下，故爻词孚、富兼举，《本义》独归有孚。

象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

【五象】谓之有孚挛如，则诚足感人，心既相结，力自相协，岂独用其畜厚之力，以屈群力哉？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畜极而成，阴阳和矣。故为既雨既处之象。盖尊尚阴德，至于积满而然也。阴加于阳，故虽正亦厉，然阴既盛而抗，阳则君子亦不可以有行矣。其占如此，为戒深矣。

【上九】居卦之上，阴盛之极，畜道已成，制得阳住，阳不与抗而

顺从之，阴阳和也。阳见畜而与之和，是不雨者既雨，阳至此而不能进，是不处者既处也，其象如此。所以然者良，由阴德之盛，阳不能制，而反尚之，使其积渐至满故耳。然阴加于阳，非理之宜，如妇抗夫。故唯正以亦厉，而阴方向盛，势必抗阳，如月几望，故以征则凶，此以理戒阴，而以时惕阳也。

《大全》胡云峰曰：四之畜道成于此，故以终爻示戒，密云不雨为阴言。今既雨矣，刚中志行为阳言。今既处而不行矣，尚德载妇，贞厉，又为阴言。月几望，君子贞凶，又为阳言。

象曰：既雨既处，德积载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上象】既雨既处者，由其尊尚阴德至于积满而然也。君子征凶者，小人而抗君子，君子不得不有所疑虑也。若前知疑虑，而求所以制之，则不至于凶矣。

## 兑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兑亦三画卦之名。一阴见于二阳之上，故其德为说，其象为泽。履，有所躐而进之意也。以兑遇乾，和说以躐刚强之后，有履虎尾而不伤之象，故其卦为履，而占如是也。人能如是，则处危而不伤矣。

【履卦全旨】绳按：卦体以兑柔履乾刚，而见履之至危。卦德以和悦应乾刚而见履之不危。凡危机所伏，皆为虎尾之象。大抵刚躁者，易败，柔逊者，善处。然和非阿容，悦非佞媚，恭顺而不失其正耳。于初之素履而知达，不离道。于二之履道而知穷，不失义。至三以志刚自用而凶，四以居柔能惧而吉，五以夬履自恃而厉，若上之视履考详见吉凶，非自外至，可不慎所履乎？

彖曰：履，柔履刚也。

以二体释卦名义。

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以卦德释卦辞。

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又以卦体明之，指九五也。

【履象】兑下乾上，是以至弱之人踵至强之后，以图进，履非所履，故名履。然以卦德观之，而我善于处之，则温厚和平，自以戢强暴之心，而免伤害之及。其占为履虎尾不咥人，亨也。卦危，其遇词善其德，人亦审所以自处哉！

《蒙引》大凡臣事刚君及同僚长上，朋友之交际，有利害难处者，皆是虎也。或仕进及一切事为，有危机所伏处，即是虎尾。《参义》曰：乾体刚健，非尚为暴者，象之以虎，所以极言和悦之无患也。

【彖传】卦名履者，二体以兑至柔遇乾至刚，柔弱本为易变，而刚强足以逞怒，摧抑之患，在所难免，故为履。

《蒙引》刚柔莫以性言，恐涉卦德，只把柔字当兑字，刚字当乾字，故谓之二体。若不取刚柔义，只是蹶乾之后，便为履刚。他卦或以震遇乾，或坎或艮或巽遇乾者，皆可名履矣。

【二节】履危难得亨矣，而词曰履虎尾不咥人，亨者，卦德乾健兑悦以和悦应乎乾刚，小心谦抑以顺承之，自足以弭其强武，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存疑》朱子谓柔能制刚，弱能胜强，谚云：凶拳不摧笑面，沛公见羽鸿门近之。卦名重在蹶上，卦词重在和悦上。

【三节】以卦德言，固宜得亨，又以九五卦体居上之中，得阳之正德，称其位而履帝位，不愧天祖之鉴临，下不负臣民之瞻仰，何疚之有？由是德业显著自不容掩，而光明，亦履危得亨之意。

《蒙引》此非文王本意，孔子别取一义，不必以悦而应乎乾，不咥人，亨，来比例，不疚则自然光明，既有刚中正之德，而不忝帝位，理势决然自有一段光辉，发越之盛，所谓圣人之德著于四方者也。须说得功用发越处，道理方尽。

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程传》备矣。《传》曰：天在上，泽居下，上（一作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当如是，故取其象而为履，君子观履之象，以辨别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后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后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时，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称其德，终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称德而君举而进之士，修其学，学至而

君求之，皆非有预于己也。农工商贾，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后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曰志于尊荣，农工商贾，曰志于富侈，亿兆之心，交骛于利，天下纷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乱，难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观履之象而分辨上下，使各当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象传】**乾上兑下，上天下泽，定分不易，造化自然之礼，人之所履当如是也，故为履。君子以为民志不定，由上下之分不明，故定民志在于辨上下，辨乎上者，必度德而授位，不得以卑而谋尊。辨乎下者，各勤事而食力，不得以贱而僭贵。于是，上无出位之思，下无非分之望，民志于是而定矣。此君子制作之精，所以礼达分定而天下无不治也。

《大全》冯厚斋曰：履以践履为义，天泽上下，自是孔子赞象之意。然市合取诸噬嗑，豫备取诸豫。古人用字，声同者皆通，则履之为礼，固天泽之象，亦可兼通。《蒙引》辨上下，要说得使各当其分意，民犹人也，兼上下不尊谓庶民，以诸侯而请隧，与繁缨者无有也，以大夫而僭八佾者无有也，以市井而僭称公者无有也。如后世之庶人，帝服娼优后饰者，益无有也。刘石芝曰：公卿大夫中也有上下，不可以公卿大夫为上，农工商贾为下。

**初九：素履往，无咎。**

以阳在下居履之初，未为物迁，率其素履者也，占者如是，则往而无咎也。

**【初九】**以阳在下，居履之初，是贤人君子，处一卑位，当方进之始，穷居之初，心未变也。故夫非仁无为，非礼无行，生平之所履也。今则凡事率生平之所行，不少变焉，是诚达不离道者也。占者如是，不负生平，不枉所学，往而无咎。

《蒙引》素履亦是已进者，但始进于下耳。要味居履之初句，不然，便亦是幽人了。

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初象】**方其素履之初，其志愿，吾他日亦将以是行之，今之素履而行，不为爵禄名位所移，独行平日之愿也。

《程传》独，尚也，若行道之心，欲贵之心，交战于中，岂能安履其素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刚中在下，无应于上，故为履道平坦，幽独守贞之象，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则贞而吉矣。

【九二】刚中有可行之德，在下则无位，无应则无援。身在物外之人，独行其道而不愿乎外，心境平坦无崎岖险阻也。故为履道坦坦之象，幽独守贞之人，能自履道，而遇其占以自守之正，全顺适之礼，不为贞而吉乎？

《存疑》坦坦，平坦之甚也。所以坦坦，以履道也。顺理则裕，为善最乐，皆此义也。履道平坦，幽独守贞之象也。贞吉如何？二之履道，便是贞；二之坦坦，但是吉。

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二象】九二幽人守贞而得吉，是志在于道，不以外物而自乱也。所以然者，由其居下体之中，中德在内，则内重而见外之轻，故不以外物而自乱其心也。

《蒙引》中就爻德言，心字用在不自乱，内不可以中字当心字。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刚，以此履乾，必见伤害，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凶，又为刚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如秦政项籍，岂能久也？

【六三】六三不中正，而阴柔居三阳位而志刚，是才德本无足取，却乃自用自专。其象为眇，本不能视也，而自以为能视。跛本不能履也，而自以为能履。以此履乾，刚愎自用之气，必有以触其刚忿之心，正与和悦相反，其见伤害必矣。如履虎尾而咥人也，凶何如哉！且柔本无能，而志刚则好于自用，犹之武人本无能也。而为人君则得以自肆播恶于众，敛怨于己。如此之人，岂能久哉？又为武人为于大君之象，凶不待言矣。

《大全》胡双峰曰：或者谓六三阴柔非武人之象，不知阳类多是宽和仁厚的人，阴类多是勇敢强暴之人。阳主生，阴主杀，阳之气温厚，阴之气严凝也。

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咥人之凶，位不当也。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三象】眇而能视，是自谓能明而实不足以有明也，跛而能履，是自谓能行而实不足以与行也。咥人之凶，由不中不正无和说之德以履乾

也。武人为于大君，由柔而志刚，妄行以触祸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

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刚，然以刚居柔，故能戒惧而得终吉。

【九四】四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刚，才德不足动，有危机，如履虎尾，然幸以刚居柔，因危知惧，愬愬然，敬畏无已。终遂其进而吉。

《大全》胡云峰曰：大抵以兑说，视乾刚，则乾为虎。自乾之三爻视之，唯五以刚居刚，谓五为虎亦可也。《蒙引》愬愬则亦进于悦而应乎乾者矣。《易》中常教人存畏心，故曰危者使平。

【四象】愬愬而得终吉者，以兢业之虑，得遂其进志，其有不行乎？志行释终吉。

**九五：夬履，贞厉。**

九五以刚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兑说应之，凡事必行，无所疑碍，故其象为夬决，其履虽使得正亦危道也。故其占为虽正而危，为戒深矣。

【九五】九五刚中正则有能为之资，履帝位则有可为之势，不以兑说应之，则无违弼之臣，而得以遂其欲为之志。故凡事必行无所凝滞，为夬决其履之象。夫才常伤有所恃而危，多出于所忽天下之事，以夬履行之，能无蹉跌之患乎？故其占虽贞而不免于厉，诚不若抑，戒自将者之为得也。

《大全》胡云峰曰：九五刚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兑说应之，凡事必行，何不可者，圣人以夬履为戒，盖处顺境愈不可不戡惧。

象曰：夬履贞厉，位正当也。

伤于所恃。

【五象】五之夬履贞厉，以其爻位之正当也。正则负阳刚中正之资，当则居崇高富贵之地，才既能为，势又可为，所恃在此，而果于夬决自用，所以虽贞不厉也。

《大全》胡云峰曰：或恃聪明，或恃势位，唯其自恃，所以自决。《蒙引》正以德言，《本义》之刚中正也，当以位言；《本义》之履帝位也。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视履之终，以考其祥，周旋无亏，则得元吉，占者祸福视其所履而未定也。

【上九】上九在卦之上，以始终言之，为履之终，夫吉凶生于人之



所履，所履未终则吉凶未定，而无可考。当凡事既终之时，吉凶或见于数年之后，或见于数十年之后，而祥兆则已有可考验者矣。占者唯视其所履者，有善与不善之殊，以卜其所得者，当有祥与不祥之异。若其所履者，周旋完备而无亏欠，则百祥毕集而得元吉，占者视其所履而未有定也。

《大全》徐进斋曰：履至上九，履道成矣。降祥自天，不必考之于天，唯视吾之所履何如耳。使其动容周旋之际，无不合礼，则必获元吉。胡云峰曰：小畜履上九皆不取本爻义，小畜取畜之终，履取履之终，王说道理。《蒙引》此二句不是两项，其旋字在视履内，元吉字在考祥内，祥字兼休咎意。祥不是祸福，乃祸福之朕兆也。其旋元吉，亦兼未得元吉者之意所该，凡有几等，其旋元吉，示之以考祥之例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

若得元吉，则大有福庆也。

【上象】其旋未易能，故元吉未易得。元吉在乎履之终，是唯德翻动天，非常之福自天申之，大有庆也。

《蒙引》在上二字不虚，见得是履之终，而得元吉也。《存疑》在上是解所以元吉，大有庆是正解，元吉大即是元庆，即是吉爻，以人而进验乎天象，由天而推本于人。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来，吉亨。

泰，通也，为卦天地交而二气通，故为泰。正月之卦也。小谓阴，大谓阳，言坤往居外，乾来居内，又自归妹来，则六往；居四九来，居三也。占者有阳刚之德，则吉而亨矣。

【泰卦全旨】自乾坤至履，阴阳之数均而继以泰，可见造化人事。泰为极盛，开泰者天地，而致泰者君相。五为主泰之君，道唯任贤；二为保泰之相，道在用中。泰必由乎君子，于初之三阳并进而可庆否，必由于小人。于四之三阴下复而当忧，三则泰将极矣。于艰贞而犹能食福，上则泰已极矣。于贞吝而必曰命，乱由泰而否。虽曰天运，岂非人事哉？

象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泰象】乾下坤上，是天气下降，地气上腾，非特寻常春夏时候，乃贞元会合，和气充塞之时，故名。泰气运开泰之日，正世道清明之候。卦体卦变，具有小往大来之义。邪党置散，投闲正类，秉钧当轴，占者有阳刚，自得遂其进，而无阴邪之伤，且得行其道，而无掣肘之患，吉而亨矣。是知泰者，天有其时；吉亨者，人有其事，其相待而有成者乎？

《语类》云：若论阴阳，则须二气交感，方成岁功。若论君子小人，则一分阴亦不可。须要尽去那小人，尽用那君子，方能成治。《蒙引》卦名以天地交而二气通言，就造化之本不可相无，上取卦词，以内君子外小人。就淑慝之分，上取吉亨，主人事言。

【彖传】卦名泰，而词曰小往大来，吉亨者，常即此而想见泰之时，则是天地以气交而化生，万物之气通，泰见于造化也。上下以志交而兴道，致治之志同，泰见于人事也。盖泰运开之天地而泰，和启之君臣矣。天地既交，是生息之气用事，而肃杀之气退听也。内阳而外阴，刚毅之性用事，而柔懦之性不行也。内健而外顺，上下既交，是正直之人用事，而邪枉之人退听，内君子而外小人也。唯内君子，故君子致君泽民之道日长，唯外小人，故小人妨贤病国之道日消，所谓小往大来者如此，而吉亨可知。

《大全》邱建安曰：阴阳以气言，健顺以德言，此二句，造化之小往大来接天地交句，君子小人三句，人事之小往大来接上下交句。内外释往来之义，阴阳健顺，君子小人，释大小之义。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财成以制其过，辅相以补其不及。

【象传】乾下坤上，天地之气交通，泰之象也。元后于是，有开泰之道。以天地之化自然者曰道，因其全体而裁制之，如立四气以分天时，定四方以强地理，明王常以建人极。而气化无或过矣。道中之当然曰宜，随其时势而赞助之，如用天之时，而教之春耕夏耘；因地之利，而教之高黍禾稻；立人之极，而示之仁敬孝慈之理，而形气无限于不及



矣。若此者，正以左右斯民令遂生复性，道天地之道，宜天地之宜，以开万世之泰也。

《大全》蔡节斋曰：天地之道，以气形全体言。天地之宜，以时势所适言。财成者，因其全体而裁制其节，使不过；辅相者，随其所宜而赞助其不及。《存疑》首句是造化之泰，下三句是圣人参天地赞化育之事，以开万世之泰者，直至泰字，为一句，不宜于交字，读如云雷屯火雷噬嗑之类。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三阳在下，相连而进，拔茅连茹之象，征行之，吉也。占者阳刚则其征吉矣。郭璞《洞林》读至汇字绝句，下卦放（仿）此。

【初九】三阳同体，初九一阳进，而上二阳相连而进，犹之拔茅而其根茹，自以其类而起之象。占者有其德而当其位，则众贤协力相与辅泰，征行之吉道也。

《程传》茹根之相牵者，以《本义》三阳相连而进推之，乃别茅之根非本茅之根也。《折衷》此庆君子之同升，而道可大行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初象】拔茅而征吉者，其志在天下，皆欲上进，故汇征而吉，不然与植党者曰句以异乎？

《大全》杨诚斋曰：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在外。《蒙引》伊尹言与我处畎亩之中，岂若使君为尧舜之君，民为尧舜之民，此所谓在外也。兼三阳言，以初为主。《折衷》此申初爻同心之善，而本其存心于天下也。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九二以刚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应，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占者能包容荒秽，而果断刚决；不遗遐远，而不昵朋比，则合乎此爻中行之道矣。

【九二】二以刚中应五，主乎泰而得中道者，占者得之宜，有以尚之。然人情当泰之时，非过于苛察，则狃于因循，非忽于远图，则昵于近羽，皆非中也。必也待人以恕，处事以直，而包容荒秽。然使一于包容，适以养天下之弊，且有罪必诛，有弊必革，而用冯河之勇，举及侧陋，虑及细微，而遐远不遗，然或昵于朋比，非为示天下以公，且不狎

近幸，不狙目前，而朋比之私亡焉。真刚柔各当四者，名具一，中刚柔交齐四者，其成一，中克合此爻，中行之道矣。

《存疑》四者皆中行之道，九二以刚居柔在下之中，则自其此四者。占者能此四者，则合此爻中行之道，纯以占言。包荒四件，俱兼处人处事言，包荒虽与冯河对，不遐遗虽与朋亡对，其实四事各有个中行，非必合二者而言之，乃为中行也。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二象】二之包荒，以至得尚于中行，由其心之光大也。盖中道所在，非心之昧者所能察，亦非心之隘者所能为。唯光则明，足以照；大则器，足以容。所由得合乎中行也。

《存疑》光则知足以有照而知当包荒云云，大则气足以有为而能包荒云云，是推原所以得尚中行处以心言。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将过于中，泰将极而否，欲来之时也。恤，忧也，孚，所期之信也。戒占者艰难守正，则无咎而有福。

【九三】九三将过乎中，泰将极而否欲来之时也，故圣人之为之戒曰：治乱安危，相为倚伏，无有常平安而不险陂者，无有常往而不复来者。然天下之患，不图之于已然，而当戒之于未然。唯艰难其思虑，而存思患预防之心，正固其施为而尽持盈守满之道，则在已者修可以无咎。虽曰泰极而否，理之必然，不必恤之，唯尽吾处之之道，则泰可常保，而于食有福矣。

《存疑》此爻德位俱无取，只就时上说道理。无平不陂二句，见天运之必然。艰贞以下，见人事之当尽。

象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

【三象】三曰无往不复者，以三之所处，乃天地否泰之会，阴阳消长之交，诚不可不尽人事以挽回之矣。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已过乎中，泰已极矣，故三阴翩然而下，复不待富而其类从之，不待戒令而信也。其占为有小人合交以害正道，君子所当戒也。阴虚阳实，故凡不富者，皆阴爻也。

【六四】泰之时，众阴屏迹矣。时当六四已过乎中，故三阴之同恶





相济者，有类聚之势，翩翩然下集焉。其力之协也，不待富厚而类自从。其心之信也，不待戒令而类自孚。则向之小往大来，将为大往小来，而不利君子之贞，君子所当早见而预待之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

阴本居下，在上为失实。

【四象】翩翩下复而不待富厚之力者，以小人窃据高位皆失其分之实，尝恐君子之议其后也，故不戒以孚相与，固结而谋，君子者，乃其中心之素所愿愿，故自孚何待戒令哉？

《折衷》此见小人之伺君子尝密，而君子之防小人不可疏也。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以阴居尊，为泰之主，柔中虚己，下应九二，吉之道也。而帝乙归妹之时，亦尝占得此爻，占者如是，则有祉而元吉矣。凡经以古人为言，如高宗箕子之类者，皆放（仿）此。

【六五】六五以阴居尊，又为泰主，乃不以富贵自骄，不以承平自肆，而柔中虚己，下应九二之贤，是为帝乙归妹，不挟贵以骄其夫家之象。占者如是，则君臣同德，上下交修，泰宁之业，可保悠久，有祉元吉也。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

【五象】五之以祉元吉，岂无以致之哉？人君任贤，保泰固其素愿，唯无柔中之德，未免为谗邪所间，鲜能行其应也。五由柔中之德，行下贤之愿，而保泰之祉，由此受之也。

《存疑》中以行愿，就是本义。柔中虚己下应九二之贤，言其有柔中之德，以行下贤之愿也。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泰极而否，城复于隍之象，戒占者不可力争，但可自守，虽得其贞，亦不免于羞吝也。

【上六】积治成泰，犹积隍土以成城，上当泰终将反于否，如城土倾圯，复反于隍之象。占者时势至此，非可力争，其勿用师乎？但当帅我所居以尽自治之道，播告命令宣德意以维持之，然不能致治，未乱保邦，未危而至，自邑告命，虽不无善事，亦终不能有为而吝。

《存疑》城，墉也。隍，池也。

象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

命乱，故复否，告命，所以治之也。

【上象】上六之城复于隍，此虽天运之当然，实人事之致然。狃于治安政教，不修纪纲，不拔其命乱也，告命治之，则不付之于不可为也。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否，闭塞也，七月之卦也，正与泰反，故曰匪人，谓匪人道也。其占不利于君子之正道，盖乾往居外，坤来居内，又自渐卦而来，则九往居四，六来居三也。或疑“之匪人”三字衍文，由比六三而误也。《传》不特解其义亦可见。

【否卦全旨】否与泰相反，造化人事交处其危。下三爻，小人之得志也。圣人虑小人之道长，故曰贞吉，曰包承，曰包羞，每为致戒以抑阴。上三爻，君子之得志也，圣人庆君子之道长，故曰畴离祉，曰休否吉，曰倾否喜，每为致幸以扶阳。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否象】乾坤虽有定位，而其气则相交，乾上坤下，二气隔绝而不通，故名否。夫泰者，人道之常。当否之时，则三纲沦，九法斁，匪人道之常。其来曰不利于君子之正道，何也？卦体卦变俱有大往小来之义，君子退近，小人用事，故不利君子贞也。

短于未否而记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尝即此而想见，否之时在天地，则二气爵而万物屯在上，下则骄谄盛而国事非，天地不交，则必肃杀之气用事，生息之气退听，内阴而外阳，收敛之质用事，震动之质退听，内柔而外刚也。上下不交，则必小人用事，君子退听，内小人而外君子也。唯小人在内，则妨贤病国之道长，唯外君子，则致君泽民之道消，夫是之谓匪人，夫是之谓不利君子贞也。

《存疑》泰言天地交而二气通，否言万物不通者，盖万物本于天地，二气不通，则万物因之也。《蒙引》云：须知二气之通，必须于万



物之通乎见之。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

收敛其德，不形于外，以避小人之难人，不得以禄位荣之。

【象传】乾土而仁，天地不交而闭塞，否之象也。于此收敛道德，深自韬晦，不以贤能示人，使人不知其有是德也。盖否之时，不利君子贞，违时昌进，必遭小人之难。如此者，正以避小人之难耳。是虽万钟之禄，荣于其身，亦不能强之而使就也。

《大全》末句紧承上俭德避难说，不可荣者，言不可得而荣，此以君子之能如此者言，非戒其不可也。《蒙引》荣谓以此荣之，加之谓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三阴在下，当否之时，小人连类而进之象。而初之恶则未形也，故戒其贞则吉而亨，盖能如是，则变而为君子矣。

【初六】三阴在下，当否之时，初与二三连类而进，害正之人，遘会同升，有拔茅茹以其汇之象。夫小人类进，其势虽不可遏，而初恶未形，其心容或可回，苟能早自悔悟，不恃口（复？）植党以害君子，而贞则不至，貽祸于国，不至之福于身，吉亨可致也。

《大全》邱建安曰：君子小人本无定名，唯正与不正而已。初六之遇未多，犹可冀其从善，圣人于此即以正勉之。盖小人能正即变为君子，故象词以贞字属君子，而初六以贞字训小人。《存疑》此是就初爻说道理，于爻义无取，故为贞言亨之戒，而未必其能然也。

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

小人而变为君子，则能以爱君为念，不计其私矣。

【初象】拔茅贞吉，凡小人伤善，只为身谋。既从正而为君子，则志在于君自能为君惜善类，岂复植党以害君子哉？所以得吉而亨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阴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顺乎君子之象，小人之吉道也。故占者小人，如是则吉，大人则当安，守其否而后道亨，盖不可以彼包承于我，而自失其守也。

【六二】六二阴柔本有伤善之习，中正则未忘好善之心，故能包容承顺乎君子，不敢肆其伤害之象，占者小人能如是，不但名节可完，而身家亦可保，否之道也。然君子于此，最易为其所溺，必当安守其否，

俭德避难，而后道亨，不可以彼包承而自失其守也。

《大全》胡云峰曰：小人能包容承顺乎君子，小人之吉也。大人不可以其包承于我，而自失其守，大人之身虽否，大人之道固亨也。《蒙引》包承者，外相容也，故在小人亦为吉。然内实不然，故大人否亨。盖虽能包承君子，故能染君子，否者，俭德避难之意。

象曰：大人否亨，不乱群也。

言不乱于小人之群。

【二象】二曰大人否亨，君子以彼包承于我，而遂与他去便是，乱于小人之群而不谓之否矣，何从得亨，维洁身正道不乱于其群，此之谓否，所以得亨也。

《存疑》不乱群，正解安守其否意。

六三：包羞。

以阴居阳而不中正，小人志于伤善而未能也，故为包羞之象，然以其未发，故无凶咎之成。

【六三】六三阴柔本有伤善之心，居阳则处非其位，不中正则才力未充，虽欲伤善而未能，羞耻之心，包藏于内而不发于外，包羞之象。

《蒙引》包羞者，自羞其有伤善之心，非羞其未能伤善也。小人欲害君子，彼虽小人，亦必自知其为非而有所不安者。《存疑》问不中正谓之无才，使中正，便为君子矣。如何又志于伤善。曰：以此爻在否，就当小人看，以中正为小人之才者，盖小人欲害君子也，须有权口（谋？）术数方能济其好。

象曰：包羞，位不当也。

【三象】三之包羞，岂心之不欲逞哉？盖以阴居阳，既无其势，不中正，又短于才，君子值此，可幸，亦可惧也。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

否，过中矣，将济之时也。九四以阳居阴，不极其刚，故其占为有命无咎而畴类，三阳皆获其福也，命谓天命。

【九四】九四当否之过中将济之时，则否极而泰，天意已回，故为有命。以阳居阴，刚柔得中，人事复尽，故为无咎，占者所遇之时，能若四之有命，是气数有更始之机，所处之事，又若四之无咎，人事有挽回之用，岂尧九四一阳之福，凡我畴类，皆获其转，否为泰之口



(极?) 矣。

《大全》朱子曰：否已过中，上三爻是说君子，言君子有天命而无咎。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四象】君子之志，非不欲转否为泰，特无其时，无其才，虽有志而勿克伸，有命无咎。天有是时，人有是事，则否辄而泰，而其志得行矣。

《蒙引》志行畴虽之义，俱包子。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阳刚中正，以居尊位，能休时之否，大人之事也。故此爻之占，大人遇之则吉。然又当戒惧如《系辞传》所云也。

【九五】九五阳刚中正，有能为之德，居尊有可为之势，故能揆乱世而反之正，休息天下之否以驯至于泰，此大人之能事，故此爻之占，大人遇之，则能休否而得吉，然已治者，虽可喜而不常治者，尤有危，又当存危亡之忧，以为吾其将亡乎，吾其将亡乎？则时怀戒惧而致治，保邛之道，无所不至而所复之泰，如维系于苞桑之固矣。

《大全》朱子曰：有戒惧位亡之心，则便有苞桑系固之象。《程传》谓安固之道，如唯系于苞桑也，桑之为物，其根深固，谓丛生者，其固尤甚。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五象】大人有休否之吉者，以其位正当而有阳刚中正之德，居崇高富贵之位，德为休否之贝位，为休否之权，故吉也。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

以阳刚居否，极能倾时之否者也。其占为先否后喜。

【上九】上否极有复泰之会，而时足以吝，九阳刚有转否之具，而才足以济资其会，以行其才，必能揆乱而反之正，倾天下之否而尽平之。其占未倾之先，未危于否，既倾之后，否转为泰，而喜可知也。

《蒙引》固是时运可倾，亦以阳刚能倾。天道所以开人事，人事所以辅天运，倾，倒泻也。

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

【上象】否泰循环，否至于其终，其势决然，至倾岂有长否之理，上之能倾，□□□也。

《存疑》此专就天运上说。

## 离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离亦三画卦之名，一阴丽于二阳之间，故其德为洒，为文明，其象为火，为日，为电。同人，与人同也。以离遇乾，火上同于天。六二得位得中，而上应九五。又卦唯一阴而五阳，同与之。故为同人于野，谓旷远而无私也，有亨通矣。以健而行，故能涉川，为卦，内文明而外刚健。六二中正而有应，则君子之道也。占者能如是，则亨而又可涉险，然必其所同，合于君子之道，乃为利也。

【同人卦全旨】同人之道，贵至公，而得正于野，是公，利君子是正。公正二字，同人之道尽之矣。初之于门，公者也。若三之宗，上之郊，则非公矣。五之同二，正者也，若三四之欲同于二，则非正矣。胡云峰曰：同人之野，其同也。大利君子贞，其同也。正然有所同者，大而出于正者，故又当以正为本。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

以卦体释卦名义，柔谓六二，乾谓九五。

【同人象】卦以火遇天，其性同，以二应五，其德同，又以五阳而与一阴其情同，故名同人。占者得之，而与人同，必大公无我，视亲疏如一体，远近如一家，同人于野，如此，则情无不孚，物无不应，凡百事皆亨。虽大川之险，亦利于涉。然未有不合于正而得为大同者，必所同者不流于党比不失于诡随，合于君子之正道，乃为于野而亨且利涉也，使不以正，终是私情之合，不足谓之于野，又何以致亨而利涉哉？此同人之道，非公不可以谓同，非正则无以为公也。

《大全》杨诚斋曰：同而隘则其同不大，同而昵，则其同不公。同人于野，公而大也，《蒙引》于野随所居之位言，如处一家，则大同乎一家之人，处一乡，则大同乎一乡之人，一国天下皆然。随在有于野，皆大同也。亨与利涉是一义，都在于野上来。利涉取其大而难者言，必合于君子之贞，乃为于野，乃为得亨，而利涉，此正与恒亨、无咎、利贞、攸往一



般。《存疑》于野对于门，广狭之辨也。门对于宗，公私之辨也。

同人曰：

衍文。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以卦德卦体释卦辞，通天下之志，乃为大同，不然，则是私情之合而已，何以致亨而利涉哉？

【彖传】卦名同人者，卦体六二，以柔正应乾刚，正而得位，以柔中应乾刚，中而得中，君臣同心，彼此无间，此所以为同人也。

《大全》冯厚斋曰：孔子赞《易》五阳一阴，卦则以一阴为主，明卦名义，自是孔子之例，非经之本旨也。至《序卦》乃云与人同者，物必归焉，则经之本旨也。《蒙引》得位，正也。不以位言，当主义理言。此卦取同人之义，非以其位同，以中正之道同也。若大有，孰所有者，大上取论须说指位，况名曰尊位乎？

【一节】同人于野，固可以得亨矣。而所谓涉大川者，于卦何所取哉？盖大同固无所不宜，而涉川尤贵于能健，卦德以健同行，十足济变大同，固有其助，而在我又有其才，此所以利涉也。又曰利君子贞者，于卦何所取哉？卦德内离文明，则能晰理而审夫大同之义，外乾刚健，则能克己而尽夫大同之道。卦体中正，则我以道同诸人，而非私昵，有应则人亦以道同于我，而非私比。凡此皆君子之正道也。唯此君子之正，为能通天下之志，天下人不同而同此志，志不同而同此理，得其所为正，即得其所为通，此之谓大同之道，所以致亨而利涉与？

《大全》朱子曰：乾行也，言须是这般刚健之人，方做得这般事，若柔弱者，如何会出去外面同人，又去涉险？《存疑》乾健也，健则不屈于物欲，故无偏私之累，而能同人，以乾而行，所以成于野之公而亨且利涉也。

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类族辨物，所以审异而致同也。

【彖传】天与火，合其性相同，同人之象也。君子以为欲致大同，无如审异。盖人不一族，自有其类，宜因而类之，殊其名分，分其职业，使各居其方而不混焉。物不一物，自有其辨，宜因而辨之，察其性

体，别其材质，使名得其所而不乱焉。夫然后人安其分，物止其所，则不苟同，乃所以致大同之道也。

《大全》冯厚斋曰：如士大夫之族，为士大夫农之族，为农工商之族，为工商此类族也。裸生为裸物，羽生为羽物，鳞介之生为鳞介之物，此辨物也。《蒙引》致同，全在审异上。若不审其异，则混淆杂乱，反不同矣。类族如六德者，均为诸侯，三德者，均为大夫之类。辨物如章服器用之属。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

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刚在下，上无系应，可以无咎，故其象占如此。

【初九】同人之初，则未有私主，以刚在下，则已无私心，上无系应，又于人无私与，故能致合爱之量而无有乎视疏厚薄之殊，有同人于门外之象，占者如是，则不牵于私情，不昵于朋比，何咎之有？

《大全》胡云峰曰：同人与随之初，皆易溺于私，随必出门而后可以有功，同人必出门而后可以无咎。《存疑》于门，其象也。非真出门外去同人也。无内外，无尔我，随其人之来，而皆与之同，亲疏厚薄亦随其分而处之，不于其中有所偏昵，犹出门外去同人，而无父子兄弟妻子偏昵之私也。

象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

【初象】于门何以无咎？言出门外去同人，无私系而能同人者也。内不失己，外不失人，谁得而咎之？

《存疑》出门同人，是解同人于门，明于门为出门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宗，党也。六二虽中，且正，然有应于上，不能大同，而系于私，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六二】同人之道，贵广不贵狭，尤贵公不贵私。六二虽中且正，然有应于上，是有所私系，而亲我者则同之，疏我者在所弃，有同人于宗之象。占者如是，所感不广，所应亦狭矣，故吝。

《大全》冯氏曰：以卦体言之，则有大同之义，以爻义言之，则示阿党之戒。《程传》诸卦以中正相应为善，而在同人则为可吝，故五不取君义。盖私比非人君之道，相同以私，私为可吝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二象】同人之道常以天下为一家，同人于宗，心有偏主，其如君子之贞，何乃吝道也。

《大全》胡临川曰：六二爻众阳之所与，而独同于五，所同者私狭而不公，广其为道，可吝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刚而不中，上无正应，欲同于二而非其正，惧九五之见攻，故有此象。

【九三】九三刚而不中，则德径不善，而妄于求同，上无正应，则独立无与而急于求同，故二与己虽非正应三，欲同之而惧五之见攻，于是，内怀不测之险，外起窥伺之图，然理既不正，势又不敌，虽久而莫敢发也。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之象。

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

言不能行。

【三象】伏戎于莽者，欲同于二而惧攻于五，将逞其智力以敌五之刚强也。而三岁不兴者，由其敌刚，非唯于理不正而势不敌，安能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刚不中正又无应与，亦欲同于六二而为三所隔，故为乘墉以攻之象，然以刚居柔，故有自反而不克攻之象，占者如是，则是能改过而得吉也。

【九四】九四刚不中正在己，无善同之道，又无应与，在人无可同之群，亦欲求同于二而为三所隔，是三者有墉象，四乃越三而攻取之，以求非正之交，幸其居柔则能悟，妄攻非分之难，有乘墉勿克攻之象，能改过而迁善丕也，召寡而贾祸，何吉如之？

《蒙引》乘其墉隔三攻二，非直攻三也。弗克攻非，让与三以二，自是五正应义屈于五，曰反而弗之攻也。

象曰：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

乘其墉矣，则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义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义断困而反于法则，故吉也。

【四象】四乘其墉而弗克攻者，岂力之不足哉？特以二为五之正应，义勿当攻而自止也。其弗克攻而得吉者，正以义之所在，即则之所在，制于义而不得通，于是自止其攻，而归于义理之正，有不吉乎？

《蒙引》困字在义弗克上来，见其义之弗克，则自然有假困心衡虑处，则字是上句义字。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五刚中正，二以柔中，正相应于下，同心者也。而为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义理所同，物不得而间之，故有此象。然六二柔弱，而三四刚强，故必用大师以胜之，然后得相遇也。

【九五】五刚二柔，中正相应，始为三四所隔，不无间阻，像先号咷焉。义理所同，物不得而间之，始虽不免于睽，而终得自然相合，像后笑焉。然六二柔弱有难，扶植三四，刚强未易，取胜唯五，刚果独断，全用威严，以胜三四，然后二得上进而无挠，又有大师以克之，而后得相遇之象，此为号咷之所以免，而后笑之所以得也。

《存疑》九五不取君象，《程传》云：人君当与天下大同，而专应于二，非君道也。又先隔则号咷，后遇则笑，是私昵之情，非大同之体，二尚以同宗为吝，况人君乎？若《彖传》则取其善者言，故曰孔子之《易》也。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

直谓理直。

【五象】同人之先号咷而后笑者，中正相应，同德相孚，其理直也。然必大师克相遇者，邪正不两立，必相克而后相遇，必大师而后相克也。

《蒙引》先字兼后笑。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居外无应，物莫与同然，亦可以无悔，故其象占如此。郊在野之内，未至于旷远，但荒僻无与同耳。

【上九】上九居外，则无事任无应，则无交与，非不欲与人同也。但人不与同耳，故其象为同人于郊，荒僻无人之境，独立无与者，似之无合，则无睽如二之吝，三四五之争，则皆无矣，故无悔。

《大全》朱子曰：同人于野，是广大无我之意，同人于郊，是无可与同之人。《蒙引》上九实无所与同，同人字直带卦名说来，如上六振恒之类。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上象】同人之志，必通天下而后得，今同人于郊，居荒僻之地，



而物莫与同。修身讲学，谁与相资？历涉艰险，谁与共济？是行有未通，而志未得也。

## 乾下离上

大有元亨。

大有，所有之大也。离居乾上，火在天上，无所不照，又六五，一阴居尊得中，而五阳应之，故为大有。乾健离明，居尊应天，有亨之道，占若有其德，则大善而亨也。

【大有卦全旨】绳按：大有不易，期刚健文明为德之体，应天时行，为德之用，致有者有其本，大有亦不可恃五之威信，并用上之信任尚贤，保有者有其道初之无害处，大有而不侈。四之匪彭，处大有而不盈，九二乃宰相，当大有而任重之事，九三乃诸侯当大有，而朝享之事。乾侮于亢泰，吝于乱，盛治备福，孰若大有哉？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

以卦体释卦名义，柔谓六五，上下谓五阳。

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以卦德卦体释卦辞。应天，指六五也。

【大有彖】乾下离上，卦象见一人照临乎天下，卦体见天下会归乎一人，所有之大，故为大有。夫大有，势也，治有德也。卦之德体，不特有可为之势，又优治有之德。占者有是德，则凡礼乐刑政制作，无不尽善。大善而无元，而行之四海，亦无不从令服教而亨矣。

《翼注》元亨宜先讲理上大善，后讲亨通，与他卦作大亨解者不同。

【彖传】卦名大有者，卦体六五之柔，得至尊之位，有大中之德，致有之道，无所不备，由是而上下五阳皆来应之，百官钦若，万民从之，而所有。至大无外，故曰大有。

《蒙引》只是中而曰大中者，以大有之时而居尊位，故其中亦为大中，非寻常之中也。大字从卦上来。

【二节】词曰元亨，岂幸致哉？良以有其德耳。治有，非刚不断，非明不烛，非应天无以妙。刚明之用，卦德乾健，离明则不屈于物欲，

而强毅足以裁决，万机不惑于义理，而睿知足以周知万物，卦体居尊应天，而凡刚健之所敷施，文明之所旁达，无非顺天理之当然，而与时宜之，于是施之政教命令者，尽善尽美而四达不悖矣。大善而亨通也。

《大全》胡双峰曰：彖词自柔得尊位以下，专主六五一爻，以论人君之位，能有众阳之大；自其德刚健以下，实兼上下两体以论人君之德，能致元亨之治也。《蒙引》其德就人事说，兼卦德卦体所言者。《存疑》天者，理之当然也，理之当然处，便是时，天之所在，即时之所在，非应天之外又有时行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火在天上，所照者广，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无以治之，则衅孽萌于其间矣。天命有善而无恶，故遏恶扬善，所以顺天，反之于身，亦若是而已矣。

【象传】乾下离上，火在天上，所照者广，大有之象。所有既大，则善恶不齐，衅孽之萌，皆起于赏罚之不明，善恶之无劝惩，其初甚微，其终至于不可御，唯未恶未著，即遏而绝之，不使滋长，善虽隐蔽，终显而扬之，使其变为善，非有他，天命之性有善无恶，恶是他性所无者。从而遏之。善是他性所有者，从而扬之，以顺天本然之休命而已。

《存疑》顺天休命，不是奉行天命惇庸命讨之意，亦不是遏恶扬善。欲以顺，全在人之天命，只是浅说。谓遏恶扬善，皆是因人性之本然而治之，仿佛行所无事意思。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虽当大有之时，然以阳居下，上无系应，而在事初未涉乎害者也，何咎之有？然亦必艰以处之，则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

【初九】大有之时，民物丰盛，骄侈浸生，易涉乎害者也。初九，阳则刚毅而心有守，居下则处卑而志未盈，无应则无内，如之交浮侈之心未作，在事初则新与事接，勤俭之心未变，是以未涉骄侈之失而无咎。然此特其初之善耳。人情易肆，守终为难，一或不慎，咎终免乎？必思艰难，兢业晏安，则思樽节，盛满则思挹损，唯恐一入于骄侈而害随之，则终免于咎矣。

《大全》胡云峰曰：无交害大有之初，如此，艰则无咎。大有自初至终，皆当如此。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初象】处大有而无交害者，以大有初九，阳刚有能守之德，居下无尚大之心，无应不涉乎私，交在初，未履乎盈满，所以骄侈未萌，无交于害也。

《存疑》只举大有初九本义以阳居下，上无系应，而在事初，皆举之矣。与比之初六有他吉也一般。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刚中在下，得应乎上，为大车以载之象，有所往而如是，可以无咎矣，占者必有此德，乃应其占也。

【九二】九二刚中，得应于上，在人则是才德之茂，承委任之隆，用能竭其忠智，以任天下之事，有如大车以载物者，有所往而如是，则能胜任而免责矣，何咎之有？

《大全》张中溪曰：伊尹任天下之重，此爻足以当之。

象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

【二象】器小任重，鲜有不败，二之象为大车以载，是器大胜重任，物克积于中，而不至于覆败也。以彼刚中之德，克胜上任而无僨事之虞，不犹是哉？

《蒙引》只以大车之象言，而取象意，见于言外。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亨，《春秋传》作享，朝献也。古者亨通之亨，享献之享，烹饪之烹，皆作亨字，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刚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虚中下贤，故为享于天子之象。占者有其德，则其占如是，小人无刚正之德，则虽得此爻，不能当也。

【九三】三居下体之上，为三阳之长，公侯之象也。以刚正之德，遇下贤之君，是才德之茂，克谨侯，度勋劳，升于主室，人君从而优礼之者也。是三以所产方物，朝献于天子，被遇亲接，蒙晏享之盛，有亨于天子之象。占者唯有德之君子当之，若小人无刚正之德，而遇好疑之君，则亦无由朝献于天子而得其礼遇也，故曰小人弗克。

《大全》胡云峰曰：享有朝享之享，有晏享之享。《本义》唯训享为朝献，又曰六五虚中下贤，则又兼晏享之义。《因指》三居公位，以刚正之德遇下贤之君。明良既会，凡嘉谟嘉猷，可以赞大有之治者，无不

入告于君，犹公用亨于天子。然若小人，则乐四海之无虞，必为象大丰亨之说，以蛊惑其上，以虚象说。《蒙引》此爻主意，有刚正之德而被遇柔中之主也。亨于天子，只是明其得被遇亲接耳。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三象】公用亨于天子，必有德之君子能之，若小人，处之将何以献约于天子哉？适为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彭字音义未详。《程传》曰盛貌，理或当然。六五柔中之君，九四以刚近之，有僭逼之嫌。然以其处柔也，故有不极其盛之象。而得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

【九四】四以刚明之佐事柔中之君，威权大重，势陵于君，所谓彭也。幸其处柔，不极其刚，能内存谦畏之心，外尽抑损之节，威福不敢专擅，名器不敢僭拟，而像匪其彭焉。则功虽高而主不忘，权虽重而下不疑，何咎？

《大全》胡云峰曰：卦名大有，彭字即大字之义，大有皆六五之有也。六五在上，而九四以刚近之，有僭逼之嫌，必不有其大而后可以无咎也。说本《程传》。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晰也。

【四象】四之匪其彭，无咎，何由而能之以其于君尊臣卑之义？虚盈益谦之理？明辨之晰然，所以能不极其盛也。

《大全》郑氏曰：上三阳皆健体，四乃明之首也。《存疑》臣罔以宠利居成功，伊尹之匪彭也。公孙硕虑赤鸟儿几，周公之匪彭也。出入朝堂，小心敬慎，郎仆射尝识视不失尺寸，霍光之匪彭也。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忌，子仪之匪彭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大有之世，柔顺而中，以处尊位，虚己以应九二之贤，而上下归之，是其孚信之交也。然君道贵刚，太柔则废，当以威济之则吉，故其象占如此。亦戒辞也。

【六五】六五柔中居尊，虚己应二，而上下归之，是五之信有以孚于二，而天下之人，见二五之相孚，亦倾心信服于五，上下相交结而不可解，为厥孚交如之象。盖当天下无事之时，不以刑威，而以德化者



也。然大有之世，衅孽易生，故必济之以威，猛厉之意尝行于宽恕之中，神武之威常行于仁厚之内，则天下不敢玩法以安肆，所有之大可以长保而无虞矣。何吉如之？先王之明罚敕法，周王之董政治官，克诘戎兵，皆此道也。

《大全》张中溪曰：六五为大有之主，离体中虚，有厥孚之象。柔得中位，而上下应之，故曰交如。《蒙引》虚己应二，是厥孚，上下归之，是五与上下交孚。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

一人之信，足以发上下之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大柔则人将易之，而无畏备之心。

【五象】厥孚交如，上下两相交也。所以然者，原来是一人之信见于虚己应贤，而上下归之，是有以发上下之志也。威如之吉，徒孚无威，则人将慢易之心生而无畏备之者矣。是必用威严也。

《蒙引》信以发志，推本言之。盖据见在，则上下两相孚，推本原则由上发其志。《困指》上二句，是诚以结人心，下二句是威以肃人心。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大有之世，以刚居上，而能下从六五，是能履信思顺而尚贤也。满而不溢，故其占如此。

【上九】上居大有之终，有极易盈，乃以刚居上，而能下从六五，其占为满而不溢，能履信思顺而尚贤也。则行合乎天，唯天眷德，祐在一身，则福祉骈臻，而吉祐在家国，则清和咸理，而无不利其备享。大有之庆也，如此。

《大全》朱子曰：上九以阳刚居上而能下从六五者，大有唯六五，一阴而上，下五阳应之。盖五之交孚信也。而上能履之，谦退不居，思顺也，志从于五，尚贤也。《蒙引》只是下从六五，便是他履信思顺处，不可谓履六五之信思，六五之顺，履信以造行，言思顺以处心言。从其道则为履，信思顺，用其身则为尚贤折衷。主君道，说六五虽是君自上视之，则六五在下，只当得贤者，不可泥君位矣。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上象】大有至上，盛极当衰，今乃吉无不利者，岂幸致哉？实由

履信思顺，又以尚贤而行，合乎天，自天祐之也。盖信顺者，天之理，贤才者，天之命，宜衰不衰，天岂私于上哉？

《存疑》此是解上吉意，要本爻德说。

## ䷎ 艮下坤上

**谦：亨。君子有终。**

谦者，有而不居之义，止乎内而顺乎外，谦之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于其下，谦之象也。占者如是，则亨通而有终矣，有终谓先屈而后伸也。

【谦卦全旨】绳按：谦之有益于人也。读《彖传》而知谦之德质之天地神人而皆合，读六爻而知谦之德处乎上下常变而咸宜，故内三爻俱吉，而外三爻俱利。九三以一阳爻为成卦之主，独曰劳而能谦，其即《本义》有而不居之义。是有德而不以德自居，有功不以功自居，各爻皆然。胡云峰曰：谦非难，劳而能谦为难。

彖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言谦之必亨。

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终也。

变谓倾坏，流谓聚而归之。人能谦，则其居尊者，其德愈光，其居卑者，人亦莫能过。此君子所以有终也。

【谦象】艮下坤上，卦德心不肆而行不骄，谦之意也。卦象以至高而下至卑，谦之象也。故为谦。占得此卦而能谦卑降屈，则随其所至而人皆爱敬之，而行无不得，故亨，且始虽不居其有所有，终不可没而名成功立，不为君子之道而有终乎？

《存疑》亨是目前通达无碍，如所谓“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州里可行，蛮貊可行”意。有终是将来有结果成就，如所谓“汝唯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唯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意。

【彖传】卦名谦而词曰亨者，盖言谦之无不亨也。尝观之天地，天在上而气下交于也，是下济也。然气一嘘吸而万物因之生成，其道光明





显著。下济，谦也。光明，则亨矣。地之形，则处万物之下，地之德则无成而代终，是其卑也。然气上腾于天，而生成乎万物，其道上配乎乾。卑，谦也。上行，则亨矣。天地亦以谦而亨，而人之谦必亨，不待言矣。

《蒙引》天地本无谦，此是圣人觅出个谦意来说，见得此理在天地有不能违者，则人从可知。《存疑》似此解谦亨，与“人皆爱敬，行无不得”意稍差，此孔子之《易》也。

【二节】词曰君子有终，当即天地鬼神以验诸人情而可见矣。吾观天道日月之往来，寒暑之屈伸，亏盈而益谦也。吾观地道丘陵倾变而反陷，川谷流注而益增，变盈而流谦也。吾观鬼神骄盈被害，谦退受福也。吾观人道盈溢同恶，恭逊同好也。人而能谦，何往不利？时而居尊德，为下民所瞻仰，亦既光矣，又处之以谦益，为人所瞻仰，不愈光乎？时而居卑，易为人所慢易，是可踰矣。能处之以谦而人不生慢易之心，何可得而踰乎？夫谦者，始焉不居所有，尊而光，卑而不踰，终焉不没所有也。此君子所以有终也。

《大全》蔡节斋曰：亏盈益谦，以气言，日月阴阳是也。变盈流谦，以形言，山谷川泽是也。害盈祸谦，以理言，灾祥祸福是也。恶盈好谦，以情言，予夺进退是也。

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以卑蕴高，谦之象也。裒多益寡，所以称物之宜而平，其施损高益卑，以趣于平，亦谦之意也。

【象传】坤上艮下，以地之卑，蕴山之高，内充实而外欹然，谦之象也。君子思几，人待己之心常多，己有片善，便自以为无前，待人之心常寡，人虽有善视之，若不足，则终于自高，不知下人而施不平矣，非谦也。君子裒去，在己之多，己有善，不大自张皇而深自贬损，以益在人之寡。人有善，不过于贬损而必加称扬，于以称量人之宜而平其施，则人已各得其平，而谦在是矣。

《蒙引》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于其下，主山言，高卑，为二人之象，此以卑蕴高，主地言，谓地虽卑而之所蕴，则高卒亦归于高，而能下，就一人身上言。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以柔处下，谦之至也。君子之行也，以此涉难，何往不济？故占者如是，则利以涉川也。

【初六】初阴柔有能谦之资，居下又执下人之道，谦而又谦之君子也。占者即用谦谦之道，以涉川，则退抑居后而不争先，自然万无一失，而吉涉川原，贵迟重不贵急速也。

《存疑》涉川是虚象，凡涉险难皆是。

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初象】初之为谦谦君子，言平生处己应物，以卑下自处，而矜情尽化也。

《大全》张南轩曰：卑以自牧，如牧牛羊然，使之驯服，方可以言谦。

六二：鸣谦，贞吉。

柔顺中正，以谦有闻，正而且吉者也，故其占如此。

【六二】六二柔顺，有卑逊之资，中正无足恭之失，由是谦德盛而令名著，是为鸣谦，其占为非声闻过情而贞，且行无不得而吉。

《蒙引》非自鸣其谦也。谦而有声之谓鸣也。处己处人，不失其道，正也。动而不括，行无不得吉也。

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

【二象】二之鸣谦，贞吉，岂伪为而袭取哉？由其柔顺中正为中，心乏自得谦德，得于中，自闻于外矣。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

卦唯一阳居下之上，刚而得正，上下所归，有功劳而能谦，尤人所难，故有终而吉。占者如是，则如其应矣。

【九三】卦唯一阳居下之上，位极其重。刚而得正，德极其盛，而为上下所归，是位任之隆而功业之著，乃劳而不伐，有功劳而能谦者也。然虽不有其功，其功终不可掩，不为君子有终而吉乎？

《大全》胡双峰曰：谦以九三，一阳爻为成卦之主，文王《彖词》唯主九三一爻而言，曰君子有终，故周公《爻词》不复易，但推其劳而要其吉耳。《存疑》吉即君子有终。

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三象】劳谦而为君子有终者，盖劳之所在，虽不以之自居，天下万民不唯服其业之大，而且服其量之弘也，所以谓之有终也。



《存疑》万民服，此释君子有终，所谓尊而光也。

六四：无不利，撝谦。

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其占无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故戒以更当发挥其谦，以示不敢自安之意也。

【六四】六四柔而得正，善全谦恭之道，上而能下，又不恃位，望之隆，能谦如是，则在彼无恶，在此无射，行无不得而无不利。然居九三之上，功逊之，而位乃过之，故戒以更当发挥其谦，务使推让之心，得以表白于彼，以示不自安焉。则为之上者，嘉其谦，为之下者，安其让，而利可永保矣。

《蒙引》无不利，既说已是匪谦了，撝谦则专以其居九三功臣之上而言。

象曰：无不利，撝谦，不违则也。

言不为过。

【四象】无不利矣，而又撝谦，似乎过乎卑逊而违其法则矣。然功在下，而位处其上，理当如是，岂违则哉？

《存疑》此为四之撝谦，恐人疑其大过，故为解释如此。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谦者也，故为不富而能以其邻之象。盖从之者众矣。犹有未服者，则利以征之，而于它事，亦无不利。人有是德，则如其占也。

【六五】六五以柔居尊，执谦临下，其德已至不待势驱而臣民悦服者，有不富以其邻之象。设或有未服者，宜率所服之众，以讨不服之罪，终亦得众力之藉，而利夫侵伐，且利，况立政行事，谁不顺之？无不利也，谦之得民心也如此。

《存疑》六五居尊，富本其所自有。此曰不富以其邻者，明六五之以其邻，不以富而以德也。以柔居尊，在上能谦，是其德也。又曰利用侵伐者，《蒙引》云：此亦君道贵刚，不可一于柔之意，无不利，放开说，言凡事皆利，不但侵伐之利也。以其能谦故也。因指下二句俱是谦而得民之应，或以君道贵刚，太柔则废，看似与本义不同。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五象】兵凶战危，五独利用侵伐者，以谦柔之君，当众归之际，

而犹有不服仁主所不容，则名正言顺而利可必也。观兵岂得已哉？

《存疑》此恐后世之好兵者，泥利用侵伐之词而失之，至于黷武殃民，故为之解释如此。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谦极有闻人之所与，故可用行师，然以其质柔而无位，故可以征己之邑国而已。

【上六】上居谦极，声闻自孚于人，故为鸣谦，人所乐与利用行师，师以人和为贵也。然质柔，才既有所不及，无位，力复有所不足，不能布昭神武于天下，止可以征己之邑国而已。此特才位所限，亦何损于谦德哉？

《存疑》于谦而著，行师之利，何也？盛言能谦之效，所以劝也。

象曰：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

阴柔无位，才力不足，故其志未得而至于行师，然亦适足以治其私邑而已。

【上象】上六谦极而鸣，宜于人无不归，而阴柔无位，故服远之志有未得也。唯其志未得，所以用之行师，亦仅可征己之邑国而已，正以才力之不足也。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师。

豫，和乐也。人心和乐以应其上也。九四一阳，上下应之，其志得行，又以坤遇震，为顺以动，故其卦为豫而其占利以立君用师也。

【豫卦全旨】绳按：豫有二义：卦词及九四为和乐之豫，而其致夫和乐者，由豫。见九四之得诸爻为逸乐之豫，而不溺于逸乐者，介石推六二之贞。

彖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

以卦体卦德，释卦名义。

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健侯行师乎？

以卦德释卦辞。



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极言之，而赞其大也。

【豫象】坤下震上，卦体见人心和乐以应上之义，卦德见所以致其和乐之由和平之盛治也，故为豫。其占凡举大事人和为本，得天下心，行天下事，以之建侯而百姓归心，以之行师而三军用命，何利如之？则他事之利可知矣。

《大全》张中溪曰：坤下震上为豫，地以静镇建侯也，雷以威动行师也。邱建安曰：屯有震无坤，则言建侯，而不言行师，谦有坤无震，则言行师，而不言建侯。豫卦合震坤成体，故兼言之。

【彖传】卦名豫者，于卦何所取哉？盖人心不应，则吾志不行，不足言豫，而所动不顺，则人心不应，无从致豫。卦体九四一阳，负天下之望，而人心和乐以应之，适遂其大行之志，豫之意也。卦德坤顺震动，顺理而动则动合人心，致人心和乐以应之，致豫之由也，故名豫。

《蒙引》志行属九四，必九四上下应之，方其志得行，故爻词谓之大有德，象传谓之志大行。

【二节】词曰：利建侯行师者，天人一理。人君顺理而动，则行合乎天地，将见上而阴阳循其度，下而刚柔协其宜，天地且犹和乐以应之，而况建侯行师，有不致人心之和乐乎？

《存疑》顺以动，是举其平日言，天地如之，是举其大者以况其余。

【三节】今而知豫顺以动，极之天地，圣人不能外焉。气机之动静，阖辟天地之动也。而循其常则以运行，依其度数以旋转，故日月不过其度，北陆而长则为春夏，南陆而短则为秋冬，而四时之气候不忒其序。治理之操纵张弛，圣人之动也。而合乎天理之自然，即乎人心之同然，则刑罚自然清，简而从欲以治四方，风动自遵道遵路而民服。天地之化，圣人之治，皆不外于顺动则豫，顺以动之时义，不大矣哉？

《大全》朱子曰：刑罚不清民不服，只为举动不顺了，致使民不服，便是徒配了他亦不服。《蒙引》刑罚清就见是民服，此正是人心和乐以应上意。自豫而言，则顺动其时之义也。《彖传》赞其大者十二卦，颐、大过、解、革四卦，则据其见在时节而赞其时，坎、睽、蹇三卦，则重齐用上说，而用时用。豫、随、遁、旅、姤五卦，则重在义理

上，如豫有顺动之理，随有时动之理，遁、姤又有君子去就之义，旅又道无不在固有义存，故赞其时义。然时之一字，贯六十四卦皆可言时，则义与用在其中。言义未尝无用，言用未尝无义，各就所切而言。

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奋，和之至也。先王作乐，既象其声，又取其义，殷盛也。

【象传】雷始伏声于地，今出地奋振，则所以鼓天地之和气而发万物之生意者，和之至豫之象也。先王因象雷之声，取和之义，而制为乐，为之诗歌，宜以琴瑟钟鼓而有声，为之舞蹈，饰以于威羽旄而有容，以褒崇其心德之美，功德之隆，作乐固所以崇德也。朝廷邦国，莫不用之，至其用乐之盛，则冬至祀上帝于圜丘，而配以祖，季秋享帝于明堂而配以考焉。夫作乐以崇德，则人和乐矣，作乐以享神，则神和乐矣。先王体豫之功，大矣哉！

《蒙引》此作乐是制作之作，荐上帝配祖考，则是奏乐也。荐上帝配祖考，平说以配之“以”字，当作“而”字看。其崇德者，只是主于和豫。其荐上帝配祖考，亦只是主于和豫也。皆非作乐之外，又别有一意。

《大全》吕东莱曰：《履》为《易》中之礼，《豫》为《易》中之乐。

初六：鸣豫，凶。

阴柔，小人，上有强援得时主事，故不胜其豫，而以自鸣，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卦之得名，本为和乐，然卦辞为众乐之义。爻辞除九四与卦同外，皆为自乐，所以有吉凶之异。

【初六】初以阴柔小人，上应九四之强援，得时主事，依权附势，说乐之极，至于自鸣，以夸耀于人，取败必矣，故其占凶。

《大全》胡云峰曰：卦词主九四，曰刚应而志行，是以德言。至于爻词，则九四以势位言。六三以其势位之可慕，故上视之以为豫。初六以势位可以为强援，故应之以为豫，且不胜其豫，而以自鸣。

象曰：初六鸣豫，志穷凶也。

穷谓满极。

【初象】初六鸣豫，是强援在上，志意满极，不胜其豫，而以自鸣，凶之道也。

《存疑》志穷是解鸣豫。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豫虽主乐，然易以溺人，溺则反而忧矣。卦独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于豫，而独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静而坚确，故其思虑明审，不俟终日而见凡事之几微也。《大学》曰：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意正如此。占者如是，则正而吉矣。

【六二】人情易溺于豫，六二当可乐之地，独以中正自守，不溺于宴安之习，其节介于石也。故象介于石。盖淡然无欲而不躁动，坚守有终而难移夺者也。凡人溺于富贵逸乐之中，其心遂为昏蔽而昧于吉凶祸福之几。六二不溺于豫，则静而能明者，亦安而能虑于凡吉凶祸福之未来而几先动者，即能早见而预图之，不俟终日而见凡事之几微也。占者如是，则得操守之正，而不昧于事几矣。贞吉。

《蒙引》介于石，专指不溺于豫言，不终日泛说众事，大抵有守之人，其心自静，静则生明，贞吉二字纯是占。

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二象】言六二不终日而见凡事之几微，得正而吉者，由其以中正自守不溺于豫，其介如石也，有定力者，必有真见，所以知几之速，而贞且吉也。

《存疑》此推不终日，本于介如石。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

盱，上视也。阴不中正而近于四，四为卦主，故六三上视于四而下溺于豫，宜有悔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为事，当速悔，若悔之迟，则必有悔也。

【六三】六三阴不中正而近于四，仰面看人依时附势，以得富贵，而恣情自乐，名节顿丧，祸败将及，宜有悔也。占者得此，唯当早为善后之图而速于悔悟可也，若溺于豫而悔之迟，凶咎随至而有悔矣。

《大全》张中溪曰：圣人于六三一爻，凡两言悔者，始则示人以致悔之端，终则勉人以改过之悔也。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当也。

【三象】三之盱豫而有悔者，以其处位不当，阴不中正，故不免于盱豫而致悔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九四卦之所由以为豫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为大有得，然又当至诚，不疑则朋类合而从之矣，故又因而戒之。簪，聚也，又速也。

【九四】九四一阳，上下应之，天下之豫，由四致之，举天下之人纳之富寿安逸之城，生平事业无乎不遂，所得孰大焉？其占为大有得，然天下之豫，虽由己而致，必藉贤而保，必开诚布公，任贤勿二：勿外亲而内疑；勿始信而终疑；则同类之朋聚会而盍，如发之聚于簪。人众而争先而豫可永保矣。

《蒙引》卦之所由，以豫者也。以卦义言，则卦由之，以成豫，以人事言，则众由之，以致豫。恭义自初爻而观，九四则以四为权臣，其豫者，逸豫也。自本爻而观，则四为任政之贤臣，其豫者和豫也。四豫，以象言，大有得，以占言，勿疑朋盍簪，是戒占者以保豫。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四象】君子有志，常欲举一世而安全，而民有勿豫，则志有勿行。天下由九四以致豫，则平生之志至此略无遗憾，不特志之行且大行也，夫是之谓九（大？）有得也。

《大全》吴临川曰：即《彖传》所谓刚应志行者。

六五：贞疾，恒不死。

当豫之时，以柔居尊，沉溺于豫，又乘九四之刚，众不附而处势危，故为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故又为恒不死之象，即象而观，占在其中矣。

【六五】六五当豫之时，阴柔无坚介之操，居尊有逸豫之资，不能自振而溺于豫，又乘九四众皆他附而处势危，威权尽失，频于危亡，有贞久之疾之象，然以所处得中，善道犹有存者。故虽不能自振，而犹可以存位，号于不亡，赖此一脉，生意又有疾，虽贞而不死之象，其必因而自振，犹可不死，不然，宁有救乎？

《存疑》贞，常也。物以得正为常，言久疾而不痊愈也。

象曰：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五象】六五贞疾，以乘九四之刚，权归于下则势孤于上矣。恒不死者，以所处得中，溺豫之余，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几亡不亡，亦危矣哉。

《蒙引》专指九四乘刚一节言，不兼以柔居尊义。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以阴柔居豫，极为昏冥于豫之象，以其动体，故又为其事虽成而能有渝之象，戒占者如是则能补过而无咎，所以广迁善之门也。

【上六】以阴柔居豫，极是即纵欲忘返，永溺于中而不自觉有昏冥于豫之象。然在震之终，是动体也。未必不翻然觉悟，易其故辙，故又为其事虽成而能有渝之象，占者如是，则不终沦于逸乐，而致败度败礼之愆，无咎。

《大全》胡云峰曰：圣人不言冥豫之凶，而言成有渝之无咎，广迁善之门也。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

【六象】上之为冥豫者，以在卦之上，豫之终，昏迷至于此极，祸必随之，何可长久而成有渝之功，不可已也。

《大全》张中溪曰：苟知逸豫之不可长，幡然而改，安知冥冥者其不昭昭乎？

## ䷲ 震下兑上

随，元亨利贞，无咎。

随，从也。以卦变言之，本自困卦九来居初，又自噬嗑，九来居五，而自未济来者，兼此二变皆刚来随柔之义。以二体言之，为此动而彼说，亦随之义，故为随己能随物，物来随己，彼此相从，其通易矣。故其占为元亨，然必利于贞乃得无咎。若所随不贞，则虽大亨而不免于有咎矣。《春秋传》穆姜曰：有是四德，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今按四德虽非本义，然其下云云，深得占法之意。

【随卦全旨】绳按：卦以物随为义，爻以随物为义，物来随己，彖以贞为致随之本，己能随物，爻以贞而严，处随之道，初为随之主，而示以贞上为随之终，而见其诚。二随初而失正应，己非贞也。三随四而亦非正应，必居贞也。若五之孚嘉中正，下应贞可知矣。凡学者之从友，臣下从君，下属之从长，人君之从善，诸爻备矣。随可不以贞哉？

《蒙引》随道有始有终，初为随之始，上为随之终，随道有正有邪，二之随初，为邪，三之随四，为正。有以臣随君之道，四是也，有以君随

臣之道，五是也。

彖曰：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

以卦变卦德，释卦名义。

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

王肃本“时”作“之”，今当从之，释卦辞，言能如是，则天下之所从也。

随时之义，大矣哉！

王肃本“时”字在“之”字下，今当从之。

【随彖】震下兑上，卦变卦德，皆已为主而物从之，有随之义，词谓已有致随之道，而物有来随之应，同心者多，则何事不立，当得大亨，然必已之随物者，无违道之私，物之随我者，非于宗之吝，由之于贞，为无愧于随，于义何咎之有？

【彖传】卦名随者卦变刚木而下柔，夫刚来随柔，彼来随我，随之义也。柔既为刚所随，则是己能随物，可知卦德震动兑悦，是此动而感乎彼，彼悦而从乎我，亦彼来随我；随之义也。必己能为物之随，然后物从而随之，随之所由名也。

【二节】词既言大亨矣，又能得正而无咎，言随出于正，则得随之道而无咎，然不但彼此之相随而已。正者，天下之达道，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故随出于正，则有以合乎人心之同。然将见近悦远来，无思不服，尽天下随之矣。刚所以下柔者，此也，动所以必悦者，此也。

《蒙引》重在贞字，天下随之，极言其效。《存疑》言大亨，又能得正而无咎，则天下随之矣。盖大亨者，彼此之随，一人之随也。贞无咎，而天下随时，则不但一人之随，而天下皆随之矣。

【三节】夫天下大矣，所随一正，而天下皆从，是贞者随之时义也。感在一人，应在天下，时义不大矣哉？人苟知随义之大，则于所随，可不贞哉？

《存疑》味彖传及卦词之意，虽云己能随物，物来随己，然归重在己能随物上。

象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

雷藏泽中，随时休息。

【彖传】兑上震下，是泽中有雷，阳气之动奋者，随伏入之时而休



息于下，有随之象。君子以为自强不息，此心固不容以怠荒，而动静相生，此身又不容以不息，故当时向于晦，因入于内而宴息焉。顺时休养，以为明日应务之本，亦随时义也。

《存疑》雷隐泽中，穷冬闭塞之时，造化之晏息也。晏息于内，日入晦夜之时，人事之晏息也。是于人事中觅个来配《易》。《易》中《象传》俱当如此肩。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卦以物随为义，爻以随物为义。初九以阳居下，为震之主，卦之所以为随者也。既有所随，则有所偏主而变其常矣。唯得其正，则吉，又当出门以交不私其随，则有功也。故其象占如此，亦因以戒之。

【初九】随之为卦，本以刚来下柔，此动彼悦而成。初九以阳居下，所谓刚来下柔也。为震之主，所谓此动彼悦也，则为成卦之主，而主乎随者，随之官也。既有所随，则有所偏主，而于廓然静虚之常，有所渝变矣。为官有渝之象。然亦顾其道何如耳。占者若其所随，是正人端士则有辅仁之益而吉，然所随不可不正，又不可以不广，必出门以交，不私其随，但是正人端士皆与之交，则兼众长，集众善，事无不成，业无不就，而有功贞吉，则交得其人而不失之。泛出门，交有功，则广交其人而不失之隘，以此言随，则虽官有渝亦何害焉？

《蒙引》官是主字之义，做实字看，直指初九也。官有渝是象，贞吉以下是占，主随人言。

象曰：官有渝，从正吉也。出门交有功，不失也。

【初象】官有渝矣，何以得吉？唯从正则无比匪之伤，故吉也。出门交有功者，交之既广，斯能集众善而无遗失也。此其所为有功。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初阳在下，而近五阳，正应而远。二阴柔不能自守，以须正应，故其象如此。凶吝可知，不假言矣。

【六二】万物之理，阴必从阳，初阳非正应而近于二，五阳正应而处于远。据理则二当唯五之从，非初可得而即者。乃以阴柔躁急不能宁耐自守，以须五之正应，但狃近便而从初，既从于初，则不得复从于五，是即远耆德而比顽童者也。故为系小子，失丈夫之象，失随之义矣。

《蒙引》六二何不取其柔顺中正而言其不能自守耶？盖以随言也。

若推而言之，如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或小不忍而乱大谋，或贪近功而忘远图，皆是。

象曰：系小子，弗兼与也。

【二象】人之所随，邪正不两立，二既系乎初之小子，则必失乎五之丈夫，势固不得而兼与也。圣人此意，所以戒人一于从正也。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丈夫谓九四，小子亦谓初也。三近系四而失于初，其象与六二正相反，四阳当任而已随之，有求必得，然非正应，故有不正而为邪媚之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贞也。

【六三】四阳在上，丈夫之象，所当随者。初阳在下，小子之象，所不当随者。三唯近之，从而不暇及于远，为系丈夫失小子之象，其占为四当任而三随之，何求不得富贵功名可以立致，然非正应，使以有求必得之。故而苟于求，非君子之正道也。必以道义自重，不倚阿以求，斯为君子之随而利矣。所当戒也。

《因指》系大夫，幸三之得所随也。曰利居贞，恐三失所以随之道也。是戒以勿求，下可以为求所当求也。

象曰：系丈夫，志舍下也。

【三象】人之取舍，内决于志。三所以能系丈夫，由其志先存乎舍下也。若舍初之志不专，则系四之志必将犹豫而不断，择交必先辨志有如此。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以刚居上之下，与五同德，故其占随而有获，然势凌于五，故虽正而凶，唯有孚在道而明，则上安而下从之，可以无咎也。占者当时之任，宜审此戒。

【九四】四以刚居上之下，与五同德，是德盛位隆而与君同心共济者，以此随君，言听计从，何求不得？故其占随而有获，然势陵于君，处危疑之地，虽正亦凶。处此者，当何如？必存诸中者，积忠爱之诚而存谦虚不伐之心，见于外者，循理义之安而行虚不伐之事，用此明哲以处之，则君嘉其让而安于上，民服其谦而安于下，何咎之有？

《存疑》有字在道，只是一理，而分内外，总是不挟功而陵于五也。有孚以心言，在道以事言，就是他明处。

象曰：随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四象】四既随而有获，则震主之嫌易生。以理言之，易得凶也。其所以能有孚而在道者，由其有明哲之见，明于尊卑堂陛之分，达于亏盈益谦之理，早见而预图之也。

《蒙引》《程传》盖明哲之功也。似明哲更在有孚，在道之前，此亦实理也。故功字分明，若爻词，则无。推原意，只《象传》如此说。

九五：孚于嘉吉。

阳刚中正，下应中正，是信于善也。占者如是，其吉宜矣。

【九五】六二中正，臣之有嘉美之德者也。九五以阳刚中正应之，是明君之任贤相，同德相信，举凡毁谤谗佞，不得而间之，孚于嘉者也。占者如是，则启沃君心，君德以之而成弼，成治道，天下由之而治，何吉如之。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五象】孚于嘉而吉者，何由而能之哉？君身为用贤之本，用己之正而信二之正，用己之中而信二之中，位之正中，即五之善也。故能信乎善而得吉也。

《蒙引》主九五言，唯九五之正中，故能信于六二之中正也。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居随之极，随之固结而不可解者也。诚意之极，可通神明，故其占为王用亨于西山。亨亦当作祭享之享，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凡筮祭山川者，得之其诚意，如是则吉也。

【上六】择随在初，固随在终。上居随极，其无妄之心，始终无间。随之固结而不可解者也。犹有物焉，既拘执而羁系之，更从而维缚之之象，意之诚也。其占即此随之之诚，王者用之享于岐山之神，而神可格也。况致斯人之随乎？

《存疑》上爻义无所取，只就卦之上随之极上说道理，王用句又自此生出一意。上是极诚之象，下句是用诚之占。

象曰：拘系之，上穷也。

穷，极也。

【上象】拘系之者，以居随之上，积诚至于极处，所以如是，其不可解也。

## ䷥ 巽下艮上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蛊，坏极而有事也。其卦艮刚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故其卦为蛊。或曰刚上柔下，谓卦变自贲来者，初上二下自井来者，五上上下自既济来者，兼之亦刚上而柔下，皆所以为蛊也。蛊，坏之极，乱当复治。故其占为元亨而利涉大川，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后甲三日，丁也。前事过中而将坏，则可自新，以为后事之端，而不使至于大坏，后事方始而尚新，然更当致其丁宁之意，以监前事之失，而不使至于速坏。圣人之深戒也。

【蛊卦全旨】《大全》以两象言之，所以成蛊，以六爻言之，所以治蛊。子干父母之蛊，唯刚柔相济者为善。初爻柔位刚，故无咎，二爻刚位柔，故得中，三爻位俱刚，故小有悔，四爻位俱柔，故往未得，然上五二爻，以家事言，则上为父，五为母，众爻为子。以国事言，则五为君，下四爻为用事之臣，上二爻为不事之臣，此易道屡迁也。《参义》通观六爻有以才质言者，二三之刚，四之柔是也。有以得应言者，五之用誉是也。有以时位言者，初之蛊未深，上之在事外也。

彖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

以卦体卦变卦德释卦名义，盖如此，则积弊而至于蛊矣。

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

释卦辞始蛊，至于元亨，则乱而复治之象也。乱之终，治之始，天运然也。

【蛊象】巽下艮上，以卦体卦变卦德观之，必积弊而至于蛊。盖取败坏之极，有事营为之意也。词谓蛊坏之极，乱当复治，国势于此，复伸治道，亦于是振举，不唯亨，而且大亨。然挽回全在人事，必昌险越深以求济，然后可以拨乱而反正，如涉大川。然而治之之道，前事过中而将坏，则取先甲三日之辛，辛有自新之义，革故鼎新，尽去从前之



弊，以善其始，善救之道也。后事方始而尚新，则取后甲三日之下，丁有丁宁之义，忧深思远致谨，后事之端，以善其终，善备之术也。尚不明乎先甲后甲之义，则劳于救世而弊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伏，元亨何由得哉？

《大全》朱子曰：皿蛊为蛊，言器中盛那蛊，教他自相并，便是积弊到那坏烂的意思。童溪王氏曰：蛊，非事也，以天下为无事，而不事事，则后将有不胜事者矣。此蛊之所以为事也。《蒙引》先甲三日，是蛊之将然，而预治之欲，其及时而新之于先，后甲三日，是蛊之既治而维持之欲，其既新而保之于后。《程传》先甲谓究其所以然，则知救之道，后甲谓虑其将然，则知备之方。善救则前弊可革，善备则后利可久。彼以气敷衍，则蛊坏之极，乱当复治，此以人事言。则不必至于极而后治之也。《存疑》有事有两意：灾害之来，有事也，救灾解难，亦有事也。《本义》总其意而曰坏极有事。

【象传】卦名蛊者，卦变卦体，刚上柔下，上情高亢，而不下接，下性退缩，而不上交，两情不相通也。卦德下巽上止，在下，逡巡畏缩，而无敢为之心，在上，因循止息而无必为之志，庶事日以随也。所以积弊而至于蛊矣，故名蛊。

《大全》朱子曰：上面一向刚，下面一向柔，倒塌了。下面人只务巽，上面人又懒惰不肯向前，这便是蛊的道理。此言致蛊之由，下言治蛊之事。

【二节】词曰元亨者，当蛊坏之时，有人以治之，而至于元亨，而天下之治实于此可决也。至治蛊之功，而曰利涉大川者，方天下坏乱之际，宜涉艰险以往济之。其止也，当矫之以奋发，其巽也，当矫之以刚果，是往有事也。治之之道，必先甲三日以更始，后甲三日以图终，则拨乱反正，乱之终即治之始，终则有始，人事之挽回，即六运之循环，天行也。治蛊者，可不尽人事当然之理，以应天命自然之运哉。

《程传》圣人知终始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终而备其将然，先甲后甲而为之虑，所以能治蛊而致元亨也。

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风，物坏而有事矣。而事莫大于二者：乃治己治人之道也。

【象传】艮上巽下，是山下有风，风遇山而回，物皆挠乱，固有事

也。既挠乱旋复反旧，亦有事也。蛊之象，君子以当蛊之时，风俗颓败于焉，鼓舞作兴以振起之，革旧染以自新，而民德之不振，实由己德之未明，操存省察以极育之，自新以立新，民之本而蛊可治矣。

《大全》或问：振民育德如何？朱子曰：当蛊之时，必有以振起耸动，民之观听，而在己进德不已。必须有此二者，则可以治蛊矣。《蒙引》自新新民，今以振民居育德之先，何也？曰：自治蛊言也，育德则反本之论。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干如木之干，枝叶之所附而立者也。蛊者，前人已坏之绪，故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干之，则飭治而振起矣。初六蛊未深，而事易济，故其占为有子则能治蛊，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戒占者宜如是，又知危而能戒，则终吉也。

【初六】卦为父母，诸爻皆为其子，初亦子也。改旧图新，举其废坠，有干父之蛊之象，其在卦初，故蛊未深而事易济，乘时之易更而善反之，其占为有子以尽克家之道，遂以盖前人之愆而考得以无咎。然至于蛊，亦危矣，不可以蛊未深而易，心处之又必战兢，自持斯坠绪可修，虽危而终吉也。

《蒙引》有子，考无咎，主为子言。危厉当如何？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也。考之无咎，即子之吉。《存疑》初六王爻义无取。只就卦初说道理，干父之蛊，诸爻所以不取爻义，独六四裕父之蛊，是取爻义。

象曰：干父之蛊，意承者也。

【初象】前人之蛊已坏，未始不欲贤子孙振起之。初六干父之蛊，其意在于克承前业，曲体亲心而置之无过之地，苟不能继志，而谓之述事可乎？

《大全》张中溪曰：不承其事而承其意，此善继人之志者也。《因指》圣人要人干蛊，怕人以为伤，厥考之意。故又推其心而言之。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

九二刚中上应六五，子干母蛊而得中之象，以刚乘柔而治其坏，故又戒以不可坚贞，言当巽以入之也。

【九二】三以刚在下，子也；五以柔在上，母也。二以刚中而治其





蛊，举凡颓弊，当更之事，皆为整饬，干所当干，自无不当，有子干母，蛊之象。然以刚承柔，刚则有所拂矣，而柔必有所不堪。占者不可自以为正而任意专断，务要委曲巽顺，以干之可也。

《大全》胡云峰曰：贞者，事之干。九二干蛊而戒之曰：不可贞，非不可正也，不可固执以为正也。以二之刚，承五之柔，巽以入之，不固守其刚，乃中道也。《蒙引》自九二刚中应五观之，则见有干蛊得中之象，自九二以柔承刚而治其坏观之，则又见其未免于坚贞拂戾之嫌，故因而戒之，所干之事，固得其中，但恐干得来，于母心不无所拂耳。

象曰：干母之蛊，得中道也。

【二象】二之干母蛊，以其居下之中，而得中道，无怠事之失，得善救之道，干所尤难，而无难也。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过刚不中，故小有悔，巽体得正，故无大咎。

【九三】三亦子也，承前人之弊而更张之，有干父之过之象，然过刚不中，固足未善，而巽体得正，巽则可以治其刚，正则可以救其不中，故不无施为大骤歉于和缓而失当处，然于事理人情，不甚拂戾，亦不至太狼狈，虽小有悔，而无大咎也。

《大全》胡云峰曰：始焉曰小有悔，若不足其过于刚，继之曰无大咎，犹幸其能刚也。幸其能体巽之权而不失其正也。《蒙引》三句皆就本爻说道理，悔以心言，咎以理言。《存疑》遇刚不中，巽体得正，当合说，因是小有悔，故仅无大咎，因是无大咎，故仅有小悔。

象曰：干父之蛊，终无咎也。

【三象】九三千父之蛊，虽过刚不中，而巽则能顺乎理，正则不陷乎偏，终能更张得当而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以阴居阴，不能有为，宽裕以治蛊之象也。如是则蛊将日深，故往则见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

【六四】前人之事已坏，为其后者，当如拯溺救焚以振起之。六四阴柔无为，乐因循，惮更变，有宽裕以治蛊之象，则蛊将日深矣，往以治蛊，立见羞吝。

《大全》刘习静曰：强以立事为干，怠而委事为裕，事弊而裕之

弊，盖甚矣。《参义》三之过刚失之过，四之宽裕，失之不及，必不得已而行之，宁为悔，无为吝。

象曰：裕父之蛊，往未得也。

【四象】治蛊之道，必奋发以治之，而后有得。裕父之蛊，则其往也，安能有济，未得干其蛊也。

绳按：裕字仍是下卑巽而上，苟止气习，非所以干蛊也。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

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以此干蛊，可致闻誉，故其象占如此。

【六五】六五柔中居尊，当蛊之时，似未必能振投而有所为者，得九二之刚中以辅之，是继世之君尊用贤臣，以匡己之不逮，相与厉精剔弊，有干父之蛊之象，用此克盖前愆，为中兴之，令主垂声誉于天下。占者当汲汲用贤，以图治也。

《大全》胡云峰曰：六二以五为母，柔居尊也，六五又自取子道，以继世之君言也。《程传》太甲成王，皆以臣而马与者也。

象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

【五象】干父用誉，非五所能，由虚己用二，而二承以刚中之德，刚以立事则无卑巽之失，中以善事则无矫激之嫌，而成令主之名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刚阳居上，在事之外，故为此象，而占与戒皆在其中矣。

【上九】上以刚明之才而在事任之外，是贤人君子不偶于时而高洁自守者也。故不臣事乎王侯，唯高尚乎吾身之事，居仁由义，以隐居独善而已。

《大全》胡云峰曰：初至五皆以蛊言，不言君臣而言父子，臣于君事，犹子于父事也。上九独以不事王侯言者，盖君臣以义令子于父母，有不可自谄于事之外，王侯之事君子，有不可事者矣。君子之出处，在事之中，尽力以干焉。而不为污在事之外，洁身以退焉，而不为避。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

【上象】上九不事王侯，不偶于时而高洁自守，用舍唯时，进退以道，非洁身乱伦之徒也，其志可法则也。



## 兑下坤上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临，进而凌逼于物也。二阳浸长以逼于阴，故为临，十二月之卦也。又其为卦，下兑说，上坤顺，九二以刚居中，上应六五，故占者大亨而利于正。然至于八月，当有凶也。八月谓自复卦一阳之月，至于遁卦二阴之月，阴长阳遁之时也。或曰八月谓夏正八月，于卦为观，亦临之反对也。又因占而戒之。

【临卦全旨】《蒙引》初二之咸临，以君子临小人。六三之甘临，以小人临君子。六四之至临，朋友之交也。六五之知临，君臣之义也。上六之敦临，又概言之，不可复指小人临君子也。《通典》初二之临，临逼也，卦之正义也。六三之临，临接也。六四之临，临与也。六五之临，临莅也。上六之临，与六四同，随爻取义。

彖曰：临，刚浸而长。

以卦体释卦名。

说而顺，刚中而应。

又以卦德卦体，言卦之善。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当刚长之时，又有此善，故其占如此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言虽天运之当然，然君子宜知所戒。

【临彖】兑下坤上，以卦体观之，有二阳进临乎阴之义，故为临，时至乎临已有可之势，而卦之德体，又有善为之道，占者得此，群阴可以尽去，吾道可以大行，当得元亨。然必其所临者，一本道义之正，不恃势而用壮，存心处事，一本于贞，然后可以致亨，况天运循环，阳长可喜，阳之消又而忧，自一阳之复，至二阴之遁，几经八爻，自子至未，当得八月，阳当退避而凶，占者必利贞，以为慎始虑终之道也。

《集解》元亨可为之势也，利贞善处之理也，有凶防患之意也。唯

贞，则亨可保而凶可免也。

【象传】卦名临者，复之一阳，固是阳长，但犹微耳，不可言浸长也。卦体二阳自下并进，则众正汇征为泰，为大壮，为夬，皆势所必至，骎骎乎不可御，非有不逼小人，而小人始无容足之地，故名临。

《通典》首句释卦名，而幸其势之盛，下是释卦词，而勉其处之尽善，成其坊之宜早，而君子不可不以贞而预为备也。

【二节】当刚长之时，势固元亨矣，而卦德兑悦坤顺，是虽挟刚长之势，内而意气之不激，外而举动之合宜，卦体刚中而应，是虽挟刚长之势，而在己，无用壮之失；在人，有相济之功。是乃亨之本而正之归也。

《蒙引》皆承刚浸而长言。《存疑》悦是和颜悦色，不壮于顽也。顺是动，而以顺行，不突如其来也。刚中所处，得当也，而应有助也。

【三节】当刚长之时势也，又有此善理也。则其占之大亨而必利于贞者，诚以悦顺刚应比临之正，即天之道也。天者，理而已矣。理无不正，阳之势虽盛而必以正保其终也。

《蒙引》重在利贞，刚浸而长，阳德方亨，虽无卦德卦体之善，似亦自有元亨之理矣。今也当刚长之时，又有此善，是以既元亨，而又利于贞也。

【四节】至于八月有凶者，言临必以正，天道当然，而消长相倚，又天道之固然。二阳虽长，其退消只在数月之间，君子当预为之戒，而自处以正，不可付之天运之自然也。

《大全》张中溪曰：于方长之时，而告之以将消之理，则庶乎知所戒也。吴因之曰：元亨未是实事，只就浸长之势言贞，正所以维其势而得元亨也。元亨利贞是言目下虽盛，却不可不贞，八月有凶，是言后日将衰，益见不可不贞也。

彖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地临于泽，上临下也，二者皆临下之事，教之无穷者，总也。容之无疆者，坤也。

【象传】兑下坤上，水涯之上有地。地临于泽，乃上临下，临之象也。夫临下之道，莫外教养二者。教导之而竭其心思，肫肫不倦，其入乎民者，如兑泽之深而无间容受之，而致其安保，荡荡无限，其及乎民者，如坤地之广，而无外务，使斯民无一不复其性，不遂其生，而临下



之道莫加矣。

《大全》胡云峰曰：不徒曰教，而曰教思，其意思如兑泽之深不徒曰保民，而曰容民，其度量如坤土之大。《蒙引》地临于泽，上临下也。此取卦名而义不同，不拘进而临逼之义。《因指》无穷直说，言其深，如沦肌浹随之谓，无疆，横说，言其广，如无一物，不得所之谓。

**初九：咸临，贞吉。**

卦唯二阳遍临四阴，故二爻皆有咸临之象。初九刚而得正，故其占为贞吉。

【初九】初九阳德方亨，固阴皆在所临之内，有咸临之象，然道长之始，有不得恃壮妄为者，乃刚而得正不失临阴之道。占者能守其贞，则自治严而不差，虑事周而不骤，则我足以制小人，无中伤之祸，故吉。

《蒙引》初上二爻本是卦之所以为临者，初之贞，亦只是卦词利与之贞，此正所谓当刚长之时，又有此善。

象曰：咸临，贞吉，志行正也。

【初象】咸临必以正而吉者，盖天下不可一日无正，君子志欲以正，自持固目不乱于小人之群，而亦不至于有已甚之行，如是而后吉也。《蒙引》此由贞字之义，如屯初虽盘桓志行正也例。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

刚得中而势上进，故其占吉而无不利也。

【九二】九二亦以阳临阴者，故有咸临之象，且刚得中则举动合宜而所以临之者，有其道势上进，则权力在我而所以临之者，有其机占者如此，则小人无不去，而吾道无不伸，吉无不利。

象曰：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

未详。

【二象】必咸临而吉无不利者，君子志欲行正，乃天命也。彼小人犹欲朋邪害正，贞顺命乎？故必咸临以去之。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阴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为以甘说临人之象，其占固天所利，然能忧而改之，则无咎也。勉人迁善为教深矣。

【六三】六三阴柔不中正而临漫长之刚，其即小人在上位，无德可以临人，而媚悦卑谄以自结于在下之君子者也。然非道不悦，甘临何

益？故象甘临而占为无攸利，然制行在我，能知甘临之难以求容，忧而改行从善焉，则无咎。

《大全》平庵项氏曰：六三以甘媚临而无攸利，见君子之难悦也，既忧之无咎，又见君子之易事也。其处己严，故不爱不正之媚，其与人宽，故不治即忧之人，亦可以见二阳之用心矣。

象曰：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

【三象】三之甘临以阴柔不中正而位不当也，已无其德而邪媚存心，是则小人之咎也。既忧而变邪从正，能补其过，咎用不长也。

六四：至临，无咎。

处得其位，下应初九，相临之至宜无咎者也。

【六四】六四柔顺而正，所处得正，下应初爻，阴阳相得，其情密矣。为相临切至之象，盖亲爱恳笃，所谓情如胶漆，契如芝兰者也。朋友以信宜无咎者也，占亦如之。

绳按：《程传》四处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贤，又四五乃与初二，二阳正应，则以四之至临为相之折节，下贤五之知临，为君之知人善任，亦未显昔本义。

象曰：至临，无咎，位当也。

【四象】人情异己必疑同德，自信四之至临无咎，由其以柔居柔，处位得当，故能与初情投而意合也。

《蒙引》谓以柔顺得正，而下应乎初九也。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

以柔居中，下应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事而大君之宜，吉之道也。

【六五】六五柔中应二，诚知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周，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事教民，委之司徒养民，委之司空，诚得执简御烦（繁）之要，是其为临，乃知者之事，已不劳而天下之治成，大君之休诚宜如是也。将见不用其聪而聪，自周于九围，不用其明而明，自照于万里，贤人承其化而大君亨其成，何吉如之？

《程传》以一人之身，临天下之广，若区区自任，岂能周于万事，故自任其智者，适足为不智，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聪明，则无所不周，是不任其智，则其智大矣。《蒙引》六五不自用而任人，知临



也。知临乃大君之宜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

【六象】六五曰大君之宜者，盖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人，乃天理当然之极，君道之中也。世主或聪明自任，而不肯下贤，或昏昧自安，而不知下贤，六五柔中应二，是能任贤用人，乃行此中之谓而尽君道之当然也。此之谓大君之宜也。

《蒙引》大君不自用而任人，便是理之正当处，理之正当处，便是中，此与泰六五中以行愿同意，中守还从爻上来。

上六：敦临，吉，无咎。

居卦之上，处临之终，敦厚于临，吉而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上六】上六居卦上临终，其与人相临，情义相亲，自始至终而无间，有厚道焉。敦笃于临者也，人无不服而邦家无怨，论其事则吉，而论其理，亦无咎。

《存疑》此爻只是卦位上说道理，于爻义无取。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上六有焉。陈氏曰：至者，表里之如一；敦者，始终之无间。

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

【上象】人之相临，不克有终，以貌不以心也。上六敦临之吉，以志专在内卦之二阳，而念念不忘有厚道焉。夫是以得吉也。

一说谓以深仁厚泽临天下，主临民说则敦临，即大象无穷无疆意，故有化成之吉，无驩虞之咎，内字指民言，作下字看。

## ䷁ 坤下巽上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观者有以示人，而为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阴仰之。又内顺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为观，盥将祭而洁手也，荐奉酒食以祭也。颙然，尊敬之貌，言致其洁清有而不轻自用，则其孚信在中，而颙然可仰。戒占者当如是也。或曰：有孚颙若，谓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此卦四阴长而二阳消，正为八月之卦而名卦。系词更取它义，亦扶阳抑

阴之意。

【观卦全旨】观者有以中正示人而为人所仰。绳按：本义原从中正观天下，下观而化合解。观字通卦全重中正以观天下一句，五为观主。爻曰：观我生，观所示也。象曰：观民，观所仰也。正以中正为观者也，而下观而化者，唯五中正，故三必观我生，以为进退。唯五中正，故四得观光而利，不用宾。唯五中正，故六亦观我生而成君子。而初二阴柔于圣人中正之道，一则曰用而不知，一则闻见之不广，不能窥其万一也。彖云：盥而不荐，有孚颙若，则中正之体以立象，云省方观民设二，则中正之用以行。

彖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

以卦体卦德释卦名义。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

释卦辞。

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极言观之道也，四时不忒，天之所以为观也。神道设教，圣人之所以为观也。

【观象】坤下巽上，从其卦体卦德观之，具有以道示人而为人所仰之义，故为观。系词为观感在人，观示在己。其占必诚敬常持，视听言动当为天下法，而不敢轻，则实德积中，自足为人所瞻仰，犹祭者之盥手致洁，而酒食未荐，时则孚信在中，而颙然可仰，斯可为观于天下也。

《大全》问：致其洁清而不轻自用，是圣人在上视听言动，皆当为天下法而不敢轻，亦犹祭祀之时，致其洁清而不敢轻用否？曰：然。

《蒙引》卦词八字总在观之一字，内正所谓以中正示人而为人所仰，正教人以为观之道，如此也，亦犹艮其背四句，总止是一艮字意。《存疑》盥将以荐，岂有不荐之理，即是持这诚敬如盥之意常在也。要其实，只是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君子敬而无失也。卦词就祭祀上说，为观之意在言外。

【彖传】卦何以名观，卦体九五在上，四阴仰之，则是大观之主，身居上位而为臣民所具瞻，有其位矣。卦德顺以存心，而内于理无所乖，巽以处事，而外于理无所拂，有其德矣。卦体居中得正，本顺巽之德，自一身以及庶政，所为皆合于大中至正之道，以为协中归正之基，





而中正达于天下矣，故名观。

《蒙引》所以为观处，全在中正以观天下顺巽，自其本身言，至中正方是所以为观于人者。《存疑》顺巽是天德中正，是王道。

【二节】词曰：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为观于上者，能以中正示人而为人所仰，如此，则下之观其中正者，不唯革其偏邪之俗，而且忘其鼓舞之由，亦默化于中正而不自知也。

《蒙引》卦词见，建其有极之意，而下观而化，即归其有极也。不是以下观而化释其有孚颙若。上二句一与卦词同，言能如此则下观而化矣。《存疑》此以其效言。

【三节】又以观之道极言之，观之于天，气化默运，道何神也？而天之所以为观者，不外乎四时顺布，毫发不爽，有非人所得而测者，是则天之神道也。至若圣人之所以为观者，诚此动彼，无形无声，而不显笃恭之妙，与夫天载之无声臭者同一机，其设教。亦非人所能测者。但见天下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无不服从其教矣。

《大全》吴临川曰：此广观义，上文所言感应之速者，观道之神也。因言天道之神，神者，妙不可测之谓。人观天道之神，莫知其然，而四时代谢，终古如一，无少差忒，圣人之道如天之妙不可测，以之设教，非有声音形迹所存甚神，故所遇即笃恭而天下平，此其所以为神道。与《蒙引》所谓神道设教者，不过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之自之而天下之服，亦即下观而化之极致。《存疑》四时不忒，即天道之神，天下服，是神道设教之效，不与四时不忒对。

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省方以观民设教，以为观。

【象传】中下巽上，风行地上，吹嘘披拂，若有所以示乎物者，观之象也。先王以一身为天下之仰，必以人为天下之观，于是举省方之典以观民风，察其奢俭，贞淫随因民俗以设教，使天下同归于中正之道，是其以道而观天下之民，亦犹风行而及天下之物矣。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卦以观示为义，据九五为主也。爻以观瞻为义，皆观乎九五也。初六阴柔在下，不能远见童观之象，小人之道，君子之羞也。故其占在小人则无咎，君子得之，则可羞矣。

【初六】九五以中正示天下，天下所乐观者也。初六阴柔为暗昧之资，在下处绝远之地，不足以自振拔而观大君道德之光，有如童子之识见不能远及，为童观之象。其占在小民，则日用不知，不足过咎。在君子，则大人在上，而失利见之会识者，羞之吝。

《蒙引》君子小人以位言，无咎不足咎也。

象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

【初象】初六童观，而曰小人无咎，盖身居草野，而日用不知，小人自是如此，岂君子之所宜哉？

六二：窥观，利女贞。

阴柔居内而观乎外，窥观之象，女子之正也。故其占如此，丈夫得之，则非所利矣。

【六二】人之所见远大，虽身居一室，而天下之事无不周知，乃大人之观也。六二以阴柔之质，居下卦之中，则独居一室而欲窥上国之光，知海内之事，则遗于见闻之外者多矣。其象为窥观，乃女子之贞也。自门内以观门外，乃分之常，占为利。

《大全》胡云峰曰：童观是茫然无所见，小人日用而不知也。窥观是所见者小而不见全体，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也。《存疑》二之窥观，虽由居内，实本阴柔。

象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

在丈夫则为丑也。

【二象】窥观乃女子之贞耳。若丈夫，则以通方为学天地四方所有事也，而乃如此圣人在上，万物咸观，而不能出户，非丈夫之事，亦可丑也。

六三：观我生进退。

我生，我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可进可退，故不观九五而独观已所行之通塞以为进退，占者宜自审也。

【六三】君子出处，既度其君，又度其身。三在上固可进；犹在下之上亦可退，是出处之关也。九五大观在上可不必观也，唯反观己之所行，量自家出去能成得天下事，是所行之通也，则从而进，量自家出去底不得天下事，是所行之塞也，则从而退，有观我生进退之占，亦唯自审，行之通则进而达其道，行之塞则退而求其志可也。



《存疑》六三于爻义无取，只就位上说道理，以可进可退之时也。

《蒙引》以德已立、学已成为说，似太深，此爻只就目前进退上说，初不及德业也。

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

【三象】进退，时也；可以进，可以退者，我也。唯取决于我，当进而进，进非于禄；当退而退，退非忘世，何失道之有？

《大全》杨诚斋曰：六三察己以从人，九五察人以修己，六三似漆雕开。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主。

六四最近于五，故有此象，其占为利于朝覲仕进也。

【六四】九五中正为观，六四最近之，则大君之道德达之而为邦家之光者，四皆得而亲见之，观国之光之象也。此固六四之盛遇而正贤士奋庸之时，占者在已仕者利于朝覲，未仕者利于仕进，以膺宾礼之隆，亦如四之观光而可矣。

《大全》胡云峰曰：观国之光，即五所谓观我生也，特五之自观，则曰生方出于我者也，自四观五，即曰光已达于国者也。朱汉上曰：古者诸侯入见于王，王以宾礼之，士而未受禄者亦宾之。

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

【四象】明君以人立政，则必宾礼朝覲之臣，宾兴贤能之士。四之观国之光，正以际非常之遇，将见维翰维藩者，愿覲于王朝而尚其宝礼，怀才抱德者愿仕于王朝，而尚其宾兴矣。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阳刚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阴仰而观之，君子之象也。故戒居此位得此占者，当观已所行，必其阳刚中正，亦如是焉，则无咎也。

【九五】九五阳刚中正以居尊位，而为四阴所观，是则君子之道也。占者殆必观已所行，凡本身而立政者，一如九五之君子，阳刚而不失之阴柔，中正而不杂于邪曲，足观示天下而答四方之望，斯无咎矣。

《存疑》君子指九五，盖九五以中正示人为人所仰者。《蒙引》观我生君子无咎，作一句读，纯是占。六三居下之上，可进可退，便须自审，故以爻词属六三，至九五阳刚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阴仰而观之，君子之象也。是在九五，已不待观我生，其曰观我生，戒占者而已。

象曰：观我生，观民也。

此夫子以义言之，明人君观已所行，不但一身之得失，又常观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

【五象】五曰观我生者，岂但观一身之得失已哉？民之视效系乎君身。君之得失，验于民俗，故观我生者，必并民德而观之，使皆合于君子之道，而观民正所以观我也。

《蒙引》观我生必至于民，然后观我生之道始尽，此是夫子教人观我生处。如九五阳刚中正以居尊位，则一身之事得矣。其下四阴仰而观之，则民德善矣。可见观民也一句，只在观我生内。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阳刚，居尊之上，虽不当事任，而亦为下所观，故其戒辞略与五同，但以我为其小，有主宾之异耳。

【上九】阳刚居尊位之上，虽不当事任，而以君子之道范天下者也。占者必反观一身之得失，果道德学问只为一世仪表，亦如上之君子焉，则模范以隆，而无负于风厉之责，无咎。

《大全》朱子曰：上九之观其生，是就自家视听言动、应事接物处自观。《集解》五观我是自观，就我说，主也。上观，其亦自观，却从别人说宾也。

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

志未平，言虽不得位，未可忘戒惧也。

【上象】上虽不当事任，而人视之为仪法，便当自加慎省。故省身切而操心危，志意未得以安宁也。

《大全》朱子曰：其生谓言行事为之见于外者，既有所省，便是未得安然无事。

## 震下离上

噬嗑：亨，利用狱。

噬，啗也。嗑，合也。物有间有啗而合之也。为卦上下两阳而中虚，颐口之象。九四一阳间于其中，必啗之而后合，故为噬嗑。其占当



得亨通者有间，故不通啗之而合则亨通矣。又三阴三阳，刚柔中半，下动上明，下雷上电，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于五而得其中，是以阴居阳，虽不当位而利用狱。盖治狱之道，唯威与明而得其中之为贵，故筮得之者，有其德则应其占也。

**【噬嗑卦全旨】**《折衷》噬嗑以去间，非刑不可，初上无位，受刑者也。中四爻，用刑者也。初罪小用轻典，小惩大戒也。上罪极用重典，怙终贼刑也。二以中正用狱，唯良折狱也。三以不中正用狱，因于强御者也。然皆治其所当治，故皆无咎。四以刚中用狱而得吉，有司执法之严。五以柔中用狱，而无咎，人君矜恤之仁。《参义》凡用刑者，其才有刚柔之殊，而所治亦有强弱之异，犹人之啗物，其齿有利钝之残，而为物亦有坚脆之异。

象曰：颐中有物，曰噬嗑。

以卦体释卦名义。

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

又以卦名卦体卦德二象卦变释卦辞。

**【噬嗑象】**以震遇离，卦体像颐而一阳间之，盖一统之治，间于顽梗犹颐口之中间于骨鲠也。必亟去之而后合，故为噬嗑，系词以为既已噬嗑，则为间者去，而治化大行，当得亨通。然欲去间，非刑不可为，宜用狱以宠察情伪，而卦之德体象变，又得治狱之道，则可以去间而致亨。

《蒙引》物有间者，啗之而合，推之人事，如寇贼奸宄，间吾治化者也，则合之以刑，蛮夷华夏，间吾疆域者也，则合之以兵。以至凡一事之不如意，皆必有一物以间之者，利用狱不属亨字，狱之未决，犹物之间及其既决，则是非两判，犹物之噬而嗑矣。《存疑》噬而嗑则亨通，此泛指万事说，利用狱噬嗑中之一事也。盖治狱之事，噬嗑之最切者，故六爻皆以治狱言。《程传》谓去天下之间，在任刑狱。《因指》卦体之刚柔，分柔得中，属得中，动而明之卦德，雷电合之卦象，属威与明。问威与明得中如何？分别曰：狱非明无以照，非威无以断，得中者威不至于过暴，明不至于过察是也。

**【彖传】**卦体虚中，颐口之象。九四一阳横于其内，为颐中有物不得合也，顽梗者，必去之而后顺，犹颐中之物，必啗之而后合，故名噬嗑。

【二节】词曰：亨者，盖梗化之夫阻吾声教，故不得亨，噬之而嗑，斯亨通耳。又曰：利用狱者，治狱之道，非威无以断，非明无以察，而非中无以协其宜。卦体刚柔中分，则刚不过暴，而柔不过纵，卦德震动离明，则威足以行其断，而明足以烛其情。然威明之善，非特卦德有之，卦象震雷离电合而成章，其威如雷而照之以明，明如电而济之以断，有威照并行之意乎。得中之宜，非特卦体为然，卦变自益。六四之柔，上行至五而得其中，则存心以柔而不伤于苛刻；听断得中，而不流于姑息，其即宽柔得体之意乎。卦皆具夫用刑之道，故虽六五居阳不正，断狱未尽当理。然用此明威而得其中，因中可以求正，则何好不烛而暴不慑，利用狱也。

《大全》胡云峰曰：卦词云：噬嗑，亨。彖传加而字，谓必噬嗑之，而后亨。

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

雷电当作电雷。

【象传】离震合体，是雷电并见，而其势不能以有间，噬嗑之象。先王以为，与其有间而后去，不如未间而预防。于是审其轻重大小之刑罚，使刑必当其罪，罚必丽于事，而各有攸当，若此者，所以振法度以警有众，使人知所畏避，而不敢犯焉。何强梗之间吾治哉？

《蒙引》此以立法言，故曰：先王丰卦折狱，致刑以用法，言则曰君子明罚兼威与明，意不可谓明罚，只是明敕法，乃是威也。法是通用字，罚是专指刑法，明罚即所以敕治。

初九：屡校灭趾，无咎。

初上无位为受刑之象，中四爻为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过小，又在卦下，故为屡校灭趾之象，止恶于初，故得无咎。占者小伤而无咎也。

【初九】初虽受刑之人，然在卦始，罪薄过小，所得之刑只在足趾而无大事，又在卦下足趾受刑之象，唯轻刑以惩于初，如屡之以校而灭其趾，使不得行之象，恶方形而遽惩之，则恶由是止，无咎。

《大全》朱氏曰：周官掌囚下罪桎。桎，足械也，亦曰校。《蒙引》屡校犹云以校为之屡也。

象曰：屡校灭趾，不行也。

灭趾，又有不进于恶之象。



【初象】初曰屢校灭趾者，盖趾人所以行者，灭趾，是乃禁其行，使不进于恶也。

《因指》观一又字，可见不行也。非爻词本义，此又别取一义。初于趾上别生一义，上象于耳上别生一义。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

祭有肤鼎，盖肉之柔脆，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肤之易。伏以柔乘刚，故虽甚易，亦不免于伤灭其鼻。占者虽伤，而终无咎也。

【六二】二当用刑之任，中则听，不偏；正则断，合理。以此治狱，何狱不治？如噬肤之易矣，但己本柔弱所治者。又初九：强梗之徒，故治人，而人不服，未免少损其威，有噬肤而因以灭鼻之象。然在彼固所当治，在我又能善治，始虽不服，而终必服矣。故无咎。

《大全》胡云峰曰：噬而言肤，脂肥肉者，取颐中有物之象也。

《蒙引》噬肤，所噬之易也。据二之中正言，灭鼻，易中有难也。以二之乘刚言，在我虽有易噬之理，在彼则有难噬之势，柔不足于刚，而所治者又刚，故不免于灭鼻，以此见治狱必兼威与明，而又得其中始为全道也。中四爻下半截，总是说人服不服。

象曰：噬肤灭鼻，乘刚也。

【二象】二既如噬肤矣，而犹曰灭鼻者，以阴柔而乘初刚，所治者乃强梁之徒，而有所难制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腊肉谓兽腊，全体骨而为之者，坚韧之物也。阴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为噬腊遇毒之象。占虽小吝，然时当噬嗑，于义为无咎也。

【六三】三阴柔既无刚断之才，不中正又失用刑之道，以此治狱，是非不决，轻重不平，人不输服，而反致告计，有噬腊肉而遇毒之象。占者有愧于断讼之任而小吝，然时当噬嗑在彼，本有罪在吾，自当治之，而不为遇，始虽顽梗，终当输服于义，无咎。

象曰：遇毒，位不当也。

【三象】三之遇毒，岂唯狱之难治哉？以其阴柔不中正，而位不当也。德歉于威明，才疏于听断，不足以服人矣。

九四：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

肺肉之带骨者，与戴通。《周礼》狱讼入钩，金束矢而后听之。九四以刚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愈坚而得听讼之宜也。然必利于艰难，正固则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九四】**四当治狱之任，以刚居柔，既不伤于柔，又不伤于暴，用刑得道，随其难治之狱，咸有以得其输服之怀，有噬干肺之坚，而得金矢以人之象。然狱者，天下之大命，占者必艰难其心，正固其守，无慢易，无枉曲，则得听讼之宜，如九四之得金矢矣，故吉。

《大全》胡双峰曰：以全体言，九四为一卦之间，则受筮者在四，以六爻言，则受噬者在初上，四反为噬之主。卦言其位，则梗在其中。爻言其才，则刚足以噬。《蒙引》狱之小者，纳束矢，大者，纳钩金。

《本义》引《周礼》不过以证金矢之出处耳。其实爻意是以像听讼之得宜，噬干肺所噬者，坚也。得金矢，则坚者破矣，二句意实相承，所以甚言其能治狱也。《存疑》九四之得金矢者，得听讼之宜，人愿人金矢以求听也，盖人无不服也。六五之得黄金者，听断得中，人愿人黄金以求听也，亦人无不服也。《演义》噬干肺是强梗难治之象，得金矢是人情输服之象，艰指其难，其慎之心，贞指当重当轻之法。

象曰：利，艰贞吉，未光也。

**【四象】**艰贞固可以得吉，然以圣人使民无讼之道，断之虽善，于决狱犹有待于听讼，其道未先也。

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噬干肉难于肤，而易于脂腠者也。黄中色金，亦谓钩金。六五柔顺而中，以居尊位，用刑于人，人无不服，故有此象。然必贞厉乃得无咎，亦戒占者之辞也。

**【六五】**五居尊位，天下讼狱之主，柔顺则不失之刚，中则不过于柔，即柔得中也。得用刑之道，以此用刑，则天下无难治之狱，必得其输服之，必有噬干肉而得黄金之象。古者须知狱成而献之主，万无更生之望，必权衡得正而出入，唯允且惕厉其心，而恣睢不作，然后得用刑之宜而无咎。

《大全》李氏曰：四以刚噬，有司执法之公。五以柔噬，人君不忍之仁。《蒙引》黄中色得黄金，虽从所纳之金说，亦以明其用刑得中道也。《本义》人无不服，正系于此。





象曰：贞厉无咎，得当也。

【五象】五曰贞厉无咎者，盖贞则听断公平，厉则心思详审，而后刑得其当，故无咎也。

《存疑》得当是得用刑之道，不当作位得中说。《蒙引》曰：若果是说位得中，当以解得黄金，不宜以解贞厉无咎矣。盖必贞厉以处之，然后所治得当而人服之也。

上九：何校灭耳，凶。

何，负也，过极之阳，在卦之上，恶极罪大，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上九】过极之阳在卦之上，怙终不悛之人，当服上刑，上之位，又当灭耳之地。其象为何校灭耳，项颈受枷，枷之厚没入其耳，其凶可知。

《蒙引》恶极，自我作恶而言；罪大，自人加我以罪而言。

象曰：何校灭耳，聪不明也。

灭耳，盖罪其听之不聪也，若能审听而早图之，则无此凶矣。

【上象】王者明罚敕法，以示天下。耳之所者，必能听之审而善于趋避，何校灭耳，正以罪其听之不聪，不听人说以至此耳。

《堂引》聪是死字，耳也，明是活字，聪也。《存疑》单言聪则包明，与明并言，则聪为体，明为用。

## 离下艮上

贲，亨，小利，有攸往。

贲，饰也。卦自损来者，柔自三来而文，二刚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济而来者，柔自上来而文，五刚自五上而文，上又内离而外艮，有文明而得其分之象，故为贲。占者以其柔来文，刚阳得阴助而离明于内，故为亨。以其刚上文柔而艮止于外，故小利攸有往。

【贲卦全旨】贲虽为文，然必以质为本，故词言文质之理，柔来文刚则质为主，而加之以文，故亨。刚上文柔则文为主，而质反辅之，故小利，有攸往。六五为贲之主，故敦本而得吉。上九居贲之极，故反本而无咎。初贲于下，道义之懿也。二贲于三，同德之美也。三得二阴

之贲，而不溺于阴，故承贞而得吉。四应初九为贲，而不夺于三，虽蹇如而无尤。《大全》刚之体实而为质，柔之体虚而为文。《存疑》贲，文饰之卦，六五、上九，皆取无饰之象，盖文胜则至于灭质，圣人虑其过而防之，况文胜之弊而归之中也与？

彖曰：贲，亨。

亨字疑衍。

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以卦变释卦辞，刚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先儒说天文上当有刚柔文错四字，理或然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又以卦德言之，止谓各得其分。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极言贲道之大也。

【贲象】卦变刚柔交错，卦备文明以止，皆三不之义，故名贲。占者如本身是刚，得柔之助，而明于内，则质为主，而不济之，且离明于内，灼于物情，而达于事理，何文之不可行？故亨。如本身是柔，得刚之助，而止于外，则文为主，而质辅之，况艮止于外，虽不失于妄动，而不足于变通，经有文胜之弊，故小利，有攸往。占者当随所处而玩当得之占也。

《存疑》阳既足以有为，又得阴来助之，事益济矣。况离明于内又物无不照，何事不可为？柔本无为，虽得阳之助，亦不能有为，况艮止于外，又是个执滞不通之人事焉，有济。此看占者何如，随其德以为吉凶也。

【彖传】质之词曰：亨，小利，有攸往者，卦变自其柔来文刚，是真诚之念主于中，柔自外来文之，乃质极文生。初无致饰之意，而化无不行，则达之天下后世无不准，故亨。自其分刚上而文柔，是浮华之心主于中，分刚上而文之，斯质不称文，徒取观美于外，而礼为无本，则推之天下后世必有其弊，故但小利，有攸往。更就卦变言之，似此卦变刚柔交错，柔交于刚，刚交于柔，其即日月星辰之运，而往来有以成章，经纬有以垂象者也。天道自然之文，与卦变所具者无异。贲文，一天文也。



《存疑》既有卦变释卦词，又因卦变上，见有天文之象，故曰刚来交错。天文也。此不在卦词内，在卦名内。文明以止，人文也，亦然。故《本义》曰：又以卦德言之。

【二节】又以卦德言之，离明艮止，其即君臣父子夫妇朋友，灿然有礼，以相接而文明，截然有分以相守，而各得止，人道自然之文，与卦德所具者无异，賁文，一人文也。

《蒙引》刚柔之交，卦变也。而天之文，亦刚柔之交也。故曰天文也。文明以止，卦德也。而人之文，亦文明以止也。故曰人文也。天文、人文，只按着卦变卦德说为是，且方起得，下文极言意不然，天文便是时变了，人文则天下亦已化成了，又何用观？《存疑》文明自其灿然不紊者成文，以止，自其截然不易者成文，文明。固文以止，亦文也，故曰人文。

【三节】观賁卦之卦变，刚柔交错，即天文日月星辰之交错，则天文不在而在易矣。而天文者，时变所由出，即賁之刚交于柔，可察阳之舒而为春夏，即賁之柔交于刚，可察阴之惨而为秋冬，而得敬授人时之宜矣。观賁之卦德文明以止，即人伦之文明以止，则人文不在人而在易矣。而人文者，化成所由出，得賁之文明以联情，天下皆有礼以相接，而不至于相离。得賁之止，以定分，天下皆有分以相守，而不至于相渎，可得彝伦攸叙之治矣。賁道之大，何如也？

《大全》吴临川曰：化谓旧者化新，成谓久而成俗。《存疑》问圣人之际时变化成天下，果得易乎？曰：此以易之所具言，天文人文皆是圣人察时变化成天下之事，故以归诸易。化成天下，使天下皆文明以止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山下有火，明不及远。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狱，事之大者。内离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

【象传】山下有火，光耀于山，賁之象也。夫火为山所障，则内明外止而不能及远。君子于簿书钱谷之庶政，则用其明以修，明之至于大，而刑狱死生攸系，尤敢轻用其明，以折之焉正。以非明之远者不能也。

《蒙引》明庶政无敢折狱，只就明不及远之象说，即是小利，有攸往之意，内文明而外艮止，不可分，贴“明庶政”二句。

初九：賁其趾，舍车而徒。

刚德明体，自责于下为舍，非道之车而安于徒步之象。占者自处，当如是也。

【初九】初当贲时而居下，趾之象也。刚德则内重外轻，有定守明体。又于义理出，下有定见，以此自责于下，为贲其趾之象。所谓贲其趾者如何？盖不以乘车为贲，而以徒行为贲，为舍其得不以道之车而安于徒步之劳之象，此不愿人之文绣也。

《大全》胡云峰曰：贲其趾，非徒安分而已，舍车之荣而徒行，是不以徒为辰而自以义为荣也。《存疑》舍车而徒，申贲其趾之义也，因为象。《程传》以车徒为言者，因趾与行之义也。

象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

君子之取舍，决于义而已。

【初象】初九舍车而徒，岂铢视轩冕者哉？持以义之勿可而勿乘也。刚能守义之坚，明能择义之审，如其义在初，未必不乘之矣，见非以隐为高也。

六二：贲其须。

二以阴柔居中正，三以阳刚而得正，皆无应与，故二附三而动有贲须之象。占者宜从上之阳刚而动也。

【六二】二阴柔三阳刚，阴必从阳，二中正，三得正，同德相应，既无应与，势必依三，故凡动而有为于世，谋猷皆资三以成，而有文可显象，须附颐以动，而有容可观也。为贲其须之象。

《大全》朱汉上曰：三在上有颐体，二在颐下须之象。《存疑》二、三皆无应与，故只就此爻上取义。

象曰：贲其须，与上兴也。

【二象】贲其须，岂苟合哉？亦以阴柔不能兴起而有为，故必附上之阳刚以成文名之盛，不附阳刚，又安得贲乎？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

一阳居二阴之间，得其贲而润泽者也。然不可溺于所安，故有永贞之戒。

【九三】九三以一阳居二阴之间，以二阴而事一阳，阳得阴助，凡所猷为自成光彩而已，得以从容顺适焉。得其贲而润泽者也。有贲如濡如之象。然助阳者阴，溺阳者亦阴。占者必能以道律身，常永正固，虽



蒙在彼之润，不失在己之守而吉。

《大全》胡云峰曰：九三非不贞也。能永其贞，则二阴于我为润泽之，濡我于彼不为陷溺之濡矣。《存疑》重耳出奔之时，安于齐姜而忘四方之志，姜曰：怀与安实败名，可谓溺于所安矣。《蒙引》云：凡丈夫之于妻妾，人君之于臣下，官长之于左右，皆不可褻也。

象曰：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

【三象】永贞之吉，盖刚介之于柔嘉，始未尝不资其润泽，而终或受其凭陵，唯永守其贞，斯正大足以消其侧媚，终莫之陵也。则三能全其守而吉矣。

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皤，白也，马，人所乘，人白则马亦白矣。四与初相贲者，乃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飞翰之疾也。然九三刚正，非为寇者也，乃求婚媾耳，故其象如此。

【六四】四阴，初阳刚上文柔而为三所隔，则失所贲而皤如矣。然势虽隔于三，而难遂心则求于初而已，切如马飞翰之疾也。然九三刚正，其隔四非为寇害，欲结之以亲厚之情，而为婚媾耳。求在彼而应，不应在四，亦固守之可耳。

《蒙引》贲如皤如，言其贲之皤也。明不成其贲。《集解》上二句，可就四应，初说下一句，就三与四说。

象曰：六四，当位疑也。匪寇婚媾，终无尤也。

当位疑，谓所当之位，可疑也。终无尤，谓若守正，而不与，亦无他患也。

【四象】六四所以来三之求者，以所居之位，远于初而连于三，疑若有可求之迹也。然可求者所当之位，而不可求者，所守之志，四以正，自守三，虽匪寇，婚媾必不加祸于我，亦何不可与初遇乎，终无尤也。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

六五柔中为贲之主，敦本尚实得贲之道，故有丘园之象，然阴性吝啬，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束帛，薄物；戔戔，浅小之意。人而如此，虽可羞吝，然礼奢宁俭，故得终吉。

【六五】以柔中而主乎贲，阴性恬静不乐为，又采而好崇质素者，有贲于丘园之象，市朝繁华，丘园朴素以朴素为贲，不贲之贲也。然阴

性吝啬，不无失于太简，未得文质之中，有束帛戔戔之象，占者如是则俭过乎中，不免固陋而吝然。礼奢宁俭，将见有富家之吉，无不节之嗟，终吉。

《蒙引》大抵阳刚，性开廓则近于侈，柔则规模收敛，中则又不过其节，故为敦本尚实而有此象。六五只是贲，诸爻中之尊者，不必皆是人君也。贲于丘园，俭于自奉可矣。束帛戔戔，概于俭而施之于用吝也。

《集解》贲于立园二句，是两意：一从柔中上来，一从阴性吝啬上来。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五象】六五是吉，是众方逐末之时，独能反本以为倡，则公不至犯礼而得其分，私不名于伤民而足其用诚，可喜也。

上九：白贲，无咎。

贲极反本，复于无色，善补过矣，故其象占如此。

【上九】上九居贲之极，贲极而反复于元饰，当致饰亨尽之时，而为反本还淳之计，犹物有色而复于无色，白其贲也，可无灭质之咎。

《蒙引》白贲非全无色也，本有色而复于无色耳。即夫子“宁俭宁戚”之意，以口（白？）之曰贲为无咎，则始之贲极，文胜者为有咎矣。

象曰：白贲无咎，上得志也。

【上象】白贲无咎者，当文胜之时，未必无反本之素志，复于无色，其志于是乎得矣。

《大全》胡云峰曰：贲以文饰成卦，后世必有因饰而过者，故于五明敦本尚俭之为吉，而于上见贲极反本之为无咎。

## 坤下艮上

剥，不利，有攸往。

剥，落也。五阴在下而方生，一阳在上而将尽。阴盛长，而阳消落，九月之卦也。阴盛阳衰，小人壮而君子病，又内坤而外艮，有顺时而止之象。故占得之者，不可有所往也。

【剥卦全旨】卦以一阳为主，五阴其剥一阳者也。唯当巽言晦迹，随时消息，以免小人之害。然初二、四有蔑贞之势，故皆著其凶，使君



子防之而不受害于小人。三与五有反正之机，故与之以无咎无不利，使小人改之，而不貽害于君子。至于上九，则设为硕果之象，而又为得舆剥庐之占，以见一阳之不可剥，圣人扶阳抑阴之意益显矣。《大全》丘氏曰：遁之九三曰畜臣妾吉，畜阴之权在阳，则告阳以制阴之道，剥阴长已极，不可制，六五贯鱼以宫人宠。剥阳之权在阴，则教阴以从阳之道。

彖曰：剥，剥也，柔变刚也。

以卦体释卦名义，言柔进于阳，变刚为柔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以卦体卦德释卦辞。

【剥象】此卦五阴盛长，一阳消落，故为剥。剥之时，固当止而卦德又善所止，占者当险德避难，不利有所往，以罹祸焉。

《因指》卦体阴盛之时，为君子危；卦德顺时之道为君子谋。

【彖传】卦名剥者，一阳将尽而剥落，阴剥之也。卦体五阴进于一阳，是将并上而一阳欲去之，而尽变为阴也。

《蒙引》是以五阴变一阳而言，刚字只指上九，变刚为柔，则为纯坤，尽是小人世界了。

【二节】词曰：不利有攸往者，正以卦体五阴盛长欲尽去一阳，时固不利于往矣。且卦德坤顺艮止，君子知不可有所往，顺时而止，所当观剥之象，而得处剥之道也。且剥之时，阳消而阴息，阳虚而阴盈，君子观象而止者，正尚此消息盈虚之理，而能顺之，乃合乎天行也。天运当然，顺之则吉，随时敦尚，君子所以事天也。

《大全》胡云峰曰：凡卦画皆象也，皆当观也，于剥独言之者，为处变之君子言也。《蒙引》君子尚消息盈虚，不是卦德，但其意附在顺而止之句末，所以申顺而止之义，消息盈虚，正所谓时尚之所以顺之也。消息者，盈虚之未定，盈虚者，消息之已成。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象传】山上地下，高起于地而反附着于地，摧落之义，剥之象也。君子为防剥计，思地不厚无以载山，而下不厚又何以安上，故以之厚，利于下，生之而不伤，厚之而不困，节其力役而不敢尽于以安，固

其崇高富贵之居宅焉，斯不至于剥矣。山附于地，见剥之端，而厚下安宅，防剥之道也。

《大全》朱子曰：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唯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则不摇，人君厚下以得民，则其位亦安而不摇，犹所谓本固邦宁也。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

剥，自下起灭正则凶，故其占如此。蔑，灭也。

【初六】初阴居下，剥之方始，小人之势尚微，像犹剥床而方及其足之象，其势终必至于灭正而有凶，君子可以见几矣。

《大全》朱子曰：此爻象只说阳与君子之凶。《蒙引》今虽未至蔑贞，然其势必至于蔑贞也。此即坤初履霜坚冰至之意，此凶字可以六四凶字照看。

象曰：剥床以足，以灭下也。

【初象】阴之灭阳，自下而起，犹剥床之足，灭阳之害，方起于下，君子在上，当早图，以免祸，不可以为未切而忽之。

绳按：下字正紧对上一阳说，五爻俱要照上一阳。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

辨，床乾也，进而上矣。

【六二】二阴渐进而上，是小人之权势渐盛，祸患之加于君子渐逼，犹剥床之辨。占者当知势必至于蔑贞而凶。

《蒙引》床干所以分隔上下者，故曰辨。

象曰：剥床以辨，未有与也。

言未大盛。

【二象】剥床以辨，虽甚于足犹幸，党与未盛，尚可以去，君子当急避之也。

六三：剥之无咎。

众阴方剥阳，而已独应之，去其党而从正，无咎之道也。占者如是则得无咎。

【六三】当众阴剥阳之时，三独与上为应，是于群邪害正之日，病其党之为非，背而去之，恤然以从正为念，此君子之庆，而小人之福也，无咎。

《存疑》剥之是去其党而从正，与卦名剥字不同。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上下谓四阴。

【三象】剥之无咎者，正以三能失上下四阴，而不与之同党。如三者，虽得罪于私党，而实见取于公论，其义无咎矣。利害之私，何较哉？

六四：剥床以肤，凶。

阴祸切身，故不复言，蔑贞而直言，凶也。

【六四】六四阴长已盛，小人之祸加于君子者，已及其身，小而贬遂，大而刑诛。为剥床而上及肌肤之象，凶何如哉？惜其见之不早见也。

象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

【四象】剥床以肤，灾害及身，至为迫切，不可免也。奈何不谋之早乎？

《因指》此见君子不可不谨之于始，而辨之于微也。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鱼，阴物；宫人，阴之美而受制于阳者也。五为众阴之长，当率其类受制于阳，故有此象，而占者如是，则无不利也。

【六五】阴剥阳之凶，至四而极，五为群阴之长，故圣人开其迁善之门，言能统率群阴，使循序而进，如贯鱼然，以受制于阳，如后妃以宫人进御而受宠于君，然则君子既得蒙利，而已之身家亦因可保，无所不利矣。与其以次剥惕而凶，孰若以次承阳之为利哉？

《集解》贯鱼以物言象，率阴以宫人宠，以人言象，听阳一意申下。

象曰：以宫人宠，终无尤也。

【五象】自古小人蔑害君子，未有不败者。五不剥阳而反受制于阳，如以宫人受宠于君，则世道赖之公论与之，终无党邪害正之尤也。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一阳在上，剥未尽而能复生，君子在上则为众阴所载，小人居之，则剥极于上，自失所覆，而无复硕果得舆之象矣。取象既明，而君子小人其占不同，圣人之情益可见矣。

【上九】剥之卦众阳俱已剥落，唯有一阳在上，是众君子沦谢凋落，一君子独立于朝，可为群贤兴复之渐，如一树果俱已零落，唯有硕大一果在上，不为人所食，有复生之机。占者其为君子而在上位，则泽必及下，而下其承载之得舆之象。若小人而在上位，必尽剥去君子，不

但天下之人无所覆庇，而小人亦失其庇，自剥其庐之免。

《大全》朱子曰：众小人托这一君子，以为庇覆，到这里把这一阳一发剥去了，此是自剥其庐舍，无安已处。《蒙引》硕果不食，爻之象也；得舆剥庐，占之象也。吴临川曰：君子谓一阳，小人谓上九，亦为柔也。

象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

【上象】曰君子得舆者，德足庇民，民从下承载之，若车舆者然。曰小人剥庐者，则天下之事已去，不可复为，不有君子，其何能国乎？

《蒙引》民所载只据得舆二字说道理，君子既得舆，则众人不以小人称矣。故曰：民所载也。程子曰：正道消剥已尽，则人复思治，故众心愿载于君子。

## 震下坤上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复，阳复生于下也。剥尽则为纯坤，十月之卦，而阳气已生于下矣。积之踰月，然后一阳之体始成而来复，故十有一月，其卦为复，以其阳既往而复反，故有亨道。又内震外坤，有阳动于下，而以顺上行之象。故其占又为已之出入，既得无疾，朋类之来，亦得无咎。又自五月姤卦一阴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阳来复，乃天运之自然。故其占又为反复其道，至于七日当得来复。又以刚德方长，故其占又为利有攸往也。反复其道，往而复来，来而复往之意。七日者，所占来复之期也。

【复卦全旨】《大全》刘习静曰：动静，天道之复也。善恶，人道之复也。彖、象言动静之复，六爻言善恶之复。《蒙引》以动静言，则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圣人之复，犹天地之复，以善恶言，则肯也（？）昏迷，今则开悟，乃常人之复，复卦以初九为主，其言不远复，无祇悔者，喜一阳之来也。初以见几而复，二四以亲贤而复，六三改过不勇复而不固者也。六五迁善无已复而不失者也。上六则溺于物欲，下愚不移者矣。王氏曰：六阴之坤，必生阳，圣人名之曰复，若失物而更



归。六乾之阳，必生阴，圣人名之曰姤，若不期而忽遇。

彖曰：复亨，刚反。

刚反则亨。

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

以卦德而言。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

阴阳消息，天运然也。

利有攸往，刚长也。

以卦体而言，既生则渐长矣。

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积阴之下，一阳复生，天地生物之心几于灭息而至此，乃复可见。在人则为静极而动，恶极而善，本心几息而复见之端也。程子论之详矣。而邵子之诗亦曰：冬至子之半，夫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玄酒味方淡，大音声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请问包义。至哉，言也！学者宜尽心焉。

【复象】剥尽为坤，阳穷于上，复生于下，一阳来复，故为复。夫阳之既剥，正人君子寥落摧折，不通甚矣。今既复反，则君子之气既屈而复伸，道可行而德可施，是阳之亨也。又卦所其之德，为能以道处势，己之出入运用如意。既无忧阻之疾，而朋类之来同德，上进亦无摧抑之咎，亨在己，亦在人也，岂人力也。计吾计以阴阳反复之道，自姤而遁，而否，而观，而剥，而坤，至此凡七卦，于日为七日，当得来复，此乃天运之自然也。阳之既复，则为临，为泰，为壮，为夬，以至于乾，无非君子得志之日，而何道之不可行，何功之不可进，无往不利也。

《大全》丘氏曰：以其既往而来返也，故亨。以其既反而渐长也，故利，有攸往。胡云峰曰：己之出入九疾，一阳顺而亨也，明类之来无咎，众阳顺而亨也。是皆阳顺而动之义也。《蒙引》出入，即寻常所谓一出一入也，兼朋来言者，一阳既复，则势不止于一阳，复而已，所谓畴离祉者，意亦如此，反复其道，不是人去反复他。

【彖传】复何以亨，以刚既往而复反，正人君子向遭摧抑者，至此复升，故曰亨也。

《大全》吴临川曰：刚反释复字，而亨之意在其中，刚既反则日长

日盛而亨矣。邱建安曰：刚反，言方复之初；刚长，言既复之后。《蒙引》一原其始，一要其终。

【二节】曰出入无疾，朋来无咎者，卦德震动，坤顺，其有动而顺行之义。君子方复之初，凡所动作，皆能顺理而行，不骤不激，则无可乘之隙，是以己之出入，既得无疾，而朋类之来，亦得蒙其覆庇而无咎也。

《蒙引》出入与朋来，在动字上生。无疾无咎，在顺字上生，以其顺动，故无疾无咎。《存疑》阳动于下而以顺上行，此卦之出入无疾也。无疾，无忧阻也。一阳之动而以顺行也。无咎亦无忧阻也。众阳之动而以顺行也，皆无阴邪之伤也。故其占己之出入云云。

【三节】曰反复其道，七日来顺者，盖自姤卦一阴至此七日，而一阳来复，乃天运消长之道，自然而然，循环之理也。

【四节】曰利有攸往者，一阳之生，若不足以大有所为，然既生则渐长，而善类骎骎乎？尚往众正满朝，吾道大行，此攸往之所以利也。

《蒙引》亨，云刚反以一阳始生言；利往，云刚长以众阳之势言。

【五节】然就世道言之，于复，而见阳之必盛，而岂止于此哉？阳之方动以气言，而造化生物之理，即于气之动而见。吾知天地生物之心，无时止息，则无时而不可见。然十月纯坤，阳气收敛，天地生物之心，伏藏而不可见。三阳之时，万物畅茂，天地生物之心又散漫而不可见。唯积阴之下，一阳复生，万物生意将绝，而复续，造化之仁几息，而复接天地生物之心，无时止息，于此始可见耳。若有止息，安能相生相续之无穷乎？大哉，复乎！其化工之尤者乎？

《大全》朱子曰：十月阳气收敛，一时开闭，得尽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尝息，但无端倪可见，唯一阳动则生意始发露出，乃始可见端绪也。《程传》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下面一画，便是动。朱子曰：天地以生生为德，一阳来复，其始生甚微，固若静矣。然其实动之机，其势日长，而万物莫不资始焉。此天命流行之初，造化发育之始，天地生生不已之心，于是而可见矣。若其静而未发，则此心之体虽无所不在，然却有未发处。此程子所以以动之端为天地之心，亦举用以该其体尔。朱子答张敬夫书曰：天地以生物为心，虽气有开合，物有盈虚，而天地之心亘古今未始有毫发之间断，故阳极于外，复生于内，圣人以为，于此可见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又曰：



一阳既动，生物之心闯然而见，虽在积阴之中，自掩藏不得，此所以必于复见天地之心也。《蒙引》复非天地心，复乃见天地之心也，见字要得亲切。绳按：春夏生物之时，天地之心无不可见，独至纯坤积阴之候，万物凋落，生物之心似乎止息，不知一剥就复，阳极于外，复生于内，于此见天地生物之心，无少止息，最为亲切，非仅见天地生物之心，是见天地生物不息之心也。

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一安静以养，微阳也。月令，是月斋戒，掩身以待阴阳之所定。

【象传】震下坤上，是雷在地中，静极而动，但未离于地耳，阳始复之象也。夫阳者，天地之生气，初复，尚微，不安静以养之，则其气不固而无以为发生之本，先王以冬至之日，闭道路之关，使下而商贾不得由关以贸迁交易，上而王后不得由关以省方观民。上下安静以养，微阳也。

《蒙引》雷地在中，静之终，动之始，若说得不仔细，便是败声之雷，不是阳复之象矣。

初九：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一阳复生于下，复之主也。祇，抵也。又居事初，失之未远，能复于善，不抵于悔，大善而吉之通也。故其象占如此。

【初九】初九为复之主，正善复之人，在卦之初，为作事之始，道心方晦，人心方萌，失之未远者也。即能至明以察其几，至健以致其决而悔，而改之以复乎道心之正，则天理日明，人欲日消，自不至于悔者。过而速改，大善之吉也。

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

【初象】失之不远而能复于善，则人欲尽，天理还，君子所以修身之道，不外是也。

六二：休复吉。

柔顺中正，近于初九，而能下之复之休美，吉之道也。

【六二】六二柔顺，明能从人；中正，则能择善，近初之贤，而资其善，以自益，不待困，心衡虑之，善可成，复之休美者也，在人者，有以裕于己吉之道也。

《存疑》柔顺中中，资质本善之人。

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

【二象】休复之吉，岂其得之己哉？盖初九克己复礼之人，二能下之，取仁人以自辅，则欲自去而理自存，其休复也，宜哉！

《大全》朱子曰：学莫便于近乎仁，既得仁者而亲之，资其善以自益，则力不劳而学美矣，故曰休复吉。

六三：频，复厉，无咎。

以阴居阳，不中不正，又处动极，复而不固，屡失屡复之象。屡失，故危，复则无咎，故其占又如此。

【六三】六三阴不中正，是不善之人，又处动极，复轻躁成性，故人心道心，迭相用事，为频失频复，复善不固之象，唯频失则不免蹈人欲之危，而厉然能频复，则亦无愧善反之功而无咎。

《大全》杨诚斋曰：圣人危其频过，故曰厉以警之，开其频复，故曰无咎，以劝之圣人开迁善之道也。

象曰：频复之厉，义无咎也。

【三象】频失而复，虽云危厉，然既能复，过而能改，犹可进于无过，义无咎也。

六四：中行独复。

四处群阴之中，而独与初应，为与众俱行，而独能从善之象。当此之时，阳气甚微，未足以有为，故不言吉。然理所当然，吉凶非所论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于剥之六三，及此爻见之。

【六四】四处群阴之中，而独与初应，是身在群小之内，而懿德之好，原于固有，独能从善而自复焉，有在群阴之中独复而从阳之象。

《蒙引》此中行与他爻中行不同，言在群阴中行，而独能从善也。独复亦以柔而得正故也。

象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

【四象】中行独复，岂其好为立异哉？盖人之所从，唯道，而初正有道之士人所当从者也。亲之以法，其道范之隆，有非习俗之所能移者矣。此见唯道是从，不系于其类也。

六五：敦复无悔。

以中顺居尊，而当复之时，敦复之象，无悔之道也。



【六五】五以中顺居尊，则天资之美，固能寡过。当复善之时，则复善为心，循循不已，故善复于内，而不复失，善心恒存，善于坚固，为敦厚于复之象。敦复无失，则俯仰无愧，悔安从生？

《大全》胡云峰曰：不远复者，善心之萌，敦复者，善行之固。故初九无祇悔，敦复无转移，可无悔矣。《蒙引》敦复，复得牢固也。

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

考，成也。

【五象】人之立德，期于有成。不能不取资于六五之敦复，德之已成者也。柔中之德，固其自具，五则不偏不倚，中以成其心，无过不及，中从成其身。不待如二之下仁，而复亦不待如四之从道而复其成也。盖出于自成焉。

《大全》邱建安曰：二四待初而复，故曰下仁，曰从道，五不待初而复，故曰自考。二四其学五之功，五其天质之美与。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以阴柔居复终，终迷不复之象，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以犹及也。

【上六】复于刚明者，为《易》。上六以阴柔居复终，是昏迷于利欲之途。怙终勿悛，有迷而不复之象，凶之道也。即其凶而言之，当有天灾人眚之并至者。所谓灾眚之类，若何？盖国事莫大于行师，行师莫贵于知反，苟用此迷复以行师，终有大败祸，乃即君久而莫振，虽至十年之后，亦弗克征以雪耻，此尤灾眚之大者，凶可知矣。

《蒙引》有灾眚，申言其凶，用行师。下又所以申言其灾眚，所以甚言其凶也。《演义》阴柔非能复之资，复极无可复之地，分上六二字看。

象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上象】居上有君之分，而君道莫贵于复。迷复之凶，遂非长，恶反乎作君之道也？

《蒙引》爻词不专就君言象，独言反君道者。人君迷复之失，为尤著为尤大也。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实理自然之谓，《史记》作“无望”，谓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其义亦通。为卦自讼而变九，自二来而居于初，又为震主，动而不妄者也。故为无妄。又二体震动而乾健，九五刚中而应六二，故其占大亨而利于正，若其不正，则有眚，而不利有所往也。

【无妄卦全旨】无妄者，实理自然之谓。《蒙引》无妄只是实，实处便是理。实理不假人为，故曰自然。《存疑》实理自然，谓之无妄。一有期望之心，则非实理自然，而为有妄矣。无妄二字，实该无所期望之意。初九为无妄之主，九来居初，刚德在内，内不妄也。又为震主，震为动，动不妄也。无妄内原有“正”字，意在爻词，言无妄之祸福。而彖传大象，皆以无邪妄言。然无邪妄之心唯尽其在我，而吉凶祸福唯听其自然，此无妄之大旨也。六爻皆无妄，唯三以地之不正而有灾，上以时之穷极而有眚，总为无妄之灾。

彖曰：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以卦变卦德卦体言卦之善如此，故其占当获大亨，而利于正，乃天命之当然也。其有不正，则不利有所往，欲何往哉？盖其逆天之命，而天不祐之，故不可有行也。

【无妄象】震乾合体，以卦变言，是实心为主，而凡措之于事者，皆本实心以为之，非有所为而为之者，故为无妄。无妄固有亨贞之理，而卦德卦体又皆正而可亨者。占者诚能动物，以之处事而事顺理，以之待人而人感化，可以大亨。然必所存所发一天理之当然，而无一毫不正参之，乃为无妄而得亨，若其匪正，则非无妄，必有眚灾而不利有所往矣。何以得元亨哉！

《大全》或问《程传》云：虽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则妄也。朱子





曰：实该动静而言，燕居独处之时，物有来感，理所当应，而此心顽然，固执不动，则虽无邪心，而此不动处便非正理，又如应事接物处，理当如彼，而吾所以应之者乃如此，则虽未必出于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非邪妄而何？邱建安曰：唯其无妄，所以无望也。无道以致福，而妄欲徼福，有过以名灾，而妄欲免灾，非所谓无妄也。若真实无妄之人，则纯于正理，祸福一付之天，而无苟得幸免之心也。《蒙引》无妄二字，该吉凶意，吉凶皆付之自然，则便自有亨道。元亨承无妄来，卦名之义，本无不正，非是无妄了，却又有不正者。利贞以下，是戒占一反一正看，有眚不利，只是一意。

【象传】无妄之词：不徒曰元亨，而又当利贞者。卦变道心为主，而动无邪妄，其所存者正而无妄也。卦德勇于从义而不屈于私，其制行正而无妄也。卦体刚中应二柔中，彼此同德，其人已正，而无妄也。卦之三善皆正道也，而即天命之所在也。其占大亨而必利于贞者，乃天命之当然也。其曰匪正有眚而不利攸往者，盖无妄者，正而已。既云无妄而以不正，往，则为有妄矣。欲往何哉？正为天使命，不正，则违天使命，而天命不祐其能行矣。此无妄之必利于贞也。

《蒙引》以刚在内，心之实也。大凡诚以心言，言忠信行笃敬，亦自心之实者为之。又曰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便该得又为震主意，刚德在内，心不妄也。又为震主动而不妄者也。天命是理自然而已，理之所在，便是天命所在。无妄字内，原有正意。

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天下雷行，震动发生，万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与之以无妄也。先王法此以对时，育物因其所性，而不为私焉。

【象传】震下乾上，天下雷行，阳气鼓动，万物震动发生，而理亦赋焉。若物物而与之以无妄者，先王思夫与物以实理者。天也。使物各全其实理者，圣人也。于是有见于物之生理一天，天之生物一时，而以一诚充积之盛，万物皆备焉者。对越天时，养育万物，尽樽节爱养之宜，使皆不失其实理之自然，此参赞天地之道也。

《蒙引》物与无妄者，万物各正其性命也。对时育物者，因其所性，乃圣人尽物之性也。味本义雷行震动发生之意，则万物不必兼人言，《存疑》老者衣帛食肉，鳏寡孤独有养，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洿池，

斧斤以时入山林，兼人物言。

**初九：无妄，往吉。**

以刚在内，诚之主也。如是而往，其吉可知。故其象占如此。

**【初九】**初九以阳刚之德为无妄之主，则内无一念之不诚，外无一事之不诚，全于无妄者也。占者如是而往，诚能动物，以上得君，以下得民，以内则顺亲，以外则信友，事无不立，功无不成，何往不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初象】**君子至诚顺理，虽无所期望于外，而无妄之往，自诚无不动，无不得其志也。其占何如哉？

《存疑》得志解吉字。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柔顺中正，因时顺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耕获、不菑畲之象。言其无所为于前，无所冀于后也。占者如是，则利有所往矣。

**【六二】**六二柔顺中正，在无妄，则是因时而动，顺理而行，职分之所当为者，皆尽力以为之，自始至终，纯无私意期望之心，凡夫利害得失者所不顾象，犹农人之田，不去耕，不望获；不去菑，不望畲也。无所为于前，而预计其功，亦无所冀于后，而遂图其效。然不谋其利而自无不利，不计其功而自有其功。又何往之不利乎？

《大全》朱子曰：此爻乃自始至终都不当为而偶然有得之意，耕获、菑畲，举事之始终而言也。若以义言，则圣人之无为，而治学者之不要人爵而人爵从之，皆是也。李西溪曰：无妄，诚也，实理也。有一毫求得于外之心，便害无妄之体。耕获、菑畲，求得于外之心，即妄也。胡云峰曰：耕获者，极而敛之；菑畲者，垦而熟之。一岁之农，始于耕，终于获。三岁之田，始于菑，终于畲。《蒙引》即卦名无所期望之意，不耕获二句，无所期望也。则利有攸往，有得也。“则”字最紧切，是言占者苟能如六二之不耕获、不菑畲，则利往矣。不然，亦未必利往也。此爻所谓无妄之福，而六三所谓无妄之灾也。《存疑》耕以望获、菑以望畲，岂有不耕获、不菑畲之理？此特假象之词，明其自始至终，绝无营求计较之心焉耳。

象曰：不耕获，未富也。

富如“非富天下之富”，言非计其利而为之也。



【二象】二之无妄，如不耕获者，为所当为而初无求利之心也。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处不得其正，故遇其占者，无故而有灾，如行人牵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诘捕之扰也。

【六三】六三固是无妄，但处不得正，则是所处非其地，所遇非其时，所与非其人。故占为己原无妄而灾或罹之，其灾为何如？象或系牛于此，被行人得去，而邑人反遭捕诘之扰，无自取之，尤有可疑之迹，所谓无妄之灾，如此，君子唯顺受其正而已。

《蒙引》取不得正，只以时位言，不以行为言，若以行为言，则不得为无，故而有灾矣。以邑人拟六三。《参义》此与亡猿而祸林木，失火而殃池鱼者，正相类。池仲鱼，人名，因城门失火而焚死，又云城门失火，汲池水救之，水涸，鱼受其殃。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三象】牛既为行人所得，则诘捕之扰非邑人所受而何？实非其罪，故曰无妄之灾。

九四：可贞，无咎。

阳刚乾体下无应与，可固守而无咎，不可以有为之占也。

【九四】九四阳刚乾体，才诚皆可有为。然下无应与，孤立独行。无人其济，当确守其无妄之理，以独善其身，则无妄动之咎，不可以其诚能动物而必欲有为也。

《蒙引》下无应与，虽无可为之势，而阳刚乾体，终有能守之资，故为可贞而无咎。

象曰：可贞，无咎，固有之也。

有，犹守也。

【四象】四必可贞而后无咎。盖阳刚虽有可为之道，而无应，则非可行之时。唯固守其阳刚之道，顺时而止斯无妄，为之失而无咎。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乾刚中正以居尊位，而下应亦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勿药而自愈矣，故其象占如此。

【九五】九五乾刚中正，纯粹至善，以居尊位，得时行道，下应中正，又有同心同德之臣，无妄之至也。设或无过而衅生不测，但宜听其

自然，勿用攻击，久则自定。不犹无妄之疾，而勿药有喜者乎？则其无妄之至，益可知矣。

《蒙引》此假设之词，所以深明其无妄也。此爻只是谓至诚未有不自动者也。《参义》无妄之疾，不当得而得者也。天下之理，邪不胜正，故虽有是疾，亦勿药而自愈矣。是又无妄之福也。

象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

既已无妄，而复药之，则反为妄而生疾矣。试谓少尝之也。

【五象】既已无妄而复药之，则为无妄之疾，而试无妄之药，反为妄而生疾矣。不可试也。如我所处，本自当理，乃为人所疑阻惑而迁之，反足以招咎，不可因非意之事而改图之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非有妄也，但以其穷极而不可行耳。故其象占如此。

【上九】上九，非有妄也。但居卦上，处时之极，固执其信，胶固不通，所谓无妄必信必果者也。以此而行，则举措乖方，心虽无邪，动必有咎，随所往而见阻，有眚而无攸利矣。

《蒙引》处时之极，非无妄之极。无妄之极，则至诚矣。又何眚此？盖穷而不知变也。如“中孚”上九为信之极亦然，此尾生孝己之行。

象曰：无妄之行，穷之灾也。

【上象】无妄之行，有眚无攸利者，信非所信，而不知变其穷，如此，致灾宜也。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阳也。以艮畜乾，又畜之大者也。又以内乾刚健，外艮笃实辉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为畜之大也。以卦变言，此卦自需而来，九自五而上。以卦体言，六五尊而尚之。以卦德言，又能止健，皆非大正不能。故其占为利贞，而不家食，吉也。又六五下应于乾，为应乎天，故其占又为利涉大川也。不家食谓食禄于朝，不食于家也。

【大畜卦全旨】卦取畜德，畜止二义。《存疑》艮畜乾，大者，畜



也，是一义。所畜者乾，又畜之大，是一义也。此以畜止言，内乾刚健，外艮田实光辉，日新其德，为畜之大，是一义。此以畜德言。朱子曰：内卦受畜，以自止为义。则以下三爻为君子；外卦能畜以止之为义，则又以下三爻为刚暴之人。《折衷》君子之见畜于小人也，不可不防其祸，故初则利己焉，三则说辐焉。三唯其畜极而通，故可以遂良马之逐君子，止畜乎小人也，不可不得其道。故四则禁于豫而元吉焉。五则握其机而得吉焉。上唯其畜极而通，故可以得何天之衢。胡云峰曰：他卦取阴应阳，此取相畜，独三与上居内外卦之极，畜极而通，不取止义。

象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

以卦德释卦名义。

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

以卦变卦体卦德释卦辞。

不家食，吉，养贤也。

亦取尚贤之象。

利涉大川，应乎天也。

亦以卦体而言。

【大畜象】以艮畜乾，乾畜于艮，畜止之大，内乾刚健，外艮笃实，光辉又蕴畜之大，故为大畜。占者当知畜之不大，固无以究天下之施，而守之不正，又何以大吾身之畜？以畜止言，则禁暴止害，必以其正法。以蕴畜言，则养学修德，必以其正道，人之所畜不一，而皆不可以不正，况卦变卦体卦德皆有正象，其占利于正也。所畜者正，既裕推行之基，而卦体六五，尚贤又值朋艮之会，必食禄于朝，则所畜之大，可以行道而吉。所畜者正，固足以济天下之溺，卦体六五应天，又具授天下之才，出济时艰则危可乎？险可易，所畜之大必有成绩而利大畜，利贞体之所以立，不家食，涉大川，用之所以行也。

《大全》朱子曰：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为利贞，不家食而吉，利于涉大川，至于刚上尚贤等处，乃孔子发明，各有所主。《存疑》大畜利贞，泛就所畜概说，不家食三句，只就学问之畜上说。《程传》只主蕴畜说。

【彖传】卦名大畜者，卦德内乾，则存乎中者，德性刚健而不屈于物欲；外艮，则见于外者，践履笃实而不涉于虚妄，自然辉光宣著，而

不入于暗昧。内外交养，此所以日新其德，而为畜之大也。

**【二节】**词曰利贞者，卦变九自五而上，是阳刚君子进居高位，而当事任也。卦体六五尊而尚之，是人君屈己下贤，不靳爵禄也。卦德以艮畜乾，是能止强暴之人，使不为恶也。三者非大正不能也。刚上而非正，则无以端表率之原，尚贤而非正，则无以昭尊崇之典，止健而非正，则无以服强梗之心，故利贞也。

《蒙引》利贞如何？曰：进必以正也，用人亦必以正也，除害禁暴亦必以正也。卦变德体，只得正字义。

**【三节】**不家食，吉者，士得君而显，大畜利贞。既为可用之贤，而六五又有尚贤之象。君子得以食禄于朝廷，所以不家食而吉也。曰利涉大川，事因时而济，大畜利贞。既有应变之本，而六五应乾又有应天之意。因时而动，不违乎天，此涉川所以利也。

《蒙引》应天从时说，只是事合乎理，与大有应，天时行之，应天同。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在山中，不必实有是事，但以其象言之耳。

**【象传】**天至大而在山中，大畜之象。君子观象以大其蕴畜。凡古圣贤之嘉言善行，皆德之散见也。而吾之所以为德者，不外乎此，故必于前言往行而多识之，察议论以求其心，考事迹以观其用乎焉。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则万理会通于我，古人之言行，为己之言行，而德于是而畜积焉。此君子大畜之功也。

《蒙引》多字，重多识，犹是知工夫，至以畜其德，则在行上来矣。

初九：有厉，利已。

乾之三阳为艮所止，故内外之卦，各取其义，初九为六四所止，故其占往则有危，而利于止也。

**【初九】**初为四所止，是才德之人，为得时用事者所阻，其势不可以往者也。占者轻往难免摈斥之行而厉若，因之而已焉。斯得见几之智而利也。

《因指》二句不平，重利已。

象曰：有厉利已，不犯灾也。

**【初象】**初则有厉而利已者，知为四所止而能自止，则不犯其摧抑



之灾，所以为利也。

**九二：舆说辐。**

九二亦为六五所畜，以其处中，故能自止而不进，有此象也。

**【九二】**二亦为六五所畜，乃刚而处中，能相时度势，当止而止者也。象舆之自脱其輹而不进，可谓时止而止矣。

《蒙引》輹与辐不同，辐，车轮之輹，凡三十条者，輹，车上伏兔，所以承辐者也。小畜之脱辐，为阴所止，所脱者重，久住之计也。大畜之脱輹，盖自止而不进，所脱者微，暂止而可旋起者也。

象曰：舆说輹，中无尤也。

**【二象】**舆说輹者，以二处下卦之中而有中德，是以明义理识时势。自止不逢，而无妄进之尤也。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日闲舆卫，利有攸往。**

三以阳居健极，上以阳居畜极，极而通之时也。又皆阳爻，故不相畜而俱进，有良马逐之象焉。然过刚锐进，故其占必戒以艰贞以习，乃利于有往也。日当为日月之日。

**【九三】**三与上应，宜乎相畜。然三健极，而不可畜，上畜极而不复畜，又皆阳爻同德，故三不见制于上，逐上而进，如良马相逐而行之象。然过刚锐进，又不可以不戒。占者利于艰难，其心而不轻进，贞固其行而不尚进，日闲舆焉。图其所以行者，恐有倾跌也，日闲卫焉。图其所以自防者，恐人中伤也。则事皆万全而无倾覆之虞，何攸往之不利乎？

《大全》朱子曰：阳遇阴则为阴所畜，九三舆上九皆阳，皆欲上进，故但以同类相求也。胡云峰曰：初利己，戒其进也。二说輹，喜其不进也。三艰贞，闲习惧其可进而锐于进也。《考工记》周人上舆车有六等之数：戈也，人也，爻也，戟也，矛也，軫也，皆卫名。《蒙引》良马指三逐，三逐，上而进也。利艰贞，日闲舆，卫以人事言，只是不恃壮，用锐而持重，审固之意，利有攸往，言如是乃可进也。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三象】**初二皆不利往，而三独利焉者。三上皆阳，志亦不约而同，夫唯上与三合志而不相畜，所以利往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童者，未角之称。牯，施横木于牛角，免以防其触。《诗》所谓

楅，衡者也。止之于未角之时，为力则易大善之吉也。故其象占如此。

《学记》曰：禁于未发之谓豫，正此意也。

【六四】六四下应于初，畜初者也。初之恶始于下而尚微，当其微而止之为力则易，犹童牛未角而加之牯，久将习于牯，而忘其触矣。我亦劳而彼无伤，大善而吉之道也。

《大全》吕路曰：四五皆以柔畜刚，止健者也。牛之刚健在角，豕之刚健在牙。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四象】天下之恶已盛而止之，上劳禁制，下苦，刑诛，此心有多少不自在处，六四能禁于未发，不劳而无伤，诚可喜也。

六五：豮豕之牙，吉。

阳已进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中而当尊位，是以得其机会而可制，故其象如此，占虽吉而不言元也。

【六五】二阳已进而复畜之，不若初之易矣。然柔中有善制之道，居尊有可制之势。知民之为恶，非迫于不得已，则陷于不知。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农桑之业，知廉耻之道，可谓知其本，得其要。象豮豕，甚刚躁，牙不可制。唯豮去其特，则牙虽存，而刚躁自止，牙亦不为害矣。则虽不能制之未发之前，犹能制之未发之后，不劳而治，不为吉乎？

《大全》徐进斋曰：壮豕曰豮，攻其特而去之曰豮，所以去其势而绝其刚躁之性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五象】在上者不知止恶之方，严刑以徼，民欲则伤，甚而无功，六五知其本，制之有道，则刑清民服，天下之福庆也。

《蒙引》论为力之难易，则五不如四所处之易，论功之广狭，则四不如五所济之广。《存疑》喜止于一身，庆及于天下。四臣位，故以一免言，曰有喜。五君位，故以君位言，曰有庆。

上九：何天之衢，亨。

何天之衢，言何其通达之甚也。畜极而通，豁达无碍，故其象占如此。

【上九】上九居畜之极，畜极而通，是功深力久，向之抑而不得通者。一旦豁达无阻，何其通达之甚？如天之衢也。可以大有为于世，亨。





《程传》天衢，天路也。谓虚空之中，云气飞鸟往来，故谓之天衢。《大全》胡云峰曰：何字赞之之词，此不徒为仕者之古，《大学》所谓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者，亦是此意，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之可也。《蒙引》四五艮休，皆取以阴畜阳义。上九独取畜极而通意，四五以应爻生义。上九只就为畜之终，上生意不复粘，止恶矣。一说，主强暴，尽殄德教四途说。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上象】君子多识前言往行，而德以畜，刚健笃实的光辉，而德日新。何天之衢，是行此所畜者，以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其道大行于天下也。

《蒙引》大字贴甚字意，要说出向之郁积而不得施意。

## ䷲ 震下艮上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颐，口旁也，口食物以自养，故为养义。为卦上下二阳内含四阴，外实内虚，上止下动，为颐之象，养之义也。贞吉者，占者得正则吉。观颐谓观其所养之道。自求口实，谓观其所以养身之术，皆得正则吉也。

【颐卦全旨】人之所养有二，一是养德，一是养身，二者皆不可以不正。六爻皆言养身，而养身既正，则善德亦在其中。下三爻主于自养，不能自求所养，而求人以养己，具失自养之正，故皆凶。上三爻主于养人，不能养人而求人以养人，是得养人之正，故皆吉。

象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

释卦辞。

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

极言养道而赞之。

【颐象】为卦二阳，含四阴，外实内虚，上止下动，颐之象，养之养也。夫养之系于人者，大矣。必得其正，则身心皆益而吉，贞吉云何有养性者焉，有养身者焉。二者皆不可以不正，故必观其所以养性者，

一出于正，又自考其所以养身者，一出于正，则吉也。

《大全》朱子曰：所养之道，如学圣贤之道，则为正；黄老申韩，则为非。见于修身行义，皆是也。所养之术，则饮食起居是也。《蒙引》自求，自考也。口实，口中食物也。《集解》贞吉，是就所养统言之，观颐目，求口实，析言其实也，卦词只就颐养上取象。

【象传】词曰“贞吉者”，盖言凡有所养，必得其正，则道义不亏，身心有补而吉也。曰观颐者，言观其所以养德者，皆合于圣贤之道，而不惑于异端，则养德得其正而吉。曰“自求口实者”，言观其所以养身者，皆出于道义之正，而不急于口体，则养身得其正而吉。

【二节】然颐之道，即天地圣人有所不能外者。天地施泽以养万物，其于物生之后，雷动风散雨润日暄，万物始得各正而保合焉。圣人则养贤以及万民，而承流宣化，举万民而纳诸并生之域焉。夫天地以养而成化，圣人以养而成治，颐之时，不大矣哉？

《蒙引》养贤为民计也，重在民上，欲养民，非先养贤不可。故不直曰养万民，而必曰养贤以及万民，无正字意。《集解》资始、资生，是生万物，非养万物。

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二者养身、养德之切务。

【象传】雷在山下，元气鼓动，万物动其根核，发其萌芽，为养之象。君子于此，有自养之道焉。养德之务，非一而言，语其切务也。从而慎之，不伤于易，不伤于烦，时然后言，可与言则言，则悔吝无自而生矣。养身之事非一，而饮食其切务也。从而节之，不穷奢，不极欲，不时不食，不义不食，则疾痛无自而生矣。斯为善于用《易》者乎！

朱子曰：谚云，祸从口出，病从口入，甚好。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灵龟，不食之物。朵，垂也。朵颐，饮食之貌。初九阳刚在下，足以不食，乃上应六四之阴，而动于欲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初九】阳刚在下，足以自守，即无求乎外，如灵龟之喘息，不食而以气自养者也。颐上应六四，阳既得阴，见可欲而动，遂弃平生之所守而从之，其象为舍尔灵龟，观我而朵颐也。占者迷欲而丧节，何所不至凶。



《大全》徐氏曰：我者四也，舍尔观我，若四，语初之词也。《蒙引》阳刚在下，是贤人甘于穷约之象。上应六四而动于欲，为以非道得富贵者，所惑乱也。朵颐，不可谓灵龟朵颐。

象曰：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

【初象】初有灵龟之操，不足贵也。乃观我而朵颐，则所守不终沦于污贱饮食之人，人皆贱之也。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求养于初，则颠倒而违于常理，求养于上，则往而得凶，丘土之高者，上之象也。

【六二】六二阴柔不能自养，其势当求养于阳，若求养于初，则下求于人，是丈夫不能自养而甘心受养于卑贱之人，颠倒而违常理，若求养于上，非其豆应，是士君子不能口养，而奔走趋附于权使之门，必不吾与徒，则得凶。六二固是才弱，亦其时势之不利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类也。

初上皆非其类也。

【二象】六二往初上而皆凶者，以初上皆失其类，情分不投，往而求之，必不副所望也，故凶。

《集解》爻词征凶，专就上说，此征凶，兼初上说，观本义自见。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阴柔不中正以处动极，拂于颐矣。既拂于颐，虽正亦凶，故其象占如此。

【六三】颐之道唯正则吉，六三阴柔不中正，以处动极，昏昧邪僻而躁动者也，故循利而忘义，纵欲以败度，所以自养荒迷颠悖矣。夫男女饮食之养，亦有生日用之不可缺者，非不正也。然用之不以其道，能无伤生灭性之凶乎？吾知虽至十年之久，数穷理极，必有危亡之祸，不可用而无所不利也。其凶盖如此。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三象】三之十年，勿用，以阴柔不中正而处动极，纵情声色口腹之欲，而养道大悖，故穷斯滥也。是以凶之甚也。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柔居上而得正，所应又正，而赖其养以施于下，故虽颠而吉。虎视

眈眈，下而专也。其欲逐逐，求而继也。又能如是，则无咎矣。

**【六四】**四阴柔不能养人，而居上有养人之责。然柔而得正有谦下之德，下应初九，又刚正之贤，故赖其养以施于下。夫居上而求养于下，不免颠倒，然知己不胜任而求在下之贤以共济，则天下得其养而无旷职之咎，故吉。然在四下贤求益之心，能下求贤矣。又当信任不二，且始终不替，有如虎之下视，目眈眈而专一不他，其求食之欲，复逐逐而相继不已，则贤者乐为我用，可以致养于不穷，而无负养人之责矣，何咎之有？

《蒙引》虎视二句，都是象，故以虎贯说。《通典》二之求初，求以自养，又非正应，四之求初，求以养人，又其正应，所以有吉凶之别。

象曰：颠颐之吉，上施光也。

**【四象】**四以颠颐而得吉者，上之于下，不必恩自己出，赖初九之养，而施于天下，德泽所及，昭然光显也。此四之吉也。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阴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养人，反赖上九之养，故其象占如此。

**【六五】**君以养民为经也，六五阴柔，则无才不正，则寡德不能养人而反赖上九以养人，其象为拂经。然已不能养人而用贤养民，亦君道之正。占者能居守此贞，笃于委任，宜化有人不亦吉乎？若不用人而自用，则任大责重，终不能胜，如涉大川然，如之何其可哉？

《蒙引》居贞吉，不可涉大川，但谓须在人而不可以自用耳，一正一反。

象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

**【五象】**五曰居贞吉者，知上九之贤，足任养人之责，不恃其尊，信任以从上九之贤，布所养于天下，六五之贞也，故得吉。

张中溪曰：此圣人养贤以及万民之事也，故贞吉。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六五赖上九之养以养人，是物由上九以养也。位高任重，故厉而吉。阳刚在上，故利涉川。

**【上九】**主天下之养者，君；代人主之养者，臣。六五赖上九以养人，天下皆由之以得所养。由颐之象，任大责重，必危厉自持，唯恐上负君托，下失民望，则处置得宜，天下得其所养而吉。且阳刚有可济之



才，在上有可济之势，故不但小补为功，宜竭其才力济天下之艰危，成天下之治安，为利涉大川。

《蒙引》由颐但就他事任上说，至利涉大川，却是大济天下之险，以阳刚之才而在上位故也。是就养道上说。

象曰：由颐厉吉，大有庆也。

【上象】由颐厉吉，当大任而能敬畏，如是无一夫不被其泽，而福庆及天下，非吉而何？

## ䷛ 巽下兑上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

大，阳也。四阳居中过盛，故为大过，上下二阴不胜其重，故有栋桡之象，又以四阳虽过而二五得中，内巽外说，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所往而得亨也。

【大过卦全旨】《大全》涑水司马氏曰：大过刚已过矣，止可济之以柔，不可济之以刚，故大过之阳，皆以居阴为吉，不以得位为美。

《蒙引》详观大过卦爻，大概一于过，便不好伤过？而不过者，便好。如卦名大过者，一于过也。故栋桡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则为过而不过。

象曰：大过，大者过也。

以卦体释卦名义。

栋桡，木末弱也。

复以卦体释卦辞，本谓初，末谓上，弱为阴柔。

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

又以卦体卦德释卦辞。

大过之时，大矣哉！

大过之时，非有大过人之材不能济也，故叹其大。

【大过象】巽兑合体，四阳过盛，其有大过乎常之义，故名。大过，词谓遇非常之时，处非常之事，凡事之大过乎人者，非有天下之大才不能济，而初上二阴，又非济过之才，不足以当重任，有栋桡之象。然天下无不可济之事，特思人无善济之才，而卦体卦德则有善济之，其必能

通其时之变，反其势之重而济过不难矣。不亦利往而亨乎？

《大全》胡云峰曰：栋桡以卦象言，利往而后亨，是不可无大有为之才，而天下亦无不可为之事，以占言。《程传》过之大，为大事过也。圣贤道德功业大过乎人，近事之大过于人者，皆是非有过于理也。以其非常所见者，故谓之大过，如尧舜之禅让，汤武之放伐。《蒙引》大过栋桡以成卦之象。言之利往亨。又从卦中取出好处说，乃救过之道利往，正对桡字，言一正一反之意。

【象传】卦名大过者，卦体四阳，居中过盛，是大者过也。在人事，为时不可以常道拘，势不可以当理济，乃时事之大者，过乎其常，故名大过。

【二节】词曰栋桡者，卦体初上，皆阴，是本末（末？）之弱也。时方大过而以柔弱无才者处之，既不能振作于始，又不能奋发于终，能无败乎？

【三节】词又曰：利有攸往者，亦以四阳，虽失之过，卦体二五皆得其中，强毅胜人而又宽柔以济，不至于太刚则折也。卦德内与外，说内焉，极深研几，与入于义理；外焉，宽裕温柔不伤于猛暴，皆过而不过之道，以此济过而非常事可定，往，无不利而亨矣。

《蒙引》栋桡者，二阴之弱，实阳之大过，当此者必须过而不过，乃可利往，即亨也。

【四节】当大过之时，必有刚中之才，巽悦之德，而后济事真，极天下之难处而非常之才所能济者也，不大矣哉！

《蒙引》大过之时，人当大过之时也，主处时之变者，言大过二字属人，乃可与权者之事，所谓尧舜之禅授，汤武之放伐，要非圣人不能也。才字只是刚中巽悦。

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泽灭木，大过之象也。不惧无闷，大过之行也。

【象传】泽在木上，泽水润养乎木，乃至灭浸乎木，大过之象。君子由是立大过乎人之行，人皆尚同而远众，独立信深守固，何惧之有？人莫我知而隐遁于世，不怨不尤。何闷之有？人之常情，独立莫我辅者，必□（惧？）遁世。不知者，必闷。君子非卓行绝识，大过乎人，何能如是？

《蒙引》独立内兼穷，□（惧？）遁世只是穷。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当大过之时，以阴柔居巽下，过于畏惧而无咎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白茅，物之洁者。

【初六】当大过之时，必有所过，初六柔既能慎巽，又能慎而又居巽之下，慎之过也。殆犹错物于地而藉之，可谓慎矣。必藉之以茅又藉以白茅，慎之至也。过慎如是，凡事万全，何咎之有？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初象】初曰藉用白茅者，言其以阴柔又居巽下，天姿既顺，又济以善人之心，故事事求其周全而无咎也。

《大全》胡云峰曰：初六以柔乘上刚，刚易缺折，而柔以藉之，则可无伤。

九二：枯肠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阳过之始，而比初阴，故其象占如此。稊，根也，荣于下者也。荣于下则生于上矣。夫虽老而得女妻，犹能成生育之功也。

【九二】九二阳过之始，而比初阴，资彼之柔，济己之刚。则能制其遇而补其得象之物。枳杨而生稊，有发生之桃，像之人为老夫而得其女妻，有生育之功，占者如是则高明柔克，不过于刚，无不成之功。何不利之有？

《参义》九二在初六之上，老于初六，故二为老夫，而初为女妻。九五在上六之下，少于上六，故上为老妇而五为士夫。此但以爻之上下为老少也。

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

【二象】二曰老夫得其女妻者，正以二为阳之过而得初阴，以相与，以柔济刚，事无不济，是可幸也！

九三：栋桡，凶。

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栋之象也。九三以刚居刚，不胜其重，故象桡而占凶。

【九三】三居下卦之上，有事权之重，栋之象也。以过刚之才，往事机之大道，足以僨事，有栋桡之象。刚愎自用，太刚则折，凶何如哉？

《蒙引》所以彖有取于刚，过而中，巽而悦行也。《因指》卦言栋桡阴失之不足，此言栋桡，阳失之太过。王安石似之。

象曰：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

【三象】三有栋桡之凶者，栋当屋之中，既经桡折，不可以支持，凶之道也。彼刚愎自用，而人不可辅以善者，何以异是？

《大全》朱子曰：九三与上六正应，亦皆不好，不可以有辅，自是过于刚强，辅他不得。《存疑》就栋上说，正意在外。如失前禽也例。《因指》补不能受人之善意。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

以阳居阴，过而不过，故其象隆而占吉，然下应初六，以柔济之，则过于柔矣。故又戒以它则吝也。

【九四】四居全体之中，当重大之任，栋之象也。以阳居阴，刚而能济以柔，能胜重大之任，如栋之隆起者然，则上不负所托，下不失所依，而吉。此则刚柔适宜，不假他人之助。若有他焉，又求应于初六，则以柔济柔，过于委靡，不可吝乎？

《演义》三言栋桡凶，太刚则折也。四言有他吝，太柔则废也。栋隆吉，就本爻说，有他吝，对应爻说。

象曰：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四象】栋隆之吉，隆则高立不堕，不至有桡折乎下之患也。

《蒙引》不桡正贴隆字，据象言。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九五阳过之极，又比过极之阴，故其象占皆与二反。

【九五】五过极之阳，比上过极之阴，过刚自用，既无为善之道，柔极委靡，又无善辅之才，取象于物，犹枯杨而生华，速其死也。取象于人，犹老妇而得士夫，无复生道也。此皆不足以有为之象，咎誉皆生于为，既不能有为，虽无僨事之咎，亦无济事之誉。

象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

【五象】枯杨不生根而生华，旋复枯矣，安能久乎？老妇得其士夫，岂能成生育之功？亦可丑也。此见过极而不足与有为也。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

处过极之地，才弱不足以济，然于义为无咎矣。盖杀身成仁之事，故其象占如此。

【上六】上六以阴柔之资，处过极之地，是无克济之才而遇非常之事也，不足以济天下之难，而陷其身于危亡之地，有勇于过涉而灭没其





顶之象。占者如是，事不能济，固凶。然成仁取义忠臣义士之心白矣。于理无咎，成败利钝，非所论也。

《蒙引》主事言则凶，主理言则无咎。传言不可咎，义益精，意益切，可以劝忠义矣。此杀身成仁之事，文天祥可以当之。

象曰：过涉之凶，不可咎也。

【上象】人当时事艰难之会，幸而成事，当论其功，不幸而死，事尤当谅，其心虽有过涉之凶，其心足以自靖自献矣。孰得而咎之？

伊继山曰：其事之坏，而不可救者，天之所为不可挽也。才之弱而不能济者，天之所限不可强也。大节无虚，中心无愧，其可咎之乎？

## ䷜ 坎下坎上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习，重习也。坎，险陷也。其象为水，阳陷阴中，外虚而中实也。此卦上下皆坎，是为重险，中实为有孚，心亨之象，以是而行，必有功矣。故其占如此。

【坎卦全旨】夫险有可济之道，有将济之时。初三上失济险之道者也，三能尽济险之道，而时未通，故仅求小，得四能济君之险，而其时易合，故终无咎。五尽济险之道，而又值将济之时，所以祇既平，俱以有孚，心亨作主。

象曰：习坎，重险也。

释卦名义。

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

以卦象释有孚之义，言内实而行有常也。

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以刚在中心，亨之象，如是而往，必有功也。

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

极言之，而赞其大也。

【坎象】阳陷阴中曰坎，重之又得坎焉，则陷之深，险之重，故为

习坎，占者若当险难之中，能安于义命而诚心以处之，不萌行险侥幸之私，乃有孚也。方能利害不惊，通达无碍，而其心亨通。卦体中实，有孚心亨之象。唯有孚而心亨，则静观时变，经理得宜，不为坎所困，而出乎险，往有功矣。非有孚则中无定主，将和慎莫知所措，何由心亨。方寸既乱，则先打倒了。安能有为而出险乎？

《大全》胡云峰曰：他卦亨字，本义例以为占。唯此则曰中实为有孚，心亨之象。他卦言占事之亨也。此言像心之亨也。心有主则实心既透彻，由是断然行之，无疑。《蒙引》以二之刚中像水之内实，以水之内实，像人之有孚，此有孚须兼行有常意，始终安于义命，而无侥幸苟免之心也。《折衷》此示人以处险之道，心亨顶有孚来，行有尚顶有孚心亨来。《蒙引》人唯中无定主，则心便虚了，虚则得失能摇之祸福，能怵之，而心不亨矣。故中实似只为有孚之象，而实兼心亨之象。

【彖传】卦名习坎者，险而又险，患难极矣。

【二节】其曰有孚者，坎象为水，水体内实而行有常，吾观水之为物，其流也盈科而后进，足此通彼，未尝盈溢四出，而水之流即行险也。其流而不盈，乃水之常，万古如是，不少改移。岂失其信哉？人之处险亦如水之有孚，中有定主而终不妄动可矣。

《大全》胡云峰曰：水字当读流而不盈，二句皆指水言。以水之内实、行有常者释卦辞，有孚之义也。《蒙引》两句纯以水言，就见得有孚之象行险，即水之流，不失其信即是不盈。此是就水上说有孚上去。

【三节】曰维心亨者，以二五之刚中，实心在内，而利害变故，一不能摇，所以心亨也。唯刚中而心亨，则可以济险矣。词曰：行有尚者，以是刚中而往，足以出险而有功也。

《蒙引》刚中只是有孚，而心亨之义，自在其中，看一以字。

【四节】处险有道，非不幸也。况阴道之大且有足用者。试极言之，观天之险，高不可升是也，有无形之险矣。观险于地，山川丘陵是也，有有形之险矣。至于五公法天，无形之险，设纪纲法度以为防；法地有形之险，设城池甲兵以为固，以是而守险之道，通乎天地王公，时用岂不大矣哉？

《大全》丘氏曰：上明处险之道，此言用险之方，王以四海为国，公以境内为国。



象曰：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治己治人，皆必重习，然后熟而安之。

【象传】上下皆坎，是往过来续，水流重仍而至习坎之象。君子于此以为德行不常，则理不熟于身心，非所以成己矣。故必学而不厌，涵泳乎已知，敦笃乎己能，务使身与理相安焉。教事不习，则民不熟于见闻，非所以成物矣。故必诲人不倦，劳来绳以匡直，辅翼从而振德，务使民与化相洽焉，亦重习之意也。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

以阴柔居重险之下，其陷益深，故其象占如此。

【初六】初六以阴柔居重险之下，既非济险之才，又居难免之势，险而又险，其陷益深，犹已在习坎，而又入于坎中，小窞之象。占者如是，终于沦没而无出险之望。凶何如哉？

《大全》吴氏曰：坑坎中，小穴旁入曰窞。

象曰：习坎入坎，失道凶也。

【初象】习坎入坎者，有孚，心亨，唯阳刚斯得出险之道。初六阴柔则失出险之道，是以凶也。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

处重险之中，未能自出，故为有险之象。然刚而得中，故其占可以求小得也。

【九二】九二处重险之中，未能自出，在坎而有险之象。幸其刚中，刚则才足自振，中则动不失宜，正所谓有孚心亨者。其占虽未能大有为以出险，亦可以求小得，而不至困厄之甚也。

《蒙引》此坎字轻看，六爻皆坎者也。使其能出乎坎，则其坎无险矣。今未能自出，则在坎为有险也，不可以坎为险，有坎为重险。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二象】二曰求小得者，虽有刚中之德，而阻于其时，未能出坎险之中，若出险中，则为大得矣。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以阴柔不中正而履重险之间，来往皆险，前险而后枕其陷，益深不可用也。故其象占如此。枕，倚着未安之意。

【六三】阴柔既非济险之才，不中正又无淑善之行，以此处重险之

间，安有自出之理？故其来也，亦坎，其往也，亦坎。其往也坎，则是前有个险矣；其来也坎，又是后枕个险矣。将见其陷益深，终无以自出矣。占者一切事皆当退止耳。勿用可也。

象曰：来之坎坎，终无功也。

【三象】处险者，以出险为功。来之坎坎，则益入于险，终不能有出险之功也。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晁氏云：先儒读樽酒簋为一句，贰用缶为一句，今从之。贰，益之也。《周礼》、《大祭三贰弟子职》左执虚豆，右执挾匕，周旋而贰是也；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在险之时，刚柔相际，故有但用薄礼，益以诚心进结自牖之象。牖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始虽艰阻，终得无咎，故其占如此。

【六四】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大臣之近君者，而在险之时，则有艰阻而不得相遇者，夫既致身于人而不得遇，咎莫大焉。然四与五有相应之谊，能用柔以济刚，唯用忠心诚意，委曲以求，因其明以开其蔽，故有但用薄礼、益以诚心进结自牖之象。盖不屑屑于上下礼文之际，唯在积忠信以动主心，不拘拘于寻常法度之间，唯欲得机关以回主意。占者如是，则始虽艰阻而不得遇，终则相遇而无间矣。无咎之道也。

《大全》潘氏曰：樽，酒簋。贰用缶，与损之贰簋可用享，同意。皆言其穷约之时，不事多仪而尚诚实也。纳约自牖，与睽之遇主于巷，同意。皆言艰难之时，白间道而通于君也。

《蒙引》谓以樽酒簋，贰用缶，而自牖以纳约也，三句连贯作一事，一气读下，樽酒簋谓不必八珍九鼎之富，但一樽之酒、一簋之肴，以将意而其贰也。亦不必拘于酒肴，但用缶器以备礼，亦可矣。缶谓贰以缶樽而不拘于酒，贰以缶簋而不拘于肴，承上樽酒簋而言也。樽酒簋时，诚心已备了。故可只用樽酒簋，非至是而始有诚心，非始用薄礼而益以诚心也。《存疑》此爻是在艰阻之时，而不可以直遂用此道也。

象曰：樽酒簋，贰，刚柔际也。

晁氏曰：陆氏释文本无贰字，今从之。

【四象】四之于五，当险阻而不得遇，然而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者，由九五虽刚，六四用柔道以入之，所为不事，烦文而可约结也。



《蒙引》所谓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大概皆是柔道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九五虽在坎中，然以阳刚中正居尊位，而时亦将出矣。故其象占如此。

【九五】九五虽在坎中，然阳刚中正，有济险之才，居尊位，有济险之势，而时将出险，又有将济之机，故天运时艰未能即通，将必易危为安，夷险为平，殆犹坎水虽未至盈而出，然亦将至于平而盈之象。其占难可济而出乎险，何咎之有？

《大全》朱子曰：不盈是未平，但将来必会平。《蒙引》盈则平矣，平则出矣。二义相继，但以未出乎险，则当下不盈字，以将出而言，则当下平字。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有中德而未大。

【五象】人主处险，必能出险，而后见其道之光。九五坎不盈者，因在坎中，故虽有中德，而未能出险，是未大也。非其德之病，亦其时之艰也。

上六：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以阴柔居险极，故其象占如此。

【上六】上六以阴柔居险极，以柔懦不振之才，当危急存亡之际，亦终必亡而已矣。犹拘系之以徽纆从而寘之于丛棘中，三岁之久而不得解脱者，然凶何如哉？

《大全》陆氏曰：三股曰徽，两股曰纆，皆索名，《折衷》系用二句，是居险极之象，以时言，三岁不得正见，阴柔之才不能济也。《存疑》言终不得脱也，是终不能出险之象。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岁也。

【上象】出险以阳刚为道，上失济险之道，故凶至于三岁也。

## 离下离上

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离，丽也，阴丽于阳，其象为火，体阴而用阳也。物之所丽，贵乎

得正，牝牛，柔顺之物也，故占者能正则亨，而畜牝牛则吉也。

【离卦全旨】离之时，唯柔正，为善。朱子曰：六二一爻，柔丽乎中而得其正，故元吉。至六五，虽是柔丽乎中而不得其正，特借中字而包正字。

象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

释卦名义。

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以卦体释卦辞。

【离象】一阴丽于二阳之间，故为离，词谓万物莫不各有所丽，在人则为所亲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丽也。其占须知以附丽为事者，每易失于不正，而流于不顺，必慎重所处，而所丽得正，则可以亨通。不然，窒碍者多矣，其能亨乎？又必养习以成其顺德，无一些骄亢之气，如畜牝牛然，可保其终而吉。信乎正与顺乃丽之善道也。

《蒙引》畜牝牛只取柔顺意，不必拘与上句利贞相连。《存疑》明是畜牝牛，盖卦中有些象也。如田获二品，亦是实象。

【象传】卦名丽者，附丽之义也。推之造化人物，莫不各有所丽。仰而在上，有日月焉，则成象于天而附乎天；俯而在下，有百谷草木焉，则成形于地而附乎土。至若君臣，各有其正位，而均以常明之德，丽乎正位，则君臣同德，而政教可行，礼乐可兴，天下化之，而成文明之治矣。此释离之为离，而举天地人之丽，以明其义也。

《蒙引》重明以德言，丽正以位言，百卉中之能养人者，皆谓之谷。

【二节】词曰：利贞亨，畜牝牛，吉者，卦体六二一爻兼乎中正，六五一爻中可该正，是柔丽乎中正也。唯其中正，则君臣一德而贞矣，故亨，且柔，丽乎中正，则柔顺之道得矣，是以畜牝牛，吉也。

《蒙引》畜牝牛，吉之义，虽不重在中正，然丽乎中正，是指柔也。故以畜牝牛，吉，就缀此解为有柔顺义在也。

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作，起也。

【象传】二离合体，一明两作，周而复始，离之象也。夫明两作，故有以照万物。君德之明不继，则无以照万方。大人于焉，格致诚正，



日新又新，自一身以达乎庶政，自初服以至耄老，皆必纯乎天理之正，绝乎人欲之私，则明德远及于四方，普天率土，照临无外矣。此明德以新民之事也。

《大全》朱子曰：明两作，犹言水洊，至今日明，来日又明，明字便是指日而言。只是一个明，两番作。耿氏曰：重明者，上下明也。继明者，前后明也。《蒙引》继明，只是缉熙意，明兼体用，自身心以至应事接物之际。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

以刚居下而处明，体志欲上进，故有履错然之象，敬之则无咎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初九】以刚居下而处明，体刚则不安于下，明则才足以进，是以志欲上进以丽乎人，而无恬静自守之节，正犹疾趋无善步也。所履颠错之象，此无他，急于进而失于敬故耳。占有敬之而慎重安详，则自不至于违错矣。故无咎。

《蒙引》敬之非令其无进也，但欲慎重耳。况以光明之资而终，可令无进乎？

象曰：履错之敬，以辟咎也。

【初象】履错而躁进，何胜无咎？处之以敬而不急于进，则不至于错，正所以避咎也。

**六二：黄离元吉。**

黄，中色，柔丽乎中而得其正，故其象占如此。

【六二】六二正所谓柔丽乎中正者，凡其为丽所亲附之人，所由之道，所生之事，本诸心而见于行者，莫非中德之著。中则皆正矣，为黄离之象。其占所亲附之人正，亦可以宗矣。所由之道正，可以入德矣。所主之事正，则事可成矣。大善而吉之道也。

《蒙引》自其存心之善言，则曰中，自其处事之善言，则曰正。爻兼中正，独言黄离，以中该正也。而传亦只曰得中道。黄离元吉，泛就人事言，不必指人臣事。

象曰：黄离元吉，得中道也。

【二象】二曰黄离元吉者，以柔丽乎中而得中道，存心既善，处事自然合宜，皆此德为之也。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重离之间，前明将尽，故有日昃之象，不安常以自乐，则不能自处而凶矣，戒占者亦如是也。

【九三】三处重离之节，前明将尽，是当盛极将衰之时，有日昃之明之象。世道之有盛衰，犹人道之有生死，理之必然者也。占者如不安于盛衰循环之常道，而安命自乐，徒然戚戚于危亡之忧，是犹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耳。忧亦何益哉？胥及溺凶难免矣。

《大全》胡云峰曰：日晏，昼而将夜也。昼之必夜，生之必死，皆常道也。缶，常用之器，不鼓缶而歌，是不安常以自乐也。不安其常，则不能自处，而以大耋为嗟矣。嗟者，歌之反。《蒙引》日昃之离，谓日晏之明，非日中之明也。言其衰也。八十曰耋，年之至也。缶是瓶罐之属，近而常用者。

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

【三象】日昃之离，盛极将衰，明岂能久也？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后明将继之时，而九四以刚迫之，故其象如此。

【九四】四当后明将继之时，当任事之初，必须和缓详密，乃克有济，乃以刚迫之，急遽更张，不以其渐，有突如其来如之象。以刚致败，犹以火自焚，至于死而弃之之象。

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无所容，言焚死弃也。

【四象】突如其来如，则焚死，弃而无所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以阴居尊，柔丽乎中，然不得其正而迫于上下之阳，故忧惧如此，然后得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六五】以阴居尊，柔丽乎中，而不得其正，是立心未常，不善而处，事不合乎宜。又迫于上下二阳，左右皆权臣，诚可忧之地也。其占若能反己自修，常怀忧惧，既出涕沱，若而忧惧形于色，复戚嗟，若而忧惧形于声，将思危可以致安而吉。

《蒙引》看来六二亦迫于上下二阳，而曰黄离元吉，何也？一则得中而且正，二则方中之时，非日昃之离也。若六五，则后明将尽，而且





不正，故其词危。六五爻词未见是能忧惧处，只见是可忧惧处，全是戒词，非象也。《存疑》他卦中可该，正此爻不能该者。独立无应故也。出涕沱若，则可以求其正矣。

象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

【五象】五不正而迫于二阳，王公之位几不保矣。而曰吉者，盖能忧惧，则危者使平，有以丽乎王公之位而得安，所以吉也。

《蒙引》丽王公也，是出涕沱若以后事，即所谓吉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刚明及远，威振而刑不滥，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上九】上九居卦之终，刚在离上，刚明及远，王者用此，刚明以出征，则在天伐暴，有可嘉之功。但折取其首恶之人而威自震，且所获匪其从乱之类，而刑不滥焉。其占既不姑息以养乱，又不嗜杀以伤和，何咎之有？

《存疑》刚在上则刚及于远，故威震，明在上则及于远，故刑不滥。有嘉折首，威之象也。获匪其丑，刑不滥也。《蒙引》有嘉全在折首上，不以获丑为尚也。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上象】王用出征，非好观兵也，寇贼奸宄，扰我邦国，征以正之，明非穷兵黩武也。

## 《周易》卷之二

萧山后学来尔绳（木臣氏） 纂辑

西陵后学朱采治（建予氏）、朱之澄（溶宗氏） 编订

侄来炎（南明）、来珪（拟斯），

侄朱树楨（书升）、朱本（大升） 校正

### 下 经

#### 艮下兑上

咸：亨，利贞。取女吉。

咸，交感也。兑柔在上，艮刚在下，而交相感应。又艮止则感之专，兑说则应之至。又艮以少男下于兑之少女，男先于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时，故其卦为咸，其占亨而利贞，取女则吉。盖感有必通之理，然不以贞则失其亨，而所为皆凶矣。

【咸卦全旨】《程传》天地万物之本，所以首乾坤；夫妇人伦之始，所以首咸恒（亨）。

《大全》丘氏曰：咸，二少相交者，夫妇之始，恒，二长相承者，夫妇之终，咸以心感物之谓。然六爻虽主于感，要皆宜静而不宜动，唯



随所感而尽其理以处之，虚其心以待之，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则所感皆得其道，而无不正矣。循天理而感以无心，九四之贞是也。循人欲而感以有心，憧憧往来是也。初之咸脢，二之咸腓，三之咸股，上之咸辅，则失之动而不能静，如五之咸脢，则又胶于静而不能动，皆非心之正也，亦非心之虚也。

象曰：咸，感也。

释卦名义。

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

以卦体卦德卦象释卦辞，或以卦变言柔上刚下之义，曰咸，自旅来，柔上居六，刚下居五也，亦通。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极言感通之理。

【咸卦象】兑艮相合，名之为咸，从其卦体卦德卦象以观，具有彼此交相感应之义。文王观卦之善，有能通而得正之道，故系之词，以为凡物不相感则已，无有感而不应者，感而应，则其情通矣。占者当有亨通之圣，然感之所以亨者，全在正也。主感者必以静，不以动，以诚，不以言。不徇人而必感，不绝人而不感，利于贞焉，乃为得亨耳。以是贞而取女，自无不吉，即此一事观之，凡有所感者，皆不可以不正矣。然则贞者，所以为感通之本也。

《大全》胡云峰曰：感则必通，而利在于贞，凡言感之道，当如此。取女吉，专言取女者当如此。邱建安曰：无心者不能感，故咸加心而后感，有心于感者，亦不能咸。感，故感，去心而后感。咸，皆也。唯无吝心于感，然后无所不感。《蒙引》咸亨，以得正者言也，故曰然。不以正则火，其亨如恒。亨，无咎，亦以得正者言，故曰不正，则久非其道。下句利贞字，皆以申明上文之意，而致丁宁云耳。《折衷》亨以事言，感之效也。贞以理言，感之道也。取女吉，承贞字来。

【彖传】卦名感者，乃交相感应之义也。天下原无无对之物，有对斯有感，有感斯有应。造化物理，皆有类从之机。感之义，其在此也。

【二节】词曰：亨利贞取女吉者，卦体兑柔在上，艮刚在下，是柔

气上感乎刚，刚下应而与之。刚气下感乎柔，柔上应而与之。造化所感之正也。卦德艮止兑悦，是我之所感，专一而不他，彼之所应，乐从而非强人已所感之正也。卦象艮少男，下兑少女，男先于女，得男女之正，以少配少，又值婚姻之时，男女所感之正也。三者皆感应之正，而吉亨之本也。故占者所感，凡事固亨利贞，即其所感之一事，为取女吉也。

【三节】试即感通之理而极言之，天地万物，同一气也。天地以气感万物，而万物同受是气者，自皆气化而资始，形生而流形矣。圣人天下同一心也。圣人以心感天下，而天下同有是心者，自皆无乖戾而和，无反侧而平矣。天地感万物者，感也。万物化生则通矣。圣人感人心者，感也。天下和平则通矣。自其所感而观之，凡屈伸相感而利生，日月寒暑，此感通也。声应气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人物，此感通也。天地间无一非感通之理，感通处，便是情感之用，不大矣哉？

《存疑》万物化生，天下和平，是天地圣人感通之功效，天地万物之情可见，则上文天地圣人所未及言者，如人物之类，皆在其中。盖再照上文，又因以尽其余也。《蒙引》《正蒙》曰：能通天下之志者，为能感人心。圣人同乎人而无我，故和平。和平二字，要说得接那圣人，感人心处通兴，感字内该有应字意。盖感与应对，若单言感，则应在其中，有感有应则通矣。

彖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爱人。

山上有泽，以虚而通也。

【象传】山上有泽，以泽之润而感乎山，以山之虚而受泽之润，咸之象也。君子思山唯虚，故能受泽之润，心非虚何以受人之感？故不以己见先实其中，未感，而此心廓然大公；方感，而此心物来顺应；既感，而此心鉴空衡平；所谓中无私主，则无感不通也。

《大全》邱建安曰：人之一心，其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者，虚故也。苟以私意实之，则先入者为主，而感应之机窒，虽有至者，皆悍之而不受矣。《蒙引》受人无工夫，虚则受矣。实则有拒而不能受也，此以接物言，唯其虚中，则或以言感吾，有以纳其言，而酌其是非。或以事感吾，有以承其事而裁其当否。受人兼善恶说。



**初六：咸其拇。**

拇，足大指也。咸以人身取象，感于最下，咸拇之象也。感之尚浅，欲进未能，故不言吉凶，此卦虽主于感，然六爻皆宜静而不宜动也。

【初六】人之一身，拇居最下。初在卦下，正当拇处，居拇之初，事物未接，而意见先萌，不能以虚受人而有意乎感者，犹人拇之动，未足以进心感而迹未应也，为咸其拇之象。

《蒙引》咸其拇若曰咸以其拇也。诸爻皆同，是感物不是为物所感。以九五之不能感物，上六之感人以言而定也。咸初六如孤寒之士，疏远之臣。凡交情之浅者，皆是六爻宜静而不宜动。《大传》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程子曰：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周子所谓主静，朱子所谓鉴空衡平，先儒所谓无心之感者，皆此义也。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初象】咸其拇者，感为心之用，而志为感之主，其感虽浅，而志已在外，而感物非所以立静虚之体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腓，足肚也。欲行则先自动，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二当其处，又以阴柔不能固守，故取其象，然有中正之德，能居其所，故其占动凶而静吉也。

【六二】当腓之处而无固守之资，则有躁妄之象。有中正之德，则又有居所之义。故占者值此如咸其腓焉。则妄动以感人，内之败名丧节，外之招尤取羞而凶，幸其中正，苟反躁妄为静虚，而居其所则感得其正，而事物之理，适得其顺应之本然而吉。占者亦随所处，以为吉凶也。

《蒙引》总是一个爻，做二样看也。所谓居吉者，非以不动为吉，以其不妄动为吉也。若徒以不动为吉，则九五之咸脢，何以谓之志末也？二之居吉，不妄动者也。五之咸脢，不能动者也。

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

【二象】二虽有咸腓之凶，反而为居则吉者，以有中正之德能顺理以应事接物，不至妄动而有害也。

《因指》顺正是居，不害正是吉。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股随足而动，不能自专者也。执者，主当持守之意。下二爻皆欲动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随之，往则吝矣。故其象占如此。

【九三】初二阴柔皆已妄动，三当股处，因下二爻之动而已随之，是以亦碌碌，因人而不克自树者也。以象言之，为感物以股，而随足躁动，以义言之，为专于随人而坚执不变者也。如是而往，则以身徇人，名败节丧，亦可羞也。

《大全》徐进斋曰：世之君子，位居人上。感不以道，而反徇夫瞽御臣仆在下者之私情，皆执其随者也。《蒙引》咸其股，执其随之象也。执其随咸其股之义也。此于爻体无所取，只是就位上取。初二五之象，一概皆以位取。

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

言亦者，因前二爻皆欲动而云也，二爻阴躁，其动也宜。九三阳刚居止之极，宜静而动，可吝之甚也。

【三象】三曰咸其股者，二阴躁动不处，不是怪。九三阳刚宜静而反动，亦随之而不处，则可怪也。夫丈夫生世贵卓然自立。九三之志，只在随人，其所执亦卑下矣。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九四居股之上，膺之下，又当三阳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心之感物当正而固，乃得其理，今九四乃以阳居阴，为失其正而不能固，故因占设戒以为能正而固则吉，而悔亡。若憧憧往来，不能正固而累于私感，则但其朋类从之，不复能及远矣。

【九四】此爻以心取象而为感之主，以阳居阴而失其正。周公因占设戒以为天下之感，原于心。吾心之感，贵于正。要宜以无心顺之，而不得以有心计之诚于心之感物也。尽其当然之道，而人之应与否，皆所不计而贞焉。则推之于事无不通，反之于心无不得吉。而悔亡。若才去感人，便要人来应我，一个往来，只管思虑。憧憧在心，而不能断绝，则但其思虑之所及者从之，所不及者不从也。亦唯朋类从尔之思而已，悔且不免，吉何有乎？

《大全》朱子曰：往来自不妨，只是不合憧憧尔。往来是感应合当的。憧憧是私感应，自是当有，只是不当私感应。杨龟山曰：有心以感



物，明其应心狭。唯无心而待物之感，故能无所不应焉。憧憧往来，明从尔思，夫思皆缘其类而已，不能周也。所谓朋从者，以类而应故也。胡云峰曰：寂然不动者，心之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之用，憧憧往来，已失其寂然不动之体，所思者朋类之从，安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哉？《蒙引》大旨只是一正一反说。盖贞者，虚中无我之谓也。憧憧往来反是吉悔亡者，感无不通也。朋从尔思，反是往来，正是感应二字，憧憧犹是刺刺屑屑之意。《存疑》以憧憧往来反观九四之贞，只是往来付之无心耳。憧憧往来者，思也，朋则思之所及者。以其思之所及，故目之曰朋，犹云朋党也。

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感害，言不正而感，则有害也。

【四象】四必以贞乃得吉而悔亡者，盖不正之感乃为感害，贞则大公顺应，无此私感之害也。其心术何光明正大？若一个感应憧憧而不能断绝，则计获岂望之私，横于胸中，暗昧窄狭之甚，未得此心光明正大之本体也。

《蒙引》害即是悔而不吉。未光大，言私小也，谓其不能及远也，申朋从尔意思。

九五：咸其脢，无悔。

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而无私系。九五适当其处，故取其象而戒占者，以能如是，则虽不能感物，而亦可以无悔也。

【九五】人之众体，听心而动，五当脢处，与心相背而不能感物，是个偏枯寂寞之人，一无所感者也。为咸脢之象，占者须知心不可役之使有，亦不可绝之使无。然吉凶悔吝生乎动，此虽拂乎感应之常，亦可以无私感之悔也。

《大全》胡云峰曰：诸爻皆戒其感于物而动，五象脢不动矣，而又不能感物，诸爻动而无静，五静而无动，皆非心之正也。但以其无私系，故曰无悔，非深取之也。《蒙引》脢既不能感，乃曰咸其脢者，正以明其不能感也，如同人上九，无所与同，乃曰同人于郊，亦正以明其无所同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志末谓不能感物。

【五象】士君子生天地间，天地万物皆吾分内事，固无绝人逃世之理，至如咸脢者，耽寂守空，不能感物，志抑末也。

上六：咸其辅颊舌。

辅颊舌皆所以言者，而在身之上，上六以阴居说之终处，咸之极感人以言而无其实，又兑为口舌，故其象如此，凶咎可知。

【上六】舌动则辅应而颊随之，三者相须用事，皆所以言者。上六以阴则有邪媚之嫌，居说之终，过于媚说者也。处咸之极，欲感人之极者，故其象为咸，其辅颊舌三者，备言极，言其利口巧言而无实也。

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

滕、腾通用。

【上象】上曰咸其辅颊舌者，言其不能诚以动物，徒欲腾扬口说以感人也。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恒，常久也。为卦震刚在上，巽柔在下，震雷巽风，二物相与，巽顺震动，为巽而动，二体六爻，阴阳相应，四者皆理之常，故为恒。其占为能久于其道则亨而无咎，然又必利于守贞，则乃为得所常久之道而利有所往也。

【恒卦全旨】《程传》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感之义。恒长男在长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妇居室之常。蔡节斋曰：恒一体而含二义：自其不易者而观之，则穷天地，亘古今而不可变也；自其不已者而观之，则寒暑昼夜而未尝已也。通卦以贞为主，贞者恒之道也。天下无正外之道，亦无道外之恒，离道不可以言恒甚矣。恒之利于贞也。初居巽下，拘常而以深入为恒，上居震极，厌常而以震动为恒。九三正而不恒，九四恒而不正，五位虽刚而爻柔，以柔中为恒，故不能制义而凶，二位柔而爻刚，以刚中为恒，故能久中而无悔。

彖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





以卦体卦象卦德释卦名义，或以卦变言刚上柔下之义。曰恒自丰来，刚上居二，柔下居初也，亦通。

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于正，乃为久于其道，不正则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道，所以长久，亦以正而已矣。

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

久于其道，终也；利有攸往，始也；动静相生，循环之理，然必以静为主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恒象】此卦巽下震上，体、德、象、爻，皆见感应之常。常则可久，故为恒。占得此卦而能有恒焉，则畜极者，其施必宏；守固者，其推必顺，自见于用而无阻，故亨。且德无二三之杂，心无屡失之危，自揆之理而无失，则无咎。然其所以为恒者，恒于正而已。故必利于守正乃为得其常道，推之事为，无往不利而亨且无咎也。可见天下唯常为可久，亦唯正为可常耳。

《蒙引》恒亨无咎已是指贞者言，但未说出贞字。又曰利贞，戒占之词也。世固有执拗终身者，如杨墨之徒，所守非不坚，正则未也。故终不可行。

【彖传】彖词须以守字对行言，利贞以守言，利往以行言，利有攸往只是上面亨无咎。

【二节】卦名恒者，盖取常久之义也。卦体刚上柔下，尊卑不易，此名分之常而可久也。卦象震雷巽风，动散相承，此气运之常而可久也。卦德巽顺震动，内不拂乎事理，外不失乎时机，此天下之常行而可久也。卦体二体六爻，阴阳相应，是刚感而柔应，资其顺承之助，柔感而刚应，赖其奋发之能，此天下之常情而可久也。恒之所以得名也。

【三节】恒固能亨且无咎矣，词又曰利贞者，以恒自有其道，是可恒之正道也。必利于正，则所久者非邪妄之私，而为中正之道也。唯其如此，此天地之道所以恒久而不已也。天地且然，而况于人乎？以见恒之必利于贞也。

《存疑》此道是正道，乃解贞字意。《本义》曰：天地之道所以长

久，亦以正而已矣。是欲明天地之道，恒久不已，只是一个正，不是说天地唯其正，故恒久不已。盖无不正之天地也，看来只当把正字入在天地之道内，言天地之道只是一个正，恒久而不已尔。

【三节】卦词所谓利有攸往者，非自能利也。盖其守不固，则其行不利。盖静而久于其道，是则所为终也。由是施为，由此造端经纶，由此立本而有始矣。其体既立，则其用有以行也。

《蒙引》利贞谓所恒者正也，只就自家身上说，言守得这道理，有常利，往是发施出来，故曰终则有始，动静不可正训，终始而一静一动，实为终始也。

【四节】试即恒久之理而极言之，日月丽天垂象，始终循环而久照乎万物。日月，一恒也。四时往来变化，寒暑递嬗而久，成乎万物。四时，一恒也。圣人本诸身者，纯而不已，而施诸政者，悠久无疆。由是天下化其心以成其俗。圣人，一恒也。大凡即其所恒而观之，日月四时圣人，此恒也。推之，凡动者常动，静者常静，飞者常飞，走者常走，亦此恒也。天地万物之情，举无得而遁矣。

《存疑》观其所恒二句，复言此，以照上文。又以尽未尽之意也。

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象传】雷风交相为用，不易之理，恒之象也。君子用思，纲常伦理、日用事物，莫不各有当然之则，所为方也。人或知之，未必能立，立之未必能久。君子识见既至，操持益坚，为能卓然立于斯道之中，而不为事物所易。斯可谓恒以一德者矣。

《存疑》方者，道之所在，立而不易，则居广居，立正位，行大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以成德言，不是方用功，此是以人当天处。《演义》非仅立之为恒，而立不易方之为恒，此即所为久于其道也。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

初与四为正应，理之常也。然初居下而在初，未可以深有所求。四震体而阳性，上而不下，又为二三所隔，应初之意，异乎常矣。初之柔暗，不能度势。又以阴居巽下为巽之主，其性务入，故深以常理求之，浚恒之象也。占者如此，则虽正亦凶，而无所利矣。

【初六】初与四应，本是常理，然居下在初，势卑交浅。初固不可



深求于四，而震体阳性，又隔于二三，四亦不肯下应于初。唯明者处此，斯能见几而作，乃初不能度势而性又务入，故深以常理求之，言欲其听施，欲其报，浚恒之象也。占者虽所求以正，然不量而入，嫌隙易生，徒取疏辱，而凶。又何利焉？

《蒙引》浚，深之也，如浚井之浚。初六知常而不知变者也。既曰凶，又曰无攸利，甚言浚恒之不可也。《存疑》浚恒而谓之贞，四本正应非有邪也。特以反常而不可求耳，如贾生之于汉文，刘绌之于唐文宗，虽交浅言深，何尝不正乎？

象曰：浚恒之凶，始来深也。

【初象】浚恒之凶，初与四相应之始，为交尚浅而求之过深，所以凶也。

九二：悔亡。

以阳居阴，本当有悔，以其久中，故得亡也。

【九二】恒之义以得其正为常道，九二以阳居阴，行事之间，容有失当，未免不得于心而悔。幸其居中，则存心有常，而本体不亏者，故能因中求正，救其行事之失，而悔可亡。

《存疑》中以心言，正以事言。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二象】九二所以悔亡者，以在恒下卦之中，中心有常，为能改行以从正也。

《存疑》久中久字，自卦上来。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位虽得正，然过刚不中，志从于上，不能久于其所，故为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辞。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进之，不知其所自来也。贞吝者，正而不恒为可羞。吝，申戒占者之辞。

【九三】居得其正，本有德者，然过刚不中，志从于上，是性质未善，心慕富贵利达而变其初，为不恒其德之象。人而如是，士林耻之，天下非之，安往而不受辱哉？又为或承之羞之象，占者虽贞，而不免于吝。

《蒙引》不恒二句，即所谓贞吝也。贞吝，又是申戒占者之词。

《存疑》贞不为吝，不恒吝也。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三象】不恒其德，则得罪名教，见讥清议，无所容身于天地之间也。

九四：田无禽。

以阳居阴，久非其位，故为此象。占者田无所获，而凡事亦不得其所求也。

【九四】恒久固是美德，但欲久其所当久耳。九四以阳居阴，在人事是久非其道也，虽久何益？即有所为，亦无成矣。故其象为田无禽，犹猎于无禽之地，而无禽可获也。

《蒙引》凡所处非其地，所乘非其时，所为非其方，所交非其人，皆久而无功，虽以田无禽为象，而一切人事皆在其中矣。来矣鲜曰：九三当恒而不恒者，九四不当恒而恒者。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四象】四曰田无禽者，言其久田于无禽之地，决然不得禽也。虽久何益，久非其道，亦犹是也。

《蒙引》此与“舍逆取顺失前禽也”一例，俱意在言外，理在象中。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以柔中而应刚中，常久不易，正而固矣。然乃妇人之道，非夫子之宜也。故其象占如此。

【六五】以柔中应刚中，是为恒，其顺从之德常久不易而贞。然以顺从为恒者，妇人之道。丈夫则当果断刚决不可以从人为恒。其占在妇人则事无专成而吉，在夫子则因人成事而凶。

《大全》朱子曰：看《易》须晓得象占分明，如此爻不是既为妇人又为夫子，只是有恒其德，贞之象，而以占者之德为吉凶耳。《蒙引》他卦柔中避刚中，极是好爻，唯此爻为不好者，被恒字累也。

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

【五象】五曰妇人吉者，妇人无专制之义，唯在从夫子以终身，乃妇道之正，所以吉也。若丈夫，当以义自制，苟从妇人顺从之道，则必委靡不振而凶也。

绳按：《因指》从妇，是从妇人之道。《蒙引》牝鸡司晨，是从妇



言，与爻旨不合。

**上六：振，恒凶。**

振者，动之速也。上六居恒之极，处震之终，恒极则不当，震终则过动。又阴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故有振恒之象，而其占则凶也。

**【上六】**恒极震终，有厌常之心，多妄动之事。阴柔居上，则为浮义所惑，以权位自恣，喜纷更而好动无常，以震为恒之象，既不足以养成德性，又不足以建功而凶。

《大全》朱上汉曰：初以深入为恒，如未信而谏，未信而劳其民之类。上以震动为恒，如秦皇汉武之类是也。《蒙引》以震为恒，常常好动谓之震，恒正所以明其不能恒也。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上象】**振恒以在卦之上，处震之终，恒极则不常，震中则喜动，非唯无以成事，而适以败事，大无功也。

## 艮下乾上

遁，亨，小利贞。

遁，退避也。为卦二阴浸长阳，当退避，故为遁。六月之卦也。阳虽当遁，然九五当位，而下有六二之应，若犹可以有为，但二阴浸长于下，则其势不可以不遁，故其占为君子能遁，则身虽退而道亨，小人则利于守正，不可以浸长之故而遂侵迫于阳也。小，谓阴柔小人也。此卦之占与否之初二两爻相类。

**【遁卦全旨】**卦名为遁，时当遁也。当小人未害君子之时，正君子可去之日。圣人以与时行释遁亨，以嘉遁许九五，欲及时也。能先时而见几，斯能及时而决去遁尾之厉，初失时也。黄牛之革，二知时也。三比二阴，乃为所系，而不能遁，故厉。四应初六，以绝所好而能遁，故吉。在位而遁去，得恰好为五之嘉逸民，而遁处之裕如，为上之肥而要而不外乎时也。当乎时处，即是义。

象曰：遁亨，遁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

以九五一爻释亨义。

小利贞，浸而长也。

以下二阴释小利贞。

遁之时义，大矣哉！

阴方漫长，处之为难，故其时义为尤大也。

【遁象】艮下乾上，以卦体观之，阴有向盛之势，阳有可危之机，当退而避其祸，为遁。其占为君子能遁，则道虽不能亨于天下，犹可亨于一身。若夫为小人者，利在守正，不可乘浸长之势而陵铄君子也。

《蒙引》亨为君子，言小利贞为小人言。此卦之占与否之初二两爻相类，皆讽君子以避小人，皆警小人以不可言君子。《存疑》本义又著九五当位一意是如何？是时，小人未有害君子之意，圣人恐君子系恋，不知去，终必取祸，使知及时而遁也。三阳不长不曰遁而曰临者，为君子幸也。二阴之长不曰临而曰遁者，为君子谋也。

【象传】卦名遁而词曰亨者，言能遁而后可以得亨也。九五刚当位而六二应之，是君子有能为之德，小人又有包承之心，似不必遁，然二阴浸长，虽有德有应，亦不能遏小人之盛而挽君子之衰，正当遁之时也。及是时而遁之，志不降，身不辱，此所以遁而亨也。

《蒙引》刚字只当九五，字当位兼阳刚中正，小注谓刚当位而应，是去得恰好时节，小人亦未嫌自家只是自家合去，若见小人不嫌，却与相接，便不好。《存疑》与时行是就遁之时说。

【二节】又曰小利贞者，二阴浸长，势必陵逼君子，非小人之正，即非小人之利，即其势而谕之以理也。

【三节】阴方浸长，有害正之机。此时只得去耳。然昧乎时势者，不知遁；恋乎爵禄者，不能遁。必见几审而克己勇者，然后能遁。苟能因时度义，决志退避，殆辱不及，身名俱全，孰善如之？时义不诚大哉？

《大全》胡云峰曰：时义之大，亦以阳之能遁为大也。《存疑》圣人恐君子溺于所安而不知遁，故大其时义以唤醒人。来矣鲜曰：有赞美其所系之大者，豫、革之类是也。有称叹其所处之难者，大过、遁之类是也。

象曰：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天体无穷，山高有限，遁之象也。严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

【象传】天下有山，天虽无意于绝山，而山自不能以及乎天，遁之象也。君子用思，远小人之道，有形之峻厉为恶，而无迹之刚方为严。故不为恶声厉色，而但严于自守，非法不道，非礼不动，使吾身无可议之隙，则盛德在躬，非以远小人，而自然望之俨然而不敢近矣。亦如天之高也，非以远山而山自远于天耳。此亦遁之之意也。

《蒙引》遁是相远之义，非退避之义。与卦名之义少异，严字兼律身素行言。

初六：遁尾厉，勿用，有攸往。

遁而在后，尾之象，危之道也。占者不可以有所往，但晦处静俟，可免灾耳。

【初六】遁之为道，贵先不贵后，初居卦下，为遁之尾，是众君子皆去而彼独濡迟也。占者小人之祸将及其身，危旦不免，更可用之以往乎？唯晦处静俟可也。

《存疑》卦以始终言，则上为终，下为始，以前后言，则上为前，下为后，以首尾言，则上为首，下为尾。《折衷》遁尾厉，危，其去之不早也。勿用者，因已仕之危，而为未仕之戒也。

象曰：遁尾之厉，不往何灾也？

【初象】遁尾之厉，不知早遁而尚往耳。使早遁而不往，何灾之有？

《存疑》不往何灾，解勿用有叙往。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

以中顺自守，人莫能解，必遁之志也。占者固守，亦当如是。

【六二】居下之中，中也。爻位俱阴，顺也。群枉害正而有中顺之德，中则知时当遁，顺则不违时而不遁，敛道德之光，而坚退避之志，犹固之以黄牛之皮，虽欲解脱之，而不能也。

《因指》以中顺自守，即是遁，不可说中顺自守故能遁。

象曰：执用黄牛，固志也。

【二象】人之进退视乎志，执用黄牛，言其以中顺自守，固执其必遁之志，而始终不得以夺之也。

《蒙引》谓自固其志，不可荣以禄也。就是莫之胜说意。盖执用黄牛之革，便自莫胜说矣，非别一意也。

**九三：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

下比二阴，当遁而有所系之象，有疾而危之道也。然以畜臣妾则吉，盖君子之于小人，唯臣妾则不必其贤而可畜耳。故其占如此。

【九三】时当既遁，宜速而决。九三下比二阴，乃昵于比昵而隐忍不决，为系遁之象。如是则名节有亏而疾，且不免中伤而厉矣。夫此系恋之情，于小人，只可用之。畜臣妾，则可结其心而得其力。若夫正经奸雄，小人，去之唯恐不速，避之唯恐不远，况只系恋而不去乎？

《蒙引》曰系遁有疾厉，是正意。畜臣妾，吉，言他无所用，唯用之畜臣妾，则尚有此一吉，益见系遁之无所利矣。而凡一切事之大者，但有所系而不能决，便能致厉矣。

象曰：系遁之厉，有疾急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三象】系遁之厉，名节俱隳，志气不振，是为疾则困急，故厉也。系恋之情，以畜臣妾，则吉，若出处，去就事之大者，不可处也。

《蒙引》急只是困急，贴疾义，不贴厉义。大事只是遁。《通典》见其无果断刚决之气，而不利于出处去就大事也。

**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

下应初六，而乾体刚建，有所好而能绝之，以遁之象也。唯自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故占者，君子则吉，而小人否也。

【九四】四与初六正应，其所爱好者也。而乾体刚健，有强毅之性而不牵于私爱，有所好而能绝之，以遁之象。占者唯阳刚之君子，能以道制欲，身虽退而道亨，何吉如之？若阴柔小人，则必溺于所好而不能遁矣。

象曰：君子好遁，小人否也。

【四象】君子重名节，故刚断而能绝所好，以遁。若小人系恋，必不能也。

**九五：嘉遁，贞吉。**

刚阳中正，下应六二，亦柔顺而中正，遁之嘉美者也。占者如是，而正则吉矣。

【九五】五与六二中正相应，是在我既有德，六二虽是小人，然是





个好人，无害君子之心。全未见可去之间他，恰见几明决引身而去，全身全节，去得恰好，故曰嘉遁，占者知时而遁则贞，不殆不辱而吉矣。

《存疑》即刚当位而应与时偕行者也。嘉遁即贞也。《蒙引》阳刚中正，即是刚当位纯以德言，与柔顺中正类矣。

象曰：嘉遁贞吉，以正志也。

【五象】五曰嘉遁贞吉，由九五阳刚中正，能正其志而不苟容，得正而吉也。否则不有所系，则有所好而不能遁矣。

上九：肥遁，无不利。

以刚阳居卦外，下无系应，遁之远而处之裕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肥者，宽裕自得之意。

【上九】阳刚是有德之卦外，不当事任，无系应，当路又无相知之人，遁处林泉，不于世事，肥遁之象。占者如是，吾见从容自得，纬有余裕，夫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何不利之有？

《蒙引》嘉遁如微子，肥遁如伯夷，嘉遁如张子房，肥遁如商山，四皓。

象曰：肥遁无不利，无所疑也。

【上象】上曰肥遁无不利，盖凡明断不足，则情有所系，便不能遁，上以阳刚居卦外而无系应，则私欲不得累其心，所遇又得如其意，坦然其无所疑碍也。

《存疑》是解肥遁意，即宠辱不惊，理乱不闻意。

## ䷀ 乾下震上

大壮，利贞。

大，谓阳也。四阳盛长，故为大壮。二月之卦也。阳壮则占者吉亨，不假言，但利在正固而已。

【大壮全旨】前乎此者阳浸长而未盛，后乎此者阳几满而将衰，皆不得为大壮。唯四阳盛长，势能为有，圣人惧人，有恃壮之心，而六爻每示以利贞焉。大壮，势也。利贞，理也。初处壮之始，而用其壮，所以凶也。上处壮之终，而用其壮，所以勿利也。三恃其壮，故厉；五失

其壮，故无悔。唯二四皆以反正而吉，合而观之，大壮利贞之义明矣。

彖曰：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

释卦名义，以卦体言，则阳长过中。大者壮也。以卦德言，则乾刚震动，所以壮也。

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释利贞之义而极言之。

【大壮象】乾下震上，阳长既多，大者壮盛，故为大壮。处大壮者，知阳之胜阴，不以势之盛，而以理之正，必严于自治，慎于待人，以礼义廉耻为立身之大防，以光明正大为处事之大权，而尤必无失之疏，无失之激，则无往不正，而壮可保矣。

【彖传】卦名大壮者，卦体四阳长盛，阳道方亨，君子满朝，大者之壮也。卦德乾刚震动，刚则挟能为之资，动则济必为之志，何为而不成，大者之所以壮也。

《蒙引》释卦名有两义，不相涉，以字作而字看，刚体而动用也。

《通典》刚以动，集义也，故壮者气之浩然也。着力在刚字，动只是有所行。若说是大为，则便是壮矣，须看故字。

【二节】词曰利贞者，言大者处壮之时，势虽足以有为而所存所发必合乎至正之理，不可恃壮而妄为也。即此（以？）正大之理观之，而天地之情可见矣。高明博厚而无私覆载，静翕动辟而无私生成，其正大何如哉？天地之情不外乎正大，而大壮其可不利于贞乎？

《大全》上大字是指阳下，正大是说理。徐进斋曰：大者壮，乃壮之本体也。大者，正所以用壮之道也。《蒙引》正大字且虚讲，不可泥，是人事之正大，不可就指为天地之正大，须于天地之情可见处，方发挥出天地正大意。

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自胜者强。

【象传】雷在天上，雷本威严，而在天上，声势愈加赫烈，大壮象也。君子以克己之学为大壮，如克伐怨欲而已私萌于中，声色货利而物欲诱之于外，皆非礼也。于焉明以察之，健以决之，而勿履焉，则志气伸而浩然之气常存。君子之壮，孰大于此？

《大全》朱子曰：克己能如雷在天上，则威严果决若半上落下，则



不济事。须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礼。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

趾在下而进，动之物也。刚阳处下而当壮时，壮于进者也。故有此象。居下而壮于进，其凶必矣。故其占又如此。

【初九】阳刚处下，志既不安于卑，当阳壮之时，势又能遂其进，是恃势妄为而不度事机，乘时妄作而不量时宜者也。象为壮于趾，占者居下而壮于进，必遭摧抑之虞，自取疑忌之祸，征凶不可，必乎？

象曰：壮于趾，其孚穷也。

言必困穷。

【初象】以刚处壮，虽在上，犹不可，况在下乎？如壮于趾焉，则拂理忤势，必至困穷也。

**九二：贞吉。**

以阳居阴，已不得其正矣。然所处得中，则犹可因以不失其正，故戒占者使因中以求正，然后可以得吉也。

【九二】以阳居阴为失正，其见之于事者，未免有恃壮之失，幸所处得中，则心无邪妄，犹可因以不失其正，圣人因占设戒，以为如能因中求正，不恃壮妄为，以改其失正之非，则内不失己，外不堕好，得遂其进而吉。

《大全》胡双峰曰：此爻九二不正而云贞吉者，戒之以正则吉也。若匪正则凶。《蒙引》贞吉还须就壮上说，参之九四之贞吉则然。

象曰：九二贞吉，以中也。

【二象】二本恃壮而不正矣，能反于正而得吉者，中主于心，心宰于事，唯所处得中，故心无过当，而事无过举，所以能贞而得吉也。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过刚不中，当壮之时，是小人用壮，而君子则用罔也。罔，无也，视有若无，君子之过于勇者也。如此则虽正亦危矣。羝羊，刚壮喜触之物，藩，篱也，羸，困也，贞厉之占，其象如此。

【九三】过刚不中，是其志太锐，其行失当，处壮之时，其势又足以遂其进，在小人则专恃勇力，而不顾道义，在君子则蔑视世事而无所忌憚，占者用壮用妄，其事虽出于正，然发之过刚，而皆不免于危，贞厉之象如何，像羝羊之恃其刚壮，以触藩而羸其角然。

《大全》胡双峰曰：九之一爻，设为君子、小人两义，亦如恒六五妇人吉，夫子凶，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之类也。《蒙引》既是用壮用罔，岂有得正之理，如王赫斯怒，君子岂无用壮时有所傲情，亦岂无用罔时世？此以过刚不中言，则皆失其正者耳。若曰虽正亦厉，况不正乎？此用壮用罔者得正也。用壮用罔，象也。贞厉，占也。羝羊二句占中之象也，喻其壮则必败，罔则必困之意。

象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

小人以壮败，君子以罔困。

【三象】九三一爻，在小人为用壮，在君子为用罔。用壮者必以壮败，用罔者必以罔困，理所必至也。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

贞吉悔亡，与咸九四同占，藩决不羸，承上文而言也。决，开也。三前有四，犹有藩焉。四前二阴，则藩决矣。壮于大舆之輹，亦可进之象也。以阳居阴，不极其刚，故其象占如此。

【九四】大壮之道，所利者贞，九四以阳居阴，为失其正，不无恃壮躁进之失，幸其以阳居阴，不极其刚，有可反正之机。圣人因占设戒曰：人若能不恃壮以躁进，如是正而固焉，则事济而心安得吉悔亡矣。其象如何不极其刚，则出之周祥，进而建明，得以直遂而无阻折。取象于羊，则藩篱决开，前途洞达而无羸角之伤。取象于高大之车，则轮輹强壮，任重致远，而无摧折之患，吉，悔亡之象如此也。

《蒙引》吉，悔亡，且漫说出得遂其进意，下句方是说出吉悔之实象。此二句自相连说，观象传云：藩决不羸，尚往也，尚往便当。壮于大舆之輹一句，盖 upper 句是无所阻于前，下句是进而前也。两象一义。

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四象】四曰藩决不羸者，盖恃其刚以兢进，其进必折，唯不极其刚，而一以贞处之，可以上进而无阻矣。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

卦体似兑，有羊象焉，外柔而内刚者也。独六五以柔居中，不能抵触，虽失其壮，然亦无所悔矣。故其象如此。而占亦与咸九五同。易，容易之易，言忽然不觉其亡也。或作疆场之场，亦通。《汉（书）·食货志》场作易。



【六五】羊之为物，外柔内刚，故好抵触。此卦二阴在外，四阳在内，外柔内刚，有似于羊，故诸爻皆取羊象。六五以柔居中，则失其内刚，不能抵触，在人则姿稟巽懦，无复有羊象矣。为丧羊于易之象。言忽然失其壮也。占者须知大壮之所以为大壮，由刚以动也。如无能为之才，又无必为之志，亦仅可免恃壮之悔耳。

《存疑》本义以柔居中，中字当内字，与坤六五黄中一般，如此，象传位不当方说得去，不然，以柔居中，正是好处，如何说位不当？

象曰：丧羊于易，位不当也。

【五象】五曰丧羊于易者，六五以柔居中，失其内刚，当壮时，而处位不当，何以进而成事也？

《因指》柔中虽善，以之处壮则为不当，必有刚动之木，乃可济也。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壮终动极，故触藩而不能退，然其质本柔，故又不能遂其进也。其象如此，其占可知。然犹幸其不刚，故能艰以处则尚可以得吉也。

【上六】壮终动极，则好进喜事，故为羝羊触藩而不能退，其质本柔，则才弱而力又不能，遂其进而无所利也。然以阴柔不足之木而有轻锐喜事之心。于此而无所变计，则终不足以有为，犹幸其不刚，诚能改去轻锐之习，而艰难以处之，则善用其壮，以有为之志，加审慎之心，终得遂其进而吉。

《大全》朱子曰：此艰字，只作艰难其事而不敢求进不已，则吉。

《程传》羝羊但取其用壮，故阴爻亦称之。《蒙引》艰则吉，如咸六二之居吉例，盖本爻之才，只如上所云。然其中又有此好处，壮终动极，根底只是壮了。于此而艰难以处之，则能善用其壮，毕竟可进，若全无壮，则如六五之丧羊于易，全不能进，安得吉乎？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艰则吉，咎不长也。

【上象】不能退不能遂者，以壮终动极。不能详，慎以处之故也。艰则吉者，改其不详而艰难以处，则得遂其进，不能退，遂之咎，不长久也，故吉也。

## 坤下离上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晋，进也。康侯，安之侯也。锡马蕃庶，昼日三接，言多受大赐而显，被亲礼也。盖其为卦上离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顺而丽乎大明之德，又其变自观而来，为六四之柔进而上行，以至于五。占者有是三者，则亦当有是宠也。

【晋卦全旨】晋之时，当明盛之势备，致主之德而又有虚己下贤之君也。初戒之以贞吉，惧其幸进而失身也。二勉之以贞吉，欲其修德以待时也。三之悔亡，志能信于友也。四之贞厉，德不称其位也。五以君道而不可有计功之心。上以刚极而仅可伐其私邑。合观之，而晋之义不外是矣。

象曰：晋，进也。

释卦名义。

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

以卦象卦德卦变释卦辞。

【晋象】以坤遇离卦之象德变，具有上进之义，故为晋，占者当明盛之时，备致主之德，而遇好贤之主，为安国之侯，功在王室，用是受君宠，不唯锡马，而且蕃庶，礼何隆也？不唯昼接，而且三接，情何殷也？诚于古之奇遇哉！

《存疑》卦象曰出地上则进，而上以进于中天，上进之义也。卦德大明，是人君之象，而坤附丽之，亦上进之义也。卦变自四而进，居五位，亦上进之义也。以此命卦曰晋。

【彖传】卦名晋者，进之义也。世际熙明，君子进而建立之时也。

【二节】上进之时，固可立安国之功矣。词曰：康侯云云者，何以得此哉？盖建功者，时；居功者，德；而报功者，君也。卦象明出地上，乃治教昌明，赏罚无私，获宠者有其时矣。卦德顺而丽乎大明，是



致君有德。竭恭顺之意，事智临之君，承宠有其德矣。卦变柔进而上行，虚中下贤之君，而履崇高之位，施宠者有其君矣。是以康侯用此而当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

《蒙引》明是日字，易多以明为日，如明雨两作明入地中之类。顺而句，以在己之德，言重在顺字，竭股肱之力，罄忠贞之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皆顺也。柔进句，以君言，重在柔字，谓有虚中下贤之德也。《存疑》日出地上时，当明盛之象，不可当实说，若当实说，则昏乱之时，日未尝不出地上。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昭，明之也。

【象传】明出地上，日上进行中天，晋之象也。君子以日出于地而后显，犹德超于物而后明。于焉，格物致知以启自昭之端，诚正修以致自昭之实，而本明之德全体日以呈露，大用日以显行，德不于期，益进乎，其与日出地上而不为地所蔽者无异矣。

《大全》徐进斋曰：日初出地进而上行，为晋之象。然日出地则明，入地则晦，日之明本无增损也，蔽与不蔽之隔耳。亦犹人之德性，得于天者，其体本明，特为物欲所蔽，不能无少昏昧，而本然之明则未尝息也。《演义》日之升以渐而升，君子之明明德，亦以渐而进。渐进之意可见矣。昭字兼知行。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以阴居下，应不中正，有欲进见摧之象。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则吉，设不为人所信，亦当处以宽裕，则无咎也。

【初六】以阴，则才不足以进，居下，则地不足以进，应不中正，则上面又有挤排之者，为欲进见摧之象。占者如是而能自守以正，尊德乐义，尽其在我自足，见信于上，得遂其进而吉。设或我虽守正而不为上所信，亦当处以宽裕而尊德乐义者，自若焉。无急于求上之信，则进退不失其正而无咎，此君子处进退之道也。

《因指》罔孚句是于贞后，申戒之其实，裕即贞意。

象曰：晋如摧如，独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

【初象】初六虽欲进而见摧，然其志在于行正而不汲汲于求进也。

裕，无咎者，既受官守之命，则不容宽裕以处初，未曾受命自应绰绰然有余裕也。咎何有哉？

《存疑》未受命句最有意思，圣人恐居位者以此为词，怠慢不恭而失其职，故为此词。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六二中正上无应援，故欲进而愁。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则吉，而受福于王母也。王母，指六五，盖享先妣之吉占，而凡以阴居尊者，皆其类也。

【六二】中正才德可以进用，上无应援，当路无汲引之人，得君行道之志，不得伸，故欲进而愁如，占者不可以愁而遂失其守，若能居义安命守正俟时，不汲汲于求进，则中正之德久而必彰，终得进而居天位，食天禄，得吉，而受此大福于柔顺之君矣。

《大全》胡云峰曰：初有应宜可进而有见摧之象，三无应若，可愁而有受福之占。圣人皆戒之曰贞吉。盖不以应之有无为吉凶，而唯以不失任我之正者为吉也。蕃、马、三接，即爻所谓介福，彖言锡，爻言受也。《蒙引》初六应不中正，是个恶对头在上阻抑我，上无应援，只是无同心汲引之助，吉即下所谓受介福于王母也。以其阴柔无力，则曰上无应援，以其以阴居尊，则曰受福王母。

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二象】受兹介福，岂倖致哉？盖德者福之基，六二居下之中，得柔之正，中正之道久而必彰，宜为人主之所求也。

**六三：众允，悔亡。**

三不中正，宜有悔者，以其与下二阴皆欲上进，是以为众所信而悔亡也。

【六三】三不中正，是举动不免过中失正，德业不足，宜不得进而有悔，以其与下二阴，皆欲上进，故为众阴所信，由是匡其不逮而救其过失，终得遂其汇征之愿，心无所歉，何悔之不亡乎？

象曰：众允之，志上行也。

【三象】三之为众所信者，以三之志在于上进，而初二之志适与之同，此其所以为众所信也。

《蒙引》志字专指三言。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

不中不正，以窃高位，贪而畏人，盖危道也。故为鼫鼠之象。占者如是，虽正亦危也。

【九四】四不中正而处高位，德不称位而有愧于心，若盗得而阴据者然。一心恋恋，常恐为人所夺，贪而畏人，有鼫鼠之象。占者虽其位由于上之所与得之以正，终以德之不称而失其有，不免于厉。

《大全》冯氏曰：形大如鼠在田中食粟豆，盖田鼠也。

象曰：鼫鼠贞厉，位不当也。

【四象】四曰鼫鼠贞厉者，以其不中不正，居位不当，岂能久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以阴居阳，宜有悔矣，以大明在上，而下皆顺从，故占者得之，则其悔亡，又一切去其计功谋利之心，则往吉而无不利也。无亦必有其德，乃应其占耳。

【六五】以阴居阳，所处不正，其见之治道者，或未能尽善而不免于悔。然以离明在上位，而坤以顺处其下，是以英明盖世之才而为天下所服。足以盖其不正之失而悔可亡。然以不贞之姿，当晋盛之时，有英明之才，必有计功谋利之心，而少荡荡乎乎之气象，故必一切去其计功谋利之心，得失在所不恤而维修吾德，尽吾事焉，则君道得而天下治，往吉无不利矣。

《大全》胡云峰曰：事有不必修者，勿恤宽之之词也，有不当忧者，勿恤戒之之词也。晋六五戒词明矣。当晋之时，易有患得失之心，处大明而才柔，又易有失得之累，唯用其明于当为，不当用其明于计功谋利之私也。《蒙引》此爻虑其有计利之心者，病根都在以阴居阳上，本体不正故也。失得勿恤，自家却要估得是。语录云只得尽其所当为者而已。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庆也。

【五象】失得勿恤，俨然一纯王之心也。本次以往，心无不公，化无不溥，自有庆也。

《存疑》是解吉无不利。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角刚而居上，上九刚进之极，有其象矣。占者得之而以伐其私邑，

则虽危而吉，且无咎，然以极刚治小邑，虽得其正，亦可吝矣。

【上九】物之刚而未锐者，唯角。上九刚进之极，以阳居上，刚极则过猛，在晋之终，进极则过躁，为晋其角之象。占者维用之伐不服之私邑，则虽大刚，则折，为危之道，尚可图济。吉且无咎，然治小邑，焉用极刚？理所不当，即所治得正，祇可吝耳。

象曰：维用伐邑，道未光也。

【上象】怒而安天下，斯威明及远。曰维用伐邑，则极刚自逞，非圣武之布昭于道，未得为光大也。

《存疑》解吝字意。

## 离下坤上

明夷：利艰贞。

夷，伤也。为卦下离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见伤之象。故为明夷，又其上六为暗之主，六五近之，故占者利于艰难，以守正而自晦其明也。

【明夷全旨】《大全》君虽不明，而臣道祇有一正，故位有远近，伤有浅深，而委曲求全之道，总不外于利贞而已。艰正所以成其贞也。以商周之事概而言之，上为纣之暗也，五为箕子之凶也，四为微子之遁也，三为汤武之征伐，二为文王羑里之囚，初为伯夷海滨之事，以待天下之清也。胡双峰曰：以卦言，则伤离之明者，在坤；以爻言，则伤下大爻之明在上。盖唯上六不明而晦，所以五爻之明皆为所夷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

以卦象释卦名。

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

以卦德释卦义，蒙大难谓遭纣之乱而见囚也。

利艰贞，晦而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以六五一两还义释卦辞，内难谓为纣，近亲在其国内，如六五之近于上六也。

【明夷象】此卦离下坤上，卦象具有明而见伤之义，犹暗主在上，



贤人君子为柔暗所伤也，故为明夷。又以卦体观之，身近暗君，不正则失身。恃正则贾祸，但当操心危虑患深而委曲艰难以行，其正乃为利也。

《蒙引》他卦只云利贞在明夷，则曰利艰贞，盖是时虽守正，亦有不得道直遂其正者，故当艰难以守正。艰难守正，只晦其明，晦其明亦明夷也。所谓与时偕行也。

【彖传】卦曰明夷者，卦象离，日入于坤地之中，犹阳，明君子处柔暗之下而其明不得以自见，故为明夷。

【二节】明而夷必有其义。大难在前，内抱明德，若不柔顺以处之，鲜不及祸矣。卦德内离文明，外坤柔顺，内虽义理昭明，而外则谦抑退逊，以处大难之时，此举卦中一义而言，亦是其为明夷也。昔者文王尝用此道以处之，亦内明外顺之意也。

《蒙引》以蒙大难只带外柔顺读。此言文王柔顺时特以处大难耳。文王非纯是外柔顺的人，蒙难句要见出明夷意来，此是释明夷之义时说讲处曰更之道，非是。

【三节】词曰利艰贞者，言明夷之时，不可直遂其明而当韬晦其明也。卦体六五切近上六，昏暗是事关至戚，义不可去。王唯周旋委曲，以行其正，能正其志，而不失其明，即所谓艰贞而晦其明者也。昔者其子尝用此道以处之，亦能正其志之意也。

《大全》朱子曰：文王箕子大概皆是晦其明，然文王外柔顺，是本分自然做底，箕子晦其明又云艰，是他那佯狂底意思，便是艰难底气象。《存疑》晦其明是虚解利艰贞，正其志是申晦其明，晦其明，其明自在而不失，是能正其志也。绳按：文王箕子皆引古人证说以之非体法之谓。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象传】明入地中有明夷之象，君子以莅众，不明则为人所欺，而物无以昭。过明则聪察太甚，而物无所容。故用晦而明，虽晦而明，自存既不察，察以为明亦不汶，汶而为暗也。

《大全》朱子曰：晦则是不察，察若晦而不明，则晦得没理会了，故外晦而内必明乃好。《蒙引》用晦本非晦也，明而用晦耳，晦字重于明字，虽用晦而自有明在，只是不尽用其明之意。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飞而垂翼，见伤之象，占者行而不食，所如不合时义，当然不得而避也。

【初九】初当明夷之时，去暗尚远，祸难未及而道已难行，其明夷也像鸟之飞而垂其翼，然君子当见几而去，适遭其穷至于三日不食，且其行也，必有所往，然时乎明夷，终不免于伤，而所适之主人，亦未免有言所如不合，其为明夷何如？

《大全》胡云峰曰：象为飞，占为行，为往，象为垂翼，占为不食，有言。

象曰：君子于行义，不食也。

唯义所在，不食可也。

【初象】君子于行而三日不食者，匪仅所遭时势之不幸，时当明夷，揆之于义，自当速去，去重于食，虽不食可也。

《蒙引》不食只是见伤之象，本谓迫于势而不得食。《象传》夫子却是以义断之。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伤而未切，救之速，则免矣。故其象占如此。

【六二】亦以明体而居暗王之下为明夷也，然视三四五，犹为远，故虽伤而未切，有仅伤于左股而非要害之象，见伤未切，当见几而作，亦在乎速救之，若救之而得马壮，则身名两全而祸可免矣，吉何如之？

《存疑》初二爻俱就位说，不取爻义。

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则也。

【二象】六三已为明夷而犹得吉者，盖当救不救，非顺也。救而不速失，其机会便不得，法非有则也，救之且速，是见几明决，行不违时，顺以则也，所以为吉。

《存疑》顺以则有二义意：乘其伤之未切而救之顺也，而救之又速则又为有则矣。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以刚居刚，又在明体之上，而屈于至暗之下，正与上六暗主为应，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恶之象。然不可以亟也，故有不可疾贞之戒，成汤



起于夏台，文王兴于羑里，正合此爻之义，而小事亦有然者。

【九三】以纯刚处明极是以大德负重望者，居至暗之下而与暗主应，是志有难伸而极受伤之切，身当其祸，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恶，为于南狩得其大首之象。然为民除害，固以解一时倒悬之急，以下伐上，究非万世纲常之福。占者不可急疾坚贞以为之，必从容停待，若能悔过迁善，化暗为明，吾之本心也。不然，亦至于不获，已然，后举事可也。毋得以去暗为贞而疾行之也。

《大全》邱建安曰：南者进而在前之方，狩者畋而去害之事。《蒙引》不可疾贞，是戒占者不连上文。上文是象，然不可疾，贞亦在其中，汤武之举皆是万不得已而后举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三象】三之南狩能得其大首者，由其以除暴救民为心，此南狩之志，上天鉴之，下民谅之，所以一举成功而其志乃大得也。所谓有汤武之志，则可，非圣人之得已也。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此爻之义未详。窃疑左腹者，幽隐之处。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者，得意于远去之义，言筮而得此者，其自处当如是也。盖离体为至明之德，坤体为至暗之地，下三爻明在暗外，故随其远近高下，而处之不同。六四以柔正居暗地，而尚浅，故犹可以得意于远去。五以柔中居暗地而已迫，故为内难正志以晦其明之象。上则极乎暗矣，故为自伤其明，以至于暗，而又足以伤人之明。盖下五爻皆为君子，独上一爻为暗君也。

【六四】居至暗之地，身处昏朝道无由明，有入于左腹之象。处此地者可不远去以避祸乎？然处明夷者，心多欲去而未获遂，今四柔正有处明夷之道，居暗尚浅，未甚明夷之伤，故终飘然得意于远去，有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之象。

《大全》胡云峰曰：左僻为幽腹在内，为隐，自明之暗，有入于幽隐之象。获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出门庭者，微子之行遁也。《存疑》左腹门庭皆自四居坤体而取，左腹，人之身也，门庭，人之家也。四与上六同居坤体，犹人之一身一家也。故其始为入左腹，言其在身侧也。其终为出门庭，言离去其家也。

象曰：入于左腹，获心意也。

【四象】四虽入于左腹，然柔正尚浅在己能去，而时又可吉，终能获远害之心意而去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

居至暗之地，近至暗之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贞之至也。利贞，以戒占者。

【六五】居至暗之地，近至暗之君，宗臣而当内难，义无可去，时不可为，乃能晦其明而不耀，正其志而不乱，象犹箕子为纣亲近，佯狂为奴，以受辱也。夫箕子之明夷，贞之至也。占者一如箕子之明夷，百守此贞焉。可也。

《大全》朱子曰：微子去，却易比于一谏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难处，被他监系在那里，不免佯狂，所以《易》中特说箕子之明夷，可见其难处。爻言贞，而不言艰者，言箕子则艰可见。汤嘉宾曰：箕子句是象，不可；着实说，亦不可。人晦其明意。

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

【五象】所谓箕子之贞者，言其外虽晦而明之在内者，自不可息。盖晦其明者，特示韬敛之迹，以避祸耳。明不可息，所以为箕子之贞也。

《存疑》箕子之贞，佯狂为奴也。佯狂为奴，晦其明也。虽晦其明，而明自不可息。爻词无此意。此夫子之意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以阴居坤之极，不明其德，以至于晦，始则处高位，以伤人之明，终必至于自伤而坠厥命，故其象如此，而占亦在其中矣。

【上六】阴本暗地而居，坤之极又暗之甚者，故为暗主，是不明其德，纵欲徇私以至于晦，始则处高位以伤人之明，如初登于天，终必至于自伤以坠厥命，如后入于地也，其象如此。

《蒙引》上六本非生成便暗者，明德人人所固有，特不能自明其德而甘为欲昏以至于晦耳。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

照四国，以位言。

【上象】初登于天，亦尝居尊位以照四国也，而后入于地者，不明其德，失君道矣，犹入地也。



## ䷝ 离下 巽上

家人：利女贞。

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五、六二，外内各得其正，故为家人。利女贞者，欲先正乎内也，内正则外无不正矣。

【家人全旨】家人者，一家之人，则父子兄弟夫妇俱在其中。辞只言利女贞，盖非专欲女贞也，欲先正乎内也。家之难正，莫甚于妇人，故必以身教家，而先正乎内。内正则外无不正矣。以内外之位言，曰男女，以总一家之政教言，曰父母。初为有家之始，当防闲以杜其渐。上为家道之成，必乎威以保其终。三以过刚而肃其家，四以阴柔而富其家。五主阳，教而正位乎外；二主阴，教而正位乎内。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天下定矣。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

以卦体九五、六二释利女贞之义。

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

亦谓二五。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妇，五兄三弟，以卦画推之，又有此象。

【家人象】下离上巽，卦体举家无不正之人，而家道成矣。故为家人，而家之离，恒起于妇人，占得此卦者，务修身以教，家以正内为先务，而利女贞焉。女正则男正可知矣。

《存疑》所正虽在女，所以正之者则在丈夫。盖主家之人也。舜之刑于二女，文王之刑于寡妻者，皆女贞之义也。

【彖传】家人之利女贞者，一家之人，内外尽之矣。六二有女之象，柔顺得正无专成之责，以正位乎内，九五有男之象，刚健得正，有仪型之善，以正乎外。男女之各正，岂细故哉？盖天以阳而居尊，地以阴而居卑，定分不易。男以阳而正位乎外，女以阴而正位乎内，亦定分

不易。此义即天地之大义也。然必先正内而后正外，此词之所以利女贞也。

胡非潜曰：此处正位乎外之男，即正身以正女之男，自在女正之先，而男正本于女正之男，则指一家之众男子而言，如子弟之类是也。自在女正之后，须看得分别。

【二节】且此卦之二五，不特男女之正己也，又有父母之象。家门之中，恩常掩义，治家之道，以严为主。九五以阳而主乎外，父之象，固严君也。六二以阴而主乎内，母之象，亦严君也。然欲正家，必先正内，不可以见利女贞之义乎？

【三节】然一家之正，少长威在，岂独父母是正哉？以卦画推之，初上相悬，父子各尽其道也。三五相承，兄弟各尽其道也。五四三二相配，夫妇各尽其道也。上下有序，内外有别，而家无不齐矣。家齐而天下有不定者哉？此道之所以贵于正也，然不先正乎内，其何以使内外之各正，此利女贞所以为正家之要也。

《蒙引》三节不必用过文，孔子初只就卦体上见，二五有男女之义，既而又将二五看出有父母尊严之象。既而桑通六爻，看得有父子兄弟夫妇，各得其正之象，渐次说出，要不出乎家人利女贞所该之内耳。天下定不作效说，只带上家道正说，犹云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乎？首节家道之正也，二节家道之所以正也，三节举家之为父子兄弟夫妇者，莫不正，而治化所由成也。

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身修则家治矣。

【象传】火炽则风生，风自火出，犹风化自家而出也。故为家人。君子知风化之本自家而出，而家之本又自身而出。而修身之道，言行而已。有言以讲明伦理，俱本实践，有物而非虚。有行以敦笃伦理，无间始终，有恒而不变。身修则家齐，而风化之本端矣。

《大全》朱子曰：风自火出，是火中有风。如一炉火，必有风冲上去，只是言自内及外之意。

初九：闲有家，悔亡。

初九以刚阳处有家之始能防闲之，其悔亡矣，戒占者当如是也。

【初九】正家之道，当仅其始，苟不肃之于始，则相渎相伤，悔自





此生矣。初处有家之始义，当防闲而以刚阳处之，德能防闲乘伦之未华而肃以义，恩之未离而唤以情，则笃伦理，敦恩义，而悔可息。

象曰：闲有家，志未变也。

志未变而豫防之。

【初象】闲有家者，以渎乱之萌，原于志之变也。有家之初，家人之心未变，正好防闲之时也。与其既变而闲之之难，何如未变而闲之之易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六二柔顺中正，女之正位乎内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六二】柔顺中正有婉娩贞静之德，而正位乎内者也。其于家事一无所专，遂而所遂者，唯在中馈之事，谋馈养燕享之资而已。自此之外，一毫不敢于预也。无攸遂，在中馈，六二之贞也。占者如之，则男女各正，宜其家人而克成内助之功矣，吉。

《大全》徐进斋曰：六二以柔居中，巽顺应五，妇之道也，遂专成也。妇人无所专成，唯在主中馈而已，所谓唯酒食是议者也。

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巽也。

【二象】六二之得吉者，由其以柔居柔，德性本顺以巽，从乎天而不自主事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以刚居刚而不中，过乎刚者也，故有嗃嗃严厉之象，如是则虽有悔厉而吉也。嘻嘻者，嗃嗃之反，吝之道也。占者各以其德为应，故两言之。

【九三】以刚居刚，而不中，治家过刚，人情不能堪，有众口嗷嗷之意，故为家人嗃嗃之象。威严之过于人情，不能无伤，未免有悔而可危。然家道齐肃，人心只畏，犹为家之吉也。若一于慈祥，致使妇子嘻嘻，然笑乐之无节，则家范不立，始虽欢治家道，究以是坏而吝。与其过乎宽而以恩掩义，宁过乎严而以义胜恩也。

《蒙引》众人所以嗃嗃者，以九三治家过刚也。家人嗃嗃悔厉吉者，本爻之义，妇子嘻嘻终吝者，反言之也，益以见家人嗃嗃，虽悔厉而吉也。家人嗃嗃，象也。悔厉吉，占也。下则反其象，占以为戒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

【三象】家人嗃嗃，治家严急，宁无伤恩之悔，犹未失治家之道，故吉。若妇子嘻嘻，是天不法而失治家之节，故吝也。

《蒙引》未失，对下文观之节，节制之节，所以防其过也。《存疑》未失解吉字，失家节，解终吝，未失是起下文之词。

六四：富家大吉。

阳主义，阴主利，以阴居阴，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

【六四】以阴居阴，有致富之资，而在上位，又挟致富之势，唯务本以生财，樽节以致用，所以能富其家也。占者如是，礼义生于富足，不为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

【四象】四曰富家大吉者，岂无本哉？天地自然之利，非柔顺则艰于营殖，君子生财之道，非在位则阻于推行，在顺德在上位，故能富家而大吉也。即《本义》以阴居阴而在上位意。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假，至也，如假于太庙之假，有家犹言有国也。九五刚健中正，下应六二之柔顺中正，王者以是至于其家，则勿用忧恤而吉可必矣。盖聘纳后妃之吉，占而凡有是德者，遇之皆吉也。

【九五】阳刚中正应六二柔顺中正，既有刑家之德，又得内助之贤，所谓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也。王者之家，而至于如是，则内外得人，家无不正，勿用忧恤，而吉可必矣。

《大全》朱子曰：有家之有只是如夙夜，浚明有家，亮采有邦之有，谓三德者则夙夜浚明其家，六德者则亮采于其邦，有字是虚字，非如奄有四海之有也。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

程子曰：夫爱其内助，妇爱其刑家。

【五象】五曰王假有家，则夫爱妇之顺而得内助，妇爱夫之贤而能刑家，一德相合，所以吉也。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

上九以刚居上，在卦之终，故言正家久远之道，占者必有诚信严威，则终吉也。

【上九】以刚则有正家之才，居上则为一家之主，在卦之终，又当



家道大成之日，故因爻著占，言正家久远之道，以心之诚信而有孚，以笃其恩义，以身之仪范，而威如，以在其伦理，盖能笃恩义，则既无家人嗃嗃之悔，能正伦理，则又无妇子嘻嘻之吝，家道可以长久而无弊矣，终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谓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则人畏服之矣。

**【上象】**所谓威如而得吉者，岂厉刑威之谓哉？盖反身自治，身之所具，若视听言动，皆在礼法之中，身之所接，若人伦庶物皆在道义之内，则吉，行之际，有物有恒，虽不厉声色而作威，俨然人望而畏之，所谓威如者如此。

《大全》张南轩曰：居家人之上，家人所瞻仰而视效者也。身不修则家不齐，此家人六爻卒归于反身也。反身谓何？言有物，行有慎而已。《蒙引》孔子恐人只作威厉于人看，故如此说，反身兼所具所接说。

## ䷥ 兑下离上

**睽：小事吉。**

睽，乖异也。为卦上火下泽，性相违异。中女少女，志不同归，故为睽。然以卦德言之，内说而外明，以卦变言之，则自离来者，柔进居三，自中孚来者，柔进居五，自家人来者，兼之。以卦体言之，则六五得中而下应九二之刚，是以其占不可大事，而小事尚有吉之道也。

**【睽卦全旨】**睽之义有二：以性情言，则睽不可有，故处睽止于小事吉，以形体言，则睽不可无，故必睽而事始成。《大全》李隆山曰：彖言睽中有合，所以责君子济睽之切，象言同中有异，所以论君子不尚同之性。马缙云曰：六爻皆先睽后合，初丧马勿逐，至四过元夫，而初四合，失二委曲以求遇，至五往何咎，而二五合矣。三與曳牛掣至上遇雨，而三上合矣。朱子曰：睽皆言始异终同之理。

**彖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以卦象释卦名义。

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

以卦德卦变卦体释卦辞。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

极言其理而赞之。

【睽象】兑下离上，以先后天卦象观之，具有两相乖异之义，故为睽。词谓众情乖离，本不可有事，然以卦德卦变卦体之善，占者于小事无待众力之协同者，犹可为而吉也。

《蒙引》当以豫之利建侯行师对看。豫者，人心和乐以应其上，故大事可为。睽虽有是三者，然打头一睽字坏了。《存疑》卦有三者之善而不免于睽离者，如三国鼎分，海内人心涣散，以曹、刘、孙之雄略，而不能一天下以成帝业，乃遭时之不幸，非才力之不足也。此以睽之时言。

【彖传】卦名睽者，此卦先天之象，取诸物者，离火动而炎上，兑泽动而润下，物理之乖异也。后天之象，取诸人者，离为中女，兑为少女，虽则同居，志欲各适人情之乖异也。而于世道人心可知，故为睽。

《演义》火动二句以物取象，而言其性之睽，二女二句，以人取象，而言其情之睽。

【二节】睽则无一可为而曰小事吉，卦德内说外明，内有和悦之德而外又察于事理，为有德矣。卦变柔进上行，是君臣各得其位，行事有权，为有势矣。卦体得中应刚，以柔中之德，得刚中之贤，为有辅矣。卦具三善，是以虽不可大事，而小事之无赖众力者，犹可为也。

【三节】然人但知睽之为睽，而不知睽之有合。以天地言，质则天阳而地阴，位则天上而地下，睽也。而知始作成相合，而成化育之功，其事同也。以男女言，质则男阳女阴，位则男外女内，睽也。而此倡彼随，相与以求交爱之情，其志通也。以万物言，殊形而异，质殊分而异方，睽也。而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举一物，而物物皆然，其事尽相类也。两者之合，原于两者之睽。合在睽中，睽之时用，岂不大矣哉？

《蒙引》天地万物，未有独而无对者，总是独阳不生，独阴不成之理。此睽之所以未掌有不合也。然非始睽而终合也。睽者，其静合者，其动睽者，其别合者，其交也。生生化化，万有不齐，万物睽也。物物



皆有睽有合，故曰事类，曰事同，曰志通。曰事类此皆以其交相为用者言也，故曰时用。《存疑》睽是不好底卦，圣人却寻出好处来说。

**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二卦合体而性不同。

**【象传】**上火下泽，性相建异，睽之象也。二卦合体而性不同，同中有异也。君子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不违众独异，而必与人同。然习俗多非人情易失，故不同流合污，而必有所异，唯坦然平易，以与人同，而自有介然难夺者，在君子，其善于用睽者矣。

《大全》杨诚斋曰：禹、稷同道而异趣，夷、惠同圣而异行，未足为同之异也，一孔子也。而齐鲁之去异迟速，一孟子也。而今昔之馈异辞，受此，同而异也。《蒙引》当就事上说，大体皆同，而中间却自有不同处，要归于理而已。所谓和而不流，群而不党也。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上无正应，有悔也，而居睽之时，同德相应，其悔亡矣。故有丧马勿逐而自复之象，然亦必见恶人，然后可以辟咎，如孔子之于阳货也。

**【初九】**睽必得人而济，犹人乘马以行也。初与四皆阳无应，孤立无与，不可有行，宜有悔也。当睽之时，二阳同德，各欲求济，初既得四，可以行矣。故悔可亡，其象为丧马勿逐而自复无应，而悔者则不能行，是丧其马也。同德相应而悔亡，则能行矣。是勿逐而马自复得也。然君子固当亲，而小人亦不可拒。虽恶人之来，亦当逊接而见之，庶不为谗邪所间而无咎。盖处睽之时然也。

《大全》胡云峰曰：丧马，悔之象，勿逐自复，悔亡之象。

**象曰：见恶人，以辟咎也。**

**【初象】**恶人应不与之相见，初曰见恶人者，睽之时，正小人得志之日，不宜过拒，正以避其中伤之咎也。此明所以见恶人之故，原非得已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二五阴阳正应，居睽之时，乘戾不合，必委曲相求而得会遇乃为无咎，故其象占如此。

**【九二】**二五正应，宜相遇也。但当睽时，有君臣之分而不得一遇，其咎大矣。必也多方委曲至诚以感动，婉转以求合，随其所向而为

之引，而始得会遇，如遇主于巷，然则君臣之情合，而睽可济，始得无咎也。

《大全》李隆山曰：睽时上下乖隔，道不得行，不免委曲求合，期于行道以救世，唯二以刚中之才，具和悦之性，足以行之。胡云峰曰：坎四比五纳约自牖，睽二应五，遇主于巷，皆非所由之正，坎险睽乖之时，不得不委曲相求如此。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本其正应，非有邪也。

【二象】遇主于巷，求之太殷，事之太勤，疑于失道。然本其正应，虽委曲宛转而不为过，未失道也。

绳按：夫子恐人因此而枉道，逢迎邪媚由经者，故特解之。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六三上九正应而三居二阴之间，后为二所曳，前为四所掣，而当睽之时，上九猜狠方深，故又有髡劓之伤，然邪不胜正，终必得合，故其象占如此。

【六三】三与上应，不幸居二、四二阳之间，其欲进而会上，二从后曳之，四从前掣之，二四虽求乎三，而三终不肯从乎二四，为上九者不谅，其心猜狠积深，疑其有妄合之意，而加以相仇之伤，拟诸其象，殆犹见其乘舆以行，而为三所曳，驾牛以进而为四所掣，其乘舆之人为上所伤，而髡以去其发，劓以截其鼻者，此其初之睽也，甚矣。然邪不胜正，二四之求，久当自息，六三之节，久当自明，上九之疑，久当自释。始虽有曳掣天劓之睽，而终有正应之合矣。

《蒙引》见作旁人所见，犹见群龙无首之见，所见之象如此，见字直贯三句，皆始睽之象，与上九见豕之见不同，彼是指上九自见也。

象曰：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

【三象】三所谓见舆曳，其中掣者，以居二阳之间，处位不当，不免为彼所求，而迹可疑也。曰无初有终者，邪不胜正而自遇上九之刚也。

《蒙引》见舆曳一句，该其牛掣，不该到天且劓。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睽孤，谓无应遇，元夫谓得初九，交孚谓同德相信，然当睽时，故



必危厉乃得无咎。占者亦如是也。

【九四】四阳，初亦是阳，与己不相应，是睽离孤立者也。然当睽时，各欲求合以济，而四与初以阳遇阳，同德相与，彼此交孚，故为遇元夫，交孚之象。然睽之时，难合易离，必内杜疑忌之萌，外防谗间之大，而危厉以处之，则交孚益固，可以济天下之睽而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四象】四之交孚而无咎者，盖济睽者，四之志遇初之同德而相信，则足以济天下之睽，而志行矣，所以无咎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以阴居阳，悔也。居中得应，故能亡之。厥宗指九二，噬肤言易合六五，有柔中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六五】当睽之时，以阴居阳不正，或所据非其地，或所为垂其方，本常有悔，然虽有是悔，而有得，亡其悔者在焉。六五柔中则有虚己下贤之美；下有九二之应，则有明良相得之劝，像噬肤之易焉。以是而往，则可以匡吾力之不逮，成吾志之欲为，睽无不合，而往可无咎，此悔之所以亡也。《蒙引》六五正象传所谓得中而应乎刚者，厥宗噬肤，往无咎，申言其所以悔亡也。厥宗之宗，党类之义也。

象曰：厥宗噬肤，往有庆也。

【五象】厥宗噬肤，君臣易合之象，以是而往，则自足以立非常之功，而有福庆于天下也。岂但悔亡无咎而已哉？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睽孤谓六三，为二阳所制而已，以刚处明极睽极之地，又自猜狠而乖离也。见豕负涂，见其污也。载鬼一车，以无为有也。张，弧欲射之也。说，弧疑稍释也。匪寇婚媾，知其非寇而实亲也。往遇雨，则吉。疑尽释而睽合也。上九之与六三，先睽后合，故其象占如此。

【上九】上与三应，本不孤也。不幸处二四之间而为所制，又上九以刚极则躁暴而不详，明极则过察而多疑，睽极则拂戾而难合，故象为睽离而孤立。三本不污于二阳，而彼则以为污，如见豕之负涂者然。三本无受污之事，而彼以无为有，如见载鬼一车者然。于是积疑成忿，遂欲去之，而尝先张之弧矣。其睽孤也，一至于此，然无是事者，其事必自空，

有是疑者，其疑必释，少间则脱之弧，至是始知其匪寇而实亲也。往而求之如阴阳之和而成雨，而睽不终睽矣。何吉如之？

《蒙引》见豕至，先张之弧，申言其所以睽孤也。见字贯到一车句，往字就上说。刘石芝曰：睽孤是总脑下乃始详其睽孤之状，与不终睽之善也。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上象】睽孤而有遇雨之吉者，人情有所疑则不合向也。负涂载鬼之见，疑亦多矣。至此，群疑尽亡，睽极而合，所以吉也。

《存疑》群疑指见豕三句，至脱弧，则群疑亡矣。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蹇，难也。足不能进行之难也。为卦艮下坎上，见险而止，故为蹇。西南平易，东北险阻。又：艮，方也。方在蹇中，不宜走险。又卦自小遇而来，阳进则往居五而得中，退则入于艮而不进，故其占曰利西南，不利东北。当蹇之时，必见大人，然后可以济难。又必守正然后得吉。而卦之九五，刚健中正有大人之象。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则又贞之义也。故其占又曰利见大人。贞吉，盖见险者贵于能止，而又不可终于止，处险者利于进而不可失其正也。

【蹇卦全旨】《蒙引》通观蹇卦六爻，初最在下，不可往也。三、四非蹇主，正应未往可也。

六二却是正应，义同休戚，故死生以之而吉凶非所论。九五又在救用英俊，延揽英雄，以夷大难。至上六蹇极，有可济之理，而才不能以自济，故又教以下就九五云。《大全》杨诚斋曰：诸爻圣人皆不许其往，唯六二、九五无不许其往之词者，二为王者之大臣，五履大君之正位，复不往以济，而谁当任乎？

象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

以卦德释卦名义而赞其美。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





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

以卦变卦体释卦辞而赞其时用之大也。

【蹇象】艮下坎上，以观德观之，是有难而难行，故为蹇，词谓处蹇者不可无所以处之之道，揆之于理。蹇难之时，不宜走险。又卦变阳利于进，不利于退，又无走险之义。占者如平易通达之地，即西南也，利于往。若险阻艰难之地，即东北也，不利于往。是处险，贵择地也。以理言之，当蹇之时，必见大人，守正理乃克有济。又卦体有大人之象，又具得正之义。占者当见有德有位之大人，则德望谋猷资以成功而利，是处险，贵择人也。又必明大义，秉至公，则拨乱反正，世变可弭而吉，是处险，又贵秉正也。

《蒙引》利西南下皆言处蹇之道，占者不必拘于西南东北，但险阻处，便是东北，平易处，便是西南。本义方在险中至贞吉。盖据理言，本是如此，而卦中又具有此义。此法可通用以看六十四卦。《存疑》卦名为蹇，凡人之居于险阻而不得有所行者，皆是利见大人。占者若是在下之人，则大人当兼德位说。若是在上之人，则大人专以德言。

【彖传】卦名蹇者，取足不能进行之难，难之义也。此卦之德，坎险居上，险难在前也。艮止居下，见险能止而不行险也，故名蹇。能如此，则见之明而处之决，得保身之宜，而不陷于险，不谓之知矣哉？

《蒙引》蹇，难也，是训其义，险在二句，是申其义，知矣哉！总承上二句赞之也。《存疑》见险而止，是势不得不止，能止，是我能止，加一能字，所以赞其知也。

【二节】词曰利西南者，卦变自小过而来，阳自四进而居五，得上体之中，是进而得所安，有平易之义，故利。不利东北者，设四不进而退，则入于艮体，艮位东北，正险阻之方，将必止于险，其道穷而不利也。曰利见大人者，九五刚健中正，大人也。往而依之，则蹇可济而有功也。曰贞吉者，自二以上，皆当位正之义也。正则可以济蹇，而邦因以正也。当蹇之时，须择济蹇之地，得济蹇之人，守济蹇之道，乃可成济蹇之功。蹇之难处如此，蹇之时用，岂不大哉？

刘石芝曰：他处得中以德言，独此以所处之地平易言。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象传】山既险阻，上复有水，行不能进，蹇之象也。君子以为行

有不得，吾身之蹇也。必反之于身以修其德，或省察于念虑之微，或体验于躬行之际，有则改而无则勉，则德孚于人，邦家必达，而吾身之蹇可济矣。

**初六：往蹇，来誉。**

往遇险，来得誉。

【初六】见险贵于能止，初六当蹇之时，若轻往以求济，遇险而不能进，蹇也。不往而来，则见险而止，有见几之识，是有誉也。

《大全》李隆山曰：古人生居乱世，无宦守之责，类皆高蹈远引以待天下之清，卒之，声名俱高，传播万世，是谓往蹇来誉，与去履富贵而蹈危机以致身名俱败，为后人指笑者，有间矣。《蒙引》只是以蹇之时，论不必拘于卦体，见险而止，知矣哉！便是誉意思。

象曰：往蹇，来誉，宜待也。

【初象】往蹇，来誉，非终于不往也。谓宜观变以待时耳，若一于止而不进，何足誉哉？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柔顺中正，正应在上，而在险中，故蹇而又蹇，以求济之，非以其身之故也。不言吉凶者，占者但当鞠躬尽力而已，至于成败利钝，则非所论也。

【六二】柔顺中正，是靖恭忠尽之士，君臣之义，缠绵固结于心者，九五上应，而在蹇中，君在难地，故能不避万死一生之难，以求济之，是为蹇而又蹇，初不为一身利害荣辱之计也。

《大全》胡云峰曰：凡二皆王臣，而蹇独称之者乎，时未足以见，臣难蹇之时。方见之五位，蹇中，王之蹇也。主忧臣辱，亦二之蹇也。他爻戒其往蹇，二应五，故称其蹇蹇，事君能致其身者也。

象曰：王臣蹇蹇，终无尤也。

事虽不济，亦无可尤。

【二象】二曰王臣蹇蹇，其济与不济，固未可知，然心力已竭，一念自靖，可以无愧于天下后世，终无可尤也。

《存疑》此以明忠臣义士之心也，此即大过上六之凶。无咎。

**九三：往蹇来反。**

反就二阴，得其所安。



【九三】内卦唯三，刚明有济蹇之才，而无王臣之位，所谓无官守言责而进退绰绰者，故有所往，则必遇蹇，唯来反以就初二之阴，与之待时得所安矣。

《存疑》九三阳刚不许往济六四阴柔，则云来，连并九三皆许之，何也？四居大臣之位，其势足以有为，三居下体，不当事任，自不能为，必待四之连引，然后足以有济也。

象曰：往蹇来反，内喜之也。

【三象】来反岂强与之合哉？方蹇之时，二阴在下，不能自立，喜得其阳而附之，此来反为得所安也。

六四：往蹇来连。

连于九三，合力以济。

【六四】阴柔无济蹇之才，九三阳刚在下，其才可以济也。如不量力而独往，徒以犯难而遇蹇耳。唯连于九三，资其才力以济，庶可成功也。

《蒙引》来连舆来反不同，来连将以进也。来反只是退。《存疑》四既连三以济，亦是欲往而非来矣。曰往蹇来连，何也？往者，独往也；来者，欲人俱往也。上九往蹇，来硕亦然。

象曰：往蹇来连，当位实也。

【四象】曰之往蹇来连者，阳刚为实，非刚不济，以九三刚当其位，有济险之实德实才，所当连之以共济也。

九五：大蹇朋来。

大蹇者，非常之蹇也。九五居尊而有刚健中正之德，必有朋来而助之者，占者有是德，则有是助矣。

【九五】五居尊而当蹇，所谓遗大投艰于朕身国家，治乱所系，宗社存亡所关，故为大蹇。非群策群力，不足以济，然居尊则名位爵禄，足以奔走天下之士，有刚健中正之德，则道德仁义，足以固结天下之士。故有朋来助之，将见知者献谋，勇者效力，而蹇必有济矣。

《蒙引》贤也而谓之朋，盖以同心同德而云也。《存疑》五与二正应，二乃非躬之臣。《本义》不取与二共济而取朋来，盖九五之大蹇，非一人之力所能济，二之阴柔又难与共济，五之中节又足以广致天下之群贤也。

象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

【五象】五当大蹇而得朋来者，盖中德之存于平居者，当艰难之际，信义愈胡为，足激忠义之心而起其来助之意也。

《蒙引》中节只是中德，但以在蹇而易其名耳。如刘先主当猖獗之时，信义愈著于四海，是中节也，故士从之如云。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已在卦极，往无所之，益以蹇耳。来就九五与之济蹇，则有硕大之功，大人指九五，晓占者宜如是也。

【上六】当蹇之极，将出乎险，才弱不足以有为，若使自往，益以蹇耳。而阴必附阳，九五中德之君，正所当从则可拨乱反正，而成硕大之功，吉。占者有济蹇之志，必择德位兼隆如九五之大人而就之，则蹇可济而利也。

《蒙引》来硕是就此爻言，利见大人是以古者言，即是来硕，吉意。

象曰：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

【上象】往蹇来硕者，以志在内之九五，而欲图济蹇之功也。曰利见大人者，位如九五，位之贵也。刚健中正，德之贵也。由是从之，而藉其位，以系天下之望；奉其德，以收天下之心，而蹇可济，不利见乎？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解，难之散也。居险能动，则出于险之外矣。解之象也。难之既解，利于平易安静，不欲久为烦扰，且其卦自升来，三往居四，入于坤体，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故利于西南平易之地，若无所往，则宜来复其所而安静，若尚有所往，则宜早往早复，不可久烦扰也。

【解卦全旨】《大全》邱建安曰：解之义有二：有所以解难者，有所以解小人者，小人不去，难根不除。六爻唯初六，所以解难也。二三四五上，皆所以解小人也。狐以言其蛊惑，隼以言其鸷害，拇以言



其附丽，负乘以言其僭窃，至五，明以小人斥之，所以显其罪而去之也。

彖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

以卦德释卦名义。

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以卦变释卦辞，坤为众，得众谓九四。入坤体得中有功，皆指九二。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

极言而赞其大也。

【解彖】坎下震上，以卦德观之，是当世变既极之后，更有人事反正之机，难之既散，故为解。以理言之，难之既解，利于平易安静，不欲久为烦扰。且以卦变言之，又具平易安静之义。占者于难之既散，元气复还之始，正当培养调息之时，利于平易，必去烦苛，行宽大，利于西南，凡事皆居易而不行险也。又利安静，其时若无意外之警，而无所往，即当来复其所而安静，则不生事，召变以安静为吉。如有不测之变，而有所往，又宜早往早复，不久为烦扰，则不黷武害民，亦以安静为吉。三者皆大难既解之后，善于处之之道也。

《蒙引》既无所往，何有于来复。据往蹇来誉例，不能往即为来，无所往，有攸往，只是泛说，难后安得全然无事？

【彖传】卦名解者，卦德震动在坎险之上，当艰危之地而有弘济之才，在险而能动也。唯能动，则拨乱反正，出乎险之外而免乎险，故为解，非徒若蹇之见险而止，又非若屯之动乎险中而已也。

【二节】词曰利西南者，当难之既解，必以平易之道为利，卦变三往居四，入于坤体，坤位西南，乃平易之地，偶画数多又为象众，往入坤体而得众，则进于平易矣。其来复古者，解，则以安静为中。卦变三入坤体，九二因居其所而得中，是即其所安，有安静之义。所以来复而吉也，有攸往夙吉者。又以卦变九二得中，能即所安，有不久为烦扰之义，故能早往早复，而有安静之功，所以夙吉也。

《大全》邱建安曰：大抵处时方平者，易缓；除恶不尽者，易滋。圣人于患难方平之际，既不欲人以多事自疲，又不欲人以无事自息也。

《蒙引》往得众，只是坤为众，故如此立言，明其入坤体耳。若认作西南得朋之意，反为悖于平易之义矣。

【三节】即试取解之道而极言之，穷冬闭塞之时，其气郁结而不开畅，既而天气下降，地气上行，二气舒解，由是，气奋为雷，气和为雨，而百果草木之枯者萌甲，生意含于中。甲者，开折生意达于外矣。是则天地一解，而雷雨所以神其机者，此也。庶物所以遂其生者，此也。解之时岂不大矣哉？

《蒙引》雷雨作，还自天地解而来，不可谓雷雨作即是天地解。处甲坼二字，平看不可谓甲者坼。末句谓天地所以成功化者，亦以解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象传】震坎合体，雷动雨润，万物屯结之难解矣，为解之象。君子以大难之时，民多陷过罹罪，而体天地生物之心，以解斯民之难。于无心之过，赦之，不问；有心之罪，亦宥之，从轻。亦犹天地之解万物也。是雷雨作者，天地以之解万物之屯，赦过宥罪，君子以之解万民之难也。

初六：无咎。

难既解矣，以柔在下，上有正应，何咎之有？故其占如此。

【初六】天下之难既散，初六本爻既能安静而不生事以自扰，上应九四，又能主事，足为吾倚仗以为安，但见上善作而下善守，既不敢多事，亦不至废事，正方解之初，亦安静而休息之也，何咎？

象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

【初象】解初之无咎，岂幸致哉？难之既解，任刚者不免扰以多事，溺柔者未免弛于无事，而咎乘之矣。今初之柔，得际乎四之刚，柔既足为彼之承顺，刚又足为此之倚仗，何事不齐于义，当得无咎也。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此爻取象之意未详。或曰：卦凡四阴，除六五君位，余三阴即三狐之象也。大抵此爻为十田之吉，占亦为去邪媚而得中直之象。能守其正，则无不吉矣。

【九二】卦凡四阴，除六五一爻，其余三阴，是三个阴柔邪媚之小人，有三狐之象。夫邪正不两立，邪媚不吉，则中直不得进。九二以阳刚中正之德，能解去邪媚而中直之君子并进，其象为田猎而获三狐，得



黄矢也。然必已正而后可以正人，占者必如九二之贞，然后邪媚可去，而中直可得矣。吉之道也。

《蒙引》获三狐，得黄矢，自是二之贞也。贞吉是占。

象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

【二象】九二之贞吉，由其居下体之中而得中道，而所好所恶，莫非天理之公，为能贞而吉也。

《蒙引》得中道在去邪媚，而得中直之前，不可作得中直说，所谓守其正者也。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系辞备矣，贞吝，言虽以正，得之亦可羞也。唯避而去之为可免耳。

【六三】阴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是无才德而窃据高位，或思夺之，或思伐之，此犹宜肩负之人，而且乘车当致寇夺之，至之象，占者如是，虽其位出于上所子而贞，亦不免处非其分之羞，终必为人所解去也，已可不避而去之乎？

《大全》王临川曰：负者小人之事，六小人之材也。乘者，君子之器，三君子之位也。

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

【三象】乘者至贵之器，本可荣也。三则德不称位，虽荣亦辱，甚可丑也。如是则寇戎之至，实自我致之，又将谁咎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乎。

拇指初，初与四皆不得其位，而相应，应之不以正者也。然四阳、初阴，其类不同，若能解而去之，则君子之朋，至而相信矣。

【九四】四与初皆不得位而相应，是即私情之交，应不以正者也。然九四阳刚，终为善类，是初固所当解而四亦能解之者，故戒之曰：诚能解，去乎初，为解而拇，则阳刚之朋，自然至而相信矣。盖非类去则同类来，而难可其济也。

《蒙引》谓之斯乎，则知四始与初应时，盖内有不相孚者矣。《存疑》他卦初四相应，未为不善，此独为不善，愚意四近君子之位，大臣之义，无私交，四与初应而皆不正，有私交之嫌，故因戒其散私党而上结于君与。

象曰：解而拇，未当位也。

【四象】四曰解而拇者，盖初以阴居阳，四以阳居阴，皆未当其位而相应，故在四之阳，当解初之阴也。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卦凡四阴而六五当君位，与三阴同类者，必解而去之则吉也。孚，验也，君子有解，以小人之退为验也。

【六五】五当君位，乃与三阴同类，则蛊心志蔽，王聪妨政，害治其祸，可胜言哉？故周公戒之，以为占得此爻之君子，唯有解而已矣。使之远去不得逞其好焉。则君德清明，政事修举，何吉如之？然必验于小人之既退，乃见君子之有解也。盖五阴类恐其未能速解，故又言此，以致下宁之意也。

《存疑》庸君世主，固有外迫公议，必欲去小人而内牵私爱，姑饰词以掩天下之耳目者，故圣人如此立言，此君子指占者，与九四俱是教占者之词，故《本义》云若能解云云。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五象】君子有解，以小人之退为验也。小人果退，则能解也。若曰吾欲去小人，而小人尚在侧，则是未尝解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系辞备矣。

【上六】此爻一阴居卦上，是小人而居高位，若鸷害之隼在高墉之上也。占得此爻之王公，必解而去之，有射而获之之象，权奸既去，则朝廷清明，子孙黎民均蒙其利矣，故无不利。

《蒙引》六五言君子之解小人也，上六言大臣之解小人也。公指占者言，盖上六在高位，非有权力者不能去也。“公用”至“获之”为一句。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上象】公用射隼者，盖小人妨政害治，悖乱之大者，见所当解也。

## 兑下艮上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

损，减省也。为卦损下，卦上画之阳，益上，卦上画之阴，损兑泽





之深，益艮山之高，损下益上，损内益外，剥民奉君之象，所以为损也。损所当损，而有孚信，则其占当有此下四者之应矣。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言当损时，则至薄无害。

【损卦全旨】民贫则君不能独富，上下通，一损也。损民益君，亦分之常，而作《易》者名之为损，盖损民者，乃所以损国，故寓戒也。以六爻观之，初则急于济君而不雇其私，二则贞于自守而不贬其节，三则损非类而致同德之孚，四则损其疾而见资人之益，五受天下之益而元吉，人君之德也。上有益天下，而贞吉，大臣之道也。

彖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

以卦体释卦名义。

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此释卦辞，时谓当损之时。

【损彖】兑下艮上，卦之体象皆见剥民奉君，究必君民两损，故为损。夫损，民常赋之外，本拂人情之事，难于得吉，而易于致咎。不可以贞而不利于往。占者诚能损所当损，必不得已而为之，便是诚实而不妄，所谓有孚也。唯有孚，则民谅其心，而输将之后，元吉，且不以为厉而怨，读之不生无咎。此虽一时济变之权，而足为万世救时之法，不可贞乎？抑不独可施于一方，亦可达之天下，而利有攸往。

【二节】当损时既以不得已取之，必以不得已用之，则曷之用哉？虽祭祀为典礼之大者，宜丰不宜啬，而时所当损，即二簋可用享焉。其他用费在所损也，无疑矣。

《存疑》既言损下之道，复言自员之道，以终义。

【彖传】卦名损者，卦体损，下卦上画之阳益上卦，上画之阴，在国家，为剥民以奉君也。未下损而上不与俱损者，而损之道，不上行乎？故名损。

【二节】词曰有孚云云者，所损而诚，有孚乃得，此四者之应矣。又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者，何哉？当损之时，凡用费俱当减省，鬼神之享，亦从与杀焉。非谓寻常皆可用也，试以卦画言之，阳进之极，时当退也，而损因之，阴退之极，时当进也，而益因之，亦唯其时耳。又

以造化人物言之，其日消月蚀者，损也；日升月长者，益也。益之不已而至于极者，盈也。损之不已，而至于尽者，虚也。皆与时偕行焉耳。然则二簋之享，亦时焉而已，使非其时，宁可损乎？

刘石芝曰：二簋应有时，正言以释之，下三句又推言以释之。损益盈虚，谓损其盈，益其虚也。《程传》《蒙（引）》、《存（疑）》俱作四项。

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君子修身所当损者，莫切于此。

【象传】山下有泽，损深益高，损下益上之象。君子思吾身之当损者，而中和以养其心，平易以养其气，或致戒于私忿未萌之先，或强制于客气方萌之顷。惩忿也，主敬以清其心，养静以定其内，妄念除而不开其端，外诱绝而不从其流，窒欲也。

《蒙引》惩忿窒欲，只在损上来，不在山泽字来。孙其江曰：颜子不迁怒是从惩忿工夫造来，不贰过，是从窒欲工夫造来。

初九：己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初九当损下益上之时，上应六四之阴，辍所为之事而速往，以益之，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然居下而益上，亦当斟酌其浅深也。

【初九】初当损下益上，上应四阴，悯其阴柔之疾，辍己所为之事而速往以应之，则公而忘私，于义无咎。然居下而益上，上下之交尚浅，在初济君之志虽急，亦当酌其浅深之宜以益之。因事纳言，随时效力，则其为有渐，其言可久，而其功易成也。

象曰：己事遄往，尚合志也。

尚，上通。

【初象】己事遄往者，初固欲损，四之疾，四亦欲得初之损己而求之，其志与之相合，所以己事而遄往也。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九二刚中，志在自守，不肯妄进，故占者利贞而征，则凶也。弗损益之言，不变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也。

【九二】在爻为刚中，在人事则为志在自守，不肯妄进，是即正之贞也。占者唯固守此正而尊德乐义，安分待时，则利若不守正而轻有所往，不免降志辱身而凶，当益上之时，固守其正而不妄进，宜若无益于



上。果能如是，则上以启时君尊德乐道之心，下以抑俗士奔竞之习，其益于上，不少是弗损，乃所以益之也。

《蒙引》以征凶照看，只以隐逸之士言。桐江一丝，扶汉九鼎，节义之有益于人国也如此。

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

【二象】九二之占曰利贞者，盖自守而不妄进。二之中也，以是为志，所以固守其正而不妄进也。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下卦本乾而损上爻，以益坤，三人行而损一人也。一阳上而一阴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两相与则专，三则杂而乱。卦有此象，故戒占者当致一也。

【六三】人情之相与也，固贵，有大同之交尤贵。有专一之志，损之六三。卦之所以为损者，下卦乾三阳并进而损上爻以益坤，有三人行而损一人之象，一阳上而一阴下，则四三四五得以相比，三之与上，得以相应，有一人行而得其友之象，盖损益所以致同也。

《存疑》下体本乾三阳，上体本坤三阴，如此则所谓三，则杂而乱，不得为两相与矣。唯乾之一阳，上往坤之一阴，下来则初二、四、五，以相比而相与也。三与上九以相应而相与也。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二句紧紧相接说，此兼举六爻，以三正是当损之爻，乃卦之所以为损者，故于此言之。《通典》此内当贴一阴一阳，皆两相与。

象曰：一人行，三则疑也。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以初九之阳刚，益己而损其阴柔之疾，唯速则善，戒占者如是则无咎也。

【六四】阴柔无力，是其疾也，下应初九，而赖阳刚之德，以去萎靡之疾，以友辅仁之道也。然克己最难，而改遇贵勇，必孜孜汲汲速敏，以为之朋，虽柔必强，疾可去而有喜矣。占者如是，则能克己从善，亦可有喜而无咎。

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

【四象】四能赖初以损其疾，柔进于刚，有疾而能损以归于无疾，

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柔顺虚中，以居尊位，当损之时，受天下之益者也。两龟为朋，十朋之龟，大宝也。或以此益之而不能辞，其吉可知，占者有是德则获其应也。

**【六五】**柔顺虚中，以居尊位，是以谦冲之德，而处君位，当损下益上之时，或遇水旱凶荒，或有兵革之事，不得已而取于民，将见民皆乐于供输，争出财以急公上之需，唯恐上之不受，虽欲违之，有不可得而违者，其象为或益之十朋之龟，勿克违，其受天下之益，如是大善之吉也。

《蒙引》十朋之龟，只是以为贵重之物，如云重赠相似或者众无定主之词，言人人皆益之不知其所自来也。绳按：此爻即有孚而元吉者也。《程传》主受天下之善，说以应二刚取义。《本义》已不用其说矣。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五象】**六五元吉，受天下之益者。胡所以然者？由其行合于天，自天祐之也。天之观听在民，民之益之，即天益之也。

《蒙引》即“天之所助者，顺也”之意，以柔顺虚中之德同也。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上九富，损下益上之时，居卦之上，受益之极，而欲自损以益人也。然居上而益下，有所谓惠而不费者，不待损己，然后可以益人也。能如是，则无咎，然亦必以正则吉，而利有所往，惠而不费，其惠广矣。故又曰得臣无家。

**【上九】**居卦之上，受益之极。始则损人以自益，终则自损以益人者也。然居上而益下，必损己之财以益人，则天下之人欲得益者，何限亦不能给矣。唯不自损所有而下有余赐者，则其出无穷于人，有济而无咎。然勿损之益，亦或有不正者，必讲求善道，循乎大公至正之方，而非违道以于誉能贞，如此，则质之益道而尽，善达之天下而不穷。吉而利有攸往，且泽无不周，人心归服无远近内外之限，得臣无可以家计矣，惠而不费之效如此。

《存疑》如梁惠王移民间之粟，汉桓帝令民铸钱以赈饒，虽云惠而不费，未见其贞。《蒙引》首句虚说贞者，指言其所以益下之道也，必



以正方能得惠而不费，承其义类，正如汉文帝承高惠丰积之厚，而屡下赐民租之诏是也。

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上象】正者，志在益民，待损而益，其益有限，则其得志亦有限。唯勿损而益，其益无方，大得志也。

《存疑》只曰勿损益之，下文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兼举之矣。

##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益，增益也。为卦损，上卦初画之阳，益下卦初画之阴，自上卦而下于下卦之下，故为益。卦之九五、六二皆得中正，下震上巽皆木之象，故其占利有所往，而利涉大川也。

【益卦全旨】不可以损专为损下，益专为益下，损则上下通一损，益则上下通一益。要知关于上者为多，下三爻皆受益者也。上三爻皆当益下者也。初之大作所以报其益，二之永贞所以保其益，三，凶事之益，有孚中行，所以成其益也。四为大臣而有益下之心，虽以迁国可矣。五为大君而有益下之诚，民亦以诚应矣。上求益不已，而不能益下，非徒无益，而实适损也。《大全》胡云峰曰：损下益下，而上之损益不言者，厚其本也。

象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以卦体释卦名义。

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以卦体卦象释卦辞。

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动巽二卦之德，乾下施，坤上生，亦上文卦体之义，又以此极言赞益之大。

【益象】震下巽上，卦体具有损上以益下之义，下益则上亦益矣，故为益。然卦体六二中正，其占为大中之道，何行不得？建侯行师可

也，朝觐仕进可也，享祀婚媾可也。何往不利？又卦象皆木，见有涉川之具，即遇艰险，亦履之而咸宜，占为利涉大川也。

《蒙引》利有攸往，泛言凡事皆利，利涉大川，专言涉川一事之利，或谓利涉利往，皆益之事，非也。损卦词专以理言，当承损字说益卦词，取卦体卦象，不必牵制于益字。如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亦不必承大畜言也。时说凡益下者，必中正之道而可行，尤必拯民于难而有济，分常与变说。

【象传】卦名益者，卦体损。上卦初画之阳，益下卦初画之阴。在人君为能灭常赋行，补助自损以益民，而民莫不欣悦，无有疆界矣。且其所以益下者，实自上卦而下于下卦之下，则恩由上究，非仅一切转移之术，姑为益下之名者也。其道有以昭格天下而无外，此民悦所以无疆也。夫益下，下，下民之益也。民悦道光，君之益多矣，故名益。

《存疑》下二句申上二句损上益下，看来与损上九一般，皆在制民常一之外，如山林川泽之利，损以予民、蠲民，田租之类，不然，说不得损上。

【二节】词曰：利有攸往者，卦体九五，上体之中，居阳位而得正。六二，下体之中，居阴位而得正，是中正也。故有为有行，无往不利，而有庆曰涉大川者，卦象震巽皆木，为舟楫之象，故利涉而乃以大行也。

【三节】极言益道，学问以日进为益也。卦德震动，巽入震则奋发有为，巽则潜心巽志，故德志业广，日进无疆。造化以生物为益，卦体乾之一阳，自上而下，天之施也。而物于是乎资始。坤之一阴，自下而上，地之生也。而物于是而成形，故万物并育，其益无方。以此推之，凡天下之物，虚而盈也，消而息也。莫不与时而偕行，益道之大，又不止造化大事之益，故又言此以该之也。

《蒙引》天施以气言，地生以形言。

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风雷之势，交相助益，迁义（善）改过，益之大者，而其相益亦行是也。

【象传】风烈则帘迅，雷激则风怒，交益之象。君子求益于己，见善则迁，从而从之，在过则改，而复于无过。求益之道，莫大于此，且



迁善则过当益寡，改过则善当益纯，二者相益，亦犹风雷相助之势也。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初虽居下，然当益下之时，受上之益者也。不可徒然无所报效，故利用为大作，必元吉，然后得无咎。

【初九】虽居下位，然既受上之益，不可无所报效，占者其必大有兴作，凡关宗社系民生者，毅然为人所不能为，所不敢为。且其大作也，又必其出万全，尽善尽美而元吉，然后足以报上，而无失职之咎。

《存疑》若以受禄于君为益，则抱关击析，皆食于上，如何教人利用大作，必是常禄之外，受上之赐，若魏徵之受金瓮、受绢帛于太宗之类。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下本不当任厚事，故不如是，不足以塞咎也。

【初象】大作必元吉，而后无咎，以下之分，本不当任重大之事，故必大善而吉，然后可塞责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非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二当益下之时，虚中处下，故其象占与损六五同，然爻位皆阴，故以永贞为戒，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故又为卜郊之吉占。

【六二】虚中处下，有虚以受人，卑以自牧之盛德，以事其上。所谓道之贞也。自足感动乎上，宠锡优渥，不期而至，有不容辞者，为或益之十朋之龟，勿克违之象。然诚敬固足以感人，而阴柔或嫌于无守。占者必固守此虚中处下之德而永贞焉，则终受上益而吉。由此而广其占，六二以下受上益者，若在王者，则上帝又在上，王者又为下矣。故王者占之以虚中处下之德，用以享帝，必天心默祐而无不吉。君之受益于天，亦如二之受益于上也。

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或者众无定主之辞。

【二象】益出于君，何以曰“或益”？二之心，原不为利禄，而效忠则宠锡之来，不期而至，如出望外，故称或焉。以志纯臣之用心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三阴柔不中不正，不当得益者也。然当益下之时，居下之上，故有益之以凶事者，盖警戒震动乃所以益之也。占者如此，然后可以无

咎。又戒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也。用圭所以通信。

【六三】阴柔则才弱，不中正则德劣，本不当得益，然当益下之时，概当得益。而居下之上，又多凶多惧之地，故投之艰难险阻之中，置之利害忧患之涂，象不益之以好事，而益之以凶事焉。占者受此凶事，警戒震动，可以动心忍性，增益不能，而无咎矣。盖上之益我以凶事者，责望之意有在也，而我所以应其责望之意者，当何如哉？必也存诸心者，至诚无妄而外之所行，皆合于中道，则有所执持以慰上之责望，犹告公者之用圭以通信也。

《存疑》有孚二句，只据理言，受凶事之益者，当如此。益用凶事，是象，无咎，是占。有孚以下，乃为之计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益用凶事，欲其困心衡虑而固有之也。

【三象】益用凶事，岂弃之哉？秉懿之德，乃人之所固有，或不能不因物而迁。益用凶事，正欲其困心衡虑而固守之，乃益之大者也。

《蒙引》主益之者言。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三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行为戒。此言以益下为心，而合于中行，则告公而见从矣。《传》曰：周之东迁，晋郑焉依？盖古者迁国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后能立。此爻又为迁国之吉占也。

【六四】位望之隆，正上下之所系属者而不得其中，是不能以益下为心，难乎上下之见信矣。占者若能以益下为心，而所以益下者，合于中道，则凡我所行，上必谅其志，在为国为民，而无不从其献纳，即适遭变故，以之迁国，而劳民动众，人乐为从，亦无不利，夫一有中行之心，而上下兼得如此。

《存疑》告公从上之人，信之也。利用为依迁国下之人，信之也。皆以益下中行故也。国者，宗庙社稷所在，百官万民所居，一欲改迁，许多摇动，宜乎不可迁而至于迁者。要在于益下耳。如盘庚迁殷，避水患，太王迁岐，避狄人。古者迁国，必有所依，如周、秦、汉，依山河之险，迁都关中是也。亦有依大国者，晋、郑、邢依齐，许依楚也。

象曰：告公从，以益志也。

【四象】四告于公，而公从之者，由其志在于益下也。否则未信而





諫，人未免以为病己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上有信，以惠于下，则下亦有信，以惠于上矣。不问而元吉可知。

【九五】以阳刚中正居尊位，而当益下之时，是有孚诚惠下之心，而非违道以于誉者。占者勿问，而元吉可知。但见以真心益民，下亦真心戴主，必诚实惠我之德也。此固元吉之所在，可勿问而必诸惠心之余者也。

《大全》胡云峰曰：言惠不言益，益之大者也。《蒙引》自我施之为心，自下受之为德。《存疑》惠心，上惠下之心也。惠我德，下以上之德为惠也。上惠守死，下惠守活，而皆有孚焉，上下以诚感应也。勿问元吉，是占有孚，惠我德，是申其所以勿问元吉。

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五象】人君有至诚惠下之心，其元吉不假言矣。天下怀吾德，以为惠则民悦无疆，其道大光。人君惠下之志乃大得也。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以阳居益之极，求益不已，故莫益。而或击之，立心勿恒，戒之也。

【上九】阳性务进，况居益极，求益不已，放利而行，不唯无益而苟害，故有莫益之、或击之之象。夫求之有道，取之有节，乃为常久之德，求益不已，正立心勿恒者。占者如是，当有莫益或击之凶也。

象曰：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自外来也。

莫益之者，犹从其求益之偏辞而言也。若究而言之，则又有击之者矣。

【上象】莫益之者，犹从其求益之偏词而言，未究言之也。若究言之，定有击之者矣。然击而曰或者，以志在求益，初不料入之击而击之来也。出自音（言？）外，故言或，以明之也。

## ䷀ 乾下兑上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决也。阳决阴也。三月之卦也。以五阳去一阴，决之而已。然其决之也，必正名其罪，而尽诚以呼号，其众相与合力，然亦尚有危

厉，不可安肆。又当先治其私，而不可专尚威武，则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辞。

【夬卦全旨】圣人于剥见剥，一阳之易；而于夬见决，一阴之难。彖词拳拳于夬之道者，理不可忽而势不可恃也。通卦重决而和。初之壮趾有凶，三之壮頄有凶，决而不和者也。四欲决而不能，故曰次，且而教在牵养之术。五决而不力，故曰苋陆而勉以中行之善，求其决而能和者。唯九二之惕，号近之矣。《大全》邱建安曰：以五阳决上一阴，六爻以上阴为主，唯三应上，故曰君子夬六推五，比上，故曰苋陆夬夬，言当夬而又决，不可系累于阴也。

象曰：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

释卦名义，而赞其德。

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

此释卦辞，柔乘五刚。以卦体言，谓以一小人加于众君子之上，是其罪也。刚长乃终，谓一变则为纯乾也。

【夬象】乾下兑上，五阳进，决一阴，如摧枯拉朽，去之决也，故为夬。然虽有其势，亦不可不尽其道。占者决之之术，何如？必也暴扬其恶，使小人之罪，明则去之，有词而有以服其心，且尽诚号呼，使君子之类合，则我之势盛，而有以夺其气。犹恐防之疏而操心危惧有厉焉。而小人无所容处，犹恐伺之密而反身自治告命，自其私邑焉。而小人无所借口。夫五阳强盛之时，威武其素有也。又须有深沉之思，不可专用威武以胜之，以彼必去之势，加吾万全之谋，然后阴可立决，无往不利矣。

《大全》胡云峰曰：夬以五阳去一阴，亦易易耳。而彖为危惧警戒之词不一。盖一阴虽微。蔓或可滋，穷或为寇。君子固无时不戒惧，尤不可于小人道衰之时，忘戒惧也。《蒙引》扬，庭声，彼之罪也。孚号，集己之力也。有厉，彼罪虽著，吾力虽齐，犹未可便以为必能决之也。扬庭孚号，治小人也。告自邑，先自治也。不利即戎疾之已甚，则取反噬之虞也。

【彖传】卦名夬者，决去之义也。卦体以五刚决一柔，在世道，以众君子去一小人，其去之也决矣，故为夬。然卦体固有易决之势，而卦



德又有善决之理，乾健而刚毅，自持兑悦而从容以待，唯其健而且悦也。不绥治以失其机，亦不轻动以激其变，决之何其和耶？

《蒙引》健而悦以卦德言，决而和以事言，唯健而悦则决而和矣。

《存疑》健而悦以卦德言，而人事在其中，夬而和是赞美之词，决字指卦名，和字通指健说。周子曰：和也者，中节也。

【二节】词：扬于王庭者，卦体以一柔乘五刚，以小人加众君子之上，所当暴扬其蔽贤窃位之罪，正其当决者也。既曰孚号，君子之多既集而又必危厉者，盖小人艰险莫测，必危厉处之，而谋出万全，斯决无不胜。而君子之道为有光也。既告自邑，君子之身既正而不利，即戎者，盖专尚威武，则无以服其心，且以激其变自取困穷也。曰利有攸往者，此卦五刚一柔，刚复长去则柔尽去，而为纯乾，朝端皆秉道之贤，攸往所以利也。

《蒙引》知复之利往，由于刚长，刚知夬之利往，由于刚长，乃终不可专认刚长，乃终为利往矣。《存疑》其危乃光，危者使平也。解有厉意，孚号带言。

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泽上于天，溃决之势也。施禄及下，溃决之意也。居德则忌，未详。

【象传】雨泽之气，上积于天，其势必下沛而为雨，夬之象也。君子体之，其必禄予厚君子，乐利偏小人，德之旁达，以及万民，犹泽之溃决，以及万物焉。若居其德惠，而不流及于下，则非溃决之意矣，故忌。

《大全》李隆山曰：居者，积而不流之谓。《蒙引》谓君子既施禄及下矣，不可以为我之德而自居也。亦一说。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前犹进也。当决之时，居下任壮，不胜宜矣，故其象占如此。

【初九】当决之时，志锐于决者，然居下无可决之势，任壮无审决之术，而愤愤以一次为快，有壮于前趾之象，以是而往，计浅谋疏，必不能胜，不足哀其志之不就，直当咎其事之不臧其咎也，乃自为耳，可勿成乎？

象曰：不胜而往，咎也。

【初象】初之往不胜，岂待往而后知，为不胜哉？居下任，壮其势

不可胜也。挟不胜之道而往，直是可咎，知时识势，君子所尚，咎谁诿乎？

《大全》杨诚斋曰：胜在往，先者胜，往在胜，先者负，况不胜在往先者乎？故周公言往不胜，而孔子断之曰：不胜而往咎也。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九二当决之时，刚而居柔，又得中道，故能忧惕号呼，以自戒备，而莫夜有戎，亦可无患也。

【九二】当决之时，刚而居柔，又得中道，是不任纯刚而能斟酌事宜也。故知小人难以力制为之忧惧，惧则谋深。又知小人难以独制，为之呼号，号则类聚戒备。如是则凡祸之显而易见者，固不足制矣。即或变起不虞，像暮夜有戎，心惧事惧，防御有道，亦不必恤倾危之患矣。

《集解》此即所谓健而说，决而和者。《演义》即其危乃光意。但彼以决小人言，此以防小人言。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二象】凡自防之疏者，良由中道之有疚，遇变而不能酌其宜耳。二得中道，不任壮而能惕能号，有戎亦可勿恤也。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頄，颧也。九三当夬之时，以刚而遇乎中，是欲决小人，而刚壮见于面目也。如是则有凶道矣。然在众阳之中，独与上六为应，若能果决，其决不系私爱，则虽合于上六，如独行遇雨，至于若濡而为君子所愠，然终必能决去小人而无所咎也。温峤之于王敦其事，类此。

【九三】当决之时，则势足以恃，以刚，则资足以挺过，中则用刚又不得其当，其决小人也，知决而不知和。刚壮见于面目，有壮于頄之象。夫无深长之思，而徒挺刚忿之气，必有凶矣。要之，君子不必怒气勃勃，顾其本心何如耳。三虽独与上应，而不牵溺爱之私，本心果是要决小人，则虽与之合，如独行遇雨，至于若濡其迹似免，而为君子所愠，然实怀决之之志，必能从容以观变，委曲以成谋，决去小人而无咎，此所以贵于决而和也。

《大全》胡云峰曰：頄以九三，本爻取象，雨濡连上六应爻取象。

《存疑》九三性体之刚，能果决，其决而不牵于私者也，但决之过于暴耳。圣人以其过于暴，故为之危。曰：壮之頄凶，以其不牵私爱，故为



之谋曰：君子夬夬，若濡有愠无咎，正教以善处之术也。

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

【三象】三曰君子夬夬者，能不显其迹，而刚决于心，始虽若濡有愠，终必决去而无咎。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以阳居阴，不中不正，居则不安，行则不进，若不与众阳竞进，而安出其后，则可以亡其悔。然当决之时，志在上进，必不能也。占者闻言而信，则转凶而吉矣。牵羊者，当其前则不进，纵之使前而随其后，则可以行矣。

【九四】以阳居阴，不中不正，故其心不能自静，必与众阳竞进而为臀无肤，居则不安也。其才不足有为，虽与众阳竞进而不能遂其进，为其行次且，行则不进也，悔可知矣。由其不知牵羊之术耳。若能让众君子居前，而已随其后，则能遂其进而悔亡。然以四如是之性，行当如是之时，势虽闻牵羊之言，而必不见信也。其悔胡得亡乎？

《蒙引》无肤次且，危之为词，为其不知牵羊之术也。牵羊悔亡，教之之词，转危为安之道也。而又曰闻言不信者，乃所以激励之，使必信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

【四象】其行何以次且？由以阳居阴而不中正，才德不足以遂其进也。是宜从牵羊之言矣，又不能信者。居柔则暗，而聪不明，虽闻善言而不信，亦以才德不足，而好进之心胜也。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苋陆，今马齿苋，感阴气之多者。九五当决之时，为决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阴，如苋陆然。若决而决之，而又不为遇暴，合于中行则无咎矣。戒占者当如是也。

【九五】五切近上六，既与之比，不免为其所深入，故有苋陆感阴气多之象。其势似难于决者，然为决之主。其义不可不决，而五为阳爻，又庶几其能决者。故圣人教之曰：占者若能毅然割断，决而决之，而不牵私爱，且其决之又不为过暴激变而合于中行，是殆所谓决而和者，则小人可去而无咎。

《存疑》夬夬，志之坚也，中行，事之善也。不壮于趾，不壮于

頤，中行之理也。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程传》备矣。传曰：卦辞言夬夬，则于中行为无咎矣。像复主，其义云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诚，乃能极中正之道，而充实光辉。吾心有所比，以义之不可而决之，虽行于外，不失中正之义，可以无咎，然于中道未得为光大也。盖人心一有所欲，则离道矣。夫子于此，示人之意深矣。

**【五象】**九五夬夬而合于中行，固可无咎，然心有所比，制于义之不可，而去之未必能脱然无所系恋，其于中道，未为光大也。

《存疑》此夫子诤心之论，宋神宗以人言罢安石，是中未光也，故不久复用。

**上六：无号，终有凶。**

阴柔小人，居穷极之时，党类已尽，无所号呼，终必有凶也。占者有君子之德，则其敌当之，不然，反是。

**【上六】**上居夬极，小人之党已尽，无所呼号以求助，必为所决而不能独存，不亦凶乎？

**象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

**【上象】**上曰无号之凶，以一阴在上，终必为阳所决而不可长（常）居其位，所以凶也。

## 巽下乾上

**姤：女壮，勿用取女。**

姤，遇也。决尽则为纯乾，四月之卦。至姤，然后一阴可见，而为五月之卦，以其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为遇。遇已非正，又一阴而遇五阳，则女德不贞，而壮之甚也。取以自配，必害乎阳，故其象占如此。

**【姤卦全旨】**《大全》圣人于一阳始生之卦，名曰复者，固有而今复来，幸之之词也。于一阴始生之卦，名曰姤者，不期其来而忽来，骇之之词也。以初六一爻为主，当姤之时，小人固不可使进，既戒初六之



不可任为君子计，亦不可无以畜小人名，爻又言所以包制之道。二遇初而当预以制之，尽人事也。五遇初而当静以制之，俟天运也。三上虽属吝而无咎，以阴不相遇，不与其进也。若四之视初，初其民也，小人可远而民不可远也。

象曰：姤，遇也，柔遇刚也。

释卦名。

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

释卦辞。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以卦体言。

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指九五。

姤之时义，大矣哉。

几微之际，圣人所谨。

【姤象】自五阳决一阴，决尽则为纯乾，而一阴忽生于积阳之下，如不期而遇者，故为姤。词遇不期而遇，以女子言，是非六礼所聘，故为不正，况又以一阴而遇五阳，则女德不贞而壮之甚也。故象为女壮，若是而以自配，必害乎阳，一则害身，二则害名，故其占为勿用取女。

《大全》邵子曰：复次剥明，治生于乱乎？姤次夬明，乱生于治乎？朱子曰：不是说阴渐长为女壮，乃是一阴遇五阳。《蒙引》不是说也（？）气体之壮，只是以其遇五阳而言其不贞耳。《本义》云：女德不贞而壮之甚，分明只以不贞为壮。

【彖传】卦名姤者，不期而遇之义也。卦体一阴遇五阳，当君子满朝而小人潜进于下，卒然出于意料之外，故名姤。

《蒙引》前《本义》不期而遇，主阳遇阴，此云柔遇刚，主阴遇阳，乃《本义》以一阴而遇五阳意，盖为下文“勿用取女，不可与长”而设也。

【二节】卦曰勿用取女者，取女将与成家，为长久之计，故曰夫妇之道，不可不久也。此卦之象为女壮，取以自配，必害乎阳，何可长久，故勿用也。

《蒙引》卦词及彖传女壮勿用取女，全只就取女一事言人事之占，

初无戒，五阳以勿轻一阴之微之意，诚齐之说太深，只举勿用取女解之，头头便是女壮了。

【三节】然论阴阳淑慝之分，则遇不可有。论阴阳相须之机，遇又不可无。卦体以阴遇阳，则天气下降以交于地，地气上升以交于天。天地相遇，资始资生，形形色色，咸章著而不可掩，此天地以遇而成化也。

《蒙引》天地相遇是又别作一样看。以阴阳相遇，上取不重一，与五上。

【四节】又以卦体言之，九为刚，五在上体之中，以阳居阳为正。在人事，则是圣人在天子之位，由是礼乐刑政四达不悖，天下同轨同又同伦矣。其道大行于天下，此圣人以遇而成治也。

《蒙引》刚是德中，正是位刚，是就其身所具言；道大行，自其行于天下者言。《存疑》姤本不是好卦，天地相遇，刚遇中正，是就不好中取个好处说，与睽《彖传》天地睽而其事同同看。

【五节】然卦之所以为姤，实以一阴始生，若无足虑，其端甚微，其势必盛，乃邪正消长之几，可虑者大也。姤之时义，一亦大哉？

《大全》胡云峰曰：非替遇之大也，一阴之生虽微，可虑者大也。《本义》圣人指孔子，正圣人欲君子急为之言，非以圣人所谨见其大也。

象曰：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

【象传】风行天下，无物不遇，姤之象也。人君之于民，势甚相悬，本无相遇之理，于焉以所因所革者，施之命令以告四方，则德政及天下而无一人之不遇矣。命与民相遇，如风与物相遇也。

大生李氏曰：天子曰元后，诸侯曰群后，一国天下皆可言四方。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

柅，所以止车，以金为之，其刚可知，一阴始生，静正则吉，往进则凶，故以二义戒小人，使不害于君子，则有吉而无凶，然其势不可止也。故以羸豕蹢躅晓君子，使深为之备云。

【初六】初六一阴方微，其终必盛。有自止，则利；不止，则祸之机。或周公为之戒曰：若能坚于自止而不进，以害于阳，如击其车以金柅，然如是而正则吉，若有攸往，以害乎阳，便失所处之正而凶。然初





阴在下而方进势必猖狂，如羸弱之豕比蹢躅，跳跃而进，剥床之灾，君子宜深为之备也。

《大全》胡云峰曰：一阴能自击于五阳之下而不进，是之谓静正而吉也。动而静则见凶矣，一动一静分而为一吉一凶之占，使小人自释焉。又以一阴虽微而至于盛，特设羸豕蹢躅之象，使君子深自备焉。

《象》总一卦而言，则以一阴而当五阳，故于女为壮，爻指此一画而言，五阳之下，一阴甚微，故于豕为羸，壮可畏也，羸不可忽也。《蒙引》圣人欲其自止则曰金柅，言必坚于自止，勉之之词，欲其勿进也。则曰攸往见凶言，立见其凶危之词也。

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

牵，进也，以其进，故止之。

【初象】系于金柅者，以一阴始生，柔道方进，故圣人戒其自止而不进也。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鱼，阴物。二与初遇，为包有鱼之象。然制之在己，故犹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遇于众，则其为害广矣。故其象占如此。

【九二】初阴爻有鱼象，九二位在其上，犹在吾管辖之中，有包中有鱼之象。当此之时，二犹得而制之，占者若能制之于早，则小人不得肆而象阴邪之害，犹可无咎，若失此不制，则得权用事，贻害众君子不利宾也。

《会通》包有鱼只说有可制之机，制之还在无咎上。

象曰：包有鱼，义不及宾也。

【二象】包有鱼，则制之在我，既有可制之机，义当制之于己，不可使之及宾也，此以制阴之责责君子也。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九三过刚不中，下不遇于初，上无应于上，居则不安，行则不进，故其象占如此。然既无所遇，则无阴邪之伤，故虽危厉，而无大咎也。

【九三】过刚不中，性暴行偏，初非相应之位，而不得遇上，又阳刚之爻而不相应，故居则不安而必欲进，虽欲进而不能，遂有臀无肤，其行次且之象，占者如此，可谓危矣。然凡得于阴者，往往亦失于阴，今既无私遇，则亦可无阴刑之伤，虽危厉而无大咎。

《蒙引》厉字正指无肤，次且言厉字，带下读。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牵也。

【三象】其行次且者，缘上下无遇，是以孤立而行未进也。

《存疑》此与初六相反，初曰柔道，牵言得进也。此曰行未牵，言未得进也。

九四：包无鱼，起凶。

初六正应己，遇于二，而不及于己，故其象占如此。

【九四】初六居下，为四正应，固我之民也。己遇于二，而不及于己，则民心去己而他属，犹包之无鱼，而亡其所有也。人心既离，难将作矣，凶之所自起也。

象曰：无鱼之凶，远民也。

民之去己，犹己远之。

【四象】无鱼之凶，虽民之去己，然未有无故而去者，由己失道以致之，犹己之远之也。

《蒙引》“远民也”三字，夫子极有深意，恐人以包有鱼同看，而以鱼为小人也，故出一民字，以觉人，而爻义自明白。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瓜，阴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溃。杞，高大坚实之木也，五以刚阳中正主卦于上，而下防始生必溃之阴，其象如此。然阴阳迭胜，时运之常，若能含晦章美，静以制之，则可以回造化矣。有陨自天，本无而倏有之象也。

【九五】五以阳刚中正，主卦于上，是德位兼隆之君子，而下防始生必溃之阴，像以高大之杞，包制善溃之瓜，此其志直欲以力胜之矣。然阴阳迭胜，天实为之。占者其必含晦章美，不露声色，徐观其势而为之图，则有以消患于未萌。而阴有时而往，阳有时而复，而有陨自天矣。

《大全》张中溪曰：有陨自天，犹硕果不食而剥落复生，此言阴阳升降消长循环之理也。《存疑》九五不主君位说，为含章；有陨自天说，不去，岂有为君而不能胜小人者耶？《蒙引》谓是众君子之领袖，有陨自天，不期之词。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



【五象】九五含章，缘有中正之德，故用意周密才华不露，以静制之也。有陨自天者，盖唯含章，则一念默主不敢昧于其常，而与之力争亦不委于其常，而安于不为，以挽回乎天命，此志无息，舍放所以能回天也。

《大全》吴临川曰：志不舍命，词意与远民相似。民之远君，由君使其民之远也。故不曰民远而曰远民，天命之不违人，由人能使天命之不违也。故不曰命不舍，而曰不舍命也。

《蒙引》中正故能含章，志不舍命即含章也。谓不违乎天命，盖以其为时运之常，故含章静俟之，此正志之能顺命处。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角，刚乎上者也。上九以刚居上而无位，不得其遇，故其象占与九三类。

【上九】刚而无位，骄亢自高，求遇以角者也。安得其遇，占者徒见，乖忤而吝，然亦可无阴邪之伤而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穷吝也。

【上象】上，姤其角而吝者，言其高亢居上，穷于所遇，宜有吝也。

## ䷁ 坤下兑上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聚也。坤顺兑说，九五刚中而二应之，又为泽上于地万物萃聚之象，故为萃。亨字，衍文。王假有庙，言王者可以至于宗庙之中，王者卜祭之吉占也。祭义曰：公假于太庙是也。庙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己之精神，则可以至于庙而承祖考也。物既聚则必见大人，而后可以得亨。然又必利于正，所聚不正，则亦不能亨也。大牲必聚，而后有聚则可以有所往，皆占吉而有戒之辞。

【萃卦全旨】萃之六爻，初隔二阴而萃非正应，故勉以固守之节。二阳一阴而萃于正应，故示以同类之公，四以大臣得上下之萃，必尽道

以殚厥职，五以大君萃天下之涣，必修德以服众心，若三无与萃而转处于上，上莫与萃而忧惕于心，危者使平，皆可以无咎也。

彖曰：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

以卦德卦体释卦名义。

王假有庙，致孝亨也。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

释卦辞。

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极言其理而赞之。

【萃彖】坤下兑上，观卦德卦体卦象，具有萃聚之义，故为萃。以萃之义言之，萃则精神既聚，斯可至于宗庙。使既散之气召之复含以聚祖考之精神，萃之道也。萃则万物既聚，必得有德位之大人以治之，使不齐之众，咸归一人，以统一天下，而得亨，萃之通也。萃，则聚非苟合，大人以正光天下，天下必以正含大人，又萃之道也。萃则百物既聚时，丰不可以畜，故诸般祭品，皆在所厚，必用大牲，吉者，萃之道也。萃则财力丰足，凡兴工举事，自无不集，利有攸往者，萃之道也。此处萃之时，当如此占之吉也。然必萃而后如此，戒占之意也。

《大全》朱子曰：彖辞散漫，说是圣人观象即节地看见许多道理，看到这里，见有这个象，便说出这一句来，又看见那个象，又说出那一个理来。《蒙引》卦词都从聚之一字生。《本义》物聚所该曰广，如有事于学术，以见大人，正其学，有事于功业，以见大人展其志，又必利于正者，如闻见不正，虽见大人而取正之具，已非学术不正，虽见大人，而致用之术已疏，亦安得亨？利贞、利见，只是一事。观《彖传》合解可见。

【彖传】卦名萃者，相聚之义也。卦德坤顺兑悦，我顺而从乎彼，彼悦而乐乎我，彼此之情聚也。卦体九五刚中诚实，而下交六二柔中诚实而上应，上下之情聚也。则相聚而不相睽也，故聚也。

《因指》下顺以从君，而上悦以先民，则君与民聚，君以刚中下士，而士以虚中上应，则君与臣聚。

【二节】词曰王假有庙者，言上者聚己精神于未祭之先于以至其庙中，行其祭祀之礼，以致其孝思于献享也。曰利见大人而亨者，或立德



而取资于师友，或立功而取资于君上，由其聚以正，而亨可得也。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者，一顺乎天命耳。天命者，天理自然，时而已矣。礼随时丰，功以时建，皆天命宜然，所以吉而利也。

《存疑》致孝享是补卦辞意，聚己之精神，尚在孝享前。

【三节】夫观卦而萃，和上下矣。观词而萃，洽神人矣。岂唯是哉？阳唱阴和，天地亦此萃也。声应气求，万物亦此萃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存疑》此拆开说，与上文不相蒙。观其所感，观其所恒，皆同，决不可牵强上文。

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除者，修而聚之之谓。

【象传】泽上于地，津润敷于地上发荣滋长之象，万物之聚也，故为萃。君子以为众聚则争，物聚则乱，不虞之患，所不能免也。故必修治戎器，藏之武库，以戒备夫内难外患之不虞者，制治保邦，以保萃于无己也。

《蒙引》凡有生气之流行而在地上者，皆泽也，即庶物也，非谓庶物之润泽也。如所谓齐乎巽，相见乎离者也，故为万物萃聚之象。若以小注泽上于地，而不由地中行，是水势横决四出有散之象，《本义》万物二字又怎生说得？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初六上应九四而隔于二阴，当萃之时，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终，志乱而妄聚也。若呼号正应，则众以为笑，但勿恤而往，从正应则无咎矣。戒占者当如是也。

【初六】初四正应，本有相孚之义。而隔于二阴，初六阴爻又居阳位，不正，以是当萃之时，急于求萃不能自守以待而萃于四，乃乱而感其心志，乃萃而从于二阴，岂非有咎？占者如呼号正应，而求与之萃在二阴，小人一握之众，必笑其舍近就远。然而号者正也，其唯勿恤以往，从正应可以无咎，以能得所聚之正也。

《蒙引》有孚、不终二句，正以其恤众笑而苟且与比者聚也，勿恤往则其孚有终而无志乱，妄聚之失矣。初六是已妄聚者了。下四句是圣人为反正之术，以戒占者耳。

象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

【初象】初曰乃乱乃萃者，初远四而为二阴所惑，其志不能自守而为之乱；而不知上应之正，此所以妄聚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应五而杂于二阴之间，必牵引以萃，乃吉而无咎。又二中正柔顺，虚中以上应九五，刚健中正，诚实而下交，故卜祭者有其孚，诚则虽薄物亦可以祭矣。

【六二】二应五而杂于二阴之间，是五乃其所事之君，二阴则其同类之友，易为所溺，不无徇私背公之失。为一之计，必忠诚笃，牵引二阴以萃于五。庶无背公植党之迹，于义，吉；于理，无咎。又卜祭者若有孚信，口（亦？）一亦二之虚中上应，则至诚感神，虽用薄物以祭，神自来享，如九五之下交六二也。

《蒙引》引吉无咎，对应爻而连此爻言，孚乃句专对应爻言，不可牵强合说。下句只是卜祭之吉，占引吉无咎，以爻位言。孚乃句兼以爻德言。禴，夏祭以声为主。夏，阳盛其主声乐者，盖声厉阳气。夏，阳盛之气发于外，故祭象之主，乐《周礼》。春，初生未有以享，故曰以祠。夏，阳盛，以乐为主，故曰以禴。秋，物成可尝，故曰尝。冬，庶物众多，故曰以烝。《大全》朱氏曰：祭以声为主，祭之薄也。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

【二象】二曰引吉无咎，正以其有虚中之德，未至改变，故能牵引以萃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六三阴柔不中不正，上无应与，欲求萃于近而不得，故嗟如而无所利。唯往从于上，可以无咎，然不得其萃，困，然后往复得。阴极无位之爻，亦小可羞矣。戒占者当近舍不正之强援，而远结正应之穷交，则无咎也。

【六三】无德无应，见二四比近，往而求萃，既无生平之交，又无可取之善，虽求萃而不与之，故徒嗟如而无所利。然三之与上，彼此俱六，虽无相遇之机，而位居相应，实有当萃之分。为三之计，唯往从于上，可得其萃而无咎，然不得其萃，困然后往，仅与阴极无位者相从，亦不足以相资而伸其志，故小羞吝。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三象】三曰往无咎者，果何往哉？盖知上有相应之分，而上往而巽从之，所以得萃而无咎也。

九四：大吉，无咎。

上比九五，下比众阴，得其萃矣。然以阳居阴不正，故戒占者必大吉，然后得无咎也。

【九四】当萃之时，上比九五，下比众阴，得萃于上下。然以阳居阴不正，是以不正而得君民之萃者，则有咎也。戒居位得占者，必积诚以动上意，而非容悦仁义以结主，知而非功利，则所萃于上者大吉矣。以义使下，因违道以于誉，以惠养下，因徇私以市恩，则所以萃于下者，大吉矣。斯得所萃之道而无咎。

《程传》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盖亦有焉。如齐之陈恒，鲁之季氏是也。

《蒙引》大吉，他爻以效言此爻以理言，萃于上下者，一出于正而大吉，有得无咎，正字最重。缘九四不正了，故《象传》曰位不当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

【四象】四必大吉而无咎者，正以阳居阴，所处之位不当，而事上使下，有未必正，故戒之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九五刚阳中正，当萃之时而居尊，固无咎矣。若有未信，则亦修其元永贞之德，而悔亡矣。戒占者当如是也。

【九五】以阳刚中正之德，当民聚之时，居大君之位，德称其位则动而民悦，言而民信，行而民敬，可以无咎，设若居此位得此占者，而人犹未信，则当反己自修，使吾元善之德无间，而永无杂而贞，匪孚之悔亡矣。

《蒙引》九五萃有位无咎，是从阳刚中正来，犹《师》九三，在《师》中吉是从有刚中之德来，其义已在九二、九五字内也。非以萃有位为得无咎，在《师》中为当得吉也。萃有位无咎，是已有元永贞之德，而人信之者。元永贞之德，即所谓阳刚中正也。此为占者设戒，在九五未见匪孚处。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未光谓匪孚。

【五象】五虽萃有位矣，然必万邦作孚，志始光大，而犹有匪孚，其志岂能歉然无憾乎？可不增修己德以致之哉？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

处萃之终，阴柔无位，求萃不得，故戒占者必如是，而后可以无咎也。

【上六】上居萃极将散而阴柔无德，居上无位，孤立无助，人莫之与，可惧甚矣。占者诚能忧惧之至，赍咨而嗟，息涕洟而悲泣，则危者可平而无咎。

《蒙引》自目曰涕，自鼻曰洟，无咎难说，终得所萃。

象曰：赍咨涕洟，未安上也。

【上象】上当赍咨涕洟者，以处萃之上，求萃不得，岌岌乎未安于上故也，苟不知危，无以获安也。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进而上也。卦自《解》来，柔上居四，内巽外顺，九二刚中，而五应之，是以其占如此，南征前进也。

【升卦全旨】卦名升者，柔以时，升有可进之时，内巽外顺，有可进之德。刚中而应，有可进之势。而升之道见矣。初六得升之助，故有允升之吉。九三备升之善，故如虚邑之升，九二刚中而应，故有用钊之利，而诚意升于君。六四柔以时升，故有岐山之享，而诚意升于神。六五居君之位，必贞以修德，而后治道允升，上六居升之极，必以之进德而后功业可升。

象曰：柔以时升。

以卦变释卦名。

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

以卦德卦体释卦辞。

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志行也。





【升象】巽下坤上，以卦变观之，具有进而上升之义，故为升。词谓升变，既有升义，且卦德卦体，其德其势，皆利于升，其占当得元亨。元亨何如？用见大人，升也，则可以接其道德之光而勿忧其不见，受乃元亨也。向前南进，升也，则得以遂其乘时之志而吉，于是乎可得亦元亨也。

《存疑》见大人，泛说如《讼》者见之而获，伸、蹇者见之而获，济、萃者见之而得亨是也。南征吉，只就仕进一亨说，只是其志得行。

《蒙引》元亨统言之也用见云云，申言其事也。

《彖传》卦名升者，卦变自《解》而来，柔本居三，今进而上居于四，是以阴居阴柔，以时升也。柔进得位，如柔懿之人，以时进而居位，故名升。

【二节】词曰元亨者，夫人之升既有其时，又必度身度君而后进。卦德内巽则内极深研几以酌乎事理，外顺则因时循理不失乎时宜，是德之利于进也。卦体九二刚中，则才德之茂，有可升之具，九五之应，则汲引有人，有可升之机，是势之利于进也。故得遂其升而大亨。

《蒙引》巽顺刚应，要做一个人说，虽德体并例，实一串说。

【三节】曰用见大人，勿恤，盖言有德有势而所如自合得遂，所图为有福庆也。曰南征者，盖言有德有势，而仕进得遂其愿，平生之志行也。是皆所谓元亨而得于巽顺刚应也。

《存疑》见大人得遂其所图，便是福庆。南征得遂其仕进，便是志行。《蒙引》古人相见之余，有鱼水之欢，不为庆乎？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王肃本顺作慎，今按他著引此亦多作慎，意尤明白，盖古字通用也。说见上篇《家》卦。

【象传】地中生木，根深未茂，自萌芽而拱把，自拱把而合抱于霄，自下而高，升之象也。君子以为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不能不坏乎气稟物欲，要在于慎之而已。而其慎之也，自其微小而积累之，必念念谨密，敬以直内，事事谨审，义以方外，而至于高明广大，则具众理而应万事者，复全于我矣。

《程传》善不积，不足以成名，学业之充实，道德之崇高，皆由积累而至。积小所以成高大，升之义也。《蒙引》地中生木，取巽居于坤

之下而言，不可说成地上生木。慎德工夫，全在积小上。只是不忽近小，步步靠实，只管积渐进将去，所谓崇德也。《存疑》积小以高大，俱在顺德内，非是顺德又从而积小以高大也。曾子于圣人用处随事精察，力行至于一贯，积小以高大也。自洒扫应对，到圣人事，亦积小以高大也。

初六，允升，大吉。

初以柔顺居下，巽之主也。当升之时，巽于二阳，占者如之，则信能升而大吉矣。

【初六】初以柔顺之德，又居下，为巽之主，当升时，而巽于二阳，援引得人，有巽顺之德，则有可升之具，巽于二阳而得其助，则有可升之机，其占信能升而大吉也。

《蒙引》据初六之才，似不能升。以当升时，而能从阳也。故二阳挈之而援茅连茹，其升必矣。允升就是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初象】初阴在下而无应，本不能升，乃允升大吉者，当升时，上之二阳，或以刚中而见孚于君，或以刚正而进临于上，志皆上进，而初能巽于二阳，上与之合志，是以相汲引而升不难也。

九二：孚乃和用约，无咎。

义见萃卦。

【九二】二以刚中诚实而上交，而致六五柔顺虚中而下应，至诚感神之象也。占者若有孚信如九二之诚实，以上交焉，则虽用约以祭神，亦享之，犹六五之虚中以下应而利，且无诚不足以享神之咎。

《大全》张中溪曰：萃六二以中虚为孚，而与九五应。升九二以中实为孚，而与六五应。其孚则一，孚则虽用约而亦利。《象》言刚中而应，指此爻也。《蒙引》此卦六爻俱要见升意，此爻诚实以上交，亦升也。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二象】刚中上应，则其孚为本至诚而得神之享，实受其福，有喜。

《蒙引》一说九二诚实以上交，六五虚中以下应正主升位，言利用约，特一事之占耳。



### 九三：升虚邑。

阳实阴虚而坤有国邑之象，九三以阳刚，当升时而进临于坤，故其象占如此。

【九三】阳刚则有可进之德，当升时，又有可进之机，而进临于坤，又荡无阻滞，可以大行其志，升虚邑之象也。

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三象】三之若象虚邑然者，由三以阳刚之才，而当升时，又进临于坤，既非短于才而见沮，又非尼于时而不通，故得遂其进而无所阻碍也。

《大全》胡云峰曰：阳一故实，阴二故虚。九三进临坤阴，如入无人之邑。其升如此之易者，刚正故也。《存疑》无所疑是解升虚邑意。

### 六四：王用享于岐山，吉无咎。

义见随卦。

【六四】以柔居柔，柔顺之至，诚意之极，而当升时，是积其诚意以升者也，可通神明。王者占此若用之享于岐山，则神必享之而吉，又何浚漫之咎与？

《大全》朱子曰：人积诚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义。

象曰：王用享于岐山，顺事也。

以顺而升，登祭于山之象。

【四象】六四，王者，可用享于岐山者，果何取哉？六四以柔顺之至，当升之时，以顺而升，即积诚意以通神明之义，登祭于岐山之象也。

《存疑》顺事，言以顺有事也。

### 六五：贞吉升阶。

以阴居阳，当升而居尊位，必能正固，则可以得吉而升阶矣。阶，升之易者。

【六五】以阴居阳位，有不正之嫌。当升时而居尊位，则治道未必其能升者，故因爻设戒，谓占者必能于正而固守之，出入起居，罔或不钦，本诸身者，无不正焉。发号施令，罔或不臧，敷于治者，罔不正焉，则君德新而治道进，其吉也，如升阶之易矣。

《存疑》此爻《蒙引》、《通典》俱说人君升居尊位，盖五，君位，

已是升居君位者，何待贞正而后能升其云贞吉？升阶者，是言治道之升耳。《书》曰：治道允升于大猷，此之谓也。

象曰：贞吉升阶，大得志也。

【五象】王者以致治为志，五贞吉，升阶本纯三之化大无为之治，人君之得志，可知矣。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以阴居升极，昏冥不已者也。占者遇此，无适而利，但可反其不已于外之心，施之于不息之正而已。

【上六】上居升极，乃以阴居之志在于升，沉酣于势利而不知止，昏迷不已，象为冥升。占者遇此，何所利哉？若反其不已于外之心，施之于真正之德，终日乾乾，自强不息，如上六不已之心，用之于此，则为利也。

《大全》胡云峰曰：豫上六，冥豫，戒以成有渝，豫上震，震动也。欲动其悔过之心，变其豫不为豫也。升上六，冥升戒以利不息之贞。升上坤，坤顺也。欲顺其不已于进之心，移于不息之正也。《蒙引》冥升是据上六才质言也，下句是为占者设一变化之术，冥升要见他升字分明，要说出不已意，和于不息之贞，则见冥升之不利。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上象】冥升不已，贪得无厌，如此唯有消损而已，不复有所富益也。

## 坎下兑上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困者，穷而不能自振之义。坎刚为兑柔所掩，九二为二阴所掩，四、五为上六所掩，所以为困，坎险兑说，处险而说，是身虽困而道则亨也。二五刚中又有大人之象，占者处困能亨，则得其正矣。非大人，其孰能之？故曰贞，又曰大人者，明不正之小人不能当也。有言不信，又戒以当务晦默，不可尚口，益取困穷。

【困卦全旨】《折衷》处困之道，内明外晦，尽之困而不失其所



亨，其唯刚中九二。刚中虽处困，而终可以无咎。九五刚中虽剝削，而终足以受福，刚中而不失其贞，斯为大人之吉也。

彖曰：困，刚掩也。

以卦体释卦名。

阴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

以卦德卦体释卦辞。

【困象】坎下兑上之卦，以卦体阳为阴抑，穷而不得振扬，故为困。谓卦德有困亨之义，卦体有大人之象，具处困之道焉。占者诚能守益安命，身在险中，心超险外，处困能亨，所谓素患难，行乎患难，故为得正。然此亨贞岂易能哉？必有守有养之大人，然后能亨而得其正也。吉即亨，无咎即贞也。苟或当困时，欲资口舌以自免，困言以自白，又谁信之？

《大全》胡云峰曰：他卦言亨与贞，不贞则不亨，亨由于贞也。此卦处困，能亨则得其贞，贞由于亨也。《蒙引》有言不信是泛戒人之处困者，非复戒大人也。身困而道亨者，道在我，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不得志独行其道，穷不失义也。亨有在困之时者，如孔子在陈，弦歌不绝，则困之时，便有亨。所谓困亨贞，大人吉者也。有在困之后者，如比干之死，自献于先王，而万世不以为非正命，则困而后亨也，所谓致命遂志也。

【彖传】卦名困者，卦体合二体言，坎刚为兑柔所掩，分六爻言，九二为二阴所掩，四五为上六所掩，皆为小人所掩，不得伸，故为困。

《蒙引》困卦以刚为上。

【二节】词曰：亨者卦德坎险兑悦，虽处拂抑之境，乐天知命，自得其安。此自有所以亨者在也，不以困而失之为困亨也。然困而亨者，其必知明正定之君子能之乎？而君子即大人也。词言处困能贞，必大人然后吉者，以卦体二五皆以刚中有定见而不以利害夺之，有定守而不以始终移之，此大人之象而贞之道也。又曰：有言不信，处困之时，当务晦默，若专尚口，必取穷也。

《大全》赵氏曰：在险而能说，则无人而不自得矣。其于处困也，何有？张南轩曰：唯大人能处困。凡人处之，大则失节，小则忧陨，以

中不刚也。胡云峰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即是贞，困而亨之君子，其即刚贞之大人吉无咎，由于贞，贞由于亨。《蒙引》□□（曰有？）孚属大人者，明大人止是得正者已耳。刚中固是大人之象，然此刚中内便有困亨贞义。刘石芝曰：尚口，释有言。乃穷，释不信。

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水下漏，则泽上枯，故曰泽无水。致命，犹言授命，言持以与人而不之有也，能如是则虽困而亨矣。

【象传】泽以绪（蓄）水，水在潭下，则水漏而潭枯，困之象也。君子以此得处困之正道焉。于凡祸变之来，系于纲常名节为志所欲成者，论是非不论利害，委致命于度外，唯欲成就一个，是以遂吾所欲成之志已焉。吾身受困于一时，而道义常伸于后也，虽困而亨矣。

《大全》朱子曰：点检自己念虑动作，须是合宜，不愧不作，如此而不幸填沟壑丧身殒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个，是处虽委致命而志则自遂，无所回曲。《蒙引》致命未必便都死，只是他已拼一死了。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

臀，物之底也。困于株木，伤而不能安也。初六以阴柔处困之底，居暗之甚，故其象占如此。

【初六】初以阴柔居困底，是当险阻之时，而才不足连用者，初处困底，臀之象也。而阴柔，才不能以自拔伤而不安，有皆困于株本之象，居暗之甚，幽谷之象，而阴柔，才不能以自察，沉陷不返，有入于幽谷，三岁不覿之象，其才与时地，皆不幸者乎？

刘石芝曰：臀，困矣，又曰入于云云，无非甚言其困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初象】初曰入于幽谷者，以阴柔居坎体之下，幽暗之甚，无复明通，振拔之期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困于酒食，厌饫苦恼之意。酒食，人之所欲，然醉饱过宜，则是反为所困矣。朱紱方来，上应之也。九二有刚中之德，以处困时，虽无凶害，而反困于得其所欲之多，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利以享祀，若征行，则非其时，故凶，而于义为无咎也。

【九二】有刚中之德，以处困时，是能济天下之困而居大臣之位



者，其困也，不以凶事，而以好事，百责交萃，独任贤劳，且有刚中之德而上应之相遇，频烦宠锡，方隆有困于酒食，朱紱方来之象，且此刚中有诚实之孚，上应有来格之义，占者用以享祀，神必享之而利时，当处困若欲征行以求济，则凶，而鞠躬尽瘁，务期干济以无负宠任于致命遂志之义，为无咎。

《蒙引》以刚中言，为困于酒食之象，以刚中而应言，为朱紱方来之象。困于酒食，犹带困说，朱紱方来，利用享祀，自刚中而应得来，不复带困说。其象为朱紱方来，其占当为利用享祀。征凶无咎，仍又带困说。《程传》曰：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以行来为义，总是见应于上，为上所相遇，便是《困指》困于酒食二句串讲二有刚中之德，处困时而上应之，是高爵厚禄，方苦于所得，而君复责成之殷也。《存疑》可与《益》六三反对看。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庆也。

【二象】二困于酒食，以有刚中之德，处困时，时艰藉以济，所以有宠任之庆，而受贤劳之困也。

《大全》或问：中有庆也，是如何？朱子曰：他下面有许多好事，盖非以困酒食为庆也。

《存疑》此与《泰》九二《象传》同看，举困于一句，朱紱二句，俱兼举庆指朱紱方来，利用享祀说。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阴柔而不中正，故有此象，而其占则凶，石指四，蒺藜指二，宫谓三，而妻则六也，其义则《系辞》备矣。

【六三】阴柔不中正，才备俱劣，无能处困，若欲推乎四以上进，四之刚犹石之坚，重为所厌而不得进，是困于石也。若欲退倚乎二以自安，二之刚犹蒺藜之多刺而不可据，是据于蒺藜也。上六本居相应之位，犹吾妻也。彼此俱阴，不应，如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也，曰：何如哉？

象曰：据于蒺藜，乘刚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

【三象】据于蒺藜者，以乘九二之刚，勇捍而难倚也。曰入于其宫，不见其妻者，孤立寡助，危亡将至，不祥之甚也。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初六，九四之正应，九四处位不当，不能济物。而初六方困于下，又为九二所隔，故其象如此。然邪不胜正，故其占虽为可吝，而必有终也。金车为九二，象未详。疑坎有轮象也。

【九四】凡才足以济物者，其应有困，吾能致之，使速来为强所侵，吾能制之，使必上四，以刚居柔，才弱不足以济。初六方困于下，未得遽与四合兼，且为九二所隔，刚坚难胜，有来徐徐而困于金车之象。夫徐徐之来，固初实四，无以致之，金车之困，固二实四，无以制之也。占者如是，诚可羞吝。然邪不胜正，终必有合，徐者不终于徐，而困者不终于困，且有终也。

《蒙引》不曰不能来，而曰来徐徐者，豫为下句，有终地也。

象曰：来徐徐，志在下也。虽不当位，有与也。

【四象】虽才不足以拯初，而致其来徐徐，然其志则在于初，而必欲拯之也。唯其志在拯初，故虽处位不当，才不能拯，终得相遇而有与也。

九五：剝削，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剝削者，伤于上下，上下既伤则赤绂无所用而反为困矣。九五当困之时，上为阴掩，下则乘刚，故有此象。然刚中而说体，故能迟久而有说也。占具象中又利祭祀，久当获福。

【九五】当困时，上为阴掩，则蔽于近习而见伤于上，是剝其鼻也。其下乘刚则逼于强臣而见伤于下，是刚其足也。则臣下无所用而反为所制，犹赤绂臣下之服，而反为所困矣。有剝削而困于赤绂之象。然刚中则有善处之术，悦体则有困亨之义，终能制近习，驭强臣，乃能徐久而有说，不终于困也。且刚中有诚实之象，占者能积诚意，以上交鬼神，亦神锡以多福，而利用祭祀也。

《存疑》如崇高莫大乎富贵，本所以荣身也。一受制于权臣，而不能自振，则富贵适足为身累，如汉献之迁于曹操，魏高贵卿公之受制于司马也。《蒙引》剝削困于赤绂，困也。乃徐有悦，则不终于困矣。

象曰：剝削，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五象】五曰剝削者，上下受伤，志困而未得也。困乃徐有悦者，以有中直之德，得善处之道，终必出困也。曰利用祭祀者，以刚中事





神，神必来格福，履之缓久，当自致也。

《存疑》中以心言，直以理言，受福解利字。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有悔征吉。

以阴柔处困极，故有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之象，然物穷则变，故其占曰：若有悔，则可以征而吉矣。

【上六】以阴柔处困极，才弱而遇时之穷，欲动以求解，则拘繫而不得解，欲静以求安，则震撼而不得安，动辄有悔，无所不困也。有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之象，如此则不可征矣。然物穷则变，占者若能咎前之非，发愤自强而有悔，以是而往，困斯亨矣。

《蒙引》动悔者，事可悔也。有悔者，心悔其事而有改也。《程传》葛藟，缠束之物。臲臲，危动之状。

象曰：困于葛藟，未当也。动悔有悔，吉行也。

【上象】上曰困于葛藟，以阴柔处困极，而未当也。因其动辄有悔，而心有悔以改前之为，则易柔靡而刚断，而行为吉行，斯困而亨矣。

##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井者，穴地出水之处。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故为井，改邑不改井，故无丧无得，而往者来者，皆井其井也。汔，几也。繙，纒也。羸，败也。汲井，几至未尽纒而败其瓶，则凶也。其占为事，仍旧无得，丧而又当敬勉，不可几成而败也。

【井卦全旨】《蒙引》井六爻困取井养之义，亦皆以人才言。阳刚为泉，井之体也。上出为功，井之用也。功业本于道德，天下无无体之用也。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

以卦象释卦名义。

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

瓶，是以凶也。

以卦体释卦辞，无丧无得，往来井井，两句意与不改井同。故不复出刚中，以二五而言，未有功而败其瓶，所以凶也。

【井象】巽下坎上，卦象其有井水上行之义，故为井。词以为井体有常而不变，邑可改而之他，而井则不可改，邑可迁，改则有得丧。井不可迁，改则无丧无得，而往者来者皆井其井，井之用也。苟汲水几至亦未尽其绠，于井而羸败其瓶，则水不及物，人不得用，凶何如哉？井之道理如此，占者知井体有常而不迁，犹事理贵守旧而不易，是即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之义也。然法固贵乎由旧，而尤贵乎善终，苟将有成效而不能要成，是即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而凶之义也。

《大全》李隆山曰：自古国邑之建，必先视其泉之所在，是以公刘创京于豳之初，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先卜其井泉之便而后居之也。邱建安曰：改邑三句就井上说。汔至三句，就汲井上说。《蒙引》此于德体象变一无所取。止据井之理言，上一截言其事之仍旧也，下一截言，不能敬以守之，则不能保其旧也。词若两截，意则一贯。《存疑》卦词只就井上说道理，人事在吉外。

【象传】卦名井者，卦象巽木入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是水气乘木而升，出于木末，犹井水本在下，被人汲而上出也。有井象焉。盖井之源深体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足以养物而不穷也。井水之上而养民，犹坎水之上而润物，故巽乎水而上水为井也。

《因指》上是井象，井养而不穷，方着井上说，申赞其功用也。

【二节】词曰改邑不改井者，言守法贵仍其旧也，于卦何取哉？盖凡不刚则无立，过刚则难久，是不能居其所而不变也。卦体二五，以刚居中，刚则有不易之掺，而其守也坚，井则有可久之德，而其守也善，此所以能不变其常也。汔至亦繙井者，循其道而未竟其事，功尚未成也。乃不知敬勉以至几成而败，如汲井者之羸其瓶，则不唯无成功，而且败事多矣，是以凶也。

《存疑》改邑不改井，当就人事上说，不可只就井上说。绳按：未有功，是以凶，一直侧下未有功，不是煞住语，《本义》自明。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力劝相。

木上有水，津润上行，井之象也。劳民者，以君养民，劝相者，使



民相养，皆取井养之义。

**【象传】**木上有水，其津润之上行，犹井水之上行，井之象也。君子即井养不穷之义，以尽养民之道，于焉制田里，教树畜，以恒产慰劳其民，而又勤勉以相助之，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患难相恤，以其类而相养，则上之养民也周，亦犹井之养物而不穷也。

《大全》朱子曰：说者以为木是汲器，则前面却有瓶，瓶自是瓦器，怕只是说水之津润上行，至那木之杪，便是井水上行之象。如曹蒲叶，每晨叶叶皆有水如珠颗，虽藏之密室，亦然，非露水也。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井以阳刚为泉，上出为功，初六以阴居下，故为此象。盖井不泉而泥，则人所不食而禽鸟亦莫之顾矣。

**【初六】**井以阳刚为泉，初六阴柔则不泉，而无济物之德，井以上出为功，初六居下则无位，而无可及物之功，而为人所废弃，如井之污泥而人不之食，非但人不之食，以此污泥旧废之井，虽禽鸟亦莫之顾也。甚言其人品污下而为人所弃也。

《蒙引》初六阴柔不泉，故为井泥，为旧井，初六居下无功，故为不食，为无禽，分贴则然，然说须贯意。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

言为时所弃。

**【初象】**井泥不食，言其居下而力不上出以及于物也。曰旧井无禽，言其为时所弃，禽鸟亦莫之顾，彼人之身处下流无以养物，而物亦不资之以为养者，不犹是哉？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

九二刚中有泉之象，然上无正应，下比初六，功不上行，故其象如此。

**【九二】**刚中本有泉者，德足以济物，然上无正应，而不得汲引之人，由是下比初六，而不免有所牵系，仅能资助于贫贱之交，而不得遍及于世，故以井言，如井旁穴出之水，但能下注于鲋而不及于物也。以汲井言，如敝坏之瓮，不能上水，而反漏于下也。

《存疑》井谷之泉，仅下射于鲋，无能及人也。鲋是鱼属，吹沫相即曰鲫，相附曰鲋。

象曰：井谷射鲋，无与也。

【二象】井谷射鲋以二，虽有刚中之德，上无正应，以为之援，是以不能成井养之功也。

《大全》吴临川曰：与谓应无应在上，故无提挈之以出者。《存疑》只言上无正应，不兼下比初六。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渫，不停污也。井渫不食而使人心恻，可用汲矣。王明则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并受其福也。九三以阳居阳，在下之上，而未为时用，故其象占如此。

【九三】以阳居阳，德足济物，而未离乎下，如井泉虽洁而不为人之食，故虽行道之人见之，亦以功不上行，泽不及物，实使我心恻焉。曷言平恻之也。其心以为九三所具，可用及物，若井之可用汲矣。而莫有汲之者何耶？汲之者，其王明乎？设有明于知人之王者，举而用之，如汲井以及物焉，则上有功于主，下有功于民，不皆并受其福乎合也？王明之未遇而以有用之末，弃于无用之地，在我宁无伤痛之心乎？人之所以恻之者如此。

《蒙引》我者，行人自我也。在九三忧则违之，本无恻时。他人见之而恻耳。可用汲，带连下王明句，皆恻之之词，王明受福，恻其不为时用而设为此词也。非实词也。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行恻者，行道之人，皆以为恻也。

【三象】井渫而不食，不唯知己兴嗟即行道无干预的人，亦恻其德之不见用也。此未遇王之明者以求之耳。设有求贤之王明，则君民受福，其必然也。不遇明君，能有其志哉？是可恻也。

六四：井甃无咎。

以六居四，虽得其正，然阴柔不泉，则但能修治而无及物之功，故其象为井甃，而占则无咎，占者能自修治，则虽无及物之功，而亦可以无咎矣。

【六四】虽阴柔不泉，则德有余而才不足，只可自守，但能反身修洁不能博济及物，如井之修治，不污而所少者，泉也。是虽未修夫体用之全，而不失为清修之士，无污坏之咎也。

《存疑》以其但能甃治而无及物之功，故其象为井甃。以其虽无及



物之功，而犹能修治，故其占为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四象】井甃无咎者，六四柔顺得正，但能修治其井也。虽无及物之功，亦有成己之美，故无咎。

《存疑》修井是解无咎。

九五：井冽寒泉，食。

冽，洁也。阳刚中正，功及于物，故为此象。占者有其德则契其象也。

【九五】井以冽为贵，泉以寒为前。九五得时得位，阳刚中正则才德兼茂，功自及物。以养道言之，道成于己，而功覆斯民德，修于身而泽被天下，象为井之甘洁而冽，而其体立，而泉之涌出于井者，清冷而寒，足以为人之食，而其用行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五象】五之寒泉，食者，田其阳刚而得中正也。本天德而为王道，所以井养而不穷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收，汲取也。晁氏云：收，辘轳收繙者也，亦通。幕，蔽覆也。有孚谓其出有源而不穷也。井以上出为功，而兑口不掩，故上六虽非阳刚而其象如此，然占者应之，必有孚乃元吉也。

【上六】上居卦上。有上出之功，适当坎口有不掩之义。其出有源，其施不穷，繙至于收而井养之用成，有井为人汲取而无覆蔽之象，是有孚也。是大善而吉之道也。占者若有实德而其施不穷，一如是其有孚焉。则有本之治物，无不济大善之吉也。

《大全》胡云峰曰：六阴柔非泉而有收之象。元吉之占，何哉？他卦之终为极为变，唯井与鼎，终乃成功。孚字例训为信。《本义》曰：有孚谓出有源而不穷，盖其出有源，井之体，应不穷，井之用也。《蒙引》井收勿幕，便是井之有孚处。正文有孚谓人也，有孚带连元吉为句，言君子有实德，而其施不穷，犹井之有泉而其出不穷也。非谓井有孚也。盖上六之井收勿幕，自具有孚之义。此有孚则是圣人恐占者无是德而戒之云耳。以全体言，固上出为功，以上体言，又坎口不掩，即井之有孚，而其养不穷也。人能如是，其有孚则元吉矣。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上象】上之所以得元吉者，以其在上也。盖井以上出为功，在卦之上，是有上出之功，则出有源而济不穷，井道之大成也。

## 离下兑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革，变革也。兑泽在上，离火在下，火然则水干，水决则火灭，中少二女，合为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为革也。变革之初，人未之信，故必巳日而后信，又以其内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悦之气，故其占为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所革皆当，而所革之悔亡也。一有不正，则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

【革卦全旨】败革之道，内文明而外和悦，只此二者尽之矣。凡革而不当，非明也。革而或骤非说也，圣人于革之卦，皆有慎重之意。初无变革之任，以不革为革；二有能革之德，以不轻革为革，三、四有革之任，必有孚而后可革；至于五为革之主，上当革之成，则故者已革，焕然一新，有文可观矣。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以卦象释卦名义，大略与睽相似，然以相违而为睽，相息而为革也。息，灭息也。又为生息之义。灭息而后生息也。

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

以卦德释卦辞。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极言而赞其大也。

【革彖】离下兑上，卦象具有变革之义。故为革，词谓人情乐于因循，惮于更改，革弊于久安之后，人未尽信也。必已革之日而后信之。但贵于革而当耳。卦德具有善革之道，占者若有所革，必文明以灼义理而不苟革，必和悦以顺时势而不骤革。务使所革者可通于天下后世，悉当于天理人情，元亨利贞，如此得去故之义，无变动之害，而悔亡矣。



此已日之所以孚也。

《大全》胡云峰曰：彖并不言悔亡，此独言悔亡者，圣人重革也。

《蒙引》已日乃孚，据理势言曰已日，乃字见革之未易，孚也。亦以革得其正者言，元亨利贞云云。据卦德言，其所革元亨，且利贞也。守常且不可离正，况于变革乎？

【彖传】一节：升多革者，此卦之象，自先天之像物者言之，水上火下，势各相胜而相息。自后天之像人者言之，二女少上中下，志各相戾而不相得，物理人情皆有变革之义，故为革。

《蒙引》水火相息，以二卦合体言。泽中有火，以离在兑下言。

【二节】词曰已日乃孚者，革弊于久安之余，而欲人之随革而随信也。难矣。必更革，至是事成，而人信之明，夫革之未易，孚也。词又曰：元亨利贞，悔亡者，卦德文明则内灼义理，而非妄革和悦则外顺时势，而非强革。故凡所更革，其道大善而可通，且咸正而罔缺，大亨以正也。则所革皆当，而妄革之悔乃亡矣。

《存疑》革而当是《彖传》就卦德上看出，以释悔亡之意。文明二句便是所革之当也。

【三节】取革之义而推，极言之天地之道，气序相嬗，而四时以成，是天地所以成四时者。此革也。不革，则寒，一于寒，暑，一于暑，不可以为造化矣。汤武之圣，商革夏命，周革商命，以顺天心而应人情，是圣人所以顺天应人者，亦此革也。不革则世乱日甚，民困日滋，不可以为世道矣。然而同一时而已矣。时之未至，天地、圣人不能先。时之既至，天地、圣人不能后。革之时，不其大矣哉？

《因指》天地革处，便是四时成。汤武革命处，便是顺天应人。俱非两时事。

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四时之变，革之大者。

【象传】离在兑下，是泽中有火，水能灭火，革之象也。君子思天道民事，关乎四时，乃变革之大者。故治历以明之。设占步之法，立布算之术，以春夏秋冬之时变而纪之于书。使在上者得以敬天而勤民，在下者得以因时而趋事也。

《存疑》治历明时是一串事。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

虽当革时，居初无应，未可为，故为此象。巩，固也。黄，中色；牛，顺物。革所以固物，亦取卦名而义不同也。其占为当坚确固守，而不可以有为。圣人之于变革，其谨如此。

【初九】虽当革时，然居初则不当事任，无应则援引无人，未可辄有所革，唯是安常守分，以时正为中而顺时，而不妄动。固守此中顺之道，犹固物而用黄牛之革者然。

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

【初象】巩用黄牛，岂畏事哉？无势无应，不可以有为而妄革也。

《存疑》是解巩用句之义。《演义》妄革则非中，强革则非顺。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柔顺中正，而为文明之主，有应于上，于是可以革矣。然必巳日然后革之，则征吉而无咎，戒占者犹未可遽变也。

【六二】柔顺则无躁妄之失，中正则无偏陂之病，为文明之主，而有变革之德，有应于上而有变革之势者也。然变革事之大者，必其难其慎详审周密，至于思虑停当，然后革之，则其性革也。在人有乐从之善，在己无纷更之过，吉而无咎矣。

《大全》彖言巳日乃孚，爻言巳日乃革，唯孚，故能革也。《蒙引》巳日乃革，非谓俟巳坏之日方革也，只是令审处得停当，果然是当革，然后革也。巳日，盖革言三就之日也。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二象】二既巳日乃革之，则详审精密可以兴利而除害，而其行也，人信已安，有嘉美之功矣。

《蒙引》行有嘉，解“征吉，无咎也”。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过刚不中，居离之极，躁动于革者也。故其占有征凶贞厉之戒，然其时则当革，故至于革，言三就，则亦有孚而可革也。

【九三】革道病于躁而贵于审，九三过刚而性过于猛，不中而行，过于中，居离之极，火性躁也。躁动于革，不能自审，占者以是而往，则无以孚于人，能无凶乎？虽事在当革，而贞亦不免矫，拂太过而厉，然时固当革，所以凶厉者，特以躁动不审而无以取信于人耳。唯详审精





密，议革之言，至于三次，图谋成就，则事无苟且，未革之时，已得乎人心之信，从而可革矣。

《蒙引》革言三就，有孚，审于革，则可也。征凶贞厉，躁于革，则不可也。九三本躁于革者。爻词尽是戒词。征凶贞厉，正以躁动而无以取信于人也。有孚正与相应，诚以改革之事，出于人情久安之余，最要得人之信，故革六爻多言孚。革言三就，言三番结果成就，审其可为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言已审。

【三象】议革之言，至于三就，则熟思审度，虑无遗策，其事已审，又将何之而不革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以阳居阴，故有悔。然卦已过中，水火之际，乃革之时，而刚柔不偏，又革之用也。是以悔亡，然又必有孚，然后革乃可获吉，明占者有其德而当其时，又必有信乃悔亡，而得吉也。

【九四】以阳居阴，处不当位，所革未免失当，是有悔也。然卦已过中，水火之际，时既在所当革，而刚柔不偏，所以施之革者，又不缓不急，以其德而当其时，措置自无失当之弊而悔亡。然在我，虽所当革，在人或不我信，犹未可革也。其必审慎之至，未革之先，人已见信于我，然后举而革之，则可以消去日之弊，而收来日之功，故吉。

《蒙引》命字与百里之命、自邑告命之命同，谓政事也。改命带吉字读。《存疑》曰日乃孚，孚在革后，有孚改命，吉。孚又在革前，盖于革前预言之，戒以有孚，乃可革也。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四象】改命而吉，缘四，欲革之志上信，其更化善俗下信。其通变宜民，是以得吉也。

《蒙引》信志兼上下，此《程传》及（张）中溪说，据四所处之位，有在其上者，有在其下者。《存疑》即是爻词有孚。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虎，大人之象。变，谓希革而毛毯也。在成人，则自新，新民之极，顺天应人之时也。九五以阳刚中正为革之主，故有此象。占而得

此，则有此应，然亦必自其未占之时，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当之耳。

【九五】阳刚中正，德之盛也，为革之主，则过化存神，举一世而甄陶之。以处常言，则自新，新民之极，黎民于变，时雍也。以处变言，则顺天应，亦之时其命维新也。皇猷帝制，文德武功，翕然以观，犹虎之变，而文章外见也。然岂寻常当所能当哉，必其德之盛。自其未占之时，而人已信之，其为孚也，至矣。乃当足以当此占，而有此应也。

《大全》或问：大人虎交，是就事上变，君子豹变，是就身上变。朱子曰：岂止是事上也。从里面变出来，文王其命维新也。自他自新后，尧克明俊德，然后黎民于变。绳按：此爻《大全》诸说，俱专主革命言，胡云峰云：必如成汤未革夏命，而室家已相庆于来苏之先，乃应此占。不然，汤武之事，未易举也。九五象占虽美之之词，而中实含戒之之意。阍廷瑞曰：乾飞曰龙，革变曰虎，尧舜之揖逊天下，维德之化，故曰龙。汤武之征伐，则有威存焉，故曰虎也。然《蒙引》俱分贴《本义》“自新新民、顺天应人”二项。

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五象】大人虎变者，德盛而人化，风移而俗易，以自新新民者言，则过化存神。以顺天应人者言，则礼明乐备，文何炳著也？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革道已成，君子如豹之变，小人亦革面以听从矣。不可以往而居正，则吉。变革之事非得已者，不可以过，而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也，故占者如之。

【上六】处革之终，革道已成之曰：君子小人无一不在所革之内矣。在君子，则和顺积中，英革发外，如豹之变焉。在小人，中虽未能脱，然无恶，外则勉强为善，以从上之教令，而亦革其面。然革而至此，革已至矣。况以理言，变革之事，非得已不可以过。以爻言，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占者若更有往革，则纷更烦扰而凶，唯静守成业，相安于无事，而居贞殆可永保而吉。

《大全》胡云峰曰：革非得已之事，初未可革，当中顺以自守，上既已革，当静正以自居。《蒙引》虎变指王者言，豹变泛指天下之君子言。虎变，则天下为之一新，豹变只就一身言。《演义》君子小人以德



言，俱指从革之人也。《存疑》上六必当成康之君说，只可责以守成之事，未可责以开创之功也。上六之才不可有行，方说得去。

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上象】君子豹变，鼓舞于文教，而和顺积中，英华发外也。小人革面，咸仰君之所革而趋，令率教以从君也。

《蒙引》文炳之文，昭于天下，礼乐风化之类是也。文蔚之文，止于一身，言动威仪之类也。

## ䷱ 巽下离上

鼎：元吉亨。

鼎，烹饪之器，为卦下阴，为足，二三四阳为腹，五阴为耳，上阳为铉，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离火，而致亨饪，鼎之用也。故其卦为鼎，下巽，巽也。上离为目，而五为耳，有内巽顺而外聪明之象。卦自巽来，阴进居五而下应九二之阳，故其占曰元亨。吉，衍文也。

【鼎卦全旨】业师胡非潜曰：此卦有化物凝物之德，其始也，当去恶，当全美，以裕此德于己。其继也，当行用，当求助，当善调，以施此德于小人。鼎字单以宗庙之鼎言，因目为有天下之号，非是。《大全》杨诚斋曰：承鼎在足，实鼎在腹，行鼎在耳，举鼎在铉。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

以卦体二象释卦名义，因极其大而言之。亨，帝贵诚用饗而已。养贤则饗飧牢礼，当极其盛，故曰大亨。

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

以卦象卦变卦体释卦辞。

【鼎象】巽下离上，观卦之体，而鼎之体以立。观卦象而鼎之用以行，故为鼎。词谓凡人之有为，似难得元亨也。此卦卦象，备能为之德，卦变居可为之位。卦体有共为之人，其占为敷施尽善。而凡其所行，推无不准，感无不应，大善而亨之道也。

《蒙引》鼎卦元亨，不承鼎字而言，为就鼎上道理说，不去，即便

自为古词也。

**【彖传】**卦名鼎者，卦体初阴分植，像鼎之足。三阳中实，像鼎之腹；五阴对峙，像鼎之耳；上阳横贯，像鼎之铉。而鼎之体立，鼎之象也。卦之二象以巽木入离火，而致烹饪，而鼎之用行，故名鼎。是鼎也，祭祀、宾客、烹饪之所必需，圣人享上帝以报功，牺牲之物，必用鼎以烹之，而后可以达其诚。养圣贤以崇德，式燕之具，必用鼎以烹之，而后可以将其敬。大祭大宾，皆资于鼎之用。如此，鼎之为鼎，不其大乎？

**《程传》**圣人二句，极言鼎之用大也。《蒙引》圣人指人君，圣贤指人臣，享上帝者，天下无一物非上帝之所生，亦无一物非圣人之所统，其分相当，其气相属也。养圣贤者，圣人以一身为天下民物之主，而不能周天下民物之务，所谓养贤以及万民也。

**【二节】**词曰：元亨者，德不备者，则其体不立；位不尊者，其势不行。应非刚中，则佐理不得其人，欲求元亨未易也。卦象下巽则心志巽顺，人于义理而不拂。上离为目，而五为耳。耳目聪明，达于事变，而无蔽，有其德矣。卦变自巽而来，柔进居五，以蔽柔之人，居崇高之位，有其位矣。卦体六五得中而应九三之刚，以虚中之德任阳刚之助，有其辅矣。德位兼备，而所应得人，是以所行大善而亨也。

**《蒙引》**巽顺本是卦德，今对上离为目，五阴为耳，则聪明在外为耳目，巽顺在内为心，皆卦象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凝犹至道，不凝之凝，《传》所谓协于上下，以承天休者也。

**【象传】**巽下离上，是木上有火而致烹饪之用，鼎之象也。鼎之器正，然后可以凝其所受之实，己之位正，然后可以凝其所受之命，君子以是思天命，我以位居位而安正端重，则所发必正言，所行必正道，而天命佑之，巩固而不去，是犹鼎之安重，而有以贮其实也。

**《大全》**朱子曰：此言人君临朝也，须端庄安重，一似那鼎相似，安在这里不动，然后可以凝住那天之命。《蒙引》正位者，凡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斋明盛服，非礼不动，皆是当兼表里言。此是体鼎之象，全是安重之意居多，语其极则尧舜笃恭而天下平也。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居鼎之下，鼎趾之象也。上应九四，则颠矣。然当卦初，鼎未有实而旧有否恶之积焉。因其颠而出之，则为利矣。得妾而因得其子，亦由是也。此爻之象如此而其占无咎，盖因败以为功，因贱以致贵也。

【初六】居鼎下，趾之象也。上应九四，趾而向上，则鼎覆而颠矣。然当卦初，鼎未有实，固无所谓覆。公餗之愆而旧日未免有否恶之积，今因颠覆而泻出否恶以致洁，则为利矣。广其象，犹之得妾而非正室，本未善也。于礼亦为颠矣。然旧未有子，因是而得子，是向之贱者，今可以致贵。亦犹鼎之颠而有出否之利也。夫鼎颠趾，败也，出否则为功矣。得妾贱也，得子则致贵矣。占者何咎之有？

《大全》朱子曰：此本是不好的爻，却因祸致福，所谓不幸中之幸，只是偶然如此。《存疑》一爻取两象，一因败为功，如管仲举于中车，孟明胜敌于囚虏之余。一因贱致贵，如韩信举于行阵，陈平拔于亡命。

象曰：鼎颠趾，未悖也。利出否，以从贵也。

鼎而颠趾，悖道也。而因可出否以从贵，则未为悖也。从贵谓应四，亦为取新之意。

【初象】颠趾而鼎覆，似为僨事而悖道矣。而实未为悖也。以其得警戒震动而出否也。而利于出否，以阳贵阴贱，四在上，贵者也。初能去，故而纳新，泻恶而受美，从贵之义也。

《蒙引》所以未悖在下文，此出否要附取新意，出否就纳新也。盖自初本身言，固为颠趾，然因是而得阳刚之应，则又为从贵而取新意。亦一贯。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以刚居中，鼎有实之象也。我仇谓初阴阳相求而非正，则相陷于恶而为仇矣。二能以刚中自守，则初虽近不能以就之，是以其象如此，而其占为如是，则吉也。

【九二】以刚居中，怀才抱德之士，鼎有实之象也。与五正应，不幸密迩初阴，彼将以私相诱，是来仇我，足为我之病者。二唯以刚中自守，不徇淫比。彼虽仇我，自不能亲我，为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之象。占者如是，不失身于匪人，吉之道也。

象曰：鼎有实，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终无尤也。

有实而不慎其所往，则为仇所即，而陷于恶矣。

【二象】二虽如鼎之有实，当以刚中自守，无为仇所即而慎所之也。唯能慎所之，则虽我仇有疾，而终不我即，终何尤乎？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以阳居鼎腹之中，本有美食者也。然以过刚失中，越五应上，又居下之极，为变革之时，故为鼎耳方革而不可举移，虽承上卦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以为人之食，然以阳居阳，为得其正，尚能自守，则阴阳将和而失其悔矣。占者如是，则初虽不利而终得吉也。

【九三】以阳居鼎腹而上承离卦文明之腴，本有雉膏之美，实足以为人食者也。然上得君而道可行，犹鼎耳举移而后美实可食。五为鼎耳，三以过刚失中而越五应上，舍虚中下贤之君，从遁世离群之士。道无由行，膏泽何由下于民乎？又居下之极，将变革之时，犹鼎耳变换，不可举移，而其行湮塞，虽有雉膏之美，不得为人之食之象，其悔可知矣。然以阳居阳得正，刚正之人必非果于忘世而心知君臣之义者，苟以无所逃之义自守，则五必求三，三亦应五，阴阳相求而得相遇，像阴阳和而方雨，而行塞不食之悔可亏也。占者始虽有遇之悔，终当有相遇之吉，而为人所食矣。

《大全》朱子曰：他与五不相应，五是鼎耳，鼎无耳则移动不得，革是换变之义。他在上下之间，是鼎耳变革了，不可举移。虽有雉膏而不食，此是阳爻。阴阳终必和，故有方雨之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义也。

【三象】君臣之义，不可废也。今越五应上，如鼎耳之革，无所取裁，是失其义也。

《存疑》义主于裁制，越五应上，是失其义，不必以不仕无义说。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晁氏曰：形渥，诸本作刑剭，谓重刑也，今从之。九四居上，任重者也。而下应初六之阴，则不胜其任矣。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凶也。

【九四】四爻居上，任天下之重所，宜广求坚才以胜之，而下应于初。初阴，小人才不足以任事，而四用之以败乃公事，罪无所逃矣。故其象犹鼎折其足，以覆公家之餗，而其人当服刑之极重者，然占者用非



其人，身亦难免凶，何如哉？

《蒙引》用人之得失，关国家之休戚，此爻正所谓大臣误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误大臣也。

九四以初六为足，故云鼎实曰餗。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言失信也。

【四象】人臣受任于君，其初之相期约者，俱欲成天下之事，措国家宗社于磐石之固，今用人致误而覆公餗，向者相期许之意如何矣！言负其生平也。

按：此以五用四言，不以四用初言。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

五于象为耳，而有中德，故云黄耳。金，坚刚之物。铉，贯耳以举鼎者也。五虚中以应九二之坚刚，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则利，在贞固而已。或曰金铉以上九而言，更详之。

【六五】五犹鼎之耳，而有虚中之德，其色则黄矣。二犹鼎之铉而有坚刚之才，其质则金矣。

六五虚中以应九二之刚，是执中以居尊，而又虚心以任刚德之贤，有鼎黄耳，而贯以金铉之象。此六五之贞也。占者利于守贞而任贤勿二，则得用人之道也。

《蒙引》利贞者，任贤勿二也。此以占言，若六五虚中应二，自是任贤不二者也。《通典》鼎黄耳、金铉作一句读。

象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

【五象】五之象为鼎黄耳者，黄者中之道，五在中是中，乃其实德也。此所以为黄耳也。

《存疑》此发明所以为黄耳之意，用人而不自用，五之中也。

《临》九五《象传》行中之谓，即此意也。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上于象为铉，而以阳居阴，刚而能温，故有玉铉之象，而其占为大吉，无不利，盖有是德，则如其占也。

【上九】上于鼎象铉而以阳居阴，刚而能柔，是其刚毅之资而出以退逊之心，犹鼎以玉为铉，温润而栗者也。占者如是，所处尽善尽美而

大吉矣。由是内则顺亲，外则信友，上可得君，下可得民，而吉无不利也。

象曰：玉铉在上，刚柔节也。

【上象】上九在上而谓之玉铉者，盖过刚则无以立口（敦？）厚之体，过柔无以起明作之功，皆不足以比德于玉。上九以阳居阴，不偏于刚，亦不偏于柔，是有节也。所以为玉铉也。

《存疑》在上字轻，言在卦之上也。

## ䷲ 震下震上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震，动也。一阳始生于二阴之下，震而动也。其象为雷，其属为长子。震有亨道。震来，当震之来时也。虩虩恐惧，惊顾之貌，震惊百里以雷言。匕所以举鼎实，鬯以秬黍洒和，郁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不丧匕鬯，以长子言也。此卦之占，为能恐惧则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

【震卦全旨】《蒙引》震之六爻，初二与五，则始于惧，终于无惧。三、四与上，则终于惧，其终于无惧者，非以中正，则以阳刚。其终于惧者，非以不中正，则以阴柔。不然，则以刚处柔也。《折衷》初之吉，恐惧以致福者也。

二之七日，得知惧而不失者也。三之无眚，因惧而能改过者也。四之遂泥晏安而不能自震者也。五固有厉而知惧，可以无丧焉。上固征凶而有备，可以无患焉。震亨之义可见矣。

彖曰：震亨。

震有亨道，不待言也。

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

恐致福，恐惧以致福也，则法也。

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

程子以为：迩也下脱不丧匕鬯四字，今从之。出谓继世而主祭也。

或曰出即鬯字之误。





【震象】为卦一阳，始生于二阴之下，震动奋发之象。重之亦然，故为震。在人事为变，故猝至似难得亨，然危者使平，占者有亨道也。

震亨何如？人能于无事之时，此心凛然而惊惧，其震之来也。恐惧惊顾，兢兢而不敢忽，则所以防患者，必有其道矣。但见灾患一至，笑言哑哑，安乐自如而不失其常度，即或临以大可惊惧之事，亦不至失其所主之常，犹长子当主祭之时，虽值乎震惊百里之雷，而诚敬中存，所执之匕鬯，不因之而丧失焉。震之亨者如此。

《大全》朱子曰：言人常似那震，来时兢兢地，便能笑言哑哑，到得震惊百里时也。不丧匕鬯，这个相连做一串说下来。胡云峰曰：《彖》有一句言一事者，萃是也。有数句言一事者，震艮是也。《蒙引》震亨以下数句一意，皆申言震亨之意。若曰唯能惧所当惧，则可以致福。虽甚可惧者，亦不为吾害也。震来兢兢，以心言，谓事可惧而吾惧之也。其震惧之也兢兢，然非震来而后兢兢也。震来只在吾身，自震兢兢，所以壮其震来也。震来之惧，以心言。震惊百里之惧，以事言。震惊百里是以雷言，不是以震字当雷字，不丧者，不惧也。不惧由于能惧。此二句又在震来兢兢之后，学者当会其意，而不可只泥此一事言也。震惊百里，意谓可惧之大者也。不丧匕鬯，意谓不失其常度也。《程传》蝙蝠谓之兢兢，以其周环顾虑不自宁也。

【彖传】卦名震而词曰亨者，天下之事主于吾人之心，今既震惧，则自可以无惧而亨可知也。

《存疑》此不释卦名，又一例也。

【二节】曰震来兢兢者，非无事而徒然惊恐也。常能恐惧则生，全出于忧患之中，而可以致福也。曰笑言哑哑者，非幸得也。恐惧之后则备御有方，凡事皆处之有法则，故动止不失其常度，正是福也。

刘石芝曰：福字含下，笑言哑哑，后字即上恐惧之后，承恐致福来。

【三节】曰震惊百里，不丧匕鬯者，雷声止于百里，声之所及，远途皆为之惊惧也。主祭者于是不丧匕鬯，是诚敬之至，无时不然，真可以出守宗庙社稷而为祭主也。此所以为亨也。

《存疑》其可以守宗社为祭主，不啻在于不丧匕鬯，祭祀能致其诚敬，则无所不用其诚敬矣。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皆是道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象传】上下皆震，雷声因仍而至震动不已，重震象也。君子体之，戒谨不息，夙夜靡宁，恐惧作于心，修省见于事，不恐惧，无以启修省之端，徒恐惧而不修省，亦无以致畏天之实，期为善于用震者乎？

《存疑》去弊剔□□，兴颓扶衰，修治之事；省愆思过，从而更改之，省察之事。胡非潜曰：此传是以人心之戒惧不息，法雷声之震动不已，不可谓雷震而人惧。恐惧是统言修省之心，修省是实言恐惧之事，非二时，亦非二用，刘石芝曰：洊雷造化之震，恐惧修省，君子之震也。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成震之主，处震之初，故其占如此。

【初九】初在下体，为震主，能惧者也。在全卦为震，初能惧之，早有，常存恐惧之义。占者于平居能震惧而虩虩，后自然得以无惧而笑言哑哑，吉之道也。

《大全》张中溪曰：先震而后定，先恐而后安，宜其吉也。

象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

【初象】震来虩虩，以其成震，上而处震，初自能恐惧以致福也。笑言哑哑，能常早自戒惧，而后区处有法则也。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六二乘初九之刚，故当震之来而危厉也。亿字未详。又当丧其货贝而升于九陵之上，然柔顺中正，足以自守，故不求而自获也。此爻占具象中，但九陵七日之象，则未详耳。

【六二】乘初九之刚，是以柔弱之资，遇刚暴之人，或当艰险之事，是当震来而危厉也。不特危厉而已。文当同恐惧而不能保其必守之物，而且远引据高以幸安，有丧亿贝而跻于九陵之象。其不遑安处如此，然柔顺中正，足以自守，所遭虽不幸，而所存自不乱，犹所丧者不待追逐而七日自得之象。

《蒙引》亿丧二句，总是惧甚之象。

象曰：震来厉，乘刚也。

【二象】震来厉者，以乘初刚，是柔不相敌，而危厉之甚也。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



苏苏，缓散自失之状，以阴居阳，当震时而居不正，是以如此，占者若因惧而能行，以去其不正，则可以无眚矣。

【六三】以阴居阳，当震时而居不正，是处危难之时，为行险之行，不胜惊惧而神气涣散，不能自摄，为震苏苏之象。占者若能因惧而能行正，内恐惧而外修省，则不终于危，无复苏苏之眚矣。

象曰：震苏苏，位不当也。

【三象】震苏苏者，以其以阴居阳，处位不当，处危惧之时，为怠慌之事，行之不正，是以变则甚，而至于苏苏也。苟非震行，则灾眚必不免矣。

九四：震遂泥。

以刚处柔，不中不正，陷于二阴之间，不能自震也。遂者无反之意，泥滞溺也。

【九四】初与四皆所以成震者，然初阳刚得正，故能动而获吉。四则处柔，失刚健之道，居四，无中正之德，陷于二阴之间，处震惧则莫能守，欲震动则莫能奋其震也。遂泥而不复起矣。

《蒙引》遂泥之震，震惊之震也。不能自震，震动，有为之震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四象】当震时，而能奋发有为，乃为光显，四震而遂泥，终于周促暖昧而已，未光也。

六五：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

以六居五而处震时，无时而不危也。以其得中，故无所丧而能有事也。占者不失其中，则虽危无丧矣。

【六五】处震之时，有才斯济以六，居五不足于刚，才力有限，又居上位，而当危急存亡之秋，宜其往来，皆厉无时而不危也。幸而得中。德足自守，则尚可以撑支祸乱，不致失坠，而且能因时救弊，以图振起之功。是无所丧而能有事也。五亦始于可惧而终于无惧者乎！

象曰：震往来厉，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

【五象】震往来厉者，以柔弱之才，当国家之变，行皆危厉也。而能有事者，以在上之中而有中德，恐惧修省之下，自有拨乱反正之功，不唯无丧，且得复振而大无丧也。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

咎，婚媾有言。

以阴柔处震极，故为索索矍矍之象，以是而行，其凶必矣。然能及其震未及身之时，恐惧修省，则可以无咎，而亦不能免于婚媾之有言，戒占者当如是也。

【上六】上以阴柔处震极，则备患无索，祸患之来，不能御也。必矣。有志气丧失，索索然，神驰魄散，居处不宁，瞿瞿然，瞻视彷徨之象。占者如是而行，胸中无主，先自乱矣。其凶可知。若此者，不能图之于早故也。若能当震，不于其躬，于其邻之时，为能戒惧豫防，则可无索索矍矍之咎，然阴柔处震极，防患之早，虽能免于遇咎，不无意外小伤，如婚媾之有言焉。

《因指》邻对躬而言，总是先事而惧，上医医于未病之先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虽凶无咎，畏邻戒也。

中谓中心。

【上象】震索索者，平时不知惧，至此中心失而方寸乱矣。虽凶又得无咎者，震方在邻寺而早戒惧之，可谓防之豫矣，又何咎也？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艮，止也。一阳止于二阴之上，阳自下升极上而止也。其象为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状，亦止于极而不进之意也。其占则必能止于背而不有其身，行其庭而不见其人，乃无咎也。盖身，动物也，唯背为止，艮其背则止，于所当止也。止于所当止则不随身而动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则虽行于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见其人矣。盖艮其背而不获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见其人者，行而止也。动静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静焉，所以得无咎焉。

【艮卦全旨】动静者时，而主乎动静者心，人已两忘，内外咸定，则吾心一天理，全体一太极也。象按咸艮，皆言心学，咸以感物为义，而动必本于静，艮以安止为义，而静不役乎动，盖专言感，唯静而后能动也；专言止，虽动而不离平静也。



象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

此释卦名。艮之义则止也。然行止各有其时，故时止而止，止也；时行而行，亦止也。艮体笃实，故又有光明之义。大畜于艮，亦以辉光言之。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此释卦辞。易背为止，以明背即止也。背者，止之所也。以卦体言，内外之卦，阴阳敌应而不相与也。不相与，则内不见己，外不见人，而无咎矣。晁氏云：艮其止，当依卦辞作背。

【艮象】为卦一阳止于二阴之上，阳自下升极上而止，卦象为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亦止于极而不进，故为艮。重之又艮，故其名不易焉。词谓天下事物，莫不各有当然之理，而为吾人之所当止，犹背之当止也。占者诚能止于理而不迁，象艮其背焉。则以言乎内，见理而不见己，而未尝为有我累也，象不获其身。以言乎外，见理而不见人，而未尝为物感移也。象行其庭不见其人，内外两忘，全体太极，不失人生，而静之初，何咎？

《大全》朱子曰：此段工夫，全在艮其背上。人多将行其庭对此句说，便不是了。行其庭，只轻说过，缘艮其背，既尽得了，则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矣。又曰：不获其身，只见个道理，不见自家。行其庭，不见其人，只见个道理，不见其人也。《蒙引》皆主夫静者，皆得其理之所当止，而不随身而动，亦不随人而动也。《存疑》艮其背，此是头脑工夫，下三句皆其效验。艮其背一句，兼动静，不获其身，是不顾一身之利害，岂皆静都无事？不是其人，是不顾人之是非予夺意，非从前艮其背二句全是静，至是始动也。若以不获其身、不见其人为内不见己、外不见人，则可。若分动静，则不可。

【彖传】卦名艮者，止于是而不迁之意也。人之行止，即人之动静而各有其时。盖义理之当然也，时当止也。止有一定不易之理，则止得其止矣。时当行也，行有一定不易之理，则行得其止矣。时行则行，是动而止于义理，动不失其时也。时止则止，是静而止于义理，静不失其时也。动静不失其时而皆合于理，磊磊落落，如青天白日而不暗昧，停

停当当，如精金美玉而无瑕类，其道不光明乎？艮之所为止者如此。

《大全》朱子曰：行固非止。然行而不失其理，乃所以为止也。

《参义》艮止之止，与行止之止不同。艮止之止，乃止于义理也。行止之止，乃止而不行也。时止非止，时止则止，方是止也。时行非是以行为止，时行则行，方是止也。《蒙引》艮，止也，兼下句行止二意。下二句乃艮止之目，行止非耑以出处言，当动静二字。《存疑》时止则止，内有不获其身，不见其人意。时行则行，外也，有不获其身不见其人意。《蒙引》此段释艮字之义，下段释背字之义。《集解》时止时行，以动静之时言，则止则行，以动静各止其所言。

【二节】词曰艮其止者，言止之各于其当止之所也。时乎当止，是止即其当止之所也。时乎当行，是行即其所当止之所也。于卦何取乎？盖止其所者，各安其所而不和同也。卦体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阴则皆阴，阳则皆阳，上下相敌以应，而不互相与为偶，有止其所之义也。夫是以内焉见理而不见己，外焉见止而不见人，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内外两忘，而无咎也。

《蒙引》一阴一阳，彼此往来，有不得止其所者矣。此就艮卦画上说，道理亦非文王本意。孔子自看得有此象耳。《存疑》艮其止是解艮其背之意。止其所，须兼上文行止二意，上下句是释止其所之义。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象传】上下皆艮，前后两山并立，便有各止其所之象，故为艮。君子以为，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细微，莫不各有义理当然之极，为人所当止之位，凡人所为，易至于出位者，以不能思耳。君子则思，随地尽道而无过不及之差，则行之必止其所，而不至于出位，亦如山之止而不迁也。

《大全》邱建安曰：位者，止之所也，思不出其位，则于止知其所止矣。《蒙引》思如思诚之思，思不出其位，总是艮其背，不出即止字，位即止其所之所字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以阴柔居艮，初为艮趾之象，占者如之，则无咎而又以其阴柔，故又戒其利永贞也。

【初六】初阴居下，趾之象也。阴柔才弱，而不足以有行。居艮之



初，而未可以有行。能自止而不行，有艮其趾之象。盖趾动之先者，艮于其趾，止于动之先矣。占者时止则止，可无妄动之咎。夫时止则止，是其贞也。然阴柔多躁而不能固守，当永守此时止之贞，乃为利也。

《大全》胡云峰曰：初六阴柔，惧其始之不能终也。故戒以利永贞，其即上九之敦艮乎？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初象】时止而行，非正也。初六在下而艮止不行，未失时止之正道，故无咎。

《蒙引》不要当利永贞看，所谓永贞者，永此而已。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六二居中得正，既止其腓矣，三为限，则腓所随也。而过刚不中，以止乎上，二虽中正，而体柔弱不能往而拯之，是以其心不快也。此爻占在象中，下爻放（仿）此。

【六二】当腓之处，最易动者。幸其居中得正，为能处易动之中而不妄动，有艮其腓之象。如此，则于己得矣。然君子之心，必己物兼成而后快。三位乎上，二所随也。三失乎上，二当拯也。今九三过刚不中而止乎上，有列夤薰心之患。二柔弱不能拯之，则危不持而颠不扶，将焉用彼相也，心其能快乎？

《蒙引》不拯其随亦是二失职处，凡臣之于君，弟之于兄，僚属之于官长，皆有此义。

象曰：不拯其随，未退听也。

三止乎上，亦不肯退而听乎二也。

【二象】二之不拯其随，固以柔弱之故，亦由九三过刚不中，以止乎上，不能俯听乎二，即欲拯之，无所容其匡救之力，岂得尚为二罪哉？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薰心。

限，身上下之际，即腰胯也。夤，膂也，止于腓则不进而已。九三以过刚不中，当限之处，而艮其限则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如列其夤矣。危厉薰心，不安之甚也。

【九三】事之在天下，时止时行，不可执者也。犹限之在人，或屈或伸，不可艮者也。三以过刚不中，拘执胶固于不可止者，而止之象艮

其限如此，则物情判隔，事体乖离，如列其夤一般。既不能通乎外，必无以安乎内。却动求静，心必不静，危而不安，不如火之熏灼于中者乎？须知寂然不动者，心之体固不可以徇物，感而遂通者，心之用尤不可以绝物也。

《存疑》世之执一不通，行止失宜，以致事势乖离，人情睽隔，而忧心内结者，此爻是也。

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三象】人能时止时行，则心逸而日休。三艮其限，固止不通，危厉之虑，常薰烁其中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以阴居阴，时止而止，故为艮其身之象，而占得无咎也。

【四象】四曰艮其身者，言其止诸躬而不动也。

《存疑》止字是解艮字，躬字是解身字，即时止而止之意。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六五当辅之处，故其象如此，而其占悔亡也。悔谓以阴居阳。

【六五】心有所主而其中不乱，则言有所制而其发不苟。五位正当辅之处，而以阴居阳，不正，未免有妄言之悔，以其得中，心思宁静，有不待动之颊舌而艮其辅之象，则秩秩德音，自然中乎义理之次第而有序，占者自不至伤易伤烦而悔亡矣。

《蒙引》艮其辅即所谓言有序也，此与咸其股、执其随同类，非不言也，时然后言也。

象曰：艮其辅，以中正也。

正字姜文，叶韵可见。

【五象】艮其辅，何以致之哉？盖言者，心之声。五居上体之中，而由中可以求正，故能艮其辅而不失之易与烦也。

《存疑》此即仁者，其言也切意。

上九：敦艮，吉。

以阳刚居止之极，敦厚于止者也。

【上九】阳刚则能止，居止之极，则止有终。是能知此理为吾所当止，动静各止其所，愈久不变，物莫能夺，有敦厚于艮之义。占者无反复之厉，不恒之羞，何吉如之？





《大全》张中溪曰：上九在艮山之极，刚健笃实，可谓敦厚，于艮终者也。故六爻唯此独吉。《蒙引》敦艮，先儒说此只有愈久不变意。愚却添个物莫能夺者，欲暗备不获其身，不见其人之意也。此艮字兼动静，与卦词同，与诸爻不同。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终也。

【上象】敦艮之吉者，止之道难于有终，上以阳刚居止极，敦厚于终，无间于始，所以吉也。

《大全》胡云峰曰：《贲》、《大畜》、《蛊》、《颐》、《损》、《蒙》之上九，皆艮之以厚终者也，艮以上一爻为主。

## ䷥ 艮下巽上

渐：女归吉，利贞。

渐，渐进也。为卦止于下而巽于上，为不遽进之义，有女归之象焉。又自二至五，位皆得正，故其占为女归吉，而又戒以利贞也。

【渐卦全旨】来注：本卦不遽进，有女归之象，因主于进，故又有利贞之戒，六爻皆以鸿取象。此初所以于于，二所以于磐，以至五上之于逵、于陵，有序亦渐意也。

象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

之字，疑衍，或是渐字。

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

以卦变释利贞之意，盖此卦之变，自涣而来，九进居三，自旅而来，九进居五，皆为得位之正。

其位刚，得中也。

以卦体言，谓九五也。

止而巽，动不穷也。

以卦德言渐进之义。

【渐象】艮下巽上，卦德方其在下，则自止而不妄动，及其上进，又巽顺而不急迫，是进必有序，徐而不速之意也，故为渐。词谓进必以渐者，莫如女归，占者女归，若能以渐，则宜其家人而吉，男女婚姻贵

乎以正。此卦自二至五，位皆得正，又有正之义，故始进之初，大节攸系，其占若女归，或凡事必利于正也。

《大全》胡云峰曰：咸取女吉者，取者之占也。渐女归吉，嫁者之占也。朱汉上曰：女谓嫁曰：归渐专以女归为义。盖礼义廉耻之重，天下国家之本，无若女之归也。《蒙引》咸之取女，特咸之一事耳。渐之女归，特进之一事耳。咸之利贞，凡有感者皆然。渐之利贞，凡有进者皆然，不啻谓女归宜正也。渐自有女归之象，似不必泥止巽之义。

【象传】卦名渐而词曰女归吉者，盖渐乃渐进之义也。女归以渐，则得男女之正而吉也。

【二节】所谓利贞者，卦变九进居三，九进居五，皆阳进而得乎阳位，往而有所为则有成功矣。何也？盖三五之进，皆得其位，是进以正也，三进以正，则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俗，五进以正，则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可以正邦也。其有功为何如哉？此渐之所以利贞也。

《蒙引》上言进得位，已是说得正了，下句又特挑出正字而言其可以正邦，以见其所以为有功也。

【三节】夫以卦变言，三五皆得其位之正，以卦体言，九五又得其位之中，君道以刚为主，而刚德以中为善，中则无不正矣，是亦有利贞之义也。

【四节】夫利贞之义，同得之于卦变、卦体，而渐进之义，可得之于卦德焉。下止上巽，止者未进，而安静恬退，心不必于进也。巽者方进，而从容详审，身不躁于进也，以是而动，则进以渐，而动不穷矣。

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二者皆当以渐而进，疑贤字衍，或善下有脱字。

【象传】巽木在山之上，是山上有木以渐而高，故其卦为渐，君子体之渐，以居德，则优游厌饫，以驯致乎圣贤之域，而不计功于旦夕。渐以善俗，则涵育薰陶以驯致乎动变之化，而不责效于旬时，既能以渐，则皆日进而不自知矣。

《蒙引》居德，盖德也。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岂一朝一夕之力哉？善俗者，变其旧日不美之习，使之归于皇极，须是涵濡之久方可，致是必以渐也，亦该进之义。



初六：鸿渐于于，小子厉，有言，无咎。

鸿之行有序而进有渐于水涯也。始进于下，未得所安，而上复无应，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则为小子厉，虽有言而于义则无咎也。

【初六】始进于下，未得可安之位，上复无应又失所借之资。新进之士，名实未升于当路，而无相知援引之人，身之所处，不得其安，犹鸿本水鸟，乃渐于于而未得所安之象。其占未得所安，即为小子之厉，而不免言语之中伤，然乃时命之不犹，非名义之有歉，何咎？

《存疑》小子初之象，有言，危之实也。贾谊始进，绌灌之徒譖之于帝，谓洛阳年少专事纷，更是有言也。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磐，大石也。渐远于水进于磐而益安矣。衎衎，和乐意。六一柔顺中正，进以其渐，而上有九五之应，故其象如此，而占则吉也。

【六二】柔顺中正，是德称其位，六五相应，又为上所信任，德称其位，所居自安，凡厚养重禄可以享之而无愧，其象为鸿渐于磐，言居位之安也。又为饮食衎衎，言食禄之安也。如此则得君行道，可以成正邦之功，善俗之化，故吉。

《蒙引》饮食衎衎，言其饮食之自适也。此句承上句，鸿雁言，非谓六二饮食也。

象曰：饮食衎衎，不素饱也。

素饱如《诗》言素餐。得之以道，则不为徒饱而处之安矣。

【二象】饮食衎衎，食禄之安也。所以然者，由其德称其位，而非窃禄，食人之食，有以事入之事，而非素餐，不徒饱也。此所以得志而和乐也。

《蒙引》不素饱非但解饮食之义，乃是解出衎衎之意。《存疑》爻词兼居位食禄意。《象传》只解食禄边。盖以戒人臣之素餐者也。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鸿，水鸟。陆非所安也。九三过刚不中而无应，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夫征则不复，妇孕则不育，凶，莫甚焉。然以其过刚也，故利御寇。

【九三】过刚则性躁不中，则行乖无应，又莫有救正之者，故径趋冥行，而陷身非地，有鸿渐于陆之象。占者男女皆不利：在丈夫，征行

刚狠愎戾，则足以杀其躯而不得复归乡土；在妇人，怀孕则阳道偏胜，阴道不足，阴阳失和，虽孕而不成育，皆凶道也。过刚之人，唯用之御寇，则足以防患，故利御寇之外，未见其利也。

象曰：夫征不复，离群丑也。妇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御寇，顺相保也。

【三象】夫征不复者，言其违众妄行而自取丧亡也。妇孕不育者，言其鸷悍寡恩，而失生育之道也。曰利用御寇者，由其过刚为能威慑于众，使之协力相保，乃为顺也。

《蒙引》自御寇言，三之刚乃所以为顺也，非极刚则不能同心戮力以致死，有望风自溃者矣。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鸿不木栖。桷，平柯也。或得平柯则可以安矣。六四乘刚而顺巽，故其象如此，占者如之则无咎也。

【六四】四以阴柔而乘九三之刚，幸其柔居巽体，虽所遇艰险，不能相制而能巽顺以处之，终无所害，而或安矣。是遇难处之人，而有善处之术，于不安之中，而有得安之道。有鸿渐于木而或得其木中之桷因以稍安之象。占者如是，始不安而终安，何咎之有？

《蒙引》乘刚或遇艰险之人，或遇艰险之地，或遇艰险之事也。或者赖有此，而庶几可望之词。《程传》于木得桷一串下，鸿趾连，不能握枝，故不木栖。桷，横平之柯。

象曰：或得其桷，顺以巽也。

【四象】乘刚宜不得安，而曰或得其桷者，以其性质和易而顺，而处物又巽而善人，故得安也。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陵，高阜也。九五居尊，六二正应在下，而为三四所隔，然终不能夺其正也。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如是则吉也。

【九五】五居尊临下，犹鸿之渐于陵也。然君待臣以弘化，犹夫待妇以生育，六二在下，与之相应，是其妇也，乃为三四所隔而不得合，故至于三岁不孕，然邪不胜正，久之必合，而三四终莫之能胜，则上下交而治功成，故吉。

象曰：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



【五象】二五之合，本其素愿，终莫之胜而吉，则明良合而正邦之功可成，得所愿也，所以为吉。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胡氏、程氏皆云陆当作逵，谓云路也。今以韵读之，良是。仪羽，旄旌纛之饰也。上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而其羽毛可用以为仪饰，盖虽极高，而不为无用之象，故其占为如是，则吉也。

【上九】处极高之位，出寰尘之表，众方役志于名利，独超迹乎物表，虽其实德不为世用，而清风高节为世仪表，犹鸿之渐于逵，而其羽毛可用为仪饰。占者如是，则身名俱高，污浊莫染。德望可以师表一世，何吉如之？

《蒙引》大意谓上九，虽不为世用，而不为无用也，鸿渐于逵，犹云凤凰翔于千仞之上。

象曰：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也。

渐进愈高，而不为无用，其志卓然，岂可得而乱哉？

【上象】其羽可用为仪而得吉者，由上九高尚之志，卓然超乎尘俗，功名富贵，不足以乱之，故可则而吉也。

《大全》胡云峰曰：二居有用之位，有益于人之国家，而非素饱者。上在无位之地，亦足为人之仪表，而非无用者。二志不在温饱，上卓然，志不可乱，士大夫之出处，于此有取焉。

## ䷱ 兑下震上

归妹：征凶，无攸利。

妇人谓嫁曰归妹，少女也兑，以少女而从震之长男，而其情又为以说而动，皆非正也。故卦为归妹。而卦之诸爻，自二至五，皆不得正，三五又皆以柔乘刚，故其占征凶而无所利也。

【归妹全旨】女之归也，唯有德有应而已。初九有德而无正应，故为跛能履。九二有德而配不良，故为眇能视。三无德与应也，故归妹而为娣。上无德与应也，故约婚而不终。四女德之贤者也，迟归而有时矣。五女德之盛者也，犹月之几望矣。虽然士之仕也，犹女之归也。五

为好贤之君，初则贤士之不得正位者也。二则贤士之不遇明君者也。三枉己以求合，为士之自贱。四席珍以待聘，为士之自贵。上其时之穷而不遇者乎？

彖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

释卦名义也。归者，女之终，生育者，人之始。

说以动，所归妹也。

又以卦德言之。

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

又以卦体释卦辞。男女之交，本皆正理，唯若此卦，则不得其正也。

【卦象】兑下震上，卦象忘其所偶之非敌，而性情是胜。卦德忘其所与之非礼，而性情是向。女先于男，所归在妹也，故为归妹。以理而言，其归在妹，固为未善。以卦言之，体又失正，柔又乘刚，其占为征凶，而无所利。

《通典》归妹者，女子自归于人也。与艮以少男下于兑之少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时正相反。

【彖传】卦名归妹，盖男女之配，此义即阳交阴，感天地之大义也。何也？天地不交，则万物不兴，男女不偶，则人灭绝。是归妹虽为女道之终，而实生育之始。有夫妇而后有父子，亦犹天地交而有万物也。谓非天地之大义乎？

《蒙引》人字兼母与子言。《存疑》归妹本是不好卦，此云天地之大义，是就他好处说。

【二节】然归妹同为天地之大义，而此卦名归妹，非以男女之常理言也。卦德兑悦震动，是牵于私情之合，而非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故为归妹也。

《大全》朱子曰：归妹未有不好，只是说以动带累他。

【三节】词曰征凶者，卦体自二至五皆不得正，在人事则行涉淫僻，而非礼法所容，其凶必也。曰无攸利者，卦体三与五皆柔乘刚，妇制其夫，非大义所宜有也。

《大全》徐进斋曰：体不当则紊男女内外之正，柔乘刚则悖夫妇唱随之理，所以征凶而无攸利也。



象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

雷动泽随，归妹之象。君子观其合之不正，知其终之有敝也，推之事物，莫不皆然。

【象传】泽上有雷，雷动则泽水随之摇漾，如男动女随，归妹之象。君子观男女之合，始不以正，终必相离，何？望其内助，即知其永终有敝，而正始以枉之，此合之必以正矣。

《大全》胡云峰曰：泽中有雷，雷随泽止，君子向晦宴息，取其止也。泽上有雷，泽随雷动，君子永终知敝，戒其动也。《蒙引》知字重此句，承归妹而尚就此一事说，永终只是久后之意，非永其终也。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初九居下而无正应，故为娣象。然阳刚在女子为贤正之德，但为娣之贱，仅能承助其君而已。故又为跛能履之象。而其占则征吉也。

【初九】居下而无正应，非统乎阴教而为正室，但从嫡适人而为娣也。然阳刚在女子为贤正之德，但为娣之贱，仅能承助其正室，而不能大有为象。犹跛者之能履而不能及远也。占者如是而尽分所宜然，故吉。

《大全》兰氏曰：跛者，不能以专行，依人乃可。娣，妾之道，承正室以行，则吉。

象曰：归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恒谓有常久之德。

【初象】归妹以娣，而亦能有为者，以其有阳刚恒久之德也。曰跛能履吉者，唯其有是恒久之德，而足以承助正室之不逮于分为善而吉也。

《存疑》四句相因，紧系说下。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眇能视，承上爻而言，九二阳刚得中女之贤也。上有正应而反，阴柔不正，乃女贤而配不良，不能大成内助之功，故为眇能视之象。而其占则利幽人之贞也。幽人亦抱道守正而不偶者也。

【九二】男女必内外相济而后成齐家之效。九二阳刚得中，女子之贤者也。上有正应而阴柔不正，是女贤而配不良，则不能大成内助之功象。犹眇者之能视而无远见之明也。其占为士所遇非贤君，犹女所遇者

非贤夫。不偶之人，是为幽人。抱道守正而不出，是其贞也。遇九二之占者，如是乃为利也。

《蒙引》利幽人之贞，或谓当固守贤正之德，故《象传》曰未变常也，观爻下。《本义》云：幽人，亦抱道守正而不偶者也。九二是既嫁之贤女，而幽人是不仕之贤人。幽人无贤君，犹九二无贤夫，利幽人之贞，言其守正不出利也。

象曰：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

【二象】利幽人之贞，言其抱道守正则不改其常者也。

《存疑》常即贞也，未变常，是解幽人之贞。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六三阴柔而不中正，又为说之主。女之不正，人莫之取者也。故为未得所适，而反归为娣之象，或曰须女之贱者。

【六三】阴柔不中正，女之不良，又为悦之主，工于媚悦者，不正之女，人莫之取，故有未得所适，姑以待之，待之不得，而反归为娣之象。

象曰：归妹以须，未当也。

【三象】归妹以须者，以阴柔不中正，又为悦主，节亏德丧，故未得所适而故待也。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九四以阳居上体，而无正应，贤女不轻从人而愆，期以待所归之象，正与六三相反。

【九四】阳居上体，阳刚有贤正之德，上体有门第之高，而无正应，不得贤人以为偶，能自贵重，不轻易从人，有过其所归之期之象。夫愆期则迟矣。然迟非终不归也。欲得佳配而后行，其归将有时也。所以宁愆其期也。

《大全》胡云峰曰：三四皆失位无应，三以无应，急于从人，而反归以娣。四虽无应，不轻从人而愆期迟归。三阴柔不中正，为女无德者。四刚健在女，为贤明有德者也。《蒙引》迟归有时，谓其愆期之志如此也。来注：遇佳配是其所归之时。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四象】四之愆期，非不归也。其志，盖待佳配而后行，故宁迟归





而不恤。明非人之不我娶，乃我之不轻从也。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六五柔中居尊，下应九二，尚德而不贵饰，故为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然女德之盛无以加此，故又为月几望之象。而占者如之，则吉也。

【六五】居尊而应九二，有帝女下嫁之象。然有柔顺得中之德，内重外轻，以德礼为光华，不以衣服为荣饰，有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之象，女德之盛，无加于此，有月几望之象，可以相君子而成内治，宜家人而端风化，占之吉也。

《大全》齐氏曰：袂，衣袖，君，小君嫡例为君而余为媵也。《蒙引》尚德之义，何所不该？必能敬不忽于夫子，孝不衰于舅姑，慈不略于妾媵，思尚周于姻族，必能辅佐君子，而不为牝鸡之晨鸣，必能正位乎内，而不致内顾之忧，岂特不贵饰之一端，遂为女德之盛而无以加哉？

象曰：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贵行也。

以其有中德之贵而行，故不尚饰。

【五象】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者，何也？以其位居上体之中，而有中德，是其贵也，以贵而行，则内重外轻，自不尚饰也。

《蒙引》上二句举爻词，下二句方释之。此与《讼》不克讼，归遁窜也云云一例。凡能把外面许多事好畀艳的轻视了，须是内面有个物事压得他的，方能如此。

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上六以阴柔居归妹之终，而无应，约婚而不终者也。故其象如此，而于占为无所利也。

【上六】阴柔则非贤正之女，居归妹之终，则婚期已过，无应则莫之娶者，为约婚不终者也。女子若嫁，便有筐筐之实；男子若娶，便当刲羊，以宴新婚。今约婚不终，象为在女子则承筐，而无实，非筐之无实，女未尝承筐而不成嫁也。在士夫则刲羊而无血，非羊之无血也，士未尝刲羊而不成娶也。大伦以废，占何利哉？

《大全》胡云峰曰：曰士曰女，未成为夫妇也。

象曰：上六无实，承虚筐也。

【上象】女之嫁也，若承实筐则成嫁矣。今约婚不终祇为虚筐，未

成嫁也。

《演义》爻词先女而后男，《象传》舍男而言女，皆主归妹言也。

## 离下震上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丰，大也。以明而动，盛大之势也。故其占有亨道焉。然王者至此，盛极当衰，则又有忧道焉。圣人以为徒忧无益，但能守常，不至于过盛，则可矣。故戒以勿忧宜日中也。

【丰卦全旨】丰之道明动，相资而已。朱子曰：徒行不明，则行无所向，冥行而已。徒明不行，则明无所用，空明而已。唯明以制动，动以用明，则大业可兴，而极其盛大矣。朱上汉曰：丰大之时，所宜忧者，不在日未中，而在日之既中。圣人于此，其有制治未乱保邦未危之虑乎？

彖曰：丰，大也，明以动，故丰。

以卦德释卦名义。

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释卦辞。

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此又发明卦辞外意，言不可过中也。

【丰彖】离下震上，卦德自有能致盛大之势，故为丰。词谓当丰盛之时，天下一统，治化四讫，有亨道焉。王者至此，盛当有衰，固为可忧，然亦不必忧也。但能心存无逸，兢兢业业，不使遇盛，如日之常中焉，则丰可长保矣。是则丰之可忧者，天运也。勿忧宜日中者，人事也。人事所以保持天运也。

《大全》胡云峰曰：《泰》、《晋》、《夬》、《家人》、《升》，皆曰勿恤，此曰勿忧，皆当极之时，常人所不忧，而圣人所深忧。其词曰：勿，深切之词，非谓无忧也。于此有道焉。可不必忧也。《参义》诸爻卦言亨，或未亨，而有将亨之时。丰之言亨者，丰即亨之时矣，与既



济同。《存疑》天道日中则昃，宜日中者，常中而不昃也。世道盛极当衰，人君守常而不至于过盛，如日之常中也，日无常中之理，圣人特备此以言治道耳。兢兢业业，罔淫于逸观游田，皆守常之道也。

【彖传】卦名丰者，治功盛大之谓也。卦何以致之哉？卦德离明震动，明则有见大之智，动则有图大之才，而何功不成，何事不立？故名丰。

【二节】词曰亨矣，而又曰王假之者，王者际此丰盈之日，才有可为，力足自擅。凡所以供耳目之需者，率大其规模，所以耸朝野之观者，率大其铺张，盯视曩时之文物，狭小向日之制度，所谓不期侈而自侈，非是王者要尚大至此时，则志欲日广，自是尚大，所以明其可忧也。曰勿忧宜日中者，日唯中方能照及四旁，亦犹人君维持国家，常如盛大之日，则纲纪振举，天下皆在其照临之内，故不敢自有其盛，宜如日之常中，以遍照天下也。

《大全》朱子曰：王假之，尚大也。只是王者至此一个极大底时节，所尚者皆大事。是他忒丰大了，这物极盛，去不得了，必衰也。人若于此之时，战兢自持，方无倾测满溢之患，若才有纤毫骄矜自满之心，即败矣。所以此处极难。《困指》宜照天下，从日中取来，只是勿尚多大意。

【三节】上言宜日中，言当守常不至过盛，而观盛衰之理，尤见所以当守常而不至过盛也。日以中为盛，中则未有不昃矣。月以盈为盛，盈则未有不食矣。虽大而天地之发舒昭著，其盈也，时之当息也。收敛归藏，其虚也，时之当消也。盈虚之时，天地且不能违，而况于人事，范围于天地之中，鬼神运行于天地之内。其能违之而常盛乎此，王者，所以当兢兢业业保守其常而不至此过盛也。

《大全》朱子曰：丰卦许多言语，其实只在日中则昃数语上，这盛得极，常须谨保守，得日中时候方好。又曰：这处去危亡，只是一间耳。须是谦抑贬损方可保得。《蒙引》鬼神是天地之变化运动者，鬼神体物不遗，日月之中昃盈食，天地之消息盈虚，皆鬼神所为。此既另言。又当有分别，如四时寒暑，雨露风雷，山川草木，流峙荣枯之类，皆鬼神之所体也。

象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取其威照并行之象。

**【象传】**雷电皆至，威照并行，势极盛大，丰之象也。君子以是得治狱之道，非明无以照之，取电之明以折狱，而剖决其曲折之情，及狱之既折而罪有所归，又取雷之威，以致其刑，而不务为姑息之计，而衅孽自不萌于其间，亦保丰之道也。

《程传》折狱者，必照其情，实唯明克，允致刑者，以威于奸恶，唯断乃成。《蒙引》明罚敕法，以立法者言，故曰先王折狱致刑，以用法者言，故曰君子狱成然后致之刑。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配主谓四旬均也，谓皆阳也。当丰之时，明动相资，故初九之遇九四，虽皆阳刚，而其占如此也。

**【初九】**初与四应，本是初之配主，其爻皆阳，其势均敌，宜无相应之理。然初为明之始，四为动之始，实相配以成功，其用相资，则虽其势均敌，而其占可无倾忌之咎，且以是而往，同心一德，可以佐日中之治而可嘉尚也。

象曰：虽旬无咎，过旬灾也。

戒占者不可求胜，其配亦爻辞外意。

**【初象】**虽旬无咎者，古今同德，相聚最怕有胜心。初之于四，在乎降己以从，若怀先己之私，有加上之意，配则不能协力以从事，而反生事端矣。是其灾也。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六二居丰之时，为离之主，至明者也。而上应六五之柔暗，故为丰蔀见斗之象。蔀，障蔽也。大其障蔽，故日中而昏也。往而从之，则昏暗之主必反见疑，唯在积其诚意，以感发之，则吉。戒占者宜如是也。虚中有孚之象。

**【六二】**为离之主，至明者也。上应六五，柔暗则明为所蔽，而不得自达，有大其障蔽而日中之明反有见斗之象。占者遇此，岂可以口舌争哉？未信而谏，反见猜疑而疾恶矣。唯有孚为格心之本，而虚中有有孚之象，则积诚意以感发之，可得而转移矣。故吉。

象曰：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

**【二象】**二之有孚发若者，君心之蔽，虽未可以口舌争，而本心之



明则有未尝息者。唯在积诚信以感发君之心志可也。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沬，折其右肱，无咎。**

沛，一作旆，谓幡幔也。其蔽甚于蓓矣。沬，小星也。三处明极，而应上六，虽不可用，而非咎也。故其象占如此。

【九三】三处明极，而应阴柔之上六，是亦明而受蔽者。举世昏暗，有丰大其沛而日中反见沬之象。夫贤知之才，非明君终废弃而不能有为，如右肱，最切于用而折之，然遇非其主，三何咎乎？

《大全》胡云峰曰：蔽愈大则见愈小，沛之蔽甚于蓓，故沬之见甚于斗。三刚正又明极，可以有为，上幽暗不足以有为，故有折右肱之象，然非三之咎也。

象曰：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

【三象】君子遇明主，而后成大事。三曰丰其沛，人臣为君所蔽，安能济大事也？至明之德，本有用于天下，折其右肱，终弃于无用，而不能有为也。

《蒙引》君臣之事，皆大事也，非谓可小事也。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象与六二同，夷，等夷也，谓初九也。其占为当丰而遇暗主，下就同德则吉也。

【九四】四以刚明之德，而比六五柔暗之君，明为所蔽而不得施，亦有丰蓓见斗之象。上无明君，幸下有同德，当下就初九之夷主，同心协力，谋断相资，匡辅柔主，而扶丰亨之治，吉。

《蒙引》《参义》曰初称四为配主，以四在位而尊上之也。四称初为夷主，以初同德而等夷之也。下就同德，犹有匡辅之思在，不是自营己事也。与贤者协力，国家之事犹可支持，故曰吉。

象曰：丰其蔀，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四象】丰其蓓，所居之位，近六五之柔暗而不当也。日中见斗，己之明亦为所蔽，而不明也。遇其夷主，才须知以行，断须谋以运，以是而往，则得吉也。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

质虽柔暗，若能来致天下之明，则有庆誉而吉矣。盖因其柔暗而设

此以开之，占者能如是，则如其占矣。

【六五】以柔暗之资，固不足以保丰而有为，然其不柔不暗之体，则有未尝息者。故周公设此以开之。谓为五计，若能虚心求贤，任用天下章明之资，则资其启沃，以开发聪明，熏陶德性，自足享丰亨豫大之福，获圣主贤臣之颂，有庆有誉而吉。

《程传》六五柔中，只取柔暗象，不复取虚中象，无虚己下贤之义。圣人设此义以为教耳。《蒙引》庆誉即是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五象】六五之所以得吉者，由其来章以开发其聪明，而有福庆之集于身也。

《蒙引》只曰有庆誉，其重言。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

以阴柔居丰极，处动终，明极而反暗者也，故为丰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无人不覿，亦言障蔽之深，其凶甚矣。

【上六】以阴柔之资而处丰极，则尚大之心恣，居动终则躁动之心胜，自恃其明，适足以自蔽而已。而一物无所见，终身终之觉也。其自蔽之象，犹丰大其屋，而因以蔀其家也。障蔽之心深，犹窥其户，阒其无人，虽以三岁之久，而终无所见也。凶之甚矣。

《大全》程氏曰：六五以谦接物，虽九三非应而必来，上六以亢自居，虽九三正应而不为用，阒静也。《参义》虽时运之使然，亦骄盈之所致。

象曰：丰其屋，天际翔也。窥其户，阒其无人，自藏也。

藏谓障蔽。

【上象】丰其屋在上而自高，若屋之高大，飞翔于天际也。窥其户，阒其无人，非果无人，暗不见人而自蔽也。

## 艮下离上

旅：小亨，旅贞吉。

旅，羁旅也。山止于下，火炎于上，为去其所止而不处之象，故为



旅。以六五得中于外，而顺乎上下之二阳。艮止而离丽于明，故其占可以小亨，而能守其旅之贞则吉。旅，非常居，若可苟者，然道无不在，故自有其正不可须臾离也。

**【旅卦全旨】**《大全》邱建安曰：处旅之道，以得中为善，一于刚，则招祸。三与上之焚次焚巢，丧仆丧牛，其以在上而高者乎？一于柔，则取辱。初之琐琐，取灾，其以最下而卑者乎？四处上之下，虽不太高太卑，亦未得中，故虽得资斧而心未快也。其唯二五得二体之中乎？卯次怀资得仆，与终有誉，命非偶然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也。

以卦体卦德释卦辞。

旅之时义，大矣哉。

旅之时为难处。

**【旅象】**艮下离上，山止于下，火炎于上，去其所居而不处，犹旅之寓于外而无定居也。故为旅。旅当亲寡，嫌隙易生。若无一可通者，以卦，依卦德之善。占者虽无大事之可言，亦可为客途之顺事也。故小亨。然旅之能小亨者，为能得处旅之正道，而卦体卦德之善，即其正道也。占者守此贞而不变，则可以保其亨而吉矣。

《大全》吴氏曰：旅非商贾之谓，凡客乎死者，皆是。其曰小亨，亦以在旅之故，即《睽》“小事吉”之意也。《蒙引》旅，羁旅也，上从四，与羁不同。羁，马络首也。故不羁之士明羁字。羁者，寄也。身寄于外而未获归也。

**【彖传】**旅之词曰小亨也，可否者处旅固有善道也。卦体柔得中乎外，卦而顺上下之二阳，王有柔中之德，而又能附阳刚以致其助，则不至于孤立矣。旅之所宜也，卦德艮止而离丽于明，内则安静不躁，而外又聪明晓事，则不迷于所往矣。亦旅之所宜也。处己待人，存心应事，交尽其道，是以处旅而可小亨，必守此旅道之正，而后得吉也。

**【二节】**夫当旅之时，使柔不中，而刚不顺，皆为取辱之由。躁于动而昧于几，亦致相凌之害，必柔得中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然后小亨。旅贞吉，其时义顾不大矣哉？人可以旅为小事而忽之乎？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慎刑如山，不留如火。

【象传】艮上离下，山止于下，火炎于上，去其所而不处，旅之象也。君子以为镇重莫如山，用刑而不以亡，则轻忽之心乘之矣。迅速莫如火，决断而不以之，则淹滞之失因之矣。是以用刑必研审轻重，谨慎出入，明慎如此，可以断决矣。而又当贷即贫（贷？），不以无罪而久淹，当惩即惩，不以有罪而姑息，随时决遣，不使留滞，夫狱焉。

《大全》朱子曰：明慎句却只是火在山上之象，又不于旅事。《存疑》唯明克允，明之谓也。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不蔽要囚，慎之谓也。来注：明其刑，以罪之轻重言；慎其刑，以罪之出入言，不留狱，是无敢折狱之狱，非留于狱中也。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当旅之时，以阴柔居下位，故其象占如此。

【初六】当旅之时，是为旅者，阴柔则愚暗，居下位则卑琐，其处旅也，志意污下而规模局促，鄙猥琐屑无所不至，有旅琐琐之象。则召人之轻侮而自取灾，斯亦琐琐之所致，而非自外来者也。

象曰：旅琐琐，志穷，灾也。

【初象】旅之琐琐，阴柔居下，其志局促猥陋而穷，适以取灾也。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即次则安，怀资则裕，得其童仆之贞信，则无欺，而有赖旅之最吉者也。二有柔顺中正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六二】柔顺则众与之，中正则处不失当，以是处旅，安往不亨？象即次而居安，怀资而用裕，又得童仆之贞信无欺，而有赖旅之最善者也。

《蒙引》此二句于爻初无逐句取象处，只据其柔顺中正之德而言，其旅之当得者有如此，凡旅中好事皆得也。

象曰：得童仆贞，终无尤也。

【二象】用旅之人，所赖者童仆也。得其贞信，则赖以服役，旅虽寡亲，终无尤悔也。而所以保其即次之安，怀资之裕者，皆有赖矣。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过刚不中，居下之上，故其象占如此。丧其童仆则不止于失其心矣。故贞字连下句为义。





【九三】处旅以柔顺谦下为光，九三过刚则暴，不中则所处失当，居下之上，则自高，以是为旅，投百于人，而人莫之容，焚其次也，恩不及下而下莫之附，丧其童仆也。占者如是，虽其心无邪，其势亦狼狈矣。虽正亦危也。

《大全》潘氏曰：居刚而用刚，平时且不可，况旅乎？以此与下焚次丧仆，固其宜也。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伤矣，以旅与下，其义丧也。

以旅之时，而与下之道如此，义当丧也。

【三象】旅焚其次，身失所安，亦已曰伤矣，况又丧其童仆乎？然当旅时，而过刚不中，与下寡恩义固当丧，未必童仆之无良也。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以阳居阴，处上之下，用柔能下，故其象占如此，然非其正位，又上无刚阳之与，下唯阴柔之应，故其心有所不快也。

【九四】以阳居阴则用柔，而性无挪，处下之下，则能下，而人无不悦，以是处旅，亦得其地，而可处也。且得其资，身之斧命，有以自防也。然居阴非其正位，处事或失其当，上无同德，下应阴口（柔？），又无可藉之人，岂能尽得其志乎？

象曰：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

【四象】四虽不失所安而旅于处，然从阳居阴，未得正位也。位既未得志，必不能自伸，故虽得其资斧，而其心终有未快也。

《蒙引》未得位起下文，不可以非其正位，意释旅于处，然后知爻词三句，自相呼应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雉，文明之物，离之象也。六五柔顺文明，又得中道，为离之主，故得此爻者，为射雉之象，虽不无亡矢之费，而所丧不多，终有誉命也。

【六五】柔顺文明又得中道，为离之主，雉之象也。得此爻者，为射雉之象。当观光上国，以行其志。夫射雉者，不免有亡矢之费，虽云亡矢，而终得雉，是终有誉命也。在旅而求通于君者，不犹是哉？

《蒙引》雉，文明之物，便是誉命之象。得此爻者，便是为射得雉，明其当有誉命也。得雉者未免于亡矢，得功名者未免于小丰，故曰

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一气说下。

象曰：终以誉命，上逮也。

上逮，言其誉命闻于上也。

【五象】终以誉命者言，其声名闻于上也。

《蒙引》誉命之命，名也。是在下之名，非在上之名，故说得上逮，指君相言。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上九过刚，处旅之上，离之极，骄而不顺，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上九】在旅之上，巢之象也。鸟焚其巢，则不得所安矣。上九之为旅人也，始则快意而先笑，后则人莫之与，失其所安而号咷随之，犹鸟焚其巢也。始焉骄亢以自快，终焉失所而自非，所以然者，何也？盖处旅以顺为道，上九过刚则行暴，居卦之上则自高，当离之极，则恃察而于柔顺之道，忽然不觉其亡不丧牛于易之象，此其所以致焚巢，号咷之凶也。

《蒙引》以鸟焚其巢起旅人先笑后号咷者，正如鸟焚其巢而不得所安也，《本义》过刚四句，正丧牛于易之义也。《折衷》首二句是象其不得所安，下句是明其不得所安之由也。绳按：号咷，从焚巢来，先笑从骄亢来，丧牛于易又是释由骄亢而致号咷之故。

象曰：以旅在上，其义焚也。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

【上象】以旅之时而在上位，骄亢如此，宜见恶于人，而失所安，如焚巢也。曰丧牛于易者，言其骄气方盛，失其柔顺之德，而终不自闻知也。

《存疑》旅在上，过高也。终莫之闻，终莫之悟也。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巽，入也，一阴伏于二阳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其象为风，亦取入义，阴为主。故其占为小亨，以阴从阳，故又利有所往。然必知所从乃得其正，故又曰利见大人也。



【巽卦全旨】内外皆巽，取阴伏阳下，其性务入之意也。然巽之道不可过，唯在不失其中正耳。初六遇乎巽者也，宜济以武人之贞，上九过乎巽者也，遂失其资斧之断，九三不能巽也，故不免于吝，六四能巽也，仅得亡其悔，求其刚柔中正，而志行者唯三五而已矣。

彖曰：重巽，以申命。

释卦义也，巽顺而入，必究乎下，命令之象，重巽，故为申命也。

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以卦体释卦辞，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九五。柔谓初四。

【巽象】二阴伏于二阳之下，其性务入，故为巽。重之又得巽，故其名不易焉。词谓天下事唯阳刚者能大有为，巽以阴为主，其才诚力量俱不足以图大，但可小亨。巽又以阴从阳，则阴得阳助，才知有赖而利有攸往。从阳固利于往，然必于众阳之中，择其超出一世之大人而见之，乃为得所从之正，而利往也。其占随所处以为吉凶也。

【彖传】巽之象为命令，上下皆巽，为重巽。在命令，则为申命焉。凡立法定制所以施令于下者，丁宁反复务使孰其耳目。洽其心志，使之晓然于吾意之所在而后已焉。

《大全》问：申字是两番降命令否？朱子曰：只是丁宁反复说，便是申命。《存疑》以字当“为”字看，若当以字，似乎用易与君子以申命行事一般。

【二节】词曰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者，于卦何取哉？卦体九五刚也。而巽乎中正，是发强刚毅之资，允协乎大中至正之德，而居五之君位，其志得行，有大人之象也。卦体初四柔也，而皆顺乎刚，是柔懦无能之人，上藉刚明强毅之上得阳助也。夫柔顺乎刚而得阳助，故亨，且利往。刚巽乎中正而志行，则有大人之象，故又利见大人也。

《存疑》中正以德言，不以位言，志行则本乎位。

彖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随，相继之义。

【象传】二体皆巽，风随风而继至无物不入，重巽象也。君子以为风行不继，不能深入乎物，命出不详，不能深入乎民。凡事关国家民社亦毋遽行也。必先申重，反复其命令，使天下晓然，知吾意之所在，然

后见之施行，则巽顺而易入，斯有以深入乎人心而无不信从也。

《大全》李氏曰：天下有风姤，所以施命，若风相随而至，则是申命不一之象。古之出命令者，必反复申戒之，然后其事可行于天下。项平庵曰：凡卦之有巽者，多言文教风俗之事，小畜之懿文德，蛊之振民育德，观之观民设教，姤之施命诰四方，渐之居贤德善俗鼎之正位凝命，皆此意也。《通典》申命行事相连说，重申命上是取随风之义，非取人义。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

初以阴居下，为巽之主，卑巽之过，故为进退不果之象，若以武人之贞处之，则有以济其所不及，而得所宜矣。

【初六】以阴居下，又为巽之主，卑巽之过，凡于所行，不能奋然必行，而方行又止，为进退不果之象。夫初六进退其资失之柔弱，而不足于刚也。占者若以武人之贞处之，果断刚决，则有以济其所不及，而矫其不断之失，乃为利也。

《蒙引》进退，初六之象也。利武人之贞，为占者设以矫其弊也。

象曰：进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贞，志治也。

【初象】人之行事，视乎志。初曰进退，是其志疑惧而不果于有为也。曰利武人之贞。则疑惧变为果敢，其志始立，所谓利也。

《大全》邱建安曰：初六能以刚烈不屈之气，而矫其巽懦不立之志，然后得其正，而向之志疑者转而志治也。《集解》治，定也，疑与治反，志疑句释进退意，志治释利字意。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二以阳处阴而居下，有不安之意，然当巽之时，不厌其卑，而二又居中不至已甚，故其占为能遇于巽，而丁宁烦悉其辞，以自道达，则可以吉而无咎，亦竭诚意。以祭祀之吉占也。

【九二】以阳爻处阴位，既失其刚，而所居在下，位卑者多畏人，故有不安之意。而过乎卑，巽者也。然当巽之时，不厌卑屈，而二又居中，本是君子，非过于卑屈者，故圣人教以自安之道，谓能过于巽，而丁宁烦悉其词，以自道达，则情通于上而去，且无失己之咎。

《大全》丘氏曰：古者尊上坐于床，卑者拜跪于床下。床下，卑者之所处也。冯氏曰：周官史掌卜筮，巫掌祈禳，卜筮所以占吉凶，祈禳



所以除裁（灾）害，皆通诚意于神明者也。

《蒙引》二本有不安之意，若能善巽以处之，则获安矣。两个巽在床下，皆过于巽之义。但看其所以过于巽者，何如耳？若史巫纷若，则为过而不过，若丧其资斧，则柔懦不立而过矣。上句且虚悬说，只是过于巽之意，用史巫纷若，只是取个道达诚意之象。

象曰：纷若之吉，得中也。

【二象】二曰史巫纷若而得吉者，言其居下之中而得中道，巽而不至已甚，所以得吉也。

九三：频巽吝。

过刚不中，居下之上，非能巽者勉为，屡失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九三】过刚不中，既非能巽之资，居下之上，又挟上人之势，诤能巽乎？时以当巽之时，强勉为巽，亦不过矫饰一时而已，为频巽而频失之象，执守不坚，得失互见，可羞之道也，故吝。

《蒙引》但云频巽则是频失矣，非巽之吝，频失之吝也。

象曰：频巽之吝，志穷也。

【三象】频巽之吝，巽本不可伪为，九三志意亢满，不能谦下，所以频巽而致吝也。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

阴柔无应，承乘皆刚，宜有悔也。而以阴居阴，处上之下，故得悔亡而又为卜田之吉占也。三品者，一为干豆，一为宾客，一以充庖。

【六四】阴柔则才弱，无应则无援，承乘皆刚，是前后皆狂暴之人，侵袭之患，未免有之，宜有悔也。然用柔能下，是善于处己处人，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则承乘之刚，不之侵袭而悔可亡，不但悔亡，而反得阳刚之助，所求必得，其占犹田者所获之得，有以备三品之用也。

象曰：田获三品，有功也。

【四象】田获三品者，言其用柔能下，有以致众阳之助，以成事业而有功也。

《折衷》此即《彖词》以阴从阳，利有攸往意。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九五刚健中正而居巽体，故有悔以有贞而吉也。故得亡其悔而不利，有悔是无初也，亡之是有终也。庚，更也，事之变也。先庚三日，丁也，后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宁于其变之前，癸所以揆度于其变之后，有所变更而得此，占者如是则吉也。

【九五】刚健中正，其德本无不善，以居巽体则苟且偷安之弊，不能无悔矣。然以性体刚健，则德能更变，中正又善于更变，故能奋发于因循之中，整顿于败坏之后，而得贞吉。由是亡其懦弱之悔，而凡事亦无不同。以是观之，始之积弊而有悔，是无初也。后得善治而无悔，则有终矣。顾其所谓贞者何如，殆必丁宁乎其变之前，命有详审精密之思，揆度于其变之后，而为深长久远之计，所谓贞也。故能尽其变更之善而吉。

《大全》张中溪曰：蛊事之坏，以造事言之，故取诸卑巽事之权，以吏事言之，故取诸庚于田，庚皆曰先后三日，盖圣人讲其始终之意也。《蒙引》贞吉悔亡；与《咸》九四等不同，彼因其不正而戒之，是占。此是以刚健中正，自有其贞也，是象。《存疑》悔从巽体而生，即是无初，悔亡从刚健中正而得，即是有终。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五象】守成者易为力，更化者难为功。九五变更而得吉者，以位居中正，而有其德。正则意见不偏，中则施为必当，不轻躁，不因循，以有此更化之吉也。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巽在床下，过于巽者也。丧其资斧，失所以断也，如是则虽贞亦凶矣。居巽之极，失其刚阳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上九】本有阳刚之德，只被居巽之极坏了。凡事过于卑巽而失所以自断，有巽在床下丧其资斧之象。占者如是此，则虽巽所当兴而不为邪，亦过于柔懦而无以立，必致自轻而取侮，凶之道也。

《蒙引》过于巽则刚德丧矣。爻词二句，当相连看。

象曰：巽在床下，上穷也；丧其资斧，正乎凶也。

正乎凶，言必凶。

【上象】巽在床下，处卦之上，巽至于穷极也。丧其资斧，恭不近礼，辱必随之，而凶可必也。



## 兑下兑上

兑：亨，利贞。

兑，说也。一阴进乎二阳之上，喜之见乎外也，其象为泽，取其说万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卦体刚中而柔外。刚中故说而亨，柔外故利于正。盖说有亨道，而其妄说，不可以不戒，故其占如此，又柔外，故为说亨。刚中故能利贞，亦一义也。

【兑卦全旨】君子以一身立人己之间，悦不可无也，妄悦不可有也。亦视其正与不正何如耳。初二和兑孚兑，皆悦之以正也。三上来兑引兑，皆妄说而失其正也。四以下比初六而有商兑之疑，五以密近上六而有孚剥之属。悦之不正，可不戒哉？绳按：《本义》利贞，前说因其所不足而戒之，如六三、上六皆柔外而利于贞也。后说因其所自有而道之，如九二、九五皆刚中而自有贞也。前说为正。

彖曰：兑，说也。

释卦名义。

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太，民劝矣哉！

以卦体释卦辞而极言之。

【兑彖】一阴居于二阳之上，二阳反处于下，过其所望，喜见乎外，故为兑。重之又得兑，故其名不易焉。词谓兑以悦物，本有亨道通，而卦体刚中，其说以诚，占者诚能悦以处人，无所违忤，则心志相孚，而行无不达，可以得亨。非道求说在所当戒。而卦体柔外或有不正，又必其所以为悦者，举皆出于天理人心之正，乃为利耳。

《蒙引》刚中则无妄说，宜其亨。柔外正恐其妄说，故利于贞。故曰：盖悦有亨道，而其妄说不可以不戒。

【彖传】卦名兑者，阴居阳上，喜见于外，在人则是和乎相与，欢欣交畅，有悦之义也。

【二节】悦固有亨道，而必曰利贞者，卦体二五以刚居中，则所存

者诚，固无不亨。三上以柔居外，恐有妄说之私，故说必以正而后利也。极而言之，天理人心，正而已矣。说以利贞，则顺天理之本然，而应人心之同然。唯以悦之正者，率民趋事，民知劳之，所以逸之，而悦乐以忘其劳，以说之正者。率民犯难，民知死之，所以生之，而悦乐以忘其死。忘劳忘死，夫岂人情哉？盖悦之大而无私也，悦之大，至于劳亦悦，死亦悦，是天下皆在欢欣鼓舞之中，民以悦而自欢矣。不又可见贞之为利乎？

《蒙引》刚中一句，刚中字轻，柔外字重。《本义》所谓柔，故利于贞也。顺乎天以下，亦承利贞而言。盖天理人心，正而已矣。悦以先民犯难，皆悦以正者也。忘劳忘死，贞之利也，非效也。说之大者，正也。正则民欢而说大矣。此数悦字，尽归上人说，有道以说之，而使民趋事犯难也，悦之大，是即上文而赞之。

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两泽相丽，互相滋益，朋友讲习，其象如此。

【象传】凡天下之不相悦者，尽由于不相同也。两泽相丽，彼此相滋，实有相悦之义，故为兑象。君子欲穷天下之理，必于同志之友以研穷其蕴，讲而又讲，已精而益求其精，以我之所见，资乎彼，以彼之所见资乎我，如两泽相丽，互相资益也。

《大全》徐进斋曰：天下之至可悦者，无如朋友讲习。讲而不习，则言语徒详，细绎无得，虽曰为学，亦将枯燥生涩，而无可嗜之味，危殆机穽，而无可即之安矣。岂能终悦恻于心乎？《蒙引》讲习只是一件事，讲而又讲也。《存疑》只是致知之事。

初九：和，兑吉。

以阳爻居说体，而处最下，又无系应，故其象占如此。

【初九】初居悦体，能悦人者也。阳刚则不失于柔媚，处下则不失于上求，无应则不失于私系，故其为悦，不谄不渎，和之以道而不失节，是和悦也。占者以和而悦，外不失人，内不失己，吉之道也。

《存疑》发而中节，谓之和。

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居卦之初，其说也正，未有所疑也。

【初象】和兑之吉，由其以阳居下，而无系应，其悦是以无疑





（凝？）碍而行无不得也。

九二：孚兑，吉，悔亡。

刚中为孚，居阴为悔，占者以孚而说，则吉而悔亡矣。

【九二】九二以阳居阴，失其正，未免有妄说之悔。然有刚中之德，是有诚心者也。则上焉得君，下焉得民，内焉顺亲，外焉信友。诚固未有不能动物者，占者人无不悦而吉，虽有可悔之事，而亦不见其为悔矣。

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二象】孚兑之吉者，由其以刚居中，一以诚信为心也。心存乎信悦，岂有以孚而吉不得者乎？

《存疑》信志只是诚心，解孚兑。

六三：来兑，凶。

阴柔不中正，为兑之主。上无所应，而反来就二阳以求说，凶之道也。

【六三】阴柔不中正，妄说者也。为悦之主，又善悦人者。上无系应而反来就二阳，以求悦。弗计其分之非宜，所谓未同而言者，为来兑之象。其占为在己既失其道，在人未必我应，而凶。

象曰：来兑之凶，位不当也。

【三象】来兑之凶，由其阴柔不中正，而处位不当，妄说以取凶也。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四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决而商度所说，未能有定。然质本阳刚，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恶柔邪也。如此则有喜矣。象占如此，为戒深矣。

【九四】四上承五之中正，下比三之柔邪，欲从三则虑失五，欲从五又虑失三，筹商而未定，不获安宁之象。然九四阳刚是素能守正之人，故能介然自守而疾恶柔邪，如是则有直谅多闻之益，无便将善柔之损，不为有喜乎？

《参义》如大臣之绝私党，而忠于君，学者远损友而亲仁贤，皆可喜也。《程传》两间谓之介，分限也，地之界则加田，义乃同。人有节守谓之介。

象曰：九四之喜，有庆也。

【四象】九四之所以为喜者，无淫比之损，有师资之益，有庆如是，为可喜也。

《蒙引》当邪正两途疑于所从之际，乃能介然守正而疾邪，一向从好路上去。在人君，则有以宁谧国家。在人臣，则有以保其名位。在君子，则有以成其德业，不坠其名节。皆庆也，皆可喜也。

九五：孚于剥，有厉。

剥，谓阴能剥阳者也。九五阳刚中正，然当说之时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阴柔，为说之主，处说之极，能妄说以剥阳者也。故其占但戒以信于上六，则有危也。

【九五】阴柔小人，工为媚悦，能剥阳者也。五虽阳刚中正，而当悦时，居得为之位而密近之，实有听信小人之几，故周公为之设戒曰：天下邪媚小人，最能以说蛊惑君心，况为君者，狃于所说而亲信之，则将为其所剥，剥刚则刚危，而有厉，可不戒乎？

《程传》虽舜之圣，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悦之感人易入而可惧也，如此。《大全》胡云峰曰：剥之一字，深为君子戒也。

象曰：孚于剥，位正当也。

与《履》九五同。

【五象】五之孚于剥者，由其位正。当正则恃其才，足以烛小人之奸，当（正）则恃其位，足以制小人之命，以为不能害己，而孚于剥而不自知也。

《蒙引》《履》之五位正当，伤于所恃，则凡事必行而无所疑。

《悦》之五位正当，伤于所恃则密近小人而不畏。《存疑》正谓阳刚中正，当谓居尊位。爻词是戒词，非指实说也。《象传》则指实说也。如唐明皇知李林甫之奸而犹用之，盖一则恃己之明聪，一则恃海内之平安，谓其必不能为害也。不知但恃明聪，便是昏了；但恃平安，便致危了。

上六：引兑。

上六成说之主，以阴居说之极，引下二阳，相与为说，而不能必其从也。故九五当戒，而此爻不言其吉凶。

【上六】成说之主，以阴居说之极，尚务悦人。引下二阳，相与为悦，由为便佞，巧为逢迎，无所不至，为引兑焉。人之从不从，固未可必，而彼之性质柔媚，固如此也。



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上象】与人同归于善，君子莫大之善也。上六相引为悦，小人之道甚矣。其未光明也。

## ䷬ 坎下巽上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涣，散也。为卦下坎上巽，风行水上，离披解散之象，故为涣。其变则本自《渐》卦。九来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于四，故其占可亨。又以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当至于庙以聚之，又以巽木坎水，舟楫之象，故利涉大川。其曰利贞，则占者之深戒也。

【涣卦全旨】世之乱也，其人心之涣乎？则所以维持其涣而使之复合者乎，存乎其人。五为济涣之君，而颁令发财，以收天下之人心。四为济涣之臣，而散群聚义，以一天下之归向。初无才而赖济涣之有其人。二无依而幸济涣之有其德，三则散己之私以济涣，上则遇时之极，以出涣义，各不同也。

象曰：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以卦变释卦辞。

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

中谓庙中。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涣象】坎下巽上，卦象具有人心时势涣散之义，故为涣。涣则似难得亨。然以卦变观之，为有合涣之道。占者得之，其涣可合而亨。又以理言，涣之时，九庙震惊，祖考之精神，因以散矣。王者当竭诚以聚己之精神，至于庙，以聚之。又以卦象言，具有济险之义，故利于涉大川焉。而贞者又为制事之本，故凡事必以正行之，即如假庙非媚神以邀福，如涉川非行险以侥幸，乃为利也。

《存疑》假庙蒙涣字来，是祖考之精神涣也。假庙所以合涣，利涉大川，当实事说，不作济难之象，以《本义》有乘木之象也。利贞总承，不啻指假庙涉川说，济涣之贞，所该者广。

《蒙引》利涉大川，不必拘于涣，易词所取，只是理象两端，假庙从理取，涉川据象取。

【象传】至难济者，天下之险，未易得亨。卦词涣而曰亨，何也？盖济险之道，非据可为之地，具能为之才而得人之协力者，不足以有济也。卦变自渐而来，九来居二而得中，是得其所安，而不至于困穷也。六往居三得九之位，则柔不一于柔而济之以刚，有得正之德，上同于四。又同心者，多协力者象也。有同德之助，此涣所以可亨也。

【二节】又曰王假有庙者，当涣之时，祖考之精神亦涣矣。王者乃聚己之精神，在于宗庙之中，致其祭祀，以聚祖考之精神，所以合涣也。

【三节】又曰利涉大川者，巽木在坎水之上，是人乘木之象，所以利涉而有功也。

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

皆所以合其散。

【象传】坎下巽上，是风行水上，离披解散，涣之象也。先王以为，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然天人之分殊，是其涣也。于焉郊祀以享帝，则天人感通，而涣合矣。幽明之途异，是其涣也。于焉立庙以奉神，则幽明感通，而涣合矣。此治涣之大端也。

《蒙引》假庙于聚涣之义为切，立庙于聚神之涣为先。立庙对享帝，则该假庙意。《折衷》享帝立庙，尊尊亲亲之道也。王龙溪曰：知天则人思尊而不敢以下而犯上，知祖则思亲而不忍背死而忘生。圣人神道设教之大端也。

初六：用拯，马壮，吉。

居卦之初，涣之始也。始涣而拯之，为力既易又有壮马，其吉可知。初六非有济涣之才，但能顺乎九二，故其象占如此。

【初六】初居涣始，涣犹未深，正当速救。初之阴柔，其才不足以济。九二在上，有刚中之德，而初能顺之，仗其力以济涣，是用拯而得马之壮也。夫始涣而拯之，为力既易，又有壮马，则涣可合，而难可济，吉之道也。

象曰：初六之吉，顺也。

【初象】阴柔难以济涣而得吉矣，初六所以吉者，以其能顺乎刚中之才而成功也。



##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

九而居二，宜有悔也。然当涣之时，来而不穷，能亡其悔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盖九奔而二机也。

【九二】以阳居阴，失其故居，宜有悔矣。然当涣之时，来居二而得中，可藉以安，犹奔走者之得其机而身安者。然由是可以图将来之事，是能亡其悔者也。

《蒙引》古人席地而坐，危坐势亦难久，故有机以凭。

象曰：涣奔其机，得愿也。

【二象】当危难之秋，奔窜流离，其志拳拳在于图安。九二涣奔而得其机，是得其所愿也。

## 六三：涣其躬，无悔。

阴柔而不中正，有私于己之象也。然居得阳位，志在济时，能散其私以得无悔，故其占如此。大率此上四爻皆因涣以济涣者也。

【六三】阴柔不中正，气质之偏，未免有自私之悔。然居得阳位时，位在我，志在济时，志操之大，为能经营四方，以图匡济。而于一身之私，不暇复顾，为涣其躬之象。如是则公尔忘私，国尔忘家，于理无愧，而悔可亡。

象曰：涣其躬，志在外也。

【三象】涣其躬者，其志将以身济涣，而志在天下国家，则不复顾其私矣。所以能涣其躬也。

##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居阴得正，上承九五，当涣之任者也。下无应与，为能散其朋党之象，占者如是，则大善而吉，又言能散其小群，以成大群，使所散者聚，而若丘，则非常人思虑之所及也。

【六四】天下之涣，起于人各为群，或在廷臣工各相朋结为党。或天下豪杰各相朋结为党。四以柔正之德，当济涣之任，而下无应与，不系于私，是能正身率物，散天下之朋党，而专以事上者也。有涣其群之象。占者如是，则涣可合而任克胜，大善而吉。夫朋党既散，合而为一，是散小群以成大群，为涣有丘之象，是则四之散也，乃其所以聚也。此岂常人思虑之所能及哉？

《大全》朱子曰：老苏云：夫群者，圣人之所欲涣以混一天下者。

盖六四能涣小人之私群，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存疑》凡内外之明，皆起于人心涣散之时。朋党有二，如唐牛、李宋、洛蜀，此一党也。如春秋战国，诸侯各为朋党，以相侵伐，汉唐群雄割据而为党者，此一党也。涣有丘，是即上文而赞之。

象曰：涣其群，元吉，光大也。

【四象】涣其群，元吉，言能涣私群而归于一，功德光辉盛大，所以称元吉也。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阳刚中正，以居尊位。当涣之时，能散其号令与其居，积则可以济涣而无咎矣。故其象占如此。九五巽体，有号令之象。汗谓如汗之出而不反也。涣王居，如陆贽所谓散小储而成大储之意。

【九五】当涣之时，患在情不下达，而泽不下究。君之所当涣者，莫大于号令与居积焉。九五阳刚中正，既有济涣之德，居尊位又有济涣之权。为能散其号令，则万姓因王言之大，而知王心之一矣。散其居积，则财散于上，而民聚于下矣。天下之涣可合，生民之难可齐，无咎。

《蒙引》《程传》：大号，大政令也。谓新民之大命，拯涣之大政。汗谓如汗之出而不反。《书》曰：令出唯行弗唯反。《存疑》汉高入关，与民约法三章，唐高祖伐隋，与民约法十二条，是能涣其大号者，武王伐商，发钜桥之粟，散鹿台之财，以周穷民及善人，是散其王居也。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五象】不徒涣号，且必涣王居，而得无咎者，由其以阳刚中正之德，而居尊位也。有其德，则志在民，有其位，则权在我，是以能公其利也。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上九以阳居涣极，能出乎涣。故其象占如此，血谓伤害，逖当作惕，与《小畜》六四同，言涣其血则去，涣其惕则出也。

【上九】阳刚而居涣极，以能济之才，乘将济之会，为能散其伤害而血去，散其忧惧而惕出焉。占者如是，易危而安，无负济涣之责，何咎？

象曰：涣其血，远害也。

【上象】涣其血者，言阳居涣极，能出乎涣而远其伤害忧惧之害也。



## ䷻ 兑下坎上

节：亨。苦节不可贞。

节，有限而止也。为卦下兑上坎，泽上有水，其容有限，故为节。节，固自有亨道矣。又其体阴阳各半，而二五皆阳，故其占得亨。然至于太甚，则苦矣。故又戒以不可守，以为贞也。

【节卦全旨】《存疑》阳多于阴，是刚过于柔也，则立己太峻，用物太俭，节之遇者也。阴多于阳，是柔过乎刚也。则纵乎礼法之内，溢乎制度之中，节之不及者也。卦体三阴三阳，刚柔中分，而刚又得中，岂非节之适中者乎？初九之节，得其中者也。九二之节，失其中者也。六三之嗟，不及之节也。上六之苦，太过之节也。六四又节，承节于下而得其中者也。九五其节王节于土而得其中者也。《蒙引》节字该两意，有度数之节，有德行之节。

彖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

以卦体释卦辞。

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

又以理言。

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

又以卦德卦体言之，当位中正，指五又坎为通。

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极言节道。

【卦象】兑下坎上，卦象具有所限而止防而不溢之意，故为节。在人立身制用，皆严其自然之限，而不过。节，固有亨道矣。况卦体节而下过，裁制得宜，又节之善，而当得亨者。制行有节，则邦家必达矣。用财有节，则不伤财害民矣。苟其持守太狭，经用过陋，而苦其节焉。矫情拂理，物不能堪，其势不可行，不可守为正道而不之变也。

《蒙引》如节以制度，是以度数言者，如不出户庭，是以德行言者。节亨、苦节之节，都该两意，阴阳各半，二五皆阳，是节之中而

不至于苦者也。故亨。此即中正以通之理。《存疑》得中则甘，过中则苦。调味用心制行，莫不皆然，甘则吉，苦则穷。

【彖传】卦名节而词曰亨者，节以中为贵，而刚柔偏胜，中行不足，均失之矣。统观卦之全体，三阴三阳，刚柔中分，而析观卦之六爻，三五之刚，各得其中，夫不偏于刚，既不立己太峻，用物太俭。不偏于柔，亦不至放荡无节，奢侈无度，乃节之无偏者也。而刚又得中，裁制得当，无可过，无可不及，乃节之适中者也。故亨。

【二节】又曰苦节不可贞者，人之所贵者节，节之所贵者中，苦至于太过，则违性情之正，乖伦理之常，其理必至于困穷也。而可以为贞乎？

【三节】夫节固以中而亨，以苦而穷矣，而节与亨之义，又可于德体见之。卦德以兑遇坎，悦则喜进，有险在前，则进去不得，有阻节之义，是节之象也。而主节者存乎位，善节者存于德，卦体九五阳刚居尊居中得正当位，以主节于上，而所节者又得其中正，合天理，当人情，可以通行于天下，此节之亨也。

【四节】极而言之，天地之化，不过阴阳二气之运行而已。然阴极则阳生，阳极则阴生，皆有制而不过，是以四时成而岁功备也。圣人在上，知人欲之无穷也，举国家百费之常，而酌以义祀之中，积一年所入之数，以为一年经用之数，随立制度，以为之节焉。则费出有经，财不伤于奢侈，征敛有艺，民不困于诛求。节在天地，而化育成其功，节在圣人，而天下蒙其利，节道之大，如此。

《大全》邱建安曰：圣人立为制度，量入为出，无过取，无滥用，有损己益人之实，而无剥下奉上之事，故不伤财，不害民。《蒙引》度是法度，度本分寸、尺、丈，广狭长短数，此则所该自广当取其意也。

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象传】泽上有水，盈满则溢，容受有节，节之象也。君子体之于节民用，数有多寡，度有隆杀，自车服采章，以至宫室器用，各有限制，以定万民之限焉。以节民行，德存于心，行见于事，自民委物，则以至周旋进退，皆可拟议，以严一身之限焉。

《程传》数多寡，度法制，议德行，商度求中节也。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户庭，户外之庭也。阳刚得正，居《节》之初，未可以行，能节而止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初九】节之初，未可以行，宜节而止，初以阳刚得正，居之能节而止，不妄求进，为不出户庭之象。安有枉道辱身之咎？

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初象】不出户庭，由其刚而得正，能知时之通塞。初正时之塞而不通，是以节而不出也。

九二：不出门庭，凶。

门庭，门内之庭也。九二当可行之时，而失刚不正，上无应与，知节而不知通，故其象占如此。

【九二】在初之上，其时可行，非若初九，居节之初，未可以行也。而失刚不正，则暗于时势，上无应与，则无与为援，徒知守身独善，不知用行之义，有不出门庭之象。占者如是，洁身乱伦，凶何如哉？

象曰：不出门庭，凶，失时极也。

【二象】幼学将以壮行，患不得其时耳，今幸有其时，而固泥不出，失时甚矣。故凶。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阴柔而不中正，以当节时，非能节者，故其象占如此。

【六三】当节时，而以阴柔不中正当之，非能节者。如用财不经，未能量入为出，立身无度，未能谨言慎行，为不节若焉。占者如是，则财用为之伤，悔尤不能免，其嗟叹也必矣。自贻伊戚，无所咎也。

《存疑》无咎与诸爻异。言无所归咎也。观《象传》又谁咎可见。

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

此无咎与诸爻异，言无所归咎也。

【三象】士君子立身，一败嗟若不免不节，是谁不节则咎，又谁咎乎？

《蒙引》当节不节，费于前则乏之于后矣。以德行言之，亦不能守节而卒，亦无以自立者。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也。士君子立身一败，万事危裂，能免嗟若之咎乎？

六四：安节，亨。

柔顺得正，上承九五，自然有节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六四】五主节，六四以顺正承之，凡立身，制用制节谨度，不敢

纵逸，和顺从容，无所勉强，是其节之出于自然，而安于节者也。所以动无过畏困，或不宜而得亨也。

《蒙引》安节口四云安贞，谓安于节也，顺正故安。《存疑》言乎德行则谨身修行以临其民，而凡动容周旋，皆中乎礼，言乎数度，则量入为出，以至车马宫室，不过其制，是其安于节者也。

象曰：安节之亨，承上道也。

【四象】安节之享有五以主节于上，四以柔顺得正，承其道而行之，不作聪明，以乱旧章，所以安于节而无事勉强也。

《蒙引》非柔顺得正，则虽其所当承，亦不能承，而行之之安裕如此也。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

所谓当位以节，中正以通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九五】当位以节而得中正，不拂于古，不戾于今，合人情而宜土俗，如五味之甘，可以适口也。有甘节之象。占者如是，则法自尽善而吉，由此推之四海而皆准，行之万世而无弊，而有可嘉之功矣。

《大全》朱子曰：甘便是对那苦，甘节与“礼之用，和为贵”相似。胡云峰曰：他爻之节，节其在我者，九五节天下者也。节天下而使天下甘之，所谓中正以通也。

象曰：甘节之吉，居位中也。

【五象】甘节之吉，言所居之位在上体之中，中则无不正，在爻为中正，在节为甘，中正以通其吉，宜也。

《蒙引》中兼正，中则不苦而甘矣。《存疑》此释甘节之义，即《彖传》中正以通。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

居节之极，故为苦节，既处过极，故虽得正而不免于凶，然礼奢宁俭，故虽有悔，而终得亡之也。

【上六】上居节极，过于俭嗇，而流于固，好为孤子而流于矫，是为苦节。节至于苦，虽节所节而贞，亦拂乎天理人情而凶，然节之太过，犹胜于不节者。虽为有悔，而终得亡之也。

《大全》胡云峰曰：悔亡与“资束帛戈终吉”意同。盖苦节之悔，犹胜不节之嗟。《因指》兼用与行说。《本义》礼奢句不过借度数一



边影说。

象曰：苦节，贞凶，其道穷也。

【上象】苦节，贞凶，节之太过而不可行，其道穷而不可通，正与中正以通者相反也。

《大全》胡云峰曰：五，位中，故为甘。上，位极，故为苦。

《彖》曰：节亨，五以之曰苦，节不可贞，上以之。

## ䷹ 兑下巽上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贞。

孚，信也。为卦二阴在内，四阳在外，而二五之阳皆得其中，以一卦言之，为中虚，以二体言之，为中实，皆孚信之象也。又下说以应上，上巽以顺下，亦为孚义。豚鱼，无知之物，又木在泽上，外实内虚，皆舟楫之象。至信可感，豚鱼涉险难，而不可以失其贞，故占者能致豚鱼之应则吉，而利涉大川又必利于贞也。

【中孚全旨】中孚兼二义，中虚者，信之本，虚则无物，而诚由是存也。中实者信之质，实则不妄，而诚以是立也。《大全》朱子曰：一念之间，口无私主，便谓之虚，事皆不妄，便谓之实，不是两件事。

象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

以卦体卦德释卦名义。

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

以卦象言。

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

信而正，则应乎天矣。

【中孚象】兑下巽上，卦体具有存诚之义。卦德具有推诚之义，故为中孚。以理而言，诚能中孚，而天下无不可感之物，无不可济之事。占者得之，是诚能动物，虽至顽冥，如豚鱼亦可感通而吉，况有知者乎？涉川贵乎能待，中孚既能待矣，而卦又具可以涉险之象。占者得之，虽至艰险如大川，亦自克济而利。况易行者乎？然而，贞者又信之所以为信也。必察其理之是非，权其义之可否，信所当信，而贞乃为利也。

《程传》豚鱼，实物之难感者也。孚信而感豚鱼，则无不至矣。

《大全》胡云峰曰：信失其正，如盗贼相群，男女相私，士夫死党，小人出肺肝袒示而遂背之，其为孚也，人为之伪，非天理之正也。《存疑》豚鱼吉三句，俱承中孚说来。

【象传】卦名中孚，于卦何取哉？统言卦之全体，三四之柔在内，为中虚，而此心一私不存。析言卦之二体，二五刚得中为中实，而此心粹然至实，此信之全于一心，非中孚之见于卦体者乎？卦德下悦而臣民媚兹于上，上巽而巽，顺乎下，则上下交孚，足使近悦远来，举天下而皆信之，而化及万邦矣。此信之通于人已，非中孚之见于卦德者乎？所以名中孚也。

《蒙引》《程传》及（张）中溪乃作化天下之万邦，极其广而言之，所谓万邦作孚也。自我一国，既上下交孚，则近悦远来，天下孚之必矣。此上下指君与臣民也。

【二节】词曰豚鱼吉者，言诚能动物，信感及于豚鱼，而及人也必矣。何吉之不得乎？曰利涉大川者，木在泽上，既有乘木之象，外实内虚，又为舟虚之象，所以见险能待而利涉也。

【三节】又曰利贞者，信而正者，天之理也。中孚利贞则存之，为实体。而静与天俱发之，为实用。而动与天游，不正则流于人欲之私矣。

《存疑》厚斋谓：诚者，天之道也。孚之正，则应乎天。此天是在人之天，不可说是在天之天。

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

风感水受，中孚之象。议狱缓死，中孚之意。

【象传】风感水受，犹至诚所感，物无不受，中孚之象，君子体此以用狱，虽狱囚当死矣，犹虑有冤枉于其间，更加议减而且缓其死，不使用刑者中心有毫发之疑，受刑者中心有毫发之憾，其惻怛为民之心，真有以深入乎民心矣，非中孚之意乎？

《因指》议而缓之，未必皆免于死，君子一段钦恤之心，则如此耳。所谓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俱无憾也。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当中孚之初，上应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则吉，复有他焉，则失其所以度之之正，而不得其所安矣。戒占者之辞也。



【初九】因信之道贵审之于初，当中孚之初，未有所主，上应六四，是可信之人，故圣人戒占者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则足以为吾终身之所倚仗而吉，然人情审于其始，其多变于其后，若复有他，是二三之心，非所以成孚也。则失其正而不安矣。

《蒙引》此皆戒占者之词，初九本未见其有他处，爻词只据初时说道理。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变也。

【初象】所以能虞吉者，为中孚之初，初志未变，故能度可信而信之也。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九二中孚之实，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实应之，故有鹤鸣子和、我爵尔靡之象。鹤在阴谓九居二，好爵谓得中。靡与縻同，言懿德，人之所好，故好爵虽我之所独有，而彼亦系恋之也。

【九二】九二以刚中居下，有中孚之实心，而九五以刚中居上，亦以中孚之实心应之。上下同心，不戒而孚，其二五之交孚，取象于物，犹鹤鸣在阴，不期子之和也，而同声相应，子自和之，天机之不容已也。其二五之所以交孚，取象于人。盖懿德良贵，人所同欲，我有好爵，不期尔之恋也，而欲贵同心尔，自靡恋之至情之不容间也。物之相爱者，莫如母子之同心，而人之可慕者，莫如王爵之可贵。中孚之二，以实感乎五，而五亦以实感乎二，其至诚之感通，为何如乎？

《大全》胡云峰曰：鹤鸣子和，天机之自动，好爵尔靡，天理之自孚也。《存疑》四句两象。上二句，就鹤上取象。下二句，就爵上取象。下一义是上一义之所以然处。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

【二象】鹤鸣而子和之者，以二五实德相感，本皆其中心之所愿，非有所强而然也。

《大全》朱子曰：是两个都要此物事，所以鹤鸣子和，是两个心下都爱，所以相应如此。《集解》尚指五言，见二有中德，而九五中心好之，此其所以相信也。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敌谓上九，信之穷者，六三阴柔不中正，以居说极而与之应为，故

不能自主，而其象如此。

【六三】阴柔不中正，则性质无常居，说之极，则又无节，而反其常，与上九信之穷者相应，则知信而不知变，不足为吾之倚赖。以我之无常，应彼之不通，为得敌，故不能自主，靡有定执，或鼓而起，或罢而止，而作止之无常，或泣而悲，或歌而乐，而哀乐之无常，虽不言凶，凶亦可知矣。

《蒙引》得敌二字最重，三虽阴柔不中正，然使得善应，尚获其助而不至于颠倒，故圣人不得不罪其敌也。凡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皆如此，鼓是活字，主击鼓言。

象曰：或鼓或罢，位不当也。

【三象】三所以不能自主，而或鼓或罢者，以其处位不当，阴柔不中正，轻躁失德故也。

《存疑》此只就本爻说，遗了上应上九意。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六四居阴得正，位近于君，为月几望之象。马匹谓初与己为匹，四乃绝之，而上以信于五，故为马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则无咎也。

【六四】月为臣象，六四居阴，得正德之盛，位近于君，位之盛，所谓宠绝百僚，位极人臣者，有月几望之象。此正群党趋附之时，易于致咎者也。初九与四为应，是其匹偶，自非匪躬徇国者，鲜不昵于私交而没公道矣。四唯绝其朋党，而一心以事上，又有马亡其匹之象。人臣之义无私交，则得公尔忘私之义，而无咎矣。

《蒙引》月几望二句，相呼应，正谓权位之隆，而能乃心王室，自绝私交，所以无咎。无咎处，全在马匹亡见，不在月几望上。《程传》古驾车用四马，不能备纯色，则两服两骖各一色，故两马为匹。匹，配也。

象曰：马匹亡，绝类上也。

【四象】四之马匹亡者，以其德本柔正，为能绝其朋类而上从于五，故无咎也。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

九五刚健中正，中孚之实而居尊位，为孚之主者也。下应九二，与之同德，故其象占如此。

【九五】中孚之实，为中孚之主，下应九二与之，曰德，相信是其



孚信之两相牵固者也。占者如是，则上下一心，君臣同德，明良喜起之歌在于是矣。何咎？

象曰：有孚挛如，位正当也。

【五象】五之应二，所以能有孚挛固者，何以得此哉？盖德本刚健中正，而位之正又居尊位，而位之当正则有以定取舍之极当，则有以握举错之权，此信贤之心所以崇也。

《蒙引》正以德言，即刚健中正，当以位言，即居尊位。要分看，《履》、《兑》九五与此同。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

居信之极而不知变，虽得其正，亦凶道也。故其象占如此。鸡曰翰音，乃巽之象。居巽之极，为登于天。鸡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信非所信，而不知变，亦犹是也。

【上九】居信之极，务执于信。虽时之所不宜，势之所不便，亦固欲行之。而不知变，亦犹鸡固羽族，宜能飞也，而不能飞，则变也。乃以其有羽翼而强欲飞而登天，不知变也，不免于胶执。虽正理所在，终不能济而凶。

《蒙引》《曲礼》注云：翰，长也。鸡肥，则鸣声长。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

【上象】翰音欲其登天，信非所信，岂可长乎？必败信也。如宋襄之仁，尾生之信也。

## ䷛ 艮下震上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小谓阴也。为卦四阴在外，二阳在内。阴多于阳，小者过也。既过于阳，可以亨矣。然必利于守正，则又不可以不戒也。卦之二五皆以柔而得中，故可小事。三四皆以刚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卦体内实外虚，如鸟之飞，其声下而不上，故能致飞。鸟遗音之应，则宜下而大吉，亦不可大事之类也。

【小过全旨】《存疑》《小过》不当以人类言，当以事类言。阴多于阳，则收敛退缩之意多，开张奋发之意少。总之，可小而不可大，宜下而不宜上，如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大事也，不可也。如行过乎恭云云，小事也，可也。如行过乎傲，丧过乎易，用过乎奢，上逆也，不宜也。如行过乎恭云云，下顺也，宜也。

彖曰：小过，小者过而亨也。

以卦体释卦名义，与其辞。

过以利贞，与时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以二五言。

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以三四言。

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

以卦体言。

【小过象】艮下震上，阴多于阳，小者过也，故为小过。既过于阳，则收敛退缩之意多，开张奋发之意少，占者得之，在己不失其能守，凡事得遂其所求，固当得亨矣。然必固守其正，斯为利焉。何也？卦体有可小事，不可大事之象，又有飞鸟之象，故小而安常守分，则可大而创建，非分则不可即，所为虽可小事，亦须收敛退抑，不居于亢而居卑，若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则事适其宜而大吉，可小事而宜下，所谓利贞者如此。

《蒙引》可小事宜下，皆利贞之意。宜下只是退一步做事的意。飞鸟多有声，声皆不闻，大抵风皆自上而下，声音难逆风而上。《存疑》曰：小过亨者，小事过而亨也。曰利贞，申戒占者之词，即小者过也。可小事宜下，是皆守正之利，亦即小者过也。

【彖传】卦名小过而词曰亨者，卦体阴多于阳，在人则是收敛退守，一身之事亦得遂其求而亨也。

【二节】过而利于贞者，时当小过，可过于小而不可过于大，可以小过而不可以甚过。利贞者，过小而不过大，小过而不甚过之谓，是与时偕行也。可小事者，二五柔而得中，柔本不可有为，而得中则柔而不过，所以犹可小事也。





《蒙引》时，谓小过之时，非时有小过，谓时当小过也。

【三节】曰不可大事者，三四之刚皆失二五之位，非上下之中，刚本有图大之才，而失位则权夺不中则善亏，是以任有不胜，不可大事也。

《蒙引》二阳不居二而居三，不居五而居四，皆失位也。又三以阳居下之上，四阳居上之下，皆不中也。失位以时位言，不中以才德言。

【四节】卦取乎飞鸟，卦体内实，像鸟之身，外虚，像鸟之翼，有飞鸟之象焉。有此象，当思此义，所谓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者，时当小过，即当小事，若上亢自处戾，于时宜、于理为逆，唯卑下自牧，合于时宜，于理为顺也。

《蒙引》有飞鸟句，是卦体上逆下顺，以人事之理言，以理断其上逆下顺者，以小者之过可下而不可上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山上有雷，其声小过，三者之过，皆小者之过，可过于小而不可过于大，可以小过而不可甚过。《彖》所谓可小事而宜下者也。

【象传】山上有雷声，在远处，去人甚远，其声渐微，小过之象。君子而体之用思时，有不得过于激烈，而可过于收敛者，其于行己，宁过乎恭，毋过乎傲，而但不至于足恭；居丧宁过乎哀，毋过乎易，而但不至于减性制用；宁过乎俭，毋过乎奢，而但不至乎鄙陋，此皆小事，而宜下，所谓与时偕行者。

《大全》朱子曰：如大过便说独立不惧，小过，只说这行丧用，只是这般小事，是小事过，又是过于小，如行过乎恭云云，皆是过于小，退后一步自贬的意思。皆是宜下之意。《存疑》可过于小，不可过于大。行可过于恭。过于傲，不可也。丧可过于哀，过于易，不可也。用可过乎俭，过乎奢，不可也。可以小过而不可以大过。过乎恭而至足恭，不可也。过乎哀而至于丧明，不可也。过乎俭而至豚肩不掩，不可也。

初六：飞鸟以凶。

初六阴柔，上应九四，又居过时，上而不下者也。飞鸟遗音，不宜上宜下，故其象占如此。郭璞《洞林》占得此者，或致羽虫之孽。

【初六】小过之时，不宜上而宜下。初六阴柔则阴躁不能固守，以上应九四，则志在上行，恃势自高，又居过时，只管过极，上而不下者，如鸟之飞，只管过去之象，以是而行，凶必然矣。

《蒙引》不好处全在飞字上，以凶者乎！庵曰：以飞致凶。

象曰：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

【初象】飞鸟以凶，躁妄骄盈，自取其灾，虽欲善为之，图以解救之而不得，无可奈何也。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六二柔顺中正，进则过三四而遇六五，是过阳而反遇阴也。如此，则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君而适遇其臣也。皆过而不过，守正得中之意，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六二】柔顺中正，得臣道之纯者，彼三四是阳祖之象也。五阴妣之象也。进而求遇，过三四而遇六五，像过祖而反遇妣也。在人事所过者，阴克骄亢之心，秉恭顺之节者也。如此则过而不过，不凌逼其君而适得为臣之分，像不及其君遇其臣也。上不疑而下不忌，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

所以不及君而还遇臣者，以臣不可过故也。

【二象】二所以不及其君者，以臣不可过其君也。夫君臣之义，毫发之际，不容潜差，然则不及其君，虽二之能然，实理之当然也。

《蒙引》不及其君，爻词本自爻言其能然，《象传》则复以理言其当然也。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小过之时，事每当过，然后得中。九三以刚居正，众阴所欲害者也，而自恃其刚，不肯过为之备，故其象占如此，若占者能过防之，则可以免矣。

【九三】小过之时，凡事以能过为中，九三以刚正而当，阴过之时，邪正不容两立，彼既欲害乎我，则不徒当防而当防之过也。三乃自恃才力之刚，而以彼为不足畏，不肯过为之防祸患，从此而加，或戕害之而不自知矣。凶何如哉？

象曰：从或戕之，凶如何也。

【三象】吾子之于小人，必防之至而使不得逞其奸，可也。从或戕



之，是蔑贞之祸，有莫知其所自来，莫究其所底止，凶何如也。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当过之时，以刚处柔，过乎恭矣，无咎之道也。弗过遇之，言弗过于刚，而适合其宜也。往则过矣，故有厉而当戒。阳性坚刚，故又戒以勿用。永贞言当随时之宜，不可固守也。或曰：弗过遇之，若以六二爻例，则当如此说，若依九三爻例，则过遇当如过防之义，未详孰是。当阙以俟知者。

**【九四】**当小过之时，占得此爻者，得宜下之道而无咎。所以无咎者何也？盖以刚处柔，勿过于刚而傲，宁过于柔而恭，是道合乎小过之宜，故无咎也。若去柔而以刚往，是过刚取败之道，必有危厉而当戒也。然过恭乃一时之宜，非不易之道。而九四阳性坚刚，恐胶固而永执此柔以为常，又当随时变通，或用恭于所当恭，而勿过乎刚，可也。或用刚于所当刚，而勿过乎恭，亦可也。岂可专以过恭为贞而永守之乎？

《存疑》勿过遇之，要只是无咎之意，在遇之处截上，是因其处柔而善之下，是原其所性而戒之也。《程传》往去柔而以刚进也，故有厉。而当戒又恐其一切用柔而不知变，故又戒以勿用永贞。

象曰：弗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

爻义未明，此亦当阙。

**【四象】**弗过遇之者，位不当而居柔，所以弗过乎刚而适合其宜也。往厉必戒，过刚必以傲败，终不可长久也。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以阴居尊，又当阴过之时，不能有为，而弋取六二以为助，故有此象。在穴，阴物也。两阴相得，其不能济大事可知。

**【六五】**以阴柔才弱而居尊，又当阴过之时，过于退让不能有为于天下，有密云不雨，自我西郊之象。夫在己固不能有为，或得阳刚之佐，犹可资以为助，乃六二阴柔在下，如在于穴焉。两爻皆阴，理无相应，故为公弋取彼在穴之象。以无能之佐，辅不振之主，何能成大事哉？

《蒙引》密云二句，自六五而言其不能成大事也。公弋句，自六五之得六二而言其不能共济大事也。绳按：不雨在穴，皆阴过而不得阳助之象，正是小者过也。

象曰：密云不雨，已上也。

已上太高也。

【五象】密云不雨，阴既不能有为，又加以过高志满，不能得阳之助能有为哉。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六以阴居动体之上，处阴过之极过之，已高而甚远者也。故其象占如此。或曰遇过恐亦只当作过遇义，同九四，未知是否。

【上六】阴柔性躁动体已过，又居动体之上，阴遇已过，又是阴过之极，凡事不与理遇，动皆过甚，有如飞鸟之迅速，而至于远去焉。吾知志满，则离天人，皆违，眚灾并至，是之谓矣。

《程传》离过之远也。

象曰：弗遇过之，已亢也。

【上象】弗遇过之，由其居动体之上，处阴过之极，恣其矜侈之意而已亢也。

## 离下坎上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既济，事之既成也。为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为既济，亨。小当为小亨，大抵此卦及六爻占辞，皆有警戒之意，时当然也。

【既济全旨】《大全》胡云峰曰：创业之主，以忧勤而吉。守成之主，以逸乐而乱。初吉不几时，终乱乃叠见，圣人所以于既济之时，深戒之也。《存疑》保济之道，尽人事以扶天运之穷也。而总不外于利贞者，尊贤使能，修政明刑，罔失法度，罔淫于佚，罔游于田，儆戒无虞，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是也。《蒙引》只缘既字不好，此即康节怕处其盛之意。

象曰：既济，亨。小者亨也。

济下疑脱小字。

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



以卦体言，

初吉，柔得中也。

指六二。

终止，则乱，其道穷也。

【既济象】成天下之事者，在于彼此协力施为当可。此卦离下坎上，卦象彼此相为，用事之所以济也。爻位所处无不正，亦事之所以济也，故为既济。济而曰既，好时节都过了，其占仅于小事之无关于治乱之数者。犹可得亨而已。此时正当着意谨守，持盈戒满而利于贞。所以然者，盖治乱安危，相为倚伏，法度既已修举，而将至于废坏，教化皆已大行，而将至于凌夷，天下已治，将至于乱。其初，人心警飭，所由得吉，终则怠心易生，而衅巽渐萌，唯其初吉终乱，所以谨始虑终，又必利贞也。

《大全》朱子曰：大率到那既济了时，便有不好去，所以说小亨。初吉终乱，便有不好在末后底意思。李隆山曰：阴阳当位，六十四卦无如既济最正，向使不正，安能相济？天既济功成，物极则反，理之必然，故曰初吉终乱，辞亦虑既济后，盈溢太过者。即《蒙引》既济之时，好时节都过了，只得小亨而已。不好事又将来，故须利贞。初吉终乱，正是此意。是言其所以小亨而又利贞也。

【彖传】卦名既济，而词曰小亨者，盖既济之时，大亨已过，小事之无关于治乱者，犹可以得亨也。

【二节】曰利贞者，于卦何取哉？卦体初、三、五，刚位也，以九居之，则刚得其正，而当乎刚之位矣。二、四、上，柔位也，以六居之，则柔得其正，而当乎柔之位矣。刚而正当，则厉精以图而复，不好大以妄为。柔而正当，则持重以字而复，不偷安以滋弊，诚制治保邦之善。利贞之义，非本诸此乎？

【三节】曰初吉者，二居既济之初，而以柔居中，柔则持重而不躁动，柔而得中，又谨畏而不怠荒，所以能成既济之功而吉也。

【四节】曰终乱者，时乎既济，忧惕之心忘，而怠荒之心起，于其终而有止，此所以致乱，理当困穷，此又推其终之所以致乱也。

《大全》邱建安曰：治极生乱，乱极生治，此虽天运，实人事也。人之常情，处无事则止，心生止，则心有所息，而不复进，此乱之所从

起处。《彖》曰终乱，而《传》曰终止则乱，玩一止字，夫子赞《易》之旨深矣。《蒙引》卦词终乱与《丰》“日中则昃”同意。《彖传》是兼人事言，然人事所在，即天运所在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象传】水在火上，水居上则受火之热，火居下则能热乎水，交相为用，既济象了。君子而体之用思，既济虽非有患之时，而患每生于既济之后。夫患每隐于不及觉，故贵于思以虑其后患，又猝而不及持，尤贵于防，以为其先，思而预防，而既济之治，可长保矣。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轮在下，尾在后，初之象也。曳轮则车不前，濡尾则狐不济，既济之初，谨戒如是，无咎之道，占者如是则无咎也。

【初九】当既济之初，志意犹未尽随，纪纲犹未尽弛，正可戒惧之时也。故圣人之为设戒，曰：当既济者，若能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其心凛凛然，在事上郑重，像车行而常，若轮之曳焉。虑患之周详，像狐济而常，若尾之濡焉。只此敬慎一念，自然事无不济，无咎。

《蒙引》全是恁初字说道理，《彖传》柔得中，亦是以其在初而能谨畏耳。《存疑》亦是自曳其轮，自濡其尾，故无咎，戒谨之象。

象曰：曳其轮，义无咎也。

【初象】曳其轮，当济之初，而能戒谨，敬慎不败，理当无咎也。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应九五刚阳中正之君，宜得行志。而九五居既济之时，不能下贤以行其道，故二有妇丧其茀之象。茀，妇车之蔽，言失其所以行也。然中正之道不可终废，时过则行矣，故又有勿逐而自得之戒。

【六二】妇车必有茀而后可行，犹臣道必得君而后可行也。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应九五阳刚中正之君，不可谓无所遇矣。不幸五当既济之时，狃治之心生，下贤之意怠，二之道不能以自行，犹妇之丧其车茀而失所以行之象。然中正不可终废，不必汲汲然求合，久自当见用，如妇车虽丧茀，不待追求，至于七日而自得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二象】丧茀而七日得者，唯其中正之道在我，故暂虽不用，不久



当见用也。岂有终穷之理哉？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既济之时，以刚居刚，高宗伐鬼方之象也。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后克。戒占者不可轻动之意，小人勿用。占法与《师》上六同。

【九三】当既济之时，而用刚之至，是当治道之盛，而兴伐国之师。高宗伐鬼方之象也。夫以高宗中兴，令主伐一鬼方，犹必三年之久而后克之，人之征伐，其可不慎哉？如不得已而用兵，又当慎于择将。若用小人，胜则有屠城杀人之咎，不胜同为舆尸涂地之凶，其为盛世之累者多矣！所当深戒也。

《存疑》此爻是实象，如箕子之明夷一般。

象曰：三年克之，惫也。

【三象】三年克之，必三年然后克，劳师费财，困惫甚矣。苟为得已，可轻用乎？

**六四：濡有衣袽，终日戒。**

既济之时，以柔居柔，能预备而戒惧者也。故其象如此。程子曰：濡当作濡衣袽，所以塞舟之罅漏。

【六四】当既济之时，以柔居柔，敬慎之至，故时虽无患而所以预备者，不敢忽患。虽有备犹恐备之不密，而戒惧不敢忘。如乘舟者，恐其舟之破漏而濡温，先备衣袽，以为塞漏之用。虽有衣袽，其心犹常戒惧，至于终日常恐水之骤入，而不敢安也。盖备患之事，既不失于寻常，而虑患之心又不忘于顷刻，此处既济之道也。

《大全》胡云峰曰：乘舟者不可以无濡而忘衣袽，亦不可谓衣袽已备，遂翫然不知戒，水浸至而不知，则虽衣袽不及施矣。张中溪曰：六四出离入坎，此济道将革之时也，罅漏必至于此，故取漏自为戒。

《存疑》衣袽先为备也，终日戒承上言，衣袽之备至于终日，犹不懈也。作一串意看。

象曰：终日戒，有所疑也。

【四象】终日戒，其心常恐患之将至，有所疑惧而不自宁也。

《易喻》凡人只是自信无事，所以有事。若此念不敢安，然自信纵谋出万全，心中自觉得有许多可疑可畏出来，戒心终无已时。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东阳西阴，言九五居尊而时已过，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时也。又当文王与纣之事，故其象占如此。《彖》词初吉终乱，亦此意也。

【九五】五之为君，势虽胜于六二之为臣，然五当既济之终，其衰将至。二当既济之始，其盛始开，则五虽居尊，而天命人心皆莫之与，不若二之居下，而天与人归之，其象犹东邻杀牛以祭，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者。其天运之当然乎，抑人谋之不减，以致此耶？

象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

【五象】天下之事所贵者时，东邻虽杀牛，要不如西邻之始得时也。故实受其福随解。实受其福曰吉大来，正以其始得时，天与人归，其与五之时已过者，何如也。

《存疑》吉大来，盛称六二之得时，益以见失时之不可有为耳。

上六：濡其首，厉。

既济之极险体之上，而以阴柔处之，为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占者不戒，危之道也。

【上六】既济之极，终乱之时也。险体之上，危险之甚也。上以阴柔处之，惮务因循，不知敬畏，乱愈甚而险愈深，不至于载胥及溺不止，有像于狐之涉水，不仅濡尾，而且濡首焉，其危宜也。

象曰：濡其首，厉，何可久也。

【上象】濡首而厉，患不预防，终必丧亡。何可久也？

## 坎下离上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未济，事未成之时也。水火不交，不相为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为未济。汔，几也。几济而濡尾，犹未济也。占者如此，何所利哉？

【未济全旨】《大全》名反既济，只未字便好，非不济也。亨以将来者，言亨虽天运，所以成天运者在人事，要以敬慎为主。初之濡尾，二之曳轮，三之征凶，皆事之未济者也。四之震，用五之光，孚上之饮酒之孚，皆事之有济者也。合观之，可以知未济之亨矣。李西溪曰：上





篇首天地，阴阳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终焉。下篇首咸恒，阴阳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终焉。

彖曰：未济，亨，柔得中也。

指六五言。

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

【未济象】坎下离上，卦象水火不交，则彼此之情不协，六爻位皆失正，则所处不以其道事焉。攸济故为未济。占者须知未济非终于不济，乃有待而济也，将来必亨，亦顾人事何如耳。其必老伐持重，慎终如始，方能有济而亨。苟纪纲稍振，法度初举，不知敬慎，以要其成。像小狐几济而濡其尾，则亦终于不济矣，何所利乎？

《蒙引》小狐二句，占之象也。《程传》狐大者，多疑畏，故履冰而听，惧其陷也。小者则未能畏慎。《语类》谓：狐尾大，濡其尾则不得济矣。

【彖传】未济而得亨，岂徒特有将济之机哉？亦以六五柔而得中，在人，柔则小心慎密，中则处置得宜，故能济，未济而得亨也。

《存疑》《本义》不以六五解亨义。《彖传》柔得中，特亨之一义耳。

【二节】曰小狐汔济者，始虽有为治，其相举而时事方殷未出，险难之中也。此时将济未济，正须敬慎处之，以收未济之利。曰濡其尾，无攸利者，言首济而尾不济，不能继续于终也。又何利焉？然则天下事将终于不济乎？不知卦体六爻虽不当位，而为未济，然阴爻皆与阳应，资其强毅以成朋作之功，阳爻皆与阴应，资其柔顺以持敬慎之虑，协力同心，始虽不济，而终必济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异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观象而审辨之。

【象传】火在水上，水火不交，不相为用，未济之象也。然火性炎上，居于上，水性润下，居于下，有各居其方之义。君子于焉，慎以辨之，以人治人，以物付物，上下内外贵贱大小，使各安其所当得之分，无有混渎焉。亦犹水火之不相杂矣。

《蒙引》辨物居方，所该甚广。盖君臣上下大小，各止其所之意。不必言所以济未济也。《存疑》水火异物，各居其所者，天地之辨物居

方，君子辨物居方，王者承天意以从事，赞天地之化育也。

**初六：濡其尾，吝。**

以阴居下，当未济之初，未能自进，故其象占如此。

【初六】凡人欲进而济天下事，必才与势兼备而遇其时，初六以阴，则无能济之才，居下又无可济之势，当未济之初，又值难济之时，则不能有济，像狐涉水而濡其尾，终于不济，亦可羞矣。

《大全》徐氏曰：既济之初，才刚足以有济，又下离体明，则知缓急之宜，而不急济，故自濡其尾，而终济。未济之初，才柔不足以济，又下坎体陷，则冒险以进，而急于求济，至于濡尾而不能济矣。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

极字未详，考上下韵，亦不叶，或恐是敬字，今且阙之。

【初象】濡其尾，固以时之难济，亦以轻躁冒为而无持重之念，不知敬慎故也。

**九二：曳其轮，贞吉。**

以九二应六五，而居柔得中，为能自止而不进，得为下之正也。故其象占如此。

【九二】以二应五，有君臣之分，然二刚五柔，不免有凌逼之嫌，幸其居柔得中，中顺不失为能以理自裁，自止而不进，有曳其轮之象，得为下之正也。占者能如九二之贞，则能保其禄位而吉。

《蒙引》爻词俱不及未济道理，九四、六五亦然。

象曰：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

九居二，本非正，以中故得正也。

【二象】九二处非其位，乃得贞而吉者，由其得中，故宅心中顺，不恃才用势以进逼于君，为得正而吉也。

《存疑》中心以心言，正以事言。曳轮，二之正也。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阴柔不中正，居未济之时，以征则凶。然以柔承刚，将出乎坎，有利涉之象。故其占如此。盖行者可以水浮而不可以陆走也。或疑利字上当有不字。

【六三】阴柔不中正，才德俱不足以济，居未济之时，占者若往以求济，反有败危而凶。然以六三之柔，乘九二之刚，以虚来实，有舟楫



之象。居坎体之上，将出乎坎水，有济川之象。其占为利涉大川也。

《存疑》既曰征凶，又曰利涉，征凶为济事之占，涉川为济水之占。

象曰：未济征凶，位不当也。

【三象】济时之具，在于才德，阴柔不中正，而位不当，无才德也，往以思矣，是以凶也。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以九居四，不正而有悔也。能勉而正则悔亡矣。然以不贞之资，欲勉而贞，非极其阳刚用力之久，不能也。故为伐鬼方，三年而受赏之象。

【九四】四以阳居阴，为失其刚，是即志欲有为，未免沮丧，不贞而有悔者也。占者须知勉而求贞，因事顺理，修德立政，则济世有道而吉，不能济之，悔亦自可亡。然反正之功，非可因循而欲速，必以刚决之力，作其振奋之气，而又功深力久，乃克有成。像震用伐鬼方，至于三年然后克之，而有赏于大国，兹所谓贞也，吉而悔亡之道也。

《通典》震用二句，正示以勉贞之道，占之象也。

象曰：贞吉，悔亡，志行也。

【四象】变恶为美，人之素志也。能勉而贞，奋励功深，而治犹振举，吉而悔亡，其志得遂也。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主，居中应刚，虚心以求下之助，故得贞而吉，且无悔，又有光辉之盛，信实而不妄，吉而又吉也。

【六五】以六居五，存心施事之间，或有不正者。然为文明之主，赋性聪明，既有悔悟自新之美，居中应刚，虚心下贤，又有开道启益之助，故存心行事，能得其正，则德修治成而吉且无悔。然以文明虚中之德而得贤之助，岂但贞吉而已哉？盖文明者，光辉之基，而虚中者，有孚之本。将见畅四肢，发事业，皆实德之流行，初非声音笑貌以伪为于外，是为君子之光有孚也。则德盛治成，吉而又吉也。

《蒙引》此贞字是五所自有者，六五文明之主，居中应刚，虚心求下之助，所谓贞吉无悔者。自此而取，所谓君子之光有孚者，亦自此而取。《程传》曰：上云吉以贞也，下云吉以光也。上曰文明，自其内德之明言，君子之光，则其明发越于行为之间矣。所谓光辉之盛也。上曰

虚心求助，只是一事之诚。此云有孚，只是见于施为者，一一皆实德诚意之流行矣。非以下段申上段意也。观《本义》两又字，可见分明是两重意。

象曰：君子之光，其晖吉也。

晖者，光之散也。

【五象】五曰君子之光者，言五有文明之德，而极其充积之盛，则礼乐文章，昭布于宇宙者，皆晖之所在而天地为昭，又何如吉也。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以刚明居未济之极，时将可以有为，而自信自养以俟命，无咎之道也。如纵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则过于自信而失其义矣。

【上九】居未济之极，其时将济，而以刚明居之，其才又足以济。占者唯知命识时，自信其有必济之理于以自养其济时之具，而俟天命之自至，为有孚于饮酒之象。天何欲速昊为之咎哉？然命之在天者，固所当安，而义之在我者，尤所当尽，乃克有济，若幸时之将济，而放纵自恣，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则过于自信，无以承天命而失其是矣。盖是者事之所当然，而人所宜尽也。曰有孚饮酒无咎者，善其顺乎天命也。曰濡其云云者，戒其当尽乎人事也。

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

【上象】听其在天，而又不失其在我，是之谓节，若幸其时之将至，纵而不返，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焉。亦不知节也，未济者何由济乎？



## 《周易》卷之三

萧山后学来尔绳木臣氏 纂辑

西陵后学朱采治（建予氏）、朱之澄（澹宗氏） 编订

男朱喆（澹若）、来林（南乔），

侄朱树远（敬升）、朱本（大升） 校正

### 系辞上传

系辞本谓文王、周公所作之辞，系于卦爻之下者，即今经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系辞之传也。以其通论一经之大体凡例，故无经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大全》胡双峰曰：系辞上下传，是孔子统论一经之卦爻大体凡例，如论先圣作《易》之由，则见于包牺氏仰观俯察，及《易》有太极，《河图》、《洛书》数章，如论用《易》之法，则见于《大衍之数五十》章。与夫卦爻之刚柔，象数之变化，三级之道，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状，皆该括无隐。若徒有上下经，而无系辞传，则象数之学不明，理义之微莫显，《易》亦竟无以致用于万世矣。《蒙引》或言《易》以及造化，或言造化以及《易》，或专言《易》，或言圣人作《易》之事，或言圣人用《易》之事，或言君子体易之事，大旨不出此。

【一章全旨】《大全》胡云峰曰：此章首言天地间有自然之《易》，继言《易》中有自然之天地，末言天地与《易》不外乎自然之理。所

谓自然之理者，易简而已。《蒙引》孔子此章，一以见人当不易理于天地，二以见人当求天地之理于吾身。盖《易》书之理，即天地之理。天地之理，即吾身之理，《易》则是天地人身之影子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天地者，阴阳形气之实体，乾坤者，《易》中纯阴纯阳之卦名也。卑高者，天地万物上下之位。贵贱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动者，阳之常静者，阴之常刚柔者，《易》中卦爻阴阳之称也。方，谓事情所向，言事物善恶，各以类分。而吉凶者，《易》中卦爻占决之辞也。象者，日月星辰之属形者，山川动植之变化者。《易》中蓍策卦爻阴变为阳，阳化为阴者也。此言圣人作《易》，因阴阳之实体，为卦爻之法象，庄周所谓《易》以道阴阳，此之谓也。

【天尊节】夫子从有《易》之后，追论圣人作《易》之本，而言《易》中有乾坤诸卦，有贵贱、刚柔，有吉凶、变化等名物，不过因天地间所本有者，而模写之耳。彼《易》有所谓乾坤焉，试观天以纯阳之形气居尊，地以纯阴之形气居卑，一尊一卑，俱有健顺之理。而纯阳乾卦，纯阴坤卦，于是乎定矣。盖乾坤，准天地而作也，由是《易》中等而为贵贱，试观地与人物之卑者，陈列于下，天与人物之高者，陈列于上。一高一卑，具有贵贱之理，而卦之上贵下贱，爻之乘贵承贱，于是乎列矣。盖贵贱，准高卑而作也。由是分而为刚柔。试观天与人物之属乎阳者，未始无静而性常动，地与人物之属乎阴者，未始无动而性常静。一动一静，见有刚柔之理。而卦爻之刚者，性动；柔者，性静。刚柔由动静而剖判也。由是决而为吉凶。试观人心一念向善，而众善随之；一念向恶，而众恶归之；以类而聚。人品同善为朋，而不入于恶；同恶为党，而不入于善；以群而分。一善一恶，具有吉凶之理，而卦爻得系以吉，失系以凶。吉凶因事物而肇生也。至若《易》无变化，乾坤或几乎息，然变化亦非始于《易》也。若日月星辰，其升沉显晦，靡常在天而成象，山川动植，其流峙荣枯，靡定在地而成形。象、形之中，具有变化，而《易》中蓍策卦爻之阴，穷于六，变为少阳，阳穷于九，化为少阴，变化因象，形而著见也。先儒所谓天地间原有一部《易》



书，开眼即见者也。

《大全》朱子曰：天尊地卑，上一截皆说面前道理，下一截是说《易》书，圣人做这《易》与天地准处如此。如今看面前，天地便是那个乾坤，卑高便是贵贱，圣人只是现成说这个，见得《易》是准这个，是从那有《易》后说来。《蒙引》乾坤以卦言，贵贱以爻位言，刚柔总卦爻言，吉凶以卦爻之占言，变化则蓍策中卦爻之变化也。数段自有次第，始于乾坤，体之立；终于变化，用之行。《通典》天尊地卑，重天地，不重尊卑，意物专以人言，若兼物，则物有何吉凶？

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

此言《易》卦之变化也。六十四卦之初，刚柔两画而已，两相摩而为四，四相摩而为八，八相荡而为六十四。

【是故节】《易》理固本于造化，圣人本此以作《易》，画一奇以像阳，称刚。画一偶以像阴，而称柔，而为两仪。加以引伸之术，自其刚柔以两相摩而生四象，刚柔以四相摩而生八卦，变化见于小成，盖以四重之法，以《乾》、《兑》、《离》、《震》为主，各以八卦推荡其上，为自《乾》至《复》三十有二之阳卦。以《巽》、《坎》、《艮》、《坤》为主，各以八卦推荡其上，为自《姤》至《坤》三十有二之阴卦。变化见于大成，《易》书于是乎成。而凡天地卑高动静吉凶变化，许多事物无不见于其间矣。

《大全》朱子曰：摩是两个物事相摩意，荡圆转推荡出来，摩是八卦以前事，荡是有那八卦了，圆转推荡那六十四卦出来。《蒙引》此条正指横图言，乃圣人作《易》原本子。

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

此变化之成象者。

【鼓之节】圣人摩荡以作《易》，而阴阳之实体固无不模写于《易》中矣，试即《易》卦之变化其乎成象者观之，阳为阴掩，则搏击而为雷而霆，则其疾而威者，非鼓之以雷霆乎？而《易》中之《震》卦，便是鼓物之雷霆。阴为阳隔，则旋绕为风而雨，则和而降者，非润之以风雨乎？而《易》中《巽》、《坎》二卦，便是润物之风雨。日月代明于昼夜，寒暑错行于周天，而圆图顺逆之行，便是日月之运行，寒暑之来往。而诸凡成象者，何莫不在其中乎？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此变化之成形者，此两节又明《易》之见于实体者，与上文相发明也。

【乾道节】试即《易》卦之变化具乎成形者观之，天下人与动物，凡气之刚而实，理动而建者，乾道也。乾道则成男焉，而《易》中之《乾》、《坎》、《艮》、《震》之阳卦，与凡以阳为主百九十二阳爻，皆为男，而乾道之所成也。凡气之柔而虚，理之静而顺者，坤道也。坤道则成女焉。而《易》中《坤》、《离》、《巽》、《兑》之阴卦，与凡以阴为主百九十二阴爻，皆为女，而坤道之所成也。而诸凡成形者，何莫不在其中乎？

《大全》朱子曰：摩荡方是说做这卦。做这卦了，那鼓之以雷霆与风雨日月寒暑之变化，皆在这个中，那成男成女之变化，也在这个中。

《存疑》此两节皆是言造化，谓《易》中具之者，先把造化之雷霆风雨日月寒暑作主，然后以《易》中《震》、《巽》、《坎》、《离》等卦照看，见得天地间雷霆风雨等物，皆《易》之所有，此便是具乎造化，可以发明首节之旨也。乾道坤道，只是阴阳，不曰阴阳曰乾坤者，以性情言之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知犹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盖凡物之属乎阴阳者，莫不如此，大抵阳先阴后，阳施阴受，阳之轻清未形，而阴之重浊有迹。

【乾知节】观乾坤所成，已悉圣人作《易》之大，再观乾坤之理，又知吾人体《易》之功。试以乾坤之理分见于天地者言之，乾道固成男，凡人物之生，其始皆主于乾，乾道一倡气以始其形，理以始此性，尽物而资始之，知大始者也。坤道固成女，凡人物之生，其终皆在于坤，坤既承天之气，以成形，承天之理以成性，尽物而造就之，作成物者也。

《蒙引》上文男女专指动物，此则兼植物矣。上言乾坤各成其形，以阴阳对立之义言。此言乾坤，其成其功，以阴阳相须之义言。《存疑》一阴一阳，各分其气以成男女之形，一阴一阳相为终始，以成造化之功，男女之分，只在知始之时，坤作成物，则在男女既分之后。乾始坤成，其大统也。成男成女，其细分也。承上男女而言，乾坤之理，不





复以《易》卦言。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

乾健而动，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无所难，故为以易而知太始，坤顺而静，凡其所能，皆从乎阳而不自作，故为以简而能成物。

【乾以节】尽物而始，若有甚难。乾健而动，一始便始，更无等待，更无留难，所知何易耶？是易即天之成位于上者乎？尽物而成，若有甚烦。坤顺而静，职无专成，从阳而不自作，自己更无添加一分，能何简耶？是简即地之成位于下者乎？

《大全》朱子曰：乾德刚健，他做时便通透彻达，阡截障蔽他不住，人刚健者，亦如此。坤最省事，只承受那乾的简，只顺从而已。

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

人之所为，如乾之易，则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简，则其事要约，而人易从。易知则与之同心者多，故有亲。易从则与之协力者众，故有功。有亲则一于内，故可久。有功则兼于外，故可大。德谓得于己者，业谓成于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则可以为贤矣。

【易则节】夫易简之理，固乾坤之德而兼体之则，存乎人。盖人之所为，苟能法乾之易，以居心，纯乎天理而无艰深险阻之蔽，则其心明坦。尽人皆得见其中藏而易知。法坤之简，以处事，顺乎此理而无私智烦扰之累，则其事要约。尽人皆可循其成法而易从易知，则吾心此理，人心亦此理，其心之无勿同处，皆吾亲也。而况孚契者深乎？易从，则吾以是成能，人亦以是成能，其能之无勿同处，皆吾功也。而况协力者众乎？有亲则信从者众，而吾心益自信而不惑。岂不可久？有功，则鼓舞者多，而吾事自能兼善而无外，岂不可大？久者，圣人之德至诚无息，纯亦不已，未至于久而可久，亦为贤人之德矣。大者，圣人之业微则悠远，博厚高明，未至于大而可大，亦为贤人之业矣。

《大全》胡云峰曰：夫子不敢遽言圣人，姑言可久可大，姑曰贤人之德业，欲众人皆可至也。朱子曰：上一节是言乾坤之德，此节是言人兼体乾坤之德也。《存疑》此易字，与上文易知之易字，少差。上是难易之易，此是险易之易。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成位谓成人之位，其中谓天地之中，至此则体道之极功，圣人之能事，可以与天地参矣。

### 右第一章

此章以造化之实，明作经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见于天地，而人兼体之也。

【易简节】自可久可大而进之，则吾之易简即乾坤之易简，而无待于勉强。天下无心外之理，立心纯乎一易。而天下之理不外吾一心之中，亦无身外之理。处素纯乎一简，而天下之理，不外吾一身之内，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则盛德大业，兼天地之易简，而参天地之化育，成人之位于天地之中，而并立为三也。人当求易理于天地，抑当求易理于吾身矣。

《蒙引》一易简，则天下之理于是乎尽矣。无复遗矣。非谓易简之外，别有天下之理得也。此两段要看得相贯。贤人圣人随其所至而命之，观《本义》两同，至此字可见。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

象者，物之似也。此言圣人作《易》，观卦爻之象而系以辞也。

【二章全旨】《存疑》上章言圣人画卦之事，此章言圣人系词之事。

【圣人节】此章言圣人系词，是借象以显道，君子学《易》，贵得道以合天，昔者伏羲本刚柔以立象，而卦爻悉备，吉凶之理已寓其中。然有画无爻，人未能尽观象而自得也。文周圣人乃陈设其所画之卦，统观一卦之象，系以《彖》词，以明一卦之吉凶。析观六爻之象，系以《爻》词，以明一节之吉凶，趋迁壬（？）焉可决，而民用始利焉矣。

《蒙引》卦爻各有个本然之象，时有消长，事有当否。如下文得失忧虞之象是也。如乾卦则有天道至正之象。乾初二有潜见之象，至于元亨利贞，潜龙勿用等，乃词也，非象也。与后章象卦之象，如说卦所列者略不同，吉凶内该悔吝。

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言卦爻阴阳迭相推荡，而阴或变阳，阳或化阴，圣人所以观象而系词，众人所以因著以求卦者也。

【刚柔节】词因象而系，象又因变而著。圣人所以观象系词而明吉



凶者，正以卦爻之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也。以揲蓍求卦之事观之，彼揲而得九，是阳之进已极，柔从而推之，揲而得六，是阴之退已极，刚从而推之。刚推夫柔则柔变为刚矣。柔推夫刚则刚化为柔矣。便不预拟其变者，而各观其象，各系以词，则吉凶未明，何以使人知所趋避哉？

《蒙引》此于揲蓍求卦上看，自明白。盖《易》占其变，凡卦爻之辞，皆是就变的说。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

吉凶悔吝者，《易》之辞也。失得忧虞者，事之变也。得则吉，失则凶，忧虞虽未至凶，然已足以致悔而取羞矣。盖吉凶相对而悔吝居其中间，悔自凶而趋吉，吝自吉而向凶也。故圣人观卦爻之中，或有此象，则系之以此辞也。

【是故节】唯刚柔相推不已，变化相生不穷，吉凶悔吝从此备具，宜圣人观之，以系词矣。是凡人作事逆理为失，失则凶，顺理为得，得则吉。《易》词之吉凶，乃人事失得之象也。凡人事既不善而忧虞，于是悔悟之心生焉，而自凶趋吉也。事将不善而忧虞，于是羞愧之心生焉，而自吉向凶也。《易》词之悔吝，乃人事忧虞之象也。所谓观象系词者，不甚明哉？

《存疑》此明首节圣人设卦观象系辞，以明吉凶之意。象是失得忧虞之象，词是吉凶悔吝之词，忧，虑也，犹烦恼也。虞，度也，犹商量也。此与首章天尊地卑一节相表里。《易》书本准人事造化而作，故吉凶悔吝变化，刚柔，六爻之动，皆造化人事之象。

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

柔变而趋于刚者，退极而进也。刚化而趋于柔者，进极而退也。既变而刚，则昼而阳矣。既化而柔，则夜而阴矣。六爻初、二为地，三、四为人，五、上为天，动即变化也，极至也。三极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极也。此明刚柔相推以生变化，而变化之极复为刚柔，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间，而占者得因所值，以断吉凶也。

【变化节】然《易》词固有，以类天下之情，而易变又有以体天人之撰，是故盖取卦爻刚柔之未定，则为变化，柔变而趋于刚，即造化人事消极而渐长者，为进；刚化而趋于柔，即造化人事长极而渐消者，为

退；进退之象也。变化之已成，则为刚，柔既变而刚，即阳明，用事而像昼；既化而柔，即阴晦，用事而像夜；昼夜之象也。至若六爻一刚一柔，变动不居，此即三极之道也。盖太极具变化之理，三才各一太极。五上之刚柔变化，即天道一阴一阳之迭运，天道一太极也。初二之刚柔变化，即地道一刚一柔之变易，地道一太极也。三四之刚柔变化，即人之仁义之并用，在人一太极也。其变无常，周流六虚，则卦爻因以立吉者，得因之以断吉凶也。

《大全》胡云峰曰：此曰三极是卦爻已动之后，各具一太极，后曰《易》有太极，则卦爻未生之先，统体一太极。《蒙引》动字最重，即刚柔之变化，周流于六爻之间，而无少滞者也。后章以配属言柔刚，实指六位，此以变化言柔刚，则实指九六。《存疑》此明上节刚柔相推而一生变化意，变化泛言造化人事，刚柔专言昼夜，欲见循环之意。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咸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

《易》之序谓卦爻所著事理当然之次第，玩者观之详。

【是故节】圣人观象系词，造化人事之理已备，其无容不学矣。是故君子身所持循而安固不摇者，在于刚柔变化之《易》序大卦，又之序分，明事理当然之次第，事无定而理则有定。以此为居身之资者也。心所美乐而玩味不厌者，在于吉凶悔吝之词。夫此爻词，即序之所在，言有限而味无穷，以此为悦心之资者也。而君子身心皆易理矣。

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辞变已见上，凡单言变者，化在其中。占谓其所值吉凶之决也。

## 右第二章

此章言圣人作《易》，君子学《易》之事。

【是故节】君子之躬行心得，皆《易》也。诂以动静间其功乎？是故居而未及卜筮也。《易》之变隐为象，而占列为词。观象玩词，而居安乐玩无间于静焉。动而谋及卜筮也。《易》之象形为变，而词决为占。观变玩占，而居安乐玩无间于动焉。夫《易》之道，一天之道，君子动静不违乎《易》，则动静不违乎天，是以自天祐之有吉，而无不利。《易》非圣人不能作，亦非君子不能学也。

《存疑》上言君子之所学者《易》，此承言其动静皆学乎《易》也。



居则观玩，是静而安居乎《易》序也。动则观玩，是动而安居乎《易》序也。占不外词系之卦爻之下者，词也。占得此卦此爻，是占也。君子之观玩趋吉避凶，正欲求其吉无不利，非泛泛说得天之祐也。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

象谓卦辞，文王所作者。爻谓爻辞，周公所作者。象指全体而言，变指一节而言。

**【三章全旨】**首章以画卦言，次章以系词言，此章则合卦爻词而释其通例。

**【象者节】**此承上二章，兼论卦爻词而释其通例。盖《易》卦虽画于伏羲，精蕴尚合于奇偶，文王系象言乎卦之象也。凡卦自有奇偶，纯杂之形，象乎物宜。《象》则统言之以曲尽其全体之蕴。周公系爻言乎爻之变也。凡爻自有刚柔当否之异，趋乎时变，爻则析言之，以旁通其一节之理，举卦爻之词而分析之，其通例如此。

《演义》二者皆有象变，夫子分属言之。特取其尤切者耳。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

此卦爻辞之通例。

**【吉凶节】**试为合卦爻之词观之，卦爻之词有曰吉凶者，所以言乎象变之失得也。有曰悔吝者，所以言乎象变之小疵也。有曰无咎者，所以言乎象变之更新改图，而复于无过也。合观卦爻词之通例，有如此。

《蒙引》其字指卦爻言曰：失得小疵善补过，都是卦爻所具悔吝，均属小疵者。悔未至于吉，而犹有小疵，吝未至于凶而已有小疵也。

《存疑》此卦 爻词之通例，是以卦爻之词言：曰《象》、曰爻、曰吉凶，悔吝，无咎，皆词也。

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辞。

位谓六爻之位，齐犹定也。小谓阴，大谓阳。

**【是故节】**是故爻言乎变，而变之所示，有贵贱焉。内外来承，不可混也。兹欲列之截然有等而不淆，则存乎六爻之位。卦言乎象，而象之所陈有大小焉，阴阳定体不容乱也。兹欲齐之整然有条而不紊，则存乎卦，至于贵贱大小，纷然杂出，斯有失得之报，而吉凶以生。卦爻之

词有吉凶，固言其失得矣。兹欲辨其孰为吉，孰为凶，而趋避之不爽，则存乎词。有卦词而全体之失得明，有爻词而一节之失得明也。

《演义》首二句爻卦通例，申爻言乎变，彖言乎象意。《存疑》上二节专就卦爻之词说，此不分卦、爻词三件说。

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介谓辨别之端，盖善恶已动而未形之时也。于此忧之，则不至于悔吝矣。震，动也。知悔则有以动其补过之心，而可以无咎矣。

【忧悔节】卦爻之词有悔吝，固言乎小疵矣。《易》有预忧其小疵之失，而求免于先，则存乎卦爻之介焉。盖介者，阴阳消息，居位当否之间，即人心善恶初分之顷，于此忧之，使人充善遏恶，自不至致悔而取羞矣。卦爻之词有无咎，固言乎善补过矣。《易》有震起其补过之心，而改图于后，则存乎卦爻之悔焉。盖悔者时势已极，居位既穷之机，即人心天良萌动之会于此，震之使人舍旧图新，自不至遂非而有咎矣。

《大全》丹阳都氏曰：忧悔吝者，必思患豫防于始，震无咎者，必恐惧修省于终。《蒙引》忧震是易忧之震也。与上列贵贱一例。介字悔字，皆《易》中所有。《存疑》此与上辨吉凶一句，再申上节吉凶言乎其失得三句意。

是故卦有小大，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

小险大易，各随所向。

### 右第三章

此章释卦爻辞之通例。

【是故节】然卦爻词原是合一的，非卦是卦、词是词也。卦随消长，而有小大，词分安危，而有险易。词也者，各指卦情之所向也。卦之小者，其词艰险，而指人，以所之之失且凶也。卦之大者，其词平易，而指人，以所之之得且吉也。知卦文以象吉，则观见天之易者，可以得意忘象。知爻彖以情言，则观后天之《易》者，可以得意忘言矣。

《存疑》上二句卦与词分说。词也者句，卦与词合说。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易》书卦爻具有天地之道，与之齐准，弥如弥缝之弥，有终竟联合之意，纶有选择条理之意。



【四章全旨】《存疑》此章欲说圣人用《易》穷理尽性至命，故先说《易》书具有天地之道，以见圣人所以用《易》也。《因指》圣人穷理尽性至命，不尽由于用《易》。此特言其理，以赞《易》道之大耳。然圣人既由穷理尽性至命，以作《易》，则其用之，自能穷理尽性而至于命也。

【易与节】《易》之为书，作于伏羲而备于文、周，凡天地所有许多道理，《易》上都有。莫大于天地，而《易》书之大，与之齐准，故于天地之道，自其外而统观之，能弥之而合万为一，浑然无欠。自其内而细观之，且纶之而一实万分，灿然有伦，足以待圣人之用之也。

《大全》朱子曰：天地有许多道理，《易》上都有，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而圣人用之也。虽是弥得外边无缝罅，而中则事事物物各有条理，弥如大德敦化，纶如小德川流。《存疑》上句当虚说，下句始实说，天地间万有不齐，不过阴阳二端而已，圣人作《易》只设阴阳两画，则举天地间万物皆有以模仿之而无遗漏者矣。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此穷理之事以者，圣人以《易》之书也。《易》者，阴阳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阴阳之变，天地之道也。天文则有昼夜上下，地理则有南北高深，原者推之于前，反者要之于后，阴精阳气，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为变，鬼神之归也。

【仰以节】《易》能弥纶天地之道，而道之散殊于天地万物者，谓之理，圣人用《易》以穷理，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知夫昼与上，南与高者，明也，便是阳之变。夜与下，北与深者，幽也，便是阴之化。而幽明之所以然，以《易》而知之矣。推原始初之所以生处，回看终究所以死处，始得气化之疑，便是阳之变后，缘气化之尽，便是阴之化。死生之说，以《易》而知之矣。观物之阴精，附于阳气，合相凝聚，而成物之形，便是阳之变气之魂，离乎精之魄，倏然游去，而成物之变，便是阴之化，鬼神之情状，以《易》而知之矣。《易》洵圣人穷神之书也。

《大全》胡云峰曰：上文言《易》具阴阳之理，此言圣人用《易》以穷阴阳之理。朱子曰：始终死生，以循环言，鬼神以聚散言，其实不过阴阳两端而已。《蒙引》死生就人物言，鬼神就造化言。鬼神是人物

之所以死生者。

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

此圣人尽性之事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万物者，天也。道济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则知而不过矣。旁行者，行权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既乐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无忧而其知益深，随处皆安而无一息之不仁，故能不忘其济物之心，而仁益笃。盖仁者，爱之理，爱者，仁之用。故其相为表里如此。

【与天节】道之禀受于人物者，谓之性。圣人以《易》尽性，高明配天，博厚配地，原与天地相似，故以此参彼，而不违。天之道轻清，而为知，地之道重浊，而为仁，圣人知之周详，足以周乎万物，而仁之兼济，能使天下各得其所。有仁以实其知，而知不失于空虚，此知仁之见于处常者乎！圣人知之，达权者，虽迁就于一时，不得已之计，而仁之守经者，实未尝背乎万曲典礼之宜。有仁以正其智，而智不至于流荡，此仁智之见于处变者乎！至优游于天理之则，而不惑于气数之常，所得深，而利害得丧，一无所动，又何忧乎？知益深矣。至从容于随处之安，而敦笃乎中心之德，推恩有本，而博施济众，一无所遗，非能爱乎！仁益笃矣。其与天地相似而不违者如此，《易》，洵圣人尽性之书也。

《大全》朱子曰：上言《易》与天地准，此言圣人之道与天地相似。下数句是说与天地相似之事。《存疑》此言圣人之知仁一节，深一节，周物道济以处常言，旁行不流以处变言，处变深于处常也。乐天知命，安土敦仁，则与天为一，处变又不足言矣。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此圣人至命之事也。范如铸金之有模，范围匡郭也。天地之化无穷，而圣人为之范围，不使过于中道，所谓裁成者也。通犹兼也。昼夜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谓如此，然后可见至神之妙，无有方所，《易》之变化，无有形体也。

#### 右第四章

此章言《易》道之大，圣人用之如此。

【范围节】道之流行于道化者，谓之命，圣人以《易》至命，天地





之化，浑沦无别，未免有过，圣人以《易》范围之，治历明时以节宣其候，体国经野以分别其土，范围而不过也。万物之生，散殊无纪，或未能自成，圣人以《易》曲成之。爱养礼节以遂人物之生，辅翼造就以复人物之性，曲成而不遗也。昼夜之道，迭运无端，难乎其通知矣。圣人以《易》通知之，隤契其屈伸之故，深会其往来之机，而昼夜之道，凡见于天地万物者，无不知之也。三者皆天之命，其体既微妙而莫测，其用又变化而不穷，本无万而无体者也。圣人而范围曲成通知，则蕴于圣心之微者，无在而无不在，莫得而测其方向焉？不与命之至神者，为无间乎？达于圣心之变者，无为而无不为，莫得而窥其形体焉。不与命之至《易》者，为无间乎？《易》，其圣人至命之书也。不益以见《易》道之大哉！

《存疑》阴变阳，阳变阴，是之谓《易》。阴阳迭化者，谓之道，神只是个道，因其无在无不在，故谓之神。曰神无方，言神之无所不在，无有一定方所也。曰《易》无体，言阴阳只管变易，无个一定形体也。下章一阴一阳谓道，阴阳不测谓神。《正蒙》“神天德，化天道，一神两，化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皆是发明此意。

一阴一阳之谓道。

阴阳迭运者，气也。其理则所谓道。

【五章全旨】《蒙引》此章节节有个一阴一阳之道，节节都有个阴阳不测之神。总注所以然即指道，不是道之所以然，道便是阴阳之所以然也。阴阳正指动静言，道字便兼动静，语道之全体，谓之太极；语太极之流行，谓之道；语道之妙，谓之神。绳按：此章欲人之用《易》以体道也。

【一阴节】此章论道不外乎阴阳，而详言其实以赞其妙也。谓道何由？名天地间只是阴阳二气而已。唯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迭运不已，皆太极动静之所为，便是道也。

《大全》朱子曰：若只言阴阳之谓道，则阴阳是道。曰一阴一阳，则是所以循环者，乃道也。《蒙引》阴阳以流行者言。

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道具于阴而行乎阳，继言其发也。善谓化育之功，阳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谓物之所受，言物生则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阴之事也。周

子程子之书言之备矣。

【继之节】自造化流行赋予之际言之，静极而动，流行发育，是谓继之者，则仕育之功，气方行而理未着于物，理在天道，则善也。动极而静，凝聚成形，是谓成之者，则人物所受气已凝，而理随以具，禀之有生则性也，继善为阳，成性为阴，一阴一阳迭运不已，而道在是矣。

《大全》朱子曰：继之者善，公共底；成之者性，是自家得底，陈北溪曰：继成字与阴阳字相应，以气言，善性字与道字相应，以理言。

《蒙引》继之为善，此时全是天道之本然，无些毫渣滓，所以目之曰善也。善字是名曰字，不是善恶之差，对下句性字言。

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仁阳知阴，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随其所见而目为全体也。日用不知，则莫不饮食，鲜能知味者，又其每下者也。然亦莫不有是道焉。或曰上章知属乎天，仁属乎地，与此不同，何也？曰：彼以清浊言，此以动静言。

【仁者节】自人禀之偏者言之，彼得阳之流动处，多为仁者。遂据所见之仁，谓道之全体只是仁，不复知有知一边，得阴之真静处，多为知者，遂据所见之知，谓道之全体只是知，不复知有仁一边。至若禀阴阳之杂而为百姓，虽日用于知仁之内，不著不察，故君子仁知合一之道鲜矣。仁之动为阳，知之静为阴，百姓日用，又皆阴阳所在，而道在是矣。

《蒙引》上文成之者性，兼人物言。此则承上文成性一节，去了物而专以人言。盖既成性，则道已落在气质，所以有偏。

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

显，自内而外也。仁谓造化之功德之发也。藏，自外而内也。用谓机缄之妙业之本也。程子曰：，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

【显诸节】以化机之出入言之，天地以生物为仁，方元亨时，造化之仁自内达外，而显诸仁焉。天地以生物为用，及利贞时，造化之用自外及内，而藏诸用焉。夫显仁以鼓万物之出，藏用以鼓万物之入，通复自然，不与圣人竭心思以道天下者，同其忧焉，夫显仁德之发，尽万物



而显之，其德盛矣。藏用业之本，尽万物而藏之，其业大矣。且一出于无心，则至仁无迹，妙用无端，不至矣哉？

《蒙引》仁自其方发者言，业自其已成者言，用自其方敛于内者言，德自其素具于内者言，继善成性，以一付一受，分阴阳，显仁藏用。以一嘘一吸，分阴阳，显仁非备，德之发也。苟非德盛于内，何以能如是其显仁。故即谓之盛德藏用，非业业之本也。盖既藏用一癸，则其业，容可量乎？故就谓之大业，显仁之德，即前面之藏用者。藏用之业，即后面之显仁者。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张子曰：富有者，大而无外。日新者，久而无穷。

【富有节】业成乎外，而藏用何以称焉？业在外，必本于内，时而藏用，举万物之生意，皆函蓄于内，本此以发泄，斯无可限量。业所由大，此之谓矣。德蕴于内，而显仁何以称焉？德在内，即裕乎外，时而显仁，举万汇之生机，尽发泄于此，本此以敦化，斯生息无穷，德所由盛，此之谓矣。显仁之盛德，阳也。藏用之大业，阴也。显而复藏，藏而复显，一阴一阳，迭运不已，而道在是矣。

《大全》胡云峰曰：富有者，无物不有，而无一毫之亏欠。日新者，无时不然，而无一息之间断。《存疑》此举盛德大业之所以然，而尽言之。

生生之谓易。

阴生阳，阳生阴，其变无穷，理与书皆然也。

【生生节】即于阴阳相生之变观之，一阴而又一阳，阴生阳也。一阳而又一阴，阳生阴也。继善而成性，显仁而藏用，阳之生阴也。成性而继善，藏用而显仁，阴之生阳也。一阴一阳，迭运不已，而道在是矣。

《蒙引》此以理言，在天地则为消息盈虚之类，在人则为动静荣瘁之类，其变皆无穷，易字都尽该得。

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

效，呈也。法谓造化之详密而可见者。

【成象节】即以物生之序言之，气之初凝，适成其为胚胎，朕兆之象。轻清未形，属乎阳也，则谓之乾。及形质已具，昭然呈献形色象貌

之法，重浊有迹，属乎阴也，则谓之坤。一阴一阳，迭运不已，而道在是矣。

《蒙引》法与象都就物言，成象只是一团气耳，法则气之聚，而形体已具也。此乾坤就物说。

**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

占，筮也。事之未定者，属乎阳也。事，行事也，占之已决者，属乎阴也。极数知来，所以通事之变，张忠定公言，公事有阴阳，意盖如此。

【极数节】即于用《易》时，见之事，方我交以著问《易》，究极七、八、九、六之数，求知未来之吉凶，事先之卜度谓之占，及占筮已定，趋避有准，便依他去做事，变以之而通。占后之措施谓之事。占则事之未定，阳也。事则占之已成，阴也。阴阳迭运，而道在是矣。此因造化以及《易》也。

**阴阳不测之谓神。**

张子曰：两在故一不测。

### 右第五章

此章言道之体用不外乎阴阳，而其所以然者，则未尝备于阴阳也。

【阴阳节】统而观之，可见阴阳两端迭相推荡而不已，而斯道两在，莫测其定，何？夫物有定则可测，可测不足以言神，而斯道之妙，以为专在于阳耶？所以为阴者，实此道之体，道未尝不在阴也。以为专在于阴耶？所以为阳者，实此道之用，道未尝不在阳也。何其神也！其太极本然之妙乎？人能体《易》，即能穷神，一阴一阳之道，不外于阴阳，而亦不倚于阴阳也。

《存疑》此是就一阴一阳之道上，见道之无不在，而赞其为神。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

不御，言无尽。静而正，言即物而理存。备言无所不有。

【六章全旨】《因指》天下道理，不出阴阳。《易》书其有阴阳，所以外面包括得尽，中间含蓄得多，故以广大赞之。首节是说广大模样，次节推《易》之广大，本于乾坤，三节方是详广大之实。

【夫《易》节】《易》书之理，其中则广而含蓄无遗，其外则大而



包括得尽。以言乎远，则千载云合阴阳之理，不以至远而不到，莫得而御止之也。以言乎迹。则几席旦暮阴阳之理，不待安排，而自不偏，静而各正也。以言乎天地之间，巨细洪纤，无一物无阴阳，则备矣。

《蒙引》不御静正备矣。《要指》《易》言说开去，便不是《易》之广大。远迹，直对说天地之间，四散说见得阴阳无处无之。

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

乾坤各有动静。于其四德见之，静体而动用，静别而动交也。乾一而实，故以质言而曰大，坤二而虚，故以量言而曰广。盖天之形，虽包于地之外，而其气常行乎地之中也。《易》之所以广大者，以此。

【夫乾节】然其所以广大者，本诸天地也。夫乾，即天也。万物资始，若是其大而大安从生。方其静与坤别，只此生物之心最为耑一，以此动与坤交，候到即行，直遂不桡，是以乾一之气，四方八表，无一不到，而规模极其大矣。坤即地也，万物资生，若是其广而广安从生？方其静与乾别时敛此生物之心，最为翕聚，以此动与乾交，发之必尽辟施不匮，是以坤二之量，乾气到处，坤皆承受，而度量极其广矣。《易》正模写乾坤者也，其广大不本于此乎？

《大全》朱子曰：大生是浑沦，无所不包，广生是广辟能容，受得那天之气。《蒙引》不曰天地，而曰乾坤，以性情言，下天地以形体言。先阳后阴者，生物之序，如元亨利贞之类。先阴后阳者，体立用行，如静专动植之类。《存疑》大生广生就乾坤说，《易》书之广大，则模写乎此。

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易》之广大变通，与其所言阴阳之说，易简之德配之天道人事，则如此。

## 右第六章

【广大节】《易》书之广大，体天地之撰，则《易》之理，一天之无不包而大，一地之无不受而广，似天地也。由是，《易》书阴阳之变，变而不穷之通，直与天地之四时寒暑进迁相似也。《易》书阳卦阳爻，阴卦阴爻，直与天地之日秉阳精而明于昼，月秉阴精而明于夜相似也。《易》书卦爻之阳者，皆易，阴者，皆简，即在人之性健而作事不

难，为仁礼之至德，性顺而作事不扰，为义智之至德相似也。《易》之广大何如哉？

《存疑》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此在人之至德也。《易》不外乎阴阳。阴阳之德不外乎《易》简。人之至德便是健顺。仁礼属健，义智属顺。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

《十翼》皆夫子所作，不应自著“子曰”字，疑皆后人所加也。穷理则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则礼卑如地而业广。此其取类，又以清浊言也。

【七章全旨】《蒙引》此章以《易》其至矣乎句为主，崇德广业，是大纲言，以见《易》理之至，知崇至未详言，圣人以《易》而崇德广业处。知礼是工夫，名目德业，是礼知所成就者。成性是人心所固有者，道义是成性中出者。天人莫不有是成性，然知礼之功未至，则成性不存存矣。成性不存存，则道义无自而出，而德何由崇，业何由广？两节意自相贯浦，重在知礼上，其实本文德崇业广意，直到道义之门处方具。

【子曰书】此章以圣人之取资于《易》，以见《易》理之至，《易》书之理，其至极而无以加者乎！何以见之？彼崇德业广，莫过圣人，而其所以崇且广者，以《易》而崇之广之也。圣人以《易》而崇德广业者，何如？德之崇本于知，知识贵乎高明，圣人穷《易》理于心，而知日进于高明矣。业之广本于礼，践履贵乎着实，圣人体《易》理于身，而礼日就于切实矣。且知不仅崇而效天之高明，无一理不在洞察之中，礼不仅卑而法地之博厚，无一理不在体验之内。德业宁易量哉？

《大全》朱子曰：至微至细底事，皆当畏谨戒惧，唯恐失之，这便是礼卑处。卑是卑顺之意。《存疑》此德字以知言，与礼字对，是行礼必至于卑下处，无所不到，事业方广。如高处到卑下处，欠阙，业何由广？《本义》知崇如天云句，此特分知礼之属于德业，至道义之门方可说德崇业广。

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天地设位而变化，行犹知礼存性而道义出也。成性，本成之性也。存存，谓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也。



## 右第七章

【天地节】由是德业之盛，不与天地同流乎？彼天地设位，而阴阳变化，《易》行乎其中矣。圣人知礼，至于效天法地，则本成之性，存存不已，而性中统体之道，散殊之义；莫不由此出焉。盖道义得于心，而日新月异，德于是乎崇，道义见于事，而日积月累，业于是乎广，此《易》所以为圣人之崇德广业而为至也。

《大全》朱子曰：天地设位一句，只是引起要说知崇礼卑，人之知礼，能如天地，便能成性存存，道义便从此出。《蒙引》《易》指造化言，与生生之谓易同。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赜，杂乱也。象，卦之象。如说卦所列者。

【八章全旨】《因指》此章言卦爻之用，首两节将言其用，而先原卦爻之所由立，三节正指其可用者而言，四节乃言人之用之也。下七爻正示人以拟议变化之例也。

【圣人节】此章言君子体《易》于言动之间，谓凡言动非难，而与时变化为难，乃变化之理，莫备于卦爻，用之唯君子，而制之唯圣人。伏羲立象，岂无谓哉？仰观俯察，见物类之赜，如雷风山泽等杂乱不齐，自有不杂乱之理存焉。于是将画卦时物各有形，容而拟之，未画之先，不得其物宜，斯象之于既画于之后，卦之纯奇纯偶者，像纯奇纯偶之物宜，卦之杂阴杂阳者，像杂阴杂阳之物宜，乃像天下之赜也，故谓之象。

《蒙引》物宜言物类，即天下之赜，形容是物宜之形容，即其模样也。统而言之，则曰赜，自卦中各有所取象而言，则曰物宜。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吉凶，是故谓之爻。

会谓理之所聚，而不可遗处。通谓理之可行，而无所碍处。如庖丁解牛，会则其族，而通则其虚也。

【圣人节】周公系爻，岂无谓哉？远求近取，见人事之动，如建侯行师等，纷纭不一，自有至一之理寓焉。于是将系爻时，虽一事必观众理之统会，而会中其有一理之可通，乃即可通处，立为经常之定理，而随事务率之以行，爻有循典礼者，系词断其为吉，爻有悖典礼者，系词

断其为凶，是爻乃效天下之动也，故谓之爻。

《蒙引》观会通，行典礼，就天下之动上说，未着在《易》通即典礼所存，但据事理而言，则曰通。自圣人立个常法而言，则曰典礼。

《存疑》天下之动自有关着众理，一举手，他触前触后，不可行处，然其中自有一路可行，得此会中之通也。

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

恶，犹厌也。

【言天节】圣人象天下之赜，以立卦，是卦言天下之至赜若可恶，然物宜之象，悉本于阴阳则赜也。而有至一者，存玩之不厌，其容可恶也。效天下之动以命爻，是爻言，天下之至动若可乱也，然吉凶之断悉准于典礼；则动也而有至常者，存循之有序，其容可乱也。

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

观象玩辞，观变玩占，而法行之，此下七爻则其例也。

【拟之节】不可恶不可乱，则言动之理，尽于《易》矣。故君子不苟言也。必观象玩词观变玩占，要见《易》之理如何，吾之言如何。比拟咸当而后见之言焉。不苟动也，必观象玩辞观变玩占，要见《易》之理如何，吾之动如何，计议已定而为见之动焉。拟之而言，则浅深详略各当其理，而言之变化成矣。议之后动，则仕止久速各当其可，而动之变化成矣。

《大全》朱子曰：此变化只就人事说，拟议只是裁度自家言动，使合此理，变易以从道之意。《蒙引》人之言行，皆非一定者，故曰变化。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迹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迹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迹，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释《中孚》九二爻义。

【鸣鹤节】试取各爻而拟议之，如中孚九二云云，盖言诚信感通，莫大于言行，如君子居其室，出言本于实心而善，虽千里之外，必信而应之，况迹者，有不应乎？如居其室，出言非本于实心而不善，虽千里





之外，必不信而违之，况迹者，有不违乎？观言之应违而行之，应违可知。言出乎居室之身，即加乎千里之民，咸属目焉。行发于居室之迹，即见于千里之远，已属目焉。言行之感通，即枢一动而户斯辟，机一动而矢斯发也。枢机之发而善，则远迹应而为荣之主，不善则远迹违而为辱之主。岂唯民有应违，言行而善，则诚感而和气致祥，不善则伪感而垂气致殃。非又君子所以动天地乎？召荣辱，动天地，言行所关如此，安得不慎而以孚诚为主乎？是居室而出言行，即鸣鹤之在阴，远迹应而动天地，即其子之相和。拟议此爻，当谨言行之发也。

《蒙引》不可以加民，见远，贴人事之从违。从违意，当贴在荣辱上，动天地兼善恶说。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释《同人》九五爻义言，君子之道，初若不同，而后实无间断。金如兰，言物莫能间，而其言有味也。

【同人节】同人九五云云，盖言君子大同之道，不于其迹而于其心，据迹而观，或出而仕，或处而隐，或默而晦，或语而章，虽不尽同，原心而论，出处同道，语默同道，二人实同心也。唯同心则各成一个，是虽金至坚刚，其同心之纤利，亦足断而截之，由是因心而发诸言，彼此相信，意味深长，如兰之臭也。是迹之不同，即先号之意；心无或间，即后笑之意。拟议此爻，君子贵于同心也。

《蒙引》间是阻隔之意，若利刃之切物，物迎刃而解，何能阻隔他，故曰其利断金。来注：爻词本言始异终同，孔子则释以迹异心同也。

初六借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释《大过》初六爻义。

【初六节】大过初六云云，盖言敬慎之道也。夫物既错诸地，已安而可矣。况乎藉之用茅，安者益安，尚何倾危之咎，之有诚以错之于地，已云慎矣。错于地而复用茅，慎之至也。夫茅，细物也，用以藉物而可无倾覆之患，用甚重也。然至重之术，岂但可施之藉物哉？苟慎守此术，以往而言，无口过，行无怨恶，庶无取败之失矣。是知以往之

慎，即用茅之意，所失之无，即无咎之意。拟议此爻，见凡事不可不慎也。

《蒙引》自苟错至可重，且就象上说，何咎之有？就藉用上说，言无倾坠之虞也。至慎斯术二句，方说象中之意。慎犹守也，无所失方是爻词无咎之意。

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释《谦》九三爻义。德言盛，礼言恭，言德欲其盛，礼欲其恭也。

【劳谦节】谦九三云云，盖言谦之受益也。凡勤于王事，为劳而不夸伐于人，以劳成事为有功，而不任德于己，器识深沉，度量宏远，厚之至也。九三所谓劳谦，止语其有劳天下之功，而能下人者也。九三果何心哉？效劳唯我，即施德于人，三则德期自进于有余而不安于小成。持己以谦，即接人以礼。三则礼唯自处不足而不失之少弛。以功下人之心，如此是谦也者。只以居德存礼致极其恭而已，初非为位计也。而人道好谦致恭，则位以存耳。是以功下人即劳谦之意，致恭存位，则有终之意。拟议此爻，见有功劳之当谦也。

《存疑》劳而三句，正是以功下人德。言盛二句，又是再发不伐不德之意。谦字即是礼，言恭存其位，是解君子有终。

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释《乾》上九爻义当属《文言》，此盖重出。

【亢龙节】《乾》上九云云，盖言满之招损也，是知贵无位，高无民，贤无辅，即亢龙之意，动而有悔，即有悔之意。拟议此爻，见凡事不可亢也。

《蒙引》有位为贵，高谓在人上也。此贵与高之辨。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释《节》初九爻义。

【不出节】《节》初爻云云，盖言君子谨密之道也。唯口兴戎，一



言僨事，祸乱之生也。每因言语以为阶，使君与臣谋而不密其言，则启群奸之妬而失臣。臣与君谋而不密其言，则遭反中之伤而失其身。不特君臣为然。凡众人几密之事而不密其谋，必阻挠而害成。夫言语不密，其乱一至于此。是以君子必慎密而不轻言也。是言语之密即不出户庭之意。祸乱之能免，即无咎之意。拟议此爻凡事不可不密也。

《存疑》此亦与本文不甚相贴，与《解》、《同人》九五相似。盖圣人之道，因卦而发有也。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仪教我废汝，此君不密而失臣。陈蕃乞宣臣表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曹操欲杀董贵人，伏后惧，与父完书，令密图之事泄被杀，此凡事不密害成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释《解》六三爻义。

## 右第八章

此章言卦爻之用。

【子曰节】盗必有所由起，作《易》者，其知致盗之情乎？如《解》六三所云：盖负者无德，小人劳力之事也。乘者，有德，君子所御之器也。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则德薄位尊，适以启人覬覦之心，盗不思夺之乎？且小人而窃君子之位，上必慢君，下必暴民，奸雄得为口实而思伐之矣。夺之伐之者，盗而致之者，实小人也。试以物理言，财物而不谨藏，则偷盗乘间而窃取，是诲人盗之矣。妇人无事而妆饰，则轻薄少年有淫欲之心，是诲人淫之矣。《易》曰：负且乘，致寇至，是自招其盗也。作《易》者不罪盗，而罪致盗者。拟议此爻当量才度德，不可据非其有也。

《大全》杨诚斋曰：所谓知盗非知夺伐之盗，知教夺伐者之盗也。故终之曰诲盗，曰盗之招者，以此。《蒙引》四盗字皆以寇言，独诲盗之盗字，是活字，谓偷也。对淫字看，此二句以其皆由己致而并及之。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简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从之。此言天地之数，

阳奇阴偶，即所谓河图者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就此章而言之，则中五为衍母，次十为衍子，次一、二、三、四为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为四象之数。二老位于西北，二少位于东南，其数则各以其类，交错于外也。

**【九章全旨】**《因指》《易》为揲蓍求卦而作，然数起于天地，由图而载，法备于圣人，由图而出。首二节是个图，说天地之数也。大衍句正指蓍策。大衍之数，其用至能事毕矣。言揲蓍求卦之法，显道节语，其法之功用未节，总数法而归之神，见《易》之作，起于自然，非天地圣人所强为也。

**【天一节】**人之用《易》不外揲蓍求卦之法，而揲蓍之法本于大衍之数。大衍之数，本于河图之数，而河图之数，即天地之数也。昔羲皇时，龙马负图而出，背上旋毛圈子有自一至十之数，人知为河图之数，而不知为天地之数。与夫数之何者为天，何者为地？自今观之，天纯阳数，奇图之一、三、五、七、九，皆奇为天数也。地纯阴数，偶图之二、四、六、八、十，皆偶为地数也。天地之体对待而不易，一至十之数，分属而不淆，河图具天地之全数如此。

**《存疑》**此章本言天地大衍之数，揲蓍求卦之法，先言河图者，数之宗祖也。

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此简本在大衍之后。今按宜在此。天数五者，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地数五者，二、四、六、八、十，皆偶也。相得谓一与二，三与四，五与六，七与八，九与十，各以奇偶为类，而自相得有合，谓一与六，二与七，三与八，四与九，五与十，皆两相合。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积也。三十者，五偶之积也。变化谓一变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变成之，三变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变成之，五变生土而十化成之，鬼神谓凡奇偶生成之屈伸往来者。

**【天数节】**是数也，造化之全功，无不该之矣。一、三、五、七、九，皆奇数而属天，天数五也。二、四、六、八、十，皆偶数而属地，地数五也。五数在图，各有定位，一与二，三与四，五与六，七与八，九与十，奇先偶后，其序不紊，比类而自相得，若有分焉。以秩之如兄



弟之不乖也。相得之中，自然配合，一与六，二与七，三与八，四与九，五与十，一奇一偶为倡为和，而两相合，若有情焉，以配之，如夫妇之不离也。积天数而计之，一与九为十，三与七为十，加一个五，是二十五也。积地数而计之，二与八为十，四与六为十，加一个十，是三十也。合天地之数，积之五十有五，而相得有合之数，尽此矣。所以成变化不离乎此，所以行鬼神亦不离乎此。盖一、三、五，以生水、木、土，而六、八、十成之，变始于天者，化成于地，二、四生火与金，七、九成之，化始于地，变终于天，莫非此数以成之，且一、二、三、四、五为生数，是变化之生，神之来而伸也。六、七、八、九、十为成数，是变化之成，鬼之往而屈也。然始生则来而伸，既生则往而屈，既成虽往而屈，方成则来而伸，莫非此数，有以行之矣。图数妙功用之神，又如此。

《蒙引》相得有合，正是成变化而行鬼神处，盖上一截意都尽了，下一截只是积而计之，又着此一句，以见造化，皆不外是耳。此处变属阳，化属阴，与化而裁之谓变之变化不同。此五行以万物之生成者言，以微著为渐，水质微，故居先，火渐著，故次水，木则著而实，金则实而固矣。土则以全体言，故居中。《存疑》天数二句，是据大概而计之，天数二十有五，三句是积全数而计之，鬼神即在变化生成上。此五行与太极阳变阴合之五行不同。《太极图》说造化初生之五行，此就万物之生成言，五行之生成实相接连，只在一时，固无天一生水，又间五位待地六，然后成之之理，以其相配而数之，则一变六化云云，一生一成，恰同一位，实天地所生之自然，所以为造化之妙也。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像两，挂一以像三，揲之以四，以像四时，归奇于扚，以像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

大衍之数五十，盖以河图中宫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则又止用四十有九。盖皆出于理势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损益也。两谓天地也，挂悬其一于左手小指之间也。三，三才也，揲间而数之也。奇，所揲四数之余也。扚，勒于左手中三指之两间也。闰，积月之余日而成月者也。五岁之间再积日而再成月，故五岁之中凡有再闰，然后别起积分，如一挂之后，左右各一揲而一扚，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扚，然后

别起一挂也。

【大衍节】河图奇偶之数，具造化之功用，实即蓍策之出来，彼河图中宫有天五地十之数。天五，五个一也，数始于一而终于十，则此五个一，自含五个十之数。圣人制而衍之，谓五行生数，有衍母之义。十乃成数，有衍子之义。举此母数之一，衍之以极于子数曰小衍，则为一其十，唯尽此母数之五，皆衍之以极于子数曰大衍，则五其十，此蓍策之数亦以五十为度也。然蓍数之原，固起于河图，而揲蓍之法则像于造化及用蓍以揲，若五十全用体力而变不行，故虚其一置之不用，止用四十有九，信手中分为二大刻，左像天以位乎上，右像地以位乎下，所以像两仪也。以右手取右大刻之一策挂于左手小指间，所以像人而参三才也。次以左右两手之策，各四数而揲之，所以像岁之有四时也，终取两手所揲之余策，扚于中三指之两间，是归奇于扚以成变，犹积气盈朔虚以成闰也。若扚必以再者，彼一岁之中气，盈有六日，朔虚有六日，积三岁多三十六日，以三十日为一闰，尚多六日，必至五岁又多二十四日，合之再为一闰，则前之日无余，然后另起积分以为后闰之始，故蓍之揲也，挂一之后，既揲左而扚左，又必揲右而扚右，则无余策，然后别起一挂，以为后揲之始，正像历法之再闰也，筮法之有准于造化也如此。

《大全》朱子曰：河图五十五是天地自然之数，大衍五十是圣人法这河图里面取那天五地十衍出这个数，大概河图是自然的，大衍是用以揲蓍求卦的。问大衍之义曰：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虚其中金、木、水、火、土五数，便是五十。又虚天一，故用四十有九。此一说。三天两地，便是虚去天一之数，只用天三地二，每位各衍之为十，又五为生数之极，十为成数之极，以五乘十，以十乘五，亦为五十。此又一说。又数始于一，成于五，小衍之成十，大衍之成五十。此又一说。某谓：此说却分晓。蔡西山曰：五岁再闰者，一变之中自有五节，挂为一节，揲左为二节，归左奇于扚为三节，揲右为四节。归右奇于扚为五节，一节像一岁，三节一归奇像三岁，一闰五节再归奇像五岁。再闰再扚而后卦者，再扚之后，复以所余之策合而为一，为第二变，再分再挂再揲也。独言挂一，明第二变不可不挂也。《存疑》上言河图之数正为《易》数。张本故此承言，大衍之数，盖《易》之用也。以分而为二，以像两



仪观之，则四十九策未用之先，太极浑沦，阴阳未判之象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

凡此策数生于四象，盖河图四面，太阳居一而连九，少阴居二而连八，少阳居三而连七，太阴居四而连六，揲蓍之法则通计。三变之余，去其初挂之一，凡四为奇，凡八为偶，奇圆围三，偶方围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积而数之，则为六、七、八、九，而第三变揲数策数亦皆符合。盖余三奇则九，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为居一之太阳。余二奇一偶则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是为居二之少阴。二偶一奇则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是为居三之少阳。三偶则六，而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为居四之老阴，是其变化往来进退离合之妙，皆出自然，非人之所能为也。少阴退而未极乎虚，少阳进而未极乎盈，故此独以老阳老阴计，乾坤六爻之策数，余可推而知也。期周一岁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特举成数而概言之耳。

【乾之节】揲蓍之法得于河图之中宫，而过揲之策，得于河图四象之数。兹以所用之九、六言之，彼太阳居一连九，则阳数九也。太阴居四而连六，则阴数六也。揲蓍三变之末，凡四为奇，余三奇则九，为老阳之爻，一爻过揲之策，有三十六，总乾六爻计之；共二百一十六焉。凡八为偶，余三偶则六，为老阴之爻，一爻过揲之策有二十四，总坤六爻计之，其百四十有四焉。即乾之盈合坤之缩，凡三百有六十，而不足以当期之日乎！虽气盈朔虚，亦有不齐，而三百六十，其成数也。是数有以体天地之撰矣。

《大全》朱子曰：揲蓍之法，凡三揲挂扚通十三策，而见存三十六策，则为老阳。三揲挂扚通十七策，而见存三十二策，则为少阴。三揲挂扚通二十一策，而见存二十八策，则为少阳。三揲挂扚通二十五策，而见存二十四策，则为老阴。大传尚以六爻乘二老而言，故曰乾之策、坤之策云云，其实六爻之为阴阳者，老少错杂，乾未必皆老阳，坤未必皆老阴。六子诸卦阴阳亦互为老少焉。若乾坤之爻，而皆得于少阳少阴也。则乾之策六，其二十八为百六十八。坤之策六，其三十二为百九十二，其合亦为三百六十，不可易也。朱子曰：所谓乾坤二篇之

策，正以挂扚之外，见存蓍数为言耳。

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二篇为上下经，凡阳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阴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得此数。

【二篇节】不特乾坤二卦为然，通二篇过揲之策，阳爻百九十二，均之乾也，共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阴爻百九十二，均之坤也，共得四千六百八策，总得万有一千五百二十策，而不足以当万物之数乎？虽有形生气化之殊，而计之以万者，乃其常数也。是数有以类万物之情矣。

《大全》朱子曰：二篇之策，当万物之数，亦是取象之词，不是万物恰有此数。《蒙引》乾坤之策以老阳老阴之数计之，承此而言，二篇之策云云，皆老数也。万物之数至多，而二篇之策亦多之至也，故以为当万物之数。

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

四营谓分二挂一揲四归奇也。易，变易也，谓一变也。二变成爻，十八变则成六爻也。

【是故节】蓍既揲而卦可求矣。是故求卦始于一变之易，方其揲时，必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凡四经营，度斯以多寡为奇偶，或五或四而成一易之奇，或九或八而成一易之偶。易自此成焉。由此一变积之，三变乃成爻也，又必积之七十二营，为十有八变，然后内外以备，贞悔以全，而卦于是乎成矣。

《大全》朱子曰：易字只是个变字，四度经营，方成一变。

八卦而小成。

谓九变而成三画，得内卦也。

【八卦节】然此所成者，六十四卦，乃易之大成也。盖成卦必始于小成，方其一变以至九变，或奇奇而奇，乾也。一奇二偶为《震》、《坎》、《艮》。偶偶而偶，坤也。一偶二奇为《巽》、《离》、《兑》。八卦中于是成一卦，小成得卦之内体，大成不过自此而重加耳。

《蒙引》上文四营成易，以一变者言也。遂乘势说到十有八变而成卦，中间有内体之卦一节，未及发，故翻足以此句。

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谓已成六爻，而视其爻之变与不变，以为动静，则一卦可变而为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六卦也。

**【引而节】**六爻既成，斯老少形而动静异。于是因画之老以为变，因爻之变以为动，由是引而伸之，视其爻之变与不变，以为动静，则一卦可变为六十四卦，一卦既变，诸卦可类而推，于是凡画之老者，皆变。凡爻之变者皆动，触其类而长之，则六十四卦。每卦皆可变为六十四卦，则蓍得以善圆神之用，爻得以用易贡之宜，变而至是，不可复加矣。天下之能事毕矣。

《蒙引》《启蒙》云：天下之事，其吉凶悔吝，皆不越乎此。见得天下之能事毕，则下文显道神德行一节之意，似为未稳。

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祐神矣。

道因辞显，行以数神。酬酢谓应对，祐神谓助神化之功。

**【显道节】**蓍卦有以毕天下之能事，其功用为何如哉？彼易中所具吉凶之理，为道当夫十有八变之后，引伸触类之余，吉凶之理昭然于卦爻之词。道因词而显也。民生趋避之行，为德行，当夫十有八变之后，引伸触类之余，而趋避之准，民皆鼓舞而忘倦，德行以数而神也。蓍卦有以显道神德行如此，是故人有疑而莫断，则明有以酬酢乎？人而启人之疑，神之幽，而不能告人，则幽有以祐乎神，而言神之所不能言者矣。其诚合微显而无间者乎？

《蒙引》道即理，凡易词所发明者，皆是。德行，指事为之迹言。此以微显相对说。至微者，理，而《易》词有以显之，犹所谓阐幽也。至著者事，而《易》有数以神之，犹所谓微显也。酬酢祐神，通承显道神德行言。《存疑》神德行后章，变而通亡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即是此意。

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变化之道，即上文数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为，故夫子叹之，而门人加“子曰”以别上文也。

## 右第九章

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数，揲蓍求卦之法，然亦略矣。意其详具于太卜筮人之官，而今不可考耳。其可推者，《启蒙》备言之。

**【子曰节】**合而言之，天地大衍之数，揲蓍求卦之法，皆变化之道

也。然数本于天地，而天地无所容其智，法制于圣人，而圣人无所容其才，是变化之道皆神之所为也。数，一气机之迭运，法，一奇偶之积分，然皆出于理势之自然，而无思无为者，若使之然，而实非使之然。虽欲不然，而有不得不然也。知神之所为，此数法之所以为妙乎？由是因蓍求卦，知其法之衍于河图，即知共数之原于天地，自知数法之出于神而非人之所能为矣。

《蒙引》此神字以变化言，与上二神字不同。

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四者皆变化之道，神之所为者也。

【十章全旨】上章自四营成易，至显道以下则词变象占俱已有了。此章归本于圣人以明易道之大，皆圣人之功。首节言易具圣人之道，而有以周人之用，次三节言由易理至精至变而至神，故能周人之用。“夫易圣人”以下，正言《易》为圣人之所作，以见其为圣人之道。

【易有节】《易》之用，周于天下，而其秘启于圣人。《易》之道，皆变化之道，神之所为，圣人精微之蕴，发之以示人者。其道有四焉：词、变、象、占而已。圣人本道而系《彖》、《爻》之词，曲中不越也。凡人以《易》而言，商度事理则尚其词，浅深详略各当于理矣。圣人本道而裁为蓍策之变，趋时不穷也。凡人以《易》而动，泛应几务，则尚其变，卷舒进退不胶于一矣。象者，圣人所拟人于常行事例，原有定理，以《易》而制器，必于阴阳老少之象。占者，圣人所决人或事关成败，须用稽疑，以《易》而卜筮，必于吉凶失得之占。《易》有圣人之道，而切于民用如此。

《大全》朱子曰：“以”字是指以《易》而言。《蒙引》天下固有议论道理，不及吉凶，泛应事物，不关利害，则尚词。若事关成败之殊途，凡涉善恶之两端，须用剖析，则尚占。此辞占之辨。天下有常行事例，不待裁度，只据见成道理行将去，则尚象。若一事而是非利害，两途未决，须用商量裁度随机应变，则尚变。此象变之辨。《演义》卦爻有词，而词之所决为占，是一类。蓍策有变，而变之所成为象，是一类。四，其字指圣人所作之《易》言。《存疑》用《易》须兼动静。

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



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

此尚辞尚占之事，言人以蓍问《易》求其卦爻之辞，而以之发言处事，则易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如响之应声，以决其未来之吉凶也。以言，与“以言者，尚其辞”之“以言”义同。命则将筮而告蓍之语。《冠礼》筮日宰自右赞命是也。

**【是以节】**以尚词尚占之事言之，是以君子将措诸身而有为，将措诸天下而有行，以蓍问《易》而以之发言，处其所为所行之事则易受人之命，而词以道显，占以决疑者，如空谷之响应，人物之声应，何速也？且所问之事，或远而千里百年，或近而几席旦夕，或幽而事机潜闭，或深而人心叵测，遂有以知吉凶之来，物应何周也！正以词占之理，看得卦爻义理是如此，然后设个虚象来说，于万事无不该，随甚人皆用得，若说执杀不能该天下之理，便粗疏而不精，孰能有叩即应而无遗哉！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

此尚象之事，变则象之未定者也。参者，三数之也。伍者，五数之也。既参以变，又伍以变，一先一后，更相考覈以审其多寡之实也。错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谓也。综者，总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谓也。此亦皆谓揲蓍求卦之事。盖通三揲两手之策，以成阴阳老少之画，究七、八、九、六之数，以定卦爻动静之象也。参伍错综，皆古语，而参伍尤难晓。按《荀子》云：窥敌制变，欲伍以参。韩非曰：省同异之言，以知朋党之分，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又曰：参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参。《史记》曰：必参而伍之，又曰：参伍不失。《汉书》曰：参伍其贾，以类相准，此足以相发明矣。

**【参伍节】**以尚象尚变之事言之，四营成《易》，是为一变多寡，所由辨也。必先以参之，各数其左右之所归，后以伍之总，数其先后之所扞，或八九之多或四五之寡，而其变以彰。三变成爻，必有其数，老少所由定也。交而错之，或分布归奇之数而为三，总而挈之，又合数归奇之数，而为一或九六而老，或七八而少，而其数以明，然参伍以变特一变耳。尚未成爻，阴阳老少之文未成也。由此通四营之一变，以至三变，皆用参伍之法，所得之策，或为九六，而太阳太阴之文以成。或为

七八，而少阴少阳之文以成。一阴一阳之迭见，焕然两仪之经纬矣。错综其数，特一爻耳。尚未成卦，卦爻动静之象未定也。由此极其三变之数，以至于十八变，皆用此错综之法，所得之卦，或皆七而纯乾，或皆九而乾变之坤，或皆八而纯坤，或皆六而坤变之乾，一动一静之相承，秩乎万变之咸宜矣。可见象变之理，圆神不滞，变化无方，极天下之至变也。故能多寡奇偶动静老少，唯变所适，不然，又何以成天下之变而定天下之象哉？

《蒙引》错综其数与通其变，似略相混。通其变虽曰三揲两手之策，以成阴阳老少之画，然终主于三次之方变者言，有揲在内也。错综其数，虽亦通两手三揲之策，然终主于既变七、八、九、六之数言，不兼揲言也。况自初变二变，亦可谓之错综而不可谓之通其变，通其变，变到完处，而天地之文已成。极其数，数到完处，而天下之象已定，动与变不同，如九六变也，七八不变。至于动，则或九六为动，又或五爻为九六，则一爻得七八为动，动则不分九、六、七、八。《会通》参伍句就一变说通其变，三变皆参伍也。错综句就一爻说，极其数，六爻皆错综也。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此四者之体所以立，而用所以行者也。《易》指蓍卦无思无为，言其无心也。寂然者，感之体。感通者，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动静亦如此。

【易无节】词占之至精，象变之至变何？莫非神之立其体而达于用也哉？词占象变分之为蓍卦，总之唯一《易》。凡有心则有思，《易》无心也，何思之有？有心则有为，《易》无心也，何为之有？方其蓍未揲，卦未求，词占未形，象变未著，寂然不动，《易》之体所以立，及其蓍既揲，而卦既求，文人成，而象以定。吉可知，而凶可断。感而遂通，《易》之用所以行也。可见静中有动，而不滞于静。动中有静，而不偏于动。故能无思而无不思，无为而无不为，是盖出于理，道之自然而极天下之至妙也。不然，又何以寂而可感，感而遂通，通而且速也哉！

《存疑》上言尚词、尚占、尚象、尚变，而以至精至变赞之，此



则推本于至神，即《本义》所谓四者，《易》之体，所以立而用所以行也。要不过前神无方而《易》无体之意。神其体，变其用也。“感而”句即上文“遂成文，遂定象，遂知来物遂”字，亦见得神字意。朱子曰：非是。别有至神在蓍卦之外也。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

研，犹审也。几，微也。所以极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几者，至变也。

【夫易节】至精、至变、至神，皆《易》之道，而圣人为之也。天下之事，吉凶未见，而其理隐于无形，所谓深也。圣人本一心之精系之词，决之占，则受命如响，遂知来物于吉凶，未形之时，而预先穷究，出其理以告人，是有以极其深也。文象未判，其理最微妙难见，所谓几也。圣人本一心之变而制之变，立之象，卦爻之阴阳老少，事之吉凶悔吝，无不研究出来示人，是有以研其几也。

《大全》朱子曰：研几是研出几微处，如一个卦在这里，便有吉凶悔吝几微毫厘处，都研磨出来，极深，是要人于至深难见底道理，都就《易》中见得，《易》便有那深与几，圣人用这个极，出那深，研出那几。《存疑》上文尚词、尚占、尚变、尚象已毕，此欲明上文所为，圣人之道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所以通志而成务者，神之所为也。

【唯深节】词占所以极深，则词占，一深也。天下之人迷于吉凶之途，而莫知趋避者，今则和其孰为吉而当趋，孰为凶而当避，心志于是通矣。象、变所以研几，则象、变一几也。天下之人，暗于趋避之故，而莫知所为者，今凡以之成文定象，以之言动制器，天下之务于是乎成矣。圣人极深研几，一出于自然，则几深所在即神也，故词占著而天下之志遂通。若不知其所以通象变形，而天下之务遂成，若不知其所以成殆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而感而遂通者，信非诬矣。

《蒙引》神不在深与几之外，不疾二句亦假借形容字，皆言《易》之通志成务随感即应，都不用人力耳，即是遂字意。

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右第十章

此章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

**【子曰节】**夫《易》圣人所以极深研几通志成务如此，故曰圣人之道四焉者，即此之谓也。则通天下之志而妙于神，虽《易》之事，实圣人之事，成天下之务而妙于神，虽《易》之功，实圣人之功，圣人作《易》之功大矣哉！

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昌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开物成务，谓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业。冒天下之道，谓卦爻既设而天下之道皆在其中。

**【十一章全旨】**《因指》通章重兴神物以前，民用前后，都要说归此意。首节言卜筮之用，达于天下。次节言卜筮之本，具于圣心。三、四节总言圣人制蓍龟，以达卜筮之用。五、六节言圣人画卦以立蓍龟之体。七节合天人之大，以赞神物之功。八节神物图书，推原卜筮原于造化。九节象变词占，正言卜筮周于民用。

**【子曰节】**夫《易》有卦爻以立体，有蓍龟以达用，果何为者也？人之吉凶，不能前知，《易》于人所不知者开发之，则开物也，趋避不能以自决，易于人所欲为者成全之，是成务也。且包裹天下之道，小而涉川攸行，大而建侯行师，卦爻无不包括，是皆天下之道也。《易》之为用，如斯而已矣。是故圣人知《易》以开物，受制卜筮以通天下之志，使不迷于吉凶，知《易》以成务，受制卜筮以定天下之业。使不息于趋避，知《易》以昌道，爰制卜筮通志以断其心之疑，定业以断其事之疑，使不眩于义理，《易》之为用如此其周也。

《大全》朱子曰：此言《易》之书，其用如此。《易》以卜筮设教，遂爻开示吉凶，将天下许多道理包罩在此，随取随得。问《易》：开物成务昌道是《易》能恁地，而人以之卜筮，便能开物成务否？曰然。

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

圆神谓变化无方，方知谓事有定理。易以贡谓变易以告人，圣人体具三者之德，而无一尘之累，无事则其心寂然，人莫能窥。有事则神知



之用，随感而应，所谓无卜筮而知吉凶也。神武不杀，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谓。

**【是故节】**《易》之用周于天下，而《易》之理实具于圣心。夫《易》之所有，蓍卦爻耳。蓍之方揲，阴阳老少，变化无方，其德则圆转不滞，而神妙莫测。蓍既揲而有卦象，数揲列吉凶已定。其德则方，止不易而明，知不夹卦成而有所值之爻，则刚柔迭运，九六相推其义，名以当动之一节，变易其说以贡献于人。此《易》之妙也。而圣心已先具矣。通而不滞，圆神也。范而不过，方知也。虚而能应，易贡也。浑极此理，纯然无私，若以此三者来说濯其心者，然方其无事，退而藏，三者之德于渊密之中，及其有事，吉，唯患民之不趋，凶，唯患民之不避，而与民同患。彼吉凶未形而已动者，来也。来者不可测，圣心如蓍之神妙莫测，而知之吉凶有定。而难知者往也，往者既有定理，圣心如卦之识见有定，而藏之，无卜筮而知吉凶，其孰能与于此哉？此唯古之聪无闻，明不见，睿无不通，知无不见，而能知来藏往，得蓍卦爻之理，无借蓍卦爻之物，犹之神武有以服人，而不假杀伐之威者也。

《大全》朱子曰：此言圣人作《易》之本也。胡云峰曰：退藏于密，即蓍卦爻之无思无为而寂然不动者也。同患三句，即蓍卦爻之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蒙引》以其既往，故谓之藏，不待推者也。委的无待于推而自有素蓄之理在。《演义》此指圆神以下三者，先心包下文有事无事而言。《存疑》聪明睿知，神武不杀，是一项，承上文神以二句而言。此唯古之聪明睿知，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亦犹神武有以服人，而不假杀伐之威者也。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

神物谓蓍龟，湛然纯一之谓斋，肃然警惕之谓戒。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兴；察民故，故知其用之不可不有以开其先，是以作为卜筮以教人而于此焉。斋戒以考其占，使其心神明不测，如鬼神之能知来也。

**【是以节】**唯圣心人神知之，全是以心通造化自然，明白阴阳变化而契吉凶之原，知周万物，自然察识利害情伪，而洞吉凶之迹。唯明天道而知蓍龟之可用卜筮。唯察民故而知吉凶之当开先，于是兴蓍之神物以教民筮，兴龟之神物以教民卜，使民先事而知吉凶。以前民趋避之用

而所谓通志定业，断疑者在此矣。即圣人知来藏往，德本神明，其平日退藏无一时一事不敬，至于卜筮，又必斋戒以考其吉凶之占于以益神，问其神知之德焉。则甚矣，神物之足重足以易开物成务也。

《存疑》上言圣人无卜筮而知吉凶，已具作《易》之本，此承言圣人作为卜筮教人知吉凶，以终上文之意也。《演义》神物丰兴，则不假蓍卦而知吉凶，神物既兴，则亦用蓍卦，以神明其德，两意互发。

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

阖辟，动静之机也。先言坤者，由静而动也。乾坤变通者，化育之功也。见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法者，圣人修道之所为，而神者，百姓自然之日用也。

【是故节】圣人兴神物以前民用，亦知神物之由生，而民用之由利乎。天地一气流流行，时而静敛，如户斯阖，属于阴而谓之坤，时乎动发，如户斯辟，属乎阳而谓之乾。一阖一辟，一岁之气序互换谓之变。阖辟往来不穷，万世之循环无已，谓之通。此造化之功，所由发育万物者也。而物之生，当其资始，气初凝而朕兆略见，谓之仿佛可见之象，及其既生，质已成而显露有形，谓之重浊一定之器。而神物亦生其间矣。圣人取蓍之神而制之，其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参伍以肇端，错综以极数，四营以终于十有八变，而用之筮，取龟之神而制之，分以五兆，口（纪？）以四时，观器之大小，验听之微明，错之极，于七十有二而用之卜，立为成规而谓之法，因使天下之民用之以出而利用之以入，而利而斯民，咸相率而用之，欢欣鼓舞，亹亹忘倦，莫知其然，则谓之神。是则圣人能用神物以为易，开物成务也。

《蒙引》此一条即神物，而原始要终言之，见之上文有所谓天之道者焉。有所谓民之故者焉。因以见兴神物而前民用者焉。一阖一辟，动静相生也。往来不穷，阖辟不已也。见谓之象，乾知大始也。形谓之器，坤作成物也。制用之法，圣人成能出入咸用百姓兴能也。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阴阳之变。太极者，其理也。两仪者，始为一画以分阴阳。四象者，次为二画以分大少。八卦者，次





为三画而三才之象始备。此数言者，实圣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真假丝毫智力而成者，画卦揲蓍，其序皆然。详见《序列》、《启蒙》。

【是故节】制蓍筮之法，为民用之神，然使《易》卦不作，蓍亦何由立哉？夫《易》有仪象，八卦皆阴阳之变，所谓《易》也。然有个理，以为之主宰。理即太极也。有太极则动生阳，静生阴，画一奇以为阳之仪，画一偶以为阴之仪，而两仪一太极也。阳仪之上，加一奇一偶为太阳少阴之象，阴仪之上，加一奇一偶为少阳太阴之象。而四象一太极矣。太阳、少阴之上，各加一奇一偶，而《乾》、《兑》、《离》、《震》名焉。少阳太阴之上，各加一奇一偶，而《巽》、《坎》、《艮》、《坤》名焉。而八卦一太极矣。六十四卦因此而重之已耳。

《大全》朱子曰：天地之间只有动静，两端循环不已，此之谓《易》，而所以动静之理，所谓太极也。自现在事物而观阴阳，函太极，推其本，则太极生阴阳。《蒙引》此处主《易》而言。盖《易》是影此理也，且仪象卦每字皆是影此理之名目。《存疑》上言圣人制蓍，此言圣人画卦，盖蓍之体也。非蓍则卦不行，非卦则蓍不立。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有吉有凶，是生大业。

【八卦节】八卦既生，由是因而重之，时有消息，位有当否，虽未显于词占之用，而吉凶已前定矣。吉凶既定，由是人皆用之。吉者，趋之不惑；凶者，避之不疑。虽未蓍于推行之用，而大业于是生矣。

《存疑》此八卦该六十四卦，故能定吉凶。绳按：定吉凶所以开物而通志，生大业所以成务而定业，然未着卜筮上说。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

富贵谓有天下，履帝位，立下疑有阙文。亹亹，犹勉勉也，疑则急决，故勉。

【是故节】定吉凶，生大业，非蓍龟，孰与彰之？则其功用为何如哉？是故万物气清形浊，皆法象也，而莫大乎天地。万化往来屈伸，皆变通也，而莫大乎四时。星辰云汉，皆悬象著明也，而莫大乎日月。诸

侯大夫，皆崇高也，而莫大乎富有天下，贵为天子。智创巧述，皆用物制器也，而备万物以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之利，莫大乎圣人之制作。若术数推测，非无足以知吉凶也。而能探讨纷纭之赜，研索机密之谋，钩取吉凶未形之理，推极时地之远，使天下孰吉孰凶，由此而定，趋吉避凶，勉勉不息，自此而成，莫大乎蓍龟，功用之大，为何如哉？

《大全》胡云峰曰：此六者之功用皆大，圣人不过欲借彼之大，以形容蓍龟功用之大耳。

《蒙引》物者，天地间见成之物，如粒食、鲜食，水火之类。器者，圣人所制，如纲罟耒耜舟车弧矢之类。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此四者，圣人作《易》之所由也。河图洛书，详见《启蒙》。

【是故书】蓍龟之用虽大，而制用之法，皆因造化而成者也，是故天生神物，植物有蓍，动物有龟，圣人则之，用蓍以筮，而奇偶老少则之于其策，用龟以卜，而雨霁蒙驿克则之于其文。若卜筮之始有变化，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各有变化，圣人效之于筮，而九六迭用，效之于卜，而生克互呈也。卜筮之终有吉凶。和吉祥，天垂象而见吉；乖致异，天垂象而见凶。圣人象之，得断吉，而象休徵，失断凶，而象咎徵焉。当时龙马负图出河，神龟负文出洛，圣人则之于河图也。虚其中十五以像太极，阳数一、三、七、九合为二十，阴数二、四、六、八，合之亦二十。两仪象也。太阳居一连九，少阴居二连八，少阳居三连七，太阴居四连六，四象也。折四方之合，以为《乾》、《坤》、《坎》、《离》。补四隅之空，以为《巽》、《震》、《兑》、《艮》八卦象也。于洛书也，虚其中五，以像太极，一、九、三、七合为二十而居正，二、八、四、六，合为二十，而居隅，两仪象也。四正以一含九，三含七，四隅以二含八，四含六，四象也。四正以为《乾》、《坤》、《坎》、《离》，四隅以为《兑》、《震》、《巽》、《艮》八卦象也。何莫非造化之自然者哉？

《大全》朱子曰：河图以五生数，统五成数而同处其方，数之体也。洛书以五奇数，统四偶数而各居其所，数之用也。张南轩曰：通于天者，河龙马出图，天降其祥，中于地者，洛神龟载书，地呈其瑞。



《蒙引》河图主阳，以阳统阴，而极于十，全数也。洛书主阴，故以阴会阳，而少不足焉，阴道也。又河图主五行相生之序，洛书主五行相克之序，唯主阳，故卑之。龙马至健者也，唯主阴，故卑之，龟，至静者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四象谓阴阳老少，示谓示人以所值之卦爻。

### 右第十一章

此章专言卜筮。

【易有节】本造化以作《易》，正以前民用也。揲蓍求卦之后，有七、八、九、六，少阳少阴老阴老阳之象，正所以示人所值之卦爻，是象为卜筮而设也。所值之卦，系之以词。《彖》词以告人一卦之象，《爻》词以告人一爻之象。是词亦为卜筮而设也。卦爻之词，定其吉凶。吉者，断之而使知所趋；凶者，断之而使知所避。是占亦为卜筮设也。神物兴而词变，象占之悉备，以之通志、定业、断疑，信非圣人不为功哉！

《存疑》上言圣人作卜筮之法，尽矣。此言象四变词占，以终卜筮之事。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释《大有》上九爻义，然在此无所属，或恐是错简，宜在第八章之末。

【十二章全旨】《蒙引》章首至“谓之事业”，圣人作《易》之事，后至“存乎德行”，其指归皆用《易》之事。《存疑》此言象卦变通，备卜筮之始末也。《易》非象卦无以立本，非变通无以达用，后面节节发明此意。第二节乾坤成列，乾坤字，指卦象，《易》立于其中。易字指变通形上之道，形下之器。又言卦象化裁之变，推行之通，又言变通。

《口义》作《易》者，唯立象以尽意，用《易》者，贵得意而忘象，皆非圣人不能也。

【天祐节】《大有》上九云云，则自天祐之不言可知。子曰是爻也，语善于持盈之道也。祐之义，助也。天人无私助，理之自然而无矫拂者，为顺。处有者，顺而不违乎天，大亦不违乎我所助者，顺也，理

之诚实而无伪妄者，为信，处有者，以信而感孚乎人，人亦相孚于我所助者，信也。而何疑于上九哉？彼六至有交孚之善，信也。有柔嘉之德，顺也。合信与顺，贤也。今上九以刚居上而能下从之，则身之所履者莫非信实之行，心之所思者，莫非恭顺之美，又能以己之信顺，尊尚六五之贤，克合天人，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拟议此爻，人当善居其有矣。

《存疑》履信思顺，就上九本身上说，不是履六五之信，思六五之顺，尚贤方作尚六五之贤。《因指》三项都要切《大有》之上发挥。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词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言之所传者浅，象之所示者深，观奇偶二画，包含变化，无有穷尽，则可见矣。变通鼓舞以事言，两“子曰”字，疑衍其一。盖“子曰”字皆后人所加，故有此误。如近世《通书》乃周子所自作，亦为后人每章加以“周子曰”字，其设问答处，正如此也。

【子曰节】圣人与民同患之意，本至无穷，顾书以载之而言，不能尽笔之于书，言以达之，而意又不能尽发之于言。圣人薨世之意，其终不可见乎？圣人见天地万物之理，不外于阴阳。而阴阳不外于奇偶，于是画一奇以像阳，画一偶以像阴。对待之中，便有无穷变化，而言与书不能尽者，悉尽之于立象中矣。即此象而摩荡之设，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则时有消息，位有当否，而天下之循性而动者，谓之情，拂性而动者，谓之伪。皆包括无遗，情伪尽而意亦尽矣。即此象而发挥之，系以《彖》而全体之义著，系以爻而一节之义彰。而稽实以待虚，存体以应用，尽人而可行，言尽而意亦尽矣。于是制为卜筮，即象之趋时者，裁为七、八、九、六之数，即其变处，使人推而行之，吉者趋，凶者避，往无不通而利尽焉。即象之通变者，以激励乎人，吉必趋，凶必避，莫知谁为而神尽矣。立象设卦系词，而《易》之体立变通鼓舞，而《易》之用行，圣人之意，容有不尽者哉？

《大全》朱子曰：鼓之舞之，犹催促天下之人勉之为善相似，未占得则有所疑，既占得无所疑，自然使得人脚轻手快，行得顺便。

乾坤，其《易》之缊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



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缊所包蓄者，犹衣之著也。《易》之所有，阴阳而已，凡阳皆乾，凡阴皆坤，画卦定位，则二者成列，而《易》之体矣。乾坤毁，谓卦画不立，乾坤息，谓变化不行。

【乾坤节】尽意必须立象，要不外阴阳二画而已，此乾坤二画，乃一部《易》书之骨子。凡阳皆乾，凡阴皆坤，其殆《易》书之缊耶？何以见之？盖圣人画卦，自太极而两仪四象八卦，乾坤两画，随在对峙，盖乾坤成列也。虽未及乎蓍策卦爻之变化，而变化之体已立矣。设若无此阴阳之两画，则所谓变化者，谁为之乎？是乾坤毁，无以见《易》也。夫阴阳之两画，全赖蓍策卦爻之变化以行也。若无个蓍策卦爻之变化，则彼图中之阴阳卦画，亦几乎息矣。不益见乾坤为《易》之缊乎？

《蒙引》此只是立象设卦之事，然系词以尽言者，只言乎此也。变通以尽利者，即此之利也。鼓舞以尽神者，即此之神也。《存疑》奇偶二画乃《易》之体，蓍策变化乃《易》之用。下节形上二句，是明《易》之体，化裁三句，是明《易》之用，《易》之缊。“易”字是《易》书，下三“易”字，是易之变。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卦爻阴阳皆形而下者，其理则道也。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变之义也。变通二字，上章以天言，此章以人言。

【是故节】乾坤成列，正为寓理之具，是卦爻奇偶，《易》之形也，形而上者，动而健者，为阳之道，静而顺者，为阴之道。是乃太极本然之理，谓之道，形而下者，一而实者，为阳之形，二而虚者，为阴之形，是乃奇偶一定之迹，谓之器，至于阴阳进退之极，各有自然之化，因阳进之极而裁之，为阴；阴退之极而裁之，为阳。阴阳屡迁，谓之变。即其变处推而行之，趋吉避凶，心无疑惑，行无困穷，谓之通。立此变通之法，而措之天下，使民皆知因筮以求变，因变以求通，则何事不立，何功不成，谓之事业。此象不可以不立，而立象足以尽意也。

《大全》问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朱子曰：设若以有形无形言之，便是物与理相间断了，所谓拦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间，分别得一个界至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别而不相离也。绳按：即是不离乎阴

阳，而亦不倚于阴阳之意。《蒙引》只把逐卦逐爻来看个上面都有一层道理，在卦爻不过其象貌耳。卦如乾道大通至正形而上，而六画皆奇，则形而下也。如初阳在下之理形而上，以初九一画象之，则形而下也。变通事业皆此道之灌注流行。朱子曰：裁也，行也，措也，都只是裁成措这个道。《演义》首二句申设卦立象意，化裁二句，申变通尽利意，举而措之句，申鼓舞以尽神意。

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重出以起下文。

【夫象节】圣人设卦系词，无非尽意以资民用，用《易》者，贵得圣人之意也。昔伏羲圣人，见天下物理之赜，莫非道也。于是拟其形容而画卦，以象其物宜，故谓之象，象立而爻生。周公圣人见天下人事之动，莫非道也。于是观会中之通，以行典礼，系词以断吉凶，故谓之爻。

《演义》上言圣人作《易》之事备矣。此言立卦系词之原，以见《易》用所由出，以起下文用《易》之事也。刘石芝曰：此节不过引起极天下节，极天下节不过引起化而裁之二句，而归重到神而明之数句。

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

卦即象也，辞即爻也。

【极天节】卦之象既因赜而立，用《易》者欲于物宜之赜，极其察识而无遗，则存乎卦而已。爻之词既因动而系，用《易》者欲于吉凶之动，鼓其趋避而不倦，则存乎辞而已。

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卦爻所以变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

## 右第十二章

【化而节】卦爻具而蓍策兴化而裁之，固谓之变，是《易》中先有可以化裁之变也。用《易》者于方揲之时，因其自然之化而裁之，以定老少动静之象，则存圣人化裁之变。推而行之，固谓之通，是《易》中先有可以推行之通也。用《易》者于既揲之后，因变之所示，推而行之事为之间，则存乎圣人推行之通。若不假化裁推行之，劳神而明夫变通



之道者，则存乎其人必也。敛机渊默而自然浑成于心，不假词说而自然孚契于心，正所谓神而明之者也。此非其人素有德行者，不能也。盖德行者，道之归也。德裕于心，洽化裁之理，行利于身，善推行之用，是圣人之德行即《易》道之充周而合一无间，此其所以讫卒之际，便有以神而明之也。《易》非圣人不能作，亦非圣人不能用也。

《大全》邱建安曰：前言变通而归之事业，推《易》道于民也。此言变通而归之德行，存《易》道于己也。《蒙引》存乎其人，明其为有德行之人了。默成二句，明其所以神明之妙，犹四体不言而喻之意，神明默成是一时事。《存疑》上曰谓之变通，此曰存乎变通，上之化裁推行作《易》也，此之化裁推行用《易》也。不信而信，是足上默而成之句，德行得于心，而见之行事，有是德行，自然默而成之，不言而信矣。

## 系辞下传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成列谓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类。象谓卦之形体也。因而重之，谓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为六十四也。爻，六爻也，既重而后卦有六爻也。

【一章全旨】《蒙引》自八卦承列至贞夫一者也，是一大节。自夫乾至见乎词，是一大节。皆言卦爻吉凶。天地大德句，是造化圣人，大宝以下是功业。自夫乾三节，通是推本八卦成列，以下云云而释其义以见卦爻变占，一本之乾坤也。

【八卦节】《易》之作也，卦爻为体，变占为用，象何自而立乎？圣人作《易》，于四象之上，各加一奇一偶，生于太阳少阴之上者，为乾、兑、离、震，而列左。生于少阳太阴之上者，为巽、坎、艮、坤，而列右。是八卦成列也。即奇偶之纯，而二老之形体已具。即奇偶之杂，而六子之形体已具，象不在成列中乎？爻何自而立乎？由三画已成卦，各以一卦为主，而以八卦次第加之，是因而重之也，则六爻具备，而凡远近贵贱，承乘比应之属，莫不灿然于各卦之中，爻不在因重中乎？

《存疑》三画之卦，未可言爻。爻者，交也。交者，变也。六画具，始有变化。

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

刚柔相推，而卦爻之变往来交错，无不可见，圣人因其如此，而皆系之辞以命其吉凶，则占者所值，当动之，爻象亦不出乎此矣。

【刚柔节】卦爻具而蓍策兴，必有变也。蓍策所得有三，偶而六者焉。六，老阴，则变为七之少阳，是刚推夫柔，柔变为刚也。有三奇而九者焉。九，老阳，则变为八之少阴，是柔推夫刚，刚变为柔也。变已在其中矣。刚柔之变，必有动也。圣人观其变之消息当否，而系象爻词，以明吉凶，则虽未及于动而为占。凡占者所值当动之爻象，已在系词中矣。

《大全》朱子曰：变是就刚柔交错而成卦爻上言，动是端主当占之爻言。《存疑》刚柔二句，即上篇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意。凡《易》中说变者，是就蓍策卦爻上说，此二条是言象、爻、变、占四者。

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

吉凶悔吝，皆辞之所命也。然必因卦爻之动而后见。

【吉凶节】动固即辞而寓，词仍须动而显，吉凶悔吝虽已备于系辞之时，然蓍未揲则卦爻无由动，而吉凶之辞亦无由见，是吉凶悔吝所值必待卦爻之动而后见也。

《存疑》此句是足上文之意。

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

一刚一柔各有定位，自此而后，变以从时。

【刚柔节】刚柔相推，变固在其中矣。然非刚柔，则变化无自而出，虽刚柔杂居，然刚自有刚之位矣。柔自有柔之位，凝然植立而不移，刚柔非立本者乎？至刚变而通于柔，柔变而通于刚，刚进之极柔推之，而其时当变，柔退之极刚推之，而其时当变，变通非趋时者乎？

《存疑》此申明上文“刚柔相推变在其中”意。《蒙引》因上文卦爻之动而原始要终言之，刚柔所以主，动之本，变通所以趋，动之时，立本以本卦言，趋时以之卦言，时说宗之。

吉凶者，贞胜者也。

贞，正也，常也。物以其所正为常者也。天下之事，非吉则凶，非





凶则吉，常相胜而不已也。

【吉凶节】吉凶悔吝之词，固生乎动矣。然天下之事非吉则凶，当其吉时，吉有当然，则吉为正而胜凶；当其凶时，凶有当然，则凶为正而胜吉，更无并立之理，非贞胜者乎？言吉凶，而悔吝该之矣。

《存疑》此申明上文系词“焉而命之，动在其中，吉凶悔吝，生乎动”之意。《蒙引》承上刚柔变通，则吉凶见矣云云。

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

观，示也。天下之动，其变无穷。然顺理则吉，逆理则凶，则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

【天地节】然吉凶所以贞胜者，又可类推矣。彼天地之消息至变也，而其正而常者，常垂象以示人，贞观者也。日月之循环至变也，而其正而常者，常临照而不息，贞明者也。天下吉凶之动，纷纭不齐，然不一者动，而至一者动之理。所以顺之则吉，逆之则凶，而吉凶以贞胜焉。

《蒙引》上言吉凶贞胜，虚说。此言贞夫一，又推原其所以然。盖天下只有一个理，顺则吉，逆则凶。朱子曰：天下之动，虽有不齐，常有一个是的。盖只把此道理做个定则在那里，唯随其顺逆以为吉凶耳。

《存疑》此又发明吉凶贞胜意。天地日月起下文。不甚重贞观虚说。

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坤，隤然，示人简矣。

确然，健貌。隤然，顺貌。所谓贞观者也。

【夫乾节】吾言卦爻吉凶，亦知卦爻所由立乎！夫乾，天也。其德确然而至健，凡其所为，最不费力，极是容易，示人以生物之易矣。夫坤，地也。其德隤然而至顺，凡其所为，一从乎乾，更无烦扰，示人以生物之简矣。

《蒙引》上文言卦爻吉凶，此复就乾坤说起。盖推本，卦爻所由作也。与上文贞观之意，全不相属。盖上文为吉凶说，此又为爻象说。

《本义》所谓贞观者，乃因上文而论其理如此，非以此节为申贞观之意也。乾以易知，便是示人易。坤是简能，便是示人简。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此谓上文乾坤所示之理，爻之奇偶，卦之消息，所以效而像之。

【爻也节】乾坤示人以易简，而爻象莫能外矣。知爻效天下之动，不知爻之奇者，确然其健，效乾之易也。爻之偶者，隤然其顺，效坤之简也。人知象，以像天下之赜，不知乾坎艮震之阳卦，与乾坎艮震之为内体者，皆阳长阴消之卦，而像乾之易。巽离坤兑之阴卦，与巽离坤兑之为内体者，皆为阴长阳消之卦，而像坤之简。卦爻之体所由立也。

来注：此申言爻象所以法乾坤之理，而《易》之体立，应首节意也。

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

内谓著卦之中，外谓著卦之外。变即动乎内之变，辞即见乎外之辞。

【爻象节】有爻象之体，必有变占之用。蓍之方揲虽未成爻，而爻实于此变化。虽未成卦，而卦实于此变动，是爻象动乎揲蓍求卦之内矣。蓍之既揲，或值在卦，有卦词以断吉凶，或值在爻，有爻词以断吉凶。是吉凶见乎揲蓍求卦之外矣。爻象之动，所谓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即未见诸行事而鼓舞之极已寓，百姓日用之事业，不因变而见乎。吉凶之见，所谓系词而命之，动在其中矣。既已决其趋避，而同患之心悉传，圣人觉世之深情，不因情而见乎？变占之用所由行也。

来注：此申言变占，以见蓍策之用，而《易》之用行，应二节意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曰人之人，今本作“仁”。吕氏从古。盖所谓非众罔守邦。

## 右第一章

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业。

【天地节】《易》有卦爻吉凶，而天地则有造化，圣人则有功业。以造化、功业言之，天地以生物为心。易以主生物之始，简以作生物之成，而生生无已。此生为天地之大德也，而全乾坤易简之能，体天地好生之德者，唯圣人。然必首出庶物而后可以遂民生，复民性，此位为圣人之大宝也。是位何以守之？曰：人而已。民为邦本也，是人何以聚之？曰：财而已。财为民命也。财以聚人，则必崇本以开财之源，节用以止财之流，而理乎财焉。然理财之后富，而教之，则申谕彰宪以正词，为先正同之后，弼教以刑，则明罚敕法，以禁民，为非为亟，三者之道安在？亦曰义而已矣。义以理财，因自然之利，而公私咸足。义以正词，因自然之性，而是非不谬。义以禁非，因自然之情，而明威正



俗。凡此所以居位而安其功业者也。造化功业，与卦爻吉凶，固有相关者在也。

《大全》项平庵曰：养之教之，而后齐之。圣人不忍之政尽于此三者。理财，则易之备物致用也。正词，则易之辨物正言也。禁非，则易之断吉凶，明得失，外内使知惧也。《蒙引》正词禁非，不必俱从理财说。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王昭素曰：与地之间，诸本多有天字。俯仰远近，所取不一。然不过以验阴阳消息两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顺动止之性，万物之情，如雷风山泽之象。

**【二章全旨】**此章自第二条以下，皆言制器尚象之事，而首节则原《易》象所由立也。然所尚者，或象、或德、或名、或义、或音，要不越神明之德，万物之情而已。总谓之象者，卦不外象，而象无不该也。圣人制器，适与《易》卦之象相合，初非先见离益诸象，而后为网罟等器也。作结绳等，是制器。盖取诸等，是尚象。

**【古者节】**此原《易》象所由立以为下文制器尚象之本。昔包羲作《易》，虽妙契阴阳，具作《易》之本，尤疏观造化、验消息之妙，观象于天而得日月。寒暑往来升沉之故。观法于地，而究山川流峙陵谷变迁之迹。观鸟兽之文，而辨柔毛刚鬣希革毛毡之类。观天地之宜，而考春耕秋获高黍禾稻之宜。近取诸身而五形五性呼吸动静之用，无不明；远取诸物而飞潜天乔牝牡荣悴之情无不悉。要不外阴阳之消息而已。夫一阴一阳者，对待之体，交易之义，所由彰；或消或息者，流行之用，变易之义，所由著。于是据此阳息而阴消，画奇像阳，而乾、坎、艮、震之卦作；据此阴息而阳消，画偶像阴，而巽、离、坤、兑之卦作；即阴阳之理微而为神明之德者。八卦成列，则器载天道，无不有以贯通之。即阴阳之迹显而为万物之情者。八卦成列则象效于形，无不有以比类之。八卦立而微显毕该，即制器尚象，何必不本于是哉？

**《存疑》**天地间不过阴阳消息两端，《易》之为书，亦只是交易、变易两端。圣人仰观俯察，近取远求，皆所以验乎比，而卦爻之变易、交易，皆以取法乎此也。《蒙引》天地之宜，与天之象、地之法不同，

以天地所宜于人事者言，如云顺天之时，因地之利耳。始作八卦，总六十四卦，只是八卦也。故下文有十三卦之象。

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两目相承，而物丽焉。

【作结节】圣人作《易》，而物情物理皆具，则其备物致用立成器以利天下者，疑亦有取诸《易》矣。太古未知鲜食，包牺氏教民缉麻为绳，结为大网小罟，用之佃于山林，渔于川泽。疑取诸《离》。盖离象为目，上下皆离，犹网罟之两目相承，离德为丽，阴丽乎阳，犹禽鱼之丽网罟也。

《大全》朱子曰：盖取诸等字，乃模样是恁地，非观离而始有此也。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二体皆木上入下，动天下之益，莫大于此。

【包牺节】上古未知粒食，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使锐而为耜，揉木使曲而为耒，耒以运耜，耜以起土，以为耨，以教天下，使知树艺之利。疑取诸《益》。盖益象二体，皆木，耒耜皆木为之，益德上入下动，犹耒上使之入而耜动于下，且天下之益，莫大于耒耜之利，益之名义更合也。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日中为市，上明而下动，又借噬为市，嗑为合也。

【日中节】神农教民，当日之中，互相市易，招致天下之民于各市地，聚集天下之货于各市厘，以有易无，有无各得其所。疑取诸《噬嗑》，盖卦德上明下动，日中则上明，为市则下动。又卦名噬之音似市，嗑之音似合也。

《大全》都丹阳曰：五十里为市，而各致其民，则天下之民无不致矣。市各聚其货，则天下之货无不聚矣。《蒙引》此市字是市易之市，非市井之市，作活字看。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



《坤》。

《乾》、《坤》变化而无为。

【神农节】神农氏没而黄帝、尧、舜继作，风气渐开，人文渐著，向时朴陋之习，民必厌倦思变矣。于是因时立制，以通其变，使民欢欣鼓舞而不倦，然其所以通变者，不过因时势之自然，处以道之当然，神而化之，则以合民之情，自令其民安之以为宜，唯其宜之，是以使之不倦也。所以然者，盖《易》之理事势至于穷极，则人心自然思变于此，有更革之术以通之，然后民情安之而可久，三圣人因穷之当变而通之，是以自天祐之，民宜不倦，而吉无不利也。以黄帝、尧、舜通变之实言之，上古未有衣裳之制，三圣人制上衣下裳而垂之，礼义蔚兴，人文丕变而天下治，疑取诸《乾》、《坤》，盖乾象为天，坤象为地，乘时变化，非有作为。圣人衣裳之制，亦因时制宜，何为之有？所谓通变而使不倦，神化而使民宜者，此也。

《大全》朱子曰：垂衣裳而天下治，是大变他以前的事，通其变须是得一个人通其变，若听其自变如何得？《蒙引》通其变四句，是暗指衣裳之事，《易》穷则变，以理言穷，以时言变，主人事吉利不在通久之后，特引成语以赞之，此乾坤当天地言。

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

木在水上也，致远以利天下，疑衍。

【剡木节】三圣人因民阻于川泽之不通，于是剡木使中虚而为舟，剡木使木锐而为楫，舟以载物，楫以运舟，斯不通者济矣。疑取诸《涣》卦象，上巽下坎，木在水上，与舟楫之济不通者何异乎？

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

下动上说。

【服牛节】又因民阻于陆道之不通，于是因牛之性顺服而驯之，以引重；马之性健，乘而驾之以致远，斯徒行者，享安逸之利矣。疑取诸《随》卦德下动上悦，牛马之引重致远，象下之动；人服之乘之，象上之说也。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

豫，备之意。

【重门节】御暴无资，无以防民害也。于是筑城郭立重门以防于外，时巡省设击柝以警于内，严为之备，以待夫暴客之未至。疑取诸《豫》卦，名取豫备之义也。

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

下止上动。

【断木节】民有粒食之养，未知精食之利，于是断木为杵，使可以舂。掘地为臼，使足以容粟。于是脱，而食于是精，万民得此以济。疑取诸《小过》，盖下艮德止，而臼之止于下，似之。上震德动，而杵之动于上，似之也。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

睽乖，然后威以服之。

【弦木节】远攻无具，无以制非常也，于是弦木使曲而为弧，剡木使锐而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之不轨，疑取诸《睽》卦，名人情乖异，宜除戎器以服之也。

《蒙引》弦木，以丝弦木也。剡，斩木而削之，使木锐也。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壮，固之意。

【上古节】上古民居之制未备，冬唯穴居，夏唯野处，风雨交侵。后世圣人易以宫室之制，有栋而直承而上，有宇以两垂而下，以避风雨。疑取诸《大壮》，盖取壮固不摇之意也。

《蒙引》宫，统言所居室，宫中之房舍。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

送死大事而过于厚。

【古之节】上古送死之制未立，埋葬唯裹以薪叶，无封土树木之仪，丧哭之期，任情而无定数。后世圣人，易以棺槨，不致土亲肤而速朽，则封树之礼，丧期之数，从可知矣。似取于《大过》，送死大事，宜过于厚也。

《蒙引》丧期，丧哭之期，非丧服之期。彼时全未有服，任情厚薄



而已。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明决之意。

## 右第二章

此章言，圣人制器尚象之事。

【上古节】上古民淳事简。事系于己，唯结绳以记之，事关于人，执结绳以验之，不必过为防患，而天下治。后世民伪事烦，非结绳所能理矣。圣人易之以书契，言不能记者，文书以识之；事不能信者，契约以验之，由是百官之功罪可稽，而事以治，万民之情伪可核，而情以察，似取决《夬》。盖夬者，决也。书契之作，正以明白决去小人之欺也。圣人制器尚象如此，或取卦德卦象，而神明之德存；或取卦名卦音，而万物之情寓，无不可以见《易》道之大也。

来注：结绳而治，非君结绳而治也。言当此百姓结绳之时，为君者于此时而治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易》卦之形，理之似也。

【三章全旨】《存疑》此章论卦爻之象，及卦爻之词。刘石芝曰：首节言伏羲之《易》，立象以尽意，次二节言文、周之《易》，系词以尽言，末节通承先后天之《易》，而言其前民之用也。

【是故节】此承上章尚象之意，而并及词占，举全体而言也。具故伏羲作《易》，刚柔摩荡，而有三画六画之《易》。《易》者非他，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形象也。是形象非他，所以像乎天地间之物理尔。

《蒙引》象只就卦画言，正与象在其中的象同，兼卦爻言象，总是象。天下之情与天下之动，各有神明之德焉，万物之情焉，说得甚广。

象者，材也。

象言一卦之材。

【彖者节】文王于是观全体之象，而系彖词。彖者非他，即言此象之材质也。诸卦德体象变所具不一，有本然之能事，有各足之分量，而彖口发挥之，材有淑慝，词因有险易而象之全体形矣。

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

效，放也。

【爻也节】周公于是观一节之象，而系爻词。爻也者，即通此象之变以效天下人事，云为之动者也。天下之情伪利害，其动不齐，有顺乎理而得者焉，有逆乎理而失者焉，而爻悉仿效之，动有当否，因有险易而象之，一节形矣。

《蒙引》动字对上材字，以材贴象，象非无动，统论六爻全体于材为切，以动贴爻，爻非无材，析言逐节之变于动，尤切耳。或以爻为效者，非爻有变，变之义故为动，故谓道有变动，故曰爻。天下之动，内上有得失，未有吉凶，象者，材也，亦然。故下曰吉凶生云云，此处全未可说出吉凶悔吝。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悔吝本微，因此而著。

### 右第三章

【是故节】合而观之，有先天之《易》而像以形，有后天之《易》而词以备，由是吉凶在事，虽纷纭而难知，而或以象告，或以情言，则得失之报明，而人不疑于趋避，是吉凶由象词而生也。悔吝在心，虽几微而难辨，而成列于卦，显设于词，于词则小疵之辨明，而人不惑于从违，是悔吝由象词而著也。所通志务成务者，不在是乎？

《蒙引》《易》之所作，只是要有吉凶悔吝，故终以此句。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

震、坎、艮为阳卦，皆一阳二阴，巽、离、兑为阴卦，皆一阴二阳。

【四章全旨】《蒙引》此章专论六子（？）卦画，首段言其画数之多寡，二段言其画数之所以多寡。三段是言数之多寡，而及其德行之不同也。

【阳卦节】卦画有阴阳，彼乾坤为阴阳之纯，其画本无多寡外此。震、坎、艮为阳卦，宜多阳矣。今乃一阳二阴，而反多阴。巽、离、兑为阴卦，宜多阴矣。今乃一阴二阳而反多阳，卦画相反，其类如此。

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偶。

凡阳卦皆五画，阴卦皆四画。

【其故节】所以然者，何也？凡阳卦皆五画，唯五画则二偶一奇，而以奇为主，此阳卦之所以多阴也。凡阴卦皆四画，唯四画则二奇一





偶，而以偶为主，此阴卦所以多阳也。

《蒙引》不可指定奇字为五画，偶字为四画，奇偶二字在四画、五画之外也。凡一、三、五、七、九皆奇，二、四、六、八、十皆偶。

《注疏》少者多之，所宗一者，众之所归，阳卦二阴，奇为之君，阴卦二阳，偶为之主。来注：阳卦以奇为主，震、坎、艮皆一奇，皆出于乾之奇，所以虽阴多亦谓之阳卦。阴卦以偶为主，巽、离、兑皆一偶，皆一出于坤之偶，所以虽阳多，亦谓之阴卦。若依旧注，则下文阳一君二民，非二民乃四民矣。阴二君一民，非一民乃二民矣。潘友硕曰：以半画为一画，公《易》无此例，似从《注疏》之说为当。

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君谓阳，民谓阴。

#### 右第四章

【其德节】卦分阴阳由于奇偶之形，而卦形所在，实通神明之德。其德行何也？阳道尊贵而统阴，有君道焉。阴道卑贱而承阳，有民道焉。阳卦一阳二阴，是以一君而统兆民，天下一统，其道大而公，君子之道也。阴卦一阴二阳，是以二君而统一民，天下分裂，其道小而私，小人之道也。

《大全》柴中行曰：为阳卦者，未必皆君子之道。为阴卦者，未必皆小人之道。此特借阴阳二卦之体，以明君子、小人之道不同耳。非可一例成卦也。《蒙引》二字不必限定，两个是多意，凡卦画所在，即德行所在，兼君子小人。

《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

此引《咸》九四爻词而释之，言理本无二，而殊涂百虑，莫非自然。何以思虑为哉？必思而从，则所从者亦狭矣。

【五章全旨】《大全》胡云峰曰：上传七爻，下传十一爻，皆象传之《文言》也。学《易》者可触类而通其余矣。

【《易》曰节】此章错举十一爻词，如上传，示人拟议之例也。谓《咸》九四云云，是言天下之事，一感一应之为往来，理之自然何切切焉。容吾之思，目思之深而虑哉？盖感应之理。天理，同是此个，发将

出来，便有千蹊万径，如在父子，则为亲，在君臣，则为义，率由之途，不能不殊焉。人心只是一个，用将起来便有千条万贯，如遇父子则思亲，遇君臣则思义，经书之虑，不能不百焉。人亦唯因物付物，以事处事，不待安排，何用如此憧憧往来而思虑哉？

《大全》朱子曰：何思何虑，正谓虽万变纷纭，所以应之，各有定理，不假思虑而知，只顺其自然而已。《蒙引》天下之理有感必有应，唯听其自然，而不置思虑乎其间，乃能无所不应矣。殊途就事说，百虑就心之发念处说。以下四节，全是缴爻词憧憧二字。

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言往来屈信皆感应自然之常理，加憧憧焉，则入于私矣，所以必思而后有从也。

【日往节】且往来，固人所不能无者，但憧憧焉，则不可，试观诸造化，因日之往而有月之来，因月之往而有日之来，二曜相推而代明之功生矣。因寒之往而有暑之来，因暑之往而有寒之来，二气相推而岁功之序成矣。是日月寒暑之往，非有心于往也，乃气机之消而屈也。日月寒暑之来，非有心于来也，乃气机之息而伸也，一屈一伸相感如此而有明生岁成之利，天道自然之感应何思虑哉？

《蒙引》此节提起往来之自然者，以见九四之不当憧憧也。《存疑》此以天道言屈伸往来之理，以明上文天下同归殊途意。盖日月寒暑之往来，皆出自然，非人思虑所可为，尤明白可见。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因言屈伸往来之理，而又推以言学，亦有自然之机也。精研其义，至于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适不安，信之极也。然乃所以为入，而崇德之资，内外交相养互相发也。

【尺蠖节】又推之物理，亦犹是屈伸相感而已。彼尺蠖不屈则其行不伸，既伸而再行，则又屈也。龙蛇不蛰，则来岁之身不能奋，既奋于来岁，则又蛰也。此物理之自然，何有于思虑哉？又推之圣学，学以致知为基，精研其义，至于几微，必察以造，入于妙不可测之神，此穷理



于内，似与致用不相关，而理有定见，则推行有本，用于是致焉。屈之感乎伸也。学以力行为实，顺理而行，则动无不顺，而随处皆安，无入而不自得，此循理于外，似与崇德不相关，而践履既熟，心得自深，德于是崇焉。伸之感乎屈也，亦自然之理，何思虑哉？

《存疑》此以人物言屈伸往来之理，精义入神以知言，致用则属行。利用安身以行于外者言，崇德以得于内者言。

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下学之事，尽力于精义，利用而交养互发之机自不能已，自是以上，则亦无所用力矣。至于穷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来而信也。是亦感应自然之理而已。张子曰：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此上四节皆以释《咸》九四爻义。

【过此节】然精义利用，此用力之事。过此以往，则即欲不如是而不可得者，非力之所能为，殆未之或知也。若到穷极天地之神，而于阴阳之合一不测者，默契其大原，通知天地之化，而于阴阳之推行有渐者，潜乎其大用，此果何目而得之哉？须是义之精者，益以精至于耳。顺心通之境，而德盛于内，用之利者，益以利至于从心不踰之天，而德盛于外，方可能之而非思勉之所及也。夫不知者往而屈，自致者来而伸，有欲用其思虑而不可得者矣。

《蒙引》过此以往，即指穷神知化之境。神化皆主天地言，化是二气之迭运，神是一理之主宰。神以存主处言，化以运用处言，穷神知化只是说与造化吻合无间，不是就穷神知化而赞其德之盛，乃是言由其德之盛，故能穷神知化也。《存疑》当其为阴时，此道在阴，当其为阳时，此道在阳。阴阳只管迭运，而此道无不在，故谓之神。既为阴，又为阳；既为阳，又为阴，阴阳只管更换，便是化。

《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耶？

释《困》六三爻义。

【《易》曰节】玩《困》六三爻词，明保身名者，当审量于人已之间也。四刚非三之可困，而欲困焉。凡力之不能胜者，皆石也，则做事

不成，而名必辱。二刚非三之可据，而欲据焉。凡人之不可依者，皆蒺藜也。则因失所亲而身必危，名辱身危，有死之理。上六虽正应，而难保，妻可得见耶？凡不能保其所有者，皆妻之类也。

《存疑》此只当泛说，不当用爻义。圣人赞《易》不系于各卦各爻，而另为系词传者，多是论道理，观上传《中孚》九二，《同人》等爻，及此以下至释《益》上九爻义可见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括，结碍也。此释《解》上六爻义。

【公用节】玩《解》上六爻义，明解悖者必藏器而待时也。夫隼者，鸷害之禽，所当去也。弓矢者，射隼之器，所当备也。执弓矢以射隼者，则在人也。而射又不可无时，君子解悖之器，素藏于身，以待时之可为而动，则动中机会，何不利之有是何也？器者，动之具；时者器之用，既有其器，又有其时，则动自无括碍矣。是以一出而鸷害以除，不有获乎？上六所云，正语上六以成器而动，动必待时而自无不利也。

《大全》朱子曰：公用射隼，孔子发出言外之意。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

此释《噬嗑》初九爻义。

【子曰节】玩《噬嗑》初九爻义，明治民者当惩小以诫大也，知耻不仁之人，自劝于仁，而小人不之耻，知畏不义之人，自知惩戒，而小人不之畏，彼所见唯利，又利不劝也。其所惩必威，不威不惩也。故所惩虽若甚小，而可以止恶于初，其所诫则甚大，此正小人之福也。

《易》曰云云，正小惩大诫之福之谓也。

《蒙引》不耻以下四句，不一类，而语意相承，小惩大诫贴履校灭趾，小人之福贴无咎。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

此释《噬嗑》上九爻义。



【善不节】玩《噬嗑》上九爻义，明畏罪者当慎微而谨所积也。谓善为成名之资，而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乃灭身之阶，而不积亦不足以灭身。然所谓积者，由小以积之至于大也。小人以小善为无益于名，而弗为，以小恶为无伤于身，而弗去。由是，日出善而从恶故恶至，日积而不可掩覆，遂至罪大而不可解免。《易》曰云云，正言恶积罪大而不可解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此释《否》九五爻义。

【子曰节】玩《否》九五爻义，明致治保邦者，必存心危惧也。凡人位有安危，存心若危者，必能安处其位也。国有存亡，存心若亡者，必能保守其存也。纲纪有治乱，存心若乱者，必能享有其治也。是故君子有见于此，四方无虞，安矣。而心不忘危图安者，无不至。宗社巩固，存矣，而心不忘亡图存者无不至。纲举目张，治矣，而心不忘乱图治者无不至。是以始于有备，终于无患，常享其位而身安，常见其存且治，而国家可保也。《易》曰云云，此制治未乱，保邦未危之谓也。

《存疑》危者三句，是泛说道理，君子下始着人上说。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

此释《鼎》九四爻义。

【子曰节】玩《鼎》九四爻词，明任重者必量力也。位欲稍德，苟德薄而位尊，是不当德也。谋欲量知，乃知小而谋大，是不量知也。任欲度力，乃力小而任重，是不称力也。则位必倾，谋必败，任必什，鲜不及于祸患矣。《易》曰云云，正言德、知、力之不足，而不胜当国之重任也。是人君必度德量力而任人，为臣者亦必度德量力而任于人，而后不坏事也。

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此释《豫》六二爻义，《汉书》吉之之间有凶字。

【子曰节】玩《豫》六二爻义，明知几之有素也。天下之事，莫不有几，能知几者，其唯神而明之之人乎！且以君子知几之一事言之，上交要恭顺，才恭顺便有些卑谄之意。君子则不失之谄。下交要和易，才和易便有些自渎之意。君子则不失之渎。其端甚微，所谓几也。君子其知几之审者乎！而所谓几者，何也？盖事未动而吉凶无形，事已动而吉凶有迹，皆非几也。唯事物方来，思虑方发，念向于善，吉虽未至而有得吉之理；念向于恶，凶虽未至而有得凶之理；是即吉凶之先见者也。知之诚甚难矣。君子则见于几，知为吉之先见，即作而趋之，知为凶之先见，即作而避之，不俟终日之久而后知也。果何修而得此哉？

《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则其心养得极静，守得极定，其介如石，则静极生明，不待终日而断可以识，凡事之几微矣。故凡几之所在，无所不知，不但不谄、不渎而已。天下事几有当韬晦而微者，有当显设而彰者，有当和顺而柔者，有当勇往而刚者，无不有以知之。此诚识超群伦巍然万夫之望也，岂非神乎！

《大全》朱子曰：凡人上交必有些小取奉的心，下交必有些小简敬的心。所争又只是些子，才过些，便不是知几。知微，知彰，知柔，知刚，是四件事，言其无所不知，所以为万夫之望也。《存疑》自知几其神至知几乎，是言君子之知几。几者动之微二句，是说几之难知。《易》曰：介于石，至断可识，重在介于石句，是言君子之所以知几，君子知微三句，正言知几之事而赞之也。微彰刚柔四字活看，各有几存。

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殆，危也。庶几，近意，言近道也。此释《复》初九爻义。

【子曰节】玩《复》初九爻义，而知心体贵常觉也。道者，粹然至善，圣人一之，贤者复之，若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于道乎？彼克复功，深于念虑之发微，有不善，则明以察其几，而未尝不知，知其不善，则健以知其决，而未尝复形于行事。《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即知而不行之谓与？

《存疑》以失之未远，能复于善，不祇于悔，观之则有不善，初未见之行，故不祇悔，是念虑一差，随即觉悟，不复行也。



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

氤氲，交密之状，醇谓厚而凝也。言气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此释《损》六三爻义。

【天地节】玩《损》六三爻义，明两情必尚一而后成也。谓天地以气升降，二气交密，极其氤氲而不可解，而万物之气化者，莫不形气完固而醇厚不漓焉。男女以精施受，彼此交畅，相为构结而无所间，而万物之形化者，莫不形质完全而生息不穷焉。盖以两而合者以一而专此致一之道也。《易》曰云云，正言去彼间夫两者之人，所以致夫两者之一也。

《存疑》两相与则专，三则杂而乱矣。化醇飞潜动植之类，皆在其中。化生植物不与，盖植物无构精之事也。男女即是万物之男女。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此释《益》上九爻义。

## 右第五章

【君子节】玩《益》上九爻义，而知感民必有恒心也。君子形诸政事，而有动，必平日修身循理而安然后动焉。见诸号令而有语，必平日心和气平而易然后言焉。征于闾里而有求，必平日上下交孚而定，然后求焉。君子修此三者之道，则立心之有恒可知，故动而民与语，而民应求，而民与益之道，全而无失也。若不安其身，从欲唯危。为危以动，虽其党而与之？不易其心言必险陂，为惧以语，谁其奉而应之？不定其交恩不素孚，为无交而求，谁其输而与之？皆莫之与，则伤之而击我者至矣！此立心勿恒所致也。《易》曰云云，正此谓也。

《大全》项平庵曰：危以动，则民不与者，党与之。与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者，取与之与也。《因指》安、易、定非一时所能者，故曰恒。

子曰：乾坤其《易》之门耶？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诸卦刚柔之体，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门。

撰，犹事也。

【六章全旨】《因指》首节言伏羲画卦，先天之《易》，次节言文、周系词，后天之《易》。三节承上言《易》之理，无有不备。四节又赞《易》中所备之妙，无非以前民用也，而无非体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

【子曰节】先天之《易》，初只乾坤两画而已。乾坤，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所从出之门耶！盖乾体一而实，性动而健，画以像阳，阳物也。坤体二而虚，性静而顺，画以像阴，阴物也。二物虽若各一其德，而实互为其根，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合德，则相摩而为八卦，相荡而为六十四卦，而刚柔纯杂之体，无不可见。此乾坤所以为《易》之门也。由是著而天地之撰阴阳变化之迹也。如雷风山泽，有形可拟，刚柔有体，而卦有以形。容之微而神明之德，阴阳易简之性也，如健顺动止，有理可推，刚柔有体而有以旁通之，此先天立象以尽意也。

《蒙引》乾坤指两仪，称乾坤父母，名目也，称阴阳，通谓之词也。称刚柔，指卦画体质言也。阴阳合德，只是奇偶相交，德字轻看。

《存疑》《易》唯体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则下文所言许多事物，皆从此出矣。

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

万物虽多，无不出于阴阳之变，故卦爻之义，虽杂出而不差缪，然非上古淳质之时，思虑所及也。故以为衰世之意，盖指文王与纣之时也。

【其称节】后天之《易》，系以卦爻之词。或假物象，或拟事变，所称事物之名，杂出不伦，皆本阴阳之变，一卦有一卦之取义，一爻有一爻之取义，虽杂出而不越乎义理，于指其所称之类。上古世朴民淳，圣人未尝思虑到此，至世衰民伪日滋许多变态，圣人尽说出在于《易》上，以教民之趋避，其衰世之意耶。此后天系词以尽言也。

《通典》杂而不越，即所谓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称名，兼物事说。

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

“而微显”恐当作“征显”，而“开而”之“而”，亦疑有误。

【夫易节】易而阴阳而画卦，文、周本阴阳以系词，而《易》之为书，无有不备矣。是故天道已然，曰往，阴阳之故也。《易》则昭其





消息盈虚之数，而往者彰。人事未然曰来，阴阳之相也。《易》则示其吉凶得失之兆，而来者察。民生日用事为之著，曰显，阴阳之迹也，

《易》则即其庸行之显，而推其根于理数，而显者微之。义理终日由之而不知，曰幽，阴阳之理也，《易》则即其性命之幽，而著其理于事为而幽者阐之。天地之间，名各有当，物各有类，《易》于尊卑贵贱之名，则因阴阳上下之分而称之，无一不当其实，于动植物器用之物，则因阴阳生成之质而别之，无一不从其类。至论道理，则是非可否，皆本阴阳典常之道，正言之而无偏曲回互也。至论占决，则从违趋避，皆得阴阳得失之故判断之，而不涉两可也。天地之撰，神明之德，殆无一之不备矣。

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

肆，陈也，贰，疑也。

#### 右第六章

此章多阙文，疑字不可尽通，后皆放此。

【其称节】然至备之中，有至精者存焉。无非以前民用也。《易》书所称如负乘往来之事，丛豨彘豕之物，其名小矣。然皆取类于阴阳之义，而天地万物于此乎形容，一何大也！《易》书所示如天地消息之机，道德性命之与其旨远矣。然皆发挥乎阴阳之义，而本末终始如此乎详明，一何文也？其言随时而迁，因事而二，本矣。然一言寓一阴阳之理，而无牵合附会之病，言虽曲而无不中也。其事大小精粗本末，毕举肆矣。然一事寓一阴阳之理，而有妙道精义之存，事虽肆而理则隐也。

《易》书之妙其用，岂有他哉？诚以吉凶莫辨，人心有遇，则趋避莫决，圣人因民之心而欲以济其行，作《易》教人，而明其顺理为得，得报以吉，逆理为失，失报以凶，则疑贰开而民行济，《易》诚开物成务之书乎？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于羑里，而系彖辞，《易》道复兴。

【七章全旨】《大全》朱子曰：此章圣人偶见，九卦有处忧患之道，而于此发之，且《易》中尽有处忧患的卦，非谓九卦之外皆不可以处忧患也。《蒙引》首段说卦之德，第二段说九德之妙，第三段言其德

之用，说向处忧患上去也，看以字可见。

【《易》之节】《易》始于伏羲而中微于夏商之末，至文王系彖而开物成务之功著，《易》之复兴其于中古乎。其时文王羑里蒙难乃操危虑深之日，其有忧患乎！当忧患以作《易》，则《易》中无非处忧患之道已。《蒙引》《易》兴于中古以时言，作《易》者有忧患，以人言。作《易》指系词。

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履，礼也。上天下泽，定分不易，必谨乎此，然后其德有以为基而立也。谦者，自卑而尊人，又为礼者之所当执持而不可失者也。九卦皆反身修德以处忧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复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恒者守不变而常且久，惩忿窒欲以修身，迁善改过以长善，困以自验其力，井以不变其所，然后能巽，顺于理以制事变也。

【是故节】凡处忧患之道，不过反身修德，而《易》之为书，又皆教人修德之事。试举九卦以明之，而进德之序不越此矣。唯规矩可以持修，《易》卦之履法则可据，则践履笃实而渐进高大，是德之其也，唯退让可以明礼，《易》卦之谦骄亢悉化，则心气和平而持以应物，是德之柄也。知礼而让，则心不外驰而能复，一念复善而实万善所由生复，非德之本乎？心复于善，必守之不失而后有恒，随其所得无不服膺而勿失恒，非德之固乎？持守虽固，未必私欲尽去，损者惩忿窒欲，则人欲日消而德之修也。克治虽严，未必天理尽纯，益者迁善改过，则天理日充而德之裕也。德虽裕才安，常或阻于困苦，困以自验其力，唯处困而能亨与否，斯德之至与不至可辨焉，德之辨也，德既亨于处困自不变于终身，井以不变其所，而德性坚定，而物欲不能夺，如地之有常而不动焉，德之地也，德成而不变，尤必应用之尽神，《易》卦之巽，将心顺乎其理而深入之，乃能制事于理，审轻重，酌事机，而为德之制也，九卦修德之序如此。

《大全》朱子曰：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须是将心入那事里而去，顺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权，巽之义，非顺所能尽，乃顺而能入之义，是入细直彻到底，不只是到皮子上如此，方能断得杀。《蒙引》



基就积行上言，本就心上言。《存疑》此因上言作《易》者，有忧患，随承言处忧患之道。盖以是教人，非文王之处忧患，皆用九德也。

《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

比如《书》之九德，礼非强世，然事皆至极，谦以自卑而尊且光复，阳微而不乱于群阴，恒处杂而常德不厌，损欲先难，习熟则易，益但充长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动而及物，巽，称物之宜而潜隐不露。

【履和节】亦知九德之妙乎！凡和易者，或无关至极，若礼顺人情而和矣。然实天理民彝不容增减而至焉。凡退抑者，或不能尊显，若让以接物而自卑矣。然人愈加敬慕，德益以显而尊且光焉。凡物之小者，易为众物所乱，复则一念方萌小矣。而天理昭彰非群邪所得而掩，不与众欲有分辨乎？凡人到狼狈时，多有厌悔之意。恒则酬应纷乘杂矣，而所守益坚，唯见以为至是，而宁有些厌恶乎？先有所难者，其后未必易损，则勉强克制难矣。而习心潜化后殊易也。有所充长者，未必无所造作，益则日新不已，长裕矣，而复所固有，初不设也。凡处穷者，未必能通困，则身虽困而道不与之俱困。盖穷而通也。凡居其所者，非居安资深，未必能泛应不穷，井则安定不摇，而可以应变，体虽静而用则动也。不既迁与凡称度事物者，非权衡素定，未必不露声色，与则揆物得宜，而又非常情之所窥测，用虽显而机则藏也。不既隐与九卦之德之妙如此。

《大全》朱子曰：隐不见也，如风之动物，无物不入，但见其动而不见其形，权之用亦犹是也。《蒙引》尊字与光字一类，皆指我而言。彖传是对下句卑不可踰说，此处《本义》用一旦字带下，让本自里而入，自尊之德，自光显也。

《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

寡怨谓少所怨尤，辨义谓安而能虑。

右第七章

此章三陈九卦以明处忧患之道。

【履以节】亦知九德之用乎？行己非礼则乖戾不和，是礼所以和其行，而礼仪威仪皆中其节也，行礼非谦则倨傲，无本是谦，所以制乎礼，而恭敬庄逊，礼自我行也，以复而用之，则己自觉悟而不为私欲所蔽，以恒而用之，则终始如一，而不为事物所专用，损以惩忿窒欲而恣情败度之害远矣。用益之迁善改过，而进德修业之利兴矣，用困而能亨，无入不自得而少所怨矣。井体不动则安而能虑，故处经事而知宜。巽顺乎礼，则以道为体，故遭变事而知权，九卦之德之用如此，要皆反身修德之事，尚何忧患之难处哉？

《大全》朱子曰：礼是自家恁地，卑下谦是应物而言。《存疑》此和字是发而中节之和，与上和字不同。来注：一节言九卦为修德之具，看之字。中节言九卦之德之妙。看而字，此节言用九卦以修德，看以字。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远，犹忘也。周流六虚，谓阴阳流行于卦之六位。

【八章全旨】《大全》胡双峰曰：此章专论观变玩词，为学《易》之事，而深有望于今也。《因指》首句为纲，为道屡迁以下三节，言《易》之所以不可远，末节望人之不远乎《易》也。

【《易》之节】《易》之为书，有画有词，皆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日用之不可须臾离者，庸可远乎？以《易》之变言之，其为道也，屡迁。屡迁何如？《易》中不过九六，是九六也，变动而无一定之居，周遍流于诸卦六爻之虚位，以二体言，或刚上而柔下，或刚下而柔上，以逐爻言，或刚易于柔，或柔易乎刚，无常相易，皆不可为典要，唯其变之所趋而已，变之所在，即道之所在，是宜随其卦爻而观象玩辞，观变玩占，庸可远乎？

《通典》变动不居，至刚柔相易四句，只是起下文一个变字。

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

此句未详，疑有脱误。

【其出节】《易》道屡迁如此，皆教人利用出入之道也。其出入皆必以法度。度者，事理当然之极也，使人之出，既定为斯人之法度而不敢妄为于外，人之入亦定为斯人之法度，而不敢妄为于内也。



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

虽无师保，而常若父母临之，戒惧之至。

【又明节】且《易》不但使人出入知惧而已，凡人之占《易》，只要避开忧患而已。《易》于出入以度之中，又明以示人，而且明其所以致忧患之故，则慎择趋避之方，常存敬畏之念，虽无师保之训诫，而常若父母之尊临也，《易》其可远乎？

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方，道也。始由辞以度其理，则见其有典常矣。然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也。

## 右第八章

【初率节】《易》不可为典要，似难得其常理所在矣。然求之有要，词焉而已。用《易》者，唯率所值卦爻之词而求其事理之所向，则出入之度、忧患之故自见，确然有定理处，亦既有典常矣。苟非神明默成之人，能因词求理，通变不穷，而《易》道之屡迁者，亦不能以自行也。

《蒙引》不可为典要，通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言，既有典常，析各卦各爻而言。《存疑》上言《易》之为书，连卦与词俱在其中，此则教人因词以求卦爻之义。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

质谓卦体，卦必举其始终，而后成体，爻则唯其时物而已。

【九章全旨】首句提起原始句，言卦，六爻句，言爻。初上至“可知矣”是爻词所指之详，“知者”句是卦词所指之约。六爻之间又以中四爻为主，故未专以四爻言之。

【《易》之节】《易》之为书，有卦有爻，必推原一画之始，要六画之终，贞晦全两外备，阴阳统杂之体，质于是乎成焉。若卦之六爻，阴阳统杂，慎其时物而已。爻之有阴阳，物也；阴阳之有进退，时也。时乎阳则阳，时乎阴则阴，随其所居之位，而义各不同也。

《大全》胡云峰曰：卦有定体，故曰质，爻有定用，故曰时。《存疑》时是六位时成之时，物犹乾阳物，坤阴物之物。

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

此言初上二爻。

【其初节】兹以初上二爻言之。凡初爻其义理多幽隐而难知，上爻义理多显明而易知。盖初为爻画之始，卦之本也，一卦之形体未成而难知，上为爻画之终，卦之末也，一卦之象已备而易知。以此想圣人系初之词，必拟议当假何象，当用何占，不敢轻率也。至系上之词，不过因初至五之象占，要其终而成之耳。

《大全》吴临川曰：初与终为对，拟之与卒成之为对。《蒙引》“其初难知”二句以后人观《易》言也。初词二句以后人逆推圣人之系词然也。

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

此谓卦中四爻。

【若夫节】以中四爻言之，若夫杂陈阴阳纯杂之物，撰述刚柔中正之德，于物与德之善者辨其为是，物与德性之恶者辨其为非。若此者，初上固有之相非合中四爻，则物虽杂而未尽，德虽撰而未该，是非虽辨而未尽，发明岂能周备哉？

《蒙引》有物则有德，杂物犹前所谓类万物之情，撰德犹前所谓通神明之德，是非只据爻中所见有者，而承上杂物撰德说。

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

彖统论一卦六爻之体。

【噫亦节】六爻既备，则存亡吉凶之理无不备矣。噫，人唯据此六爻以求之，而天道消息之存亡，人事得失之吉凶，此理居然可知矣。然此特众人之事耳。在知者但观彖词，而六爻之旨已具于全体之中，吉凶存亡，卜已得其六七矣，天下不皆知者，此六爻所以不可不备也。

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此以下论中爻。同功谓皆阴位，异位谓远近不同，四近君，故多惧，柔不利远，而二多誉者，以其柔中也。

【二与节】复以中四爻论之。二四同阴位，皆能柔顺，功则同矣。而二居下体，四居上体，位实异焉。圣人系词之善，亦有不同，二未必皆誉，而多誉，四未必皆惧而多惧者，以四近君，有僭逼之嫌。词所以多惧也。知四之多惧由于近，则知二之多誉由于远矣。然柔必依刚以立，二柔本不利于远五，要其所以无咎而多誉者，以居下之中，柔而得中，非同于柔懦无断者，知二之誉以柔中，则知四之惧由不中矣。



《蒙引》此柔字不可主六字言，只据二四之位言。若九二、九四亦如此论，三、五亦然，未云柔危刚胜，可见上文全据位言也。

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

三、五同阳位而贵贱不同，然以柔居之，则危，唯刚则能胜之。

### 右第九章

【三与节】三五同阳位，皆能刚健，功则同矣。而三居下体之上，五居上体之中，位则异焉。三之词未必无功而多凶，五之词未必无凶而多功，所以然者，五君位而贵，操得为之权而多功，三臣位而贱，有艰大之任而多凶也。究而言之，以柔居柔，君弱臣庸，皆难胜任而危。以刚居柔，君明臣良，振作有为而足以胜矣。

《蒙引》上条其用柔，中以位言，此言柔危刚胜，以爻言。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三画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而以上二爻为天，中二爻为人，下二爻为地。

【十章全旨】《易》书广大悉备，正以三才之理无所不该。下节又历举《易》中名物而释其义，益以见其广大悉备也。

【《易》之节】《易》之为书也，统言之，则见其广大，析言之，则见其悉备。何以见为广大悉备也？以八卦言之，上一画像天，有天道焉；中一画像人，有人道焉；下一画像地，有地道焉。八卦之三才也。然三才之道本一物而两体，圣人兼此三才而皆两其画，故六画。六画非他，即三才之道也。天道有阴阳，上二爻阴阳成象矣。人道有仁义，中二爻仁义成德矣。地道有刚柔，下二爻刚柔成质矣。天下之道，尽于三才，而《易》尽有之，非广大悉备而何？

黄葵峰曰：须知圣人兼三才而两之，既成六画，则所谓变动有等相杂不当者，一齐都有在六画内矣。

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

道有变动，谓卦之一体。等谓远近贵贱之差。相杂谓刚柔之位相间。不当谓爻不当位。

## 右第十章

【道有节】六画具三才之道，则画之所在即道之所在。是道也，如潜见跃飞之类，因画取义，随在变动，有爻变之义也。故谓之爻。是爻也，如贵贱远近之异，卑高以陈，等级森然，犹物情之不齐也，故谓之物。是物也，初刚而间以二柔，三柔而间以三刚，四柔而间以五刚，五刚而间以上柔，互相间杂，粲然有经有纬，故谓之文。是文也，有以刚居柔，柔居刚，而位不当，亦有以刚居刚，柔居柔，而位未必皆当者，互有得失，故吉凶于是生焉。夫爻也，物也，文也，吉凶也，无一非《易》之所有，而因名以推其义，莫非三才之道所贵，不益见《易》之广大悉备哉？

《大全》朱子曰：道有变动，不是指那阴阳老少之变，是说卦中变动，如乾六画，初潜二见，三惕，四跃，这个便是有变动，所以谓之爻。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畏惧，故得平安，慢易则必倾覆。《易》之道也。

## 右第十一章

【十一章全旨】此章专论彖词，以见忧世觉民之情。

【《易》之节】学《易》者必知《易》画之道，而知《易》道者即在《易》词之危，《易》之复兴，其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其事当文王与纣之事耶？身经忧患之事，危惧之心不忘于怀，故其系词大抵危惧之意居多，词之危也何如？《易》卦之中，凡临事知惧而危者，敬慎足以不败。词系之以平，如亨、利、吉无咎者，是有率意妄行而易者怠忽，每以致福。词系之以倾，如凶、害、悔吝者，是危易稍殊而乎倾顿异，玩其词自不得凛凛于心，可见词之危矣。然是危乎易倾之道，所该甚大，凡百事类乎必生于危倾，必生于《易》，孰能废此哉？圣人本此道以系词，无非示人，危惧存心，终如其始，大要使之乎而无倾，归于无咎已耳。此即《易》道前民之用也。学《易》者因词以知道，因道以知惧而可矣。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





至健则所行无难，故易。至顺则所行不烦，故简。然其于事皆有以知其难，而不敢易以处之，是以其有忧患，则健者如自高临下而知其险，顺者如自下趋上而知其阻。盖虽易而能知险，则不陷于险矣。既简而又知阻，则不困于阻矣。所以能危能惧，而无易者之倾也。

【十二章全旨】此章作两大节看，自首章至占事知来，言圣人易简而涵作易之本，无卜筮而知吉凶。设位三节言圣人作《易》以成天地之能，使人由卜筮以知吉凶，末节则以人之言词发明上文吉凶以情迁之旨。

【夫乾节】天下见《易》理于心，得处忧患之道，能危能惧，而无易者之倾。唯圣人能之，自其秉纯以之气，而食乎天道者，乃乾之圣人也。乾之性情翕张不息，天下之至健也。乘此健德而行，举之必胜，恒易矣。然虽有南决之才，实无轻易之意，至遇忧患，舒徐观变，敬慎揆几，如自山上视山下为险，而不敢轻忽，为知险焉。自其秉纯阴之气而合于地道者，乃坤之圣人也。坤之性情安贞无为，天下之至顺也。本此顺德而行，行所无事，恒简矣。然既有要约之能，自有慎重之意，至遇忧患密以审几，谨以持行，如自山下上山为阻，而不敢轻进为知阻焉。此固圣人之能事，所谓无卜筮而知吉凶也。

《大全》朱子曰：此段是知忧患之际，处忧患之道，当如此，若只就健顺上看，便不是。《存疑》乾坤当人说，至健至顺，言其性情，恒易恒简，言其德行，知险知阻，言其处忧患之事。要之，恒易、恒简、知险、知阻，总在至健至顺之内。

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侯之二字衍。说诸心者，心与理会，乾之事也。研诸虑者，理因虑，审坤之事也。说诸心，故有以定吉凶；研诸虑，故有以成亹亹。

【能说节】其所以知险知阻者，岂无自哉？乾坤为天下之至健至顺乎，时未事，此理自有以洞见于中，自欣乐之而不厌，能悦诸心；及至临事，又将此理再加研审，而无纤毫之差谬，能研诸虑。唯悦诸心，故险阻必先知之，不险阻必先知之，而判断天下之吉凶，唯研诸虑，故险阻者决意以避之，不险阻者，踊跃以趋之，而能亹亹做去，成得事业，此推本其所以能知险知阻也。

《大全》朱子曰：能悦诸心，是凡事见得通透了，自然欣悦。既悦诸心，是理会得了，于事上便审一审，便是研诸虑。《存疑》悦诸心，

统万事而言，研诸虑，专一事而言，盖其所临之事也。

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

变化云为，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可以知来。

【是故节】然其所以悦心研虑而定吉凶、成亶亶者，圣人亦唯得于理之先见者矣。是故理在天道，则阴阳或变或化而消息殊，理在人事则日用或云或为而得失判，此理之显者也。且变化虽无常形而吉之将至，祯祥先见于垂象，云为虽无定用而善之将至，休徵先见于四体，此理之微者也。圣人悦心研虑，心无不通，变化云为，吉凶各有一定之理，为器，圣人即是事而仿象之，而周知不惑，不必术数而其故可通也。吉事有祥，吉凶原有先见之理为来，圣人即是事而占验之，而前知不惑，不必蓍策而其来可推也。此圣人所据以为知险知阻而定吉凶、成亶亶者，此也。

《大全》朱子曰：上两句是说理如此，下两句是人就理上知得。

《蒙引》变化云为，皆理之所在也。吉事有祥，兼造化人事言，天垂象见吉凶变化中之祥也。国家将兴，至动乎四体，云为中之祥也。言吉事，则凶可知。器与来，俱有吉有凶，知之所以趋吉而避凶也。即上文险阻之义。盖险阻亦有一定之势者，亦有从暗地生者。

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

天地设位，而圣人作《易》以成其功，于是人谋鬼谋，虽百姓之愚，皆得以与其能。

【天地节】不假《易》而知吉凶，唯圣人能之，非百姓可与能也。

《易》其可无作乎？是故天地设位于上下，而凡健顺易简险阻之理，无一不具，天地固有自然之易，而不能告人，其能犹有未全者，于是伏羲、文、周圣人，本其悦心研虑者，作先后天之《易》以示忧患之故，而成天地之能焉。于是人有所事，既先谋之于人，复以蓍问《易》，而谋之于鬼。虽百姓之愚，亦可因卜筮而知吉凶，成亶亶，与圣人能焉。夫知器知来，圣人独擅其能，人谋鬼谋，斯人亦与其能，而知险知阻，仅圣人事乎？

《疏义》天地以易简之理示人，不能使人皆以易简而知险知阻。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

象谓卦画，爻象谓卦爻辞。



【八卦节】圣人作《易》之事何如？《易》理示于天地，本无象也，故百姓有所不知先天。圣人本此奇偶，因重之画而八卦成焉。六十四卦皆八卦之属也。阴阳纯杂，象之所示者深矣。而天地不能以象告者，于此成其能矣。《易》理示于八卦，本无词也，故百姓犹有不知后天。圣人系辞祭卦观象之际，而爻象作焉。全体一节情之所示者详矣。而天地不能见情言者，于此成其能矣。然象告情言，皆不外乎吉凶也。而吉凶何自而见哉？良以画卦定位，刚柔杂居，斯时有消息，位有当否，则自吉凶涵于卦画，而象之所告者以此，吉凶辨于志象，而情之所言者以此也。

《蒙引》八卦以象告节，是以卦言，变动以利言节，是以蓍言。此圣人作《易》以成天地之能，而使百姓与能者也。八卦通指六十四卦之八卦也。情是卦爻之情，亦象中所具，非圣人之情也。

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

不相得谓相恶也，凶害悔吝，皆由此生。

【变动节】是吉凶也，由象词以立体，必有变占以达用。揲蓍之初，爻象动乎内，所谓变动阴阳老少虽未定，而蓍策之变动乃推明出趋避之利以示人也。求卦之后，吉凶见乎外，爻有吉凶消息当否之情异，而词随之迁徙，此以所值卦爻之情迁也。吉凶以情迁何如，卦爻之情，有以爱相攻者，则同心同德而吉生，有以恶相攻者，则离心离德而凶生，是吉凶之词，以爱恶之情迁也。至若吉凶未判，而词有悔吝，又有吉凶方萌，而词有利害。自其位言，远相取则情之合者，病于疏而悔吝生于远，近相取则情之睽者，嫌于逼而悔吝生于近。是以远近之情迁也。自其应言，情相感者，为孚信之交而利生。伪相感者，为私邪之合而害生。是以情伪之情迁也。要之，凡《易》之情近而相得，固所贵也。远而不相得，亦无害也。唯近而不相得，则以恶相攻，以伪相感，以情之睽者，相取不唯凶也。又或害之而悔且吝也。夫有象词，又有变占，则定吉凶而成亹亹。圣人作《易》以成天地之能，而使百姓与能者，不在是哉？

《大全》项平庵曰：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远近，其行皆有

情伪，其情皆有爱恶，故总以相近一条明之，近而不相得，则以恶相攻，而凶生矣，以伪相感而害生矣。不以远相取而悔吝生矣，一近之中备此三条也。

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卦爻之辞，亦犹是也。

## 右第十二章

【将叛节】所谓以情迁者，可即人之词，以情迁者例观之，将叛正理者，词必惭愧而回互，心疑正理焉者，词亦持两端而枝离，吉人有德，言不妄发而寡，躁人无养，言恒轻疾而多诬，善为恶之人则无实迹可据，总必游移而无根。失所执守之人，则心多浮荡，词必屈抑而不抑。人之言，因情而异，卦爻之辞，因情而迁，亦皆是已矣。

《大全》朱子曰：中心疑，故不敢说，杀其词，如木之有枝，开两岐去。



## 《周易》卷之四

萧山后学来尔绳（木匠氏） 纂辑

西陵后学朱采治（建予氏）、朱之澄（澹宗氏） 编订

男来兢（戒虞）、来谦（章六），

侄朱树秀（晋升）、朱本（大升） 校正

### 说卦传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

幽赞神明，犹言赞化育龟策，《传》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茎长，丈其丛生满百茎。

《大全》胡双峰曰：说卦首说生蓍立卦，次及伏羲文王卦位不同，论八卦之象甚备，其象多是天子所自取不尽同于先圣，若分文王、周公之《易》，而各自求之，则坦然明白矣。

【一章全旨】《存疑》此章专言蓍。盖《易》非蓍不行，自幽赞至发挥刚柔而生爻，是圣人作《易》，和顺二句是圣人作《易》之极功。

《蒙引》大抵主蓍言，故首之道以生蓍，而下文节节皆承此说去。

【昔者节】昔者圣人作《易》，有蓍数以为卦爻之资，有卦爻以为蓍数之用，而蓍何自生乎？由圣人笃恭不显，默助化育之功，而和气充塞，灵秀钟于草木，而蓍生则《易》之数有所托矣。

《演义》作《易》一句包下二节，生蓍倚数立卦生爻，皆作《易》

之事也。

### 参天两地而倚数。

天圆地方，圆者一而围三，三各一奇，故参天而为三。方者一而围四，四合二偶，故两地而为二，数皆倚此而起，故揲蓍三变之末，其余三奇，则三三而九，三偶则三二而六，两二一三则为七。两三一二则为八。

【参天节】蓍生矣，而数何自起乎？盖天圆，圆者经一围三，三各一奇，圣人以阳全之义，因参乎天而为三。地方，方者径一围四，四合二偶，圣人以阴半之义，因两平地而为二，三、二之数既立，于是蓍策七、八、九、六之数皆倚是而起矣。揲蓍三变之末，其余三奇，则三三而九，三偶则三二而六，两二一三则为七，两三一二则为八，二老之数，分天地之参，两积之，二少之数，合天地之参两积之，而《易》之卦爻可求矣。

《蒙引》参天两地，未是指蓍言，倚数之数，是蓍数也。天数本三，从而定其为三，即为参天，地数本二，从而定其为二，即为两地，各一奇为三阳，主乎进；合二偶为二阴，主乎退。参天两地，不甚着力也。

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和顺从容，无所乖道，统言之也。理谓随事得其条理，析言之也。穷天下之理，尽人物之性，而合于天道，此圣人作《易》之极功也。

### 右第一章

【观变节】数起而有所值之卦，十有八变之后，圣人统观全体之变化，阴画几何，阳画几何，而立或纯或杂之卦，卦立必有当动之爻，刚柔定质之后，圣人细观六爻之变与不变，何者为太刚太柔，何者为少刚少柔，一一发挥得明白，而生或动或静之爻，凡此皆圣人作《易》之事也。其功用何如哉？凡共由曰道，同得曰德，而道德之散殊曰义，《易》则一一与之，和顺而无所乖忤于进退存亡之道，刚柔健顺之德，和顺之中，又条理不紊，而理于宜然之义，且是道德与义也，散于天下为理，禀之人物为性，而自天赋予为命，《易》则于事物之理，研穷无不到，健顺仁义之性，体会而无歉，且即理性之自来，而为天命之于穆



不已者，有与吻合而无间焉。此圣人作《易》之功，所以为极也。

《大全》朱子曰：和顺二句，本是就《易》上说。上句是离合言之，下句以浅深言之。《蒙引》盈天地所有事物，《易》皆依他样子模写出来，在里许不见有一之或违，是和顺于道德，而于其中吉凶进退存亡，皆有条理而不紊，是理于义观变，下皆主蓍言。《存疑》发挥句主当动之爻言，不是六爻皆发挥。穷理、尽性、至命，只就和顺道德理义上见得，如何而吉，如何而凶，如何而进退存亡，皆穷究得明白，是穷理也。由是而行，是尽性也。所行吻合于天道，是至命也。《蒙引》曰即一卦言之，乾元亨利贞者，在乾之理当然也，教人如是去做者，尽人物之性也。如此则与乾大通至正之本然者，合矣，至命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俱当以此法看。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兼三才而两之，总言六画，又细分之，则阴阳之位间杂而成文章也。

## 右第二章

【二章全旨】此言圣人作《易》顺性命之理，非是原圣人作《易》之由也。立天之道二句，性命之理也。兼三才以下，顺性命之理也。

【圣人节】昔者圣人画卦爻以作《易》，将以依顺性命之理而摹写之于书乎？盖性命之理，自其所以立天之道者，气分阴阳，自其所以立地之道者。质分柔刚，自其所以立人之道者。理分仁义，此皆性命之理，所由寓也。由此以观，见天有阴阳，地有刚柔，人有仁义，兼三才而皆两之以成六，如是，是理之该备，缺一则不全，故《易》即以统体者顺之，必合六画而成内外之卦，则阴阳柔刚仁义，无不具有，有以配兼两之三才，而性命之理全矣。又见天自以阴与阳分，阴阳而迭用其柔刚；地自以柔与刚分，阴阳而迭用其柔刚；人自以仁与义分，阴阳而迭用其柔刚。如是此理之运行，执一则不神，故易以逐爻者顺之，必析六位而成间杂之章，则初刚二柔交错，三仁四义兼成，五阳上阴相济，有以配迭选之三才，而性命之理神矣。《易》诚性命之书乎？

《蒙引》虚心玩本文，似兼三才而两之，与分阴分阳，迭用柔刚，

皆承上文三才之道言，即性命之理也。其故《易》六画成卦，故《易》六位成章，露出易字，方是就《易》言，即顺性命之理也。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

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离东坎西，兑居东南，震居东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于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谓先天之学也。

【三章全旨】《存疑》二节并重，盖《易》不外对待流行，二者即交易、变易之义。天地节乃对待之体交易也。数往节乃流行之用变易也。

【天地节】盖横图相生之序，乾坤相并，寒暑不分，而无以法阴阳消息之运，故规而图之，其对待者，乾南坤北，上天下地，而天地定位矣。艮山兑泽，山镇西北，泽注东南，而山泽通气矣。震雷巽风，雷奋东北，风起西南。而雷风相薄矣。坎水离火，日生明于东，月生魄于西，而水火不相克矣。且对待之中，具有交变，一卦各与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也。

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

起震而历离、兑以至于乾，数已生之卦也。自巽而历坎、艮以至于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则以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为次，故皆逆数也。

### 右第三章

【数往节】其流行者，左自震始，交阴而阳生，为冬至，历离、兑之阳，以至乾阳之纯，而交夏至，是皆已生之卦。据其见成，其事为顺治。自巽始，消阳而阴生，为夏至，历坎、艮二阴，以至坤阴之纯而交冬至，是推未生之卦，预先推测其事为逆，然本横图初生之序，自乾一以至坤八，要皆因已生而及未生，右固逆，左亦逆，故曰逆数也。

《蒙引》大抵以卦画之已生者，为往，未生者，为来，循其故迹之谓顺，推其未然之谓逆，以横图生出之序观之，其义可见。《存疑》《易》逆数句，是因言圆图而本于横图，此意不甚重。

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悦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卦位相对，与上章同。

### 右第四章





【四章全旨】方圆之位，其对待如上章，以为生物之用，圆图像天，左方起震至乾，右方起巽至坤，从中起也。方圆像地，震巽居中，巽居左而向东南，震居右而向西北，亦从中起也。八之字指物言。

【雷动节】先天大方圆，观其中起于震、巽，维络于乾坤，有以妙造化之全功焉。彼震象为雷，动乎物而发其生意，巽象为风，散乎物而解其郁结，生物之功也。坎象为雨，润乎物而枯槁以滋，离象为日，照乎物而阴湿以炽，长物之功也。艮以止物使生意收敛而不过，兑以悦物使生机各足而欣畅，成物之功也。乾次兑而居图之始，有君之道，为造物之主，六子皆统摄乎乾而分职以听，坤次艮而居图之终，有藏之道，为养物之府，六子皆涵括于坤而乘时以出。方图卦位之对待，有以该造化之全功如此。

《大全》朱子曰：上四句取象义多，故以象言，下四句取卦义多，故以卦言。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

帝者，天之主宰。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谓后天之学也。

【五章全旨】《蒙引》此章指后天圆图而以卦位当岁运流行之序，上节主帝言，下节主万物随帝言，要之，帝之出入亦于万物之出入见之，观下数全，故曰守可见。

【帝出节】文王后天之卦，合一岁之运。盖天之生成万物，而主宰之者，谓之帝，其殆出入于后天之卦位乎？卦位起震，其即帝之出，气机于此萌动乎？次巽而气机至此毕达而整齐，则齐乎巽。次离而气机至此光辉而宜著，则相见乎离。次坤而气机于此委力致用而长养，则致役乎坤。次兑而气机于此充足而欢悦则悦言乎兑。次乾气机于此严疑而搏击，则战乎乾。次坎而气机于此休息而慰劳，则劳乎坎。次艮而于此敛终即于此肇始贞而元也，则成乎艮，由出而齐，而相见帝之鼓乎出机也。而致役则出以向乎入焉。由悦而战而劳，帝之鼓乎入机也。而成则由入以向乎出焉。起震终艮，一岁之周也，而循环之妙在其中矣。

《蒙引》以方言，有周游之意；以时言，有迭旺之理；以五行言，得相生之次。自震至坤，元亨，诚之通。自兑至艮，利贞，诚之复。

《存疑》坤养万物，乃为万物所役，坤之所以养万物者，皆帝主之，是

帝致役事于坤也。

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上言帝，此言万物之随帝以出入也。

### 右第五章

此章所推卦位之说多未详者。

【万物节】帝之神运无方，物之化生有序。故以物之出入。明帝之出入。万物萌芽为出，必于震焉。震位东方，于时为春，阳气萌动，物随以出，观物之出，则知帝之出矣。物出而渐齐，必于巽。巽位东南，时介春夏，正言万物鲜洁整齐也。观物之齐，则知帝之齐矣。离德为明，万万形形色色，焕然可观。离位东方，时为正夏，正发扬明著之时也。观物之相见，则知帝之相见乎离矣。推其义，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以出治，盖取诸《离》之德位也。坤象为地，而地即土也，位在西南，时介夏秋，土气正旺，万物皆赖土膏之滋育，坤悉委其力于物，而不靳养物者，坤而所以养物者，一帝主之也。故曰致役乎坤。兑位正西，时为正秋，其德为悦，万物收敛自得而悦也。悦物者，兑而所以悦物者，一帝主之也。故曰悦言乎兑。乾位西北，时交秋冬，阴盛阳微，物随凋瘵，物之战乃帝之战也。坎于五行为水，位为正北方之卦也，时为正冬，物得水以滋息，乃慰劳安存之卦，万物归根复命之日也，然亦帝使之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位东北，时介冬春，前之生意，胥敛所以成终，后之生意复含所以成始，即物之成终而知帝之宰，其终即物之成始而知帝之肇其始矣。故曰成言乎艮，帝之出入，不一一可验也哉！

《蒙引》此主后天位言位之所在，皆气机流行所寄之地，有其位必有其时，而德与象在其中，此以造化流行言，分明四时交代之义。《存疑》独离言德，坤坎言象，兑言时，离明于为治，坤之养物，坎之劳物，皆有资于象。兑之悦物，非时不见，故特言之各卦补入时说。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挠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燥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不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

此去乾坤而专言六子，以见神之所为，然其位序亦用上章之说，未详其义。

### 右第六章

【六章全旨】《蒙引》后天言六子之分治，先天言六子之交合，具造化万物处，全是后天。通章总是说有对待之体，而后有流行之用，阴阳交合而相济，然后可以生成乎万物。按张子一神两化之说，先天六子各偶，所谓两也，体之立，后天变化成物，即两者之化用之行，就此两化之合一不测处，即所谓神。火指日言。

【神也节】六子后天功用之妙，不出先天对待之体，万物变化，应时不失，无所不成，不知所以然而然，谓之神也。神无在而无不在，无为而无不为，其妙万物而为言者也。鼓动万物生意者，莫疾乎雷，神不动物而雷之所以动物者，神也。挠散万物郁结者，莫疾乎风，神不挠物而风之所以挠物者，神也。燥万物而坚凝莫燥乎火，神不燥物而火之所以燥物者，神也。说万物而充足，莫润乎水，神不悦物而泽之所以悦物者，神也。终始万物，而敛有归无，从无含有者，莫盛乎艮，神不终始万物，而艮之所以终始万物者，神也。然自先天卦位，有交合之妙，坎离得偶，斯燥润者具。震巽得偶，斯动挠者具。艮兑得偶，斯悦成者具。对待以立其体，斯流行以大其用，然后能阴变阳化，动挠与燥而成物之始，说润终始而成物之终也。后天终不出先天范围之内也。

《蒙引》神妙万物句，只管到后天之六子以用言，如雷动风挠之类，所谓变化成万物者也。然必本于先天之阴阳，各得其偶，然后能变化成万物耳。《存疑》上章言气序之流行，此章言造化之作用。神妙万物就下六句看出，雨露自天者为水，凡地中之水不流者，皆泽。

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

此言八卦之性情。

### 右第七章

**【七章全旨】**《蒙引》此言八卦之性情，必先有此章，然后下章乾为马。为首之象，方有所自取也。八卦之理，各有动静。如乾，其静也，专静时之健也，性也，其动也直，动时之健也，情也，诸卦皆然。

**【乾健节】**《易》有八卦，以通神明之德。则彖者其似性情者，其真也。乾阳之纯，性刚毅，情奋发，健也。坤阴之纯，性柔静，情安常，顺也。震阳，动阴下，性激昂，而情勇往，动也。巽阴，伏阳下，性沉潜，而情婉转，入也。坎阳陷下阴，德晦乎中，用隐于事，赖晦而为。陷也。虽阴丽乎阳，交明内含，英华外比，从人而善丽也。阳极于上为艮，性安定而情不迁，止固止，行亦止也。阴加于阳，为兑，性欢欣而情和乐，根心悦生，色亦悦也。

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

远取诸物如此。

## 右第八章

**【八章全旨】**此章远取诸物。

**【乾马节】**乾数奇，性健，马蹄圆而行健，似之。坤数偶，性顺，牛蹄折而性斯似之。震阳动阴下，龙以动奋之身而静息于地，势重阴之下似之。巽阴伏阳下，鸡以入伏之身而出声于天，气重阳之候似之。坎外柔内刚，豕外污浊而内刚躁者似之。离外刚内柔，雉外文明而内柔性者似之。狗外刚能止物而内柔媚，艮一阳止于二阴之上似之。羊外柔能说而中刚狠，兑一阴悦于二阳之外似之。

《大全》胡云峰曰：周公以乾为龙，而夫子以为马。文王以坤为牝马，而夫子以为牛，以见象之不必泥也如此。

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近取诸身如此。

## 右第九章

**【九章全旨】**此章近取诸身。

**【乾首节】**首会诸阳，尊而在上，乾积阳在上而覆物似之。腹藏诸阴，广而有容，坤积阴在下而载物似之。足在下踐行，震阳动于下似之。股在下两重，巽阴偶于下似之。耳轮内陷，阳在内而聪，坎阳陷中



似之。目睛外附，阳在外而明，离阴丽阳中似之。手刚在前而能止物，艮以阳止于上，为手之象，口开于上而能悦物，兑以阴拆于上为口之象。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索，求也。谓揲蓍以求爻也。男女指卦中一阴一阳之爻而言。

## 右第十章

【十章全旨】此章取诸人伦。

【乾天节】文王所定八卦次第，乾纯阳至健，天象也。天者，物所资始，有父道焉。乾者，诸卦之所发端，故称父，坤纯阴至顺，地象也。地者，物所资生，有母道焉。坤者，诸卦之所立本，故称母。乾坤有父母之道如此。六子则皆本于乾坤而成也。震是坤初求于乾而得乾之初画，故谓之长男。巽是乾初求于坤，而得坤之初画，故谓之长女。坎是坤再求于乾，而得乾之中画，故谓之中男，离是乾再求于坤，而得坤之中画，故谓之中女。艮是坤三求于乾，而得乾之三画，故谓之少男。兑是乾三求于坤，而得坤之三画，故谓之少女。盖从来有父母男女之称，而此则解其所以称名之义也。

《大全》朱子曰：看来不当作揲蓍看。揲蓍有不依这序便说不通。

《蒙引》上二章取诸物取诸身，此章取诸人伦，皆后天之《易》，圣人之蕴，因卦以发者也。画卦时，只是一，每生二，卦成后见有此象。

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

荀九家此下有为龙，为直，为衣，为言。

【十一章全旨】此夫子广八卦之象，欲学者推广而类万物之情也。

【乾天节】乾固纯阳至健而象为天，由此广之，体圆而动不常为圜，乾统万物而为君，乾始万物而为父，乾德纯粹为玉，乾德坚刚为金，乾后天卦在西北为冬，寒极则水凝为寒为冰，阳之色赤，乾纯阳为大赤，乾有马象，其纯阳健之最善为良马，其老阳健之最久为老马，健最坚强，为多骨少肉之瘠马，健最威猛，为锯牙食虎豹之驳马。乾体实

而圆在上，为木果。

《参异》程沙随曰：圆天体也。大赤，一说先天乾居南，正夏为大赤。

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

荀九家有为牝，为迷，为方，为囊，为裳，为黄，为帛，为浆。

【坤地节】坤固纯阴至顺，而象为地，由此广之，坤作成物而为母，质柔而平，广为布质，虚而容物为釜，静翕而不施为吝啬，动辟而广舒为均，纯阴至顺为子母牛，厚而能载物为大舆，三画皆偶为文，偶画多为众，在下而承物于上为柄，纯阴色黑，北方之色，其于地之色为黑。

《参异》徐进斋曰：动辟而广，为布，为均。

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为敷，为大涂，为长子，为决躁，为苍筤竹，为萑苇，其于马也，为善鸣，为馵足，为作足，为的颡。其于稼也，为反生，其究为健，为蕃鲜。

荀九家有为玉，为鹄，为鼓。

【震雷节】震一阳奋于二阴之下为雷，由此广之，以动奋之身而静息于地势，重阴之下为龙，乾坤始交，兼天地之色为玄黄，阳气始施为敷，阳上进而前阴两开为大涂，一索得男为长子，震一阳生下而上进决阴，其动也躁，为决躁。震居东方苍者，东方之色，苍筤竹之色乎。下阳质而上二阴虚，萑苇之质乎。其于马也，一阳在内为声，二阴在上为开口为善鸣。一阳下动为马之一足，悬起而馵立象也。阳动而健，为马之四足，腾跃而作走象也。的，白也，阴之色也。颡在上二阴在上，为的颡。阳动于下，于稼为反生，萌芽自下而上反勾向上也。阳长必终于乾，故其究为健，至于乾，则品物咸亨，草木蕃滋，鲜美为蕃鲜。

《参异》蔡节斋曰：万揆毕出为大涂。胡云峰曰：震为决躁，巽为进退不果，刚柔之性也。震巽独以其究言刚柔之始也。

巽为木，为风，为长女，为绳直，为工，为白，为长，为高，为进退，为不果，为臭。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为近利市三倍，其究为躁卦。

荀九家有为杨，为鹤。

【巽木节】巽德为八物之善入者木，气之善入者风，固为木为风，由此广之，一索得女为长女，制木之曲而取直者绳，引绳制木者工，巽



德之制为绳直也，因为工。少阴，西方之色，为白，风行至远，为长木，下人升上为高，阴性多疑，行则迟回为进退，心则无断为不果。阳外达而气上行，阴内郁而气不散为臭，阳气上盛，阴血不升为寡发，艮属阳，阳气上升为广颡，眼白为阳，黑为阴，巽一阴二阳为多白之眼，阴主利，巽阴在内而善入物为近利而其市得三倍之利，震为决躁，二画皆变则成震，其究为躁卦。

《参异》钱融堂曰：乾阳而根阴为木。吴临川曰：声臭属阳，色味属阴。巽二阳外达为臭。胡云峰曰：有相因取象者巽为绳直，因而为工，坎为险伏，因而为盗，艮为门阙，因而为阍，寺为寒，因而为冰。

坎为水，为沟渎，为隐伏，为矫輮，为弓轮。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为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其于舆也，为多眚，为通，为月，为盗。其于木也，为坚，多心。

荀九家有为官，为律，为可，为栋，为丛棘，为狐，为蒺藜，为桎梏。

【坎水节】坎阳陷阴中，内明外暗，水内明外暗而能陷，固为水，由此广之，小水由沟，大水由渎，坎流而不盈为沟渎，阳匿阴中，隐而不露，为隐伏，矫曲使直，輮直使曲。坎阳在阴中，抑而能制为矫輮，弓体弯，轮体圆，皆矫輮之所成为弓轮。阳陷阴中不宁为加忧，心虚则灵，耳虚而聪，坎中实为心，病为耳痛，血行于人身，犹水流行于天地间，为血卦。得乾中画为赤，坎阳在中，于马为瘠之美，刚躁在内，于马为心之亟上，柔为首之下而不昂，下柔为蹄之薄为行，且无力而曳。坎为险陷，在舆为多眚。通者，水之性，月者，水之精，为通，又为月，隐伏而能陷物为盗，坚取其刚多心，取刚在中在木，为坚而又多心也。

《参异》吴临川曰：脊者外体之中心者，内藏之中。胡云峰曰：多眚，次中满而下无力也。徐进斋曰：坎维心亨为通。《蒙引》坎一阳居中而上下皆虚，水流而不盈为通。

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冑，为戈兵。其于人也，为大腹，为乾卦，为鳖，为蟹，为蠃，为蚌，为龟。其于木也，为科上槁。

荀九家有为牝牛。

【离火节】离内阴外阳，内暗外明，火内暗外，明而能照，固为火，由此广之，得阳之精而明，无不照，为日火之光而明，掣于天为电，再索得女为中女。甲蔽身，胄蔽首，皆外刚也。离刚在外，为甲冑，戈击刺，兵斩伐，皆上锐也。离刚在上为戈兵，离中虚于人为大腹，火性躁为乾卦，蟹性静，取中画之柔，蟹性躁，取上下二画之刚。赢取善丽之象，蚌取中虚之象，龟取文明之象，木枝内空，上必枯槁，离中空而上乾为科上槁。

《参异》张南轩曰：戈兵上锐，象离之性。《存疑》蟹蚌龟，皆刚壳在外。

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门阙，为果蓏，为闾寺，为指，为狗，为鼠，为黔喙之属。其于木也，为坚多节。

荀九家有为鼻，为虎，为狐。

【艮山节】艮一阳止二阴之上，山隆起于地之上，固为山，由此广之，一阳横亘二阴之上为径路，阳小而刚，为小石，门以固，其出入时止则止，阙以通其出入，时行则行，为门阙。果木之实，蓏草之实，艮一刚在上，小而实为果蓏氏，德为止，闾人掌主宫中，门之禁止，物之不应入者，寺人掌王宫之内人，及宫女之禁止，物之不应出者，为闾。寺乎之刚于外，而止物者为指，兽之外刚而止物者为狗，鼠刚唯齿，禽鸟之喙，其色皆黔，而能止物。艮刚在前为鼠，为黔喙之属，刚在外为木，坚而多节。

《参异》吴临川曰：阙者门之出入处，上画连亘中下二画。双峙而虚为门阙，一刚在上木之果，二柔在下草之蓏。“黔”字当与“钤”通，以铁持束物者。项平庵曰：果蓏能终又能始，于艮为切。

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为毁折，为附决。其于地也，为刚卤，为妾，为羊。

荀九家有为常，为辅颊。

### 右第十一章

此章广八卦之象，其间多不可晓者，求之于经亦不尽合也。

### 《周易·说卦传》第八

【兑泽节】兑德为悦，又坎水塞其下流，固为渚水之泽，由此广之，三索得女为少女，兑画上折象口，幽以言悦，神为巫显，以言悦，





人为口舌，兑为正秋，条枯实落，为毁折。柔附于刚，二刚决一柔，为附决地，积咸水为卤，卤必下土坚硬，方不渗漏。兑二阳在下为刚，一阴在上为卤，于地为刚，卤阴少而贱为妾，外悦内狠为羊，八卦之象，真百物不废而可以类万物之情已。

《参异》徐进斋曰：巫，口舌之官，以言说神者，故为巫为口舌。

## 序卦传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而泰。

晁氏曰：郑本无“而泰”二字。

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

右上篇

【序卦全旨】《蒙引》此亦圣人之蕴，因卦以发申，间有不可求之大深处，只是略借卦名以叙其所以相承者，如卦德卦体之类，皆在所略也。《序卦传》所云流行之《易》也，杂卦所云对待之《易》也，《传》中言不可者，其例有二：如物之不可以终否之类，以理之自然言。如有大者不可以盈之类，以理之当然言。如屯者盈也之类，则黏带上文如震者动也之类，则黏带下文。如师者众也之类，则承上文而起下文，大抵承上起下者居多。序卦之义，有相反者，极而变者也。有相因者，未至于极者也。潘友硕曰：相反者上篇，如否、泰，下篇，如损、益之类。相因者，如屯、蒙、姤、萃之类。有一卦名而二说者，如泰继履言，则取安字意，自受否言，则取通字意。如震继鼎言，则取长子意，自受艮言，则取动意。如解者，缓也。《存疑》云，又别取一意，非复解难之义。

【序卦传上】文王序卦上经，首乾坤，而终乾离。盖有序焉。自太极动而生阳，阳气轻清上浮而有天，静而生阴，阴气重浊下降而有地。二气氤氲，万物之气化，形化者生焉。天地，万物之父母，乾坤，天地之法象，所以首乾坤也。天地既生万物，则洪纤高下，充塞覆载，唯万物也。故次以屯。屯者，盈满之义也。且屯为乾坤始交，物之始生也。虽成形成性，知识未开，故次以蒙。蒙者，蒙昧未明之义也。又蒙者，物之幼稚，物稚不养，则夭阏不遂，故次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为人所资以养也。此上见相生相养之义。然饮食，人之大欲，有欲必争强或凌弱，智或诈愚，争则必讼，故次以讼，讼则类聚相雄，朋党析倾，必有众起，故次以师。师者，众之义也。此上见相争相制之义。民生既众，无主则乱，必联属于一人，以致尊亲之意，故次以比。比者，亲比之义也。众人比我，则生养宜遂，故次小畜，制田里，教树畜，此原生之政，生养既遂，则焉教可与，故次履辨等，威昭轨物，此正德之化，所履唯礼，则上下辨而民志定，上下分相维，情相得而安，故次泰。此上言庶而富，富而教以明天下之分，主王道说。世至于泰，是气化人事交通流洽之时也。然岂能终于通哉？治极必乱，如环无端，故次否，抑岂终于否哉？上下不交而致否，必君臣同心以齐否，故次同人，此以治乱循环言。与人同者公好公恶（私）而不拂于人心，则近悦远来而所有者大，故次大有。所有既大，必意得志满而所有不能保，当畏天勤民而不可以盈，故次谦。有大能谦，则高而不危，满而不溢，豫大之福可长



保，而有无疆之乐，故次豫。此人君致治保邦之道。谦以致豫，则人心和乐而无不随之矣，故次以随。悦以随人，必将同心协力而有所事矣。故次以蛊，蛊者，飭治振起而有所事也。有所事，德业必进于高明，事业必极于广大，故次以临。临者，以阳临阴，势之大者也。物至于大，德业大而有以起天下之瞻仰，事业大而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故次以观。可观斯下观而化众志，率从而有所合，故次以噬嗑。噬者，合而为一之义也。此主治道说。人情莫不仍所合，苟合则渎匕则易离。凡天合人合者，必有威仪，品节度数以文之，故次以贲匕者，文饰之义也。贲饰则质得文而可亨，然致极其饰斯文灭其质而可亨者，反不通矣。故次以剥，剥者言可行者，至此剥尽也。此主文质说。物尽则反剥卦，阳穷于上则生于下，静极而动，恶极而善，故次以复，此主造化说，可兼主人人心说亦可。能复于善则道心为主，人心退听，而存诚不杂以私，故次以无妄。既无伪妄，则念念循理，事事循理，而积蓄必至于大，故次以大畜。德既蓄积，则须从容涵泳，优游充养，以俟其化。故次以颐。颐者，涵养之义也。有大涵养，方有大设施，唯养则可动，故次以大过，见大过人之事，非有养者不能也。此主圣学说。夫可过而不可终过，若恃才过动，究将轻率躁戾而陷于险，故次以坎。坎者，险陷之义也。既陷于险，则必附阳刚以求济，而难可免，故次以离。离者，附丽之义也。此主行事说。

《蒙引》万物兼动植之类言，物生必蒙，专就动物之有知觉者言。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遁》。遁者，退也。物不可以终遁，故受之以《大壮》。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伤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

决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 右下篇

#### 《周易·序卦传》第九

【序卦传下】下经首咸恒，而终既济未济，盖有序焉。自太极判两仪而有天地，则气化形化而有万物，有万物则分阴分阳而有男女，有男女则男室妇家而有夫妇，有夫妇则生育有成而有父子，有父子然后尊中之分起君统乎臣，臣事乎君，而有君臣。有君臣然后贵贱之等列，上以临下，下以承上，而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拜趋坐立之节形，宫室卑旗之制设而礼仪有所措施矣。夫男女以上，夫妇之所自来，父子以下，夫妇之所由致，咸者，夫妇之交，下经所以首咸也。然万物始天地，人生始夫妇，夫妇之道乃人道之大经，天地之大义，当相托以终身也。故次以恒。恒者，常久之义也。此见夫妇所关之重。然有不可久者，盛满必溢。崇高必危，知进知退，故次以遁。遁者，退避之义也。然有不可终遁者。屈极必伸，衰极则盛，故次以大壮，物又不可以终于壮也。既壮必求进而有为，经纶大业皆由此出。故次以晋。晋者，进而有为之义也。进极，当止进而不已，必致伤害，故次明夷。明夷者，明而见伤之义也。既伤于外，必反乎家，而后即安，故次家人，此论进止之理。有孚威如正家久远之道，不幸信有不孚，威有不振，家道之穷必至情义乖



离，故次以睽。睽者，乖异之义也。人情乖离自必戕贼难作，故次以蹇。蹇者，险难之义也。然物无终难之理，难极有必散之时，故次以解，然解者，又缓散之义也。人情怠缓而懒散，则隳功败业，所失多矣。故次以损，此主齐治说。凡物损而不已，以至于极谦，降之至天地鬼神之所与，谦受益之理也。故次以益，凡物益而不已，以至于盈，贵不期骄必越礼制，禁防之外，有似乎决堤防也，故次以夬。夬者，溃决之义也。此以循环之理言。小人既去，则君子之朋必至而相遇，故次以姤。姤者，遇之义也。君子相遇，则同道为朋，而君子聚于朝，故次以萃。萃者，聚之义也，既聚而上则多贤，展采日升治道于犬猷，故次以升。升而不已，不免摧抑之患，知进而不知退，取困必矣，故次以困。身既困辱，势必退抑于下，故次以井，井者，在下之物也。此以君子进退言。井为常道，法久弊生，必更化乃可善治，不可不革也。故次以革。革法善治，非主天下之重器者，不能致下人之信从，革物者，莫若鼎也，故次以鼎。鼎乃宗庙重器，必得长子而王之，则人心系焉。故此以震。此主治道说。震阳生于下，动之义也。物无终动之理，发舒之后，继以收敛，故次以艮。艮者，止也。动极而静也。物无终止之理，收敛未几，发舒随之，故次以渐。渐者，渐进也。静极而动也。此主气机言。学问之道既循序而进，自造极而理有归宿，故次归妹，既得其归，斯盛德大业，不局于小成，故次以丰。丰者，盛大之谓也。此以圣学言。穷大而骄盈必丧败而失所居之安，故次以旅。旅居而寡亲，必谦巽以求容，故次以巽，此主处遇言。巽为入义，学问不能沉潜体会，不知礼义之悦心，苟虚心巽志以入之，则深道有得，自有油然喜悦之情，故次以兑。学问不能融洽于心，不能左右逢源，苟悦在心而乐自发散于外，则天机泮涣自有睥面盎背之征，故次以涣。此主学问说。涣者，离也。人心既离，则当防闲以节之制度数议德行，而不听其涣散而无束，故次以节。节道既立，必我能信守，下皆信从，则度数之制，德行之议，乃能常久而不变，故次以中孚。事固以信而成，亦以必信而败。苟锐意必行，不能因时顺理，多与时势相违，而过不免矣。故次以小过。有过人之才，必有过人之事，而于天下无不济，故次以既济。夫物至既济，是完局时候，物之穷也。然物无终尽之理，尽则复生，天运之所以流行，物理之所以代谢，而万事万化之所无穷已也，循环之理，天地人

物皆不能违，故以未济终焉。

## 杂卦传

《乾》刚《坤》柔，《比》乐《师》忧。

《蒙引》卦既反对，则其刚柔动静吉凶得失之类，亦反对也。皆据见成卦画之相反而言。章氏曰：阴阳相易，自有相反之理。

【乾刚节】此篇夫子明易卦有反对之画，而亦有反对之义，文王之序卦，固有先后不易之宜，又有彼此反对之义。乾纯阳至健，其性情则刚焉。坤纯阴至顺，其性情则柔焉。乾坤之画反对，刚柔之义亦反对也。此一阳在上而五阴从之，为人亲辅其志得行，故乐师。一阳在下而统于众阴，师师行险，兵凶战危，故忧师。比之画反对，忧乐之义亦反对也。

《大全》余息斋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比之乐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师之忧也。

《临》、《观》之义，或与或求。

以我临物，曰与物来，观我曰求。或曰：二卦互有与求之义。

【临观节】临以二阳临四阴，教思容，保有推恩之义，故曰与观。以二阳为众阴所观，取中取正，有瞻仰之心，故曰求，或与或求，义之所对也。

《屯》见而不失其居，《蒙》难而著。

屯，震遇坎，震动，故见坎险不行也。蒙，坎遇艮，坎幽昧，艮光明也。或曰屯以初言，蒙以二言。

【屯见节】屯，震遇坎，震动能见，将以有行，然遇坎险则不能行，故不失其居。蒙，坎遇艮，坎阳陷阴中，杂乱不明；退艮则笃实而有光辉，故著。明一进而不遂其进，一味而不终于昧义，亦反对也。

《震》，起也。《艮》，止也。《损》、《益》，盛衰之始也。

【震起节】震一阳动于二阴之下，阳气自下而起也。艮一阳止于二阴之上，阳气极上而止也。一起一止之反也。损虽未衰，损而不已则衰，是损为衰之始也。益虽未盛，益而不已则盛，是益为盛之始也，一盛一衰之反也。



《口义》损下益上，民贫君不能独富，损上益下，民富君不至独贫。

《大畜》，时也。《无妄》，灾也。

止健者时有适，然无妄而灾自外至。

【大畜节】大畜之止健，乾非可止而能止之者，适然之时，福之生于偶然者也。无妄之取灾，不宜有祸，而有祸者，意外之致，祸之生于偶然者也。此非常之事之相反也。

《萃》聚而《升》，不来也。《谦》轻而《豫》，怠也。

【萃聚节】萃有聚之义，则聚而不往，升有往之义，则往而不来也。谦者不自尊大而轻身下人，豫者厚自尊大而怠慢于人，一止一往，一敬一肆之相反也。

《噬嗑》，食也。《贲》，无色也。

白，受采。

【噬嗑节】噬嗑之义，颐中有物，乃人之饮食也。贲，木无色，白，受彩而有色也。一食一色之相反也。

《兑》见而《巽》伏也。

兑阴外见，巽阴内伏。

【兑见节】兑阴居上为外见，巽阴处下为内伏，一见一伏之相反也。

《口义》一是和顺之气，积中而发外，一是沉潜之思，退藏而渊密，人心隐显之反也。

《随》，无故也。《蛊》则飭也。

随则无故，蛊后当飭。

【随无节】随以无故而偷安，蛊以有故而修飭。圣人不畏多难，而畏无难也。

《口义》随者上下相从，一守成而无事可虞。蛊者上下不交，一中兴而有事。当飭，时异，事亦异也。

《剥》，烂也。《复》，反也。

【剥复节】剥，阳穷于上，生意溃烂而消尽也。复，阳生于下，生意复反而又旋生也。

《晋》，书也。《明夷》，诛也。

诛，伤也。

【晋书节】晋，明出地上；昼之明也。明夷，明入地中，明见伤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刚柔相遇而刚见掩也。

【井通节】井以不掩，道上行而通。困以见掩，刚遇柔而相抵，则不通矣。

《咸》，速也。《恒》，久也。

咸速恒久。

【咸速节】咸者，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绥斯来动，斯和，一何速也。恒者，久于道而天下化成，渐以仁，摩以义，一何久也。

《存疑》咸非训速，其事速也。天下至速者，莫如感通，故以咸为速。恒本训久，故与咸反对。

《涣》，离也。《节》，止也。《解》，缓也。《蹇》，难也。《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类也。

【涣离节】涣则外去而不止，节则内止而不去。解已出险，外则不急而缓。蹇方在难中，而事方急也。睽则人情乖难，外而疏也。家人则思谊浹洽内而亲也，否则大往小来，泰则小往大来，是为反其类也。

《大壮》则止，《遁》则退也。

止谓不进。

【大壮节】大壮四阳进而消阴，虚阳之恃其壮而失防阴之道，故欲其止。遁二阴进而消阳，虑阴之遂其进而肆害阳之心，故欲其退也。

《存疑》两“则”字俱含“当”字意。

《大有》，众也。《同人》，亲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过》，过也。《中孚》，信也。《丰》，多故也。亲寡，《旅》也。

既明且动，其故多矣。

【大有节】大有六五一阴居尊，而上下皆为所有，是归附者众也。同人六二居下，而上同六五，又五阳同与之，彼此相亲厚也。众则爱博，亲则情专也。革当积习之后去其弊陋之政，鼎当变更之后布其维新之化。小过者，言过乎中，行过乎正，过而非信也。中孚者，言焉有物，行焉有恒，信而非过也。丰，明动相资，必大振作，故多故。羁，旅客于外，寡徒少侣，故亲寡也。

《疏义》大有合四海之势为一家，同人联亿兆之情为一体，小者之过方为过，否则是恶而非过。孚信由中，乃为信，否则色取而非信。





《蒙引》众即其所有之大者也。所同之人，乃其亲厚者，又非众之泛泛者比。

《离》上而《坎》下也。

火炎上，水润下。

【离上节】离，火性自炎上；坎，水性自润下也。

《小畜》，寡也。《履》，不处也。

不处行进之义。

【小畜节】小畜以一阴当众之冲，欲止之而不能上，寡不敌众而不进也。履以和悦蹶刚之后，不能进而反遂其进，柔能制刚而不处也。

《大全》胡双峰曰：寡，一阴之义。不虑，行履之义。

《需》，不进也。《讼》，不亲也。《大过》，颠也。《姤》，遇也，柔遇刚也。《渐》，女归待男行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归妹》，女之终也。《未济》，男之穷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

自大过以下，卦不反对，或疑其错简。今以韵协之，又似非误，非详何义。

## 周易杂卦传第十

辛酉孟夏文公十八世孙朱采治敬饬

【需进节】需则以刚遇险，有所待而见险不进。讼则以险遇健方进。讼而与人不亲，大过本末俱弱，非遗大拔艰之才，故至于颠。姤之义为遇，以一阴而遇五阳，女子之不正也。若渐，则女子于归必待男之礼备而后行也。颐者，养德养身，学术归于一正也。既济者，纲纪法度，事功至此大定也。归妹则女归夫家，已得终身之托，为女之终。未济则三阳失位，不成济世之功，为男之穷。夬以决为义，五刚决一柔，决之甚易者也。君子决邪，则正大之道沛然以行而长，小人被决则邪枉之道退然以阻而忧。杂卦上经三十卦终之柔掩刚，下经三十四卦终之刚决柔，圣人赞化育执世变之意深矣。

《大全》胡双峰曰：杂卦以乾为首，而必终之以夬者，盖夬以五阳决一阴，决去一阴则复为纯乾矣。《蒙引》先儒谓上下经反对五十六，不反对者八。上经不反对者《乾》、《坤》、《坎》、《离》、《颐》、《大过》六卦，余二十四卦皆反对也。下经不反对者《中孚》、《小过》二卦，余